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一册目次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 （元）楊載撰 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〇〇一
檜亭稿九卷 （元）丁復撰 清鈔本 〇六三
圭齋文集十六卷 （元）歐陽玄撰 明成化七年劉釪刻本 一〇八
純白齋類稿二十二卷 （元）胡助撰 清鈔本 二五九
李五峰集十一卷 （元）李孝光撰 清鈔本 三九九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元）鄭玉撰 附錄一卷 明刻遞修本 四九二
聞過齋集四卷 （元）吳海撰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六〇四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

（元）楊載撰

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楊仲宏集八卷 內府藏本

元楊載撰。載字仲宏，浦城人。後徙杭州。初以布衣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海船萬戶府照磨。會仁宗復行科舉之制，遂登延祐二年進士。授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終於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事蹟具元史儒學傳。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楊載仲宏集四卷。此本八卷，不知何人所分。元代詩人，世推虞楊范揭。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為主，而於詩尤有法度。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蓋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為元祐之朴雅。元祐傷於平易，一變而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於是爪徑旁行，相率而為瑣屑寒陋，宋詩於是掃地矣。載生於詩道弊壞之後，窮極而變，乃復其始。風規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遺音。史之所稱，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韻不及揭傒斯，權奇飛動尤不及虞集，而四家並稱，終無怍色，蓋以此也。瞿宗吉歸田詩話曰：楊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拔青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窗開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沈雄典實。先叔祖每稱之。長篇如古牆行、梅梁歌，亦皆為時所稱。夫人瞿氏，余祖姑也。嘗以仲宏親筆草稾數紙授予，字畫端謹，而前後點竄幾盡。蓋不苟作如是，則載於是事，亦以苦吟得之者矣。陶宗儀輟耕錄曰：虞伯生先生、楊仲宏先生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云云。竟謂載詩在虞集上，則非其實也。

重刻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粤自詩體屢變而有删後無詩之說僅取盛唐諸家庭鈞義山以下不論也余竊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人心聲諸心者爲言詩特言之成章者耳何古今人不相及邪盖詩有法言有旨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法而不拘不曰詩之善者與謫仙有云大雅久不作而其爲詩天才放逸真若無所事法而子美則周旋法度之中而後之言詩者莫先焉宋以文爲詩而元人迺謂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於立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是元人之言唐人之心也謂元之詩無盛唐之法可乎是故名家不一而仲弘楊先生推先行輩淵源有自法度可循足爲一代宗匠其遺集則罕有見焉者暇日偶檢筒中獲舊本一帙讀之揩其字多磨滅因手自校訂爰命梓行與天下詩人共雖然嚴滄浪之詩亦佳矣而或者猶曰不逮其詩話則仲弘之作豈易得也哉故自言用工二十餘年始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今其法具在是集也必有正法眼愛而傳之者矣詳見范德機先生序茲不復贅云爾

嘉靖丙申歲秋九月既望古梅南翁原匯書于

勑賜博文堂

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以還至于唐而聲律大啟今人作詩以唐為法唐詩蓋數百家雖不盡預四庫之目先賢猶慮其繁欲便後學乃選為三體四體極玄又玄衆妙二妙英靈間氣等集然其用事源委多有未通因博採簡冊所載參以平昔見聞訓釋成編諗諸同志咸俾入梓以助啟蒙余尚慊疎姓或曰朱文公註楚辭未免闕疑李侍讀註文選亦或相述之謬況其餘者乎博洽君子庶幾檢而正之云旹至大二年重陽日裴庾季昌書

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大德間余始得浦城楊君仲弘詩讀之恨不識其為人及至京師與余定交商論雅道則未嘗不相與抵掌說也皇慶初仲弘與余同為史官會時有纂述事每同舍下直已而猶相與面翱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語刻苦澹泊寒暑不易者唯余一二人耳故其後余以御史府用兗南憲架閣適海上仲弘復登乙卯進士第為浮梁別駕余遷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違十數年相距數千里迹雖如是而心固猶數晨夕也而仲弘竟未任宣城以卒烏乎慟哉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不變至晚宋又極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稱者絕少於斯際也方有望於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豈非命耶蓋仲弘之天禀曠達氣象宏朗開口論議直視千古每大衆廣席占紙命辭敖睨橫放盡意所止衆方拘拘已獨坦坦衆方紆餘已獨馳驟為之長坂而無留行故當時好之者雖多而知之者絕少要一代之傑作也仲弘有子尚幼其殘稿流落未有

能爲輯次者友人杜君伯原自武夷命僕曰將就其平生所得詩刻諸山中此誠知仲弘者而杜君猥謂壁仲弘海内之交相好又莫余若也俾爲序之用掇其梗槩著于篇端

致和元年六月一日臨江范梈序

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翰林楊仲弘詩目録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雪軒　次方韶父遊九鎖山韻
桶底圖　次韻景遠學士
送淳安徐教諭　贈李尊師
大古雪　胡氏刺虎圖
溪山積雪圖　偕虞伯生魏池燕分韻
題温日觀葡萄　金壇宋氏自怡軒
澗松　劉將軍詩

古木　東山詩爲葉子實賦
題恒齋　次張仲實韻
題文丞相書　塞上曲
邑中南峰義社　偶題
夢讀韓退之詩　雪後次韻鄭集之
次韻劉師魯　夏夜用田郎中韻
橘中篇　次韻袁伯長
題屏風商山四老　李御史之陝
遣興偶作　書懷寄杜原父
黄天祥衍數　題史仲憲修三皇廟

贈無極上人　贈執中允上人
靈龜篇

卷第二五言律詩

送凌吉叟　初陽臺望月
次韻方韶卿　寄劉師魯
龍井　贈吾子行
東陽十題　送屠存博
渡江寄俞仲連　題雙峰樵隱
贈方韶父　和王東野
送方韶父先輩遊五湖

卷第三五言律詩

題羅氏別業　次韻江行
酬吾子行　送孫大方歸朝元宮
宜遠樓　饒國吳文康公挽詩
題張氏順堂　題信州先天觀圖
次韻題蘭竹　贈程景純
思菴　赤壁圖
贈昌上人　送葉彥中之官行臺
送胡秀才歸新安　惠崇古木寒鴉
留別陳益謙　遊陳氏園

挽艾處士　顧氏義塾
挽吳道士　送林季羽入京三首
送徐義父入京　贈雲上人
贈胡汲古　中秋
挽曹光益　贈劉時中二首
送王元禮歸平城　贈張之翰二首
送陳君佐二首　宿延祥觀有感
題野清堂　送張宣撫使嶺南
喜雪酬康院使　送李侍郎使安南
送吳清叔　贈鄭尊師

黃樓枚爲龔聖與作　次韻夏仲勉二首
冬至次韻張宣撫　送吳清叔歸婺
與方韶卿望月　孝思亭
淨香亭二首　酬吾子行
偶作　送劉明卿歸安東
和張仲實舟行韻　題秋江釣月詩卷

卷第四五言律詩

壽姚承旨　贈周景遠學士
壽杜尊師　次韻曹士開毗陵喜雨
春雪次陳元之韻　送張仲實之宜興

送丘子正之海鹽　贈班彥功
燕岳氏溪堂　次韻黃子乂喜晴
用韻贈黃子乂　寄王繼學二十韻
送完者都同知　贈郭集賢
悠然閣　寄周御史二十韻
送董與可　送朱復之邵武教授
趙彥祥母八十　雲江圖為劉宗師作
題康里氏家譜　題王參政積翁詩卷
贈魏虛舟少府　贈劉平叔郎中
送丘子正之海鹽　贈虞彥高

鄭中丞母八十　送朱仲山歲貢入官
招真觀圖　喜晴得楊子呈汪知府
寄沈少微　挽徐處士
送虞尊師歸蜀　春晚喜晴

卷第五七言古詩

次韻虞彥高　送俞用中之蓮城
古牆行　題山石猿鳥圖
李伯時畫浴馬圖　送時中允入京
次韻題浪紋石　題王起宗畫松岩圖
題華岳山城圖　神馬歌次韻陳元之
古劍歌　梅梁歌
題趙千里山水　題秋雨長吟圖
竹樹圖　時中獨輪車圖

卷第六七言律詩

宗陽宮望月　次韻錢唐懷古四首
題豐樂樓　水樂洞
題拱北樓　次韻羅雲叔紅梅
紀夢　次韻陳子仁黃河二首
遊水樂洞分韻　望海
送羅雲叔歸山中　送段時敏之京

留別京師　東蕭伯善萬户
送句曲外史張君　送康里尚書
贈同院諸公　玉堂夜直
惠山泉　寄維揚賈侯
寄康大夫　送伯長扈駕
寄袁伯長　東湖四景為王本齋賦
和虞待制魏錄事　即事
次韻袁伯長待制　送薛玄卿歸龍虎山
送虞貞白　春雨
徐獨清挽詩　寄武當山張真人

題火洗同知像　次韻田師孟西曹即事
次韻黃子久　鷗波亭阻雨
懷錢唐故人　寄吏部張尚書
題謝疊山遺墨　題木齋王公畫像
寄題萬竹軒　送范德機
送鄭子謙　贈彭萬里
七月十九日大明殿早朝　酬賈郎中
雷江阻風寄周湯谷　送王仲儀
點義倉即事　體覆木綿過樂平偶賦
題楊指揮樂善堂　次韻張真人碧桃
江上　過安慶城下呈李判官
寓長春道院即事　題沈君湖山春曉圖
柬程處士　贈合部遇宗師

卷第七七言律詩

舟次池陽贈歌者　簡松江汪知府
壽饒國公　武當山張真人
奉呈左司張元朴　贈惠山盛長老
寄曹雲西　送師總管
題景德寺宜月軒　送趙伯常
重陽日作　贈善畫沈處士

送戴尊師入越　簡李可度
贈戴鎣　贈王止善
次韻吳生見贈　贈雲上人
卜耕宋徵士　送周用章
送陳堯卿之京　登邵氏宜晚樓
呈馬昂夫僉院　次韻錢翼之
賦飛鳴送胡則大　賜宴謝恩
送劉長卿張伯起　春美劉侯
次韻蕭君用　送殷國華之和州
遣興　湖上
贈沈子成　偕汪度支安舟中
偕鄭尊師飲余氏　竹所爲余隱君作
贈月桂庭長老　送汪仲致舍人歸閩中
用左轄郝公韻　送劉希孟赴曹雲西招
送葉顯仁録事　暮春遊西湖北山
題夏氏濟飢詩卷　謝曹雲西翁
題沈氏義塾　謝曹雲西寄翁
寄無錫劉張二君　次韻羅雲叔雪中見寄
贈張相士　次韻汪後心主簿
送方天瑞山長　高沙朱山甫挽詩

送汪子盤山長　題張氏順堂
遣興　用郝左轄韻贈曹雲西
題胡伯衡飛雲圖　元日早朝次韻辛良史
歸至丹陽　送吳真人 二首
題貢氏秀野堂　次韻張仲實除日聞鵲
吳山晚眺　次克明韻贈劉時中
潮　次韻袁德平苦雨
遣興　雪
夏夜對月　送方衣盛董慶校官
次韻劉時中見寄　遣懷

卷第八五言絶句
題高尚書竹石　王晉卿古木
墨蘭　墨蕙
題松雪墨竹　題墨竹 四首
畫竹 二首
七言絶句
客中即事 五首　悼隣妓
種柳圖　趙松雪畫蘭竹石
漫題　贈陳相士
棘林圖　沙鴈

題應中父山水圖　扇上竹
題高尚書墨竹　聽琴圖
讀碑圖　題水仙花
題雪竹圖　題風竹圖
題息齋竹　雷泉
次韻康子山　題鍾呂傳道圖
到京師　送人
畫竹石　宿浚儀公湖亭 四首
題十二紅卷子　題巨然秋山
題鄭子真畫像　次韻陳又新真人

贈高如山　題畫兔呈馬伯庸學士
喜晴　題廣寒龍先生詩卷
題倪御史墨帖　紀夢
題溫日觀葡萄　題墨竹
用韻送德陽　次韻子正雪中雜興
題子行魚藻圖　題宣和畫爵 二首
次韻雪 三首　題曾氏墳山詩
題三生圖　雲林雨霽圖
山谷帖　趙承旨帖
陽關圖　春山圖

集虛　偶題
畫枇杷　偶題
清溪　喜晴
題沙綠營屏風　畫馬

翰林楊仲弘詩目録終

翰林楊仲弘詩卷之一

五言古詩

雪軒

北風海上來大雪何壯哉上下九萬里洗淨無纖埃君家十二樓軒窗洞然開吹笙擊鳴鼓呼賓與嚼毋名言落四座大咲聲如雷舉頭望長空高興驚冥海仙人五六輩飛下白雲中粲粲明珠袍相從萬玉童問君何所事未就丹扶功翩然却携手共入蓬萊宮

次方韶父遊九鎖山韻

平生一枝筇畏路市朝路出門見青山如鵠追狡兔茲辰正炎暑赤日那肯暮振衣得冷風超若忘世故宜其九鎖雲未睹心已慕想當挾良朋盡取奇絕處勝哉天壤間寓物豈爲痼歸來思舊丘我服寧改素無官正爾佳有子亦堪據誰歟事虛名白首不知誤

桶底圖

巨鼇駕其首戴山出海中神人擇所處共構金銀宮凭高開户牖屈曲互相通女仙七十二顏色如花紅一一執樂器奏曲殊未終世傳桃源圖共微

彭澤翁此本出異士雕刻尤精工天地極廣大爲
地當不同我願學仙道積久乃有功鍊形去滓穢
五色浮虛空一朝乘風去浩然入無窮

次韻晉遠學士立春日

大雪入歲暮其兆爲有年漉漉始彌旬父老然苦
寒平旦上馬去重裘忽如單況彼牛衣子束緼嘘
微煙頗有固窮節猶念及古先
古來有道士聲利不宜懷頗於草木微而愛松若
梅茲辰閱庭户適逢數花開芳意未渠央是足銜
吾盃

人事重名實趨向盡百端丈夫負雄氣動欲追古
賢於意少不愜自放江海邊登高望八極雲氣生
我前萬事何足問所須惟酒錢
崎嶇既山曲迢遞亦水濱既見蓬萊士輙復忘爲
勤得之眉睫間我遇固日神所善但樓護豈暇從
若人

送浮安徐教諭之任

握手出南城眷眷從此辭蒼茫寒江色日莫浮雲
滋大舟挾雙艣輕若四馬馳浮安衆才彥並遲得
師資擊鼓會高堂帷帳春風吹執經列座下質問

無留疑平生五車書少出胸中奇欻然聽佳譽庶
用愜我思

贈李尊師

李君神人也昔晦居山中還丹九轉成顏色如兒
童致虛感元氣語默與天通頻歲傷水旱下民食
不充曰雨須有雨曰風必有風上帝聞其賢行世
多陰功策名紫虛府進位稱仙公騎龍上天去此
樂無終窮

太古雪爲楊友直賦

往時天大風能吹華山裂墜此一卷石或云太古
雪粵自開闢初雲氣所凝結已經六萬歲變化同
巉嶭望之色正白表裏共澄澈塵土不能流光采
燿日月願君勿愛此持以獻金闕回中避暑者時持
用消毒熱

胡氏刺虎圖

流有烈婦人胡姓嫁劉氏從夫襄陽戍車宿水之
濱夜半猛虎至嚙夫入菑翳夫人自驚起不暇生
爲計直前執虎足盡力與牽制呼兒抽佩刀刃刺
虎立斃天命復不救復讐古所貴嗚呼流俗弊人
義日以廢婦不失其夫臣子競爲利患難圖苟免

聞此得無愧吾故作此詩于以告萬世

溪山積雪圖

大雪歸溪山長林晝冥冥槎橋跨絕岸遠望行客
少買魚酤新酒獨酌竟昏曉似此非他人高士戴
安道

偕虞伯生魏雄卿魏池燕集分韻得閣字

侯家有貴客置酒燕池閣溽暑方盛極風雨俄大
作移楊相簸蕩蒲荷紛偃薄亂呌失蛙黽回翔迷
鸛鶴街流汙穢盡賓湧波濤惡喧聲劇降殺神氣
欣洗濯趣歡爭酬酢獻笑雜歌号盃弛劍佩嚴未

厭觥籌錯調燮維理得泳漉宜施博和澤布原野
濕烟散城郭嘉蔬已舒倩良苗常濯濯吾徒家食
餘豫有豐稔樂

題溫日觀墨蒲萄

日觀作蒲萄電掃無踪迹誰於故紙上點綴辨墨
筆西天十萬里來往僅瞬息敗闌固不小遺下僅
一隻

題金壇宋氏自怡軒

白雲生何許萌芽自山石厥初僅寸末須臾大充
斥蔓延塞虛空日月為昏虛或時為霖雨廢類象
潤澤或隨飄風散起滅竟無迹相緣千萬變發色
黑青赤畸人飭棟宇遠俗喜幽閒開軒納高曠撫
翫自怡懌人情慕富貴驅逐不暫息轉盼失故常
在已何所得上下數千載往事猶歷歷於焉眠聖
訓無用苦沉溺昔年陶隱居常作帝王客挂冠神
武門作詩寓胸臆超然度物外可謂貞且白何以
企若人勸躬脩道德

礀松為丁師善作

礀松高百尺磊落多大節連根抱危石古色黑如
鐵隆冬方沍寒山中積霜雪羅鳥悉枯死蒼虬猶

凍裂此時唯老榦峭直不摧折國匠求美材瞻望
歎奇絕險阻不可致既作復中輟我願驅六丁操
斧除崛嵲得此棟梁材持以獻天闕

劉將軍詩

交趾小蠻夷去國將萬里土產無異物其人狀如
鬼濕熱生瘴氣疾者無不死天兵雖南征棄之良
有以往年鄂州省綏靖失其理交馳赤白囊來告
犯邊鄙遣人覘虛實在廷孰可使矯矯劉將軍一
旦偕行李有才兼文武不但善弧矢深入險惡地
限敵纔一水介者數百人視之若螻蟻移文至其

國詰問事終始指摘中利害文辭更深美報書禮
甚恭幹邑何敢爾謾妄挐怨隙搆煽乃爲此賄賂
却勿受足以振綱紀威聲聞遠方一邊橋爲弭國
家方全盛武備不可弛如此將帥才宜歌宿衞士

古木詩

大木生何許乃在泰山隈泰山崖石裂怒水響如
雷浸潤長膏液根株日以培縱歷千百載霜雪不
能摧長安天子詔欲築九層臺上構宮殿青雲
共徘徊匠氏走海内搏求棟梁材萬夫治道路揮
斧重林開大器當大用小器易剪裁有如豪傑士

蹤跡困塵埃適可厚自養毋爲興歎哀

東山詩爲葉子實賦

東山高幾許上有浮空雲葉君居其間好道夙所
聞窮年絶人事兀坐玫道文松間書常擁石田朝
自芸蓀真去汨昏蒼息龍氣軒晃有遺榮高舉
謝世紛悠悠阻林岑長與麋鹿群猱來巢許臣不
事堯舜君

題恒齋

精金有恒質入火愛百鍊君子有恒性寧逐外物
變既不慕富貴又不厭貧賤素履往無咎夷險隨

所踐張侯老世故此義頗深見勉之復勉之繼之
在無倦

次韻仲實見寄

平居憶故舊懷抱輒不佳與來望浮雲悵恨獨舉
盃奇文孰能賞高言孰能偕茲辰辱使至喜有意
問來諷誦劇傾倒百過卷且開得知賢者心出處
與化排山嶽縱可移厥高固崔嵬弊廬適喧市卑
濕苦病骸常念川路脩杖屨安得陪撫事意踈散
毋論與俗乖猶恐戰不勝常慮淵谷隈斯言弗累
踐臨風重徘徊

題文丞相書梅堂

大廈就傾覆難以一木支惟公抱忠義挺然出天
姿死既得所處自顧乃不疑惻愴大江南名與日
月垂我行見遺墨再拜墮涕洟名堂有深意亦唯
歲寒枝可知平昔心慷慨非一時峩峩著棟宇昭
昭示民知勿使風雨敗永慰千古思

塞上曲

沙塞何窅窅樹短百草長大河屈曲流不復辨四
方驅車日將夕黑雲隱長岡人馬俱飢疲解鞍飲
寒塘張坐逐平地擊火燒烏羊桐酪過醉酎搖艷

盈盃觴既醉謌嗚嗚頓躡如驚狂月從天外來耿
耿流素光悲風動寥廓拂面吹胡霜白鴈中夜飛
參差自成行一箭落霜羽挾弓負家強中情無留
滯千載能膺揚

邑中南峰陳翁義莊

骨肉分枝葉由來同一身榮枯不相待此富或彼
貧君子尚周急況復在親親睦婣損益理有覸獨
何人南峰白善士義勇超常倫燋心視末俗變化
何由淳孰利佳田園壑舟固有神割之惠宗族爲
世成吾仁仰止文正公遺法實所循垂名倘不朽

當與斯人均

偶題

叢生園中草蔚蔚娟幽姿秉時各敷榮皓色被綠
枝似有微香發秋風輒吹之入人襟袖中亦復可
憐玆詰朝步荒畦莖葉稍離披飄零即已矣霜露
不爾私榮悴既有時小大何異而幸愛七尺軀天
道不可誣

夢讀退之詩頗奇詭已覺記其大旨作此篇

自聞蓬萊山大林夾長巒上生瓔藤蘿下生荊榛
管仰不見天日藏蓄霧雨寒仙聖常所處沮洳亦
火乾雖云誇鳳凰出入傷羽翰嶮不音起空洞令人
鼻準酸我欲訴上帝爲施鐵鑿鑱琢落石側裂花
爲千丈磐瑤樓與玉殿玲瓏相通寬日月交戶牖
光射靑琅玕而我從吾師來遊樂且般呼吸養元
氣毒腴生肺肝萬劫永不死如循環無端竊爲仙
聖慮炳然心若丹上帝如許我致此亦何難

雪後次韻鄭集之

雪後登高望江山信奇哉重岡起且伏相連白皚
皚木官方謝事氣雲然開六龍翻滄海赤日從
中來萬物將奮動忽如發蟄木行味正酸含荄

先爲梅天時亦相應初晉占千魁敖遊自玆始入
林踐蒼苔西湖青瀰漫西山高崔嵬長松更千載
老枝多折摧名僧初精舍靜謐依巖隈伊予實放
士正可誅蒿萊情深惟痛飲毋吝發新醅家人欲
求我但見白雲堆機心無日作可使絕嫌猜君辭
如泉湧我醉如山頹下居同里巷時時得追陪爲
罷或先盤此耻當及罍大雅歌治世其音不宜哀
有倡必有和愧我非長才羨哉春雪篇雲漢共昭
回

次韻劉師會

三年客塞上日夜懷舊江飢來迫我去何暇爲遠
謀四顧無一親此身如羈囚悲風動沙漠回首令
人愁道路已漫漫歲月復悠悠丈夫四方志至此
何所求買船發河上河水亦南流携鉏理荒圃再
疾日已瘳飛鴈至江滸北風天始凉是時禾黍登
斯人亦少康皇天降厚德胡爲私一方燕趙及齊
魯人飢或相戕柰何有積廩如陵復如岡生非肉
食者此憂心甚長亟謀樹桑壤勤多不覆小室我志
亦易豐歲杞有特羊

夏夜偕田郎中宿張子元家田君有詩用韻

長日氣甚昏欲睡不可忍薄暮更欲酒趣取太白
引坐久輙醒然累語加况紹高情逸世表遂使名
迹泯彼人較是非達者但微哂交遊半天下公輩
獨英敏

橘中篇

並海無山林蒼莽皆平疇君家擇地利即此營菟
裘㯲樹作藩屏青紅間綢繆其中植橘柚擁蔽枝
葉稠盛夏開白華朱實懸高秋飛霜厲萬物寒風
助颼飀凌晨察變候策杖巡維陬是何黃金多暴
露宜藏收採摘資衆力轉輸及佗州不長傳貨殖

謂此同列侯上充國家賦下貽僮晉謀千繼可坐
致何必龍陽洲

次韻袁伯長

盤盤海底石萇樹青琅玕至陽生至陰龍宮常苦
寒揚光炫朝彩吐氣承微瀾根株歷千載莫測勞
悴端端如巢居于草木皮衣冠超然去人群取友
蹄與翰日誦黃帝言浩歎淚闌干柰何天下治必
以兵爲官佩劒黃金環咀丹白玉盤自聞至人德
積熱生肺肝黃塵日暮起對面不相看三山在何
處使我師王韓聊歌紫芝曲倚君清夜彈

題屏風畫商山四老人

飛雪灑遥野衝波蕩無垠蟠蟠山谷間居此四老
人下爲民庶師上作王家賓清風邈何許馳想寂
寞濱

李御史之陝

秦中古帝都遺俗五方弁君爲監御史出治周百
城上當采民風下當壹德明赫赫英威振奸惡皆
振驚擁節重觀覽慷慨有高情宅土稱上腴后稷
此躬耕秔稌既充實烝民日已生吸然我行由天
下留滯客燕京岐山嶺嘗致鳳凰鳴騑騑不可追

矯首望去旌贈詩聊自寫寸心西向傾

遣興偶作

春蔬茂前畦積倩有顏色珎禽叫深樹過耳亦一
適用是易吾處毋為自累積放浪天地間無今亦
無昔古人得意處相與元不隔如何故人心未態
我胸臆微言極纖芥實出左右力豈慱決係踏人
生且為容

書懷寄杜原父

吾生何為者稚年志頗高神仙與功名壯思躍秋
濤中宵豈無寐悲甚幾欲號後來失所養百數遘

難逃竭力奉甘旨出入身甚勞稽書益遺忘九牛
存一毛稍後與人事勇情如忍刀旦夕自惟念未
足非兒曹常欲力道德屢失迷所擇區區習齋簡
對案夜焚膏倘然有所得中心樂陶陶忽如從古
人握手共遊遨攜持亦何事庶用娛逢高追思作
詠歌示之必賢豪丈夫生世間毋論賤與貧夙發
多意氣往往惟任真松柏生高岡挺然固出群不
為霜雪阨不為風雨春得時可行道節義亦足伸
吾生托下土所識凡幾人窮叉獨相慰咲語亦復
親

遲望山下雲旦起迷群岫老鶴巢其中縹緲標末
構長鳴對秋月鳴罷復俛咮散入墟落間聞者莫
能究顧惟雲外客娛心歆醇酎於此何如哉吾亦
有所遣往來常之卅泝流浙江上是時秋風高濤
水日夕壯瞬息踰百里猛捷莫可狀倚船縱觀久
力可騎驟況顧謂吾友言為樂頗豪放斟酌尊中
酒懷抱益虛曠常從山中遊實愛巖谷幽長松蔭
泉水四時清如秋佇立輙良久忽欲忘其儔吾聞
古來人山居多名流此語或可信市朝安得留

黃天祥衍三天數求詩

嘗論術數事其緐雜書盡紀為之非賢聖亦多有妙
理造端無大異據六甲五子分門復析類包括備
終始黃生衍三天有名聞遠邇蓋定善推測布算
加積累吾行徧天下所見亦多矣如生豈易得詰
實不虛笑往來江海上宿留隨所止省識凡幾人
孰為豪傑士歲月瞥眼過春花既紛委蕭條臥旅
邸風雨響窗紙勸生遊京師北走五千里貴人多
問命禍福常自擬兢兢恐跲墜有甚履淵水為言
徵無咎抵掌必歡喜徵名何足取奮步從此起

題史仲憲重修三皇廟

史君宰宜黃政績頗殊矣應不至苟取明不可壅
蔽有詔行括田使者自臨視限期已促迫責在州
縣吏乘時自掊剋上下受其弊君不憚勞苦日夜
親算計頃畝無增損成書極根柢隱壞大盗起相
約不犯界三皇大聖人典祀承國制捐金脩廟學
首政繫瞻視事事有條理後來競難繼集賢多才彥
筆稱述傳後世當今處風憲擇才頗詳諦一朝任
擊搏風采必嚴厲英主方在上明見萬里外郵詩
或流聞亦可當獻替

贈無極進上人

進公宗門秀高標如長松霜雪亦摧折夭矯化為
龍蒸坐大道場五戒為垣墉魔賊悉散走不復事
戰攻禪居閟青峭窓户加雲封長日語聲絕風動
櫚牙鐘

贈執中允上人

南山多白雲瀰漫塞巖谷中有龎良叟寂寞臥林
屋前門樹高松後户植幽竹孤風相纏繞波濤驚
湯沃梵文五千卷誦説盡精熟時時發清唱鏗鏘
擊金玉伊余走海内一見輒嘆服頼言從之遊淡
泊心自足

靈龜篇為陳渭叟作馮尊師所畫之龜也

蒼龜生中山深阻絕中道不飲亦不食靈和中自
抱嫗休凝神夜巖上産芝草支干集五采相射顔
色好彼遊江海上作計苦不早一罹豫且困性命
莫能保歸遺宋元君天意資探討桀宮脩祠祭相
承以為寳神者固如斯遺骨易枯槁古聞蒙莊氏
苦語欲相曉持為衛生經千載長不老

翰林楊仲弘詩卷之一

五言律詩

送凌吉叟

大江風雨暗此日送行舟會合能無間攜離秪自愁菴纔才足恃題柱志初酬請看秋鴻翼宜獨未休

未俗唯無侶吾儒氣亦卑相從謀飲食那復敘師資衆已欺王式吾猶信不疑可憐如鷃雀搜撥在藩籬

初陽臺望月

彩雲相冪歷翠露共嬋娟在水渾疑墮當空孰使懸潛虬精魄動宿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許得仙

次韻韶卿壬寅元日又三日開游人頗盛之作

堂堂宵雨過栗栗曉寒仍獻歲人同得東郊事復與杜門疑我拙有句愛君能且驗臨堦草從今日漸增

寄劉師魯

好在劉公子遨遊興若何江湖芳帳空歲月劇奔波迹寄天涯遠詩傳海內多前賢題詠處一一爲經過

想君遊宦處正值洞庭湖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舟航過漢沔風物覽衡巫天下文章弊非君孰起予

龍井

元造生群物唯龍德聖靈作霖蘇亢旱取水竭滄溟變化無留迹蜿蜒善養形壯哉吾羨汝一躍上青冥

贈吾子行

春雨連城閉春雲映户多長衢方淖濘小水亦風波憤獨能如此思君可若何便當奚與子書有疑一相過

東陽十題

焦桐

只作全生計唯存半死心勞先猶不置斤斧重相尋遂使烘焦釜誰爲愛古琴有材不足恃愁絶念知音

蠹簡

往古青編在何年始汗青蠹魚深卜宅科斗火成形泯滅沾秦火搜羅出漢廷斯文天未喪不敢望

全經

破硯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妍磨玉亦堅而已星如黎者何向來曾自詑持用撥高科

殘畫

斷裂無邊幅華堂棄置餘蒼松深踞地白鶴上凌虛風格猶森若丹青捴解如苦心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舊劍

匣裏雖椎劍通神世所聞潛精依厚地吐氣切高雲亦有蛟龍害寧無星斗文不逢雷煥識埋沒後何云

塵鏡

收藏無寶匣歎息網絲懸幾使明為暗如觀醜勝妍玉臺終寂寂金鵲尚翩翩政訝開元日虛將盛事傳

廢檠

二尺書檠在如今久弃捐魚膏雖有熖鐙簡獨無緣墻下偕遺礫窗間帶舊烟却觀提挈處辛苦悔當年

敗裘

寂寞牛衣子能無敝緼袍塵埃須浣濯蟣虱費爬搔意味存雞肋寒凉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斷碑

摩娑不成讀上有蘚斑斑字畫歷王草文章漢魏間龜趺泅贔屭螭首落荒頹渤海神明遠今同礎石頑

臥鐘

漢殿經焚後喑然臥草中雕殘牙板廢鏽澁土花蒙追蠡難陳力華鯨不奏功待賢初發響想見古人風

送屠存博二首

君住金陵郡於予亦有聞海環平野盡山出大江分未召元司馬誰憐鄭廣文自今師道立章薦必紛紛

江左知名士唯君德最淳明經初試吏食祿可榮親矯矯能遺世棲棲直為貧朝廷求俊乂未易捨斯人

渡江寄俞仲連
舟濟大江濆中流日欲曛岡翻沙際雪潮落渡頭
雲鯨躍常知候鴻飛不亂群頗思論勝槩把酒莫
如君
奉題伯父雙峰樵隱
山出雙峰秀溪流一派清土風存禮讓人事省耕
迎路逐高低過田隨早晚耕家林有如此南望每
閑情
童稚離桑梓猶能憶故山雲峰乘白脚醉石露蒼
顏插架詩書富應門禮義閑綠林遺我恨回首淚

闌珊
石樹盤根瘦沙溪激浪清竹間看犢卧木末見人
行稼事常分力樵歌輒和聲從來攜杖處不礙白
雲生
山曲兩三家相過路不賒對門開竹逕臨水種梅
花酒熟留人醉詩成任客誇時時談舊事相看鬢
垂華
草滿三春綠山留萬古青呼兒欣解意應俗懌勞
形採菌敲寒木收魚照夜汀秪應老崖谷束帶尚
論經

贈方韶父處士
蜀郡蘇明允襄陽孟浩然成名兼二子得句詫群
賢口絕人間事身知物外仙卓然能有此未信獨
無傳
古賢皆恥退不意見斯人得趣時時好吟詩句句
新挐舟來訪友覓勝輒經旬別業稠山下歸歟願
比隣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蘭若何崑岡繁屋安佛林探雲石磴滑入厨泉水
香日寒鳥相聚月黑龍放光舟行苦局促幸甚殊

勝場
送方韶父先輩遊五湖
蕭蕭吾素髮渺渺泛滄波過眼江山好離家日月
多詩名終不朽世事復如何一往五湖上蒼茫問
釣蓑
和張仲實之吳興舟行雜詠
水程通百里雲樹隔千層鶴髮歡相見龍門羨獨
登文辭無乃壯栝朽尚能勝仰止情何極吾爲附
驥蠅
風流須我輩解后及斯時道術懷經濟文章出咲

噫由來天下士絕異里中兒它日金閨彥娟娟想
翠眉

翰林楊仲弘詩卷之二終

翰林楊仲弘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寄題羅氏別業

溪行如百里為地已幽深石轉黃金塢山抽碧玉簪盃觴酬日月弦誦起雲林樂事無終極誰能得此心

門前臨白逕長日少人行野樹重重暗溪流脉脉清山形元不斷雲氣自相縈已似龐公隱何時重入城

次韻江行六首

潮頭終歲白沙腹有時瞻利涉他州柂終更古戍戈天依臨海樹風作滿江波亦有投竿意還聽孺子歌

舊事如遺迹新愁轉泥人晴天宜縱步凍草冬含春野鵲飛林杪沙鷗過水濱江山故如此晚望及斯辰

藜羹貧我食薜荔亦吾衣養性隨時足今生徇物非秋蓬猶未定風樹莫相違謾作烟霞想曾無羽翼飛

春花聊共采春木有誰編浩蕩寧無取紛華幸見

憐渚風吹四裔清露洗重玄萬物皆生意蹉跎畏
此年
路僻行來好天清望極遐白魚翻急浪黃犢臥晴
沙柳吐千條葉梅殘幾樹花佳辰從此數歷歷看
韶華
子胥因諫戮玆事幾經秋願爾忠難捨千人憤不
休天風吹地轉海水入江流欲問鴟夷處茫然使
我愁
酬于行初秋風颶之作
暮夜風濤變崩騰怒不休魚龍皆失穴江海欲同

流並岸漂千舍連檣覆萬艘陰陽知有沴惻愴動
深憂
送孫大方歸朝元宮
高臥林泉表超然謝世紛空山鳴白雨古石鬱蒼
雲不作夔龍伍甘從鹿豕群都門遊宦客回首總
愧君
飛構上凌空依稀想故宮金盤凝曉露玉佩振秋
風溟涬那遺俗支離身養家大還何日就變化入
無窮
爲樓因地勢四面盡青山路落秋城外河流曉樹

間鴈飛雲黃莫龍現雨珊珊建木光華盛何時共
折攀
饒國吳文康公挽詩二首
厚德脩天爵崇資拜地官粲然周典禮偉甚漢衣
冠共喜懸金印俄聞蓋玉棺史臣書寵數光照碧
巑岏
道學儒賢子推恩自聖皇白茅分壤土華袞賜衣
裳漫注長生籙虛傳却老方神遊竟不返瀛海路
茫茫
題張氏順堂

百順名爲福紛然會此堂詩書成蘊藉黍稷薦馨
香夜戶鳴琴瑟春筵酌酒漿子孫宜孟晉相繼譜
明光
題信州先天觀圖
回環因地勢制作本人謀鼓日來龍駕凌空結層
樓秋琴翻浩蕩夜磬杳深幽願受長生訣他年幸
一遊
高林森雲氣虛谷散虹光道士多騎虎仙人自牧
羊澗泉通地遠山嶺際天長載子文爲記流傳示
不忘

四圍山不斷狀若碧芙蓉谷邃含風細崖深下露濃茂林藏虎豹陰洞伏蛟龍恍惚神人降浮空羽蓋重鬼神相與處燒藥易成功雲霧生林下雷霆起空中養身唯淡泊遊世等虛空高舉寧無日飄然獨馭風

次韻引浚儀公題蘭竹卷子

樹蕙連叢竹紉蘭族類同相依巖石畔併入畫圖中勁葉凝清露危梢倚碧空諒非高世士此意固難通

贈程景純

南遊觀楚越北度覽幽燕羈旅新秋換英豪往事傳塵沙迷遠驛風雨暗長川好醉新豐酒清朝正選賢

論士無他術先觀氣盛衰澗松多勁節瑤樹有高枝圖籍曾無覽弓旌詎見遺似君宜努力慎莫負明時

思菴

閔氏青山下遺封見若堂懷我恩未泯拱木恨難忘德業銘金石詩書塞棟梁子孫脩學術奕世有輝光

赤壁圖

寂寂長江夜同人共泛舟清尊方淡蕩孤棹且夷猶望遠幽禽度歌長獨鶴抽千年遺跡在不逐水東流

贈呂上人

山中明月小巃上白雲多旦食飡松栢秋衣攬薜蘿俗人希見問禪老每相過異日高僧傳吾名定不磨

未生天地始此理固存存直木何由曲清源不可渾養生毋過厚守道在彌敦超出塵埃網斯師共與論

送葉彥中之官行臺

范滂將攬轡周景已題輿九扈名兼美三鱣兆豈虛都門愁掾袂江徼喜沿書重有斑衣奉南州總不如

大府徵才士知君學業優兩京勞侍從十載困淹留白雪歌難和青雲志易酬鍾山多勝槩有意與同游

送胡秀才歸新安

明詔方求士知君有俊才未聞遺杞梓何事返蒿
萊似驥寧淹足為龍豈暴腮文章成錦繡他日必
重來

彼美逢夫子邀遊至上京雲霄方有志塵土已知
名塞鴈驚新恨溪鷗惜舊盟秋風吹易水惆悵復
南征

惠崇古木寒鴉

江上秋雲薄寒鴉散亂飛未明常競噪向晚復爭
歸似怯霜相感重仍嫌樹影稀老僧偕上觀寫物固
精微

留別陳監譙

大帆仍駁浚雙棹復夷猶曉岸烟沙潤春江霧雨
稠桃花隨漲水杏菜逐長流遲子來京國何時賦
壯遊

遊陳氏園偕李治中張提舉

曉日從千騎郊原樂事多溪山春興麗烟靄畫相
和宿藹纖編冊鳴騶隔薜蘿使君酣滿引起舞亦
傞傞

挽艾處士

才行能齊美終身作布衣江湖名自遠塵土迹還
稀野菊秋霜薄岩松夕照微沙鷗盟未改忽忽下
漁磯

撰文來相府書字出詞垣盛事傳千載幽光發九
原父賢宜並著子孝復堪論多少衣冠族無聞愧
後昆

顧氏義塾

居鄉為義塾茲事罕前聞外戶來衿佩中堂蓄典
墳儒宗先麗澤聖德尚彌文吳下多豪族能賢總
羨君

挽吳道士

曾為方外士抗迹出塵氛既草歸田賦仍書誓墓
文臥牛空有兆紀鶴竟無聞春草年年合誰憐道
士墳

送林李材入京宿衛

青雲自致身磊落見斯人卷衮辭蒼麓垂纓侍紫
宸漏殘珠閣曉香暖玉爐春尚厭承明直歸來衣
錦新

將軍方近幸賈誼最能文獨用奇才進應將美譽
聞金鞍光照地寶劍氣凌雲來往燕臺下同游必
羨君

衛郎昔世胄之子更才賢意氣凌雲上薄光日月
邊都俞閫寶訓出入奉璵璠立志當弘毅功名未
偶然

送徐義父入京

舊富三冬學今爲萬里遊風雲丹鳳闕雨雪黑貂
裘南土名先著東堂選必優相逢多意氣談笑接
名流

幽燕向日邊裘馬去翩翩磧過沙如雪河窮浪入
天上書雙闕下待詔五門前壯節當奇遇無煩媚
往賢

贈曇上人

多生爲佛子慧達自童蒙蟬蛻凡塵外龍騰覺海
中一真元不染四大本來空異日叢林下知師繼
杲公

人世百年内都如過隙塵不開心上眼苦愛鏡中
身城市無閑日江山又晚春相逢言道好獨覺意
相親

贈胡汲古

先生唯達道又矣樂山林致聘無雙璧爲生過十
金身閑雲出岫髮短雪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
自今

野客何蕭散長年暫出遊風塵唯短褐江海自扁
舟有迹能來往無心任去留才名今藉甚屈指到
枚鄒

送胡汲古之吳中

有客佩蒼精居然得此生山開樓越跡水泝入吳
程佚老悠悠計傷離戀戀情食非方未已應不爲
魚羮

中秋

攬雲憑結搆步月上林皋不記金尊竭頻瞻玉宇
高神清存夜氣天闊數秋毫百尺樓如在何煩臥
汝曹

挽曹光益

斯人吾所愛不見已經年頗怪魚書絶俄聞鵩賦
傳歸魂迷道路遺骨滯山川遠業凋零盡臨風爲
悵然

好學無如子寡宜獨苦心未成梁棟用誰使雪霜
侵宿草孤春意游雲泊太陰憶懷情不已揮淚在
衣襟

贈劉時中

騷雅誰能繼居然屬大才鋭思羅宇宙逸興走風
雷處勝輕流俗名高震外臺東郊乘大路留翼待
龍媒
吳越千餘里君來按轡遊群公虞罪戾多士想風
流決事曾無壅觀民輙有憂若人何可得離別重
添愁
送王元禮歸平城
燕趙多奇士遺風有固然射鵰猶絕藝屠狗亦名
賢形勢威天下風流說北邊送君歸此地亦欲著
吾鞭

牧羊憐馬援投筆困班生侯印終無補窮愁實飽
更大才當用世小挫亦知名快飲桑乾酒能澆氣
不平
贈張之翰
外臺收掾屬奮步集亭衢落落蟠英氣飄飄發壯
圖威風聞郡邑行李涉江湖並轡多佳友周游與
不孤
長才當用世進取或殊途剸劇曾揮刃銷奸若燎
枯交游冠蓋盛出入禮義都有賴寬袁俗餘波及
腐儒

送陳君佐入京
子欲遊京國程途萬里遥束裝辭邑社振旆躡風
飈學問先餘子飛騰在一朝太平知有策必顯聖
明朝
董子知天道朱雲善易經由來登俊乂所以重朝
廷彼有識儒服吾無鼓說鈐君看鴻鵠舉忽忽至
青冥
宿延祥觀有感
處世如庸俗胡為淹此留蹉跎悲往日磊落愧前
修頓棄人間事來為物外遊太還如可就猶足訪
丹丘

瑤館遊仙子超然遠世情言辭多近道豪翰久知
名露下衣裳濕風來几案清似君居處勝亦足寄
吾生
題青田葉叔至野清堂
為堂殊顯敞在野興尤濃白水流千折青山繞百
重樹麻行旆旆蒔木倚童童相對漁樵話終朝亦
罕逢
遠來山異甚龍虎互騫騰溪狹灘聲悍林繁蒸雨氣
增正須求靜坐何事用多能謁告還鄉里君堂或

可升

送張宣撫使嶺南

奉使入蠻烟終軍始妙年抗旌辭朔野擊楫渡湘川翠竹侵巖際黃茅盡海邊狼荒非善地爲戒莫留連

此行萬里渺渺極朱涯地勢雖懸隔天威可遠加引弓飛惡鳥拔劍斬妖蛇遲子歸來日燕南着雪花

送李侍郎使安南

九秋天色晚萬里送君行馬首寒雲起腰間寶劍

橫奉揚天子命慰撫遠人情直渡蠻江水炎氛一日清

喜雪酬康子淵院使

漠漠連天暗霏霏著地輕欲迷鵷鷺觀先入鳳凰城凍影飾簾密寒光射隙明詰朝宜表賀來歲卜收成

送吳清叔

驛路程雖遠帆風鼓狂濤青山臨岸去白水滿江流寒落添新恨繁華憶舊遊只今歸去好把釣倚槎頭

贈鄭尊師

茫茫雲著地撒撒雨交天臯竹連河上青苔盡海邊樓遲聊應化放曠且談玄相對蒲團坐清風爲蕭然

黃櫟杖爲龔聖與作

嗟哉黃櫟杖吾賴汝扶持未免道途苦無如筋力衰散才唯不用大節固多奇老向江湖上提携得自隨

次韻夏仲勉

門前無繫馬屋外有鳴蛩道近衣冠府齋修論盍

塲雨遲憂地濕風暴喜天涼惟設無時已令人憶鄭莊

不喜爲文富長安得酒傾尊壘堆案上筆硯棄墻間有傳追王績無書繼賈山貴人能慢士徃見亦胡頻

冬至次韻張宣撫

北去關河遠南歸歲月長屠龍雖有技相馬獨無方雲水連天暗霜蕪滿地荒客遊應未已塵土在衣裳

瀛海無消息宜昏音道長已驚雙鬢短更待兩臘

方落日依平嶂洪河入大荒憂來那可得揮淚欲
沾裳

送吳清叔歸婺

客游春向莫無日不思歸雨給桑麻秀山深筍蕨
肥薄醪能屢醉舊杜足相依莫道天邊雁衡衡適
禍機

與方部卿望月

月明胡乃爾秋盛故能然匣鏡無纖翳槃珠有許
圓寒光搖碧海爽氣挾青天幸過山頭鶴令人夜
不眠

孝思亭詩為王心田作

山嶠靈蒼蒼盤旋衛古藏森盈通地氣鬱蒸大闔天
光神化降飛翎前聞驗若掌子孫脩祭祀歲久不
能忘

淨香亭

藝竹蒼空古爲亭白日幽一塵方出守千戶盍封
侯外物從渠屏清尊喜客留欄間標勝語朗詠亦
風流

翠翼四簷外蕭蕭三逕中珠璣穿夜雨幢蓋舞天
風擁袖生清氣開軒近碧空古人雖不見佳興詎
無同

酬吾子行

耿耿思朋舊悠悠涉歲華既依秦大姓方問魯東
家雅道將誰與新詩敢自誇秖今能會合不憚路
途賒

偶作

碧草含秋意青雲寂莫容歸鴉昏且噪去雁遠無
蹤盃酒因循醉朋人邂逅逢身名猶碌碌正坐日
疎慵

送劉明卿歸安東

同郡居相遠逢君豈偶然秋天聯席宴寒夜共衾
眠不為時名役猶嗟俗事牽語離還悵快後會是
何年

和張仲實舟行雜詠

莫作匆匆去相隨稍稍觀遠山多意態冬水易淡
瀾把酒悠然樂扁舟得爾難五湖天下景六月氣
常寒

題秋江釣月詩卷

泛跡秋江上而今不計年垂綸牽細浪款情破長
烟已類玄真子兼疑孟浩然後來名未泯題品有
高賢

翰林楊仲弘詩第三卷終

翰林楊仲弘詩第四卷

五言排律

壽姚承旨

上帝黃金闕仙人白玉堂臯猷資黼黻大筆主文
章間氣生奇傑休期際吉康四朝承寵遇多士仰
輝光盡發琅函秘重緘石室藏成書侔二典有道
述三皇碩望高天下榮光近日傍謀謨須稷契羽
翼藉園黃上殿扶鳩杖開筵接蟻觴九重師道德
千載合明良共說綸如綍能催繡作裳人思興禮
樂國待理陰陽舊族名先著高門慶甚長賜書踰

萬卷納笏過三沐轉覺勛庸盛還欣體力強朱顏
朝暎日素髮曉欺霜已注長生籙曾傳却老方宜
齊周李耳遠邁漢張蒼松柏深逾秀蘭芝久益芳
願公多壽祉仍見子孫昌

贈周景遠學士

朔易回元氣人才起俊流聲華當翰苑文采冠中
州振佩超臺閣抽毫侍冕旒人傳鸚鵡賦家有鷫
鸘裘式觀賢宮立共惟祀典修一朝虞或缺六器
俾傍求俎豆儀成列蘋蘩遂可羞中朝方有道下
士實同休已及歸鴻候姑為食鮮謀朋簪多繾綣

使節少淹留曉日花間酒春風栁下舟篇章微品
藻山水娛清幽鄭䌫曾先愿隋珠不暗投考槃雖
自引闕觀亦吾憂簡冊銷長日蓬蒿凜素秋論高
非縱誕興遠託賡酬尚憶駒千里胡能貉一丘何
當把君袂相逐馭風遊

壽杜尊師

淡蕩風雲氣沈雄虎豹姿懸來天下士絕異里中
兒苦縣常栽李商山舊采芝不當卿相位猶可帝
王師始有巾車獲俄蒙仄席知賢才方並用讒說
遽相欺豸角將巍冠龍鱗敢逆批變通俱合道舒

卷各乘時紫室烟霞秘還丹日月遲願公長住世
須作後天期

次韻曹上開毗陵喜雨

下土方遑涝高田獨旱乾木形憂隕命藿肉愧為
官禜質雲容合蕭條夜色闌精誠天已感祠禱力
初殫過野霑新潤曾檐下急湍槁苗還薿薿大豆
且團團喜官俱相似疲民乞少安佳章宜刻石留
示後人看

春雪次陳元之韻

寒氣何悽悚春空正杳冥東皇收寒籥北帝駕輇

斡混沌包三極繽紛走百靈散殊分的皪擘玉碎
瓏玲始試朝撤日俄疑盡隕星危橋無客渡曠野
少人經百沸疑奔瀨孤撐沒峻嶺林荒顛凍雀崖
滑墮哀猿袞袞隨風舞飀飀襍雨零盡遺蹤初得兜
匿種詎憂螟聘脉傾農望歌謠徹帝庭陽春捋布
德品類各成形捉筆題新句持盃酌舊醽今朝須
痛飲醉卧不須醒

送張仲實之宜興

南渡邦初造西山將獨賢立功何赫赫流慶尚綿
綿報國橫戈數登壇授鉞專風雲方際會江海固
周旋控險千鈞弩臨危七寶鞭忠誠深足仗智勇
實兼全自返高橋役端存肩府權兵威終抗敵人
力可回天甲第無論者諸孫固穎然初生同燕領
有美日蟬嫣邃學聞當代能詩起妙年衛公猶故
物鄭老竟寒氈矯矯青雲器泠泠白雪弦同遊雖
未達自覩已無前政事推留異時髦號比肩知機
無轉石縱辨若奔川特達群公薦酸寒衆目憐姑
爲文學掾會覔孝廉船必見公侯復無論雨露偏
秋風鵰鶚健萬里正翩翩

送丘子正之海鹽州教授

有美邑中彥由來志不群丹航了吳越羸馬向燕
雲才忠庾開府風流王右軍得時宜玉笋稽古勝
香芸果枝英毛穎遍收翰墨勛諸公希宦達半世
有辛勤奔走空皮骨蹭蹬不可分夏侯何地芥郢
匠實風斤嗟我衛鳴鷲棲山似鹿麕偶來詢故老
因得友多聞湖舫曾秋雨河橋幾夕曛過從方不
散條別亦多云俎豆班庭泮鹽絺薄海濱未論虞
廩米聊樂魯宮芹此日頽應抗之人德已薰化爐
新鼓樂盈頖重粗耘行矣須黃落歸歟守白紛贈
言將底事努力在斯文

贈班彥功

名書稱晉代盛事起江東內翰鍾奇氣深情縱古
風摳衣皆弟子入室自豪雄欲立千金價寧論百
日功恭名黃閣老承詔大明宮遺教規王氏陰符
易褚公杯沾銀潑落佩遶玉玲瓏文學談經早聲
華脫穎同參先人共賞棘刺巧無窮頽積臨池趣
流傳史冊中

上閣燕岳氏溪堂有溪山新月上江海故人同
之句邀予及張仲實書克明同足成之

置酒秋風裏憑闌野色中溪山新月上江海故人

同縱浪情何極留連歲未終三鱣來上客五馬會
群公積水輸清氣微霞衒近空將昏林尚白及早
稻先紅極論追遐古深情念困窮尚覲儀秩秩未
遂樂融融才著當朝傑文誇命世雄數君今日選
宜尓集南宮

次韻黃子乂喜晴三十韻呈汪知府

霞彩晨張錦蟾光夕挂鈎陰霾雖盡解湍潦豈全
收泬動遨遊興還閒倡和謳容容追舊當歷歷破
新愁騎氣城邊縱龍光海際浮艷粧來士女盛服
擬王侯在藻群魚躍依林白鳥啾河流交不斷山

勢轉相繆物理歸合皖人情釋怨尤娛娛從老稚
燕樂逐朋儔幄幕分郊次幨帷擁道周驄翩馳畫
舫巘嶫累朱樓貿易通遐壤繁華壓大州聚廬千
井富接棟萬家稠已戒增周 仍催決下流暑疏
連際地宿麥徧高丘曹事慶多應胥徒戢過求醲
恩方並育和氣與同游期會朝先往追隨暮不休
露華開的的風葉振颼颼拾芥非無日登禾即有
秋朝家期少試隣郡困難從共美光華著還矜德
業修在廷爭進薦當宁兌垂憂玉漏傳金角金尊
出殿頭秉心存正道造膝待嘉謀履舄恒如矢傍

偷或類丹舁許緇竹簡不省計牙籌善對黽鳴鶴
能歌愧飯牛過情蒙許與彌月爲淹留

再用韻贈黃子乂

白惟明似鏡何用曲如鈎未獲唐臣薦徒遭漢吏
收悠然安性命復此縱歌謳石父能無辱虞卿即
有愁歸田終寂寂行世且浮浮不假儕群彥真堪
客五侯高人求替洽末俗避喧啾藜杖常他適繩
樞每自繆與人殊用舍在已寡迂尤濟濟遙班列
張張遠匹儔能詩齊杜甫分道偏莊周達飲千鍾
酒高登百尺樓艱危仍蜀道留滯復荊州鶴度烟

霄濶龍吟霧雨稠東行觀海島西逝涉江流白擬
需于血何期涣有丘古書嘗歷覽大藥豈難求撫
事吟梁父馳田賦遠游堂名希莫莫亭扁效休休
檻日迎東濟窗風背北颸鳴琴消永晝吹律效清
秋雅俗居然別仙凡迥不侔多聞踰東晳善對過
楊修進有匡時略寧無切已憂塵埃深滅跡霜雪
晴盈頭始見神龜夢終嘗狡兔謀雪埋東郭屨月
滿太湖舟急景誰推轂流年孰唱籌淩波乘赤鯉
望氣候青牛好結飛霞佩胡爲淹此留

寄王繼學二十韻

聖主敷皇極元臣建上台虛心求俊乂削迹去奸
回拜命超凡品知君秉大材淳風隨日播公道應
時開負鼎資烹飪操刀貴制裁銛鋒行肯綮異味
合鹽梅廟議當參決朝班復共陪艱難須佽助諮
達戒嫌猜遺佚聞風起英豪接踵來經綸非董賈
辭藻亦鄒枚在野思羅織盈廷想轂推既將龍作
友慇假鵠爲媒走也今番此公乎可念哉執竿猶
海上扶耒即巖隈自守幽人意寧虞俗子咍舊遊
辭玉府故事憶金臺落魄江湖阻蒼茫歲月催丹
心徒耿介素髮已毿毿勿謂交如水能忘馳及盃
飛黃當駕馭猶足異駑駘

送完者都同知

來游天子學藉甚有聲華論事休三策藏書至五
車姓名題鴈塔譜牒記龍沙自可編青竹兼宜綰
白麻文工金有價貌美玉無瑕興盡方豪飲篇終
不浪誇豈惟吟芍藥曾是賦蒹葭事莫分難易人
須辯正邪月中初折桂天上始乘槎勿待秋風起
宮門聽鼓撾

贈郭集賢

衣冠趨近地藻翰集群賢給事黃門裏抽毫黼座
前佩遺金作紐賜馬玉爲韉御酒傾壺滿宮花插
帽偏清光依日月逸思挽風烟記憶踰三篋吟哦
過百篇自惟叨侍從不敢廢周旋秋著隨車獵寒
嘗擁被眠蘇環才既敏陸贄寵尤專自爾紆
皇眷於焉理化弦詞臣方進用才大畢騰騫可念
如楊子蕭蕭獨草玄

悠然閣

高閣俯虛起登臨興甚長江流春瀲灩樹色曉蒼
蒼原隰魚鱗布峰巒鳥翼張雲來無北極雨過及
南荒地大遺民富時清致理康南山常在望懷古
意難忘

寄周御史二十韻

同游河北後共抵浙西初獨荷知心舊鬱成會面
疎三年仍契闊萬里更吹噓小子無奇氣先生有
過譽見稱司馬賦求授夏侯書倉卒排歸計淹留
着寓居已非興俊逸猶異主臞疽名士多親我諸
公或請予儒言將釆芑即車欲連茹顧爾傷流矢
君猶恨倚閭驚心聞杜宇過眼易蟾蜍忽召抽金
匱俄徵論石渠文章殊賈馬謀略匪嚴徐薄技終
難效窮愁只自如尚矜存弊履不肯曳長裾與作

棲梁燕寧爲呼轍魚儀形長日想懷抱幾時攄奏
疏聞當宁抽毫待直爐烏臺弦既改藜禁席仍虛
馬首何緣見分光興有餘

送董與可爲句容縣主簿

主簿非高士通才或暫爲催科虞係急勾校虞稽
遲慎祭文無害詳觀獄有疑溫純規白璧正直視
朱絲要使聲名著何嫌品秩卑烏臺懸日月舉辟
實無私

送朱復之爲邵武教授

放浪來京國于今復幾年山川多歷覽日月屢推

遷異俗疑烏帽窮途信馬鞭達官空有楊遊士固
無氈始聽除書下俄聞拖檝南州分教地成法
紹前賢

趙彥祥母慶八十

從親年八十萬里自西來氏族稱三蜀光華照二
臺香粳炊夜雨茵長空春雷綺食和金粟香醪進
玉杯鳳毛方熣燦鶴髮正毿毿試使蟠桃熟從今
更幾回

雲山圖爲茅山劉宗師作

長江千萬里奔浪薄高雲龍現誰能覩猿啼不可

聞王廻因地勢昭晰應天文劍氣秋如洗珠光夜
欲校連峰俄斜斷岸復爪分句曲臨東極巖頭
有隱君

題康里氏家譜

國受興圖廣家傳世族詳馳聲懸雁塞拓跡至狼
荒轉戰踰千里來降盡一方奮戈回白日列戟耀
清霜破竹收城邑分茅賜土疆第兄皆勁悍父祖
各雄強相印仍兼綰兵符更迭藏排衙開萬弩納
笏過三床已及書王社宜延太常後人能繼紹
千載有輝光

題王參政積翁別故人詩卷後

聖主膺新命明公遇盛時混同開宇縣困厄守城
池冠盜思懷欲黔黎賴寵綏合珪承燕享前席備
詢咨築室求梁棟徂堂薦甚寡用兵陳廟算養士
作邦基已草歸田賦仍題伐木詩此生終契濶吾
道豈磷緇矯矯游龍字綿綿吐鳳辭錦囊加十襲
細覽想形儀

贈魏定甫少府

西蜀文章伯東吳閥閱家族傳貞觀舊躅繼信陵
遐雅度人難測高名衆共誇爲楨材不小韞櫝玉

無瑕鳴鳳占詩吉乘龍偶契嘉三床邀納笏萬笏
護排衙世賞官仍及朝參寵復加天顏垂眷顧地
肺侈光華綫袢方鳴玉高情欲泛槎翻然歸翠巖
姑爾奉黃麻彭澤還栽柳河陽不種花投閑銷日
月訪古略烟霞腸蟻常閑宴春魚每看又興來恒
放逸賓從任喧譁閤靜寒珠珀窓虛闊綠紗琴彈
多古雅詩就縣妍媸頓作梁間燕徒慚井底蛙執
鞭曾莫傲抱瑟敢長嗟戀戀情終在悠悠道苦賒
春風吹去棹翹首又天涯

贈劉平叔郎中

肇自三苗氏淫爲五虐刑商周終至治禮樂囿常
經赦過存三宥原情用八聽未能還畫象猶貴去
殘刑末俗仍澆薄生民易救寧謂宜沾雨露抑使
震雷霆睥睨惟毋擾元元庶有遷林殘求虎豹殺
害去蝗螟此意雖忠厚斯言若有其君乎吾有望
當使在朝廷

送丘子正之海鹽

珠生滄海底玉韞碧山中夜氣交明月陽精現白
虹有賢兼重價當代振英風好學由天性能書至
國工知名傳冀北作賦擬河東始欲徵楊子旋聞
薦褚公陰符難獨羨貲教實爭雄絕藝雖宜進奇
才自不同交游傾上國掄選屬南宮鄧禹官初試
匡衡對漫通海邦終寂寞學館尚穹崇已注千人
錄當成五典功星辰皆在水渤澥信浮空把酒歡
何限乘槎興不窮文章趨浩瀚物態入牢籠子必
登芸閣吾方守桂叢索居彌寡陋荒業孰磨礱稀
獲披雲霧惟思對華嵩知音期郢客流俗易王充
江海從茲逝飄飄任短蓬

贈虞彥高

吳越知名士風流得此人結交何待久晤語即相

親丹穴生儀鳳滄波豈縱鱗飛鳴常見瑞變化不
無神家世皆爲善文儒謹飭身不將紈袴累自著
綵衣新力學追高古修辭絕等倫汪茫涵巨海要
眇動纖塵鏗鏘聲音大韺韹節奏均詎誇傳里巷
可使拜絲綸藉藉聞當代駸駸集要津省闈曾奉
檄學館已垂紳滋味嘗郊鼎光華薦席珍南宮遮
國子西掖選詞臣慷慨升車日遲回執袂辰論心
情已至抵掌氣彌振屢詡才方壯湯休學最醇相
期終晚歲無取艷芳春抱獨知何向爲朋喜有因
從君鳴一世流詠被無垠

鄭中丞母大夫人壽八十

端公居重位壽母在高堂天意何相厚人倫實有光豸冠方俊偉鶴髮尚康強內翰爲封誥同僚舉慶觴欣欣承玉饌赫赫帶金章獻笑慈親側綵衣聖主傍中天懸日月下土凛風霜可謂全忠孝郗緣積義方孟軻難獨美湛氏竟齊芳頌德吾無媿名宜百世揚

送朱仲山歲貢入京

昭代陶淳化多方出異材鳴岐聞鳳鳥淸道服龍媒養素稠山僻觀奇載籍該爲珎如寶璧春闈蹈起蒿萊未展吾爲趣初承勸駕催羔羊塡委巷駟馬踐輕埃戰藝無敵搜賢網正恢上書追優樂作賦並鄒枚奮發直從此游觀亦壯哉雲霄千萬里矚望重徘徊

招真觀圖

欲學無爲道來居小有天精神消物性采色變風烟恬澹知天德虛無象帝先高風何特達古跡尚流傳地洪濛荒表山開混沌前谷幽疑鬼聚峰巧類人仚疊起三重閣分流百道泉岩穿留虎跡石冷逗蛟涎放浪曾無日遨遊未有年古經披覽能

毛骨爲醒然

喜晴得揚字呈汪知府

霏霏寒宿露熤熤射初陽出谷鶯聲滑摩空鶴勢張鼓鼙爭奮發帆幔各飛揚不畏塗泥滑寧憂積潦妨農夫分穫種紅女競蠶桑爲有豐年慶陳陳滿太倉

寄沈少微金華山隱居

巖前通細路嶺外接危峰梯磴踰千級烟霞過萬重綠崖收異卉步壑數長松隔屋號朱虎當窗現黑龍銜簡爭酷烈桃李角鮮穠隱士多相過仙人庶可逢第能安性命何患改顏容煉鼎丹砂熟攜壺白酒釀微茫追絕響瀟灑振孤踪鄉里宜同好它年必子從

挽徐處士

此日新安郡名家復數誰危科雖屢擢舊業巨多遺孝友全高行溫恭集令儀花殘青歲晚木落紫山悲結髮容兼盛銜鏤譽更垂白雲埋骨處揮涕想漣洏

送侯尊師歸蜀

北上關河遠南歸歲月賒飄飄携短劍杳杳乏靈

槎別岸秋濤捲前山曉霧遮欲攀青桂樹先採白蘋花大道元無極浮生即有涯舉杯吞夜月引袖拂晨霞獨跨冲天鶴能追赴壑蛇秪應投老去長日煉丹砂

春晚喜晴

積雨俄經月新晴始見春蒼苔侵別墅綠水過比隣性僻居宜遠身閑景易親無詩排世累有酒縱天真徜圃花粘履凭闌柳拂巾歌呼從稚子談笑或嘉賓漸喜漁樵狎仍欣鳥雀馴幽情延濟莫浩思集清晨養拙元非病爲文敢自珍杜門緣底事作計懶隨人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四終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五

七言古詩

次韻虞彥高遊陽明洞

憶昔神禹奠九州玆山會計功始休諸侯玉帛湫何許但見萬水從東流衣冠求閉陽明洞夜聞鬼哭巖之幽珠宮貝闕獮龍瑞天造地設非人謀槎牙怪樹凍不死化作千丈蒼玉虬丹洞呀然仙掌裂琴峰巧矣蛾眉修梅梁飛去鐵鎖斷往往雷雨生靈湫軒轅緱神極秘怪海上笙鶴時相投平生閉門讀史記子乃探穴先吾游明當挾子騎汗漫題詩更在最上頭不妨山水樂吾樂豈有飢溺憂民憂故家喬木尚可求有子有孫百世留卧横玉簫之歸舟吹散萬斛江南愁

送俞用中之蓮城

君家文獻猶未泯名載冊卓無不之乃翁種德不食報流慶涓涓方在茲皦然王立七尺軀相非公卿無此奇早孤爲學孰勉劭藏書萬卷能盡披季父撫育過己子將爲前人護址基我兄長公有年歲才氣偉燁通時宜賈誼晁錯奉大對生晚弗及同驅馳君令沿檄治鄉校初官屢歷固不早要爲

國中蓄督俊政無大小視所施括蒼山好著仙籍
昔人於此自燕順榮公相業華王謝石僧尚有蹤
跡遺君居三載業可想再見惟有操降旗

古墻行

建炎白馬南渡時衛王以身佩安危疏恩治第壯
與衛縮板栽餘縣偏裨下鍤江城但沙雨往來赤
山取焦土帳前親兵力如虎一日連雲興百堵引
錐試之鐵石堅長城在此勢屹然上功幕府分金
錢讙聲如雷動地傳爾來瞬息逾百年高崖爲谷
驚推遷華堂寂寞散文礎喬木慘淡棲寒烟我入

荒園訪遺古所見惟存丈尋許廢壞終嗟麋鹿游
飄零不記商羊舞王孫欲一淚如雨爲言王孫毋
自苦子孫再世將門户英公尚及覩房杜如君百
不一二數人生富貴當自取況有長才文甚武公
侯之後必復初好把家聲繼其祖

題山石猿鳥圖

萬卷堆中昏欲睡忽見畫圖醒我意眼前崖谷起
嵯峨便似看身遊此地樛枏櫧櫟大百圍谷宋透
石磴歷飛玄猿孤峙息美蔭下視白鳥娛清暉昔
聞虞舜狩南嶽君子相隨化猿鶴往時此輩猶爾

爲慨想雲林真可樂拔劍斫山山骨露山鬼啾嘤
安敢怒抵余踴躍歸去來莫愁無覓誅茅處

李伯時畫浴馬圖

古稱難畫莫如馬近朝唯數李伯時不至天閑觀
帝服如此骨相何由知臨流渴鳥尖插耳竟度流
沙輕萬里圉人牽浴恒凜然復恐化龍奔入水貧
居里巷無馬騎徒步出入多傷悲大脛薄蹄何足
顧退立道傍塵滿面

送時中兄入京

先生意氣非常流有如雕鶚厲九秋讀書不肯守

章句經濟可許斯人儔懷抱利器將遠遊直往上
國交公侯王侯位高不下士如以蛟龍視螻蟻爲
君莫斂光鋩書以氣概搖足可耳功名倘來不足
爲丈夫須作遠大期君不見麒麟閣上圖英俊當
時或自閭閻 有闕文

次韻題慈照寺浪紋石

山前流水響急灘崕嶂齟齬嶮且艱直上正平稍
去水坡陁漫漶龍背起縮阻之間有奇石洶若北
風吹海立滄海飛塵事有徵遂使喧豗化冥寂開
闢而來六萬四千歲浩浩洋洋不休息雖有好事

者欲爲之不似大造無痕迹我行見之頗愕然抽
觴戲欲取肴餚僧堂託宿語不眠竟負禮了生公
禪意外奇崛當眼前跋涉無負兩足研君家住時
宅通鄽何如金堂石室友群仙會見石髓流爲泉
何事更種東皋田子能食之可長年

題王起宗畫松岩圖

雲起重岩蟠凌亂長松落落樹直幹若人於此結
茅屋爽氣飄然拂霄漢艤舟之子何逍遙從者傴
僂携一瓢山中無日不閒假跋涉相顧凌風颯始
知王宰用意高使人觀圖鄙吝消世間未必有此
景塗抹變幻憑秋毫丹青游戲故足樂扠絕視聽
搜冥窅向來爲政殊不惡乃爾胸中有丘壑

題鄭岳江城圖

鄭岳能詩世有名學畫丹青亦豪放此圖似寫安
慶城雉堞樓臺儼相向北風將至江面黑千艘萬
艘爭避匿滄溟涌溢水倒流南嶽動搖天柱側蛟
龍戲落秋潭底素練平鋪八千里時清好作釣魚
翁閑弄輕舟烟霧裏

神馬歌次韻陳元之

神馬來自崐崙西有足未始行泥沙朝超欲出飛

鳥上夕逝直與奔星飛行絳雲半散揮雙耳赤汗交
流潸四蹄風神秀猶隨天地豈顧燕蔡并渠黎時
時華浴臨清溪對人誇終當須受玉沙之禾中芻
秣不嚙堤頭枯草楞與君側耳聽長嘶凡馬不聞
生駃騠

古劍歌爲吳真人作

閭閻真人藏古劍敬之如神不敢忽賓客時來求
一觀輒有悲風起倉卒人言此是金鐵精良工煅
煉久始成動搖天地合變化摩盪日月含光精昔
年有蛟起江中口吐烈焰燒長空下民昏溺上帝
怒雷電往擊皆無功當持此劍斬蛟首流血浮滔
滔蘆阜傳記傳聞時既久不意世間今尚有吾過
下里多惡氣魍魎魑魅能食人請君爲我絕此怪
一洗宇宙長清新

梅梁歌酬鄭集之

大禹之功及天地廟有梅梁何足異柰何過用鐵
索纏太祝爲之欲徼利每言變化失其所去作老
龍治風雨一聲霹靂震君前千尺蜿蜒辭殿戶七
月槁苗沾塊土憂殺村中老農父買羊沽酒祭梅
梁祭龍祠官傳好語吁嗟老農無爾愚大禹有神

馬可誣汝曹淫祀欲求福此物爲妖當伏誅

題趙千里山水扇面歌

公子丹青藝絶倫喜畫江山上紈扇秪今好事攜千金四幅相連成一卷春流漠漠如江湖飛烟著樹相有無嵐光注射翻長虛白玉盤侵青珊瑚追隨流俗轉蕭疎對此便欲山林居旗亭花發酒須沽舟行爲致雙提壺抱琴之子來相須醉歸不省何人扶傍有飛泉出岩隙掣電飛霜相盪激蛟龍不受鯢桓食但見番綸古盤石人生萬事無根柢出處行藏須早計一丘一壑倘如斯便可束書從

此逝君不見鄭子真躬耕谷口垂千春毫芒世利能没身汝胡齷齪爲庸人

題秋雨長吟圖

雨暗秋天黑如墨躬居茅屋出不得終日長吟從短吟吟罷令人轉凄惻飢猿抱樹屈雙肘病鶴拖泥垂兩翼何當策杖過溪頭要看南山新翠色

竹樹圖

荊棘家籠迷竹樹亂堆古石蒼苔護縱獵青郊㯉舊路躍馬重岡追狡兎箭翎落地無爭虎

時中兄示余畫一軸畫一老翁推獨輪小車上載兩巨甕意其爲營世之爲因爲賦詩

小人無他獨嗜利兩甕載車將遠致肩赬足跰汗涔然冉冉修程胡不畏世人但笑爲翁愚甕破卽與瓦礫俱不知人有千金軀前行險道方乘車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五終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六

七言律詩

宗陽宮望月分韻得聲字

老君臺上涼如水坐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次韻錢唐懷古

江湖清濁自天開鴻鴈鳧鷖與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雲宮殿擁蓬萊論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盃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老淚獨興哀

斜界鈎陳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臺雲生殿上金爐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脊滄溟逸鶴竟漫漫中天會合寧非數坐見蒼生奠枕安

山田禁籞入雲長無復陳兵衛兩廂千石金鐘埋野草萬年珠樹落秋霜龍文不徙陽人聚鳥篆終降軹道傍九市塵埃來袞袞一江波浪去茫茫

化人宮闕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書日月寶珠光燄燭山河空華說法黃龍聽貝葉緇經白馬馱誰謂一瓶超象有只今塵土重來過

題豐樂樓

崢嶸飛構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玄蒙沆瀣標存九域奠洪厖朝來散霧縈朱栱夜後流星透碧窗倚徧闌干愁日晚飛鳶旋轉故雙雙

水樂洞

石林末路轉聱牙來訪香巖大士家雨過門前生薤葉風行隴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硐流泉走玉砂欲適山林去城市又知寂寞勝紛華

題拱北樓

殷地鼓鼙迎日出倚天梁棟與雲浮北瞻帝闕三千里南控臣藩二百州江海無波沉罔象旌旗垂

野駐貔貅露過麗樓多深意戀袞于今有魏牟

次韻羅雲叔紅梅

玉人中酒嫩芳華盡壓東風百種花襟被冬深栽異錦籠燈夜永障輕紗纖葩露沁蜂腰蠟蕊雲蒸鶴頂砂為問閬風何處在相期高舉篇餐霞

紀夢

海上垂綸有幾年平居何事夢朝天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治世秪今逢五百前程如此隔三千楊雄解奏甘泉賦應有聲名達帝前

次韻陳子仁黃河

禹功疏鑿過憂勤海内山川自此分元氣渾淪通地脉孤光迢遞貫天文毋金伏礫秋逾盛陰火藏淵夜不焚多少魚龍爭變化總歸西北會風雲

陰陽為沴黄河溢北度艱難擁萬艘齊楚百城防雉堞淮沂千里避鴻濤耕鋤已失天時正流徙爭依地勢高此日朝廷憂未患須明利害策賢豪

遊水樂洞分韻得人字

常聞勝地宅仙人如此淵泉必有神子晉重來玄鶴舞琴高初化赤魚馴巖排利劒鉤鐔古水象鳴球節奏均更有山僧能解語自今休厭往來頻

望海

海門東望浩漫漫風颶無時縱莫湍黒霧漲天陰氣盛滄波銜日曉光寒蓬萊方士求靈藥亦有幽人把釣竿掟湯星槎如可馭別離塵土亦何難

送羅雲叔歸山中

黄石山原風物幽賤子往年曾一遊舊行檝栢已成逕新藝禾麻應滿疇馮衍能忘白首嘆謝安須為蒼生憂餘杭溪上明日發愁殺楊花吹客舟

送段時敏之京

懐山挾海奠京師氣執紆餘盡北陲鴈度塞雲秋色遠鵲鳴宮樹曉光遲四方英俊皆來萃一代經綸屬有為君有長才希屈賈好將詞賦重當時

留別京師

囊衣託載道傍車人事匆匆歲欲徂風雨四更雞亂叫關河千里鴈相呼蕪菁散漫根猶美桑柘蕭條葉漸枯却向高丘重回首五雲繚繞帝王都

東湖東萬户蕭伯善

擇師中軍自古難獨分符節守灘谿夜鳴鼓角溪山靜曉豎旌旗雨雪乾不待掃門知魏勃豈須彈鋏識馮驩秪今四海無征戰暮卷詩書好献觀

送勾曲外史張君歸楚陽

送君高舉入華陽古洞深蟠石路荒殺日旌幢朝旋旋飛空環佩夜琅琅飡霞已試登仙訣杞竈還脩却老方見説陶公雖隱逝猶將道德佐齊梁

送户部康里尚書

經濟才高負重名早趨簡省執權衡唐除宰相同三品漢拜司農列九卿禮樂正圖興美化錐刀先務已哥征公家事業齊周召重使斯民望太平

屢挾衆書上國遊途窮獨擁轊貂裘縣豪陸贄知韓愈直待常何薦馬周北上塵埃嗟寂寞南遊歲

月苦淹留甑生資歷猶卑淺可使徘徊製錦不
贈同院諸公
詔編國史有程期正是諸郎儤直時虎士守門宮
杳杳鷄人傳箭漏遲遲窗間夜雨銷銀燭城上春
雲壓彩旗才大各稱天下選書成當繼古人爲
玉堂夜直
直廬歲晏動羇情朔雪將飛霧夜明金井轆轤哀
響絶玉階鐃吹斷紋生蘚花莫辨沿墻迹松葉時
聞委砌聲愧以不才同制作諸公此日負高名
惠山泉

此泉甘洌冠吳中舉世咸稱煮茗功路掛山腰開
鹿苑池攢石骨閟龍宮聲搖夜雨聞幽谷彩發朝
霞眩太空萬古長流那有盡探源疑與海相通
寄維揚賈侯
經國長才世豈多群邪嫉正奈公何氣蒸雲霧藏
喬嶽聲轉滄溟放大河遠跡江湖猶寡絶驚心歲
月屢消磨鵾鵬自有垂天翼肯逐飛鳥入網羅
寄康大夫
徃年持節使山南及此人情上下諳高士變心慚
隱逸小胥縮手戒貪婪瘴聲散漫浮青嶂雁影摧

殘曳碧潭遥想政成多暇日幨帷出郭有誰參
遥想幨帷出郭時先驅十里走旌旗青山落日蒼
茫暗白水秋風慘淡悲勁矢每隨前隊發清笳偏
逐後行吹荆州未覺風流遠縱飲還應到習池
寄康里公
廟堂爲政已優游第秉純誠贊大猷五緯連珠環
北極萬方同軌會中州衣冠肅肅趨金殿鐘皷遲
遲報玉樓治世賢才今盛集頗陳雅頌宗周
歎息流年逐逝波功名到手莫蹉跎高才自昔遭
逢少公論于今責望多梁棟器充能負荷鹽梅味
合要調和共誰會國勲庸盛青史何年可滅磨
寄康大夫
官居烏府號清嚴察吏由來首六廉舊直螭頭司
紀載新加豸角備觀瞻蒙恩聖主寧求進具禮名
流每執謙欲論六朝興廢事監輿應度蔣山尖
送伯長屆嶲
罕畢前驅盛國容黃麾仙仗衛重重星流曠野飛
蒼鶻日麗層霄馭赤龍耀武邊陲須北狩合祛天
地待東封論才孰可銘休烈扈聖還宜杞岱宗
追從群彦寄金門獨用才高被國恩石室紬書裁

帝紀玉堂草詔代王言宦途赫赫名方振餘子紛
紛氣可吞會合適逢千載運奮飛先羨北溟鯤

寄袁伯長

幾年簪筆侍明光直取才華補衛郎杞事悉稽周
典禮頌聲須假漢文章雲吞迴野鳴鞘遠月滿高
城下漏長校獵合於尤盛事願聞作賦擬長楊

東湖四景爲大尹本齋王侯賦

朝來千騎出城闉爲向東湖踏早春素練紫林雲
氣薄明珠穿草露華新山花獻咲開簷畔海鳥忘
機戲水濱記取當年賢太守及時行樂與斯民

夏月湖中爽氣多南風望處捲長波漁人舟楫衝
蘋藻遊女衣裳曬芰荷膾切銀絲嘗美味筵傳金
縷換新歌史君用意仍深遠即此光華豈城磨

暫停塵蓋擁輕舟此日湖山屬暮秋采采黄花登
几案離離紅樹散汀洲傾壺浮蟻杯頻竭下箸鮮
鱗網乍收莫向錢唐誇往事白蘇未許擅風流

雲氣低藏十萬家東湖飛雪又交加玉未舊布仙
山種瓊樹新開帝所花別浦移舟聞過鴈高樓凭
檻見歸鴉侯門似有相如客騰賦篇章與世誇

虞待制覩錄事述懷有作次韻奉和二首二公
皆故相之後

勢等衡廬各柱天家傳性理並鈎玄諫垣劇切章
連上文館招延席屢前羊家尚修松下祭麒麟肯
信草間眠岷峨舊日求道族萬里須乘逆水船

理氣無明善論天秪應爲易又爲玄玩辭已契忘
言表說卦仍觀未畫前對案窮年無近效閉門長
夏且高眠却忘京國多奇士欲向長河共買船

即事

禁城曉色淸如水高下樓臺錦繡中千樹好花連
上苑百壺美酒出深宮珍禽競集高林霧寶馬爭

嘶橫岸風人物此時俱盛極兩都絶勝漢西東

次韻伯長待制

揮鞭遠過御溝斜出院時時見暮鴉已入玉堂同
視草還趨瓊砌共觀花獸爐香繞窓前霧蠟炬光
搖帳底霞此去天津元不隔何須八月泛靈槎

送薛玄卿歸龍虎山

金門詔下羽人歸欲向山中採蕨薇環珮懸崖松
樹老琅玕倚澗竹根稀高巖苔雨星辰濕古石懸
雲道路微養性可無軒冕累遊塵元不涴仙衣

送廉貞白之辰陽

君以調官來上國藹然聲譽動儒林出門遇雨泥
塗濟歸路逢霜威月深楚國千年歌白雪揚州三
品貢黃金高才不仕朝廷上有詔應煩使者尋

春雨

濛濛春雨暗重城蒼若山林雲氣生駕過東朝霑
羽蓋仗移前殿濕霓旌蒼松家掩巖頭鶴翠柳深
藏谷口鶯明日不愁花爛熳新晴陌上有人行

徐獨清挽詩

大道無名識者稀獨於元始探精微秦關忽報青
牛度遼海寧聞白鶴歸經秘玉函旋地軸書懸金

榜闢天扉門人擴拾編遺事第錄先生杜德機

寄武當山人張真人

山走西南氣勢尊大神遺迹至今存氷橫磵下千
年凍雲起巖前萬里昏既有嚴威彰赫赫詎無孚
福護元元真人制行通天地日日飛仙降殿門

題火涉不花同知畫像

堂堂王立照青春昭代由來重世臣帶納掖庭嫺
衛士分符江徼總編民鷫鸘裘暖鳴鞭疾翡翠旛
深剪燭頻州縣三年姑少試驅馳休厭舊車塵

次韻田師孟西曹即事

隱吏重來右掖初清明時節亂花舒霧承黃閣靈
霏重雨散彤庭點點疎李耳舊藏周典禮蕭何元
得漢圖書經邦事業須公等要使皇文日粲如

次韻黃子文獄中見贈

觧組歸來學種園棲遲聊復守衡門徒憐郿塢闐
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
夢覺昏昏何時再會吳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鷗波亭阻雨

坐聽高樹響颼颼風雨相兼卒未休氣雜昏明侵
晝景色交黃赤變河流潛移窟宅蛟龍怒固守林

樊籠鶴愁水潦此時傷稼穡天人何事計仇讎

懷錢唐故人東應中父

幾年流滯客京師每憶江邊話別離落魄已甘心
似鐵蹉跎無奈鬢成絲草玄思苦無人問彈鋏歌
長只自悲滿目塞雲飛去盡倚筇獨立更多時

寄吏部張尚書

復喜清朝用大賢玉音俄對廣庭宣姚崇已託君
臣契李泌終操將相權此日經綸須展布他時簡
冊要流傳淵明有待公田米可念江湖久棄捐

題謝疊山遺墨

荆南失守見亡形太歳徒聞忌丙丁龐老扣心天
藐藐鬼神號哭夜冥冥忠臣效死招魂合烈婦捐
生報雉經辭氣凛然遺墨在再三尋繹淚雙零
故宮愁見黍離離大厦元非一木支義士忠臣徒
走死寡妻弱子謾傷悲五經文字寧虛設一代人
才頗中衰慷慨殺身猶易事似公方可正民彝

題本齋王公畫像

天姿英粹異庸常早銜雲霄被寵光劒戟森嚴開
武庫珪璋特達薦明堂頻承啓屢趨門下竊候旌
麾拜道傍邪正此時真雜糅秦臺懸鏡亦煌煌

詩禮傳家德望隆一門三世拜三公五營常帶中軍
容盛九府流泉國賦充房魏素懷尊主術龔黄先
奏養民功欲將惠澤量深淺瀚浸洋洋與海通

寄題成都萬竹軒為李仲淵作

君家種竹蜀江傍高與蠶崖勢頡頏已樹旌旗分
部曲更鳴琴瑟應宮商蛟龍併逐波濤化虎豹曾
因霧雨藏兄弟至今俱宦達未應閒逕接求羊

送范德機

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有愁併許詩
頻和已醉寧辭酒屢斟漏下秋宵何杳杳雲開晴

晝日陰陰當時話別雖匆遽秖使離憂攪客心

送鄭子謙倅蘭溪

主人情重賦驪駒户外群騶有所須將喜在場叅
贊奉母忘入澤取萑蒲風乾鳥雀當欄噪日下牛
羊闘龍呼昭代擇賢先治理服勤簡牘是良圖
青絲絡馬去翩翩正是春風二月天樂作則行尤
蓊壯書隨後乘併稠填徵符此日須官次射策他
時對御筵王府編摩求大手知君元有筆如椽

贈彭萬里

春房卿鄭繁聽聰遠泆京都還龍靈掛席波濤秋

森森攙鞍星宿曉發登青如蛟劒終藏匣誰信牛
刀始發硎將相與人殊勢分秖應雙眼為君青

七月十九日大明殿早朝

王氣浮空御殿開金衣照日近臣來絲囊已進千
秋録龢座遥稱萬壽盃王子吹笙雙鳳下羲娥攬
轡六龍回衢樽此日霑恩賜散作祥風遍九垓

酬賈郎中

挺生雄俊氣昂昂服事朝家被寵光鸚鵡盃中春
正好鳳凰池上日偏長新裁樂府傳宮體舊着朝
衣帶御香忠孝兩全人所羨只今慈母在高堂

雷江阻風寄沈陽通守周南翁

繫舟江岸隱蒲蘆坐聽篙師制疾徐巨浪偏空龍出沒猛風吹樹鳥讙呼詩題短札難頻寄酒滿長缾已屢沽聞道沙乾宜並馬問君何日室京都

送王仲儀歸婺源

學道山中歲月長中年已見鬢蒼蒼爲延篠勿開松逕困蒿詩書蓄草堂李子不期爭富貴公孫莫厭舉賢良告歸苦值兼旬雨幾度黃流撼石梁

體覆木綿價過樂平境中偶賦

蒼山百里路盤盤遙望連峰劒戟攢斷岸回風纏

古木高崖飛雨雜奔湍石田磽确收成薄巖屋崎嶇結構難度地何如江以北提封百萬有餘寬

點義倉即事

南來受命佐爲州喜遇豐年暫出遊過嶺崎嶇尋道路上山磽确治田疇修藤掛樹龍蛇走怪石攢溪鷹鷲浮賦役已寬詞訴簡素飡無補誤優悠

題楊指揮樂善堂

樂善名堂事可誇兩全忠孝故侯家弦匏入廟思無忝分胄升壇聽不譁窓下唱雞書未卷門前立馬鼓猶檛後人自爾蒙遺德流漲春江詎有涯

次韻張秋泉真人碧桃

道院桃開一樹春往來勾引看花人揮毫欲賦巫山女振佩疑逢洛浦神翠葉臨風搖不定珠葩承露綴如新煌煌更結千年實凡木何由竊比倫

再次韻

一枝如玉照芳春幾度徘徊欲媚人翠袂夜寒愁灑淚珠簾月冷怕傷神劉郎陌上栽仍舊王母池邊實又新不是梨花飄雪樹望中清絕更無倫

江上

合流渾渾古則然中有物怪藏深淵鮫人賣綃出

水底龍女結佩遊堤邊芙蓉覆波顏色好薜荔絡石根株懸此行欲遂極幽險所聞處處多神仙

過安慶城下呈李惟肅判官

山川未到已知名前代英雄幾戰爭水受委輸開巨浸地乘走集建孤城鳥夷僅來修貢楚俗魚鹽樂治生四海晏然當此日斯民何幸際承平

寓長春道院春雨即事呈鄭尊師

南榮相距數尋間潋地春泥隔往還夜雨暗添籬脚水曉雲濃擁樹頭山修篁夾徑宜增植細草侵堦莫設刪世慮紛然無止極敢求大藥駐衰顏

客遊無賴阻重陰院落蕭條徑術深數畝林塘觀
不厭一窓風雨坐相侵靈蚪尚有蟠泥跡老驥寧
無越埧心多謝西家賢太守和招樂飲費千金

題沈君湖山春曉圖詩卷

迤邐沙堤接畫橋東風楊柳暗長條鶯隨玉笛聲
偏巧馬受金羈氣益驕舞榭歌臺臨道路佛宮仙
館入雲霄西湖春色年年好底事詩翁歎寂寥

柬程處士

故人不見十年餘滿鴈南來得素書茶吐槍旗迷
澗谷竹供編簡塞庭除話容煉藥燒金鼎有待橫

經校石渠江上繫舟將發去黄山回首重躊躇

贈合部遇宗師

遠俗超然百慮忘滿園孤坐日偏長高城靜數蓮
花漏客室頻燒柏子香古地神通周世外諸天雄
猛侍階旁雖華義諦無窮盡願見菩提發寶光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六終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七

七言律詩

舟次池陽偕通守周南翁燕表姪陳和卿家席
上贈歌者

故人相見話綢繆三日江干繫客舟高燕未闌明
月上艷歌初轉彩雲留光搖蠟燭寧知夜字寫邊
鴻已報秋底事尊前能盡醉爲伊肯展翠眉愁

簡松江汪知府

君爲郡守屢豐年能使歡聲塞市廛泮水荐游聲
甚美釣金並入聽無偏漁河夜集千家網煮海朝

凝萬竈烟賓客況聞才子盛詠歌宜屬後人傳

壽姚國公

可樂無如父母全既賢既貴又長年金壺賜出青
雲上玉佩朝辭白日邊楚木論春猶五百蟠桃稱
壽必三千似聞黃綺歸來後長向山中作地仙

武當山張真人

張公被髮下山來欲爲神州救旱災感召上天垂
雨露指揮平地起風雷槁苗再發還堪刈枯木重
榮不假栽受詔即思歸舊隱瑣樓玉殿繞崔嵬

奉呈左司張元朴郎中

上相登庸求佽助明公秉德動觀聽旂常大法藏
清廟玉帛彌文篤外廷欲立高名垂宇宙須知雅
量配江濱甑生論事非凡輩盡力還堪備使令

贈惠山聖長老

道人卓錫向名山路絕巖頭未易攀海上潮來風
浩浩洞中雲出雨潺潺松柟直起參天碧苔蘚芳
行匝地斑稽首後人蒙法施有如流水注蒼灣

寄曹雲西

羨君上宅遠紛龐長把絲綸釣大江秔稻色枯雲
慘慘芰荷聲急雨淙淙消磨歲月書千卷傲睨乾

坤酒一缸甫里當年遺跡在不逢那肯豎幡降

送師總管

使節南來龍渥新漢家京尹擇能臣金爐香暖近
丹詔玉陛霜清謁紫宸已用綏威摧酷吏更推仁
政澤齊民知公夙抱經綸志多立功名繼古人

題景德寺雲谷老師宜月軒

月入中庭欲臘遲況逢秋夜特相宜十分陰魄凝
中氣五色祥光濫上規影漬金盃須滿汎風生玉
笛任橫吹老禪心地元虛寂更想高齋獨坐時

送趙伯常

君如寶玉不磨礱吐氣騰騰作白虹外户将迎皆
羨士前途推挽必名公鵷行不獲朝參共燕坐猶
能獻酢同我憶東歸心正切奮飛偏羨挾秋風

重陽日作

客中佳節罷登高獨坐悽然感二毛紫陌泥金秋
泊泊黑山風雨夜嘈嘈幽人修有觀魚樂壯士慚
無汗馬勞得喪古今都一律唯應痛飲讀離騷

贈善畫沈處士

繪畫時賢屢逼真設於城市老間身孰知麋鹿臺
前客解寫麒麟閣上人種樹十年知閱世滋蘭百

本喜逢春詩成有愧丹青引獨使曹劉負絕塵

送藏章師入越

躍馬年年塞北旋春風此日送歸舟山中樹老飛
玄鶴江上莎長卧白鷗欲與謝公同隱逸肯容賀
老獨風流山陰道士如相見沽取村醪醉未休

簡李可度

從來憲府推群英攬轡疏容按百城鵰鶚逢時方
厲疾豺狼避道敢縱橫毋崇實政除民瘼肯假嚴
威駭物情君有美才當進用竚聞雅譽達神京

贈戴縣

推測陰陽術已精研窮問難更通明山中說劍仍
聞道市上懸壺即治生蛇爲啣珠知舉聖犬因舐
鼎驗丹成上醫醫國惟君可行載軺車入帝京

贈王止善

不見故人十年餘況復往來音問踈倏然携離重
何限即此歡會情如初不愁官卑少俸粟第恐年
長廢讀書隨群逐隊秪可厭秋風共釣長江魚

次韻吳生見贈

早入儒林衣鵠袍淋漓杯酒謾稱豪愁來客路烟
沙遠夢斷仙山雪浪高甯望浮家名獨著君平賣

卜志仍操和詩不足酬佳貺孰謂瓊瑤報木桃

贈雲上人

道人庭户閟烟霞誦習儀文願力加萬法莊嚴充
世界一音演說被河沙容光盡日擭松葉履迹長
年沒蘚花解后有言還契合禪思同會結龍華

卜肆宋徵士

古人命卜極精詳符得神龜必寶藏分冐在天兼
赤黒圖書隨地列圓方大函元氣求乖合細則人
爲驗否臧豕食如君知此術耕耘何事覓凶穰

送周用章

君行萬里赴京師凛凛風霜及此時第挾簡編辭
白屋遠承袍笏會丹墀宫花插帽知恩重御酒霑
唇覺醉遲必有三篇作賈傳上陳王道正民彝

送陳堯卿之京師

欲携三策扣天閽萬里程途未易論彈鋏幾年依
客舍曳裾何處覓王門夜闌孤館聽殘漏春入長
河辨舊痕又采似君宜得意要津何患少攀援

登邵氏宜晚樓

曾入明光捧御筵歸來山澤伴儒仙驅馳已出紅
塵表締構還依碧嶂前谿遶軒窓吞宇宙界我梁

棟接雲烟憑高眺望未宜晚屛障横開紫翠連

呈馬昂夫僉院

君爲曹子入京都才望高華世所無秘殿爲郎監
玉篆雄藩作守判銅符科條自可甦民瘼議論還
宜贊聖謨更待西陲功業盛峨峨天柱立坤隅

次韻錢翼之

有聲吳下頗多年長把漁竿釣海邊李賀才名過
杜牧魯公書法繼張顛塵沙撲面驚吾老星宿蟠
胷愧子賢歲晚著書言道妙青青林竹正宜編

賦飛鴻送胡則大

年年客裏見飛鴻成陣成行上碧空杳杳江湖尋故侶蕭蕭蘆葦下新蓑翩翻已出雲霄上飲啄寧來沼沚中今日似君歸去好扁舟一夜起東風

賜宴謝恩

恭承明詔策群英欲為斯民致太平孔孟教人先禮樂申韓操術尚刑名混同已正千年統恒久方觀萬物情勿謂成周多吉士朝陽亦有鳳凰鳴

送劉長卿張伯起二公歸閩中

去來蹤跡固相違避近今朝共載歸欲效驅蛩俱北上復隨鴻鵠向南飛乍離江上芙蓉豔還看山中薜荔衣所羨二君才氣盛俗聞王屑吐霏霏

奉美劉侯

蘇白風流迹未賒賢侯相繼重堪誇史書日覽三千牘民版春登百萬家遊寺已諳松下路乏舟頻醉柳邊沙要知為政多恩澤看取庭前丹桂花

次韻蕭君用

崔嵬出水翠雲浮皋鶴拖舟豈厭遊瀰漫渠河方涉夏蕭條竹樹已迎秋銜杯興盡人先醉舞劍歌長客易愁八月江湖翻渤澥長竿更約與君投

送殷國華之和州

送君行李欲何如楚國蕭條戰伐餘西塞人州連草莽南江風浪入空虛遺民少作先王服故府徒存博士書舊事到今多泯滅好從黎老問從初

遣興

庭樹號蟬日已凉寒雲橫雁夜何長挾書萬里于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西北諸山連朔漠東南衆水隔荊揚淹留不去慚蘇子莫遣貂裘歷雪霜

湖上

秋郊縱步卻驂驔勝事能多許客叅如雪萬家杈早稻未霜千樹着黃柑鼉鳴海上潮先湧猿叫山前霧欲含放浪漁樵元有處使人猶愛住江南

贈沈子成

學琴年少已知名揮弄和柔指法精秋寒乍聞鴻鴈叫朝陽還聽鳳凰鳴幽人隱几中情適壯士投戈宿憤平此日有虞興至治南風一曲觧同聲

偕汪侯宴舟中

中流畫鷁獨翺翔暫勒鳴騶駐岸傍風引錦帆銜野色波隨蘭棹汎晴光草涵宿潤珠璣滑麥漲春雲餅餌香何事乘槎之海上問津從此達天潢

偕鄭尊師飲余氏池亭

池亭翼翼午風凉隔岸田疇積麥香碧水千尋鷗
蕩漾青天萬里鶴翱翔藏書不爲傳孫子學道還
宜應帝王獨行似君何可得結交晚歲獲裘羊
竹所爲余隱君作
奇君負郭定幽居多植脩篁數畝餘結實已期棲
鳳鳥垂綸仍欲釣鯨魚揭竿對户思排戟截筒盈
筐俗寫書清響繁陰皆可愛炎天飛雪滿庭除
贈月桂庵長老
婆娑影滿一輪中普照人間不計功金色光明函
世界玉毫相好現虚空兩時已與羣芳異幽處難

將衆木同萬里青雲方得路遨遊願入廣寒宮
送王仲致舍人歸閩中
鳴騶擁道去翩翩欲謁閩中拜墓田伏虎爲司樵
牧禁蟠螭著代鼎彝鐫上公後世儀文脩冑子乘
家問學專家舍驟與循制度大書史冊必流傳
用左轄郝公詩韻寄曹雲西居士
姓名煒煒冠清流屢世還同貉一丘千木道高寧
仕魏子房身退尚封留靜依杉竹營書室深入菓
荷理釣舟乘興每思陪笑語揚帆萬頃泛清秋
送劉希孟赴曹雲西招
吳郡唯君善鼓琴曾於律吕用情深和聲細潤嘗
遷木奏響清圓鶴在陰素習已能除俗調靜聽真
可禁邪心相知賴有曹居士爲莊從茲過十金
送葉顯仁任衢州録
吾鄉文雅舊彬彬再遇時清喜有人鳳沼已聞孫
象選熊蹯無愧用賢倉指經辯論超周列奉檄光
華及老親姑蔑到家三百里告歸應省莫辭頻
暮春遊西湖北山
愁耳偏工着雨聲好懷長許負山行未辭花事駸
駸盛正喜湖光淡淡晴倦甚客猶勤訪寺幽棲吾

欲厭歸城綠疇桑麥盤櫻筍因憶離家恰歲更
題夏氏濟饑詩卷
木饑火旱際荒年百姓流離狀可憐往往富人心
似鐵嬰孁餓殍口生烟此時顆粒無沾丐是歲鄉
都少棄損天道神明加鑒在宜令夏氏子孫賢
謝曹雲西翁
聽鶴亭西處士家中園萬本值秋華擣鈕歲歲根
株茂載酒時時興趣嘉已散白英凝曉露更敷紅
艷照晨霞新題料得篇章富肯示同遊細細誇
題沈氏東陽義塾

並海蒼涼建學宮雲端百里現青紅東南多士題
詩徧西北諸儒坐席通來道每加操守力明經深
著討論功流傳後世光篆盛事與南京盛氏同

謝曹雲西寄菊花

君種菊花兼五色能令秋日勝春時香浮琖斝和
金屑光射園林列錦帷遠水波寒疑傍淡嚴霜節
屆厭離披淵明去後踰千載猶有斯人把一枝

寄無錫倅劉椎飛張景亮二史君

閥閱俱高負美名共分符竹守江城帆檣寄送遥
天影鐘鼓遞傳動地聲木落西山愁歲晏禾登南

畝慶秋成知君佐政多恩惠側耳邦人頌太平

次韻羅雲叔雪中見寄

目前坑塹已平填此日封姨彼弄權略彴未通溪
上路轒轀方陷漠南天寒侵兔猶愁山鬼凍合龍
宮偏水仙堪羨廣文才力壯詩成並和轉清妍

贈張相師

縉紳往往識名流歲晏猶爲汗漫遊自許唐生知
蔡澤欲干李布禮曹丘囊詩價重驪珠玉匣劍於
寒射斗牛筆殺諸公爭致士江湖何事更淹留

次韻汪復心主簿

秋霜厭露似相陵喚父呼兒乍肯譍厭采黃花延
醉客喜栽栢子待禪僧驂各蓬閣期君可又困塵
沙歎我曾二子說聞俱好學鵬程萬里羨飛騰

送方天瑞鈎臺山長

富春江上鈎臺高傍築書堂處後塵要爲鄉閭施
教化更因山水暢風騷驥驤從春寒嫌薄朱墨研
磨胥憚勞至日菊花黃滿地林漓觴酒任君操

高沙朱山甫挽詩

何勞閱市稅魚鷄歸去山中樂舊棲瘦杖穿雲登
峻嶺小舟乘月泛清溪無僧扣竹茶仍煮有客尋

花酒亦携江海風流今已矣孤墳愁見草萋萋

送高子盤初菴山長

文行繇來著本根芳非何異殖蘭蓀諸公籍籍多
相許凡子區區不足論書館已能更士習翰林儕
可代王言明年復應求賢詔必擢高科奉帝軒

題張氏順堂

厥宗好德繇先世門內曾無害氣侵春鯉上盤瑚
白玉夏蠶登箔鑄黃金兒長愷悌求書帙女大妖
妍弄繡針彼美堂名從此得因應長句爲君吟

遣興

庸人往往慍吾曹汨沒空嗟命不遭死後欲留千
載譽生前須作萬人豪倦遊閒塞身將老悵望雲
天興浸高却恨素無田二頃欲乘春雨耕東皐

用左轄郝公詩韻贈雲西居士

羨君秘學治玄玄黃老遺文有自傳不與死駒爭
萬里漫隨遼鶴數千年措編每欲論今古中酒何
勞問聖賢甫里似聞秔稻熟舉家還泛五湖船

題胡伯衡飛雲圖

未應時命固相違千里遨遊久不歸已占龍頭承
紫詔更斬馬首賜朱衣塵沙客路牽秋夢泉石家

鄉入夢稀日夜思親心更切滄浪悵望白雲飛

元日早朝次韻李良史

掖垣迢遞到城回魏闕嵯峨此日開赤帝會應
仗引朱輪爭道曉鐘催三泉忽報藏金甲萬歲徒
聞獻玉盃樂奏象箾從此畢小臣思見鳳凰來

歸至丹陽宿逆旅主人夢作燕子詩

燕子歸來意何當羽毛初刷仍煌煌孔鸞相望不
我與鷹隼有知那汝傷晴雲淑郁鳴上下春院芳
華飛頡頏莫言帝力遠微物長教曾聞與彼商

送吳真人

具嚴威命領祠官歷杞名山不厭難上帝乘龍遊
下土真人騎鶴降虛壇已刊白玉爲封檢更鑄黃
金作祭冠國壽延洪千萬歲願祈穀熟小民安
子紹重黎有大功父宜封建至三公絲綸詔下皇
恩重黼黻衣成古禮崇視草不聞辭玉府獻桃曾
見到珠宫　有闕文　便與彭籛得壽同

題貢氏秀野堂

貢氏諸郎皆好學南湖舊有讀書堂波濤已逐鯤
鯨化霧雨猶聞虎豹藏隴上麥禾春娓娓谷中杉
桂曉蒼蒼君卿雅有當時望八十能來佐漢皇

次韻張仲實除日聞鵲

奕世侯門能戴德微如烏鵲到今馴雕簷曉日鳴
聲好綠樹春風鼓翼頻雲漢有愁天欲近昆岡見
抵俗難親主人定有除書至喜爾先知及上春

吳山曉眺

山椒疊構四垂寬上相旌旗會覽觀傍近江湖天
廣大上連星斗地清寒龍宮永鎖函書閟鳳嶺童
嗟荒樹殘此際獨無雲靄日正宜翹首望長安

次克明韻贈劉時中

循行郡國帝遲遲宣布新條及盛時民俗要令無

狗盜人才今喜得牛竪窓間夜雨䥫銀燭門外春雲壓彩旗左右湖山都未覺好分餘力治文辭

潮

潮頭初起壯何如如阜如岡乍有無高浪馮天龍出沒疾風吹樹鳥讙呼陰陽莫測機相軋朝夕初生信不渝海石向來誇水德已應傾倒盡歸墟

次韻袁德平苦雨

二月雨霖無乃旱園林誰復辨青紅浪花汩汩還登岸雲葉翻翻又亂空水落幾時通鳥道堅流稿驕塞龍宮只今海上无空闊頭踏浮槎逐釣翁

遣興

門前高柳綠紛紛蘸露晴烟畫不分雨砌芳菲晴後見風窓言語靜中聞桐花可作鳳凰食竹葉還成虎豹文但使此心無外慕上居何日絶人羣

雪

急霰中宵響凡膝寒光未曉入窓稜橫飛朔野威風壯盡壓西山氣勢增蟻酒佐歡唯弟共貂裘緩獨豈吾能如今何處堪游目萬嶺浮圖寂一層

夏夜對月

暑天煩倦唯酣寢海氣吞樓起宿痾簟報新秋涼意早窓開永夜月明多不眠孤鶴損驚叫好事流螢屢見過安得泛舟江海上坐觀冰鏡落滄波

送方仲永爲重慶路校官

君有英才世罕徒矯然如鶴在天衢長懷道藝干明主却恨衣冠累鉅儒愁裏論心相慰藉醉中發興共歌呼此行萬里官西蜀有問長因竹使符

次韻劉時中見寄

泥塗雲漢固難謀亦有元龍百尺樓籍籍圖書聊自適茫茫江海與誰游但聞燕市能求馬肯向秦川輒飯牛富貴不才名盡滅未應摧沮恨淹留

遣懷

往歲銜杯意氣疎頹隨童子誦詩書又荒靖節松三徑獨守楊雄宅一區春圃花殘收夏果海門潮落買江魚如今也足成吾趣何事王門作曳裾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七終

翰林楊仲弘詩卷第八

五言絶句

題高尚書竹石

矯龍疑蒼筠踞虎肖白石倘乗風雲會變化那可測

趙浚儀公竹石

老竹倚危石比德猶弟兄凌競度霜雪然後大節明

王晋卿古木

走根坼裂石曲幹漸清漣雷電忽交作化龍起重淵

墨蘭

謂香辭追求曰色却媚姿孰德非固然何用結爲佩

墨蕙

與蘭大相似多花花蕤蕤在古象何人孤竹君二子

題松雪翁墨竹

衛蘭倚修竹寂寞生幽谷比德如夷齊於此受命獨

側石狀奇峭横竹枝扶踈猗蘭復參立信哉德不孤

題墨竹四首爲鄭尊師作

歛霧初泠泠沐雨還旆旆相從米真遊可作晤語對

蔽日訝無影踈風疑有聲移根來室中尚假筆墨精

虚心可遊世直道難事人伯夷聖之清信哉德有隣

風味既澹泊顔色不娬媚孤生崖谷間有此凌雲氣

畫竹二首

縠雯含春霧琅玕振曉風清聲來枕上秀色入簾中

萌芽成虎豹變節作蛟龍正直唯吾與清修必子從

七言絶句

客中即事

漸覺星星兩鬢皤推愁不去柰愁何客中忘却春光度驚見前林嫩竹多

終朝矻矻坐書帷春去春來總不知恠得山禽如有意隔窗撩亂踏花枝

幾日懸懸雨不休客窓孤迥使人愁杜鵑啼切知

何處坐對雲山萬木稠

美木千章遶故宮如烟如霧塞虚空路衝南北山岡斷披拂能來萬里風

遠望潮頭出海來立衝西岸復東回鴟夷萬古冤深根如此波濤亦壯哉

悼倡妓

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青春過着歸來燕銜入當年王謝家

金沙灘上觀音面刼火光中幻化身抛取摩尼却歸去天衣元不汚風塵

一種腰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
王夢行雨行雲若箇邊

種柳圖

連山斷岸古今同彷彿垂絲入望中為問江邊栝
柳樹飛花幾度亂春風

趙松雪畫蘭竹石

石上蘭苕已蔚然竹枝相間復娟娟正如王謝佳
公子文采風流並世傳

謾題

都門幾度見秋風楓桕連山樹樹紅江海此時回

首望黃花滿地酒樽空

贈陳相士

英豪無處覓知音奔走塵埃嘆陸沉他日預言當
富貴相逢何惜贈千金
江湖茫茫眼欲空尋常貴賤相多同低頭強與時
人語蹤迹徒勞逐轉蓬

棘林圖

村北村南隔暮雲滿林黃葉亂紛紛楚江回首三
千里過雁如今不可聞

沙雁

漠漠寒烟樹影微一行沙雁背人飛江南江北秋
將盡客子如今猶未歸

題應中父所藏陳仲美山水小景

層巒疊嶂倚晴空松檜相連秀色同下有幽人茆
屋在浩歌宜屬紫芝翁

扇上竹

種竹何須種萬竿一枝分影亦檀欒秋宵更受風
披拂聽取清聲入夢寒

題高尚書墨竹

尚書墨畫名天下戲掃脩篁筆更奇何異補陀巖

石上雪霜摧折有殘枝

聽琴圖

懸來六律妙難知聖德猶然亦有師欲向琴中求
至理想從虞舜五絃推

讀碑圖

老聰自負知無窮文章兼求事事通獨忌楊侯才
勝已陷身令入網羅中

水仙花

花似金盃薦玉盤炯然光照一庭寒世間復有雲
梯子獻與嫦娥月裏看

題雪竹圖

飽經霜雪性堅強拔起危梢百尺長大節挺然雖
屈撓渾如宋璟立班行

題風竹圖

屋後屋前皆種竹中宵無奈朔風獅似雉卅檣滄
江上裂岸崩崖聽怒濤

題息齋竹

老節巖巖若自持脩然分影覆堦墀此君不受纖
塵汚更看清朝雨過時

雷泉

石崖深處有潛龍奮起春雷不見蹤自此白雲山
下路流泉一道瀉虛淙

次韻康子山舍人

蕪荀風雨氣寒涼院落幽深草木長却喜今生多
夏果碧苞丹實滿林香

欲賞秋花色已涼碧雲散盡楚天長姮娥舊種無
多樹何故人間有此香

題鍾呂傳道圖

濟世曾聞有大才超然脫屣去塵埃劍光直與參
何在上下乘龍戲九垓

到京師

城雪初消薺菜生角門深巷少人行柳梢聽得黃
鸝語此是春來第一聲

送人

客路逢春雪乍消眼前愁思轉相撩垂楊染作黃
金色舞遍東風萬萬條

金滿河上始通流海子橋邊繫客舟却到江南春
水漲拍天波浪泛輕鷗

畫竹石

竹前恠石起參差雙竹叢深使客疑如過瀟湘江
上路鷓鴣啼罷日西時

息齋道人能畫竹攪結造化歸毫端偶從紙上得
一箇大勝渭川栽萬竿

宿浚儀公湖亭四首

夜宿湖亭水氣涼四更風露濕衣裳空濛霧重前
山暗屋角斜明是月光

兩兩三三白鳥飛背人斜去落漁磯雨餘不遣濃
雲散猶向前山擁翠微

幾年鄉夢隔江湖此日登臨興不孤小艇欲行無
遠近不愁歸醉要人扶

能文亦有張公子徃歲俄加道士衣載酒白雲山
下路擬將毫翰與同揮
題十二紅卷子
碧桃枝上有珍禽調舌交交聽好音盡曲江南春
意思明年携酒共追尋
題巨然秋山
山石嵯峨樹老蒼筆端描邈辨毫芒從來名下無
虛士可與荆關作鴈行
題鄭子真畫像
外姓爭權國必危若人有道獨前知倘緣辟召登

朝着忍見他年漢鼎移
躬耕谷口雜編氓寧肯懷金媚賊臣楊子解言如
許事不知執戟是何人
次韻陳又新真人北上
驛騎翩翩秪整歸壽觴捧罷戀慈闈秋風萬里關
河道回首那堪翔鴈飛
贈高如山
江行矚望多奇絕壁壑重崖翠倚空此日如山相
避近皓然秋鬢一衰翁
題畫兎呈馬伯庸學士

姮娥乞與長生藥自可騰空入月中竊食草間多
利害飢鷹奮擊待秋風
喜晴
樓外斜陽放晚晴街衢前後聽歡聲迴舟更倚南
風順千里青山照眼明
題廣寒龍先生詩卷
匡廬山下有仙翁壽與乾坤配始終記得當年羽
衣曲此身曾入廣寒宮
人事休祥靡不知道高曾作帝王師龍顏大悅承
天寵長記麻衣上殿時

古來聞有列仙儒栖宿巖巒道味腴度世直須功
行滿乘龍飛去侍清都
題倪御史墨帖
官府移文存大略僧家常住守清規秪令半奉齋
人食嘆息浮屠亦少衰
唐季朝衙亦漫加長憂寇盜亂如麻子孫奕葉猶
昌熾知是當年積善家
紀夢
四面青山擁翠微樓臺相向闢天扉夜闌每作遊
仙夢月滿瑤田萬鶴飛

紛紛鸞鶴滿虛空耳畔如聞度海風直上雲霄千
萬里此身飛入紫微宮
題溫日觀葡萄
老禪嗜酒醉不醒強生虛捫寫清影興來擲筆意
茫然落葉滿庭秋月冷
醉中捉筆兩眼花倚簷架手欹復斜翠藤盤屈那
可辨但見滿紙生龍蛇
題墨竹
巘谷陰寒石如鐵二龍偃立露骨節春雷動地萬
物活畏汝飛騰衝石裂

攢青聚綠生巖幽海濤聲引風颼颼年年三伏林
下卧白晝凛凛如深秋
用韻送德陽入越爲督捋
從來浪迹信流槎始至山陰便作家不與淮王援
桂樹應隨越女採荷花
輕霞薄霧話朝晴岸柳江梅看樹明更向若耶溪
上聽傍人歌唱盡春聲
次韻子正雪中雜興
天公何事又飛花欲以文章起作家坐想玉堂風
味在赤銅官鼎試春茶

傳說曾城玉爲樹千樹萬樹遶仙家又須天上春
風早想見飄零如此花
姑射仙人玉佩裳間流天地有輝光但令穀熟不
疵癘未受人間黍稷香
寂寞寒儒半畝宮堆瓊積玉未爲窮向來得此成
奇觀一任衝門動健風
題子行所藏魚藻圖
畫出儵魚戲綠猗羣分小白更相隨主人真得蒙
莊趣視此洋洋樂可知
題宣和畫爵

蕞然微命出蓬蒿飛躍無踰數仞高阿閣鳳凰行
○此畫渠能使聖躬勞
一爵翩然飛且鳴翎毛嘴爪若天成登陽一往無
消息猶得人間著書名
次韻雪
若有神人爲散花往來揮灑任橫斜乘龍忽忽行
天上何不斯須過我家
初上衣裾細細花老松俄頃半枝斜高林窮谷無
行徑敗壁頹簷有住家
研光帽子舞山花吹落曾城萬仞斜安得飈輪爲

我駕一時飛到列仙家

題曾氏墳山詩

漫漫平田一望中前山突起勢穹崇千年留得孤
墳在稱為州人敬貴公

題三生圖

一生會歷萬生多貴賤賢愚變幾何更向此身存
業識茫茫大刼詎消磨

雲林雨霽圖為瞿澤民賦

麗澤乘時灑八荒歸雲杉杪尚徜徉齊民亦有豐
年望豈但陳陳問太倉

山谷帖

古來君子重親親欣戚相於此意真再拜先賢遺
墨在弟兄關閱是何人

趙承旨帖

書名世仰凌儀公望重朝廷品秩隆今日後生思
倣傚臨池須費十年功

陽關圖

咸陽西距玉門關萬里征人憚往還此別尊前須
盡醉相逢俱是鬢毛斑

春山圖

春山流水暗消消發歛朝雲與暮烟更甚奇峰千
萬仞不愁無處學神仙

集虛

虛室還能致吉祥唯應六鑿互相攘百神受命皆
來舍豈假乘雲入帝鄉

偶題

巨木埋根數百年蔚然蒼翠上參天不歸宮闕充
梁棟也作龍舟濟大川

海上雲來徧地陰波間漏日瀉黃金水車徐踏傷
淫潦無奈連天雨正深

畫枇杷

四月江南盧橘熟離離佳實滿枝黃丹青偶向圖
中見渴吻猶思配一觴

偶題

藏名匿迹黃塵中日抱書案心宜蒙墻頭花變兩
三色又是一年看春風

清溪

霧擁春郊白晝昏清溪路斷客銷魂更憐把釣衝
風雨欲與漁翁共一樽

喜晴

簷外喧喧雀報晴夕陽猶照小窗明迴舟更倚南風順要聽田家打麥聲

題沙總管屏風

驚濤奔衝山震動靈液滲灑樹滋長襲肌或怯寒吹搖入耳如聞怒雷響

畫馬

天家狙狡骨骼奇朝飲暮秣必以時世無造父能駕馭直欲弄影舞瑤池

翰林楊仲弘詩卷之八終

檜亭稿九卷

（元）丁復撰

清鈔本

檜亭集九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丁復撰。復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游京師、與楊載范梈同被薦、而復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閒。凡三徙居、晚乃僑寓於金陵之城北。平生所作不下數千篇、脫稾卽棄去、故多所散佚。其壻饒介之及其門人李謹之各據所得、蒐輯成帙。介之所編稱集、謹之所編稱續集、今皆未見其本。此本乃至正十年南臺監察御史張惟遠合二集編爲九卷。刊於集慶學舍者。其稱檜亭、蓋以所居有雙檜、復日哦詩其下、因以爲名。集中有次韻介之雙檜亭詩、卽其地也。復詩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氣橫溢、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勝者、幾乎近之。偶桓乾坤淸氣集多錄其詩、如餞趙公子送王伯庸郭生生子諸詩、字句或有小異、殆由傳本各殊。又蘭坡上人之金陵因寄憲府張使君諸詩、此集不載。則遺稾散落人閒、饒介之等偶然未見者矣。

檜亭詩稾序

天台丁君仲容之詩曰檜亭稾者因其所居而目之也君三徙居寓於金陵之城北地既深僻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茂若雲客至歎坐亭上日倘然以爲樂璿錢氏介之方集君詩得若干首爲一編故題其稾檜亭云君博學才敏爲詩精思奇健格超而趣遠自近世以來行及余所見四方之士及所聞以能詩自名者皆莫與爲比所造益高傑出於一時而視古人深入其閫奧余嘗評君有三異於他文未嘗不善而獨爲詩詩未嘗刻意而語輙過人人未嘗不服以爲工而一不有所樹平生倡和題詠與夫言志感興而作無慮數千篇性坦率不自貴重愛惜篇成輙棄稾不復畜故雖傳誦於人而散逸眾甚介之始爲之裒輯自四五七言古律絕句諸體粗備彙分而別列隨其所得而附之左方財十之一二昔昌黎之文妙天下非李漢叙録之勤殆不能無泯沒使是詩也得傳於後世則介之之功豈下於李漢哉余識君於二十年之前當是詩見之詩酷類太白雜而寘之集中見者不復能辨今其體稍變將自爲一家惜乎介之不早登其門而盡録也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季冬廿有八日中山李桓謹書

論詩至於宋南渡於與詩逆其末年士之　世居永嘉臨海二州乃始復爲詩力追古人其閭里子弟抑熟長老先生唫咏呻唫之遺習皆善屬知

國初以來臨海爲詩數十家其佳曰閬風舒岳山南天遊素心瞿泉其後又有張子先陳剛中楊景嘉戴皆自封殺足以名世閬風詩嚴懸至滿千什然皆以位卑莫傳余頃家居有持瀛海篇視我顏慘閱曰丁復讀之令人欲飛余曰必臨海之產也果然後至建業見仲容仲容已五十餘觀其詩皆已絕去生徑操盛精悍猶之宛馬不蹊不齧不羈而日行千里眾馬雖十駕不能趨也仲容拓落不耦莫爲知己獨鳴之聲詩以自陶寫其芫結之氣發睨世之學士後生跳踏翰墨之場縮手袖閒而去之時時危坐而飲酒沃沫悲思吐啖新語鼓步出其奇不復備治一讀而盡地其子塔既吟頗爲蒐去忍以成什他日請曰鄉閭長老先生用位卑詩弗傳徒令世惋惜今且爲刻之願一論次余行四方見詩人之趾爲陳言而務力爲奇者有自好之意至臨海閭里子弟造次出之留不見其困而吾仲容又其最也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柳耳目哉仲容既老買宅建業之城北爲戶故有兩檜對酹倚對而悟悟因自名其什曰檜亭詩云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月辛丑永嘉

李孝光季和甫在建業城東青溪觀題

夫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或不遇於時時不能用則不足
以盡其才故有志之士淳湮沒草萊雖不見知於當世而
不悔也天台丁君仲容父少負逸才去游
京師薦者以君與楊仲弘范德機皆可為太史氏當此之
時天下寧謐休息兵革而仁宗方尊尚儒學化成風俗
本朝極盛之時然當國者思除翰林楚庭之士君察其機不
俟報可翩然去之延絕黃河起梁楚過宋魯觀沅湘陟廬
阜浮大江而下遂家金陵於是三十年君之文望而趣高
可以制作誥命宣
天子仁惠元元之意於四方萬里而乃使淪回羇旅浮湛
里巷皤皤乎老矣茲其可惜也夫君安於所遇胸次蕭踈
遠山僻遠民得酒輙飲醉則作為歌詩引筆即就高情隊
思間見橫發君既以此寓其所樂久之散落無復收拾某
將綰介介之詩而成編以余忝昔為忘年之交俾序識之
嗟乎此其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不遇於時者君子有以
悲其志矣至正四年四月戊寅臨川危素序於錢塘驛舍

檜亭續集序

檜亭先生丁君仲容父生平有隱君子之趣而以詩著名晚歲盤桓于冶城龍河之間灌園自樂四方之士日載酒從之游而求其為詩故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極意若不經意而語律高絶飲至半酣詩愈益奇一飲或詩累數章詩成而先生亦頹然醉矣然往〻即書卷上未嘗起草故詩雖至多而橐皆不存自其壯時亦已若此其猶饒君介之稍〻為之訪求得百餘篇而猶遺落太甚從之游者李君謹之深以為惜益加蒐羅旁及隱遠久之凡得若干篇皆饒集之所未嘗有者噫亦屢矣先生之詩其僅完於此乎向非謹之好之篤而求之至安能若是之僅完哉噫予向嘗與先生論詩先生　不甚自矜衒予頗心敬先生詩今見其完能不為之喜邪昔王介甫在鄞得杜工部詩舊集所遺落者自洗兵馬以下二百餘篇為之序曰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觀其喜為何如然則予於謹之所集蓋不能以不喜也今先生之詩將刻而傳之予謂謹之或為後編或附饒集無不可卒先生之詩完見於今足矣雖然謹之〻屢予則不可以不書使後之觀檜亭集者庶以知謹之之於是而能用其情也至正十年歲在庚寅秋八月朔旦上元楊翮序

檜亭稾目録

古詩
卷之一
四言
前集一首　續集四首
卷之二
五言
前集十八首　續集三十五首
卷之三
七言
前集十四首　續集十九首
近詩
卷之四
五言長律
前集一首　續集三首
卷之五
五言八句
前集廿三首　續集四首
卷之六
五言絶句

前集十四首　續集五首

卷之七

七言長律

續集四首

卷之八

七言八句

前集四十首　續集五十四首

卷之九

七言絕句六言府

前集三十首　續集四十七首

檜亭稾

天台丁復仲容父

古詩

四言

有鳥　前集

有鳥有鳥鳴聲嗲々自東有居則西于巢有翮者翼戴戢
戢翅容往寓西中心搖々有鳥有鳥鳴聲孔悲生此東隅
息彼西枝有翮若翼逝將奮飛我行遲々莫知所依維東
有山嶺路其岐維西有江湍流其支伊此之懷復彼之思
莫知所之我心孔哀吾我來思孫來技今我何為綿絡
有淒譬彼行騾有縶其馳言提其紱載泣歔欷相彼鳴翠
匪紲伊絲衆于金人豈莫我知聖哉弗濟伊命也而命也
如茲我行其隨

衆羽送劉士幹知事赴湖廣省掾　續集

衆羽之差々彼翰而矯衆趾之雝々我獨于葵未奏而往
我徒于進彼濤洶々則匯于江彼陸康莊郎念而執我關
蹐々我視于育尓軍于驅疲馬其駒尓行徐々於余焉居
我有旨酒聊樂與娛

維山送章子然調淛東秦差

維山其阻維水沮洳亂來吾蘇使君之車則有波使車

無反沮洳有衍伊澤斯遠維澤伊何孔碩洋々我攸樂康
使車彭々維駿在隅弗疾其軀彼華紆徐維章子之禓維
山斯屺維水有滸章禓楚々寔獲我所楚々者不爾々者
儀亦永其依我逸以敖娛

原存為葉博士作

道一而二闔闢因還訛職為之有極益先繼善成性吾斯
以立作息出入若主有室洞靈湛虛吾斯其居物備用周
靡究弗初或奎于躋或狂弗守物々之糅斯蹐斯有若隙
之多其明斷々由壙而充無遠弗暨如鏡之臺不遠于拭
如泉之家不流以力果々出日瞳々其蒙何有何亡于劘
用深交萬吾前窮日有積廓然太清上下森植勿欺以謙
曰誠其意心身家國正脩齊治昌維其功吾欺有存戒慎
恐懼于弗睹聞何幾之術載者于牖屋漏亦惕翊始于伏
恒爲存々罔出匪門性爲反爲飢為先民

題墨蘭

鳳凰可羅麒麟可羈我幻代佩我心傷悲

檜亭稾　前集

天台丁復仲容父

古詩

五言

瀛海篇贈呂鍊師

我本瀛海人謫落九州土三山不得歸六鼇竟何所凝精
朕霄霧往々呼安期扶予戴霞帔惠此白日馳客有金庭
仙玉霄佳雲月近從霸溪來霜航卷滇渤寒衣拂天姥跳
踏青芙蓉義和擢僊指夜寒笞六龍金烏飛上天露草忽
已晞奈何林靈境忍使人民非朝暮四明霞夕涉會稽道
鄭弘樵不春賀監亦已老晉濤吼奔雷逆折生回風鸞素
子府鶴語梅花宮清湖自歌舞顏髮凋青紅丹碧光
瀉劍影洞庭冰霜落山橘寒遠過吳王墨吳王酒不醒館
娃骨已冰廻你憶張果亦捷弄芳盈玉妃發春晒々折雙
瓊花寄贈兩女兒相逢學丹砂翩然不肯留浪迹金陵市
長歌六帝秋蕭々開芳耳青袖風明月閱我丹井南握手
綠雲表語別愁何堪往年去天台樂草選奇篇彼之溪上
人泣向西風斷瓊臺天上遙銀橋雲中浸萬股一丈竹鱗
鬚生倏忽飈血劃留遊輪轅不相將尺地不可縮況茲道
路長故人衡湖居穩約赤城下緣崖頓靈迹弄泉漱清瀉

今聞綰漢峽好作常州收與公賦金陵名山阻高獨東行
郎相討自稱田道人榴皮醉　星晚過東林春海圖慎勿
視但恐馳其神

甘西昨日足

甘西昨日足今日豈不游文濟散清沿綠樹未驚秋出出
西郭門浩浩江漢流危檣隨川浦乃有遠人舟江紐赴海
漕驚沙無定廻號呼走群吏肉食懷鄣璞及時不歸耕卒
歲何用周情情綠髮子還家多白頭為崇極淵序瑞用者
求

東海有蟠桃

東海有蟠桃結根何歲年花開不關春霜露不繁天仙種
靈異未知封所緣我欲往問之代無絕世賢適來王母
至遂奉武皇筵驕主好自誕後來信謂然愚皆諒多感瑁
者當不傳

題小兒高馬圖

綠　良家子文鱗宛國駒神宇擢秀彩駿骨蓄英暖姝齡
敖茲路遐陟通云初迅發騁窮遊若覩無襄匡嬰之天秋
御加以寸箠驅百年雖蹀息萬里亦須臾朝晴若大津夕
秣昆侖虛往駕詎可追至者吾其從勿云視華甿市里圖
盤娛時去壯齒謝日暮我馬瘏終慚作圖意攬此徒永吁

送趙有章教諭滿還郎步

昔在秋浦還我行淺浩湫尋君郎川宅相逢武林道君顏
日方渥我髮初未皓及茲陵陽見顏髮非昔好故心無茂
交論詩有深造良嘉正云云遠別何草草長恐重見日復
此同衰老相知在久要各用路中抱中把何以路志士懷
其東丈興諒斯際道在誰無備藉藉庚化秩秩鄒魯風
菁莪教樂育許未有遺功持莛從所濟誰謂行未通我生
胡不遇亦云適其逢頻優千載人趣異心乃同晶哉永備
庶言王爾躬

竹山

離離鳳食餘錦互鱗豐君子懷靜儀虛負媚眷寒雲崖
潛穎崇苞鬪幽盤互隣從蔣翊永結求羊歡

同縣尹張志道徵士黃觀復陰秀才燕集六縣校
官棠神庵池上分韻已而互相為和

分得碧字

江水秋未清林擇年能碧相忘敬以生辛老談笑劇以君
久寒壇且滿暫服席同心勿辭飲況有陶彭澤

次韻殿字

堂堂漢林客籍籍金鑾殿一官歙州最再調淮縣見謂張張
以丙科授黃巖州判
再授淮東六合縣尹人生逐日老世事浮雲變亦有古宮

臺凄凉入荒句
次韻下字
王日不注官從天得長假年衰豈能高老坐不許不新秋
席為辰欲夕尊未罷雖揮魯陽戈請駐羲和駕
次韻秋字
白簡劾霜雪黃郎留春秋時黃以茂林受駐御史為奇才不世用 韻
失時流下墣就孫剃臺安得留應慢臨鸞侶猶悅鳳凰
樓
次韻陰字
喜把手中酒醉捫頭上簪題詩共五客學節得諸陰秀謂陰
也
綺席黃霞散銀餅黃玉斟相看十年面應見
小集江東精舍 園遊劇飲至醉明日次韻呈晉
仲教授子 蕃遠二學正
良會難云屢芳辰欲如流餘英謝丹萼新柯楊綠柔吾儕
阻飛騫此復同海留書期命求羊更序追歡 羅墉閣堂
連鏞鑄啓園幽炬燄循方行壺攜態 女墻蕩遊詩喆
景舒明脩盼秋亂前次談緒纏中 鋪虛從斷歌爵過及
初酌壇雄感特代城烏瞻蝗接今歡不可永後集重為謀
天地苟有盡樂亦竟何愁
次韻鄭復初錄事秋夜三首
接々秋夜長時蟲號四壁出 天宇高仰見河漢白在世
亦有道胡乃自偪側寸心爭中居萬物終我後鷄鳴夢
茫不知雖舜跖
涼々秋夜深露白沾重衣志士不在飽詎復懷鍾饑啼姑怨
寒蟲煥景淒已徹屈父從遺刜宋玉有餘悲刜致諒以道
爾亦安爾為
寒々秋夜高時物得其心榮華無終玩衰悴適相尋微月
流西極東漢迢幽陰客為東商奏弦促夏思深彈置各就
森己亡人與琴
董貞婦
靈風懷遠音柏枝傷早枯孤凰栖故林哀鳴哺其雛妾身
固有死豈不有舅姑剃來陌上桑暮碎閨中纑黍繰緝絲
績紡織充帑襦家尊足纖溫妾衣白含孤辣怡甜審寒燠歲
進備衾餘肥生事一以盡舜祭無遺喻桓々坊董宗邑々鞠
子勁護々賢着徒臻々聖人徒不爭妾有身不幸妾有夫
有夫不終老有身徒遑々所幸妾有子不顧表門閭旌旌
不為施素髮今被 妾身亦有死妾今知免夫
送蔡古學正朱伯新
國朝右字學海寓同書文涣々播綸綍皇々翻典墳玉堂
列高署金閨集名群炳蔚出雕雲霧龍雲啟々騰上

舜班ゝ若奇歎朱君海邦彥蔵敎秦淮清訛利盡聚燼譯
辮劇毫分氏路每　使軺亦要勤將命在不辱治錄貴
無替馳驅易險遠剸劃輕紛紜冀之州郡間詎能案牘發
況近風紀崇兼有霜臺閒長兄已騰擧況公亦榻吝爲行
在齋溪鶴髮感榆枌倚門念切ゝ謁府語云ゝ戊冬既過
期行李不待曉為友諒茲久飲醇方自顧執手遠將別中
心弟如焚瞬我金陵酒來彼青諸芹彼芹既芳潔我酒復
盈盞與予共斟酌用尔遣愁懟予生同里閈獨學愧河汾
少小孩解事動輒期致君道源窮夕汲藝圃肆朝耘應將
延郭隗不願學絲墨棗ゝ一帯布爾ゝ來穠華區ゝ阻壞

闡翊ゝ走佚義御史才見擧相臣矜方靠不視替內草堂
愧窓中芸況復正端委奄忽就鉛析玄統須在冠黃練不
爲韜翩然轉雲夢溯彼兩靈零洋浮乃楚實挑夭逢問黃
滁倒歲茲夜焰熾日自盼秋滿感衰質凍刴怨積紋戰兢
懷俯仰俛勉戒寫很鄉評抱青瞽望拜望未情不知飾簋
簋方期賭玄纁表兢瘦鴻雁啓貪毒飄然層及且竟韻清
念每違昕承願東鏽鳳長壽文康齒

贈急觀

涑雨洗餘霎值別龍河上借酒緣公房持觴竟流觴龍河
水南注西遂秦淮流海潮却南上送客再行舟向來撫州

門永懷臨川彥大兄金陵遊市西忽相見問名未識面各
後十五年為雖兩何如絲髮漸華顛前年水門餞金臺煩
寄詩還布九成奏長憶五彩儀同旅子長志浩瀚太史筆
台對會有時歸來定何日令弟惠遠行客食曹公魚既領
臺官薦還持府掾書時年不相持日夕縣屢通以如見阿
兄每得樹老我庭樹長年青池草亦春碧自可綏羈除胡
然勤離色在古有貧仕居卑且娛親不聞刀筆起竟是廟
堂人徇道獨所樹知拜家不可老夫終荷鋤下車灌園者

題洪範圖　續集

洪荒世遐遠混沌日以鑿皇天若有憂聖人茲乃作貽訓
本無言靈物惟祈託龍馬既出河神龜復于洛天道諒難
布人文遂斯昀叢圖闢深閎禹書啓重　八卦本惟徐九
疇緣在絡羲倫攸敘序後嗣冥祖猶穀后有褒德箕父且
狂奴朝歌一倒戈孫京已旋車宗器致微子祀事綿宗都
而此疑者天顧可泯然歟是以洪範陳圖與正義俱叙懷
皇極建永為萬世圖亦予仁之行曷教議其餘吳與念此
執悲社慨新壞社今輪墨珍豈止觀覽娛惟應玩竟表政
在稜毫初

贈縫人

九官各讓德不聞陶虞時祿福命后稷與契洛伯發掌敎

國在契職工乃為無益便事山澤讓朱虎熊羆咨爾慎恤
刑所以佐治之禹獨明五服采色在彰施山龍七政繪藻
火粉米絺由之自軒轅製衣開易弁皮爵昱億兆歲所以資
禮儀家議正命康無拱安無為天下盛觀感於變風乃至
周官備縫人至意良在茲玄紞與紘綖王后夫人宜自紆
婦以下朝祭迨衆差後夫以藝事而乃別賤卑 國初具
六官百工相師々金玉雖異局銜秩並三司子孫世其官
庭階足蘭芝彬々童者中頗愧老書詩書詎豈不好豬置
行與知我知休不能休行截乃哥嗟哉聖不學而肆巧與
歎士行首茂裂我且猶士出士出上乃慧呂敢賤視其早

信遠珪幣觚忍棄粥客冠不勝簪我髮短於綠

送袁都事調浙東僉憲

老客浙東民喜聞浙東使浙東山海區七郡疏星置百田
墾磽确積疊登梯是病屋困貧瘠頗浸詩禮義然松夜讀
書賣薪給朝備婦女躬蠶績租稅席用脩衣裳大鹿隸類
色甚憔悴疾食藜湯奧絕菊足之滋味兒童知畏官長老怕
逢吏養兒充門戶生女早捐棄辛苦力田農不必了生事
縣令無魯恭郡守非龔黃遂犁鉏遺賦吞刀筆致羸利況
從官賣鹽十室九空匱彊黠驕諱罪寡弱其鼓戩嗟嘻
罄遺骼雄剝方縱恣每年八九月悵戒使者望々焦釜
沃往々烈火熾伏地靡號訴仰天但悲嘈明公無里仁鳳
負經濟志淵源鄒魯學貽前唐虞治 彤庭二三策至
言吞天意瓊林預高宴玉堂資小試股肱將通延耳目
先遠暨往年冠充方江山發新器冰霜含春暘嫗煦當凌
屬漸階繡斧持仍專紀綱地果然
新詔下超然東南騁白鬚海瀕生喜語逆旁塞亦知吾父
兄迨及弟子郡遂控瘡痍壽桶伸理鬱討氣排閶出幽閉
郤枕起瘡痍歡聲呂春和福物下祥瑞莫才不徒生
則必名世由來文儒用豈但轄嶽謂匪幸一道私四海
漸被微羽纂靈鳳寶之羨良驥栖身市巷隨搞分天壤
異雖復門屏謁白誠廊廟器新詩俁無錄知己每懷愧無
辭莫禪陳包荒尚無難

快翁上人還吳中將歷游粵甌閩南

秋江夕雨霽微涼生裕衣雲滅青字空北鴻泉已飛鴻飛
向南去而我獨不歸我歸復何所長鋏卧寒浦將櫂東
海龍且騎南山虎南山虎白額異區遠可驀題詩悼夫差
吳禮謁泰伯麋鹿猶故臺草青窈未白亦知經綿好奈
何懷遠適佛國煙霞深鉢唐早晚到靈鷲大笠來虔壤閣
飛崎縣封各無根窮入蒼生數白樣宅幽深秖許胡僧叫
潙君咭許由諾策北峰頭月中一桂子鄉屋天香浮忽然望

凌霄餘杭第幾橋休尋大滌洞九鎖舞翠岐神仙囬龍竻
婦女太嬌娆松嶺行得〻抂算促胝石天開佛殿高滿雨
僧廊黑墨芳蔣山去法住甚頑力長堂粥飯爛大杓喚人
喫含暉五鳳前綿雲尤可惜郤到天目峯有徑近能通者
寺據師子開山自妙公本也亦奇士說法如建水長恨不
見梁白髮客如此衣具搭拜骨崕棲翔老鶴向來經行處
皆草復已沒瀦山千頃潭古剎臨崎嵌長亘一丈五吐氣
渠成嵐東彌青浪推江流萬折迴須與大禹問無爲句殘，
家西施流紗處行〻過日鑄茶生如穀芽細摘爲之住山
庵老布衲嘗道與承去婷浦與黃沙溪山轉復嘉天開四
明洞頗多蓬社家大士翁爲姓齋魄畫禮敬釋迦天姥雲
結屨來躡逕蒼顛即仰上縢虵箕鎖項朝彩發春好春香
攉浩蕩拄三三五宿直萬八千丈劉阮桃如瓜溪飯麥胡
麻石橋羅漢梁晨供退靈蛇金地況不遠定光採手招最
上是華頂夜半見海潮海潮何由見日浴金幢現日中鷄
一鳴天下聽雞聲人間何萬衆各夢一齊驚屠敗旗與爲
一是起交征山高更重禍山半蛭綴淺不如山下人微祿
啗餓殺遲遲下赤城蒼茫丹鳳鳴昔年騎虎人鏡古說兩
生至今閭丘守合掌跽岩扃鳴巖聲在足寒岩嚴石爲屋古
縣古丹石鍾巢宿蝠神僧跽蛇口野蝠脫魚脫水落空
石灘　猶在陸桃花入百步且過仙人渡張公一勺水
默去而如故天台仙佛窟鄉夢捕起忽白玉未歸人黃金
果何物嘔血賦長詩搔頭惜斷絲還如鴈蕩古重有龍河
湖東甌地接連南閩道遠蛇古師雪峰老請客木丸兒萬
里倘可遂題書慰相思

鳳瑞送楊荒匂赴西臺御史

鳳瑞下平世豈必一樹栖朝鳴江揚東夕語瀧竹西伶倫
奉軒后截荒相與稽知音諧夠天衆聲次昂　鍾鸞夫
律四序乃不迷天地一以準物遠窺先倪丹山久寂寥楚
狂歆德衰寧知仲尼後百世聞喈〻　千仞姿翽〻立
秉儀群羽相從之致戒各參差　因晨勵鈎錦緣容悲
風俗或有閑道路相是非　君聞西曹清白振前遺官居
掃一室苑茹備晨炊　交遊堵擱躁親布衣布衣無所
言
清時願有爲新春刷驄馬况今當遠道揮策長江滏振
轡清渭湄載歌周雅篇複誄召南詩

題馬圖

馬共一槽一馬獨不食騏驎在冀東萬里未盡力豈
不念一飽俛首悲向櫪美官倚倚析面目好顏色　池定
何許天高奚雲碧

題鏡開亭

方池開淨鏡湛水涵虛象空光納朝陽影歷澄清漾豈以
歲物故至靜含動狀還將觀物心宴坐池亭上

題蜂雀圖嚴鈞隱所畫

觀蜂雀圖蓋取封爵喻雀噪擄高枝蜂鬧復飛去朔露
風日佳思若歲年英稀落漸復稀榮華豈如故所以嚴
灘人千載保清素

次韻鄭伯善康克正新春游治城謁卞壺墓

青陽啓初歲末旭煥微暄細慄東晉國漸及西州門宮庭
今始啟林墓右所存斷萌集剝露古樹酣春雲乃瞻傑棟
起恍若高翔翩忠精掠斯在族緒尚遊番獨懿鼓友陪再
拜千載增自從司馬帝誰似卞將軍寧辭下屈膝且缺謁
招魂星々吾尚濺往々齊東昏落維每輕視紛亂不可言
朝臣徒偃武隱士且移文國事既擾々兵書護紅々位忘
天寶定勢欲雲景長謀議失上策故蕩然中原雲黑吞天
鵬濤白橫海颿星妖未隕々日馭將及瞳地軸換玦孔笑
柱掌昆侖孤臣衛東宮二子育與貴忝知盡忠事亦懷國
極恩將貽百世勸豈念一刺虫當時遺尔否此道定諸神
手足衛心腹柯葉落本根既生愧人世寧死萬見隣火小
史書兄始終父老閑情至劇遺次物交恒斜紛纔萌一毫

閒差遠千里分可憐并毛碎直欲鑽與播食藥乃知苦食
桂乃知辛遐哉志士心可與俗夫論

贈明民樊秀才

溪南得新雨微萌浮綠細晨反聊負未初旭破高寘慈桴
逕鳴犢小茨插柔青角端帶春泥亦復掛一絃迴綠即竟
詠取讀耕爲傍池塘稻白其感時含帝靈嘉種在良塙
生安得寧苗長重耘耨況恐生蟊螟

送張志可侍父之奉化嶼官二十首用杜少陵萬
壑對鬱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為韻

張生抱天秀少小從親宦夙慕宋魯生歷事南邦彦暇力
既修晨詩書忽夜旦悲々天壤闊碌々兒子萬淳日在原
野西風動林壑州城界溟渤俗淑互參錯良牧徽自今郭
俗慮非昨來々老萊衣婉々夫客幌雲飈散餘暑夕氣澹
空素枉章戒初晨行道景多霧英々紫騮駒矯々青雲步
往哉良可期脩名屬對燈火近在水樓臺高出城人家
文作俗官府政如清靜畫下山氣寒空浮海聲長揭戶

限日〻見諸生遐邦椅桑溢往〻仙所館海近天易寒山
多日如短度巻青霧深閉軒白雲滿故家富積書往借手
白纂新州淅湖江所歷道里千綠樹披山路白華生畝田
鑑鉞盜兵器寇戶苦笞鞭錙鎞將利而今甚可憐山中
上有道置屋〻縣庭坐鳴鍾竽合行隨鹿豕儕菁衣舜菖
蒻煮飯拾松釵見說蘇官好閑即時出街逢鄰人烟晚寒
江魚羅朱栿黃柑金滿車白稻玉精流蝦蒲臨廛市親調進
曙羞亦知官煩厝百汙復何處高月滿席光〻霧髮紫氣
來船運籌等亦纔椅根堅起為清夜今達有太古意南飛
雙白鷗沙頭故無雜群公集清潮出阻發江艘碧色渴空
字望來秋氣高為于諫有道在世豈徒夢尊親況未艾激
霜轄工毛生人俱倚戴舉世異沉浮容厭權公弟妻懵李
于來割席有高義多金無御謀如達客達子一咲壁空掖
亦對東海上登望見瀛洲雲開達仙宅風却近人舟珠樹
夜色滿樂山春餅留倚值徐生輩為訪始皇遊淫屋面沮
洳瀕路轉琥礙巉精微夜語海怪有時出塗人相如兒天
使香禮佛陶公五十畝使可盡種林四明古名區天台接
旁郡幽居無俗家靈苗長仙菌海底日見浴峰頭天可問
有方即請遊山輿窄如春谿橋長入村海船不到郭山
香滿籠江婦能堪斫朝采白玉盤莫獻黃金杓取釀石中

寒水甘酒不惡山中官久居水上芋當別國欲船女淹數
達酒更熱去里顏如皓還家頭滿雪還遇賢父子我行亦
仙翁日接山長生視松久松根茯有神蜂盤蜜如酒
優〻來海上雖訣握別後書君援宅上隨地茯丹白平生
江海編及老乃旅寄顏旺給氣食養子時書贏親交如里
人見客不忍葉携家向東州戒久甘海味民卑静閑戶宮
清深見江酒行山客幾花蹊野蒲双冷窗富生座高眠月
滿窗而翁在城府自謂鹿門龐雲櫺朔吐布雲屋夜翻濤
瀉濤淵人愁憑陵海客豪成詩贈
北關往事感東曹每有鱸魚膾朝〻出細膾

題句容趙氏松磵堂

愛客趙公子春登松磵堂展席翳長茶臨虎進余錫陽
潤動五色天敵散出堂先謂山笛詠此樂殊未央

題秋江晚渡圖

白雲在青山紅葉櫚光粲亦有東青校長松㒵
當樹開江光澹凝素扁舟不可呼誰令汝來去

芋堂

檜亭稾

天台丁復仲容甫

古詩

五言

同永嘉李季和季光望鍾山聯句　續集

鍾山日在望艷紫未成性我本忘世人季光詎能久塵鞅
竊猨蒨擇木復真鴻不羅網豈不升斗糜季光廻此天涯
枉川泝互迴復天地一春實霸氣遂終隕季光山名抗
姓蔣宗處結出騎復被茹傾勝雲塔林万虬伏季光擇石
群獸仰雨晴紅霓裂復雲熱鶴鵠響靈骨瘞浮屠
季光瞿趺踞方丈陟闢鷹巢危復闢户蜂房敞禪林旧
稱一季光梵刹新開雨花募化城喻復獅象炭焰上一人
斛小月季光七佛崇岐壞猿猊睥王除復斛斗屑銀鐺灌
超謝腥葷季光媚禱作斛變俗子室卑插復至人廓遐想
相期訪龍蟠季光何如遊雁蕩心明誦揭炭復林卧逼魍
魎終朕千仞巔季光極彼九州廣圓鈍生覓心復方其琬合
掌攬青日嶺頫季光討出心券〻沈綿阻客遊復樂埋聆
人樊境虛雲壓闕季光江遠浪浮真擇清塵麈尾復翳翦靜
便鶴覺城分三圍呂季光淮湊百川輯綺冠復倦
曳緑玉枕朝晴竟崎欽季光夜夢犹龍嘷祝酒道詩魔復
搜句捻枝椽源推衆埜宗季光雄複諸峰長垠碧覽益遠
復聳白耿苦發地簸息箕箴季光天涼遺女仿全敵調茫
繹復石華繡畢孫騎驢約益淺季光獨緣花時暴丗鏊悠
支紲復腹果歸莽忘飼休芳席季光敞麥雲門捧竹露
晚衾湿復松飈秋髮爽玉樹異鳳標季光琳林星朗繡
履去淺韻復早牀裹宿流吊古重遊尋季光披荒增慨慷
復

檜亭藁　天台丁復仲容父

前集

古詩

七言

送周士德還北

東風吹花繞〻門南人送客開緑尊緑尊空盡客當發南門惜別花無言周郎挾書南川詩濯發春江水如緑功名早年一唾手鄉里老人皆刮目觀〻御廟思需材明日碎書天上來鳳凰翩〻下千仞羽翼五彩江南臺南竹有實梧有樹歸飛即向周頭去霜風〻一肅天地春暮作雲雷散霖雨老夫借屋隣僧房門前蓮葉十丈長日力若短耳力強書關斯世登虞唐

題画馬為方遠上人賦

上人超世濱脫然了无為紀有愛馬癖或比道林支天馬由來出天池西大宛国乃有之房星為神孕龍媒雄志倜儻精權奇飛行威液電莫追空虛留烟不得寓月氐之子那欲騎漢武遠慕發天子欲隣昆侖遊共渙遣使先開玉關道鳳頸虎脊初就羈王良造父死已久當時不知馭者誰唐人為馬畫馬監奚官果是何物紀况復叙之作馬舞號拜起伏取咲唉　空壯蒲萄逐月入中華苜蓿如雲覆平地始皇長城一万里漢兩平嵐中水將軍昔有李貳師尺幾長驅万騎當時无乃或不道乾草翻沙縱眠戲就中驍騎嘶身跳丈示仁桑命且逝備坡坨立意度閑下首當府若多智昂頭披驍彼者雄似恐世間无猛士輪臺詔下不更求畜使往來知礼義不徒嫁女事烏孫秋以金繒相贈遺花能調教不知誰忱壯驍黄安亂字世有伯樂不須逢御若王良空善枝汗血濤珠胡介為无作安並駕駘視唐家太平有天子開元天寶周四紀是時天下致无事深宮每欲妃子喜數之舞致政如此漁陽鞞鼓動地起祿見見慎亦有以可憐零落四十匹淚未值詩四承嗣

醉歌贈寓心子陸華之

寓心子陸農師之子孫老來賣卜錢唐門捜玄抉微摩混淪進退五緯扶兩輪辟父及芸兒不手就律呂不散吾毫分前自定是張轉望老樹倒上騎昆侖授紆礼工女欲牛河畔人与之細說天地根却来人世三千歲君乎朽骨呼不開功名富貴无足云報諛禍福開首咨得錢沽酒和天呑赤城有往客十年江海看浪翻歸来黄塵中拭目驚見君抵掌一長笑各拂伏鞋鳴墩羽去僊首低雅青絡線欲從篤駘脈轅下句促動逼窘策施求往疲志夬天性痼骨瘦如　雖所以轅幹為畫円不忍神駿成凋羸大漢泚〻

天作涯飢飽卧驕且飽蒲稍肅颯輕風度背沿秀垂新
兩漢胡為來得對廝養長嘶无報情肉必或豈何樂知馬
者意乎馬類傷馬時自從厥前見此卷把軸起坐無更拔
上人之意无乃爾咲絕長題畫馬詩

寶林大寶所藏子昂飲馬圖

奚官小臣識奚為馬飢則秣渴飲之龍媒八尺千里海雪
花枝身雲陸離往往異種來天池豢與重惜閑馳騁河清
海晏无盤嬉壯去老死不得騁御捫春深白日遲寒龍淨
設水花騎川光浩電吻沫騰振迅欲掣青絲縧奚官小臣
謹厥司猶恐若度何提施不必前身作馬通馬語人心物
性在善御嗚呼奚官小臣身賤畢馬不如人愚亦知奈何
為人牧重爵厚禄不知民渴飢剝割膏血剝肉肌生令滿
坐轉老羸令之驗黃乎吾誰雲秋衰杜時所師為出馬圖
陳馬詩

題百馬圖為南郭誠之作

一馬百馬者馬爾百馬一馬勢態異龍性老乎未肬神代
地宛西无不至樓蘭大宛龍旗玉門无閑但須上中别
時緑鬟滿可樂然今爲蘭使異莖少者忽已老老者不復
存政須日日臨倒湖邊亭亭已倒還再右不然黃金盡但
思清且无奉手豹羲和低頭嘆天吳功不勿東逝止爾毋
西徂西徂不可上東逝无窮已嗚村酒家說明當復來此

送王久夫遊內臺掾

陽為本是日中物下來古梢棲水霜向枝不如北枝好北枝
近日揚清光揚清光鼓翰彩鳴鳳高閣久相待天涯亦
有鴻鵠群英使與飛向雲海

次韻醉項可立

王度之叫无因帶天下紛紛望桃李前年已瀾罷鹿鳴盛
時未見歎麟趾我亦江湖一散人倒著扁舟泰甫里平生
項君吾見面日日詩書相砥礪支持大廈在梁棟入閩遺
北拜写札姑蘇臺上耶人苦濡沈淳前悲子美青春露
疏一杯酒白日蕭條二三子人生有時遇不遇孔子猶然
歎雅雅高齋幸不廢吟哦自嘲官商合羽徵吳興可有
松江鱸首蓿闌干充氣塩猶恨肯醉忖外風錮斜曉泣花
根水有人獨鼓歌東小為客潮春雖見海天腰白水自可
於斯服可並何雖旅客中一能亦公外稍自獨之之近裏
看斗酤酒趣下俗類然誰能為之起閑食君謀不及此我亦
任之而已再南國花斷烟如綺雨光照日生雲毋為君痛
飲為君拼自古渭酈有妙理

送方伯華巡撫还池州

我昔竹資公元部君正清謹秋浦城公與一廢身不到矣

豁允子眼同明右李花時々不舍翰林承旨徵書下金陵
儀屋坐五霸郡吏東鉊劳數遍十年遠作信息稀司征司
警馬馱々十三灣頭客棧上把手驚見長須　買酒沽魚
各欢喜玉堂况有余公于春中相別秋更見紅燭金屏照
新美公之宅前搜孫飛我留吳中我未歸江村々旧識有父
老口說將軍政不遺往有家容任村舍白日把弓騎大馬
酗酒叫嗥隣社俏將軍捉之不劳把弓兵積年強肆欺索
民秋穀簽参綠旧官奇特新不知將軍恭豁蕃然之將軍
所莅大江卄畫大不吠夜開户將軍所巡乱山深嶋自伏
雖藏自乱小鎮有官々无盧署床着扇當香爐將軍來兹
一長吁曰衆汝來管其初府有氏金柴乞地將軍出俸表
諾壁作門作虎作廠事鴉事君官虎居吏道宿因拘皆有
置諾星丹髮无不徵　早亏棨鉦鼓傳呼重巡班令勞々
報政到府即我居泰用卬之皆謂如鳴然起為攬其酒君
能如此良起亏鳥書門下如列林自今視之碟与携若君
之材不負余四界始代且工趍治果佐州府路供手將赤
隷來中書頭君努力為良圖慎々做終始當不渝有累在豈
酒不豈酌君酌我日欲睡酒口好風吹船艤去々勿復久
踟躕亦復勿論異日馬行与笠車哉圖安之命则琳
宝鳴曲

銅池織風翠波躍睡足臙烟飢不喫重簾來廠宴水姿華
屋清深窗閒絕生殊副花紅錦翅枯咽半濕黃澱水宝燈
夜照琉璃光恍若決在滄浪裏年年慢寫寿嬌饒枯痕臟
染羅紋細說中恐有絕纓人誤識鋳即衣上氣古劇綰化
之言宝庄語顧季飛仙作波去

題錨光輔觀瀑圖

錨使校書天祿閣向人欲作山水書長玄光樹羿　款轉
暴崩崖綠花濺玄冠白袍閑于雖凌無涼園避世者京都
崖起碧于雲突洲瘴來疾如射揮毫空濛蜿河上拔飄
久覷匡廬下

送鈷仲刘之吳中兼東柯敦仲博士

奎章全書博士丹丘生七年不作官歸來東吳隱其名東
吳日夜大官道姑蘇古臺高作唐百花洲春紅錦城二
八女兒歌好教皇々四壯東南征厥馬坐船貪浪鳴蠡夫
一日走百里愛說此是蘇州城蘇州城中乱如蚁總管以
下皆步迎我此時惟有博士閑門时不應白玉本破荊山
璞六和識之遺刖刑頗閑有田作里正五品朝士倚編氓
有田服役信不免有官免役空有程陶潜作令不受五斗
米種秫五十畝當時官税如何徵當删又種五棵柳長條
拂地如馬纓春來飛花散林埛一點入水成青萍青松黃

菊叟三往把酒長跪不顧趾誠從此安栗里較遠近不知
幾十里到先生南山之上京朝朝拜微勤夕息憩樂荊籬
下一斗酒或與隣父傾九日無錢閒自寫徧難滿補黃金
英白衣送酒自遠至江州刺史有王弘鍇公日本異王府
青瑣瓊宝先不讓星十明宙，年在金陵老復在遠不再見
卯年臨川采處公作文更令子弟賦詩歸送扶桑國狀如
一日建十星，我聞之大道如日每圓滿小德哉者隨月生
虧盈天因以此視人世我人何以与世相与爲交更鍇公
竺泰一日即常我詩三百首尔不来秋後来我白髮何千
堂

王將軍歌送瑞卿之嘉浦巡檢

青天白日散玉雲酒酣起別王將軍嘉浦南原五千里君
思如天无遠迩百丈舟舡上相水蒼梧九疑雲樯樯嘉浦
吏在雲南頭嶺中小官君莫愁生猺亦是天所産娀子五
性爲人倩渠豈不知官好惡媿則猖狂喜迷樂迷日大官
虎嗷嚼骨肉可羨髓可啜等以逆民視宼洛我官我強
民尔弱卻夫矣参雜稚獸是故不甚允乃作亂土道州
殺人去太守方户走无路賊去官歸坎聚蹄彼亦卻知
有其故將軍旧是廣東使屬州敉惠性制視山迩枝情
知火矣今官況是猺之方山嶺迩小官无旁杰足展仁

化但用謹備防出入買賣无相妨往来見之奇奇常放
勤趨庭使下拜喻以天子仁聖忠良詔書下天子耳根
大江洋尔亦其人性不謂殊退荒服之別尔參送之則
尔賊尔豈無婦子尔豈無爺娘尔如彼之賊彼豈不尔
憤彼此相賊之手尔亦何感憲府是清介提挈正紀綱歸
府示威武斧鉞爲死張我爲小官勿我小能持大官說
尔之肺腸應令孫子感服取兼道業將軍我三十年之
弟兄贈別臨行无所將用此无我忘

經魚苗園爲戈伯敬題

江沒洪滃滃林木樹森爽籠草蓋檣舫以橋大吠
鳩鳴白烟邨中有小船迤迤往大婦蹋机女綴紡小婦花
札姑負襁男兒曬翁守網邊衣摭吹亦家亮桐華落
春水長鉞大魚苗蕃方上山中之人師陶朱門前容
歡無魚道衆鑿池游四涘常垣跣鐵洩其会斷　如澣萆
腹腴健夫小艇追逐周布福娃矜凌崎嶇氣肩秧接坎來
趣大公社裸坐沙堵石量算數收分銖乃知查者义所于
花翳蘸傾蹲滿杆紋圃所有兄室産五十九翁老白鬚蠶
歲山林晩江湖住住論世從糕酒降日以下道用孫家有
百萬觧同室不得通有無甚至父子鬪相與爲秦胡不
独一斗粟謠之漢西都不独紫荊樹乃爲田真枯哉鬪

天地賦予同所初遂然千里始一膚判而若是胡為乎吁
嗟乎不敬賤此下丈夫吁嗟乎不敬賤此下丈夫
祖孝子行 祖生名浩默字泰吾
上干戈 定乱建安小跳黃華救禽豪斬滅康如一
官軍虜掠无平民浦江近縣祖家婦小見六歲帰 母爲
耕野樹心砍飛花殘階瑩淚如雨多情最是 頭月夜
夜空空照雛岩惶惶二十八年秋長淚未 復淚流若有
神人說消息汝母落在河南州河南州府名充數陳汝許
類在何處江許嚴君拜庭下歷 江淮遠尋去險道絕
嶺下大湘康郎彭蠡大小孤題書送家紙痕血言淚書猜
空心力劬舒州官司船吝拘押汗困走赤日途窮棲館中
風雨慰北陝關頭廝夜呼廬州馬監人姓胡重情客若借
塞驛汝州章山赤易到道中有客送聞無阿兄念母復念
父五月二十雨初度奇觴漫對天涯奉母在誰家見在
路義陵店主稱捷程少減路程送到頭家兄官詣夢中歸
小弟棄官非爲冷東門上祭絕喪炊西平枚官千雞詩四
句作客長聽日平夜懷人獨坐時碣路山前明笛處斗歸
莊上梧桐雨在橋得信書何如況有神人月閤語中元
唐州別益鄉母子相逢淚幾行兄方重雞寫合壯母通
中年髮已蒼淚尽喜色始滿眼百拜燈前進壽觴人

情半月暫留連奉母却上唐州船家人日久占烏鵲客
舍秋深闌旺鶴習家池傷一尊酒 秋更上船中壽姮娥
不放月照人流雨酸風一何 江村社鼓樂紛榆為母就
船買鯉魚漢川風冷星星動病中先有思家夢江州饒
州文信州奔端逆旅歸姑休登高聊送望銀目曉日板
輿初就陸赤脚莊婦夫路迎白頭聯婦牽衣哭母有孝子
歸鄉關我有大兒生不返呼號未改語音是我此去時差
老顏開 咸有詩書旅賀辭爭擬朱康淵千年 相去往
有人 浩默建其鴉恭吾携婚 兄弟妹壽昌當年兄
父在 如吟詠發性情絕勝血經求懺悔朝臣善閣祖孝
子敘事贈言書満紙何不聞之 聖明上為述乱離付首
史裁開 皇元之 烈祖應天順人示神武潰池盜弄赤
子耳胡乃官軍革杖虜阿家後錢斬鄉人小国之吳民
按堵
石門之奇送王連善山長 續集
石門之奇天所治方天不有以為居神龍本為魚变化
鱗鬣搖擺頭角轉洽 山類之泅渠候忽作雲雨倒覆玉
萬丈洗北河濁溢水湧不得出搖崖作 疊嶂如卷
然一棹尾劃崖中開極兩幹高茂不敢停鳥潛耕樵幸
得迷還往對竹亦復交扶疎何哉爾為李仙者謂築環

臺樹銀闕大清之都為所處白玉珠函星斗佩黃金貼
霞裾山襪盡啼有天性上后夕啓回地與星中况是
微次天上何來使者車哈然下者　壹嚴前身謝公將逝
予相從隨降祿稱　但值想坐談詩書由來所性本其実
不季爾腹無乃虛隱君即起七民氏作宮因為多士階何
其藏諸　大勝而乃荒織以弗除季官有庫爭積濃季
官死　方括括令后此行亦良若千里奉母耳音子臺官
季為才俊國見卓犖非紆余來山有蔽斷地有語仕亦
有階予姑徐徐高雲五色閒闔閶北上焰光非予欤

送李光大之海北憲司書吏

我聞之徽之黃山青之聚三十六峯比如散文而散去不
可數同環紆余鮫風舞蹯之為石天所斧直宰重借保
其故仙者不得闡洞府李君乃生鋭清古旋矣周昂水
聖野而有錦繡之肺腑丈夫用世當不留他年抱策上京
去蓬萊宮深隔烟霧弱水三万不可度於河先生練見
取忱慨登援令御史奉徵南婦大江滸古木陰陰霞霏布
御史旌勤丹三徧叩之使言見為素小鄧黃堂亭書溥
國國旺遂塞中路白辟自持終不污前年妖蟇月更吐
天下秋風吹桂樹炳蔚文章陋群替八月錢塘潮亦怒
竟无愠色向人前但道命耶多謬誤行堂二十四松廳家

更奇之交處護百為啾啾後下處一鷄空中肆高秦憲司
十道廣有君紀綱庶政振殘蠹三在岌荒尚而柱五羊八
桂窮險阻恭分南北海為部民嫯雜君性豺虎俗嗜相殘
綵貝芳濱水而緣名蠻戶一從盍去去今濔珠不更還遠
无貴臺官擇人如善佑以君政似王夷甫長千里家坐空
宴達佐績文蘇痛苦君今此行人共許還珠矣翅瞻三語
夷齊有心當弗沮君共彌諸報　明主道命之行澤施
溥万鍾之賜在厥子

送黃學錄歸番陽

有番之山蒼然而欹崎連峰結絡如旗旟或為　夫容
枝或如長人善須眉高冠大履佩委蛇或　蒼虬乔蒲蓋
下赴臣浚支雲披彭蠡繞其側波濤　湘湊擊潺淼
而綿弥斷屿如落星雖肥處女兒　碧落影倒垂深
為宮府居馮夷沮洳硬礁橫繞之行人商旅捐舟炊片
時竟月不可期旁有城郭通溝磚曾董授楝柯藪鬱晨
鍾一散步騎追何者不為利所移山中美茹多芝山中
之人歆自怡于弟秀孫　前峰朝供研敲異書詩松嬉
四繞生雲吹青蛮　笙歌隨藤床坐聽咲搥須先生
之樂樂莫支何　馬驕且馳皇皇家表心沔亂斯人不
起將何為先　之德衆所推錢穀几何吾欲廣強文使

捃不得　晉岳吏治全居全計之當明銖錙有司報政
覆　葳短下扎理縣師先生弗然奉材孫蕭蕭風樹驚
若悲投琴惻惻制如所恭埜宛入江湮淆香山北下　海
涸金陵学子伏歲惟先生来紏。無頗欲肯老秋　香滿池
翔鳥古柏啼朝曦二郎且徒分阜北先生　䢖阮吾地
实粒花前庭西成本自力無受一己譽　奉君子恭妻
笑伴餘客之何吏訴呼晨夜加以喬　玩花秋咏涯ゝ
五色鋼詿辭才　濁動尚懼笞策所奉具官美牛刀清琴
斫承宣推惠化不敢爲明廷昨日新雨亂喉婚則大饑都
父相与妻欢言坐訖　一酌誇好年再酌須高齡孟壯澌
亦其情真耶可　大児子婚娶小児任使令鄉上本惟月
庶人本惟星不見游宦塗万里芳韜斬寧鬆吾居蚁无
散如流螢螢ゝ羊野中商聘不足聽

詠郭氏池亭以杜詩荷淨納涼時分韻得淨納

二字
空光鶴虚明水色綠以淨短挪烟未深弱苦ゝ八八之華觴
劝行数绮席香俎盛故人礼意殊衰暮仍感卉臨虚诰请
揖嘆景争献納　禽鼓時　上下相命合月来金滿花酒
光溢月天无涯杯痕倒滿月入腹月無尚人清不足現空
仰天月照日領影翻憐月孤往夜深后冷霜雨天劝月不
飲月乃吴置杯晚月坐月前月謂汝飲天之綠呼童就月
即更酌月故憐人月不落月在憂来无處著但照尊空月
相却我不知尊光滿明月可拔憂无端豈不惱炭家碓漢
月不滿　未實非耽辞月就西伯虔ゝ渭川空月白來如
　灣頭客釣月取魚醉酒唤忽自咲把酒問月者何如
古人今人月在諸金尊映月長不盡胡為捉月騎鯨魚青
溪好月連江湖廻環九曲月若鋪我今亦願為月灣釣者
徒孤頭侵席為月古酒後耳熱歌舞明月致呜ゝ

題息齋竹為袁仲芳賦

息齋老仙不可呼封君千户渭ゝ都緣妄於森翡翠附
眼中万箇森相扶淪漪照影倒玉立飛煙淡拂　如无當
時可人商德符　仁皇御府竹浮畜不喜神故遊八極使
爰勝絶羅叢區素歸不得畫神鬼下不得用金朱塗但
令水墨寫河嶽蒼松赤檜盤根株此君取作在所娱且衍

筆妙生酒吏住〻袖手立商側口雖不語心胡盧商也當
扒致李勃積壘㩁谷空㒷餘一朝清風吹鷗乎電繞在右
龍徐趙稽點謂此何所須右來豈鎬王者坫渭水東來是
為壚群流如轉土膏腴地産宜竹連泓洳衍應補之臣弗
如一時 京都傳盛事走方年少宗為过室屋成案下
步騷明〻 珂翰照蘘頂綠色不愧竹与俱老容江南掞雪
顱見此秖便増長吁何當喚起二大夫

題雉川山水

江光如空山在天好風佳日散晴烟綠陰成蓋崖樹連野
橋楊柳亦娟〻摇鐙之子何促迮况有荷枝當我前芋堂
獨坐盍侍客或者微几急流年又蒔浣花溪上更索句來
得捲雨肘对樹不語胡為耽得淋得詩不得酒好客不來
雨何有酎可有酒有客无詩篇出門諒不可天地為用我
乃不使之老為農畊種南山田陶公秫許五十畝往〻為
酒愁无錢不如雨漁翁靜釣春江船有時掣得十尺魚紫
鱗耀日錦色 賣魚買酒自可醉仰歌明月披蓑眠金陵
美酒斗十千老容挖甕興捨 边長日渴吻流无涎六代江
山眼中好六帝池臺波光草五鶉聰嘶滿道帰不輟向蓬
萊島蓬萊島海上仙凝波倒影鬟正云白年未信人能老
天咲長吁羅雉川

贈送擇中記室東游

東道佳勝方逢來不獨四明与天台一従錢唐判吳越好
山無數東南來玖如飈風作海氣水湧巨濤黏空高作壯
鼇掀鬐舞鬣鱗甲龍君擁節騶群飲衆子各〻起頭角
振迅爪鬣爭従陪老蛟長嘯作宮宇自獻所宝剝其胎鮞
鯢哉閼鯽乃無使撞勁領破厥 鰕蟹不得寧須臾鼇龍
奔摧天公不役令水處置諸平陸居乎我所以宸玄洞宄
互参錯從以崿嵯尊雀嵬銳者若劍戟峻者為樓臺方布
郎平峰負斷刀珠瑰迷成永巷入劃作天門開缺片聯象
雕崇雲高崩雷華蓋覆玄極匝垣牆周廻文昌府六階
外屏環杓魁諸炁匝羅樹四芪乃盈徐仙佛雖殊流圣賢
茲乃脈請從会稽鎮五雲韜徘徊好在若耶師遠應其尊
嬰明日曹娥渡平潮浮小栝庫孝色繇碑始悲生蘇苕梁
州摘平田姚江舟下雉頭閣蔡邕墓娥草生光培何妨片
時駐為致千載哀郢江州所治城郭擁與隈逕橋訪程叔
笔迷豈无媒治衍竟蕭瑟此心无乃厌丹丘我卿星向婺
身未回雲溪尋華笔自可細訟洄應逢石橋以露婺含
丹腮指首別尊者逢將雪笙把傳語諾詎羅独宿胡彼
敎因之游鷹宕海船帆高桂崎嵣水簾谷與笛芳山橦
玉女婉相待宵若開微始忽憶金華人乳叅啼初襖應

將仰北十慎勿問南陔初平牧羊處白石卧霜英臨高發
清峨寧知念極遥蘭溪紀伊軋咲湘水啞雁羊衆傲萬乘
鴻名騰九垓攝衣顧為作合掌坐笑軒冕空塵拔鵬冕浮
江愁行沙寒音吼雲弓欲ゝ帰來一笑凤皇下孤山正聚
林逋梅先馳一枝寄河上齒寔遥吝然龍媒香閑仆非白
然者不語各以手承頰西隣短褐將雨时擔下怜灌乾暢
我相期更復藉落葉是去是住总疑猜

贈杜一元

廬陵奇勝獨未織夢去夜踏霞五色仙人手捽金芙蓉倒
向西州咲相攜泰住水上天影至水底唯ゝ啼大雞明朝
怯事即走覓劉郎提手水門西肩閒黄氣泱面耳猶好不
休談杜子梁鴻孟光病不理抱枕十年今日起清晨把鏡
整ゝ鬢自道更作來人間巾箱黄雀毛羽健為我伏致變
玉環杜子胸中置六籍江日如年閒為授傳家况有軒岐
閱屢手活人非我職六一先生空有文平園綠草秋綠紛
文山頭血火寒碧舉目但送春空雲詩敍住ゝ脫袒胃霜
氣橫空飄俊鶻并州健兒伏馬馱擅槩沙場縱驢突韓林
市隱聊复嬉下馬母受臺官知得錢買酒喚明月相與飲
者同襟捌不作東風吹杏樹秪有春香滿行路逢東老鶴
未帰家乞藥時傾桂觴先劉郎書事良可書苦吟倚瞰雨

擔株庭前承ゝ三鳳雛陰德信有發其符

題烟波雲樹圖為楊元清賦

江鄉自是多烟雲綠波青樹渺不分小塔大棟隔西漬黑
旋如蚁人如蟲布帆西來飽風色寒敵動地秋絲ゝ黄蘆
白葦接斷渚坐客回頭聽急雨孤篷遥ゝ半針許健剩沙
淳蓮風去亦知家在前村住百年即今老為農六十江湖
充贊翁而今借宅六帝宮眼花霧落天濛ゝ夢魂不到濤
陽浦為人愁水更愁風

題錢舜舉青馬圖

青馬自是天騏驎異官引出羈絡新垂頭緩行意態馴綠
髮不動空先塵聖人不肯事東巡千里一日忘莫信賴有
吳興為寫真

題昭君圖

幽邃老失計畫敌因自侯深宮如花人遠嫁龍沙龍沙
万里遠ゝ嫁不復返長思漢宮中怨淚日在眼淚眼不可
止倚婆看轉美琵琶寄深怨繁敍絲在指 向西
空龍騎西袖習縹龍視寄昵淚行有沙地ゝ鞍旗捲風吹馬疾琵琶无數長撥
泣駱駝銅嬰寒 滿雪花濤注玻璨梳草于號遊者 劝人
零廬夜承睨飫棲千年世運天所移敢敖所被窮海涯
另畫為臣女尽妾琵琶淚ゝ沒胭七

次韻道元錫

水入歸墟長不枯穩卧一葉皮蒼崖青年從流老白髮
歲久元乃安之乎只今起動金陵滯臺童日日提英文豪
期抱漆當濟時豈謂紀詩說驚世東家有人作金塢西
家有妾歌玉樹相如也有子虛賦襄陽自愛不才句喜
來二子足倚伴春申港頭秋雨渴長河一可竭海可航好
看青錢乞三老我亦挈家還我鄉

題王弘正白描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

天策將軍龍鳳姿十八人者皆英奇乾坤旋轉定無意風
雲合合固有時唐虞盛際九官乐而此乃復一倍之神物
在淵衆鱗集五彩下德百羽隨後來可惜負才俊秖這上
古致雍熙河汾夫子講孔道弟子僅以功名期當時房杜
亦可嘉管仲當小爭元凱儒逃一著道士服豈謂老氏論
元為稍達拯漢既絀義冝於丕輿初未知歐虞褚薛尚華
翰一弋何足窮毫髮親徹王珪差解事亦足以格君心非
玄武門前趙倉卒手足之血乾猶濕此時此孫可揆叙
娘小碑竟何共米斗二錢戶不閉小康不稱大義衛瀛洲
一登老生頑丈夫須作真男兒說龍可頭生戴飛夢爲慈
恩大字弥金陵豈无比學士醫官酒伴燈二天牌登華開
閣亦太君天曆 詔書毋乃危佈衣 无黙坐長夜獨撫
短髮頻歎歎老妻唉人小女起走把清鏡臨鬢眉西家好
酒賒來喫無用勞煩劉畫師

秋江晚渡圖

長江西來合巴漢老客經行凡一半黃牛峽底回從篙白
鷺洲前見三髡林間不得一屋住徽之種竹柳處杲日
難為市口賒帶時每 少頭渡豈不渴萬八千丈之天台
莫青溪上二女子山桃己熟紅如胭當時少年不餘去髮
白紙漫思歸采石橋飛流轉蒼翠元是東行入滄海蓬萊
方丈望見之瑤草蔓生父相待祖鶴狀貌未奇書還家
千年猶在誰且從劉阮赴一石明日五斗君共儲

送篁縣尹之官蒼梧

蒼梧之山古九疑蒼梧之郡漢置之劉歲尉佗大山是魚
如武昌西亢冝武昌江邊趙佗石石出江波三四尺隔江
卽有高王祠老柏日氣淩雲赤人言王氣此分正北一
枝國碧雲向东南枝亦蒼翠物隨世 竟惟朽樹木
猶知曆數成万方一軌趨爭先中原出戴驍馬科重譯
來貢犀象運奇珍佐見動人意往二官人外存義或看
國之并亦无饒裝飾刻削膏賦 官上吏皆可詞蒼梧
果尹當如何前日生猺兇海北殺人不異塢孚鵲蒼梧有
民二上古十洞連磷姓槃瓠今尹先患十洞人数重弦歌

令威武兒知讀書又識官縣尹有歌民樂安笙歌教樂
虞皇廟猶似音敎京洛好阿侯英作北鄙音霜氣不
來雲色峭

拎亭稾

天台丁復仲容甫

近詩

五言長律

金陵奉餞趙公子去疾理問侍平章魯公世延入蜀歸奉次韻龍翔太中二十韻　前集

千章向三峽公子奉雙親祖帳聯諸戚官船發擢新屋瞰
嶙峻謝宮丹自餘陳劍閣雷雨極刀州遠北辰魯公加上
爵趙氏濟名臣苑節褒賢嗣生榮逗老身朝廷懷蹇蹇宰
布佩諄諄及　達後具　援見頻渚風閑鷁尾江日湧
龍鱗夾峙覘如堵中流望若神埋金陵樹遠濯錦水花匀
前豪仍踰隴先蹟宛在秦布颯知到日徐拜新春亦有
羅錢虎無非聚鳳麟川將天作限山入海為濱從騎逶思
棧安車緩度輪晨調珍翠釜夕侍妥文茵繼弄娛依坐鵷
鳴服伺隣祈期長壽考英武後嘉賓倘有星迴使唯應日
問人

次夏允中茶伴雪詩六十韻　續集

余夜生孤擁接更苑憂通墨冥冥沛積焱焱而光鬈髮平
醒身何所金迷意閑庭恐眠當蒂蓉風治在熏葭　起
平行地詭聽亂撒沙群愁搖始覺衆惶語

成片家沾紙見此尺深良可待寸測即頻　熾炭肌还本
强燈眼擎花閑明和月波學舞逐風斜在蜻時能應新年
歲光嘉競技總內隊密鄰砌蜀逢尾亜横鋁竹肪分破爿
於仇徒行朝幕只評夫胡茄勝有閑晃野渾先對屏遶廊
飄黏畫翠庖炊泣炊椴靜凝擔頭隨清垂兎口牙迴溝填
小曲側巷積微衣夕氣千牛十鄞城瘗鍈鄉眼駁囦羼華
晴綴嶔空棧易化行人路偏多隱者家池心堅春日山眷
晃晨霞馬齒沈虛殺羊腸阻峻卑气纍喧鐵雀垂藁抱僵
虵縮頸牛如蜎春毛馬畫騧自酒　潔淨誰欲戴麻瑕公
于添重錦大人假副珈裴　放雁作隊野毛猲㚇接

鶴似蝌珠貫韜呀渊宫裁斷織闌服帽初聲吾女吟稱謝
唐人賦憶父大田將有菽沃壤早空麻久既偎墻邑寧論
在土芽舞娥臨月桂才士蹤天花朽壓偶韻架長支搭繼
笆梅封新搭蕃新覺漁杖将京洛多豪富長安有狹邪
掃閑交擁彗戲聚互推爬帶沍張魚筍湊晨淀兎置卧來
竊熟捉跳出捷徑奴蛇食何前迫萍叢漫吡喧跳趁衮蹴
蹴志肆咲矜夸歎戲肩踰竦頻呵措更按序呼吟蜷綷足
跌伏蝦蟆攔出逆朝鶯耳貪任庭蝸市春鳴迅余隣酷溽犹
賒

器識守何能爾明公特異哉裴穎稱大府叔最漢常蓋政
治邦千里心清水一杯威名動草木頌語出　儒術行
中道文光炳上台菁莪思樂育徵要可遵經飛檄如星急
連檣徙漢來翰周登廉更精潔卻珠　坎壈迷深竹棖
趁失故苍馨香通肸蠁動潔此肚　統宇弘無際顛厓
政可哀箕疇先食貨商鼎頼鹽梅峻壁高班入彤庭
戡谿栽浛詢周遠近吞詞徹　咸德乾坤氣合含山嶽
推田疇無失業府庫亂非財變理陰陽昔洪沈攻旱甾
虞護恒賛漢綱頹　澤沛弘羊雨霾空野馬誅常
令見白日終老北山隈

原缺

檜亭集

近詩

五言

天台丁復仲容甫

送泰元之赴太禧同僉 前集

君家好兄弟兄主自知之周爵推泰伯虞賓舉伯夷萬方
天沿蕩五彩鳳威儀宜在前席谷中鶴論思

金陵送人還武昌

相送白鷺洲因思黃鶴樓遥觀無王氣重起禍生愁西上
不可得東關當日獨留此岳趨花石城月但空流

題程先生四行集後 程年七十餘驅馬改葬父母

峽東水如箭已行船上天亂離桑梓後衰老秫歸地名遂
手把兩行集心追北上年東風故山淚落日瀼江烟 大德丙午年寧明
年洪東歲饑日比上茲有飢為

登高分得嶸

遠近不可數淺深渾自成人烟諸晦隅鳥道半空横日夕
黃徽峽江寒勢倒生透高共臨眺愧得在宣城

次韻宋太守重九遊浯湯水寺作贈其孫 滔

江上休為郡淮邊入戰場誼來悲杯短避去恨歸長 夾道
松行直臨池蘚覺方翛然忘執熱寒此有清涼

松髮淨於沐石牙寒作稜放行厭世者請浴丁廊僧落日
誰能繫浮雲不可憑佛前應頂決不滅有長燈

送李御史

南臺獬冠舊西府繡衣新吏部冰霜曉皇家雨露春三苗
變作俗八桂嶺為隣虞帝猶遺廟放勳勤消塵

萬玉亭

脩竹萬玉立虞亭六月寒靈風颯不定及日光來殘葉色
深宜擬琴深可盤旋全濟老客辭欲敗時宜

送楊友直赴刑部主事

少吳煩司寇先生自此升凡吏趨西陛一騎發金陵道靜
龍堆月河清禹穴水徒懸太平日江海老無能

送谷統歷之淮西憲幕

淝水綠逶迤淝山青崔嵬江天清芳遠沙鳥白相宜百鍊
精金在孤忠聖主知幕蓮非久地臺栢有高枝

送王御史赴浙省都事

白簡爲府紅蓮映紫薇新春田卿色舊日避霜威海分
諸州列江區萬室依硯冰題牒暑京苔解筆饑

寄劉安道 號白雲泉

遁世託巢處白雲為故鄉自期終不出相憶託誰分苧蓑
秋情遠青精晚饌馨何當謝故去長是生君

送賈西伯

西風苜蓿花南客又移家此道寧無用吾生未有涯峰青
宜霧日潮白送江沙猶憶南樓夜吟箋度歲華

贈許翠峰號松雲

失訪松雲隱來吟蘿露歌前朝諸老盡浮世百年過山水
高情足詩書遠澤多何曾入城府奉簪白寒波

送張克讓

秋花白露芥鄉郡萬山雲官吟難爲淘寒空政喜開灘船
犖月上嶺路入關分有客來書餅青霄記鶴群

送王伯庸赴石埭校官

先生官已冷縣僻冷於官坐席嵐歸潤琴垣月過寒奇峰
花作朶幽瀨玉爲湍好去無迎送高吟寄碧瀾

賦獨子亭送心上人還洪

東漢久無國南州猶有亭虛檻過日夕老樹入湖青歲晚
送僧去天寒行獨絕搔頭雙檜側余發故庭

春雪

江上方春雪氣隨玉化雨平鋪沙渾渾細落更紛紛柳抑
渾無定花開恐不堪落牙懸宿溜猶擬老夫簪

送李景初試吏淮陽便養

讀書初試吏捧檄且娛親當代推經濟何人獨隱淪河燕
淮海遠雲涵清城春里合多凋瘁周旋及撫循

送客

爲恨朋方集翩絲漲未殘幡然懷故里誰此障狂瀾黃卷
秋燈短青燈夜榻寒好將江草句題恐惠連看

送孟御史

士取登科貴官推御史賢已明南紀正仍重北臺遷霜動
旅鷹起天高澗象懸送知夜前席清問爲還編

對酒次韻

諸公勺如行獨我樂猶緣平生靈所兀奇觀爾寬懸遲日
且天春餘春催發時還隨廣里諸莫催觴辭

郭生生子

歌發玲頭王璘庭道掌珠河東真小鳳冀北定名駒英物
須啼看先生要鮮杖老夫無重大折簡便提呼

題山莊晚霽圖爲楊元清賦

野色豈不好況是晚晴初岸闊村村樹溪船箇箇漁　續集
應宿爲行李尚騎驢共話西湖灑鄉秋強消除　松

次韻晚發

天末半殘兎水村千里雞殘聲斷夢遠溪熱近人低岸口
轉復出野心終不迷東衣起晨鉤猶是衆山西

送人省覲

子仕親亦喜子歸親更惟江汾片帆送風雨一程寒沙烏
行秋澹江殿拜于淵莫看松桂色容易歎時官

送崔彥敬除中臺察院書吏

名彥登烏府諸門司准羅群書僻此上行李友南紀天闊
涼雲積江明曾雨過東門群掾集更起續離歌

檜亭稿

天台丁復仲容甫

近詩

五言絶句

題李息齋枯木竹石圖

霜村洞庭寒露葉消川冷幽人美清夜獨憑秋燈影

題牧牛圖

迎澗三尺黄御此雨畝藤春蔭笠底用蒲打烺泥綠

與諸成之飲分韻得多字

壯髮娥衰盡故山嘗嗟峨鄉書千里至客淚一時多

送草道明常州迎婦

草郎吾陵去絶似向秦臺接夜簫聲發便騎鸞鳳來

題宣和畫卷

瀛島天容外閑情翡翠遊波翻太液水分進向南船

送僧還洪

颯開建業水入上豫章臺許令蛟龍起滕王雨色來

飲酒

北闕諸公貴東門飛客還醉來紅面酒携出屋頭山

贈王通

孟通翔方彥頌薦過吳州范發理林苑題詩向上頭

題畫

青山多白雲佳樹雜芳植伊人不可招閶路日已夕

送吳景賢赴廣東二首

秋浦同為客金陵秋得君天風復戲我吹挪嶺南雲

隱之千載後吳喜遠孫來為酌廉泉水殷勤寄鳳臺

紅白千葉梅

作白歲已晚餘紅春未深天地同異具冰霜同苦心

黃蜀葵

憔悴宮人類離披道士身眼前長見日草莽老何臣

桃花

春色總可惜最憐紅未開留花能解事郎去待歸來

續集

題飛雁圖二首

脩程倦霄漢清夢熟江湖夜久水烟寂月明聞塞孤

江瀨月中白冰霜天上寒扁舟夜深夢猶自上長安

賦山上松送安上人

松生在山上喬柯蔭其下人生若別離念此戒栽者

題周瀟川墨竹

東窗亦既白綠竹淡搖影新封來成暗夜高戲鳳醒

題黃晉卿寄用堂林木竹圖 用堂名萬菌與黃公同時畫者

太史悲議對幽人贈佩蘭以揮風木淚持答萬琅玕

檜亭集

天台丁復仲容甫

續集

近詩

七言長律

送揭士贊侍父之西臺

御史乘驄出入閩郎君曉服擁闌嫗東風鄉色寒猶淺南國桃花春未殘後騎送官過白下前驅衛士自黃關州城獬豸義冠度里社雞豚不擾還問勝早朝河畔驛騷擾逵識陝中山道連來往多加勸父老遮迎各斛顏渭水東流通二漢蜀郡南去帶諸蠻秦中兵饉仍凋瘵劍外人風更阻艱動續古書採要妙與論時政及餘閑他年先後聽周書選拜緌頭最上班

送貓克勤之榆次尹

南臺執法仰前人天祿紛麥見後身從事移明能石境秦軍鎮隊西江春充風自邑家殊踐好樂時闡感至神聽雨何能徒足十朵空只昔根疲民食鹽增絲絲公餅野稅看自比伸道安郡山猶娃趣驛省淮水未熟春松歷御史清霜曉榆次郎官外猶欲後日乘驄須此路新年泛鷁始南洋舉班取水辭懸闕未歸還鄉照北添撫字不妨催課拙平反即還報書頻 官起史多為賠與令於氏貫敞觀

上國爲霓行入覲中年章雅會鹿胎故人總書擬勝上老
客仍井蘇宴濱臨別別去汀殘數相思何處早雞花

送僧希道迎母之宣州

寃郎早是諸侯客乞相酒樂内代家往令苕閣曾俎豆行
臺令見重才華名門已道從張旋逆足端牲座涇注彌介
喜來初春撒放與迎去欽看花深冰自躍供江鯉常日仍
思致海鮭禁嘗美辭帰而歎貢餘湯餅錦文瓜怡聲即有
平久報捲部寧令遣坎左角劍霸萬戴續貴芳行露徐
休澤同應久哨宜楠柏亦復承　思擬泛槎會普瑤池觀
賜宴王桃三獻壽無涯

壽龍翔長老訢笑隱

玄雨高秋集九龍東天發旦主諸峰青晚座瑤黃金石瑩戲
鳳書喇仍玉封賜到吳鳩官寺鼓角聯幕璇　御提鍾旌
文獨步壽三代大法全提正六宗楚擁方來無數衆食分
鄰住有餘春詩留杜甫酒茶說杜許陶潛更酒鍾涼夜獎
眠食蝶清朝話思國吟獸覺華世界衛者觀桂子天香
書氣濃住世數何論小劫陳詩形拜謝殊慵隨班作客應
長席歸醉捉兒且小節

檜亭稿

天台丁復仲容甫

近詩

七言

新寺和張仲舉兼次韻　前集

天宮境界下崔嵬結構文成面面開地勢周圍龍虎國鍾
聲晴應鳳凰臺明仙去秋遺劍笠漢僧歸夜度杯千騎
迎街群樂動五雲深處御香來

天壽節龍翔寺習儀次韻訢上人

彤庭笳鼓群公集烏府冠裳百辟儀金甲繞纏龍擁壓隸
章徹舞鳳鳥旗九天空闊蒼雲杳四海升平白日遲皓首
南邦無變化何由一息向天池

鴈門送楊仲弘姪士耕歸龍泉

伯也朱入玉堂日我亦參應金閨名三千里外嗟淪落二
十年餘異先生猶子初從鴈門見故鄉能作龍泉行鴈斷
東門别小阮家詩相送若為情

趙君澤母一百七歲

南康校官致仕日北堂夫人長壽身一百歲後又七歲千
萬人中無幾人王母蛾眉曾不老諸孫鶴髮但重新桐川
之水東到海々上桃花樹々春

送陳子英縣尹之掌仁

江迴彭蠡天與瑞路入孫山山後答令尹先為武進縣絃
歌阮送君子鄉黄僉雙峰西日靜綠草自動春風香巾車
數問虞夫子禾懸元亮在紫栗

越州景德寺鏡清方丈題醉仙米僧名也岳麓圖

鏡清方丈見岳麓堂虛只赤行江潭樹木連雲屋影濕樓
臺濕日水氣酣皇英雙騎龍上下蒼梧九疑天東南道人
得我千古意復遣老夢登崆峒

送唐長卿赴常州教授

三茅斷作湖與響常州昇州猶比鄰山君化鶴去問峯水
烏銜魚來獻人隸酒未嫌官舍冷閑會長恐士家貧絕嘆
一槊鳴琴地杏花開門消却春

送美上人歸臨川

白雲不生華蓋峰青天淨倚碧天容上船不計日多少到
寺更竹山雲重木客識人騎出虎潤靈木法雨為龍莫貪
石室跏趺穩偏長松門薜荔封

送黄民尚入京

自甘白髮老南老相送黄印紙比次十月南霜清廣道五
雲性日照高旗儒生合在登龍案相為深心程取明日
風颿如疾馬有時烟渚惜眠鷗

題觀海圖為張晉賢作

自古十洲三島勝幾時一釣六鰲連千年王母蟠桃實五
百童兒採藥船日出早看金柱湧天空只擬玉壺懸無程
欲接張公子直到牽牛織女邊

贈張晉賢持夏真入慶吳大宗師七十

玉皇香案仙臣老金母瑤池鳥使來五色雲霞宮裏錦九
天孔雀掌中杯 制度禮數恩波合海宇歡榮奇岱開張
果子孫商嶺路此時相與醉蓬萊

題方壺子天台圖送曹士安省親還上清

仙人飛車乞獨往我家天台不得還六十 江上老為客年
夜夢中無數山雲飛舍下雨白髮桃見湧瀑暖綠壘[illegible]
年祖方壺子寫我與君劉阮間

次韻銛上人龍河月夜護興二首

臺殿桃依丹鳳闕江山或擬白龍堆瑞滿地皇雄南服執
法星明近上台天際飛雲君使到日頭出處客僧來翻經
夜月歸樓空滿座香風落曇開
秦淮水流落日西瑤階不從翠烟迷絕憐明月真堪摘却
是青天不可梯電掣海光龍出手雪翻林影鶴棲樽案
若木同根葉莫攬珠方動感懷

送馮履道之西湖書院山長

洛陽年少吳公薦絳灌當時老不如流涕痛哭出長策指
世治安良有餘南臺御史書初下西湖先生席正虛尔祖
郎官白首歎諸孫猶帽黑頭居

餞鍾南山茂才北上

南山登在十年見北闕今逢萬里游燕府星辰迷差次黃
塵日月謾淹留　天子八萬一千歲玉京五城十二樓高
臺黃金得駿馬錦衣白晝照關河

送廉公子北歸

莫飭隊處
皇元世賜姓爲廉藩相家江上行逢携同對夫達歸送王
河橋黃封錫水人人酒白下春風處處花誰謂王孫歸
到踟躕芳草獨興嗟

次韻答惠長老

棄爲狂士幸相容敗回　明時味不逢明月近人關傷水
白雲邀客更登峯百年耳厭俄場大千載神交劍會龍車
馬滿樹門晞燭夢視初熟蔣攸鍾

九月一日遊昭亭在宣州

山色江光帶近郊迢遞樹搖搖舞寒條半生九日黃花酒多
在西風白下橋千里客游仍暮景異鄉人事又今朝老來
未遣登臨懶盡醉東家綠玉瓢

寄謝子木

泰贊誰傲廿年滌官君欠空海贊荒涼秋浦時時酒錢
佛香江夜夜船湖海客身皆寓齒家山見歲已春李何時
與和歸來賦白石家謝住黃沙家丁住　未有田

送王治書赴刑部尚書

秋官高向霜臺選驛使遙從天府催用對班行連九棘晉
公勲業在三槐曉凝戟觴星光動春永持囊日影回自是
登餘先德讓四郊時報鳳皇來

次韻介之雙檜亭作

小園新年偶然得實禽清曉即同聽短筇故喜杳然白老
眼今憐汝爲青周官成自署御月漆史何人　客星樓
案相尊無地賓賤諸生况有亭

寄題道吾山關禪師竹院

道吾竹院太容下老子藤床翡翠深過雨雷霆龍擁關滿
天風露鶴當林此君靜對了不厭諸老清談亦許尋他山
登酒闌還出何人載歌金玉音

揚隱君竹所

次西處士萬竿竹渭南封君千戶侯湍流四聲風入座擁
皆寒色日如秋江空每恐蛟龍化月出初看鸞鳳遊帶經
先生已賓客幾其客閑性取友更羊求

五日書懷
五月五日客不樂三十三年人永歸換頭白鬢千莖短出
封黃鸝一箇飛衰老秖應親綠醑故人不說問何關也知
開士情緣重但道慈親消息稀

送僧遊廬山
十八社人五老逢香爐紫烟誰為然山光水影江行日風
靜波平船在天故里今逢霞外客歸逢雪里月中禪清吟
一為浣塵土宛對三梁看瀑泉

送笪子敬之蒼梧縣尹
重瞳天子迴遊地黑髮郎官出宰時曲美也能如鄭渚騰
將猶是息天池虞階干羽三苗固貢路生肅二女祠滿
東風花處處扱與韓奉但娛娛

送圓侍者還平江承天寺
承天寺裏圓侍者持地河邊別故人桂席風生海門對楫
船日出楊子津西山負郭連青縣南浦行歌採白蘋好在
玉堂柯博士老夫同郡鬢如銀

贈齊生侍大父僉憲海南
為臨江浦析夫容更約郎君比地遊上水先經十二斗過
山真是百千重留錢繳户供刺膳扶策備官候晚鐘題高
繡衣繩祖武最有無發遠相從

贈贊上人
贊公江上五年別　先帝宮前八月逢石楊護禪神接虎
山堂開法客為龍相携久坐聊班草自愛能攜已拂松疑
似廣陵張處士白頭也欲叩心宗

題獨峰圖次虞閣老韻為高祖師作
虛空樓閣開金布下界雲雷護寶藏萬仞崩遙天半碧玉
更先見日初光承殿峻極群龍繞音樂文加百鳥翔自是
飛來王天竺靈根種種妙生香

送僧還徑山
天下徑山高在天雨到長林露冠年半肩喘雲堆萬色上
方朝雨禪龍起生來應用無清業老者如今已白頭八十五
四翁每憩在阿師親鐙石頭禪

朱子誠道安軒
鎦表未識隊犬雨麗公自知龍鳳雖總有英聲列鍋常置
無妻子老活全獨俗火浦秋分稻灼木當窗夜碎鐺恰是
霜髮新酒熟　魚得四

黃氏拂雲堂
語川為家黃隱君總似絕堂青嶂雲長斧每許分曲者結
塵深則下鳳驛嚴晚幽懷將雲對風來清語口秋閒處處
千載吳夫子講道歸來遺贈文

送周良臣赴湖州知事

何驪青山碧苕上東漁綠水紅蓮中風景與人殊自稱公
餘携客許誰同題詩醉歸帶夕烏豪字小作蠅秋紅他時
自是冰雪操致身未愧水晶宮

送公子怙務入京

龍泓公子五雲忌鶯語皇州二月時首荷士騎鞭節上蓬
萊春近佩聲移承恩賜坐黃金褥獻壽親簪白玉卮馬上
偶看鴻鴈過篇中吟與鳳凰知

曹文貞公輓辭

九天日月臨中土四面星辰領上台渾祖功臣高甲第暘
間佳氣久排細繡衣光彩東西道白簡威名內外臺[illegible]
代儀刑勞夢想海雲清徹見蓬萊

送人入京 篤備危太樸

五月毒熱中人甚一雨生涼送客若千載風雲遇遇聖代
九天日月冀神州飛龍夢熟松聲夜倚馬吟生勁氣秋姿
人為報危徵士老客年來轉白頭

送張笎句還內臺

東都早自去豺狼西去為先觀鳳凰已報入關迎紫氣亦
知詣 闕覲清光周秦不謂殺函固吳楚遙通江漢長楊
子津頭候驄馬老天還足賦蒸羊

危建樸

大光徹夜看龍出海氣作秋如雨來水擺尋常群客在洞
庭心十二峰開遍將日月迴雙轂攬取乾坤注一杯況是
神仙好居此珊珊飛佩下蓬萊

次韻用堂上人見懷　續集

短日還如昨日流老年可似壯年遊小輿携徑山山晚落
木人家處處秋夜黑丹光如月出天清漢節帶霜過題詩
乃複勞人憶置酒多因好客留

送岳彥卑湖北省親

繡衣持節照青春綵服趨庭趨過綠津門吏共迎鸚鵡道舞
人爭看鳳雛新瞻烏猶屋沱吟久駐馬如扉下問頻出本
只教都不識無將民瘼細敷陳

送南臺掾史劉五璟陪治書順帝朝賀

上帝南郊法駕親寓臣北道傳車新冰霜通路開河曉雨
露岳天海嶽春千里隨從驟子九重閣衛候雞人　晃
旒再拜三呼日玉帛交攜萬國賓

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

元年春及王正月半夜天四使者星五鳳文章能並世伯
魚詩禮又趨庭雲邊宮闕時時到馬上河山處處經政德
猶如太史令玉堂贊贊舊垂青

寄王宗師

輪峯頭鶴下空華陽洞口百花紅長林藥草無人識上
界蓬萊有路通爛醉前年春作客頻憐去日老成翁丹砂
不遣來城市故著題詩寄葛洪

送僧遊廬山

廬山東南山木多石梁頓倒掛銀河仙燈夜半天人落佛
屋春深海客過五老笑容還好在陶公楊柳定如何布帆
又起江湖興應道西風動薜蘿

送宗壽卿赴閩憲書吏

白下東風三月春山花隨路接南閩倒生頭恆榕根異等〻
美誰憐荔子新嘗曾昧儋皆異面硐紙裙擷似黃巾繡衣
按部先諮訪定有意生伏海瀆

羅釣亭為境上人賦

羅釣亭池如鉄環高僧忘世此中閑雨來停杵鮫人泣雲
出獻珠龍女還天子千頭游物外客星一點動人間當時
萬乘渾何事江上富春猶有山

草堂為程道士賦

春日清溪載草堂北山當水正蒼〻山人蕙帳來猿鶴野
老梧岡憶鳳皇千古有懷齊出處百年無命漫猖狂第須
送酒勞嚴武未怕移文白孔璋

送葛客長老歸故山

長記題詩送葛客喜看飛錫下諸峰笙吹緱嶺仍騎鶴劒
出豐城又化龍山氣含霜飄夕磬溪聲和月濕寒春何如
官寺聽車馬空惜黃塵起斷鐘

用堂上人見過西園次韻張仲擧

借宅何緣得近僧曉光金氣接觚稜詩成李允如千偈老
去還堪續一燈鹿抱即聞無上覺羊車自是最初乘化山
且作相隨去幾箇麒麟擁壞陵

送僧歸番易

護龍客賦錢之歌飯牛翁如白石何山頭桃駿不歸去秋
深葉落忽已多舟行夾岸轉青峰風定滿湖皆白波記得
康郎洲下住月明如海看漁蓑

雲松隱者在梅山江上寄饒杜二君爲意老人默

用元韻兼謝所寄蒼耳酒

老病無心擣鹿茸寄將蒼耳喜新濃清尊迎酌當儀家大
藥供餐會虎能野客好懷多感〻故人嘉意每重〻從來
更愧諸侯禮醑償猶〻擬辟雍

送由上人游金華兼簡信上人

金華東日掛清曉玉樹西風吹晚秋皇初牛化青山石帝
子龍飛白下州二院同居皆佛子繼溪獨坐人舟茶餘

倘問西園檜翠色依然映白頭

送李潭北遊兼簡張仲舉二首

天上宮庭切玉繩霜前齊拜起金陵雲開海岱共相送風
鼓鐘兼書不與丹羽導前乘石佛黃旗從　上賜江僧關
山南園將歸日河水東風已解冰

師尊已起五天遠弟子留耕萬里遙離別故盤當盛世英
龍諫德別清朝歐陽外史文游于華一封人記聖竟好在
玉堂張太史非言雇亦求箋

寄題金粟泉石軒

金粟泉石有深趣黃鶴仙人曾獨來崖雨溶雲青　鴻海
天隆日碧道開山翁宴坐秋簾靜野雲隱遊　棹迴幽徑
依然生藥草他年從此入天台

題王元章梅

三年不見王徵士一見梅花如見人風致山陰頻夢夜堂
晴江上又逢春已寫也作尋常寫意象真同造化神開道
聊漢新買宅想裁千樹作比鄰

送檜上人遊浙

檜公作別攜檜下坐士去拜三竺閣東州西州夜歌發南
山北山春意開五湖月色容湯桴九里松聲人擁閑送向
峰頭望天姥雲中古佛各開顏

送馮侍御調燕南廉使

繡衣高把使君節白晝霜生王母小三甘為知合特異首
司開命自鈞好官在護送魚河送之花邊留向午劉丹味
懶書仍抱下紫薇執法更南還

送僧之臨江

白雲自愛青山好青春柱杖向豐新橋紙老翠煙留客都
恰相見遠送入清江流日日到海潮兒捧天無與漁翁洪
廿熟還勿漏可道尔高縣也銀

送張司道御史調西臺

西南兩府重威名江陵諸山慣送迎行部還經寧　愧去
好鄉里若無情最憐日雪松能好放作春寒　未生為報
同官楊伯起檜　曾門巷尚餘清

送樊都事

南府紛紛重上賓中臺衣冠動群臣校經尤啓重瞳早布
澤曉生萬物春工部寺班依日近少陵佳句又於新老夫
釋甕西園遠夜夜同星繞北辰

次韻王雲巢登兩華臺

城郭江山秋晉將野周封老於新詩秋思在昔日繁華此錦
繡春風婀娜枝悅暢莫誇周室香界下方報漢楚七頓開
聖主暨臣頌家是王襄髻末綠

再用韻呈雲巢

同生千載不逢時自出一家頻見許月殿斧寒金粟樹河
宮機爛錦花枝魏虔每過陂千木杜老因知元紫芝欲引
微詞常綴緝苦心抽盡不成絲

題森碧軒卷

鳳語壇詞碧玉笙羽裳群擁翠霓旌四時景物足蕭爽十
月畫寒如太清丁令回歸應發興須斯標格况知名過門
下馬寧無謂行酒賦詩殊有情

送王雲巢之西臺分韻得西字

古柏蕭森獨鳥嘶故園迢遞早鶯啼九重湛露天方北一
簡文星夜向西繡斧任貫文彝鴟衣蒙使霞閒鳴鶴鯉魚
自出含芻并鳳鳥已嘶門下跂

陳先生輓辭

西子湖邊眼獨青西州城下淚潛零先生政仕能強健太
對諸孫尚典刑江漢未歸仍暮景東南長望且晨星真從
處士徵書貴又對郎君把墓銘

奉酬李謹之見懷韻時予客三茅

讀書不遂萬乘君尋著傾依千鶴群洞裏客身如月右雲
中仙樂有時聞珠懸露樹[illegible]湛滴玉長霜回 不枉道上
若知人世事誤憑殿檻說求雲

送清涼寺友上人歸永嘉

江心回作野客借石頭含逆閑士歸半夜泛湖道棹發十
年殘夢逐雲飛相看握手話鄉里獨老悲涼落衆衣新春
亦有還家願會過不空推烟扉

送麟天岸歸里

河上先皇新作寺山中遊子獨思家孫藤得得千岩日廣
袖翩翩五色霞耐可題詩留榭菓莫因採藥見桃花向來
也怪諸尊宿長道神鞋護木爪

寄題餘干西雲樓

古洲琵琶江水濱蔵山閣檻對西雲歸霞偶作錦繡色落
日或成鶯鵠文宿鶴夜飛天錯莫秋龍晝掛燒䌷緼道人
心境空無際護道半閒相與分

次韻無夢授月堂吳中倡和佳什

二客當時共泊舟何人清夜獨垂鈎劉郎當日方諸將麾
子生涯老一裘萬里關河空悵望百年江海儘嬉遊而今
豈但忘机甚也得頭顱似白鷗

寄題張伯壽萬寓

隨君不發六丈璞過客或酬雍伯焚色比天王黄竹賦食
同仙子赤松方畫餐兩裸秋濤急夕氣烟凝曉露滴此日
郡齋清味冷野君長是憶常郎

送張御史赴湖南僉憲

祝融峰高青入天洞庭水闊淨無煙使星夜度五千里老客夢長三十年一統乾坤分綸斧三苗風俗尚文能埋輪舊日都門道會見徵還席屢前

次韻具庵送湛淵上人永嘉省師

早年為客曾遊處今日題詩却送僧珠箔瀰崖春雪瀑寶窗綠塔見天燈金仙攔幔開銀界玉女褰帷倚翠層積巘阿師窮勝討諸峰歷歷漸攀登

送繼上人省親

黃黃花明江上秋黃黃上人歸故州還家卻得阿母喜斷髮更作諸方遊白頭老客念鄉里清淚對人如水流應當山好會後見龍河水邊須小留

送郭筅勾之西臺

南州待着騎驄馬西士今須聽鳳皇風恐浪花清度月秋先聞樹早鶯霜汾陽宅畔槐應老泰華峰頭鶴正香願得蓋分氷雪片洗磨天下總含掌

送答房僉御史調西臺

泰華雲開仙掌明閶門射冷早霜清九天丹鳳銜書下六月青驄擁轡行南國江山吟拋徧西周人士喜爭迎鷹鶚鵰鶚高風外麟趾驊騮美化成

覽勝樓

二水三山帶遠洲五臺雙榭起高秋齊梁宮苑依城在江漢波濤入海流金刹曉開龍虎園玉笙宵下鳳皇丘一天灝氣晴無際況及此時長倚樓

挽訪笑隱

親對先皇講法筵人間獨性十三年將同鳴鳳瑞下世恰道飛龍招上天長立寶階瞻寶樹亦知金像捧金蓮梵王此日生歡喜黑雨斜空浴九泉

次韻次揚士揮韻

倚馬異過金上城氣浮豊頰碎峙嶸高枝帶雪舞松翠斷綵舍霜折藕芭蕉帝遠唯有白衣軍幕下新增請部宮未似唐君老還訛君王竟愛卿

題飛龍亭

昔聞飛龍登紫閣龍飛上天竟不還上天下天皆帝所千古萬古空人間晴雲露露城頭樹春水迢迢江上山惟有神仙自騎鶴玉笙吹度月中關

錢德譜父母同八十

先畜度宗兩各仙已獻蟠桃幾歲年人世總誇同八十漢家叙道數三千錦機紫霧天孫織玉臼玄霜月姊傳恰是持將稱壽日秋風桂子集瓊筵

奉簡浙東李士照僉憲二首

天上星辰落世間少微婺女故相關霞金光照家々屋持
節春行處々山部屬簡瑚時有畢父兄亦從食無數大夫
自是烏衣好客老使孀鶴未還

少微婺女棲島冥長立寒宵望使星支郡問民秋　節洋
宮迎士曉談經雲深石群々白天外神山簡々青不獨豺
狼走荒絕亦聞鮫鱷落滄溟

追仁壽郎見予樊左司在南臺時作悱五首何博
士蘇徽君既為和之又名丁復僑居金陵草莽之
臣也不能忘　奎章故事欽覩　皇潛飛之盛猶
能記之僭用元韻以寓鼎湖之思云耳

猶記飛龍比上時仗臣筆馬度差々鳳皇自是巢高閣螻
蟻何因集下陣翠華看花臨　御苑綵毫猶染繡文鋪々太
平不願論封禪自擬元和聖德詩

猶記金陵觀稼邊翠宵深處相攙楼縱横天草三千字標
緻如瞻　十二挽經從丹心馳　魏闕依然白髮老滄洲
翠華不復南巡幸歲々空來鴻雁秋

猶記　御床金織帷加成寶刻仿丹緣人間護道風雲會
天上儀留日月遲地闢經今無遺賜南臺恢昔有題詩舊
臣總抱烏號泣豈石還如峴首碑

猶記奎章擁紫微玉臭亢彩日論煌々褙玉果開春宴亦
賜金蓮送夜歸俊逸詩篇凌鮑照風流人物動　徽遲惟
杜牧秋娘賦色綠淨堪補舜衣

猶記華亭嘗繡渠市人漫許與臻々從來盡備公車選前
職皆知　帝眷圖相府常還從病沈酒家祠部屬狂斂踏
僧有裴惟須醉夜立露踟望北極

題鴈圖為李元中賦

萬里蒼茫南國秋黄蘆荒荻野蒲　天庭兄弟將群　月
樓臺動客愁蕭々夜塞霜雨明暖々生光　隨
日送江花發幾向東風憶故州

送馬彥翬進士赴江西省試絕句二首

紅杏春風天上園看花走馬卞承　恩紫微捷上江南省
擘水飛鵬早入垣鏡裏斷雲青色伏氣頭回良白魏舞二
狄洲畔多明月恰還東濱第一門

行分憤府鳳皇池龍擬瑤池鄉々侯任蟠溪江當無事日讀
書應似未曾將家在南城附丹桂色灌西園良綠葵賢甚
交承王傅士滕王閣上酒歡持

檜亭稿

天台丁復仲容甫

近詩　前集

七言

常熟道中

阿郎問人常熟路北風打船哭日落水樹合霧一團團野
婦抱子自村村

湖水如銀月欲低紡猴船發五更雞當沙小婦然相隔
雞乳兒寒自啼

傳用可盧墓

黃巖頭曾置屋白頭江上不成家明年東去攜妻子辨
食松陰十畝花

題茅山彭道士畫梅花仙子

縞燕棲寒夜不飛洞天霜淨月流輝　彷彿梅邊起
披青霞拏妻衣

清溪與平趣華欽述舊有作

溪頭楊柳女兒髮綠光細柔春油上金陵當日一尊酒何
如相見在池州

次韻李方外

遠樹葉初亂色淡曲塘　足水漲肥何人春盡不飲　野
老年饑猶與衣

次韻元常雨望

銀燭春光玉雪霄翠箒歌聲雲鬢鬢羅浮洞裏花如織誰
立寒香曾寸攜

題江村小景

野蓮忘世寒雷下溪笛牽兒早鉤徑有客芳茫五羽道綠
閨春恨繞花枝

題疊山卷

江山老盡歸元亮今古何心兩伯夷半夜寒溜霜韻院
編孤慣雪樓鮮

題春山曉行

短棹衝烟釣碧波沫鍾聲曙散群鴉早年曾是道邊道下
馬春屋問酒家

夢遊仙

春風洞府香藹近浸月笙簧響風鳴童女一千髮如墨碧
桃花下笑相迎

為德松席上賦

江上重逢鄉大娘桃花如歌紅漾燒葉溪上曾相見猶
記胡麻飯顆香

次韻江南

斗酒十千郎可賒斜窓 籬語謂為一作 近大婦相迎問買
酒十五小姑方主家
東山斷雨挿青龍江歙倒乘千丈虹忽地北風狂作惡水、
波高湧白銀宮
長干城南越王臺長干橋下客船來橋邊有人問書信羅
郡小步踏青苔

和山行兼次韻

山鵑翅翻紅雨〻野花香壓翠煙〻修行有客春多酒咲
寧無題畫傳忽

因錯思動近江寄 試之、

澤國無官寄老叡誰方有客借寒驢要知到死難干祿何
用平生苦讀書

次韻酒上人

薔薇花時風雨急茫菖菁蕞東參全寒册引古自有方術白
日今誰生羽翰、
白髮蕭蕭日夜生玄雲消盡雪霜明新栽花木可憐長蕪
為衣裳不忍更

賦萬花次韻岳上人

香滿松房夜月虛紫藤縣露淀污諸相兔故悠作摩定起
和維摩掃辟書

題錢舜擧畫馬

玉禾久歛出天閑引看時常占舞班四十年來太平日屬
車無數劍中山
二十年前燕市客黃塵蔽天相逐來中有出頭先一丈山
中彷彿憶龍媒

題李唐道山水

層峰高出雲樹外飛溜直下天河懸江南老客揚空斷舊
宅不歸三十年

題雪水茶叁子

驛舍情緣萬白花豁冠骨 袖中麻黃家婢子陶家未學
古方衛雪水茶

偶題

一事不能方近古六經何用更知新唐虞時世君臣會李
杜文章字相嗔

酒間贈貫西白

思入東風白雨邊萬雲春樹雨茫然不回綠灌輕新進未
必長汝識少年

題唐馬圖

鳳屑龍脊渥洼姿正是天官得意時野老步行身自想詣
書新不敎騎

題子昂竹石圖為趙救敎作
大雅堂前第一峯　小雨　新漲前年醉把湖州酒坐
對蕭〻日下
題壁上山水
老年歸思不堪行　江城　寫綠騎之百棧愁
添白髮數千
題美人卷
玉山橫管淚痕光　鳳壓　心情題不得九
疑雲冷陽三湘
題李遵道
仙客歸魚汝海濤綠梢清夜月還高或傳騎去招丹鳳想
見歸來御六鼇
絕句
秋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船載酒江頭飲水
柳千株滿岸陰
自愛江頭著雨蓑小光倒浸鴨頭波蠻商那似天上下打
鼓向人帆側過
江雛初長杜若新紫蕙紅蘭洲渚春楚天正遠欲有遺江
上獨行逢故人
柳下杯盤野老過　綠波南浦傷心别黃

大東門第番何
揭柳風輕欲午涼扉無秋後巳春香水綠入老茅堂酒不
信王孫道路長
北關青雲車馬多南山白石飯牛歌霜清水盡釀春酒雨
足野田收晚禾
雨岸東風吹柳花小江新水帶春霞長林日出鳥自乳買
酒上船人到家
茅屋雞聲接近隣短棠巾幗莫嫌〻鄉禮俗淳風在烟
樹深〻數拜人
稻麥收空雲沛〻新秋詩過雨沉〻誰言畢竟閒無事老
懶太平渾有心
贈唐德輝〻
翠柏蒼森鳥已啼白門涼月萬村雞山中獨識河東鳳五
彩翩〻舞影齊
題息齋竹為袁弘甫賦
鳳凰飛去不可還一竿清意自蕭閑秦郎門外三尺雪却
為晴光畫啟關
題江鄉秋晚卷為李明達賦
滿地寒霜水氣昏亂鴉啼起向前村秋頭白鷺機還動季
似發眠深閉門

贈武生

六龍浴海吐長霓飛上遥空作大雞十日胡肴當 竹二
更深語坐燈花

題汪伯高梅

虎臼寒霜染雪毫緑烟撇散月初高野人醉醒羅浮夢長
憶仙娥玉色醪
寒響齋齋已滿枝冷香不放小船移燈殘酒散笙歌歇臨
徹玉樓人未知

贈劉子静

括蒼山色翠如葱溪下天門施玉虹孟事少微星一點金
陵江上受西風

過溧陽錢氏祖墓

汾陽單口淚如瀉長陵一杯寧有孫千章喬木高 起倚
桂東雲斷客魂

次韻西湖竹枝歌

上塘楊柳下塘濱阿那笑人不愛金塘水西流東入海水
深不似阿儂深
柳葉如眉枝似腰贈郎郎挽最長條條長郎繼儂 遠不
是為儂春態嬌
錢唐潮來兩岸平錢唐湖歸江月明錢唐女子新 關夜
半吹簫鳥鳳鳴
郎愛捕魚儂織簑勸郎不必要登科一夜壽當漁人食取一
官鷺魚囊患多

題楚江清曉圖

海色澄明霞欲出白煙樓閣静崢嶸青楓江上船已發若
竹嶺頭人未行

題山水為劉子益賦

古寺烟雲翠岩獨僧迢徑入松杉故鄉魚動金陵客便
欲海門歸掛帆

贈李明遠

金陵龍眠見三李（震伯晋仲子才元步三人齊名）瓊林鵷鷺峨峨二松對（子才已）
紀[illegible]第為名駒渥洼亦千里騰風沖霄須九重

送渭清遠上人謁虞學士求墓誌

白玉似人首童君黃金如僧草堂文華藻無盡山前月光
動石頭城上雲
九重閶闔向來人五色英蓉已後身一代文章未絶世千
年道德在瑩珉
水鳥群隨句上蓮江脈自拜北京風二姑夏作子時適五
老經如前日同
平生太史來相親在託新詩贈遠人自是星辰按牛斗誰

教天漢陽參辰
山中氣候久春遲江上帆檣早晚迴曾草詞章替日　者
將文字號天台

題羽敏仲竹木

青山白日野中看南國佳人奉袖寒老樹不堪風雨露龍
孫春滿錦闌干

題先太樸雲林圖

天台萬八千丈雲林三十六峯悉載山中保恬杏朗江上
相逢

右檜亭集天台丁先生詩也先生名復字仲容
壯遊　京師公卿薦之館閣不就而去放情詩
酒終老江湖之上今所類諸體詩凡三百一十
五首分為九卷合為一帙前集則其婿饒介之
所錄續集則其門人十二　之所見輯也　南臺
監察御史張君惟遠見而愛之惜不大傳于時
捐文有司鋟梓來廣其傳敍授之信鄉定董其
成且惟先生之才足以追配古作而鳴
國家之盛迺非毛諸用以殺觀其合辭說興焉
遂閔遍費紙然愚俗意又非人　紙盡識則
是編之行豈不有補於風教乎至正十年冬友
生江夏諭丘敬志

檜亭集卷終

圭齋文集十六卷

（元）歐陽玄撰

明成化七年劉釪刻本

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歐陽元撰。元有拯荒事略，已著錄。元平生三仕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揭傒斯作元集序，稱有曰詩流者三卷，曰鉛中者十卷，曰驅煙者十五卷，曰強學者十卷，曰逃眞者三卷，其門人王師模所編。明宋濂序則謂原集一百餘冊，皆燬於兵，惟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二十四卷，其孫祐持編錄之。此本詩賦四卷，文十一卷，附錄一卷，題宗孫銘鏞編集，又非祐持之舊矣。孔齊至正直記曰，歐陽元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謂文法不及虞集、揭傒斯、黃溍，而事實不妄，則過之。然宋濂稱其文如雷電恍惚，雨雹交下，可怖可愕，及乎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實亦未減於三人也。虞集道園學古錄有送元謁告還瀏陽詩曰，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眞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蓋集父教授於潭州，見元文大驚，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並駕齊驅。故集詩云然。然則元發軔之初，聲價已與集相亞矣。

歐陽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
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
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
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章疏紀功燿德則有銘
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
其聲名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闡
關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
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

蘊窮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裒
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
也則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
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
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
公諱玄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
忠公脩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
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
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

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
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
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脩實錄
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
廟朝廷雄文大册須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
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
宫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
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
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

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霰
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
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
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
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
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復翕
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
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
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

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馳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并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二十四年其孫佑持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于瀏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録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間作爾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予幸為文敘之以傳濂也不敏自丱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褁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集不賜鄙夷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識迂疎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哉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斁亘萬古猶一日存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持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金華宋濂撰

歐陽先生集序

歐陽先生集曰詩流者三卷曰鈆中者十卷曰驅煙者十五卷曰强學者十卷曰述直者三卷曰雅語者三卷其門人王師模所輯也所輯者止此作而未已者不止此先生於書無不讀其為文豐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典有則可諷可誦無南方嘲哳之音無朔土暴悍之氣棄在草野不得與典謨訓誥之述作以黼黻皇度然文関於世教斯可傳矣不繫其人之隱顯學貴於知道知道斯可法矣不繫其書之繁簡先生之可傳可法者固有在矣余獨恨不登先生之堂從諸生之後而請益焉因王君請為集敘姑書以識予嚮慕之意後至元六年冬十有一月朔揭傒斯序

圭齋文集目録

卷之一

賦

天馬賦　辟雍賦

義門賦　墨梅賦

頌

天馬頌

卷之二

五言古詩

舟師諸牌寄詩奉謝都水分監瑞卿監丞

送報先宗大歸祖庭并列小序于左

爲所性姪題小景三首

題東坡佳石

七言律詩

大明殿早朝　試院倡和四首

相臺　祭祖墓二首

祭祖墓于防里用春洲先生韻

送李宣忠之教寧州

竹僩　敗筆

郊天禮成應制

謝恩日呈同年

比干墓　接花木

棗清　過洞庭二首

侍宴北省　春洲壽慶堂

寄許參政　謝家建通濟橋

夜宿寺前農家　贈西明道人

瀏江　呂山

讀鍾養吾處青城書

聽秋居士園池　鐘草亭詩家

排律

賜經遣官酒次蘇伯脩韻

謝德盛春萱堂

卷之三

七言絶句

喜門生中狀元四絶

試院偶成及寄諸弟

試院偶題贈巽齋六首

所貴姪梅　爲所性姪題小景

所性姪家藏東坡看竹圖

所性姪藏所翁全身戲珠龍

漫題四絶　折枝海棠

萬竿烟雨圖　墨竹

驢上曉寒圖　灞橋風雪圖四首

宣和梅雀　一行禪師講經

顏子虎　再題臨川別卷
三牛圖　萬竿圖
宋徽宗蘭圖　高宗御書
陳摶睡圖　雪夜訪戴圖
吳西村雪霽圖　老蒲萄
蒲萄　子昂雪鵲
墨荔枝　劉山立梅圖
天師月梅圖　寒雀梅
榮碧潭全身龍　榮朝瑞正龍
榮建翁家藏所翁龍
壽御龍頭　吾友龍頭

山間山水手卷　醉翁亭障為南翁作
武三思雙陸　贈癸壁珣講主
贈彭溪節　彭雲溪真
過高郵　永清觀天關
栢庭和尚　偶題
寄山村兄　贈歐陽寰遠
姜夔圖　京城雜詠 八絕
永清寺白巖清暉方池古松 四韻
昭文攜琴圖　和寶雲長老澂一清 二絕
逢江易藝芳千賦芳洲
旱禾田歐陽琅溪四絕用歐陽公琅琊為韻

春江釣艇圖　贈報先歐陽文
東山春景　歐陽公牡丹詩
蒲萄 二首
分宜趙尹所藏子昂竹石圖

卷之四

歌

明學問答　四時百子圖
趙菊山文肅公閱武像
山莊所藏東坡畫古木圖
簡劉相公歌　贈趙祥春精
詠春閨怨　和柯博士歌

和李溉之舞姬脫鞋吟
贈畫公黎仲瑾號碧山
子美尋芳圖
紫微老人大字歌　送鐳子簡之武昌學正
送聶以道之官武昌
示姪　躍海朝天龍
道吳山　大圍山
奉勑題明皇馬

雜體

鄴之垌古樂府 有序
漁家傲南詞 并序

卷之五
記
道州路重脩濂溪書院記
貞文書院記　袁州路縂脩記
安成李氏重脩安賢義塾記
趙忠簡公祠堂記　保靚祠堂記
安先生祠堂記　秀川羅氏祠堂記
仲更齋記　吳氏觀樂齋記
遜齋記　譚氏蕭山記
芳林記
卷之六
記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學復田記
求志堂記　世綵堂記
坦明堂記　繼善堂記
精通堂記　讀書堂記
聽雨堂記　霞外庵記
永思庵記　臨溪亭記
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卷之七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彭氏族譜序　白石周氏族譜序
後林周氏族譜序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國朝名臣事略序
廬陵鐳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忠史序　虛籟集序
王正條格序　奕序
考古臆說序　鈐岡續志序
風雅類編序　潛溪後集序
易問辨序
鈐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梅邊先生吾汶藁序
環山詩藁序
卷之八
序
王振詩序　梅南詩序
李宏謨詩序　李希說詩序
鐳軌中詩序　蕭同可詩序
羅舜美詩序　月樓上人詩序
鄧以道文集序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贈李敬求序
送虞德脩序　送鐳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送鍾仲宣歸隱東山序
送鍾仲賓歸安成詩序
送伍成均南歸序　慶劉一山八十序

卷之九

神道碑

許文正公神道碑　趙文敏公神道碑
貫酸齋神道碑　虞雍公神道碑

碑文

曲阜重脩宣聖廟碑
江陵王新廟碑　洞淵閣碑
張齊郡公先世碑　趙忠靖公馬合馬碑

卷之十

墓碑銘

鍾御史墓碑銘　周判官墓碑銘
鄭府君墓碑銘　劉聘君墓碑銘
段徵士墓碑銘　劉更齋墓碑銘
鍾桂隱墓碑銘　歐陽山村先生墓碑銘
歐陽南谷墓碑銘　龍母吳氏墓銘
劉梅國墓銘　揭文安公墓誌銘
劉縣尹墓誌銘　羅錄事墓誌銘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奇翁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一

阡表

安成鍾氏儒行阡表

哀詞

蕭同善哀詞

傳

高昌偰氏家傳

卷之十二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如其仁許之何
也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

之師推之何也

書義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

策

問今天下之事　毋泛毋畧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
或不遑暇食　朕將親覽焉

卷之十三

詔　表　冊文

命相出師詔　冊命出師詔

進遼史表　進金史表
進宋史表　進經世大典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銘

友吾銘　敬心齋銘

說

楊鑒瑩之字說　劉叔耔字說
族子章晦字說　李觀尚賓字說
彭以恭字說　琅溪說
彬彬說　齊吾說
奇峰說　明軒說

鎦恭安說并銘

卷之十四

題

北行錄　安成劉氏家譜
西平李氏族語　衆芳所存
彭功遠先世手澤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五馬圖　草虫圖
娛拙集　白麟溪三大字後
太師右丞相畫墨竹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

跋

遠林鎦君墓銘後
跋王大年詩帙　跋劉士行墓誌銘
羅穛文族祖澗谷藁
歐陽文忠墨蹟跋　眉壽二大字跋
沁園春跋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

卷之十五

贊

御書九霄贊　麟鳳二大字贊
潘雲谷墨贊　羅漢像贊
兖文忠公像贊　自贊
山村先生像贊　秉彝像贊

靜脩先生像贊　慕安先生像贊
蘇先生像贊　蘇郎中像贊
魯文迪贊　鎦伯常贊
題陽明軒太玄子龍

疏

寶雲禪寺題疏

書 啓附

與所性姪書　答族兄南翁書
與意山先生書　回所中書
回所立書　回鎦中齋先生書
答劉桂隱書　答孫春洲書二

與張憲使書　慰閔博喪母書
與鐳文廷書　與鐳文廷啓
回許參政啓
祝告文
太祖以下祝文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焚黃祝版　焚黃告后土
防里祭祖祝文二　祭后土文二
祭揭侍講文　祭于達老文
卷之十六
附録
神道碑　行狀
傳　像賛
文忠䟦　文廷答圭齋啓
許有壬與圭齋啓并詩
文廷洪圭齋偶題

圭齋文集目録終

圭齋文集卷之一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賦

天馬賦

騶房星之委精鍾天馬之權奇溓神質於渥洼砥勁氣於月氐貞非神牝徒本乾爲上分扶輿之秀下孕蜿蟺之粹風雲資其格力雨露澤其光儀膺廣風臆騣秀竜驤首昂渴烏之勢影捷枉矢之馳於是陋騊駼之産邁騏驎之姿驂六飛於廣漠舞九奏於帝夷若乃朝刷崑崙夕秣玄圃駕猴璽之子晉逼霞觴於王母風冉冉兮斯征靈綃繽兮来宁覽熈世之德輝屬萬物之欣覩頹陪禁衛自獻西土乃命移中戒造父釋雲景於金鞍睽孚尹於瓊戶出則鏘和鑾駢興組媚日馭之光華展天衢之步武然其氣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其芻秣不可畀之阜櫪之伍峙王山之殖未足供其齕委金臺之貲未足議其估是知天馬固難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見於盛時僅聞於前古時則有倣鄙枚請賡樂府而客或難之曰時方歌鹿鳴之章子乃爲天馬之賦得無馳騖鼓車者寧不與此而迥殊也哉噫夫寶不自貴以人而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方神駒絢綵於水涯固期驚兮之同滯至其裂碧矢而庭實竟乃自齒於天駟信物美而無所遺兮亦奇才之能自致負鹽車而上太行者慨

未遇夫伯樂伏皁櫪而志千里者又何慙乎老驥振長鬣而一嘶兮冀識余之所意揚壒埃風而上征兮願借羣雲以爲鞍隨飛龍而上下兮羌先路其焉避彼豈乘虛而騰踏兮追雲逐電之可冀也庶幾求之玄黃之外兮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辟雍賦

皇風清寧人文盛開京師崇天下之本國學萃天下之才粤若稽古爰自蒼姬始號辟雍眆歷代聲名之盛本大射行禮之宮其規刱於文武其度講於周公節觀者於四面壅流水以環中若乃道闊邃嚴義闥軒朗隆源止而不泥文斕溢而不蕩肉好適半如璧之象茲乃辟雍之初所以名狀也或在靈臺或在鎬京靈臺者爲文王所建鎬京者爲武王所營茲乃辟雍之初非一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兮觀德或養老兮興孝匯九有之俊髦軌萬方之則效茲乃辟雍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迹其建侯設鵠矩袷圓冠褎尺講事君之敬刻莛視立已之端斯則辟雍之習射天下之盛觀鮐背鶴髮尊傅隆師祝饐以膳授几以洛斯則辟雍之養老天下之盛儀闐闐啾啾泮奐弗猗覽上國之光華踵賢關之雋游斯則辟雍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客聞之曰子於成周之制講之詳矣於異代亦有所徵乎泝觀炎劉治盛中世臨雍再拜化及四裔要荒萬里就學遺質鼓篌圜橋

以億萬計于斯時也辟雍亦可謂盛矣愚曰才然子徒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敷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窟南窮炎維之陬北際氷天之疆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爲一辟雍陶同宇爲一庠序於是在天則應璧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產孔廟金芝之瑞藏曲阜之特祠實希龍之首歲乃擇成均之師申胄監之制三年而科詔頒文治蝟日星乎曉世之修風霆乎多士之氣將見自今以始彼漢之億萬尚敢與今日同年而語哉大抵惟聖人能盡君師之職惟吾道能並天地而存惟養賢爲繼後尊帝之大務惟建學爲化民成俗之大原睠此辟雍屹乎本根固邪爲今日之賦者續古之頌被之和聲叶之永言前以光八百年之成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義門賦幷序

宣文閣授經郎鄭君浚常以其家乘示余曰浦江鄭氏義門文錄歷覽諸作蓋彬彬焉他日謁予一言爲作義門賦辭曰

翳伯僑之裔孫兮紛振振其好脩承世熾之蟬嫣兮寧隱耀而發幽循義路以允蹈兮擇仁里而相攸被芳潔以爲服兮襲溫良以爲裘將孝弟以爲車兮方敬讓以爲舟歷九世而共爨兮壹乃心之休休曰五倫之於日用兮實有生之大猷父慈愛之恂恂兮子色養之油油

若君臣朋友之際兮必忠信之與謀於睦婣其有恵兮在任卹其有䏶閫儀雍雍以賓退兮家政凜凜其陽秋長者施其令則兮少者孝乎順柔珪封弟以瘞死兮綺代親而自四史何感乎緹縈兮詩何嘆乎原隰之裒差高風之卓絶兮嶺難貞乎何尤爰敘敘於稽古兮悉聖訓之是蒐陳時祀之秩秩兮蘋首弁之俅俅述五禮以為儀兮樂至和而不流以予觀於往昔兮將公藝之可儔我歐公之史五季兮書旌表之法周門簽境以綽禊兮桂雙立而烏頭雪霜貿貿於當世兮松栢岑蔚乎故丘矧皇元巍巍乎有天下兮化丕冒於海陬敦懿行於四國兮播令聞其若鄰闢孫起家而交辟兮列相第之

前籌兮重席於官庠予徹聲華於覓旗信積善之有報兮寔通寵光之網繆也

墨梅賦

伊江梅之受命治與澹其相遭灼天地之太素亂水雲兮齊高方三冬之摇落索群木於秋毫悅矩溪與轉嶺發孫㬌於蓬萬枝苕封以瑩寒壺玉切而華胥表萬有以獨聖誰與子兮同袍何佳人兮黯然阻煙霧於林皋豈皎潔之冐奸抑輝光之在韜彼翰墨之託寄亦何異乎風騷撫尺素而太息心臨遠而忉忉何以慰兮空谷瀟樽中之獨醉感外物之變化謹內志之持操物交物以不滲我與我而焉勞世不辨兮姿光巳或戾兮焉逃與昭質之自觧從見笑於蘩桃於兹花其何有懼天下之滔滔寔附意於守墨以傳誨於兒曹

頌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國進天馬二十一日庚寅自龍光殿勑周郎貌以為圖二十三日壬辰以圖進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傳旨命僕斯為之賛臣惟漢武帝發兵二十萬僅得大宛馬數匹今不煩一兵而天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雖駑劣敢不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子仁聖萬國歸天馬來自西方西玄雲被身兩玉蹄

高踰五尺脩倍之七度海洋身若飛海若左右雷霆隨天子曉御慈仁殿西風忽來天馬見龍首鳳臆目飛電不用漢兵二十萬有德自歸四海羨天馬來時庶昇乎天子仁壽萬國清臣頭作詩萬國聽

圭齋文集卷之一 終

圭齋文集卷之二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五言古詩

舟次諸牌寄詩奉謝都水分監瑞卿監丞

抱疴辭承明買舟濟官牌神襟正無悰蓬底可容納舳艫尾相銜密次若鱗甲憶初離神京餘暑尚揮箑淹留近秋杪朝夕欲添裌紓傳進元芙之介奉一札使君適分監羸縮制有法得書即欣然愛我踰素狎遣騎護輕舟快若歷三峽鄉心驚脫韁野性兕出柙昔憂阻殺滬今喜泛若雲黃蘆間蒲稗綠藻唼鳧鴨舒懷對幽景寓目成畫夾公堂為展席觴客禮意洽病予雖却酒亦復飲盞呷吁嗟逆旅逢知已元不乏相期遂大器留詩當盟歃感篆辭則長欲賦慚顓挾

送振先宗丈歸祖庭并列小序于左

歐公孫子多肇派以為四暮年歸潁陰非無首丘志乞洪不得請由是懈歸計攷公生平言亦頗憾先世先世多才賢生適逢五季輻負政分裂盡萃於所事竟乏垂世名蓋亦限地勢況復公少孤坎壈蜀漢裔身當混一秋代逢承平際擇里審所安實迩輦轂地子孫托畿內宦轍亦云易入情曷免爾公豈溺聲利詎知沒屢移南北尋睽異一枝先南邁司造有深意沙溪標德里瀧岡重塋祭至今青原家十世祀不替振先吾宗英守正恥欹皲闒闔保家法處約不少慰嘉樹無由枝弃穀無穗滯原本既不亢時需諒無棄矧今論俊髦往往論根器老夫辭冊府多病久憔悴徒懷薦士心言莫士軒輊賦詩當推轂自愧辭已費僮僮青雲友誰如古人誼

歐陽公晚年乞守洪州累表不得請於是歸江右之志遂不果余詩所謂其居備方數於歐文者能知之蓋公之不歸廬陵其志深有可諒者矣南渡以後宋人多議公此事洪景盧楊廷秀之賢亦未免有此意甚者謂公子孫居潁為金人所戕而遂絶是大不然近年來詔脩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中擷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中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漢名鼎字國器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舁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則知未嘗殲于金兵也此好事者為之辭明矣元遺山金士領袖生平極重歐公嘗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北人至今佩服其言振先歸以似鄉先生桂隱劉公一覩

為所性姪題小景三首

林廬落疎煙歸帆泊沙渚披圖得空闊總是經行處

寒屋苑甚古踈煙野樹春逍遥濟川者應是此中人

浦口歸帆落沙頭行客回林間酒旗出快着一篙來

東坡恠石

我懷赤鮮仙此心已穿透憶曾擒虎豹今與鶴俱瘦

七言律詩

大明殿早朝

扶搖萬里上青霄鳳關龍池步步瑤驄背負珠金絡縈
象身備駕玉逍遙衣冠俯伏傳呼徹千羽低回看舞韶
湖海布衣瞻盛事他時田野夢天朝

試院倡和

仁皇下詔急求賢糠粃當時偶在前兩榜復升新大比
三人聯事舊同年閉山道路尋常夢寥闊風雲尺五天
但使得材今勝昔吾儕寧復嘆華顛

張子能詩橿士林無時無地輒披尋文章咫尺不相見

春興幾多應自吟鍊字直疑成白首知音有待鑄黃金
何時尊酒論真訣要自康謠說到今

進講金華集眾賢禮闈御命拜君前花拖蠟炬分清夜
餅餕紅綾憶昔年龍尾步隨黃閣老鵲頭書下紫微天
南宮群彥時相閱何似官街有米顛

至正羣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前杏園花發當三月
桂苑香銷又七年豹隱山中文澤霧鵰搏海上翼垂天
明時禮樂須奇俊莫道儒生白壓顛

相臺

南是東南裴相臺綠漪一徑踏蒼苔此日城闉少人到
當時公府棄官來禪床象屋留光雨青苔蛙聲噤鞠灰

泉石至今有貴氣山靈應解識三台

至正壬午十一月十三日祭初祖墓草仲更秘
書有佳句見勞匆匆奉酬嚴押

白髮甘泉忝從官歸來曳履上吟壇故山虎豹多文采
白水蛟螭有屈蟠謁客及門容履滿贅文盈篋借燈看
百年省墓償初志心憶先親痛苦寒

青春萬木一根荄一春工妙剪裁願我乞歸情穎水
羨君訪隱到天台題橋肯學相如志揩墓慚無逸少才
但喜陽剛將氣進明朝緩室動葭灰

至正壬午十一月十三日祭始遷祖墓于防里
村心是日春洲先生有古律四首紀其事玄用

韻奉答

遁在遺塋三百載曾孫羅石作階基儒家冬至祭初祖
容子興鄉未逐文白髮始脩桑梓敬青編久發蓼莪詩
無由作吏守墳墓須訪故山耘耔芝

與公俱之濟時具舊日相思不得過南國寄書川路永
西樓剪燭雨聲多池邊黃鵠有人賦門外驊騮先客歌
但得芳蘅相伴處臨風遙想玉為珂

陶令歸來謀作室孟郊老去怎應門政緣跡懶勤過思
無柰過從求贈言手江曲瀾助盈屋積積層層如浩塵
歲晚胡為滯空谷萋萋芳草怨王孫

十年玉署絲綸手新把漁竿傍釣磯平生亦愛狩蘭蕙

歸日惟知求薇蕨干祿郎君辭紼侍投閣老子賦緇衣
山中薦士書長寫弱翰猶能為客揮

送白芒李宜忠之寧州教授

廣文家住白芒原唐世忠臣閥閱存寧郡喜迎新博士
邦人特重舊王孫楊花絳帳春雲陣苜蓿丹書暮雨痕
向使汾陽歸騎在應慚詩禮在名門

竹澗圖

青林翠巘俯江郊谷口湍流巨石坳戛玉萬竿鳴水樂
垂紳雙瀑疊雲梢風嚮靜後蒼龍影月瀨光搖濺鳳巢
歌罷商巖採芝曲兩翁翰墨定神交

敗筆

秋拈禿筆似愚慵曾為雲煙掃壘松脫穎荒涼空憶兔
舊腰消瘦久如鋒小臣奏事冠初免敗將降胡甲不重
老矣此心無可用少年豪氣為誰雄

郊天禮成應制

紫壇黃幄夜無風壯璧初陳月正中瑞靄霏微成五色
神光烜赫照重瞳千官屏息聽天表萬國開心在聖躬
清曉慶雲高捧日簫韶前導駕還宮

謝恩日呈同年

把劍風簷日欲曛偶從甲舍得高文煙雲過目猶能記
花柳逢春各自欣奇字擬從楊執戟俊才端合鮑參軍
客來為我傳新作筆硯無忘舊策勳

比干墓

獨夫臺上醉紅裙七竅丹心竟忍聞白日已隨流水沒
青山猶護太師墳忠肝一片埋秋草直氣千年起暮雲
我亦停驂薦蘋藻太行落木正紛紛

接花木

園丁妙手即花神換葉移枝偽脫真刀剪豈能傷化力
色香無復記前身春深自有膏腴續歲久行看鶴膝伸
堪咲微生亦如此牛為馬後呂為秦

壺清

朝飲層冰瀹性靈夕飧秋露引脩齡江湖大瓠中無物
海嶠方壺外有情貌示神巫揆闔闢辭邀市掾酒芳馨
何人欲作先生傳長憶寒茄月滿庭

過洞庭二首

白沙隱隱見金鰲縹緲閣憑虛結構牢天水渾融浮太極
神人幽顯隔秋毫龍堂深閟靈栖冷象緯低垂客枕高
欲作廟堂迎送曲杜紅蘅碧盡離騷
媧皇摶土擲虛空屹立君山面勢雄一畫犧圖天地骨
九江鯨靚鬼神功裾飄帝子蒼茫外樂奏鈞天澒洞中
頗幸當年鄒魯客觀瀾未到楚諸熊

侍宴北省

臣本江南一布衣恩榮今日及寒微合爍列宿光相射
湛露迎陽晝未晞仙醞飲來生羽翼宮花留得奉庭闈

酒闌車馬如流水回望紅雲遶闕飛

孫春洲壽慶堂

孫母歐陽九裏登外家譜諜自廬陵高年備養人俱羨
同姓外堂我未能好客郎君等卷軸讀書穉子小窓燈
朝廷屢賜尚方帛更待廻鸞織誥綾

寄有壬許參政

京華白髮旅塵埃喜見文場閉復開自是曹參當輩相
不然王式肯輕來上躬藻火勲無補衆口鹽梅屬有材
素志已酬歸欲早相期濁酒坐莓苔

澧州謝家建通濟橋

慶雲飛龍日護雲根玉樹叢鄰接澧沅太傅功留召伯棣
相君心競謝公墩已誇蝃蝀綿今古猶羨封胡俾弟昆
孫重盧溝溝上月隨將車騎勞子門

夜宿寺前農家

漢南茶店已星稀倦宿田家帶落暉蕭寺依山聊復爾
鄭侯送酒是耶非風餐并覺涼生飯露坐俄驚月在衣
老子漫遊吾漫送登山臨水澹忘歸

西明道人

武昌堤上水雲身三十年來識道人只為漫遊相見少
故知臨別贈言頻憧憧車馬紅塵老靡靡江山白髮新
邂逅一回詩一首錦囊千首未為貧

瀏江

瀏江江水色幽幽兩岸青山雲木稠一自桑欽載涼委
曾留孫盛作春秋猿岫風來起波浪龍湫月出見汀洲
下流兩度翠華過光氣至今浮斗牛

昌山

昌山峽口日西斜蘭渚維舟近酒家水激樹根龍露爪
石排江岸虎交牙路廻佛寺藏深塢風動漁舟掃落花
再拜靈均獻蘋藻月明環珮下汀沙

讀鐵養吾廬青城書

季子胡為葬蓺風博大公復欲級營丘勿匆塵事手萍梗
往往異土迷松楸誰能樊澤為表識頼有杜黙勤訪求
但當作吏守墳宅莫待暮年思遠遊

早歐聽秋居士園池

碧池流水綠潺潺高下樓臺紫翠間既籍才華勝南族
謝安清致滿東山標名花塢鶯爭適集句桃符鹿守關
灑掃園丁今白髮秋翁化鶴幾時還

鐵草亭詩家

朝廷采詩廢已久公卿薦士亦罕聞坐令劉氏伯倫鍤
生作唐人賈島墳光如黃壤翳明月劍在青山藏白雲
未家骨朽怪事息又見廬陵老隱君

排律

賜經遶官酒飲蘇伯脩韻

鼇極天初補娥池月已修鮮飈生廣廈清旭振垂旒

漏聦無塵黄𨦟視不流凝神思熟韻虚己納鴻猷章徹
金爐灺漸收玉筆浮甘泉歸步遠大液使程傳鷄棲
宮樹鳷鵲避客舟商者戈漢帶瀛傳騰唐著名華應相
語明時豈易酬徘徊西掖晚鴈影度延秋

謝德盛奉益堂

種得忘憂草毋安憂可忘業滋金水潤稅帶石雲香叙
景盈東閣春輝益北堂靈苗仁壽域晚節治平鄉世澤
深培植先聲續顯揚才華昌後裔事業富孫曾沃壤根
林茂燕閒鬢髮蒼詠歌傳諭荒雨露溢恩光

圭齋文集卷之二 終

圭齋文集卷之三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七言絶句

喜門生中狀元

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
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
業國學日新齋余西廳授業生也是日京尹
備鼓樂旗幟塵蓋暮都邊二狀元入學謝師
拜余明倫堂榜眼鍾思誠探花郎徐容皆因
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予游亦拜其側其餘
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雜遝不記姓名圜橋
門而觀者萬計都人以爲斯文盛事昔未有
也同寅舉酒相屬偶成四絶以紀其事

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筞臨軒小臣報國無他伎
舘下新添兩狀元

禁院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盖人爭看
兩兩龍頭入學來

淡墨題名二十年一官獨自擁寒氊居然國子先生舘
三五魁躔拜座前

都人舉手賀昇平不羨黃金遺子籯進士從今成典故
唱名終罷拜先生

天曆庚午會試院中馬伯庸尚書楊廷鎮司

業及玄皆乙卯榜進士偶成四絶紀其事出院明日有敕晉修經世大典又成小詩寄諸弟

省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戰藝場飽食大官無補報
兩科來此校文章

御史承差鎖院門侍臣傳詔出天閽試官被命聯鑣至
同榜三人出謝恩

長樂鐘鳴柝聲時三合八座列參差自携手把天縣水
一滴歸關不得私

聖主宮中遊幸踈日臨秘閣玩芸儲昨朝蘭省經開試
清曉王音催著書

別寓祠前雪水渾弟兄沙上舉離樽三年不見來時褐
要看斑斕別酒痕

薊門城頭過階塔一一行人逼霄閒今朝送客又還入
那忍更投名利關

香山山頭新月彎一似家里看西山去家五十度搖望
圓壁何時照我還

仁廟初科射策郎如今班白玷朝行東風昨夜聞歸雁
夢繞江南烟水長

夜開金鑰詔詞臣對御抽毫草帝綸始信朝家重儒術
一時同榜拜三人

試院偶題贈巽齋

遶燭通宵擬御題槐龍風急滿聲遥玉堂冷透青綾被
憶侶灤京五月時

小雨陰風夏夜闌穿窗撲面雪成團平明笑與長官說
天上王京如此寒

聖德文明鼎運開相君承詔譴掄材誰言慶曆科無補
中有韓歐富范來

百鶴充庭氣若虹千蠶食葉響春空東風一夜吹爐力
明日紛紛綠又紅

鯤鵬一化徙天池白日青雲在項時我以世科慚克紹
那能姤喘更答兒

陳編矻矻老無聞寧冀異榮許存方寸留耕猶有望
擬尋手澤訓諸孫

所貴姪梅

老樹縱橫出氣條一枝還又亞牆腰西湖湖上撒蓬看
一夜吹香滿六橋

為所性姪題小景

綠樹清江遶舍邊門前長泊往來船休官亦欲來林下
只恐人嗤我學仙

所性姪家藏東坡看竹圖

銀燭高燒照艷粧繁華過眼已相忘敲門自愛看脩竹
未必殷勤為海棠

所性姪藏所翁全身戲珠龍

萬戶千門夜半雷明朝日出五雲堆老龍引領春消息
玩弄明珠未肯來

漫題四絶

鈴索無聲玉漏稀青綾夜直月侵扉五更一覺梅花夢
催得江南學士歸

屬官分住省郎曹省樹年深過屋高翰長晝閒來叟者
下簾危坐聽松濤

鼇山六月少蚊蠅四壁松風動畫繒長武聚廳清澈骨
一人人餐一碗冰

翰林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家光泰宮定鼎初年曾作省
至今門徑隔池通

為張謾題折枝海棠

點綴春風只一枝此花猶是半開時更令老杜如今見
便是無情也賦詩

萬竿煙雨圖

森森萬木種清和奈此霏微煙雨何千古首陽宗二墨
清風又但不須多

墨竹

疎枝淡淡與濃濃垂葉應無龍虎容玉立滿身都是雨
何人能識葛陂龍

驢上詩興圖

水聲山色畫屏中衙子凌兢兩袖風曾向天津橋上否
誰從驢背覓三公

灞橋風雪圖

漢樹秦雲一色黃新詩拍塞小奚囊藍關尚有朝陽債
不識先生有底忙

玉林瑣對路漫漫驢上凌兢兩袖寒一段乾坤清意思
又驗老子出長關

學士烹茶掃雪時當時已被侍兒嗤灞橋驢背何為者
直要衝寒去覓詩

驢上凌兢兩手龜南來客子為尋詩而今十倍霑濡冷
偏許青雲韻士知

宣和梅雀

歲晚孤根獨發時飛飛慢雀若相依繁花世界春三月
會有名園照夕暉

題明皇崇法書一行禪師講經

廣陵王笛夜何如明日宮中看佛書兩界山河當指似
盧龍塞上有龍豬

題顧子虎

松風謖謖露葉低於髮顧子行歌遲從今慎勿惑氣譬
心亦可學秦巴西

尋題臨川別卷

西蜀橋邊薛校書風流自是女相如平生不受梅花譜
只為清才自有餘

三牛圖

兩堅騎牛過遠村一壹橫笛弄黃昏老僧正解判舒字
坐愛三牛了不犇

萬竹圖

露壓煙梢整復斜有時風定翠文加閒身幸老清平世
喜見鵷雛待竹花

宋徽宗菌圖

地上層雲起王柯依稀遺墨認宣和蕭陽相國君知否
好作齋房芝草歌

高宗御書

君王不受辟寒釵永巷泥金進指揮欲上大滑樓下石
啼鴉落日滿宮槐

陳摶睡圖

陳橋一夜柘袍黃天下都無穩睡牀喜聽得隆騶閙老子
為君眠斷白雲鄉

雪夜訪戴圖

雪夜操舟童僕勞偶然歸去便稱豪若為返棹成佳趣
轉憶當時不出高

吳西村雪霽圖

鄭虔能畫又能詩獨立經營雪霽時曾向湘江挈釣艇
賣鮮沽酒鬢如絲

老蒲萄

半蝕秋虫老葉皺粗藤孫蔓踐濃勻何人偶值騎君睡
尋得驪珠足眩人

蒲萄

院落陰陰一架秋新涼蔌蔌月如鉤老龍偃蹇豈無力
戲吐玄珠不肯收

子昂雪鵲

水晶宮裏文章伯當世誰知翰墨名賴有瀛洲光價在
不曾承詔寫鴉鵲

墨荔枝

向來千里騎塵紅生色羅襦濕翠濃顏色似嫣妃子浣
蕭然猶有墨君風

羅山立梅圖

山澤癯儒面目眞見梅往往見先人屋梁月色新灑拂
茅舍玉堂同一春

天師月梅圖

龐頭誰寄一枝來多謝天公巧剪裁猶自壽陽妝額後
到今玉蕊忍全開

寒雀梅

斗柄初閒第一枝遊蜂寒雀已先知相逢不忍輕飛去
直與梅花了歲時

榮碧潭全身龍

巨壑深潭萬水源四時雲氣浸千峰天衢遊迓全身露

還信碧潭蟠老龍

榮朝瑞正面龍

天光恒赫五雲間千仞丹梯不可攀禁侍臣今白首
幾回正面見龍顏

榮建翁家藏陳所翁龍

畫龍居士舊憑熊能寫青雲隱見蹤阿堵神光留意處
肯教飛去葉公龍

壽卿龍頭

聖朝龍首六七輩總是知心識面人我亦待來頭角老
不知誰命繪麒麟

吾友龍頭

少年不學躍天衢便被良工寫入圖老去全身何所隱
會當謁帝乞江湖

山間山水手卷

十年京國看圖畫半幅雲煙亦惱懷今日身行屏障裏
却思移住最高峯

又

動靜之間毫髮微要於微處動天機一中消息君知否
玉琯葭灰夜半飛

醉翁亭障　壽南翁作

長史琵琶皮作弦使君眉宇飲中仙滁山滁水渾堪畫
獨有風流意不傳

武三思雙陸

上陽無子局方闌又到乘龍第一盤餅餤未來聊樂耳
郎君好好點籌看

贈翠璧炮講主

上人官寺講華嚴闡說心傘日日添晚歲結茅依翠壁
龍嵐郁氣滿晴蒼

贈彭漢節

君家已有易堆床帷勿簽蹄書傳香昨宿山堂中夜起
西窗燈火誦琅琅

贈彭雲溪真

少年書劍出鄉關晚歲雙旌五馬還辛苦一生清白吏

祇留松菊應蒼顏

過高郵

高郵海上水雲空曾說明珠夜吐虹底事年來光怪息
阿誰身到廣寒宮

題永清觀天淵

黃木扶胥日出時泊天波浪渺無涯濁河上接銀灣處
只許乘槎博望知

題柏庭和尚

香葉曾經宿鳳鸞苦心容蟻重應難明堂自有擎天柱
且喜山中耐歲寒

偶題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到
時有幽花度水香

寄山村兄

季子京塵滿黑貂兄年九衰鬢蕭蕭何時約我山村路
傍柳隨花過野橋

贈歐陽寰遠

寰驚百里未爲遥叢谷回春只一朝要見禹門頭角異
乘時一躍上青霄

京城雜用

玉堂集日列金鑾學士新兼祭酒時五百書生叅講遍
八甎花影最來遲

麗正門當千步街九重深處五雲開鷄人三唱萬官集
應制須迎學士來
白玉堂前夜合花高高綠樹散朱霞朝來如見唐人畫
髻着誰家白鼻騧
龍笙鳳管舞輕盈步障遊看花滿城行到瓊林春更好
新來進士唱名聲
鰲山宴罷月溶溶大液池邊湛露濃不用金蓮送歸院
水晶宮出玉芙蓉
京城走馬聽晨鐘我欲宵征僕興慵却憶江南春睡美
小樓欹枕聽村春
奉詔脩書白玉堂朝朝騎馬倚宮墻御河東畔垂楊柳
時有鶯聲似故鄉

題永清寺白巖倩暉方池古松四韻

上人燕坐白巖阿巖上暟暟白石多曾到補陀南海岸
白花無數擁盤陀
巖前高閣翁清樾碧瓦朱甍映翠微老子懸車還故里
倚闌何日看雲飛
白巖山下偹清池花有清香水有漪幾度收經看月上
分明水底見摩尼
古寺長松倚半空問渠年臘祖師同應知方外輪囷器
多謝晴時雨露功

題昭文携琴圖

孺子携琴未去殘兩翁山水偶相遭知音已置廚成外
到底昭文不鼓高

和寶雲長老澂一情二絶

禪板蒲團百念空坐聞宿鳥起霜風巡堂看坐三更過
師在雲山第幾峰
虎溪一笑瀾珊了不似當時刻棹回高興莫教容易盡
青鞋布襪約重來

逢紅易藝芳千賦芳洲

楊柳垂垂拂釣磯平沙雨過綠生衣王孫鬬草歸來晚
撲漉鴛鴦帶水飛

題阜禾田歐陽琅溪四絶用歐陽公琅琊爲韻

安成山水淸如壯百里長溪遶淸障春來不到環珮鳴
山雪消時溪水漲
貼城稻熟百日賽鼓祠祠背早歐家黃鸎睍睆上灌木
白鷺聯拳立釣槎
溪翁能來訪溪隱溪上山山淨如浣並堤莜葉違淺深
隔屋桂香知近遠
溪魚可羡飯無沙溪水無氷梅着花美人娟娟隔淮浦
好山處處皆瑯瑯

題春江釣艇圖

煙中樓閣響滿穿漁艇歸來月已高記得蘇鐘長樂曉
爲人揮手掣連鰲

贈振先歐陽丈

春雨猶旬滿道泥山中煑藥早鶯啼歐公孫子來相過
又見人間一角犀

東山春景

春光渼渼日遲遲正是名園撲蝶時却憶小橋流水過
東山春色在桃枝

歐陽公牡丹詩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樂漁樵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
君王殿後見𮖺紅

題蒲萄二首代李公溉之作

玉堂曾侍看花遍滿架蒲萄翠作叢今日歸來見圖畫
渾疑身在上林中
宛馬西來貢帝鄉驪珠顆顆露凝光只今移植江南地
蔓引龍髥百尺長

題分宜趙尹所藏子昂竹石圖

有客有客白其馬汶篁移植燕山下歲寒心事木石知
兩露恩深詎能寫

圭齋文集卷之三終

圭齋文集卷之四

宗孫 銘鏞 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歌

畊學問答

世間惟有畊與學思量二藝皆無錯畊者榮華得富家學者羽翼生鱗角畊問學得恁艱累年累月在窓前田地抛荒園圃廢日間忘食夜忘眠學者答非容易筆頭雖小驚天地但看王侯將相家盡是當年勤苦至學問耕得恁苦渾身織污生泥土冬月之間被雪霜春天曉暮遭風雨耕者答不辭辛鋤頭翻地出黄金但看世間儲積者盡是當年勤苦人畊可憐學可愛思量二藝皆

懐大少年辛苦老来閒朽壁朱門多自在

題四時百子圖(轂菴紙畢墨翰主人觀 近見他集余有題詠)

天無一日具四時人無一母生百兒何人筆端巧造化人事天時俱盡之三三兩兩如魚隊日長遊戲闌干外采蓮攀柳爭後先繞竹觀梅分向背一真未鑿萬象春誰家苑囿誰家人莫是越王泛蠙嗣西湖湖上嬉芳塵當時富貴傍觀羨至今宇宙流傳遍爭如茅屋浣花溪竹根稚子無人見摩挲此圖真樹䦨多憂正為多男子但須得似仲謀兒人生一變已足矣

題趙翁山文肅公閱武像

淩儀王孫宮錦袍紅鞓玉帶珵琫刀大夫在官盛冠佩州將技旅陳旌旄汾陽百字照今古五陵志氣横江濤世皇大舉獵徳綱池上不遺丹鳳毛宮門承詔鑄銅馬瀛洲接武乘金鰲驊騮毫社百年久奕奕燕臺千仞高

題山莊所藏東坡畫古木圖

眉山昔日生三蘇一山草木為之枯後来筆端挟春脫却令生意回枯株樹經公筆無老醜天以春工付公手誰云華行能眠翁奚必法嗣洋州守山莊劉氏富清玩家有蘇公舊揮翰枕酣濃鮮粘怪石慣見倒根生斷岸皓翁對此羡春茶為公梢上掛長蛇燈窓細讀假山記秀氣終鍾眉山家

至正壬午十一月余以疾謁告南歸未曁至安成郡北之族中御判繼先劉君相公不遠一舍攜尊俎見勞談遺得知為西皋趙學士之壻別次為余徵詩即席走筆作長句併呈似王守鵠溪相公及郡倅明則相公一粲

徳州沃野濟岱雄地産往往多明公與君初見闕爵里瞿然又復知冰翁冰翁西皋古君子擇壻如君信佳士故應邂逅氣味同遠来勞我於桑梓南州初莅發新硎安成名藩髙屏星金鑾學士巳頭白玉潤郎君終服青我嘗三仕歴郡邑聽訟催科紛蝟集能令過客情誼洽可見邦侯才力及古廳小飲巫分手因君索詩為君壽郡中政清長貳和為我寄聲賢太守

贈趙祥表褙

浚儀公子今幾葉裝池裝潢以爲業道傍荅玦猶一揩
池底玄灰信多幼鋪張幸及時糊藻流落還同故書篋
魏武子孫曹霸馬唐家宗室滕王蝶淳化石本墨模糊
宣和印章紅摺疊魚鱗已是善排比鷺尾猶況工剪貼
但持絶藝動縉紳勿向同儕論譜牒藝文舊監物勝倒
翰墨當時勤涉獵心期知子價千金只恨無才寫蒲箋

詠春閨怨

東風園林花草香芳閨寂寞春晝長佳人獨守情默默
銀床錦被鬪鴛鴦紙朝倦繡拈針指怕向花前聽鶯語
與回舊事千萬端杏臉蛾眉淚如雨玉郎去年辭家時
綠楊紅杏嬌春暉綠楊紅杏色如舊悵望玉郎猶未歸
一春魚鴈音書絶雪膚消瘦千腸結斷腸猶立幾黃昏
那更青山苦啼鵑

須見同舍柯博士所贈趙孝子歌眞往作也客
以是卷繼求余言遂用柯韻作一首

利津城城上烏飛向城南叢塚呼塚前無人作寒食但
有被髮哀號孤行人厭烏見被髮慽欲射烏金僕姑盡
烏下告孤兒苦遠訪親骨踰重湖兒生四歲時父別阿
孃去孃老婦已孀養兒爲兒娶兒思往從父念婺共緣
濕令年令伯正陳情他日韓湘竟收骨江南五千里山
東二百州州州旅寓有南北爾父存亡何處求跋行及

河十趾血河風吹沙天慄烈遭逢執友向燕薊指示丘
墟瀕海碣身爲衛子髮雖穢鞍忽墮地開覩穴君不聞
饒娥江頭哭父屍浮蘆魚孝子精神貫今古明神降鑒
寒空歷傳士作歌傳里閭

和李溉之舞姬脫鞋吟

宮袍繡盛金花綺紅綃緊襯雙鸞尾盈盈慢服舞腰輕
綵雲飛處香風起藕絲掣斷春雲鬆瑞蓮雙結並頭紅
天天曲曲玉彎卷翠鳳飛去天欲斂玉階秀出蘭芽長
瓊砂迸出蘆芽淺非細困倚東風力濕砌香雲塵無跡
無限嬌羞不自持君王喚起扶花立

贈畫工黎仲瑾號碧山

吾聞萇弘之忠裂金石精氣千年化爲碧人生賴有方
寸妙萬變神奇從此出又聞西方梵僧名法能能令兩
眼碧色晶熒熒有時肘後洒墨汁纖穠疎秀皆成形碧
山畫神欲入品表裏神光碧瞳炯浮嵐暖翠山不受畫
付晴窓落淞影碧山學士今爲誰玉堂弟舍各有時煩
君添我山下屋更看白雲相陸離

題子美尋芳圖

吾年三歲聲吾伊慈親膝下教杜詩如今蟫蠹三十載
夢寐欲見終無期誰家山水空翠濕彷彿相逢拾遺袢
金馬門前封事稀碧雞坊裏尋春急野桃官柳春連連
水流山店依平川眉尖不耆杜鵑恨壺中風月開元天

君乘蹇驢步如棘後有騂騮追不得茅屋西風五百年
虛度人間幾春色

題紫微老人大字歌

紫微老人射生手挽強竟取黃金斗大驃騎營中拜驍勇
鳳凰池上稱耆舊時平腕力無所施勵力猶能學顏㮊
縱横戎署結構休教活兵機屈伸肘山莊劉氏得最多
當日檣櫓駐應久高樓大扁曰明遠況有愛山并尚友
我來後公五十年主人酌我樓中酒平田野水鳧鴈集
重岡複嶺蛟龍走登高欲賦之佳興忽覩台躔照窓牖
家藏有此希世珍衆酒當為主人壽想當洗硯揮筆時
羽笑生風劍龍吼焉知今人正傳玩名與麒麟同不朽

嶠南髭鬣十五秋老將如今安得有鄧公九原如可作
養壽清商為公奏

送劉子簡之武昌學正

劉侯兄弟競秀發仲氏卓犖珠可人訓徒名門示高彝
棖臬中實皆輪囷未許于氏容駟馬豈羨楊侯朱十輪
剃才非止箇磊嵇燕環遂見玗琪珣伯留天庠不可去
仲始捧檄歸娛親溷溷南紀峨藩翰文武化行初未泯
世皇八駿所歷處屠蹕至今疑有神盤中苜蓿不在飽
座上芷蘭俱可紉吁嗟劉郎慎勿浪彈鋏自古江漢無
窮鱗

送聶以道之官武昌

天曆聖人在海南南省大臣理鹽筴聶君老儒幕下郎
日飲清水鬚髮白是時潛邸具知聞召見殷勤親賜食
明年翠華望北還復過湖南駐清蹕試舉郎君問宣閫
閫臣上前盛稱述省郎歲滿調江華回瞻馬首天南北
生平固自結主知下邑惟思躬吏責志心戀惻撫傳舍
宿蠹推求剔纖悉甘棠遺愛十二碑其中一碑磨蔚芳
豪民殺水三百年力能挽注甦涸轍爾來公牒至京師
廟堂除吏餘八百重瞳覽奏記姓名呼之以字顧臣列
若云賈誼久不見猶喜真卿獨先識秉鈞數對此論材
司業無如武昌劉天顏泚思霽色回姑惟育育心未擇
遠臣客舍擁敗氈誰知京兆牛衣泣青天晝有風雲哮

猛虎獰蛟向山潭華萼樓頭賞鑑高臨寓門下分竽瑟
念昔郡使舉政最往往當途多抹摇紙緣早許耳目司
豈復屋家股肱力人生榮進自有期爾在淵變非易得
小儒作歌屬山甫愛莫助之增太息

示姪

吾宗孫子多好學爭持卷軸求余詩嗟予青顏有幾許
況復老懶惟其時子年弱冠氣方銳立志要與青雲期
龔馬生駒汗血器遊女墮地瓊瑤姿固知美質故歷爾
所貴論道陰師資教之涉世晚自悞冬至作詩鑄阿宜
初陽萌動慎培養萬木一本含春滋

題曜海朝天龍

玄雲靈霈滂波立神龍挺水登天潢畫師題筆睨八極
意與元氣爭毫芒玉京偃聖驂翱翔鸞騎麒麟與鳳凰
龍拖雲氣歸洞府每日杲杲天中央

道吳山

道吳山頭目龍卧疊峰重崗深叢邃壑湫瀑布千丈長
古寺神杉十圍大崇祠坎坎風雨來樵徑丁丁鴻鴈過
鄂人夜望北斗魁丁有突兀青蓮座

大圍山

大圍山高高幾許絕頂嵯峨戴林嶋石間花開自夏春
地熇僧擁無寒暑清流白鵰滌毛羽綠樹黃熊引筋膂
山腰日午嬰兒啼知有雷公出行雨

奉勅題明皇馬

明皇八駿爭馳道知是開元是天寶當時一顧傾國姿
萬里君王蜀中老奎章閣下文書靜袞衣高拱唐虞盛
此圖一出非偶然要與明時作龜鏡

雜體

鄭之坰古樂府有序

至正壬午皇帝有勅賜故和寧忠憲王勳德
碑命翰林學士玄為文碑立鄭門近郊戴螭
贔屭龜有異瑞首如繪足如王搢紳賦詩紀
異玄作鄭之坰一首

鄭之坰穹碑銘銘維何誄和寧維和寧動揚廷臣玄詞
帝者彝錫琢石石劾靈靈何居偃句形頭之文旋瀅潑
絡鼻口達厥顛足之皙色晶熒馬都武驕腹騆嗟彼蔡
象應靈圖守器列前廷王之忠格高真琨之瑞天使令
發幽光炳丹青王有子承德馨決大疑陳大經疇五福
詒千齡作偃句實龜名

漁家傲南詞并序

余讀歐公李大尉席上作十二月漁家傲鼓
子詞王荊公亟稱賞之心服其感麗生乎思
彷彿一言不可得近年竊官于朝久客輦下
每欲做此作十二闋以道京師兩城人物之
富四時節令之華他日歸農或可資閒暇也

至順壬申二月玄脩大典既畢經營南歸屬
春雪連日無事出門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
漏數刻賦某具成枕上不寐補諧叶之明日
筆之於簡雖乏工緻然數歲之中耳目之所
聞見情性之所感發者無不隱括槩見於斯
至於國家之典故乘輿之興居與夫歲代之
服食器用神京之風俗方言以及四方賓客
宦遊之況味山林之士未嘗至京師者欲有
所考焉此亦可見其大略矣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見了
朝回早闌前襪帕歡相抱漢女妹娥金搭腰國人姬侍

金貂帽紛鞍雕鞍來往閙閙馳驟拜年直過燒燈後
二月都城春動野引龍灰向銀床畫士女城西爭買架
看馳馬官家迎佛官蘭若水暖天鵝紛欲下鷹房奏獵
催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繞過社柳林飛放相將罷
三月都城遊賞饒宮墻官柳青相映十一門頭車馬並
清明近豪家寒具金盤飣墻祭留連芳草遲歸來風送
梨花信向晚輕寒添酒病春煙瞑深深院落鞦千迴
四月都城冰碗凍含桃初薦瑛盤貢南寺新開羅漢洞
伊蒲供陽花滿院鶯聲弄歲幸上京車駕動近臣準備
鑾輿從建德門前飛玉鞚爭持送蒲萄馬乳歸銀甕
五月都城猶衣裌端陽蒲酒新開膈月傍西山青一搯

荷花夾西湖近歲過若雪血色金羅輕汗搨宮中畫扇
傳油法雪腕綠絲紅玉甲添香鴨涼糕時候秋生攔
六月都城偏晝永轆轤殺動浮瓜井海上紅樓欹扇影
河朔飲碧蓮花肺槐芽瀋婦髻親王初守省乘興去後
嚴巡警大液池心波萬頃閒芳景掃宮人戶撈漁艇
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棚苍龍袖嬌民兒女效
偏相攙穿針月下濃妝佼碧玉蓮房和柄掬賭肘飲酒
醒時外淋羅麻稭秋雨飽新涼稍夜燈吁買雞頭炒
八月都城新過鴈西風偏解驚游宦十載羇家衣線紵
清宵半家家擣練砧聲亂箏待中秋明月謝客中只作
家中看秋草墻頭螢火爛疏鐘斷中心臺畔流河漢

九月都城秋日亢馬頭白露迎朝奏曾上西山觀蒼莽
川原廣千林紅葉同春賞一本黃花金十緡富家菊譜
籤銀榜龍虎臺前駝鼓響華仙掌千官瓜菓迎鑾仗
十月都人家百蓄霜松雪韭冰蘆菔暖炕煤爐香豆爇
燒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貂袖豹袪銀鼠褂美人來往
氈車續花戶油窗通曉旭回寒㶿梅花一夜開金屋
十一月都人居暖閣吳中雪紙明如瑩錦帳豪家深夜
酌金雞喔東家撒雪西家噀纖指柔長宮線弱陽回九
九官氷鑒畫遍今冬冰不薄都人樂官家喜愛新年朔
十二月都人供暖箑宮中降面霜風獵甲第歲鉤環待
妾紅袖握唉敓聲送金蕉葉倦客玉堂寒正怯曉洮金
井氷生凝凍合寵敺傷一楪呉霜鑷換年懶寫宜春帖

圭齋文集卷之四 終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記

道州路重脩濂溪書院記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為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郡學為鄰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命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款謁皆然原其初建肆由時君有獨祠濂溪之命上其地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焉歲久祠宇寖壞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而新之郡士李某樂助以相其志工未訖去

代者歐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番陽吳侯肯來為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脩遣山長戴世榮又來代歐而郡士蔣通復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為誠源堂堂之後為故守高峰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及清遠樓後有光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雘輝映世榮割已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擴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下甃石為街縱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司封郎中壽次直徽猷閣燾壽之後遷居江州燾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淳為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為

書院山長以奉專祠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以漕事至瀏偕世榮奉事狀謁予歐陽玄請記以文玄惟周子祠事若舂陵若九江豫章邵陽諸郡皆有碑刻作者多世大儒玄於是記敘勞績紀歲月斯可已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贊一辭者不敢以勸說辭也昔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當時門人可以與於斯言者鮮其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以嘆美之及孔子沒知此者子思孟子西漢以下諸儒見其

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蘊發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實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斯言不出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楊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灼然無疑者也且自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為儒者苟知讀濂溪之書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

生當數今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有横議於當時者果二書之爲異乎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學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繼自今教者以師道自樹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俻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玄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溪之側追憶往時采游來歌之地因吳侯之請輙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

于斯焉吳侯肯字肯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掾歷南海武昌兩縣尹皆以善最爲政廉明且知大體云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其寔綱維之其始終協恭則經歷李時知事李信也

貞文書院記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旨賜其謚曰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帖木兒達式右丞太平賀等又請于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爲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前挹逕岫後倚崇岡平疇曲谿聯帶林麓蓋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其制爲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爲明倫堂四楹殿之南爲門四楹上爲重屋門之南爲靈星門四楹別爲貞文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爲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爲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南又爲屋各五楹庚庫庖湢咸以次置其上始于至正三年之九月訖于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辯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嘗歷學官爲之其門之東屋則從孫德樊華舊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靈星門則僧智辯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費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垂

成文安公與玄以同在史館一日諸玄以記書院爲請玄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汯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汯申是請玄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爲教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致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舍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爲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攷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之以德為
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為師者其生也以
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洙泗而下
若漢董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
之為先儒而後為可也然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
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晉魏所
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
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善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
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眡
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
焉玄嘗循流而遡源盖自入學舍菜先師一變而為通

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為先賢之祠自春誦夏弦
一變而為呻畢再變而為詞章又且黨庠術序一變而
為精舍再變而為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
豈能知為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褒設之
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曆之學或諉諸
專門選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超軼百王
務以崇雅黜浮為教以去華就實為學復古之楙其在
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
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玄故著其所始
顧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至於揭氏父子以稽
古之功脩身之效被遇而朝垂耀百世可謂儒者之至

榮猶有待乎論述也夫貞文先生諱來成字拓夫以子
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
先謚貞文國朝廢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諱傒斯
字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贈護軍謚文安父子並爵豫章郡公二公懿行偉節
各有列諸別碑云

袁州路繕脩記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陳風氣厚密其神能灵其
民能凉為廒長吏固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
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佚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
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挂西揩徂廒門廡

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
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胞闥庖廚齋有位置
今皆不治或傾欲墜或危欲壓維時錦佚乃詢寮案乃
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佚乃言曰治官
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牆蘄甓廡陛夷削凡百廢
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有覺斯楹勢固不伴亦所自致
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
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居懷阽危從我遑邺寧汝
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
產吏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撓
寧有文吏拘牽故常事在得已輙持兩端偷容目前遺

患厥後迨夫淪胥溺以病歟斯二弊者吾實恥之今及汝約恒産高下推次惟女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當迫吏無徵呼汝衆治甲汝其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噂柳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期及期于來並手角能植者用此承者用陞冪者無踰慢者無壚㳺者砥平磨而甃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無或湯慓復先工訖完美如一突窦從衙楹數百計悉前所陣煥若新作侯乃練日共具宰醴合樂落之又進父老及諸富民齒如初儀爲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山川發靈神降純嘏賜兩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吾幸處此與爾同休示即傳舍尺廢洵美汝世

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成下其手合辭謝公且矢於福願錫蕃祉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爲藎臣居匪幸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工上服勞其親莖占在茲旅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叅軍楊𢷎奉圖走書來求予文予核其事辭以繹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不理衆手熾之𢷎從予遊爲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伯頹帖穆相與伏之用迨于成是皆宜書尉韋光輔寔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僝工又明年癸酉七月訖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木金石埏埴塈斵工費若干既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安成李氏重脩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幸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倣書院精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剛既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爲教養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攉具事實請予記之予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爲之記曰昔者先王爲井田以養民爲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途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

日益疎後世興若雖汲然設爲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爲義塾既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心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門塾塾之爲言熟也吾固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突暴之罔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于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幸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稱

於州里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驟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嚮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辭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九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道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熺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渡江教箪以授

學者許文正公衡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試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賓翁請即解之閭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致是烈也及畢考近世儒學之邪正有関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從者蓋如是嗚呼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温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賓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于斯

保靚祠堂記

保靚祠堂者安成劉君尚節祠其七世祖考保靚先生者也先生諱作字賢彌保靚其號居袁吉間地曰秀源在宋乾淳一時聲光倬然起于郡邑初用世賞授將仕郎辟贛之安遠尉母老不赴中歲韞德抱才不屑世用友當時搢紳清江兩尚書謝公昌國章公茂獻廬陵楊文節公廷秀皆定交筆硯胥鰒如胡忠簡公邦衡亦深見結納其他名賢不可悉數百餘年以來世代變遷遺韻日遠諸孫尚節幼負志氣讀其遺書慨然慕其生平

懼其親盡既久後人無所瞻仰謀即故居建祠堂以致專祀而諸賢翰墨存諸碑版者亦復散逸尋得忠簡公保靚祀墓及尉公諸書又漁父來告某潭有石狀如碑以手切之有字尚節使泅者再入助漁舉石出果左宣郎劉君廷直所爲保靚祠堂銘也他日營父葬於白石岡掘地三尺得碑鄉物者寧及讀之又永州通判董德中所爲保靚先生祠記也於是尚節益喜繕祠益勤至元後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靚主列碑其前議割上腴田若干以給常祀擇日率族屬子姓祭以告成竣事而飲族屬舉杯勞尚節曰保靚往矣非君之賢祠事曷與造物者出二碑以相君志也余至鈴南族中族與劉氏

世爲婚姻尚節謁予文爲記予惟瞽宗祠于學鄉先生祠于社尊有道尚有德也此禮廢已久保靚祠堂雖成於其後人異時郡國因頒年以復告朔古道其庶幾乎乃爲迎送神詩遺劉氏子孫使歌以祀先生詞曰

吉之擅兮袁之裔介兩郡兮大容礪昔賢居此兮物無厲物無厲兮民有歲道之耕兮德之刈刈德兮耕道深資兮靚保保靚兮何爲山有碣兮水有研研無沉兮碣無瘞曾孫有祠兮傳千世世世幅巾兮深衣先生來歸兮無我違違我兮焉往徑諸賢兮詠歸尊有冽兮俎有肥芳菲兮闔兩雍石韞玉兮山有輝微先生兮後人嗟依

安先生祠堂記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恭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捴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脩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爲甚篤行之爲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韻散夷士樂附者衆與時有祠宜乎抑自先民石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殁門人蘇君伯脩貽書同舍臺城西管鎭李君士興請祠爲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于鎭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年春也落成率里塾子舍萌歲時具羞所事至是伯脩請予記之然予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先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濂洛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瞽宗祠于學鄉先生祠于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爲爾繼自今西管鎭之俗日益以學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學而遠勢安氏之澤其有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秀川羅氏祠堂記

先尚書公遊鄉校時善校官羅子遠子遠廬陵秀川世族篤學力行有詩文傳於世後爲朝請大夫主榷貨務言賈丞相專權誤國棄官去予家藏其遺墨思欲見其子孫今其族孫仁達過予爲人爽敏有爲爲文雄暢有氣予於是喜先友文獻之有傳焉仁達徵予記其秀川祠堂其言曰吾祖太府府君著籍秀川四傳至南塘府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君孫始剏爲石陂腴田若干畝

為祀田時宋嘉祐二年也其後乃責于舍貢于鄉登第
于禮部九百穀十人於是蓬山先生溪園先生與其子
蒼崖公磵谷公推廣祀田遺意追遠則有拜墓有合祭
合族則有族譜有聚拜迄今三百餘年祀田世守如初
族雖散居卧移秩然必不可亂邈在萬里相見相問外
有骨肉愛不相視如塗人是皆吾祖貽謀之德與前聞
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衆拜無定所議者咸
病焉按家禮祠堂在正寢之東貞之居聽事之東有堂
曰遜縣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表稱之堂之前
有軒軒之外有亭高明深靚宜祠乃請掌記務本翁以
為祠堂祠大時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圖分派之

祖止其有行誼有文學有爵位者特祠焉於是禹圭與
翁之子繩祖第一國孫瑛第十國孫蘭復買田為酒掃
脩治薰燎之費自是合祭于斯衆拜于斯與祠田相為
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章一言以詔來者予既嘉仁
遠之能世其學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竊嘗載名姓其
間自附通家之後有榮耀焉乃論于衆曰惟大姓其祖
必有隱德并德無以善無以著無以久久則我後人念
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烝嘗云乎哉行其揖讓云乎哉
思其人必繩其武食其德必篤其慶父詔其子兄詔其
弟以詩書禮樂為教以孝弟忠信為行達則澤其民窮
則善其身使國人稱頌之曰幸哉有子孫若此祠堂之

作為不虛矣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秀川子孫其勉
之哉時予宗方作祠堂于故鄉以書來告成秀川去予
故鄉百里而近而祠堂之成適相先後於是喜德之不
孤也乃以斯言為吾氏告亦以告之秀川焉是乃通家
之道也

仰更齋記

臨川先生爲安成劉氏讀書之齋曰仰更劉君方升屬
余客彭斯文來求予記初方升之大父號更齋先華錙
君耘廬記之故臨川先生之命齋名也寓其大父之號
焉夫仰更之義始於子貢之言嘗意其當時必有所謂
然日月之明未嘗息者也故入仰之於既更之後初不

敗於未食之前嘗諸君子能存其心於衆人之正其或
違而去之亦暫焉而已耳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息
也余幼讀孟子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章見其歷序
列聖所為憂勤惕厲之事至於孟氏自託孔子之意止
下四章脉絡相屬而其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而盡初若甚無謂也已而思之盖以明親有盡而理
無窮耳夫日月之不息其明君子之不失其初斯固天
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也更齋之取號於
更臨川之爲之以仰其旨不如是與在禮有之先祖有
善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責在吾方升矣知乎此
更之流風餘韻五世而已乎劉氏自皆山翁友吾宗巽

齋先生一時如西㵎葉氏梘城王氏及清江之蕭氏皆
山皆喜之至方升克世其學雖亦為臨川所期待云

吳氏觀樂齋記

石橋介彼與天水間有二郡文獻焉吳君明父之季曰
禮遜堂而濂播而嘉禾者也弱冠捧檄司直鳳臺予浚
游至斯遂予至其家見其翁季唯諾伯仲塤篪信乎其
名下無虛矣所居西偏因山以為讀書之齋謁余銘之
將以號焉乃命之曰觀樂其事則竊延陵季子之於魯
也其義則以明君子之立禮所學乎成於樂也記曰禮
者天理之序樂者天理之和然聖人之於禮必繼之以
樂者蓋禮有所不達樂也禮有所不行樂也何謂所不

達何謂所不行位也者人不厭高而禮辭高不辭卑財
也者人不厭多而禮讓多不讓寡渴也而禮掌之時也
不敢先長而爵也飢也而禮拒之咽也不敢先長而飧
也如是則辭讓之不可長也勉強之不可久也洩為之
樂焉融液其交際而辭讓出於欣然導宣其湮鬱而勉
強至於安然矣昔者吳之公子其有見於此乎季子之
遜有禮為可以勉強言也而吾知季子之觀樂所謂樂
其樂者也遜行於其家而風動乎列國之觀聽遜得於
所性而脗合於先王之聲容其南也其雅也其部也其
夏也是皆以雍容登降為樂而非以乎爭抃搏為樂者
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仁義是也吾亦曰季子之

於樂樂其禮也樂其遜也其樂斯二者之謂乎或者曰
觀樂可也遜如季子未易言也余曰噫人能克無放飯
流歠之心禮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疾行先長之心遜
不可勝用也而獨季子乎哉禮遜事親兄奉從兄也順
務學也敏遇人也溫是殆甘受和白受采苟觀樂也不
豆籩於群雍則嘽行於曲臺矣小之不有得於美哉渢
渢之韶乎大之不有得於美哉泱泱之齊乎則余之名
齋也而豈綴識而豈發識高山仰止自予言之始則幸甚

遜齋記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聖門高弟固嘗有如是之
問矣近代有行之者司馬君實之誠是也蓋人之一生

苟有得於一言而合於道則其生平精神心術凡見諸
行事者莫不於此取則焉故雖一言也而可勝用哉君
實之於誠貫為兒時至於相天下終始惟一言也然則
守約之道顧不至當歟吳君禮遜侄子弟也學殖之務
尤孜孜焉嘗請於予曰吾於遜一字也深有慕而未能
願仍遜以自號何如余曰旨哉言乎非所謂一言而可
終身行之者乎夫遜也者吾黨之士入門第一義出門
第一程也在禮入學鼓篋即以遜為先說命亦曰惟學
遜志蓋吾之於道慊然如有所不知而後人告我以知
退然如有所不能而後人告我以能謙以受道抑以從
人茲非入門之第一義乎夫子曰義以為質而遜以出

之義之在人猶物之有幹也然辭弗而弗婉色焉而弗愉則嚴者愈嚴而義有不可直逐者矣婉辭足以達意愉色足以致和茲非出門之第一程乎今吾禮遊學道則猶升堂而望入室者也涉世則積跬步而至千里者也舍遜何所循而進何所賴而行哉雖然遜以出之又不可不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則如君實之守其實而後可也孟子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吾於是亦云

譚氏肖山記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人言師有父道不知父亦有師道也父有師道則取之近而見之的信之確而慕之深故

能用心專成效速也然則人之有賢父兄天下之槩貌加此哉余從攸士聞譚君古山之賢三十年蓋嘗周旋群公先正間猶能衣被乾淳以來之風裁者也今年至是邦雖不及識古山幸友其子天球中剛外和之麗行則攸學無少長跋戚戚謂余曰天球今之古山也故自號肖山以著其志而天球亦出蹟溪丁尉所書肖山二大字且言吾有丁字寶之有年君其為我發揮俾不至湮替幸甚余於是有復於天球曰古之師其親者周公伯禽晉文襄師功業者也茂羅良師強師才智者也太史氏談遷鑑氏歆向師文章者也然皆君子所務者也君子之所師惟其道相似而已昔者顏氏子之於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亦於其道而已故夫子有視子猶父之言然孔顏非真父子也矧其真乎且道一也古山之學學孔子者肖山之學亦學孔子者也苟能速肖其道焉豈獨肖其親而已哉儒者自孔氏言必稱聖賢不得以為僭古山諱用顏氏子字而字曰希聖豈非希顏而學孔子者乎故用是以相肖山之志

芳林記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者號曰芳林屬予族兄宜翁求予為之記予復之曰蘭生深林之中未嘗不自閟其芳也人以為有國香而服媚之蘭欲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脩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

而聲滿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之所以自況也余雖乏一日之雅而與為君記之良有以也夫紛猗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也雖然蘭或握以事上或佩以修禊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性然與草木無情能一其性人惟有情鮮不汩性君子存之蘭荃同畦不混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臭斯以異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介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為記

圭齋文集卷之五終

宗孫 銘 鏞 編集

安成後學劉 釪 校正

記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浚儀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脩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玄適訪族邑鈐南防里爲題其端以告來者玄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爲勸善也而其適偏爲士歷官

服柔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爲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爲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爲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玄既爲題名有勸善之適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戒趙君爲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分宜縣學復田記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棵訟其鄉有田橋梁子思所置立戶爲萬壽庵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沖之所作僞也宋田今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沖違法私買妄稱梁氏所置故應棵發之漕使鍾其閱實撥法罪沖等而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爲記其文載縣志甚明越三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歷前後凡二十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鄒應丑死其子自盱受崇法寺僧鏹盗以本學砧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辯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去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資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隆德弥實按問至邑致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

爭之既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僧德旻者往愬宣政院院遣之都省省從例移行省體勘其是否行省檄下袁州路路以其事付録事判官杜烈決之杜烈惟僧言是聽僧又訴刑餘之人冒儒名者曰宋應棵赴官誣伏杜烈以學田歸僧公論咸不直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侯思順研究尹詣田所集耆老佃人詢知田學田也會宋應棵子提吾出前主學徐棋印信檄租之文以爲左驗先是白昭海齋學籍於僧學扭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於考至是得從吾之文驗界聯然尹乃周諮密訪備實上於路議以田歸學路貸於憲僉憲伯顏適按部力主其議憲

掾某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爭得行省儒學提舉范君歷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學如初寺主大有坐是爭亦嗷罷歸登始謀赴官入準伏狀額遵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為業第數內有水田四十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絶諸儒謀石請文以記予乃大息而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為可恃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己物也僧違法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

凡前代之所予欲亦惟其是之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儒之詔累下其以贍學錢粮為養士之資者既久則分宜之學田寔在其中矣成廟即阼又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於庚子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劉自昭盜賣砧基之後始生窺覦則其枉直較然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為隣不為隣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正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為寺業乎嗟夫士四民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枉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項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碩二斗一升又有一山園地計五項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儒之宣力者曰某特附著于斯

求志堂記

安成彭君自堂名其讀書之所曰求志二季幼學尊聞以文來請而謂予曰先君子作求志堂而有嚮志於斯者以未有記也願為我成之予乃記之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先儒釋之曰求其志者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者行其所求之志唯伊

尹太公足以當之其次則顏子庶乎此而未及有所行故夫子為是嘆也以是言之大哉翁季之名斯堂也夫雖然昔人名斯堂也非不知人之以泰議我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及問所為志則曰仁義而已矣伊尹太公顏子之三聖賢亦豈能外仁義以為志乎故士志三聖賢識者猶不可謂泰未聞志仁義而議其為泰者也予嘗惘夫世之人求在外者求不必得而鮮有得於求者何其多也今賢翁季能求在我者而已又何泰堂俯盧江揖孤山面安成郛前有樓扁清高有亭扁會文又有樓臨池曰知樂是須一郡之勝斯則自堂所以遺其後人為藏脩游息之地者也

世綵堂記

淥江廖氏自其先代積善于家施惠于鄕世保醇德居多者年至宜山府君子孫衆多弟祿豐腴晩歲康健身享榮養歲時上壽綵衣成行才俊疊見里人榮之因取宋名臣廖剛用中甫家世綵舊號爲其堂扁余家距淥江數舍雖未獲升世綵之堂而先内翰於宜山公友壻兩家子弟往来稔甚有名士元宇泰福者廖氏之令器也謁余以斯堂之記余惟世綵之得名自老萊子爲嬰兒之狀以娛其親始余嘗評之老萊子愛親之心純一無僞一時感觸發不容遏故忘耄耋之齒服斒斕之衣追童乳之態以與其親爲一之歡在其當時已非不知

親非不悟二者之天相并際愛其所爲喜盡有不期然者不然一時嘻笑之適何能使人千載之下想像而稱道如是其盛耶在禮子事父母之飾翦髮夾[illegible]親在子雖老不敢去之不敢忘赤子之初也深衣之制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繢然則老萊子之綵容或上古之世有父母者之常服歟戲之爲言將以取歡等事而云耳雖然吾於此有以語廖氏子弟矣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君家用中甫之爲中執法也守正不阿名震遠邇當紹興時其曾大父母年九十竊意高堂垂白之親見其曾孫負一世之名公退委蛇偉然羔羊素絲之風志夫南陔白華之養其爲世綵也斯亦大矣古之孝子出而治官入而治家周旋進退於夫婦昆弟朋友宗族鄕黨之間如執玉捧盈惴然自持者無往而不爲事親之地也親之可悅與否非敢計也求無怍於己庶無怍於其親矣吾願廖氏世世子孫之升斯堂者推是心以爲立身顯親之道焉雖中執法之事業可能也豈獨踵其美名而已哉國家混一初年宜山公以薦受宜山縣尉壯歲勇退不仕近年賑饑募民入粟補官公發粟萬斛爵不受朝省旌表其門又爲義廩凡宗族親戚及里之貧者婚姻喪葬輒助其不及殮無殯者爲棺以給之割田數百畝爲義舍百區以館後學之子弟禮聘名士以教之余嘗爲之記平居奉己淸約遇

人謙抑獨好施予如此子應福號玉峰泰福號紉菴伯仲皆肖其父生長華腴而能被服詩書殊無膏粱之習故所友多名士大夫其他子姓之賢者未能悉數云

坦明堂記

古杭山水之秀莫秀於屬邑之臨安昌錢武穆王之鄕也其民多豪爽而俊邁章君子明居是鄕鷄山之陽胸次磊落所向通敏壯遊四方名士大夫樂與之交余近年因侍講楊廷鎭識其人於京師余老告歸劉上遠来訪余曰昔也冠而字父兄命之曰子明拜而受之自是服行平生凡隱微幽隱之事秋毫不敢匿於厥心以求無負於父兄命我以明之意今作堂於其家因扁之曰

坦明顯開一言以自警余進而告之曰易有之乾以易知說易者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夫天之為道幽且遠也究其所以然亦惟坦明而已爾語曰君子坦蕩蕩君子之異於衆人能存乎天也故其類為陽小人不能存乎天也所以回互糾結闇昧險巇人莫得而測之故其類為陰豈獨使人易知哉在己亦易行也人己無忤焉往而不坦蕩蕩乎今子明志趣於明而心措於坦知先務矣守之以不欺行之以不息他日為君子之歸孰能禦之其別揆之以辭辭歸而列之于坦明之堂以為記

繼善堂記

錙性存者安成人也居鄉以孝弟聞客醴泉十餘年士君子咸尚其信義頃因其友浙人章子性明來求余繼善堂三字既而求予文甚動予得無言乎夫孟子言性善至矣盡矣易大傳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詳其旨意性未賦予以前善已具於是乎蓋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具於陰行於陽繼言行也陽之所施凡見諸萬物發育之功者無非善也萬物生而是理賦為受是理以生者斯之謂性成言具也道具於陰行於陽知斯二者之蘊則造化之能事畢矣是故善即性性即善繼之者此善成之者亦此善也人能明其善以復其性則抱負二氣以為人可以無愧於兩間矣乎吾聞安成醴泉皆多明經之士而性存儒家子其以斯言講求之

精道堂記

吾宗性翁居安成郡北之鳳林寔安福府君之五世孫達明處士之裔世次於究文忠公譜派為近十有一世府君號精道居士父子祖孫相繼科目一門凡五六贊府嘗即舍傍別作新居以處伯子攸縣丞季子平陽縣丞自於故居作一書院名曰精道堂與仲子光叔子幹居之世代變遷子孫榮悴不齊幹之後有委棄其先業者於是堂之基址兼并豪家鞠為榛莽性翁於是又八世孫奮自樹立慨然復之尋得尚書謝公艮齋故題堂扁乃除故址作廳事一重樓一重堂一堂之北楣揭精道堂故扁既而具始末謁文宗盟以訓後裔余辭不獲乃記之曰在易有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陰陽屈信以成萬事萬物之變何有紀極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斯又吾身之所為屈信也堂在居士之身信也久矣屈於中葉性翁信之繼自今居斯堂者亦惟脩人事之有恒以制氣化之靡定可也惟能內外交養則精義崇德之為屈屈可進取致用利用之為信信可長守矣嗟夫精之為言察乎理欲之幾順理者無不裕從欲者無不危裕則堂日以興求去夫從欲之危耳為吾精道子孫尚勉之哉堂作於

至元後戊寅之十二月壬子成於己卯之正月辛未遂遷居焉至於庚辰子會連舉二雄陽類之信自此乎始故特記之

讀書堂記

廬陵永和蕭尚賓爲醫十有一世能根柢儒業非但緣飾表襮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屬文善胡忠簡公公予田贈金辭焉以官又辭問所欲則曰富貴非所願但得世世子孫讀書立身以廣活人之功則亦足矣忠簡笑曰君所謂薄於利而厚於德者乎書讀書堂三大字以遺之使以勗其後人焉至其大父震甫號竹軒又繹其說曰醫道由儒書而出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舍儒而言

醫世俗之醫耳尚賓之父德祥乃拓室之東偏作讀書堂揭忠簡公之扁以志其先訓焉尚賓游京師具顛末謁余爲之記夫儒者讀書以正心術爲務醫者讀書尤以正心術爲急心術正則學術亦正心術偏則學術亦偏正則人受其賜偏則人與己皆爲所累矣近世儒家子孫往往擢科第人以爲有陰德行斯陰德自心術始故爲蕭氏願之

聽雨堂記

人生俯仰穹壤間耳目之所觸心志之由生士君子仕而慕君則見日而思長安出仕而思親則見雲飛而思親舍索居而思朋友則見明月而思故人見弟友愛一日而遠別則聽夜雨而思同氣近代眉山蘇長公送弟子由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蕭瑟之句後世弟昆之在宦游者往往諷詠而致思焉安成大姓周君士佁生以遺腹其兄士弘亦六周星而孤幼同艱貞今也蕞爾皆以儒弁服綵明時士弘令龍南縣大夫士佁今南豐州幕官子叔量又辟爲公府掾一門宦業鼎盛而南北相望道遠時時追懷少年之況味眞有蘇公之所深思者乃作堂於家扁曰聽雨以志毖毖焉先是士弘有樓曰歸雲余嘗記之至是叔量致尊公之辭請記斯堂以文差夫君也親也弟兄也朋友也人之於綱常一也日也雲也月也雨也人之於見聞一也其感於外而動乎中有

淺深焉此士君子之所存異乎常人者也雨往於霤其聲錚鈴滴於階其聲淅瀝馳於竹松其聲脩穿春而聽之有發生之意兄弟之和氣怡愉以之秋而聽之有寂靜之容兄弟之神凝慮遠以之所以然者豈有外至哉予同母兄弟五人今皆黃髮之叟予晚迫召命力疾而至京師因叔量之請蓋諗知聽雨之狀而僭述以言者爲遂以是記

霞外菴記

宇宙間雲霞雨露同一氣也而有別焉雲陰霞陽雨露生物爲陰中之陽霜雪反是以能肅物也今夫朝霞雨徵陽亢盛是以變陰陰則雨矣暮霞日徵陰陰猶不足

以勝陽詰朝其出日乎道家有大霞之號即純陽之異名也是故其佩曰飛霞陽精騰上佩之可拔景矣其食曰飧霞陽氣充實食之可却粒矣道士亟取於霞蓋如是與壽昌觀周允中鍊師作菴名曰霞外謁余文記之因與論陰陽之妙且慨夫田野作勞之人朝夕而供雲霞詎知陰陽之理有如是哉若允中之謂外意其別有超然之識離於二氣之表者斯則方內之士何足以知之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爲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尋丁外艱自

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大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大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氣超邁被先生身敎世以孝行聞鄕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絶乃蘇旣塟結草如廟寢廬墓左哀至誕疾苦草爲廬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鹽酪蔬果今宰木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所始謁余記之予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兄求記其棲居齋室者蓋多若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於舜見之嚮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既難乎梅邊於先君渤海侯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乎遠名敎孫來遠名炯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臨溪亭記

安成李君鼎翁好賢而篤義里大夫士樂其善而親其賢而鼎翁又能同其物外之樂固自樂之存諸中者沛乎其有餘裕也家居桃溪水上作亭並溪以辟翁滌亭記語名亭書來曁圖屬予記余少年有山水癖壯乃爲

祿仕今老矣未能去壯之累而時有少之趣聞客談幽居之勝恨不欣然舍己而從之況見吾鼎翁之圖乎何時與臨溪分坐俯瞰清流毛髮可鑒潛鱗游泳不避人影清風舒徐漪漣回旋悟溪之有文也霜瀨激湍石齒玉雪喜溪之能聲也援琴而歌曰溪之水深且清兮我濯我纓溪之水清且深兮我濯我心纓有塵兮尚可心有累兮溪將無以濟我外潔靜兮中明娟我與溪兮各全其天

歐公爲此文時余屆從上都歸則公已謝疾去明年十月鼎翁之子本禹求予書歐公年未六十欲分臨溪之樂予垂七十而書此可愧矣揭傒斯識

竹西亭記

安成郡南劉君定宇强仕之年蔚有雅操即所居西偏闢圃作亭圃有林竹内翰揭公因名其亭曰竹西定宇又因以爲號聞予至其里中遣子仲炯謁予爲斯亭記因思昔人之名宮室往往指實而已爾或識其耳目之所接或識其時序之所過或識其面勢之所居豈之增曰杏齋之宮曰雪東觀曰東南門曰南比比皆是後世務加美名古意泯矣善哉揭公之名亭亭在竹西據實而已爾且詩六義興多於比記竹西亭類曰主人清脩蓋取諸竹主人踈直亦竹是取竹與主人雖或不辭譬如燕相得韓相書言舉賢治國治則治矣如本指何衛

淇澳之詩固美武王其言菉竹不過興爾所謂猗猗青青果何預於瑟僩赫喧者乎說詩者不以淇澳菉竹爲比吾記定宇竹西求詳於竹殆不可也定宇盛年進懷用世之志則有幹蠱之子可任以事務退爲山林之趣則有嘉遯之地可怡其性情斯則作亭之意不可不記也是爲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宜春士駱秉哲名其燕憩之亭曰其樂吾兄南翁嘗館穀於其家以秉哲之意來求文記之予謂昔之君子於其藏脩游息之所有所戀則名有所慕則名惟有所得以名斯志喜也其樂云者孔子以稱顏子者也近代周茂叔教程伯淳兄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聖賢言樂率皆引而不發欲使學者自有所得爾未得而尋必有其方也已得而居必有其處也樂不可以言喻而可以學求處不可以力到而可以學致故非學無以知方非得無以知處秉哲從事於斯久矣今以著名其亭從可知矣乎予謂告來歸亦思從容名教之樂何時徑造其樂之亭從主人同其樂之處也

圭齋文集卷之六終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絶今存者皆渤海裔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爲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文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爲先備今或不能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瀏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澹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于瀏閱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往

學四方至者蓋鮮獨幸我族屬不可鄙棄而得叙其世次焉頃予在朝防里族兄奇翁先生遣姪勞予京師去年過告南歸又勞予于家且屬叙其譜焉余方爲爲譜序之行當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予壤之使至是以不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巽齋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之所自足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白受姓以來皆有可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請留予所半載迨將北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平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唐禮部侍郎景直居瀛州子搆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爲安定王玗居廬陵玗兄弟五人爲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大傳大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爲顯官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豪傑世不乏人或明經而備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予嘗讀彭氏家傳王雄據一方士馬精銳數與淮陽爭衡湖南馬楚爲之請于後唐錫爵崇貴迹其材智異敎豈下五季諸雄哉惟能

自處冲抑不竊位號故其子孫衆多美與不隳此殆鬼神之福謙者歟傳又言王享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弟從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非有絶人之資不至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爵爲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王以武功安定王資兼文武繼自今爲子孫者擴先訓質衷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旣哉珠溪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譜不辭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皆經籍志載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八卷洪都袁州撫是江

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諸亂四方割據馬殷在湖南獨能輕傜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淮丁馬氏亂復徙金陵蓋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也但譜云江淮當作江湖嚴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夫國既久南唐始亡周氏府君羨仕唐至僕射理宜然也由僕射迄今冠蓋不絶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盛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久備録而刻之猶子諒以刻本至京眡余求志其帙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余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詩諸書具存而杜不紀録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適予勑循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于卷於斯且志吾廬陵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後林周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謁余序其端予序南北大姓多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絶歷歷然可考者鮮蓋由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逸於五季列國之紛爭往往而是也唯代有聞人出而根起之及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絶譜可至不墜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迨漢之爵徵侯者有其人又降而為魏博士歷晉至北周為長安之周甚盛涉隋至唐中巢府君璟顯融于時至四世咸遭世有難避地金陵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晩愛廬陵山水之秀可居遂依郡公楊殊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史舘學士有曰光禄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官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倩又嘉安成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内附後子孫亦餘蜚其前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與相輝映蓋九世于茲矣叔量受知當揆被選為公府掾會有特旨省臺通用南北士遂應令首為御史臺掾遷臺照磨遷中書檢校官因思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閔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國及貴徙居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若地里之僻左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庇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亢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叔量名浩學行偉然特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昉於斯乎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書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呂氏明譜牒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屢更兵燹仕者捘牒天官曾大父大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内附多不頫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涵濡深仁往往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氣象

可觀於此至正壬午十月余訪族就醫於宜陽道經南泉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脩族譜眎余徵余叙其事廬陵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自廣平來始祖紹聞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仍簪紱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昭然在目西巖宗海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予族宜陽而家瀏居閒屢欲訪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途見劉氏族譜私竊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其㮣端紹聞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者蓋大姓也其詳見王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國朝名臣事畧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肄誦既有餘暇月筆扎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録之凡有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閑居紀録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跡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刪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藁城東平肇昌之方畧二主揚徐之詞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京可作我則隨武子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廬陵鎦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昔司馬文正公變紀傳為編年作資治通鑑朱文公稍變其法且寓所去取焉是謂綱目讀是書者夫人以為春秋三傳之遺意也夷考文公生平於易詩書禮或自傳註或寓門人皆有成書獨春秋缺焉至胡氏傳又進

進信未之確然則綱目何為而作耶蓋嘗求之春秋者魯史舊文說者謂直書其事美惡自見初未嘗拘拘於義例者焉蓋不敢必以其言為非也若司馬公則志存鑒戒已見於著書之名而予奪權衡時有所憾文公憲之故有是作焉初意固有閒矣書王宗周天下是時有與周同稱號者乎黜魏帝漢有說也乾侯之公在是也房陵之帝王乎帝乎故知是書於春秋所以異之跡則知所以同之旨矣推二大節引而申之書法斷不誣矣近時儒者疑為文公未脫藁之書或疑為門人之作皆未究所以作綱目之志云爾廬陵鎦先生研覃於是三十餘載比辭而覈研推事以求度綱舉目張如指諸掌

曰通鑑綱目書法豈其嚴乎余從友人鄂省宰屬馮君子羽得而讀之三復歎之曰春秋微公穀啖趙諸說猶可綱目微鎦氏書識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顧即先生一二而揚確之姑志余說于帙末

忠史序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閒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己推己二者出乎其閒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致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大父通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正直聞臨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

心跡形似之閒皆有以發其實是非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極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閒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塞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讎書既表章之猶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籟集序

古人之詩被之絃歌其入人之深猶有待於聲今人之詩徒讀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

不忘以是往往知音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清曠簡遠擬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籟嗟乎籟者吾知其為匏竹者吾知其為管今吾與春洲神交寘漠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耶抑又聞達人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違世將治有識者審焉天地閒有無相推虛實相感殼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

為書續集於延祐之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既久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奸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為宜上乃勅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襍議而圜聽之參酌比校增損去存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鐵穆爾達識鞏卜班納麟伯顏右丞相搠思監參知政事朵兒職班等入

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復議曰制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大宰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懸之象魏挾日而斂之示不褻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其所從來遠矣我元以忠質治天下寬厚得民心簡易定國政臨事制宜晉叔向所謂古人議事以制之意斯謂得之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睿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鋟梓示萬方上是其議於是屬玄敘其首篇玄乃拜手稽首揚言曰人君制法奉天而行臣知事君即知事天敬君敬天敢不敬法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二卦之象為雷為電所以明天威也繼自今司平之官執法之士當官涖政有徵是書毋瀆國憲毋干天常刑期無刑實自此始亦曰懋敬之哉

奕序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事已徧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之意為奕且寓智焉其初皆是以養其良心而合乎張弛之道者也投壺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焉是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久廢而二事以為

伎精之者往往名世焉廬陵嚴德甫善奕初集奕法為書晏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增益之奉禮青城楊君以書來為之求敘將鋟諸梓以廣其傳予性狷且拙少賤力學乏暇於琴於奕皆憒然每為大夫士所哂楊君之請愧不能言奕之幽妙以荅之姑敘其所知者如是

考古臆說序

昔誠齋先生解易取史事以證爻辭安成李廷傑上書取史事以言時務皆能極事變而盡物情非特是以垂來世之戒推而行之有是以救當時之弊然非學博而義明焉能援據如是之精覈論訂如是之詳切耶舉子

學業蠹於燈窓求龍蟠主司之問立志已在於進取爲論何悴於迂疎廷僚此作志在袪時蠹而起民瘼豈切切爲功名計耶宜其對直而無諱明白而可行也閩中閩此知山林中有識時之俊憂世之士如廷傑者第未用爾用則於斯民豈無所裨益乎

鈐岡續志序

郡縣之圖志何爲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俾治其所有即爲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菜者乎因户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陞沒乎在私者有兼并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澤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無倦則田野可闢户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尋復不果淳祐黄尉始克成之距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爲尹百廢具舉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叙族至邑南之防里侯以予於是邦寓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竊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免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爲勤政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跂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風雅類編序

風雅之道先王治天下一要務也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身能動物也本於邦國播於樂府薦於郊廟以考風俗以觀世道尚矣然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孔子論韶舞本惟其聲武王所遭遇與舜不同世儒因其不同而優劣之未必聖人意也周衰風雅道熄既而戴音之學寖廢無已而求言辭之間則後世詩爲近蓋其志氣之盛衰意趣之高下音節之淳漓於風俗世道猶有可考者是以君子有取也袁君懋昭作風雅類編介予宗姪貞爲之求序見其凡例彊人意甚多以世代次序此得詩譜遺法起四言至樂府止五言七言絶句論建精評去取簡當他日書成於風雅豈小補哉余嘗與司太常又嘗出爲觀風使者留意政事而弗克遂偉哉袁君是編其爲我亟成之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惟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詭幼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

又音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
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
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
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
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
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傳學者也以其
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
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寥舉不沾塵土
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霽終南衆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
邁千古安能凝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莫辨唯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
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尚置之承明奉常之
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
賢之能事且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
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
以為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易問辯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德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
以會通為方其物立名無義如是其為說宜無窮焉漢
以來易學門師多於五經而其疑尤多千有餘年未有
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
易疑後改曰問辯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
齋先生為曾大父貴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
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
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
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
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學古爲高實公倡之
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豈無其不絶乎抑是
論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
助我之歎也貞為我勉成之

贈南嶽道士歐陽宥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傳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絶
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客曰或以為崆峒道士鄒訂類
也余曰然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
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之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
何以加吾宗歐陽宥實奇與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
遠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緻而有體其間幽間之
容沖抑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觀之
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宥實猶有甚可喜者焉
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淳以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賞
識亦歐陽氏也今宥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秀
士寓跡方外尤能以所學知名四方與東淳白水旗賓

廣防里族云

梅逕先生吾汶藁序

論人行事枚擧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擧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靈陵梅逕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大學存心齋同舍成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蘄爲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鐳君省吾得吾汶藁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

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推爲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雖身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佳於流離顚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係擧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墿在人其未喪然鼎翁是編與是詩辭氣雖君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環山詩藁序

前年與族弟齊吾同客京華暇日相聚齊吾口誦近作予傾聽移日旅懷爲之豁然今年予謁告還家復相遇於瀏東之沙江出詩藁示予佳句疊見私竊自喜吾宗之多文人也齊吾盛年子長之遊方壯涉歷日遠觀記日廣吟詠日富大編巨帙當自此始老兄退處畝畝涼竹箪之風騷茅簷之日思草池之句得新集讀之亦足以怡暮景矣三復旣味題而歸其帙

圭齋文集卷之七終

圭齋文集卷之八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序

王振詩序

安成鐳君王振示予以舊詩藁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進脩余見而歎曰異乎鐳君之名斯集也夫進脩之於詩歧而為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於詩脩辭立誠詩非脩辭之要乎胡五峯見宋文公薦古青山只麼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雨大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為進脩之助豈小

補也哉王振諸體詩能為醲則不陟輕儇求去陳腐不至峭刻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焉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為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為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為樂故其為樂府為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妙然其學問亦是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中之詩偉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章虞先生實為諸賢倡南友從虞公遊昔人云既見異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未已也

李宏謨詩序

宋設科舉廢士多學詩而簡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頒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安成李宏謨彙所作詩以求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新逈出時文舊窠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字尚雅典不知舊習靡故他所作亦然與神亦給世之音流布學府自是始與因序以志予喜

李希說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將歸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藁玩之幾不能去手盍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乏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藁開卷第一首樵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益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旨

鐳執中詩序

鳴皐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俑予序其端予見其集中樂府精深諸體詩壯醲閒遠

信能以詩鳴者今人陸性因人已然之窮達而求之於詩謂達者之詩從容而有餘窮者之詩感促而不足殊不知豫之爲卦逸樂而有餘者也鳴不當則凶謙之爲卦卑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鳴攄其境遇之實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呂也中孚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與時執中以詩鳴而名實相賓一鳴而聞于野再鳴而聞于天何惠九皋之遠乎執中號後梅吉士之老成者云

蕭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蹴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然靡之大雅銷衰爲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閑暇抒思之詠一二搢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音韻源委益陋舊習逆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黄初歌行樂府七言縱至盛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向時之家所守矩矱則有不逾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奚世道閑可觀矣盧陵蕭君同可集所作詩成巨編屬予序之予嘗反同可論詩矣九而曉宋氣格之近卑曲江製作之傷巧同可葉是而不涉是境也翔夫馳騖南北之餘擢撫代之雄傑瞻涼闕之異當亦陛衆括神奇而用之宜其詩日造夫高遠而未艾也雖然人之學遇往往於是占之同可其自此升矣夫

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黄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黄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廬陵羅舜美以詩一帙屬予題其端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儇則日進於雅不鏤濤則日造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寘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投贄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深妥知其爲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齊整佳作然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有嘆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飢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禄固寵之思憂讒畏譏之慮昏濁其神志凋落其精華求其嗜欲淺而天機深與山間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長則亦難矣是宜上人之精於詩也大息而題其帙端

鄭以道文集序

往年鄭君以道為廣右憲吏請于部使者以一檄諭猺
人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載忻鼓舞沴氣
頓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賃往事知功由
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黃搆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
當貽畔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抑鬱之氣示以禍福之
機彎亦人耳烏得不從使者又說命以道立草檄文遣
辯士馳入岑黃洞中二𧆞得檄感泣曰今日下情得上
達矣乃問草檄者誰斯人得吾遠人情實如見肺肝請
悔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為之賞賚有
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賞不及以道不可
代陳其勞天官為藏一資歷而已余為大司成以道調

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以自
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過宜陽以道司獄
府中祗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著等作如師中
文人指撝集定士卒稟令退就行伍無不整暇又如暬
藤脈賸遠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
世間不善遣文如不解事人作事位置失次令人悶悶
以道諸作一一令人意强宜其能官也夫以道所至著
稱應幹在宜春叔慝分明民有鄒鄒可謂賢矣三復詠
嘆敘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師余為之言曰士生
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
擊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文欲
不背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何但已乎曰不然
有一定之法而戔一定之用者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
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遺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
為文章而不能為規矩価故常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
也法能為規矩而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猶
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辯
閑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
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繇先生求之蓋有
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

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
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為之
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集讀其文雅靜而深醇
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
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是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
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
倡為古也竊怪近年江右士為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
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
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

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是爲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焉以尚人爲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㢘則不諍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陽公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爲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耆貨尚學問往往引己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卒以爲聖人謙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入太廟之問孜孜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爲然其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司聞余至安成族中介予族姪用賓以來見愧無以益也因即其字爲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訥言者恒少子敏於內謂自訥於外始

送虞德脩序

天曆二年夏洪肴驛使虞君德脩護送公賦來京師冬十月竣事復來辦歸縉紳士夫賦詩以餞授余以首簡焉爾余以諸生幸獲侍德脩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今以文翰爲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寔有世契誼不得辭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忘家義也故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輕重雖較然易知然求其合并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被天子眷遇待問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忘於江湖之上思從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懷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脩乃能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巨量此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予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辯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然如司馬君實持其寒燠飢飽於其兄蚤暮不懈也今翩然以南意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遥見夫烏帽出沒於黃塵之郊此境此況昔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君爲今日賦者耶倩人遄行相通有作請以是爲序

送鎦文廷之清江録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鎦文廷始調清江録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爲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録事治城市闤厢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爲九區前二區爲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爲市左右三區爲民居市別爲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

爲盖二畝半在邑之裏也其餘大夫七尺有爵祿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幙一帟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内而天
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
所以別尊卑也古法商古俗淳惡貿而抑末尚爾今夫
錄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况
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戍之游
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騶儈負販奴
客倡優滑慶而𥙿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
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旣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爲
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
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
政其可賤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
語市人哉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實三人
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
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
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
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
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
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良
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願其不願
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聞内補
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
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
積待其所施與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
是豈獨爲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
喜聞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送鄒仲宣歸隱東山序

予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時安成鄒仲宣爲尚方
大醫數被恩寵奏之輙効蒙金綺之賜又嘗奉命乘傳
至於大漠療疾藩邸有奇功受厚賞於是服飾鞍馬富
華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撫難經
素問幼眇辯詰同列以設同列往往病之後是三十年
再會仲宣於輦下顏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
詩卷謁予贈言且予謂東陽者吾鄉之山名也山有林
泉之勝吾雖居此將及三紀而遠引之志未嘗一日不
在此山也先生盍爲識之予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馬
門可避世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予愛朔言大似有理
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滑稽傲
睨慶公卿間無所避忌雖待公車彼山林士孰能尚之
哉仲宣雖然曰吾榮吾東陽歸有日矣聞先生言其能

以留予請書以為贈

送鑴仲賓歸安成詩序

老病侵尋叠引年命車先向里門懸壺方護有求文客
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慚晩進感君鴻寳試家傳
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乗訪戴船

延祐乙卯予初擢第國醫鑴仲宣訪余旅邸時醫道甚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辯說予敬無少貸心恐其不見容於同列也泰定丙寅余召入朝詢其近況衆醫曰仲宣謁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晩歳復入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鬚髮蒼白而不少衰後華亦嚴憚之未幾後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衆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瀏上客有薦劉君仲賓為予診候問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為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為人仲賓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歳莫別予還安成且求予詩詩不足以盡予托交之意又係以叙云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不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忮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表裏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蔬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為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己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羡在彼無媢非所謂不忮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于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己為憂他日而遂得雋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曾點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發驗於聖賢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鑴一山八十序

廬陵鑴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於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予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紳士為歌詩歸以娛其親謁予為之序余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産籩豆之珍脆旨饈之醲醑咸萃輦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為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為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為之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余謝前言戲君耳雖然當廣君之意以告同

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官師日誦雅
以相告戒夫衛公固以是為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
有以宣其湮鬱聲文之美有以遣其愉悅衛生延年之
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為
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丞
於壽乎願以是為作者之倡云

圭齋文集卷之八終

圭齋文集卷之九

神道碑

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
憲佐理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神道碑

欽惟聖元啓運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
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傳之統而為不世
之君若魯齋許先生以純正之學下接周公孔子曾思
孟軻以來不傳之道而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豈
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

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三年為皇慶
二年仁宗皇帝詔曾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
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勑賜臣
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
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
初當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
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
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
家乘及嘗私淑父師者序而銘之以金泰和九年己巳
九月丙寅生于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
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

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
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
光射人如爵尚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入表人間富貴
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渴飢而精強絶人世亂家貧無
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録之讀之有疑即
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游騎所得其萬夫長
酗酒殺人爲嫚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
如耆龜人類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
山遷泰安之館鎮寿遵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
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
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

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第果得之自洛適
魏聞河内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
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
居雖有技求則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家其誠至
乃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
道尊嚴親友日至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
探幽析微諸者慴伏凡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
子語孟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於所
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
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
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

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
塾會得請還世祖即阼建元中統召先生爲家教既至
謁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
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兆教有敦對時相王文統
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
學術不正樞以才見嫉盡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
疑之乃奏姚爲太子太保外示尊寵内欲擯使疏遠竇
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
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遂復此乎否則此
禮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
改授先生爲國子祭酒竇爲翰林侍講學士姚爲大司

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内既而上京使押至應
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
爲校以業未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
省議事旋懇求去丞相安童未弱欲留之退謂人曰時
留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
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善以
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
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猛也
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從違領悟弟恐有間
之者則雖行耳自是預大議特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
間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

被生民者上踈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爲
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衽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
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餞許其還
繼召與大保劉秉忠左丞相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
詳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省角立特用
先生爲中書右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
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舊數二蔑文德三
所學迂恐於聖模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
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徒官報之起有旨曰出既出

及閣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那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
日又辭遣近臣哈剌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
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服因病謝錢務丞相難之
御史中丞李羅爲之請上惻然曰召子師可諭使舉代
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有
旨以國人世冑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
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棣蘇郁姚
燉孫安鏞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
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精粗有序張
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
陶周旋中禮講貫通達上喜其業成時白程之越三歲

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封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
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
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允十四年召
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史院
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優告上禮親隆至路朝錫杖
內殿賜坐疾劇裕宗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
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使養皆東宮
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幸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
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
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于門商
唁于途農弔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

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爲位哭墓而
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當遇
迅雷起甫奉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
爲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
善爲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
終雖時尚納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
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
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嘆曰甚矣
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不有食君祿者哉食無忝
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先生言惟
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而國之生靈以決萬

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惟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係之者當時儒宗或知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績斯道然未嘗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尚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焉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而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璧立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斵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使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乎

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家國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内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尤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知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内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令

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大夫人賀氏子公於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襄陽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博學敏思工於辭章有文集貽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兩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事次東孫天次

從宸積官監察御史山南憲僉終河東副志極端正措未究用次從宜大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院國史經歷次從宣大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司都元帥寧居仁次適大禧院管勾單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陳懋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秘書著作佐郎武進縣尹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某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謀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

為蒸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詞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出惟公是以當之蓋太祖皇
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
之卒才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
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承祖訓示之先生
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
先生之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而已蓋自謹獨之功
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
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矣是以啓沃之際務
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
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

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華
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卷舒
自如遇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
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
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
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何往而非斯道之著
形也又嘗切論之先生天資高出固得不傳之妙於聖
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
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
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之域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宜夫杭

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撐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
之異論熙之紛爭先生廢之豈有是哉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寖古大樸日離天史不作治教舜容帝憫我民眷
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
肫肫制作慥慥若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蠖之
信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維天將啓之朋來遠方
以辨以問會融一貫氷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
士既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均之後心天地
正大既握乾符尊顯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一覃懷之
居輅車寔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容德休休
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賚

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聞
代國對不以兵上達公獻不在宋平官盛既罷公肫素
餐敬事從食匪為尚雖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渊以道
因材其用小學功陳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與越雖
聖有模載範其驅以步以趨嚅敢侮子自古在昔氣化
推移仁人之興惟世盛衰凡今有生就可榮痒惟道為
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任民彝賴焉
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誄貽厥永存

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
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求賢江南得趙宋昌陵
十一世孫孟頫入見奏對稱旨起家為郎由是被遇累
朝歷中外仁宗皇帝聖眷優渥擢長詞垣致位一品
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錫章馳爵上公仍議節
惠至正五年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士聰哈等
特賜墓道之碑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
士蘇天爵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
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敘曰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
系出秦王德芳五世祖為秀安僖王寔生皇陵賜第湖
州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忠襄妣莊氏衛國

大夫人祖考希永故宋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
贈通議大夫妣鄭氏封碩人考與訔故宋正議大夫尚
書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臨安縣開國子累
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封碩人及公入仕我元推恩
三代曾祖考改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吳興郡公祖考改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吳興郡公考改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
封魏國公曾祖妣祖妣並吳興郡夫人妣及生母並魏
國夫人初太常公累世無子鄭夫人選同宗子為之後
集賢公本蘭溪房侍兄與訔通判湖州鄭夫人一見奇
之遂請以為嗣內降許之初娶李氏繼娶丘氏公丘出

行蓋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歲集賢卒丘夫人
賢能勖其子學公資稟俊邁讀書一日五行俱下弱冠
中胄監試調真州司戶參軍皇元混一後浩港鄉社閒
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
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
每從里中老儒敖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奇之
以翰林編脩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
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
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
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奧魯以脩世祖實錄召入書
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
廟在東宮聞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
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遷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進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
誥兼脩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
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重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
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曰文
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閒暇上以為有神仙風
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喜召近臣譯

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
與咨詢一日侍側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往共議
至則衆議贓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滿論死公曰鈔法初
行以銀為則歳入厥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令雖改法
比及屢貫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贓二物民生所須
謂之二實最為適中况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止行遠方
令槩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
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贓公詆其非欲阻其法乎
吾意令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
人命至重議法失當人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
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屢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
無屢時有是理哉楊為之赧然議罷出謝曰某失在不
學細思公之言是也洎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
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來每歳僅支中統鈔二千錠物
價騰踊使客日增吏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
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闕公獨判府事聽斷
明恕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撒兒役于鹽官逃之
他郡其父疑同役者殺之得遺骼之半於澤中以為子
骸同役不勝榜掠誣服公疑有冤緩其獄撒兒果歸誣
服者釋城東有上腴田二頃兩家兵後互爭而皆亡其
券有司不能決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之聲使
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能文之士必加

奬異自教以文法郡儒風以盛歳旱禱雨龍洞有雲如
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龍湫自為文責之
雨游至歳大孰白直數人者盜米其徒自首吏請加詰
公卻之曰加詰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號
泣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語吏曰
是中豈無洎於飢寒及詿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
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
甸地震北京尤甚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灤京還先遣
平章阿剌渾撒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
密旨多令丞相桑哥知之時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算
天下錢粮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名曰理算其實
暴歛無藝州縣置獄株逮故家破産十九逃亡入山吏
發兵蒐捕因相挻拒命兩河間盜有衆數萬公顧諸老
無敢試時政者素善阿剌渾撒里密謂之曰今理算苛
虐民不堪命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實在於此宜請於上
援貞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
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說從之詔草具會兩
院諸老都堂桑哥瞠視諸老見公進讀詔草至蠲除一
條怒搖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
進曰今理算錢粮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
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累失陷錢粮數千萬者丞相
何以自解桑哥詰曰吾慮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

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聞留尚書拜右丞二人優劣何
如對曰夢炎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
臣與夢炎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思慮深
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
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夢炎優於李也賈似
道悶上誤國夢炎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布衣伏闕上書
乞斬似道是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陵人
若好己勝者故剛直太過人多怨之今朕得卿之情卿
父與夢炎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譏夢炎公
立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强不盡言往事已
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善卒章之意出見奉
御撒里於幄殿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
夢炎不能言今桑哥誤國甚於似道我輩緘默他日何
以逭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
事也撒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桑哥聚斂所致
吾所以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實啓我以機殆天誘之
徑造榻前歷數桑哥之罪百倍似道不亟誅必亂天下
上初大怒叱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仆地少間復呼而
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桑哥
後撒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
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訟之詔遣虎臣就問右

丞葉李執奏以為不可上不允公曰全在平江為政貪
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當犯法全嘗持之今虎臣罪幸
在赦前故得擿摭全罪若使就訊必挾公濟私別遣官
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閣尤多稗益因有事南郊他學
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幅員又云
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孳纏理於
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祫太祖東向居中
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
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西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
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從所列定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
福宮名同列擬光被公擬光天或曰光天陳後主詩不
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謂不祥否書所擬以進
後竟用光天以遠臣遭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或宿備
公入內庭毋禁賜坐桑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
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為直
言公聞之益自斂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
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
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
其畧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語卿又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入有過差意
涉欺罔悉為朕言之公謝不對自爾數求補外後聞其
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

人世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特有諛述輒傳旨偏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帝胄一也姿表二也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恐中書留難以普慶別貯賜之慮其畏寒勅內府賜銀鼠貂拔與廟命公書孝經亦遣使以上尊酒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為兵部早入官署過東苑墻外道臨馬遇滑即墜隄河水中桑哥言於上因移墻近裏者二丈許桑哥下令聽鐘鳴治事部官後至者笞公至遇晚獨得釋自是笞止曹吏公雖忠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伉發言切中時病屢在上

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言趙某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奏曰陛下盛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劾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豎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眷公方隆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已而游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汝言趙子昂趙宋子孫豈謂家世不汝若耶始惶懼趨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為帷幄臣者朕使討論古義典司著作此曹呶呶不懲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便往往力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為吏部侍郎高於議持不

可尚書省罷賀伯顏入辭參知政事公適侍立上目公進曰御史往中書參次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問閻復宋渤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實難是日京師盛傳公已入省蔡歸賀客候門者填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法澁滯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笞公深以為衣冠之辱比還一無所決罰桑哥欲加譴責公不為動初受程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公所為務崇厖黜先禮遜縉紳相傳以為厚德平居嗜好冲澹家世紈綺況味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矜色客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甚倦未嘗拒人獨人有

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許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筆落毫如常時有頃翛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亮早夭雍鳳慧有父風以蔭歷守昌國海寧二州奕爽茂才女六人長適強文賓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其孫男二人曰鳳曰麟薨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幽眇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錄一卷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整

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
草書惟其意所欲爲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譜
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寶
藏公翰墨爲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
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絶藝自當通附古
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裒公及管夫人及子雍
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
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禘祫定廟樂求習禮樂
者公如已鮮今上脩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
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大對公爲讀卷官擢寘前
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距

二紀玄俗列北門公有賜誄之命誼不敢辭請系以銘
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辭客世雖白我元忠厚
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徼自炎方入
見殿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
獻替維此魏公進爲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illegible]
列王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咨度
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盛氣見侵理到之告折
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
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擇通
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
乃下實見書爲方權呼涵泳聖恩公啓近臣力拔惡根近

臣咸激碎首強諍權奸既摧乃息稗政宣室夜問言不
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
建會無畏避世祖擢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僾懇求外補
仁皇踐阼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
項儲岫丕煥皇猷黼黻在手琨牒煒編藏在宗廟屈玉
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牘雖未識公想見眉
目吁乾之資惟一清氣人禀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
一清所爲星月明概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頡
始造書鬼神爲泣宇宙精英發泱在茲清氣所萃乃發
瑰奇允美魏公王室秩采巧出天智智窺神能鳳翔其
羽止于阿閣來儀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

國於老臣百不一睹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爲賜鑴
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黼黻
標周孰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貫
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枝藝游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
山之間故人内翰貫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杭
薄暮携酒來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別輒繾綣
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甚有是心謂之記生根
爲吾因以是爲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且柰何哉言
已悵然而別明年甲子夏公捐館於杭數月訃至吳之

蓋衰自是九至抗遇公舊遊追憶臨別之後未嘗不為
之愴然出涕呼酒相酹也公薨廿又五年其子阿思蘭
海涯展省于燕顧公神道未銘願屬筆焉其忍録乎公
家世北庭雲石其名酸齋其號也故湖廣行省右丞相
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定阿里海涯之孫故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贈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
國公謚忠惠貫只哥之子母趙國夫人廉氏故平章政
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爲明珠
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
二三膂力絶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

馳公持矟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跨之運矟風生
觀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獸上下初襲父爵爲兩淮萬
戸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麾下䟽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
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爲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
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
薄然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
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牘移有司解所綰黄金虎符拔然
投之退與文士倘佯佳山水處唱和終日浩然忘歸北
從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
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

讓弟謂其宫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
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爲英宗
潛邸説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
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
聞公名爲之爭先快覩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
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賛助居
多今著于令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脩文
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
表姓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
以恢至道凡萬餘言性性切中時弊上覽喜歎未幾公
自壽曰昔賢辭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

資人將謂我沽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
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槩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逢
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
珙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貝害江浙物繁地
大可以晦迹乃東遊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
於居人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絮爲被愛之以紬
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
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
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本中峯禪師劇談大道
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爲學日博
爲文日邃詩亦冲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

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乎實識者喜公謂將復爲世用而公之蹤跡與世接漸疎日過午擁被堅卧賓客多不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爲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違之不翅解帶泰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錢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其年月日諸孤奉柩塟于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天麟之女有婦德追封京兆郡夫人子二人長阿思蘭海涯歷蘭溪州達魯花赤權本提舉慈利州達魯花赤所至以淸白吏著聞次八思海涯孫四人長南山次寧山次脊山皆業進士應舉女一人適懷慶路總管段謙有學識能文章玄嘗評公武有戡定之略文有經濟之

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爲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敘樂著詩詞若干卷及所進孝經行于世銘曰嗚呼貫公鼎麟鳳凰其往不可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貫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則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英氣合祛爲雲流布爲靈感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應真出入機用涉世爲戲一旦解悟倏然而聚散者然而合離者乎死生幽明之際焉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爲悲者乎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燕坐之藏

體魄在茲我爲銘詩詎能爲公之輕重姑以慰公後人之思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爲兩塗唐昌黎韓公宋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濂洛諸君子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擬文之典奧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發也門人錄其語以相授受其爲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繫之聖人脩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勝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爲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

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弱滋甚皇元混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蔚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間天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簀之再朞子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麗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其所深慨而請繼以言焉敘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爲唐初名臣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昶昶生江陰令陟陟生盱眙丞智長城令檉金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太守敫人從僖宗幸蜀子孫爲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

子次曰琚琚生庚庚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
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
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祺進士及第
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泰國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
贈太師謚忠肅三子伯曰公亮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
議郎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
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杭孫大
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爲滄江
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
奉直大夫歷知永連兩州自永移連道臨川其女弟適
邕管安撫陳公元晉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

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
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張氏雍郡
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
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爲
後是爲井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雍國公妣眉山楊
氏追封雍郡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
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猶子也所
出三子長即公次槃進士及第卒官嘉魚縣尹次槃參
政公初授承直郎黄岡縣尉見山守衡州夫人從參政
方需次與偕時未有子見山禱于南嶽已而有娠及將

蓐見山一日晨興出治事眎特尚書公服坐中堂以坐
久假寐夢一牙兵刺持刺入白南嶽主者來謁起肅之
而寤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
未昏官時屢夢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潭
州參政伉儷同行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
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
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
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草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
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庠循舊
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
前列老儒爲之斂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流寓是邦

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與故舊家世系
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
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辯公能推類達意
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
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
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
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
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撰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
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泰定元年考試
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
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
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
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
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爲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
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
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
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勑脩遼金宋三史欲用

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毋苦其遠行奏擬將上而止朝使
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趣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
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
木數十株治命以深衣斂毋用浮屠明年己丑八月二
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譚源
娶浚儀趙氏系出宋秦邸前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郡
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陞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
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陞奉議大夫吉安
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奴七十女一人俱
早夭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槃槃適譚綾郭氏生
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奏差授武緣縣博合岩巡

檢次翁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高門甫弱冠孫男五
人其蓋嘗論公家世勳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
節讜論忠埒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烟忠
雍當今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
上歸禪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思相之
功烈不早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
法從與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照映史冊嗚呼盛哉又
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敬李微
之講學蜀東門外爲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爲政叅
蜀制閫自請行邊却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潼遂路立
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郡敵不敢犯叅

政公克振給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爲文精醇典叙
江右湖南簡拔俊乂如南陽李木魯翀子翬後多顯融
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藁城董公表章之使大
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
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
子彗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
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爲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
家庭所親得者敎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
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儆士習上丁
監禮畢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
罪削之責近有爲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欵者傳

仁皇東宮諭旨姑宥其罰公以吏牘列生罪狀咨啓事
院以啓仁皇吏是公所為由是益知公賢踐胙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胄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謂儲法
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
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
以為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
臺臣為祭酒召四方名儒為司業毅然有責成之志公
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為異同者撓之司業投劾
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數歲不絕其
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所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
猥以資叙强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
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偏
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遣子弟入學初無必為學
問之意師友之徒游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
非天降地出有可望之理哉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
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
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為詭異者經義守正
說而不尚奇論者為衆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
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退者其議
論文藝猶賢於汎汎莫知根柢者也朝臣題其論而歸
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

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者非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
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
藝之人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使求賢之意狹
而差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罷上言東南海運勞險因
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碣皆萑葦之地潮汐日至附
為沃壤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為田募富民欲得
官者合其衆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
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視
成惰者易之勤者物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漸而
征之五年有積蓄真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
佩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
得民丁數萬衛京師制島夷又因使富民役仕之志遂
而江海求食民有所歸也歲不至為盜今海口萬戶之
立頗宗其說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災
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二有仁術知民
事者為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閭里治溝洫畎畝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閒
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有所助久之遠者漸歸封
域漸正支望相濟風俗日成法度日備則三代遺規將
復見於虛空之野矣天子稱善群臣未有相其議者太
史院教授睢陽楊茂先知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郭太
史有徵驗合律曆為一書謀以進而悉其辭煩簡失當

知公研究是學爲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
冀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藏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爲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
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令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
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牘藏於故府者不足則采
四方之來上者參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閥閱具存凡
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披
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爲聖治裨益能使一代
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爲則其事業豈下於先世兩
公之在唐宋哉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
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宮講寶冊禮

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鄭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
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
授王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爲王
以公言入奏上大說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
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
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邸御講筵見公氣貌溫和敷對
剴切賜中統楮幣五十錠今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
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延英閣求去者屢因言
陝西田制得俞音除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
左右曰虞伯生託此爲歸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
允而復寢面請補外則諭旨若曰御才何所不堪顧今

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乘閒爲之請怒曰一虞伯生汝
輩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悒悒數日家人察
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爲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微中
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
覽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勳舊封王制詞於內
庭同列二人嘗爲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
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擬進草甚遽公以草
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紿己亟易其詞以進終無兩言又
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
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

封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
可爲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踈庸遭遇聖代致
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
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爲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
之人也上目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榷人品質正
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
之然亦以是貫怨勤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
免惟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爲知
己人以擬眉山三蘇嘉魚殁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秉
以荒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
無難色遇庶弟渠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祿養不及

其親遇珍膳不敢盡器盛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佚己君子不為也生平知己大臣藁城董宣公保定張蔡公隴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抑城姚公涿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輙以方來文柄屬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器不可悉數公之為學非託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圖治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

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喜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為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戴襍以後人所記壁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戍近言也晏欲通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官案不克就濂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性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負挾有所見則為之太息曰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

切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澹泊不見涯涘剟手其中深覩簡潔蕪謝俱泯造乎渾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來貽告冊文四方碑版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黼藻品之作襍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書篆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畢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廷陛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藁

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錄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間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邑有平羅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欣然語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謚既葬而命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最先受知參政公博士之召公寔薦之朝同朝十年獎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而不敢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英川靈合為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

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孰鳴先
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驥上駿孰能寘之周
行也范冠蟬緌蠶績蟹匡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瞽𥈊
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粲遺文布濩四方
琬琰之刻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兮知德知
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兮誰謂九京九京可
作兮百世弗諼大化幽默兮孰控孰搏芝草三秀醴泉
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碑文

曲阜重脩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
夫臣別里怯不華臣脫脫御史中丞臣達識鐵穆兒臣
約治書侍御史臣鏞等奏監察御史言天曆二年十月
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奏曲阜宣聖廟自漢
唐宋金氏有廢必奉勅繕脩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
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特文宗覽圖諭
旨省臣亟脩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落而
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臺上臣等僉議請勅
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學士院臣巙巙為書
侍御史臣趙巖為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
立石之貲制曰允傳勅臣玄俾序其事玄拜手稽首言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暨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
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俾以斯道凡天敘天秩
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書贊易道脩春秋而
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
屬於天下以屬於己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為繼
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
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
皇帝聖知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辛金初年歲在丁
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世子孫世世
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錄諸路以其半

東平以其全給脩宣聖廟尋詔括金之禮樂官師及前
代典冊儀章鐘磬等器置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
初在藩邸多士景從比其即位太召名儒闡廣庠序命
御史臺勸勵校官大司農興舉社學建國子監學以訓
誨胄子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立提學教授以主領
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弼輔大臣居多俊乂內
廷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
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討論之規稗益遠矣裕宗皇帝
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
治詔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
作新國學增廣學官數百區胄監教養之法始備武宗

皇帝肇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祠以大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鉅麗郁開猶文明宗皇帝游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王夫人改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緡俾濟寧路以備曲阜廟庭文宗實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入纂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威山東憲司洎濟南總管莊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

樓棲閣之崇以度賓詢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燦呈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王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脩宣聖廟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宵扶桑西踰崑崙南盡大鮮北際氷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洽本實在茲矣有詔御史臣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臣玄既叙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悾侗顓蒙三五既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俗日漓道統絶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誕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以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維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執範于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體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大宗興文首法孔聖世祖龍飛多士屬心收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裕宗纘文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纘舜明載崇徽號王振金聲緒揭仁皇文德繼世延揚祖訓彌後尊帝愛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啓德懿文文宗纘緒聖聖克肖乃開奎府延飾孔廟今上嗣位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洪麻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紘緌袞裳衣搢紳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崇教極被埏輿費含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

道之壹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游民唐虞勝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獻謨寔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江陵王新廟碑

大元至正七年某月制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武定阿里海涯改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進爵江陵王官職勲謚如初制下王之諸生以舊廟在天臨郡治之義和坊者據於闤闠廟貌弗肅徙於故第之側作正廟七間中肖王像後堂稱是別作神主父祖子孫咸列于位歲遇王之忌日祭像前廟時祭嘗

象設王後室塼俎籩豆遵古遺廟之門廡垣墻崇大殿制克稱封爵享祀之庖齋宿之舍祭畢飲福之所各有序置經始於六年之秋落成於是年之冬曾孫懲利監郡阿思蘭海涯系劉上謁玄記之惟王建國爲國家表功之極榮子孫旌德之盛典具載國史玄請舉其犖犖大者揭而書之麗牲之石庶幾觀者知王之功在社稷德在人心所爲不朽者寔在于茲玄博觀天下大勢古今以江陵平江南者四代爲未有不先得荆州而能得天下者晉以王濬益州舟師下江陵而吳降隋因宇文氏先取蕭詧江陵之北用以圖陳而陳亡趙藝祖即位之初即命慕容釗將兵假道以伐湖南延釗至江陵

襄降高繼冲由岳趨湖南周保權平然後東塹閩越西擧巴蜀南唐稱臣我世祖皇帝征宋既渡江阿里海涯以偏師擣江陵既而拔之由是進兵溯洞庭薄長沙遂平湖湘聲震南海丞相伯顏以大兵順流而東徇吳越傳臨安宋主納款故今之善言兵者謂王先取江陵其功不在伯顏下向使江陵未附是時東蜀猶宋地也萬一宋人合荆蜀之兵以關江漢雖勝負叅然豈萬全之策哉王下江陵降高達捷書至上爲之大撫三日手書以勞王誠以荆州定則東南之勢定矣厥後王建省湖湘分兵嶺嶠恩威並翔悉有其地宋太師既熠其孤臣謀立兩廣王於閩海文天祥亦擧兵江西湖南廣右

王承制署吏勞來既久人心已安勢難動搖尋自獵殿故今善論功者謂王於斯時綏定湖廣視先取江陵之功亦未易以高下論也抑玄嘗聞長沙先輩縉紳大夫言王初圍潭州守臣李芾嬰城固守者三月餘芾死力盡諸將乃開門入我師同列兩叅政怒其後降欲屠其城王持不可兩叅政不從遣使入奏王亦遣使附奏於上皇曰臣初徂征受命陛下首以曹彬下江南不殺人爲訓今潭州城已降同列疾其拒命之久欲痛其民臣誠不敢負陛下先詔昧死爲民請命叅政使偶先至京半月上詢知不自王所未疑之未即召見有頃王使至亟召入內得王奏大喜曰阿里海涯言與朕志正合乃

召叅政使入切責之若曰國家征南非貪其國欲使吾德化均及其民人爾今得土地而空其城欲復何爲汝不禀命主將輒爲異同當正汝罪以汝薄勞今姑貰汝後復敢爾必寘汝法其從阿里海涯從安吾民毋或異議使者往復十有四日奏下王布宣德音城中官民士庶道俗男女貴賤長稚亡慮百萬游魚在釜寄命須刻賴王一言易骨而肉由是列城開風歸附相望未及朞年南盡八桂冒于南陽悉歸職方王之威惠其盛矣哉夫天之爲德莫大於好生聖人一天下之道莫先於不嗜殺用兵之不祥莫大於殺降殺降之慘尤莫盛於屠城將家一念之烈流毒數世其後嗣盛衰之報百不失

一豈獨曹彬曹翰為有徵也王之子孫多魁文武才器
代有聞人天之報亦昭昭矣雖然國家先定臨安後平
淮東今追爵伯顏淮安王表武功之所終先定江陵次
平臨安追封王以江陵之地表武功之所始歟二王之
論定天下混一七十餘年矣王家世北庭阿里海涯其
小字也及貴以小字行其世系之詳見故翰林學士承
旨姚文公燧神道碑銘玄既述功德之大者以遺後人
復作迎送神詞曰出師四方訓以不殺惟江陵王受命
祖征巻甲西南荊州底平揚旗洞庭和風鳴條駐軍長
沙以逸制勞湘人顧降王寔活之三軍不刃王寔遏之
土田第宅賜在湘野僮客千億是畊是稼奕奕新廟于

湘之堧犧牲粢盛歲取湘沅朱弓金鏃新廟是藏鍾皷
鞺鞳牲肥酒香王徠徐徐旗旄纖纖湘靈嶽祇惟是霍
疊王降庭止有蕃獻祉繩繩曾孫以享以祀曾孫繩繩
自雲徂仍江漢同派汝功匹休皇家百世吾王不留言
從世皇世皇遐征曠曬八荒乃勝南顧維此荊州曰汝
之功荊州汝功朕世服膺今我嗣皇王汝江陵王拜稽
首曰憑天威神算天授荊人來歸洞庭泱泱湘水是匯
王有曾孫廟祭來會國利利忠家利利孝忠有旂常孝
有廟貌王來風雨王去日星君萬昭明曾孫以寧廟貌
弘敞曾孫衆多挽留莫從婁舞以歌有朱斯扉有雕斯
俎工歌颯颯福祿朱祜我奉雕俎載閣朱扉萬有千代

王無我遺

洞淵閣碑

太極判二氣分陰陽各究其變後天設六子六雷風獨
彰其烈陰陽究其變而數行理氣之中雷風彰其烈而
神寓造化之表迨夫世別醇醨位殊幽顯札瘥水旱若
有握其柄者矣生殺予奪若有尸其職者矣道也者藐
圜乎兩儀法也者檢押乎品彙由是保制陁運道稱主
宰攘除凶妖法入機用考夫漢儒列五時之名而祠禱
盛周官書十日之號而符咒興司屬有秋而祭乎國祛
疫有典而儺於鄉其所由來不既遠乎斯則洞淵之閣
作於石晉之年端有自矣夫惟五季否塞群黎憔悴時

有神人拯世者出是殆昊天覆下之仁維伏魔三昧之
尊寔神霄九帝之一以無為制動以不怒示威覩厥圖
回藻然兆朕爰自黃冠道士筆跡天成青衣道童接武
溥化歲歷四百功施億兆稽諸郡誌酌以輿誦禦民大
陵之患已民雩壇之嗟感應捷於鼓桴柱直明於槐棘
至若樹降魔之幢于雲間得斬鬼之符于地下沴氣以
之而舒息靈文由是而宣朗維道童而神效者有大夫
曰章氏焉翔三會之神居表一邳之傑觀雖嫩隣冠具
存遺規里人評事彭梅叟獨割己貲追還舊貫驅五丁
之力以鑿石掄百尺之材以荷棟揭洞淵於絕頂用縱
民目顏寥陽於上層繳曰聖境中標諸天冠寶閣之稱

下廡朝元者璇題之會冥陽肖像七御儼如天宮伏魔
專侯諸天列叙帝馭朝元距地而稍延飛仙齊班而上
趍直北面勢題極高明綺疏透乎初日藻繪留乎行雲
閣後崇墉其名虛皇贊府歐陽確旌表彭知微裒衆力
之所作也墉後累榭以奉三寶居士周繼祖李必興踵
義士之所為也三棟中達兩廂傍峙左扶之屋重上懸
鐘千斤右扶之屋如之鳴鼓百里左廡則薰南鎮崇劭
作天師閣右廡則渾東劉龍祥作三官閣東為延真觀
舊主洞淵新佑玄帝北玻彭仁叟之所剏其神遷自壬
癸福地者也北為鳳林橋上引鈴岡下通青原茂林楊
學周之所建其意比擬河漢閣道者也神帑燎而不炊

其爐曰光明藏神泉引而無害其井曰清淨源毎歲上
元設齋平月金碧炫轉於西東琉璃晃耀乎表裏張燈
如漢大乙躡跡通宵而可行遊榜若蜺凌雲擁髪望空
而欲白刼利兜率彼皆鋪張華林鬱羅孰得遊聘故夫
地位之高有若茲閣神人之好信在于擢手而況發武
功過孤川山脉鍾具秀矣導假與匯廬洞江派蓄其靈
矣城濠通龍湫之穴郡市布蜂房之居要之地固以仙
而名境亦賁人而勝鍊師雲窓周孔鼎靜嘿蕭宣德西
叟李應康玄門之梁招羽帔之冠弁品登真録功播珠
庭者也守約曹從龍省齋歐陽慶祥翠峰彭大同坦菴
施端積斯立曾廷暉靜學劉孔彰矮窓蕭惠通無為王

雷發泊夫桂林可心之劉曰元亨曰道弘環中滋川之
彭曰克恭曰道明塵外之曾曰貴寬適吾之劉曰益新
皆宗證之幹蠱冲侶之裒護能使丹芝之茆有圃青精
之飯有田扇離坎而液梓金起般輸而獻神收然後聲
鏗律呂之和器備天人之供者也貴寬幼從先人來徼
真館及長離俗之志勇提身之律嚴佩混元之秘章叅
抱黄之梵炁摛詞而百靈集禁禮而諸福臻爲盍山而
傚辭壽斯道於來裔真其人也與嗟夫赤明延康坐更
歷刼句芒玄冥迭御四時洪惟皇元昭授神策歲宗辟
望代闡燿事功意洞淵之於明時正猶希夷之於衆物
人見主張之功若無事者孰知輔翼之惠又振德之手

雖然商顔延徳人之居當瘢癘之年亦獲免是華封居
放勳之世含富壽之祝則何以哉載揚洪庥請志善頌
銘曰粤若邃古大和磅礴柔剛相乘繞之紛錯精滋偽
生氣蠢診作道惟虛集庶物索龠神懸精聚九圍鄂鄂
閔晉非掘黍黎罔訖煜虜江沱畫丈其墟彰野邁災帝
表是愕維持洞淵受命碧落相爾黄冠抽我玄綸莉氣
堙欲禊穢指惡道心剗螟善氣辟蠢三棟巢鳳蒸甾舞
鶴爰致冲遊誕矗穹閣琪樹層柯金枝重萼翔升華拱
疊楹朱構飛廡霄騫天祿雲蹲赫曦雕櫳鮮森虛箔帝
真燕娭營衛揮擢匽雉吴回函琛海若視駭濯烽蓐收
嘆原年降隻康歲興長樂士勤竹素農力錢鎛商通任

肇工世琛㜲征行靡占疾疢勿藥皇風載熙大道斯乘
罔俾仁聖職憂民瘼神之格思萬壽攸祚

曾壓外隸師來求洞淵閣碑借予久病不能親書煩
致意青城楊奉禮為余雙搦筆作漢隸書之歲久當
與韓擇木桐栢觀記爭先進而方駕漢魏可也如字
多碑窄可倣張長史郎官石用小楷書之青城皆足
辦此故以相屬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勅有中原樹建侯伯經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
齊在東諸侯中脩臣職甚謹權府歷城張公受命我元

為齊陪臣父子相承屢攝藩政內治新政外禦強隣彊
縫周旋使齊事我元甚忠故張公有功齊人甚大世祖
羅侯歷城子孫仕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
祐甲寅有臣起巖首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
一人寔歷城張公曾孫多士偉之父中秘書齊公範碩
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崇贈典日厚今皇
上纘緒起巖列官中書叅掌國議尋進二品父範贈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載門奎章大
學士臣沙剌班從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巖服勞累朝
恩賚先世將為碑銘表諸久遠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

製文奎章閣學士巙巙書丹奎章閣承制學士師簡篆
其碑首以賜上允其言於是臣玄承詔討論張氏本章
五人遠祖逸避兵難贅禹城吳氏家生三子曰某季曰
寅娶高寅二子長曰敬宗娶燕三子長曰道娶李一子
曰迪字吉甫是為懷遠公寔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
公之曾大父也姿貌偉傑膂力絕倫臂擐石獅子起行
戲與里中少年角無敢嬰者狂飈無賴遇輒以力伏而
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強弩縮絃着指連發俱滿軀幹
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人南遷蕩迹寢業齊
國張忠襄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
兵馬鈐轄城中吏兵殺公私解舍盡燬忠襄命權府事

公善緝綏建府治畫閭里招流亡駁復舊聞時有疇寇
畫旂夕柝弁堠明肅衆賴無恐行省自水砦還治拜懷
遠大將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黃金虎符仍提
領歷城縣事忠襄南征移命留後公莅政廉平號稱良
吏兵後民稀城內外多閒田召民占射變為永業己獨
無取事平從民買田城北泆河生平治產不求豐腴纔
足即已嘗曰吾祿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估
勢殖私以為子孫累為吾志玷耶娶李追封齊郡夫人
一子福字顯祖是為權府君雄健府君雄建有父風尤
孝敬好學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能背誦年十九嘗
重午日與諸將馳射御閱武堂下一發命中身手驍捷

忠襄實補列校歲庚寅從朝和林預議伐金從取邳圍
沛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斫營謀突圍出府君力戰卻
之退擊剿其壘而還詰朝沛陷給白金符爲中書奏差
從攻宋蘄黃有功縣官增諸路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
齊人繹騷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興民疲役無虛歲今又
增兵物情易駭盍寢其命以安危疑數對詳懇上大悅
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罷不行得旨馳還所過
宣上德懽聲如雷權濟南軍民鎮撫都彈壓行中書省
牙魯花赤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輸嗣
侯宣惠公將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藩王
曰新邑民已乏正賦今又增額將不堪命王以聞命遂

罷遷兵馬鈐轄府事從宣惠私覲面陳上前乞休兵息
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侯解玄貂玉帶以旌其忠侯薨
即藩王所奉子宏朝和林宏嗣國是爲武靖公府君歸
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齊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
從今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終居家應官
教子人取以爲法娶楊氏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通女
弟有賢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山字宣卿
一字仲宣號黃臺野客是爲天官齊侯奕邁豪爽幼負
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
自勖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熟此宰相可能也襲
官嘗宰歷城讓其丞設而已丞之祿入均惠族鄰稍贏

與賓客擊鮮爲高會每傾已賑人已匱不悔人負不尤
至元官制行遷官臺監場管勾辭不赴改博州錄事判
官轉陞東昌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滿赴調當鬻產治裝
遊旅雖至乏絕人或周之非義不取能工書得黃豫章
米襄陽筆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葬南城年四十
九以孫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齊
郡侯娶安氏山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
夫人二子長亮次高蚤卒三女長適翟氏夫亡貞節次
適宋某次適侯贊字議甫號孟齋是爲中秘書蚤顯
悟長博學強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孫自此損
贏以爲養及居喪如禮嘗寓平原德平鎮因古堤架屋

爲童蒙師或踰旬時不出門人號不下堤先生性不事
華靡篤學信道尊聞行知善善不倦惡惡不避學者擬
諸古人歷仕維州學正寧海左翊侍衛教授除四川等
處副提舉子貴封集賢侍制奉議大夫驍騎尉歷城縣
子加封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驍騎都尉齊郡伯天曆戊
辰正月二十七日就養京師卒年七十有七贈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齊郡侯加贈中大夫河
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公
善吟詠富著述有蓬窗蓋齋旅齋二集能大小篆隸
行楷書遒勁有體娶丘氏先卒再娶薛並封齊郡夫人
二子長起巖薛氏所出初授集賢修撰遷國子博士監

丞司業歷翰林待制監察御史中書右司員外郎郎中
兼經筵官轉太子左賛善燕王司馬拜禮部尚書參議
中書省事陞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尋以本官知經筵事出爲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
未行奏留侍講進知經筵俄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
御史娶某氏封齊郡夫人次如古國子伴讀大司農掾
娶某氏孫男二順孫堅孫女一初玄登第出起巖榜下
同朝十年入翰林爲僚友齊公之墓玄爲之誌先玄父
渤海侯蒙恩賜碑上勑起巖故玄闕命不敢以固陋辭
惟張姓之始軒轅子青陽之子揮觀乾文制弓矢因得
姓濟南忠襄爰聚歷城姓同一初始書以武終顯以文

君臣相須蕃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賁育
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僑廉如晏嬰撫民乳雛如療飢
賜權府府君生而忠孝資倫文武盡瘁所事勤施於民
諮常司勳伏臘里社殆未爲過齊侯志崇心庳尚友往
哲齊公真循實踐蔚爲醇儒四方功德積久發閟宜厥
後人出際熙世爽然倫魁爲國羽儀迨其立朝凜有風
節舒徐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豪傑偉人稟賦
敦龐未究厥蘊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
因以得名世之士我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
其子孫我推其所自是宜爲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迭
張顯允歷城齊姓之將代有鼎士奮于齊彊經緯文武

與世相當國初戡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虎世爲齊卿擁
治其府區宅曠田民奠環堵既輯其民又禦其侮夫傳
維何民訖可休有增乘賦是克是揺夕馳我馬朝告厥
猷天子曰嘻予嘉汝謀爲是暴斂我民何郵欽哉爾往
獻納是籌命爾易爾侯度是脩爾田勿蕪爾政勿苛農
弛勞于野士畜銳于家時維張公惠齊孔多齊轄日膏
齊廪日盈張氏獨貧三世筆耕豈善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遜萬毫有斆德乎蓄德陳陳發萩旬旬宜侯宜公庶
其哀禁累洽重熙時尚維文有偉國彥積文策勳奏篇
大廷上曰不穉繩武乃祖盡忠我君出敷王言入賛聖
謨殘敷政塗匪臺伊闕德容溫溫良玉善琢緝仁驪賡

惟瑞發祥上勑詞臣考德諏義錫朕寵命誄其先世有
貞斯珉有元斯寶豐其揚休式勸有位

元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馬合馬沙碑

國家稱文百度惟貞納民軌範垂則永世於是群公先
正先朝臣隣敷陳中命賜謚昭天漏泉罔不承休元統
二年九月壬子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臣闊里吉思等
言於上曰戶部尚書臣忽都魯沙乃祖也黑迭兒乃父
馬合馬沙事我世祖皇帝懋建嘉績仁廟在御延贈太
傅封趙國公今將爲碑其勑翰林直學士臣玄製文侍
講學士臣起巖篆額戶部員外郎臣楊益爲書以賜制

可臣玄受命退閱故府得故學士楊行詞及忽都魯沙
具事狀來乃叙而銘之惡昔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必有多才藝之臣共成厥功爰及後主繼體守文亦必
有世爵祿之臣共享其利有虞共工之官成周官聯之
守後世子孫著以為氏其可徵也考功記曰國有六職
百工居其一國詩定之方中之傳大夫有九能第一曰
建邦命龜夫六職者王公論道大夫立政在焉九能者
使臣造命師旅誓眾次焉以是知審曲面勢之為職授
日作室之為能方是數者厥用大矣我元造邦臣若也
黑迭兒若馬合馬沙功居六職之一才擅九能之先贊
體國之謀濟世官之美是碑為宜按也黑迭兒系出西

域唐為大食國人世祖居潛已見親任已未南征還幸
其第也黑迭兒聞乘輿至衣地金綢以藉馬跡尋裂金
綢分惠從官上深納其勤歎庚申即祚命董茶迭兒局
九潛邸民匠隸是局者悉以屬之茶迭兒云者國言廬
帳之名也是年九月錫金虎符護以璽書至元三年定
都于燕八月授嘉議大夫佩已賜虎符領茶迭兒局諸
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時方用兵江南
金甲未息土木嗣興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
邑非鉅麗宏深無以雄視八表也黑迭兒受任勞勤夙
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畫太史練日圭臬
斯陳少府命匠冬卿掄材取賞地官賦力車騎教護屬

功其麗不億魏闕端門正朝路寢便殿掖庭承明之署
受釐之祠宿衛之舍衣食器御百執事臣之居以及池
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縵廡飛簷具以法故役不
厲民財不靡國慈足使眾惠足勞人功成落之肆賞稱
首歲十二月有旨命光祿大夫安肅張公柔工部尚書
段天祐暨也黑迭兒同行工部脩築宮城乃具畚鍤乃
樹楨幹伐石運甓縮版覆簣兆人子來厥基阜崇厥址
矩方其直引繩其堅凝金又大稱旨自是寵遇日隆而
筋力老矣紀功太常攸故欽崇部人鑿石作像髭髯咸
肖沒置墓舍族屬見之謂其非法諫棄隱處世祖夜夢
也黑迭兒若有懇事狀如生平明發召詰其家以像事

告亟命止之賜楮幣萬緡作祭事其子馬合馬沙實世
其任大駕時廵上京出狩近郊入門南植幄帳須存風
雨收除燥濕具宜齋祭張次燕享設帟制作豐出等威
以張物絕濫惡工極縝緻亦既歷年小心匪懈穀被殊
眷積階正議大夫遷授工部尚書領茶迭兒局諸色人
匠總管府達魯花赤以終四子長曰蜜兒沙蚤世次曰
木八剌沙以正議大夫領茶迭兒局仕至元貞授工部
尚書次曰忽都魯沙由餘杭浦江監縣歷江南陝西兩
臺監察御史轉漢中僉憲雲南行省都司入為戶部員
外郎內臺御史大都路同知出為南山淮泗兩憲副杭
州為總管復入為大都路達魯花赤再出為濟南總管

三入為大興府尹十五遷為正議大夫戶部尚書次曰
阿魯渾沙不仕孫烏馬兒寔塞里沙子嘗襲是官以劬
乃用阿魯渾沙子茂里沙繼領茶迭兒總管府達魯花
赤烏馬兒既長授揚州織染局同提舉先世木八剌沙
請于朝制贈也黑迭兒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敏娶忽都魯也識封趙
國夫人又贈馬合馬沙推誠贊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娶烏剌鑑忽都並封
趙國夫人至是忽都魯沙中外踐歷不失令譽有司屢
徃飾終施及祖禰厥有緣焉人臣盡忠兩事信必有褒
玄惟考周官之法誦楚官之詩執太史之簡為小史之

謚有君命焉不辭卒葬歲月事在壙石不書二代共為
一碑用漢薛君劉君故事銘曰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
產異珍戶饒良匠匠給將作以實內帑人用才諝邦周
俶奕維忠敏公外謐中朗機警造功敬慎事上私第翼
翼南還駐仗鈌我路馬地布美墾左右世祖羽翼雄創
受命繕營廓宮弘敞樓梯設眾九軌夷塘池木健陶萬
夫于往取鍛取厲于劉于碶有盈斯覺有閌斯抗皇皇
紫宮民極環仰軒轅綴列鉤陳聯象黃龍負柱金爵栖
榜六寢儀義百雉倅狀心諦閑探自諸尋文手胼筭翰
心齋保障諦彼忠靖世篤廬帳氈施重霤馳旄百兩奏
蓋封樹唐衣愧錢曷覩國制翠窑無讓瑧煌相尋雲來

是廡熙庸帝辭佩寵夫燧業盛曷奕光流眄聲穹碑塔
道貞石詔像勢徽辰告秋冠寅亮賜文照原懿貺論壙
雍部專叙洛宅敢昉企蹤保奭婉續肅相

圭齋文集卷之九終

墓碑銘

元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劉公墓碑銘

至元元年冬十月江南行臺侍御史劉公未引年拜疏致事越長沙二年夏四月丁酉薨于私第是年冬十二月以治命葬湘西嶽麓山之原湖南憲使汝南梁公遺既志其歲諸孫奉行實來瀏以墓表屬於契家廬陵歐陽玄請文志諸石按公諱宗說字傳之世成都華陽人大父宋末嘗爲茶陽軍使因家隣境之攸興幼侍祖父

遠宦嶺外既孤適遭宋亡克自樹立從鄉先生趙公于學于宜春年十二三能屬文有才諝驗弱冠以薦補廣西憲史再辟湖南貢南臺察院史歲滿調衡州錄事判官中書刑部辟職官史皆未赴臺除廣西憲司照磨選充南臺掾改湖東憲司照磨仍留掾南臺擢海北憲司經歷遷河南憲司經歷拜南臺監察御史轉河南江浙兩行省員外郎江浙未赴改南臺都事入爲中書右司都事拜內臺監察御史將進臺都事力辭出爲山南浙西兩道肅政廉訪副使復被選爲臺都事俄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陞廣西道肅政廉訪使移江東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刑部尚書尋歸休于家起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積階中奉大夫公歷臺省諫署四方出處倬節規撫古人初掾桂臬訪故父旅殯行諸蒼梧即投檄辭歸以申情事孝節著聞見器諸老歿後官業浸盛受知文皇主書中臺上所親擢侍燕內廷鬚髮盡白或謂公老上曰傳之在南臺已然此正老成可用之日也公被眷遇知無不言進退有度緡紬則之移疾告歸上弗能强廣右之命公去留之疾愈治行益用見信及以秋官召還文皇賓天遺時多艱大獄屢起語連宗親公公正不撓刑無濫施事定勇退論公生平忠孝大畧於此槩見所至涖政詳明用法矜恕擬因滕梧寇黃京夫脅愚民爲亂有司坐首從皆死公

誅渠魁四人餘四十二人免家屬論徙遼陽肇州公謂驅奕墟之民居沍寒地名爲減死實寘死地請留嶺南屯田全者六百餘口讞獄閩淛言海寇初皆王民身陷惡地無由自新宜許以貰罪復業後用其言盜皆爲農河決大梁城門不開公按視得髙陵撤相國寺朝元宮木爲橋百餘丈道民循城顛行薪米不絕比屋乃安河決小黃村陳穎千里皆役公督有司盡力捷閉河復故道流離日還淮東大饑勸分維揚一日得楮幣十五萬八千八百餘緡所賑以戶會三十一萬三百有畸以口計一百一十四萬一千八十故公政聲發軔海嶠振于河淮由平反恤災之功居多至於吏能則在中書右司

兩月掾屬心服其蒐正吏牘運筆如飛造次之間辭理
俱暢在刑曹半年滯事悉決乃定遇華刑制七十六款
頒示天下無復質疑公處寮寀退然一儒未嘗少自衒
爆獨善善惡惡無所避親在河南時薦前憲使韓從益
行省郎中納麟等二十七人為刑臺御史薦浙西憲使
許思敬戶部尚書庫里回河南行省員外郎胡彝等五
十五人乞召還敢諫御史李謙亨成珪於竄所乞叙用
故臺臣孟陸真中丞苗侍御等八人於家劾前中書左
丞黨附權臣暴斂為虐劾河南行省參政侄括田江西
横斂府縣激變為廣右掌政能制僉憲不敢為苛為南
臺横賓力斥中丞纏下之臨為刑憲黜贓吏三百九十

八員汴蒙古都萬戶高臣婺納豕肝肺翁人腹中習藥
咥人軍士忤己輒嗾殺之公正其罪江陵豪僧謀人獲
圖誣以殺三僧焚之置三豕心盤中為驗公辨其詐振
僧罪釋無辜二十一人湖廣辦章征猺恇怯公奏罷之
古縣戍將擴校宮毀宣聖像公定罰鋼之海南其劾閫
憲聲蹟兩使者望風解印晝不就江西行省辟掾時相
為之懈色自居下僚比至要津論事英發往往洞識治
體至大中陳華弊防姦戢貪除暴等十事又言六品以
下封妻不及父母非人子志後封贈倣焉又力請復之
延祐中請置東宮弘文館選端人為宮教博士講六經
以輔儲德又請除逃戶糧置遞北沿河倉儲節臺中罰

布之用以助賑濟權古今錢幣之制以便小民至順中
言盜駝馬牛羊罪當為等差百官名在罪籍不宜普該
恩澤或至再叙侍文皇清燕密上封事其目曰明人倫
序宗族命賢相慎繹戮義取仁守保全功臣戢酒闕色
親忠遠佞儒臣進講宜講帝王之道勿事浮靡罪人妻
孥分賜臣下宜別宗親以存上下之分皆稱上旨凡所
建明咸以著為令或通布政轄在議中其惠利久遠者
築堤海康闢田萬頃以捍海外耕氏海北民鬻食鹽又
輸鹽丁錢公奏弛其征文皇居潛邸以是知公疾革
猶索紙筆作遺表欲有所陳未成而卒年六十有九曾
祖鑑宋宣教郎祖景高宋韶州通判贈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彭城郡侯父重坤贈中奉大夫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娶
毛氏繼娶王氏皆先公卒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再娶張
氏三子長孝友承事郎岳州路經歷公未寢疾奉命運
省先塋聞訃得疾後公六十一日卒次孝嶽登仕郎永
州路知事辟湖廣省掾史次孝恭廣西道宣尉司照磨
女五長適江西鄉貢進士張仁偉次適伯顏次適卜德
生次適孟坤琢次適歐陽忠皆士族孫男四好禮好義
好信苟兒孫女三觀音奴觀奴永安奴公博學强記淹
貫經史以禮部公號雪界因號雪峰以志蜀土有奏議
詩文若干卷傳子世早徙豫郡盧公處道學詩擅名古

體廬公寓湖南嘗語人曰鄒掾傳之天資高邁他日綱
維風憲必斯人也及公爲臺端衆咸以爲知人玄先君
子内翰公於鄒公契交玄辱知尤深在胄監時嘗遣子
孝恭受業館下誼不得辭乃叙而銘之辭曰溫溫劉公
如玉不瑕臨事決義蹇蹇法家以儒發身以學施政措
爲治才著爲辟令惓惓告君懇懇許國粤有風紀我扶
我植自歐筵仕舊由承掾迄其懸車終始司憲入也獻
替出也咨詢官之準人邦之藎臣文皇知公字而不名
雖閑勞勩責仗老成上欽公醇公疾弗勝有敕有扶賜
以亘登丹頰白鬚拜起給扶尚竭心智載陳謀謨秋官
予環廷出綴衣有執國柄赫赫作威公職司平獨立無

悚上辟不撓疑也仁勇卜居長沙謝事建鄴輕舟來歸
賦詠盈篋胡不百年爲國蓍龜明裡召從廷事就諸蒲
輪未臻揄沈斯作褒以公轄率履無怍子孫詵詵世被
德馨鄧惠有典既此貞銘

元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周君潛心墓
碑銘

安成周君潛心卒之五十九年以子貴有郵典於朝將
錄其副以告墓次其孫絢奉其宗人南瑞所狀行來京
師謁銘於予維周氏姬姓歷秦漢初至三國兩晉多
名臣載史傳唐季有諱環亦有聞當時其四世孫咸避
難遷金陵咸子矩仕南唐至御史揚揚諫爲吉州刺史

矩至吉因家焉二子長翰次羡羡登宋建隆間第積官
光祿大夫卒贈僕射又遷廬邑之西昌其族蕃衍科第
相望部使者號其里曰爵譽羡子廷訓仕至供奉廷訓
子昭爲江陵令卒贈殿中丞有五子次子大理評事中
師生慶化少府壽之壽之子倩遷安成之後林里又四
世爲潭州通判士貴士貴子八哈人望子繼祖是爲周
君之父君諱晞顔初字思顔後字潛心自童丱器如成
人年十有六喪父内保家日外親良師友奮自樹立猶
長脱去拘攣識趣軒豁舉措不撓才力恢恢至元丙子
江南初内附官府易置世務方殷故宋吏胥挾文爲姦
里無賴又爲囊橐蠹良重是而立君以孫遺出應門戶

撰籍中辨惠果決有謀防足自彊又能爲姻族鄉井捍禦
外侮衆皆倚之爲安兄志伊蚤世君撫其孤不翅己子
先業粗給君善經理遂至贏餘推其所有賑濟貧乏惟
浮靡虚誕之士雖數干請秋毫不可得居鄉善善惡惡
子敎不偏訴訟有未之有司而先質正於君省陳義乘
法而劈析之咸得肯綮鄙俗爲息江西行省郎中杜仲
寬聞君之賢方薦君進用俄抱病歸未幾卒于家年裁
三十有三初娶王氏先三年卒再娶觀溪劉氏五年而
君卒初鄒氏之祖母亦蚤寡以貞節聞辛勤教子後皆
擢科湖南轉運司帳管斗則劉氏諸父南康主簿玫則
其父也鄒氏在閨門時習聞劉母懿範故能守節自誓

又能以教子為先務次子遺腹所生日抱之泣行道聞而哀之君樞久在殯不葬人問之曰吾婦人安曉葬書俟吾兒長自卜其地且朱三人守此樞日夕與俱猶同返窆穸也遣子就學歲時從師之禮無闕否則質簪珥以繼二子感激孝養脩至學殖日勤今皆成立長穀用憲司試為瑞金縣儒學教諭陞吉安路學正借注廣州新會縣學任岩廻捡辟廣東元帥府令史從元帥平徭蠻二州寇有功遷桂陽路捴管府知事有政績湖南憲課其最嘗平反死囚二人及去官為立生祠歷兩考進階從仕郎贛州録事次恒以儒推擇為臨江贛兩路掾歲滿為上猶縣典史穀仕至七品君得贈官其配亦追

封宜人君卒以至元戊子六月十有四日葬以大德庚子十月十有九日墓在州北清化鄉鄭城里鎦氏卒以泰定丁卯四月十有九日年二十有七失所天六十有六而終瘞以至正辛巳十二月十有七日墓在新樂鄉之山塘祔姑李氏仟女一人王氏出適進士彭躍龍子務德孫男四人紘絢浩澄孫女三人曾孫七人君初失父遭時孔艱及其自立涉世又賤而鄉曲之譽流芳無窮殁世之後家有節婦門有孝子克亢厥宗子宦業日盛國家飾慎終追遠之恩方來未涯是宜有銘銘曰行以集義僅施于鄉為善媢力得年不長穀有乘除分有豐嗇已播弗穫後人是食趙祚既訖君方弱冠家緒不蠱君植之幹若負奇氣不為俠資救難則勇恤孤則慈視前斯振顧後斯慮年不滿德君子是悼有婦誓節志不負君有子力學底績于文生也瘝遭一命若詔贈恩便蕃子仕方進有源斯委執禦其沛俾史作銘以詔未艾

元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鄭府君墓碑銘有序

大江之南浙河之東有州婺有縣浦江有旌表家鄭氏九世同爨朝廷褒而旌之至是又有贈典告于其家是為樞判府君由其子深起家為右丞相大傅府長史階正六品初贈國子監丞及深遷宣文閣鑒書博士階正

五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其先榮陽人十一世祖曰綏遁遷歙綏遁子自牖遷睦之淳安自牖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宋靖康年饑鬻田千餘畝以賑其里人號所居曰仁義里淮之孫曰綺號冲素處士事二親盡孝父照忤時貴得罪文以重辟綺上書郡守錢端禮乞代父坐法守為之直其父冤母張病痺手足皆廢三十餘年亢就便液綺必抱持其主家政歲入縣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財實自綺始綺之玄孫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尤篤友誼悉家以死中璋法當逮繫楊珪請于有司以身代璋行竟死逮所珪子文嗣璋子文泰皆克紹一門薪爨食指數百如出

一身令刺史舉寀以聞旌表其門曰義泰二子長銳即
府君幼穎悟日記數千言長明春秋事母賈孝竭力以
供子職賈病晝夜衣冠以侍湯劑者數十日無惰容其
與兄弟處表裏始終無間言怡悅見於顏色嘗與義財
每自勗曰吾家累世義居至吾之身或墜先訓萬死不
足以贖媿乃創為式用財纖悉必附日乘月吉以似家
長署而通考之由是鈎檢有法一如官寺規可以久性
勤儉任事不憚勞有餘即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
賑之暇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
經貢於鄉一試不偶即舍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
元己丑之二月二十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有二

月一日壽三十有二聞其訃者咸悼其蚤世明年辛酉
三月三日初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鄉
娶樓氏子二人長深次淇深字浚常失所依恃二十餘
年負笈入京以文行受知前大傅右丞相被選為長史
推恩及君贈承直郎國子監丞樓氏封恭人及深遷宣
文閣受經郎再遷鑒書博士擢吏部員外郎今除僉江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君進樞密院判官勲驍騎尉
爵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樓氏亦累封浦江縣大君深
於予有斯文之契以福建廉使貢公師泰所為行狀來
請銘辭不獲序而銘之銘曰昔在唐虞風俗淳美史稱
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阡陌既開史稱素封實雄於

財鄉門七世資義不竭使居唐虞在可封列家擬素封
惟義發身致有誥命受封惟貞司造孔明無善不報惟
樞判君實踐允蹈孝親友兄惇族睦鄰擇用致豐殖務
賑貧義規我守義庄我掌有勾有稽有籍有帳學明麟
經一試場屋出抱遺編以授子讀子爵有文進遇東閣
謀稗鼎軸畫策帷幄再遷宮師授業內庭秘閣鑒書講
進譯經乃登要津判銓天臺維君恤典恩寵鼎來進班
宥府錫爵蒲陽義門日崇東驅翕艷靈泉新阡還自烏
傷太史勒銘奕葉有光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安成劉聘君墓碑
銘

國子助教鄒君文廷既陞子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為之
擇館閣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
林文字從仕郎應奉即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嫌名改今
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寔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
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黃于阡狀其先德謁銘于余
余至順庚午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為國子祭酒
又同在胄閣故為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蒙正字聖功
安成漢為縣屬長沙國劉氏為長沙定王後故家焉公
十四世祖曰五處士初徙城西鴉村晉安復縣也處士
生唐末五季有善行于其鄉涉宋三百年鍾氏科第相
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辭八歲能舉子業號

曰奇童父嘗携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立成思致不凡坐客歎服一日父于役公戲母周夫人側適諸父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燭跋未就周夫人曰諸兒方苦吟兒則戲劇何爲公俄默若有所營噲頃曰兒賦就矣索紙筆寫之周夫人命以質諸父諸父爲之失色以示諸郎曰若輩徒長大曾不愧是兒明日賦傳誦衆口鄉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改科廢公年方富才器卓犖自以用不適時役不肯爲章句習會丁外艱撫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悒悒不樂喟然歎曰夫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棄幡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涵貫六籍馳騁百家旁及盤

盂隱奧處初稗官靡不搜扶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出其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工儲長短大小咸中矩矱宅匠棄指悉就斵削以公餘請入知方使嚴飭日趍不容据也性豪舉曠達先廬故占勝地猶鄰乘公出謗大駔瞎擄規爲己有諸徒巽愞不能制公還督必復之駔亦彝公奉歸侵竊公擠除埃葬掊復徙者隣以是嗛公會歲侵鄉田不毛隣趍於征布以計拖其肩於公人謂勢必返之不則病公曰人邅故求更隨而返之不仁里有貧不能輸者毀家以代之由是生計寖削然終不吝隣獨自責曰居不擇隣非智去之龍雲溪上居焉溪上多故人士族樂公之遷遣子弟受業溪後四

方勞問維蜀公內給〻夫人甘膬之需外循諸士友綢繆之好晩況殊適琛堵蕭然戶屨常滿興至觴詠賓主盡歡高談善謔傾倒四座酒酣取古人詩文擊節而歌聲徹金石踈髥古貌臞如列仙睥睨世故無足介其胸次者一日飮傍舍莫歸沾醉就寢丙夜家人聞呻吟起問安公曰吾舊疾痛亘心膂歲常殆今二十年復作其不瘳乎詰朝更數醫皆卻其藥不飮七日忽宵興正冠而坐召諸子語不及他唯以不得終養大夫人爲恨言訖而瞑皇慶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卒七日周夫人亡明年正月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于故廬之陰曾大父

細周大父先登父雲鳳皆爲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宜人子四人長閈即文廷登第後調臨江錄事有善政居成均事稱其奧以善教名次閎次閔次閏皆以經教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女十三人公篤於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于時饑饉師旅相仍公避難崎嶇往來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緻家雖貧所識空乏即解衣推食無靳居鄉曲有譽處豪右有道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見者自失其負挾平生喜讀書過目成誦朋友叩疑隨事疏答云出某書見某註如腹有笥然爲文渾厚條達不事奇澁下筆輒數十言雄議蠭出多裨益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對倫魁之材

尤善知人誠偽策事成敗横逆無故至前了不為動人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容鄉致親附而明白坦夷雖家人細故不以欺容退而消去鄙吝終身不忘雅不喜浮屠幻妄之説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生若静德王公聖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推公君舉蕃吾劉公将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詔既下公讀而喜曰吾老復見場屋寧非天乎尋至物故齊齋彭公長庚祭以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将用而河汾亡其見重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美膎集若干卷學者傳之既没時人見論事不痛快臨文不强人意輒太息曰安得復見劉山泉先生銘曰公之學碩以多可擢巍科公之詞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舉不科其擢父懷其璞子獻其穀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背其馳死践其資其有不居其蓄不袪其違敦腴其償寓諸茫茫九京公莫起夫誓宗有辭惇史有謡

元故徵士段公禮廷墓碑銘

有元徵士段公禮廷既葬之十年其孤徳輔徳文介余故人之子聶孟宣以公之行實爲余請銘其墓道之石予始辭之孟宣請益謹乃述其行而爲之銘維段氏廬陵之龍溪人入唐以來代爲顯官有積階至銀青金紫者公諱士龍字雲亨禮廷其號也曾祖仲仁祖文郁父子開字叔茂號真逸處士始遷長沙城中三世皆有徳之士公本真逸族子宋季段氏有登進士第卒官成都華陽主簿諱文煥者公所生曾祖也以詞賦兩請漕貢進士諱議孫者所生父也內附初世故多艱貢士徙安成依妻家劉氏以居前至元辛巳公生劉氏家年九歲外祖鎦梅窓先生奇其穎悟真逸無後詢之族屬求可爲後者見公拊之曰吾行四方閲人多矣是兒能振吾宗者請以爲子貢士持不可貢士没母劉氏辛勤自立教公從師受學甚謹又九年真逸申前請猶切乃許以爲後時真逸以貲雄于長沙得公幹蠱甚副所願公事真逸及母李氏盡孝遇弟士虎能友士虎字文亨本從姑之子與公同繼真逸爲性剛果公每濟之以寛内篤

恩愛外極彌縫家務大小咸當其可公之功居多由是家日益裕又加潤色焉真逸晚歲優游之趣甚適公所生由文煥而下六喪未舉公竭力營厝悉如禮同氣四人兄可珍弟可立挈家從徙長沙公賙之有方既而夫婦俱亡公殯其二喪撫其諸孤使之咸有所憑藉女兄適印岡羅氏相距六百里饋問無虚月其他賑貧卹難旅諸外人無少難色每歲發廪務平其值庚午大侵則損直傾積以濟存活無算平生讀書一見輒了大義有所得輒加體驗而行當道薦以文學掾力辭不就家居命僮僕治生一經指畫即不以嬰懷惟與士大夫游樂而忘倦蓄古書畫暇日把翫清談纚纚不絶城東作三

友亭常領客觴詠歲癸酉游南嶽登祝融夜半望海日
趍然有徙方外之志乙亥歸廬陵徧侑先塋之祭退而
會諸族鄰姻友驩甚是年真逸年九衰歸爲真逸壽擊
鮮高會遠勝奉觴鬢髮斑白座客歆羨未幾真逸病侍
病勞勤及卒哀慕過情襄事甫畢公亦感疾逾三旬未
瘳一日忽呼二子語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曹勉
之越數日疾復作瀕殆有僧怪牛素所往來問之曰究
竟若何舉手畫一圈曰平生受用不離手與子問家事
不答啓手足示之脩然而逝後至元二年丙子五月十
有二日也三年丁丑十一月庚申塟善化縣龍坑之留
思嶺公性忠厚喜愠不見顏色訓子弟能以身教有質

問必中理得年五十有六未弱冠來繼真逸始終幾四
十載父子慈孝如一日中外無幾微間言難矣哉初娶
胡女一人適廣東宣尉副使聶公以道次子孟宣劉氏
子一人德輔李氏子一人德文皆克肖孫男女各一銘
曰人生至難爲後於人其難維何尊尊親親既區别
尊有隆殺君子處之先識其大所繼所生置身其間不
爽其宜得譽匪難于嗟禮廷動適厥中於分則嚴於情
則通歲踰三紀恩義周浹至誠感孚靡間靡諜墳墓我
省譜圖我脩兩宗訢合二郡綢繆廬陵長沙地壤犬牙
殷氏蟬聯克昌厥家里稱善人士曰善士生有處歿
藩胤芷湘江之壖卜兆允臧魂魄所之咫尺故鄉變源

川增後人其承惇史作銘詒爾雲仍

元故隱士更齋先生鍾公墓碑銘有序

公諱渦字吾翁更齋其自號也幼穎悟日記數千言稍
長受學里中王廷王客故相江公萬里家其弟信豐宰
達父往來公從兩王先生咸稱爲畏友又嘗侍先君子
登巽齋歐陽守道之門由是須溪劉辰翁中齋鄧光薦
皆以忘年友之先君子博雅能文須溪號之曰山中小
集古尤偉公論議馳騁境素軼出旁行數落踰躒糜初
稱官劉氏雖好辯者終不能傲公當世務捨擾衣冠家
子弟類巽愞不更事公器局散朗應對閒暇父兄賴之
以安至元元貞間境有山盜公承檄扞禦能中係教藝

一民義里閈帖然間歲侵輙發直以發飢者爲鱣寒者
爲衣殣者爲棺靡不終惠家居敦叙倫紀姻戚困乏者
委曲料理卒使之有業性好客壽韡歲時燕集酒酣歡
洽擊節雅歌四座爲悚尤不喜異端然時有佳者亦爲
之谿達無忌初號一山時翠遠大夫之賢者號更齋先
華起廬鍾應登記之諸名士有詩生平裕有才譜傳於
官情分意觀復馬公貽舉行鄉飲酒禮公侍先君子座
側馬公愛其英爽欲辟以掾屬力辭御史方厓蕭泰登
於公爲中表屢勸公仕輙不答晚歲順適丘園容與翰
墨嗜古圖畫市或千金爲知己持去亦輙委置家藏古
書甚多皆手自校讎至所著作才既敏贍率易天成旋

復散逸他日門客子弟始彙成編審即先壟之傍改葬
新宅將以逸老扁其樓曰望雲不敢忘先人也泰定丙
寅哭其長子慟然時能命客自遣自是嬰疾疾革呼孫
揆寅語無他及惟誦少陵微爾人盡非之句脩然而逝
生以宋開慶己未前十一月十五日歿以元泰定丁卯
閏九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歲曾祖從龍祖有開宋迪
功郎安吉州烏程縣令父惟憲南軒書院山長皆山翁
也娶戴母族以賢婉稱子男二士元士榮士元先公一
歲卒士榮早夭女四人俱適士族男孫三揆寅揆辰揆
申皆以儒學應徵辟孫揆寅以至順壬申十月二十
二日奉公柩葬于里之煙竹原事竣扁其姻戚易君景

升狀公行謁余請表其藏易余校藝江右時所得進士
而余亦素知劉公學行節槩凜有古風若揆寅之世家
學亦士大夫之所願友者故為銘曰民生於三父師其
二倫序有五其一友誼偉矣劉公名父之子隆師親友
抑又名士三者之藝並知其賢翔公學行允也可傳學
以事君行施于政惹不少試斯焉有命命固有之公亦
高蹈用不於時而適於遁邁者氣騰踔者辭麻俾來
世知公于斯新居奕奕花竹斯薈日月幾何松柏斾斾
有潛其澤由孫及曾太史撰銘悠久之徵

元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碑銘

廬陵劉桂隱先生卒葬之三年子應麟遣孫理來京師
請其墓銘於玄值世多故未暇請也又三年遣東海以
歸乃致前請謹據其行狀叙而銘之先生諱詵字桂翁
號桂隱其先清江之翟斜族也翟斜之族自宋公是公
非弟兄叔姪以文學聞天下號江右三劉先生之先世
有諱翔字禹績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
升彥明兩弟昆升留廬南嶺明分廬北坑北坑以地居
上游號上族因號南嶺下族升自鵬舉五子競奭弟四
子曰倜字端臣生子少齊字思賢是為先生之高祖考
少齊生子敬字德卿宋大學內舍從誠齋楊文節公游
子鈐字衡甫受知文丞相號蘆隱生子仁學字雲梯號
習靜與弟化龍長子元方同領景定甲子鄉薦明年俱

及進士第雲梯授平陽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生二歲
失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奮以穎悟之資自樹羈孤之
中能不墜先業又所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
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
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劉氏自翟斜而下益有
光焉先生之為德不為世俗之所搖效不為風聲氣習
之所綸係卓然以重學醇雅進與鄉曾士埒而無作容
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產悉推讓
之子姪及門必厚遇以禮伯氏蚤世其子古臣方幼撫
育教誨使有成立古臣卒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没
所生角羈未亂教育而婚嫁之如禮晚即南嶺始祖

祠率族子歲時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居家處鄉有古君子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爲文根柢六經鶩騁子史躪轢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宏縈擭哲匠逵于宗工泝古融今自執其轡應慮不獲靡施弗宜雖未嘗露其儁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蘊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四方求文綴屬于門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駢儷書劄若干卷總題白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章揭先生及玄皆嘗叙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詠歎之盛然以先生之文徵吾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歿吉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稱先生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沛然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

卷之二十　十九

若季公鶴田肯堂深齋三公於先生爲母黨尊行一見即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須溪劉公於先生爲鄉先正見其文尤加器異鄧公嘗延之家使施其子若彭與吾晏山心於先生爲畏友往往推服延祐初科舉復興先生年幾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悌明經太守强勸之駕先生好古與主司瑟竽理之必然不足深論先生退自場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必厚幣求師事之古有善射者射牛鐵掠牛腹含麤諸精以不中爲勝賢父兄願欲得其不中之奇他日與拘拘然求中者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厓蕭公爲御史以教官薦學山文公爲集賢以館職薦尚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歸朝以遺逸薦公卿推轂當時賢士推轂者可得美舉賢士何爲焉先生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州之仁壽鄉東槎灘娶印岡羅氏有婦德能致內助先二十年卒子男三長立敬先五年卒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惜蚤世季應麟業進士女四人適同郡李以孫夏和彭鎰蕭泰端皆宦族孫男七覲先夭次程瑜諒璉讓珣理今除龍溪書院山長孫女八曾孫男二玄於先生未獲一識而書問不絕相知爲深虞公晚歸田過從甚樂每有相見遲莫之歎虞揭二公皆先卒玄以垂髦之齒獨得銘公銘曰宇宙氣化

卷之二十　二十

消長有時斯文盛衰不繫于茲富貴倘來非能久功名時至亦易就惟茲二事衆可勖天畀斯文曰予獨近代四家廬陵眉山臨川南豐顗顗其間展也桂隱實宗歐陽豐曾約蘇謹嚴歸王天愁其施不斷所重我其承之嗇若先窮在衆不隨予獨不訾不貶厥齋俾昌於詒

元故旌表高年耆德山村先生歐陽公墓碑銘

至順元年冬十有二月南郊禮成詔天下民年八十以上無失德者有司以高年耆德旌表之表之分宜山村先生歐陽公是年九十以齒以德當應詔元統改元又詔賜高年帛公年九十三縣大夫來致帛見其人物議論之偉驚且喜曰此豈徒有年者哉二帛未足以示優

禮也詢前詔旌表耕未備舉方謀為之請玄適在朝丞
以文白當道檄有司奉行之於是旌表將至偶近公生
朝子孫請即是日拜命為壽有司從之比至疾遽作越
事未幾卒後八年玄謁告南歸訪族防里至公之門旌
表爗然而宰木拱矣子惟德以里名士孫復孫所狀公
行請銘其墓玄忍銘乎忍不銘乎公諱滏字源清號山
村先世自安福令而上詳見吾宗楚國文忠公譜令以
下數世有自安福遷分宜防里者至公傳十有六代代
多文儒曾祖安世祖必恭父起宗皆教授鄉里世父龍
瑞登宋咸淳七年第公資貌偉特少以力學得羸疾有
投以食療法久乃甦岸性孝友執親喪至毀瘠每起必

杖為親擇葬地術家言某兆吉公曰何自致之曰以公
孝感當自致已而果致季弟自省溫良饑飽謹候伺之
如是數十寒暑無幾微倦色沒而哭之盡哀瘞之盡禮
倫誼之重里人至今以為式家居飭子孫常舉平心待
物四字為訓能以身教故子孫率從由是忠孝日積致
家日肥奉養日腆而公如素之習不改平生被服前代
衣冠未嘗少易華靡子孫亦不能强之暮年身健神清
稠人廣坐與一二同輩談承平舊事移日不倦歲時會
族少長咸至多至數百指語子孫曰天倫之樂無以踰
此饗餟隆殺非所計也爾後人毋廢斯禮早年習舉子
業精敏有聲場屋與季父同登俱侍補國學棄丞相守

表遇士慎許可見公之文獨稱賞求識公面屢加薦達
至宋亡科舉廢乃更沉潛性命之學手編諸經傳註彙
釋先儒格言其精義奧旨融貫演繹多所論著細書大
帙充牣巾廂詩文理致自是不事雕斵舉動一出誠恪
不勞矜持嘗有老僧一日同集人見其蹴踖於坐詢之
曾從出學公教學者無他言唯勉其用功根柢興時步
自樹立即有依據後進往往佩服其言生以宋淳祐辛
丑六月二十六日歿以大元後至元乙亥十一月十一
日年九十有五沒之明年丙子八月某日葬于里之小
磐源娶某氏先公卒子男一惟德字秉彝蚤有譽克
大其家公歿之歲子已稱年今將八十康勁勝常人每

以公壽期之孫男二務敬務實皆業進士曾孫男一玉
成孫女一適彭曾孫女二長適朱少適許皆名族玄於
公為族弟先世徙劉蹤跡雖遠知遇獨深銘墓之請誼
不敢辭銘曰惟公之身寔備五福壽臻期頤富有茀祿
茀祿雖富公恬不知易其康寧豊約不移惟其不移可
久處樂就書味道生不飲樂好德已稀況德之積迨夫
考終數不絓百太樸未斷全福有人豈獨全福有行有
文有文匪他惟性惟理以附其徒以遺孫子有覺其閎
國旌壽駿天光所臨百世派潤爾孫爾曾赫奕其承同
宗匪吝惇史是徵

居士歐陽南谷墓碑銘

居士諱同寅字同甫號南谷袁之鈐岡防里人也世為望族家饒貲尤多儲書居士自幼為學循實既長賦性剛塞居家庭有孝行處鄉黨有直聲輕財而賤利貴義而重德姻族有孤遺少任其教育長難其嫁娶里中貧乏者飢有其粟死有其棺殯有其域歲旱先其鄉人禱不大雨不止鄰有災集數賓募壯夫必撲滅乃退人有訟求正善譬析以理閭閻細民有戒心來歸輒聚而保之五六十年之間未嘗希知遇於當世故已之德人者甚鮮人之德已者甚多嘗訓諸子曰處善循理人生至樂仕宦何為當道以教官薦辭不受又嘗自賛其畫像有曰務本之學施於孫子士稱其言先行而後從晚歲

家居優裕肆力於學適意於文廣坐辯論經旨專門士或病之天曆己巳夏五月疾作醫至却藥不飲疾甚諸子請所以命輒厲聲曰吾輩皆四五十之年猶待剌剌語耶有間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惟一忍字汝曹識之端坐正衣冠而瞑是月二十日也得年七十有六至元丁丑十二月壬辰葬臨江新喻鍾山鄉龍伏之原曾大父峻大父珣父夢顯積德起家初娶鍾氏繼室許氏皆先卒子男四震亨晉亨巽亨克世家學鼎亨仕八番有拾虁功宣撫司辟薦以官聞母喪歸不就巽亨仕湖南碑清湘縣儒學教諭以親老辭女四適李適彭適胡適劉晉里名家孫男四長天祐次天福發卒次天興天啓孫

女七曾孫男三曾孫女四吾歐陽氏以有姒支裔封越後并於楚受封於烏程之歐陽亭侯子孫以亭侯為氏歷兩漢涉魏晉六朝唐宋迄今南北歐陽惟一族非如他姓各有所從始者然自涿州太守而下顯者曰冀州渤海青州千乘千乘中絕令皆渤海後又自率更令而下顯者曰長沙自吉州刺史而下顯者曰廬陵其實出於一詳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及我先國文忠公譜說居士先世繇廬陵之安福義興遷今防里上世有府君諱倆在諸昆弟中子孫多遷居外郡有復遷安福之早禾田有遷潭州之瀏陽馬渡者若是者不一居士亦倆後於防里其處者也玄之於瀏陽遷者也由始遷至先參

政冀國公曉三世故世次可考居士於冀國公族弟也玄於居士族子也巽亨來京師求表居士墓義不敢辭為之銘曰

才周世用世用則訒德應人求求人則恡我宗儀刑遺不我慭我表其藏三世其覩

讀圭齋先生所撰南谷居士墓碑知昔人之所積者忠厚深長其遺諸子若孫固異乎衆人也自凋謝之餘而貧源昆弟皆卓然復昌其先世又知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嗚呼世之人何苦而不積善哉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有二日翰林黄子澄書

永新龍母吳氏墓銘

畫而出必掩面幽其明銘何炫宵而行必秉燭明其幽
銘何讀生存正沒順寧酌二義可也銘婦之家嫂之丘
繄吳氏羅其憂事莫難奚倫閒公無悲私無康姑宜家
叔宜室卑者勞尊者逸城有屋郊有居相夫子手拮据
子於親無二上禮有別孝無讓父之命子之誄人信之
惟天理惠于宗德于鄉宜大史銘其藏
余拙於書病餘愈拙近日求予文者多强予書余不
得已力書以塞其請然實非予之素志也禾川龍孝
子謁其母吳氏墓銘獨能見諒於是請大常博士劉
聞大書余甚嘉之因書銘後使知得余書者不如諒
余書者之使余感也致其辭來請者其西賓戴與權
也其人左賢使余不忘歐陽玄書

元處士劉公梅國先生墓銘有序

公姓鎦氏諱陰瑞字立賢世爲安成望族幼穎悟力學
家居孝友遭父母喪勉力襄事動循禮則宗黨繩之遍
諸子姓瀕借誘掖期于成人才性斵弛輙加讐約劉氏
塾業彬彬可觀公教居多世變索海舊家子弟巽懊奴
客乘勢恣睢公奮以法鋤拉强梗至元甲午猺寇陸梁
青山朝廷遣發樞督捕縣欲禽犹其鄉閭者竄匿公遠
迎大軍供億畢給民用無恐豪右有宿憾于鄉伺閒報
復公辨出無辜活者千計寇平師旋居民殘壞札瘥荐
臻公被府檄勞來遣迣賑飢療疾流亡四集有司築堡

壘以戒不虞公曰單名備禦實則病民卒言大閫遂撤
其役民迄今便之公機警倜儻疏財樂施爲人熔難解
紛德色不見幾微晚歲延名師淑諸孫暇日觴詠暢適
泊然無求於時所居多梅因號梅國先生至治壬戌四
月十五日卒明年十二月十六日葬鄉之南山壽五十
有八按狀劉氏在南唐時有爲袁州刺史者始遷安成
審湖傳至光都府君再遷南溪五世爲評事府君良輔
二子長迪功郎龍南尉設次備職郎沅陵令崧沅陵子
醴陵令孔彰善誠齋楊文節公萬里醴陵子塤塤子鏜
以文學顯終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生天福備職
郎廣西帥司幕官是爲公之考號恕齋澗谷羅公椅壻
之箸及接見後村劉公克莊爲人慷慨多智畧與文丞
相有姻好雅見器異須溪劉公辰翁青山趙公文靜德
王公夢應復心崔公君舉巽吾彭某皆嘗與之遊君子
於公行義之卓尚論先世蘊蓄之深先友過從之盛而
知其貿挾有自來矣伯兄震漕貢進士仲兄巖補國學
生咸有士譽公娶王氏女有婦德能持家後公一年卒
子烽字持敬孫曰漢善鵬嵩岳正泰鈞貫凡九人述行
狀者湖南宣尉副使周君志仁介烽請銘者太常博士
劉君聞也玄識烽久銘何可辭銘曰安成在漢隸邑長
沙十世有聚審湖是家處士佩佩濬厥義問秩若紀綱
不煩以紊範族以正剸物以剛抑浮悖雅植弱耕强罷

孏子轂王師瀳遑鴻飛于諸公曰曷歸纛箏軍門其勇
萬夫眦其有餘巽蔽一隅孰弱爾柴我堅爾壘孰秀爾
田我庤爾粟民將德公尸祝百世公曰噫嘻我求無愧
衆芳所都紛郁粹釀涵游堯仁優游以終彼秩三品奉
常斯謚法當立傳大史乃議奉常言之銘者大史贒是
寵光展也君子松栢欝欝君子之域宜爾子孫維德之
植

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豫章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曼碩以總裁
宿史館得寒疾歸寓舍戊戌薨時京師大雨彌月朝縉
大夫聞者不避泥潦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
公用鈔二千五百緡率先爲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
部以下咸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遣遣使賜諸搃裁
及史官燕勞以公故咸接禮辭中書爲改燕之日使者
歸上京白宰相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萬緡給喪事有
司議以驛舟送其櫬歸江南孫沄奉史官劉聞所狀行
請去謁公墓銘去與公三爲同寅相知爲深公死爲之
哀痛踰月不能忘故不銘有所不忍銘有所不忍九月
沄將扶護登舟延勉叔而銘曼碩諱傒斯姓揭氏生而
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屬文即知古人蹊徑家貧不能具
束脩從學惟蚤莫刻苦父子兄弟自爲師友稍長翕然

貫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
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偶譽游江漢間司徒程
楚公爲湖北憲使奇其才妻以從妹皇慶初程公入朝
公舘其門時國初諸老尚存聞程公有佳客咸願識之
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爲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國子助教
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謁告歸泰定元年復授應奉
翰林文字丁內艱去職天曆二年秋文宗開奎章閣置
授經郎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宮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
預脩經世大典三年書成遷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
事元統遷翰林待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
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瀆南鎮旋事引疾便道由浙左
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
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
侍講學士且令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
上聞亟遣使追及鄭南拜表力辭再遣使奉上尊諭旨
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聽夏四月詔脩
遼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爲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鐵睦
爾達以下凡六人爲總裁官公預其選逐不得辭明年
遼史既進金史垂成公薨壽七十有一揭姓相傳出楚
司馬氏世遠姓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
安道侯漢以後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郢唐乾寧中有諱

鎮者以左僕射持節袁州刺史揭氏仕東南者昉見於此令江右諸揭居豫章居盱廣昌皆大族豫章族始祖積盱廣昌始祖填推其訓名盂積填伯仲昜碩居豫章豐城令爲富州曾祖光朝妣黃氏祖性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妣黃氏繼何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父來成以邃學篤行見推前輩先賜諡貞文先生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妣黃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皆以公貴推恩初娶李氏繼程氏荊湖北道宣尉同知巖卿之女先公卒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汯國學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幼廣陽生始四歲女一

人適秀才楊湘孫男一敬祖孫女一公職子弟未嘗有纖芥貽其親戚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少自處約立身泊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輙愀然思其親曰吾親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至五品出入始乘馬爲授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每蚤作宫門辨色輙先諸侍臣至謀爲之買馬公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鬻之示非所欲初遊湖南見前宣尉文惠公趙淇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憲使涿郡盧公摯才見輙稱許其歸朝竟以翰屬薦之廉慎今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樞密王文定公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頫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

士衆輦下如四明公桷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間既而貢集賢奎章閣待制歷極薦之皆馳騁清途公與清江范梈德機浦城楊載仲弘繼至翰墨往復更爲倡酧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楷法精健閑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筆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板購其文若字袞及殊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所脩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謄史牘耳若此方謂之傳在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茲非唐律乎又覽所進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臺臣曰

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御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側爲經筵官今上聽其講篇深嘉其忠懇故其際遇累朝皆非疏遠儒臣所敢望者延祐末朝廷條羅群臣贈典公之父獨得賜號貞文又賜之碑天曆至順中大臣有薦文士入主必問之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令上初即位一日使衛士召公至則以內府所賜諸王段表裏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以授講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正改選格諸超陞不越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順大夫獨不爲例超授四等轉八階進神御殿碑特賜楮幣中統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爲之賜貞文書院額仍許置

學官若此異數公受之踧踖不見幾微自衒之色而許
國之志益自奮厲故處散地論政為士以古人自期王
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臣言其辭
不及他第言其處災傷未賑卹其政獘未除其人賢在
下位未擢用自鄭南召還丞相與候見便殿因問方今
治政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與望未隆
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
置史局又問脩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
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脩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
他雖長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
面諭留公公曰使揭某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

天下遂發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
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獘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救之
政府不樂論議辨駁示以顏色公辨不少變丞相心深
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振本公出不以
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課益倍為害
歷年公上言罷之集賢考校諸路學官所業下胄監移
博士吏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屬官竟
得奏允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放次榜
以充教諭學錄廟堂以咨公公力贊成之此世所知者
考鄉試會試一廷試為讀卷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得
名士後居要路所教勳舊子孫後多為重臣公待之泊

然不矜謟以為聲援於程公權若賓客人弗知其為師
賜親性耿介易直好善惡惡表裏如一閩郡縣有一廉
吏他日臨文必旁引曲諭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
實公則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況敢億不信乎至閩吏
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
奉金為公壽求文記其德政公頗知其人斥之曰汝郡
侯所行如何吾敢有以飾辭為諛乎其人未幾以賂敗
朝中名臣意嫌或不與之合終身不一造其門雖嘗以
是為氣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為世路
齟齬時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傍觀謂其太甚公
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其遇吾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恂

恂汲引莫年求文者多寢食為廢子弟數以為言公殊
無厭苦意有客為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文他客發
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終無所言聞者稱其長厚臧獲有
過徐以理責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卞急後生便
習暴戾當以身教稟性堅壯動作簡便群下易事公集
必蚤官事尤勤進遷史後有旨俾論史官早成金宋二
史公奉命黽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臧否奮筆書之身
任勞責不以委人嘗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
史意古人善言雖微必詳惡事雖隱必書其意主於勸
戒耳當暑濕感作移居館中頗自恃其精力疎於攝生
遂致疾不起昔玄與公共脩憲典公素習律儀又勤於

玄其書大半成於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減昔時乃遷矣捘公未病前數日謂玄曰某平生愛公文恨無因獲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貞文書院記記成而刻吾志畢矣玄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銘公之墓乎汯卜葬某鄉某原期以某年月日預為之銘銘曰古稱良史造物忌予敚是非擅萬世嗟公直筆廉不劌奬善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亟寒暑晝夜勤形恩公起南服抱瓞苟布衣徒步品第二尚方名見守以字發君惓惓劾獻替講經作史出一意陳規進戒為己事惜哉負扶勤少試徒抒精忠裁言議感慨論列時出涕唐之甫也漢之誼以文發身卒以斃曲城故壠于將遷夜占斗牛有文氣將徵遺篇錄後裔

元故承務郎建德路淳安縣尹眉陽劉公墓誌銘

至元二年冬十月十五日眉陽劉公卒於衡山之私舍三年春正月同年友廬陵歐陽玄聞訃哭諸寢門之外三月其門人衡州路推官何克明以書及所撰公行狀致其孫圭之請來謁其藏銘何君之言曰衡山為邑自武夷胡氏廣漢張氏寓居是邦學者宗之凜然一變於正後是百餘年眉陽劉公父子寔來使告邑人子弟私淑胡張二先生之訓久而彌章則其薰陶啓迪之助居多今不幸即世母者孫幼至以身後屬其一二門人門人願以不朽託公之同年惟先生義而銘之庶幾公猶未死也余讀之欷歔夫同年以科目為弟昆師友以道義視父子師友廢道義不明同年亦科目不振人情死生之際天理存亡之機其所係也大矣吾於劉公忍不銘之乎公諱彭壽字耆翁家譜載其先本漢中山靖王裔隋時有諱建者仕為大將軍漢王諒使略地燕趙將不直其所為棄官入蜀家於隋殺誤十一世祖貞仕蜀署眉州司馬蜀亡宋召入復官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五世祖貞卿字純老為廣漢軍司法至曾大父演字謙叔號中山由丹稜遷眉之金流鎮是為金溪中開禧丁卯漕川轉運司解有文集號雞肋傳於蜀大父蕃卿字

子才號默齋登淳祐丁未第尉紹熙之靈應改教授卬州攝州倅壬子蜀被兵出蜀之荊南卒焉考淵字學海三領鄉解嘗以春秋冠全蜀內附初避地嶺南之桂尋之象還寓衡陽署號象環卓行篤學為士楷模事母至孝耆年修子職尤謹用薦為永州路學正既沒門人私謚曰永政先生公幼穎悟侍父庠海不廢家學弱冠貢才儁辟衡山縣教諭重闢庠强公以淳俸迎養菽水怡然父子授徒從學云委久之樂衡山士習之美遂留居焉再調武岡路儒學正秩滿特教授選會科舉行延祐甲寅初科以春秋貢湖廣乙卯登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桂陽路平陽縣丞轉岳州路行用庫使陞承務

郎建德路淳安縣尹授代還踰年卒年六十有四先妣
彭氏公名存外氏以志孝也迎養繼母于瀏西年八十
餘公卒滌哭之公娶白氏用公貴皆當有封贈循資請
于朝命未下公歿子一人佋女一人適茹蕃佋舉湖廣
鄉貢進士遇恩調衡州路儒學正應選教授先公一年
卒公以繼世之重為之衰絰及期竟以憂感娶疾疾革
門人江雲端劉廷儁輩咸在將屬纊語廷儁曰生順死
安無遺恨也第老母不得終養孫圭幼未之學子教之
而才吾受子賜言訖乃瞑圭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某
山之原公為蜀名家世明春秋之學自曾祖演至子佋
五世一經相傳科第接武家多著述象環先生有讀易

記易學須知春秋例義春秋續傳記左傳記事本末周
正釋經古今要略等書公所校讐增附不少其自為書
有四書提要春秋諱存春秋正經句釋易詩說未脫稾
生平所著文集門人方彙編之初科舉未行公教學者
必以五經四書為本為文必先理趣而後詞章及科詔
頒悉如公所為教故高第冢嗣以取科名校文鄉闈門
生多擢高甲在衡山時部使者涿郡盧公摯廣平趙公
儼皆時名公一見輒遇以老成在岳陽行中書省平章
魏高公昉拔自莞庫館之幕下屢以行省提舉薦不報
迨其為政勤於治民而踈於奉上故當時惟賢者知公
玄與中丞淩儀馬公祖常侍御濟南張公起巖添知政

事相臺許公有壬同朝暇日論及同年士五十有六人
二十餘年聚散不常升沉不齊其間存亡疑信幾不忍
語至於錫公則往還相親有茍慈明愧陳太丘之色適
翰林編脩和達來自淳安能言公幅巾深衣每月初吉
陞座講書淳安士庶聽講無倦致邑中風俗丕變云明
日白諸公曰方今守內州路縣大夫皆有師帥之責於
其民其能服先王之服誦先王之言卓然以承流宣化
為己任者曾屢見其人乎諸公方懷論薦公遽不起噫
命也夫公葬象環先生衡山先塋之原名其阡曰岷衡
因號我山銘曰誰謂岷遠百川其支誰謂衡高景行斯
齋誰謂公死遺書在茲遺書在茲俾我悲之銘者是用

不費乎辭

元故將仕郎臨安路錄事羅君墓誌銘

延祐二年仁廟初以科目取天下士左右榜得五十六
人時朝廷驟黜舊制一以經學行義取人所得士非故
業舉子以應時需者十五六年間司風紀掌綸綍內綜
機務外使絕域才不乏使其間居位勇退能以風義先
天下則惟羅君求師一人求師諱曾家廬陵新安里登
第授將仕郎寧都州判官再調臨江錄事以初授官終
焉其退非有扞格不偶亦非以材具不逮將而所慕有
大於此者惕乎若不能以斯須留故同年之士聞君之
風反自脩省失所負挾怡然欲爭君之高而莫之能也

君至寧都蔡冠甫平洞寮未復舊以身任撫摩存其孤與雜去宿蠹久乃按堵臨江素號繁劇吏初疑儒者劣於剸裁君夙夜勤恪事無留難朞年綱紀備舉一日聞親有疾遂棄官去自是不復出仕以死惜哉羅氏吉望族曾祖士友宋承務郎致仕士友毋年滿百故相文山文公與其子弟有斯文昆弟之好奉幣裁詩升堂拜母題詩麗壁鄉里榮之曾祖妣蕭氏恩封孺人祖垕父寅君孝出至性親病自臨江歸拜醫嘗藥衣不解帶親終毀瘠異常禫除餘年哀不忘嘗廬母鍾氏墓疏食數歲不變事繼母習氏尤孝其死習慟之切至其平居終日忻忻喜愠不色涖政廉約遇物謙冲自來與人交不

見幾微綸心登第偕同年蕭君立夫舟還蕭僕死給以己從蕭病臨清一月君一月留甘苦燥濕共之未幾蕭即世教其孤遺長妻以女其所為不愧古人類如是泰定四年丁卯十有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五以次年某月某日葬于廬陵之情湖娶文氏子男一人會之克世其學造物之報庶幾在茲女四人長適蕭齊餘幼齊即立夫子今江西鄉貢進士狀其行來求銘嗚呼余於君為同年又同生昭陽協洽之歲齊來始聞君之訃乃哭諸寢門之外為之銘曰雅之烏烏不止于藪而集于枯車之轅輗不馳于坦而陟于阪嗚呼羅君士之以為難兮君固即所安兮而卒老於一官兮

曾秀才墓誌銘

秀才曾氏子一溪既役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甚有特奉行狀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第一溪寔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叙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溪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似俞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朏生天曆二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溪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章

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傑然類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子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説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瘵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來拔並舍大木似翁筮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踰月一溪乃不起妻鍾氏子男一人萬奴裁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溪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溪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麟不如瓊鷗之

不翰轂不如緇奪其所有無予之爲齋愿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綵樹而椮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歐陽竒翁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文壽號竒翁姓歐陽氏玄之族兄也其先由廬陵徙安福之義歷復由義歷徙分宜之防里曾祖子敬祖西園皆篤厚好施與鄉稱長者考登仕郎化龍慷慨以功名自許妣李氏有淑德公生以　年　月　日卒以　年六月十八日享年　十有　賢配彭氏出里名族子男性才幹克家孫吾貫篤問學善吟詠頃予在朝公遣姪勞予京師及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嫿叙其譜誼意譜序成而公沒玄聞訃哭諸寢門之外不能堪

未幾所性欆公浬歿無傳釁以墓文爲請將以圖於不朽予雖欲運之恐歲月逾邁無以盡情則於墓文又烏可已耶公自幼穎悟甫毅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年十餘挾書出就外傅勤謹不懈鄉人有厭其夜讀者公焚膏繼晷諷誦不輟自若也公沒不勝哀慟廬墓三年而後歸仁宗族義鄉黨内外稱之無間言常恐子弟廢其世業延名師儒訓切之日復親督其課夜分乃止如是者以爲常中年文學大進不求利達師表鄉閭晚節深居罕與人接見唯幅巾藜杖逍遥林壑閒從一二賓客自娛其高尚槩可見矣以　年卜葬安福縣六十七都地名黄竹坑坤申山寅艮向之原玄於公爲族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裕巳範世兮學行兼敦内蘊弗施兮既臧且淳子克其家兮孫踵其仁勒此貞石兮其永有聞

圭齋文集卷之十　終

宗孫 銘鏞 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阡表 哀辭 傳

安成劉氏儒行阡表

至正甲申安成劉君粹衷以翰林應奉爲後宋局脩史官未病前一月述其先世棲槩凡葬于里之儒行鄉者幾所總名之曰儒行阡謁余表之余諾其請矣粹衷未幾病作又未幾疾甚遣其子都來趣余爲阡表余有所不忍也已而果卒哭之盡哀而告之曰古人有挂劍之義儒行阡之表余諾君請矣余忍有愧於古人乎越二年丙戌春余將南歸乃表之曰安成在漢屬長沙國定王發子孫衆多今安成鎦氏獨多於他所蓋其後然安成之鎦亦有兩支焉其一曰南陽太守遐之裔遐魏元陽壻也考遐之先亦漢宗室粹衷性質直敘其先世起自五世直卿府君迄於父龍泉府君行實有可考者書之其不可考者則亦闕之而已矣直卿府君諱譔娶彭氏後合葬小唐之原子雄材字子厚生淳熙壬寅歿景定壬戌祔於先塋之東南娶李氏葬雙牌嶺繼王氏祔子厚墓右生三子長炳字季文歿于至元乙酉祔祖塋之左次煐燁皆無後季文生三子長應龍娶趙氏歿同祔李孺人墓側次祐孫娶鍾氏合塋由慈灣次承翁字德甫王氏出也累監吉水泰和吳城南康等稅生於宋淳祐壬子六月歿於大德壬寅四月祔祐孫之塋娶羅氏生景定庚申之十一月歿大曆之九月祔王孺人墓右子輝字明卿生至元辛巳歿至治壬戌以子貴贈承事郎龍泉縣尹塋里之稼木塘娶陽氏封宜人子性即粹衷孫一人曰都此其自敘若此五世皆業儒其鄉又以儒行著名阡曰儒行誰曰不宜大夫士惜之者曰劉氏數世力學至粹衷始有祿爵于朝以粹衷之才使得中壽其所就豈可量哉余則曰天下之事惟不足故有餘日行一日不及天者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者十三度有奇是不足也積其不足乃有餘分及有置閏則氣朔分齊而成功矣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人謂之不足則鎦氏之有餘慶者庶乎在此粹衷有學識能詞章會試御試皆第二在南士中寔第一名爲旌德縣尹廉明有威政化大行遷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脩國史院編脩官其與脩宋史大愜士論余庚午科考試南宮寔余所得士有斯文之契故爲之表云

蕭同善哀辭

人貴有後兮子貴爲男男固可尚兮子職曷堪生而懸弧兮西東北南終老鄉下兮壯志斯慚違親從祿兮孰爲旨甘樂與養俱兮此樂孔耽求備造物兮十無二三一或缺望兮終身之嘅隱君有子兮詩禮是揮更習律令兮讀例與凡卯以儒薦兮辰抱憤慘所瞻隱君兮寧

木既薪幸哉有毋兮華髮滿鬈兒服楚楚子懐毋捲捲
燕礎十霜兮吳桑樂蠢縮戍堂更兮匪進之貪生可爲
養兮逝恩其畢歲月不貸兮枯魚之街吁嗟隱君子聲
流颯颯孝則愚史兮壽非彭聃遭世伉儷兮脱身戈鋋
負毋遁逃兮賊鋒以戕流血漸腓兮惟腸之感劍巨雖
遠兮永邺之函掾語反是兮煩憂如怏泰山有雲兮起
手嵩嵩膚寸裁合兮八翼可畏維此下泐兮氣升江渾
將族而雨兮風醻其辟思溉根本兮澤第及淵感波何
易兮順如馳騷此進獨難兮右既覆嘎所慶寔興兮命
疇弔讒擅志不渝兮明神允監稅爲哀詞子視此幽劖

高昌偰氏家傳

偰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
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連可汗爲
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連
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而默棘
連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
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
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
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
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回紇有普
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
剌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
遂爲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
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
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
素重佛氏因爲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孫既世爲偉
兀貴臣因爲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偰輦河上子孫宗
暾欲谷爲始祖因以偰爲氏焉以河名也相傳暾欲谷
初爲國相逢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
兵暾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
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
爾襲爲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達王授以太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人稱之曰藏赤亡屬臧里
赫脫脫伯吉叛合剌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
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
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臧里赫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取馬載
蒲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
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
易各以夔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
邏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
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脅曰私息公義有難兩全者

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劒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
首白王王悅賜王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忽兩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
國俗以為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囊盛水祝曰
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
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暑袒
跣卧大樹下鴉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鞾鴉下爪鞾
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頼鴉免於螫戒世世子
孫勿殺鴉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
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王深郡西五里曰闊亦禄
名之曰章子岳獨龍國相為答剌罕阿天都督太師大

丞相仍兼通管内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獨
曰衛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剌脫因曰多和思亞思獨
二子長曰佌俚伽帖穆尓次曰兵琫帖穆尓佌俚伽生
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强威料高
昌命太師僧少監來閫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
之謀於佌俚伽曰計將安出佌俚伽對曰能殺少監挈
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佌俚傑忽底進
授明别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職欲谷之後世為其
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
有疾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珂珠先王寳也佌俚伽匿

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甚急佌俚伽度無以自明
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
持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
二十三郡爵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佌俚伽發高
昌諸部從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兄書慷慨以功
名自許嘗笑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
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
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
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鄭縣民萬餘户入
樂安以便撫摩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
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

盛陳漢官儀衛以徽礪之國人聚觀咋咋歎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
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徒
斡真出鎮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賊姦華州部
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令贈
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
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涖事寬猛適宜初為諸
王斡真必闍赤領王傅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
察幼庶兄脫忒狂悖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襲爵為王
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

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闌阿里博哥畀睨神器諸王多
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拔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宮人㜷
吉剌真氏及金帛單服泊至鎮鋤䥀姦革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猶臣洪察
忽栿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䟽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寇平之山東李璮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幾十合生

得璮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
流逋歸剽掠吹枯蘇僵簡御䟽日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邊經略統軍二使兼益
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
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璮馬群
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裘等皆慕古人舉親舉讎之節惟
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閈知舊為文學官或
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䘏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
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
得肆耕李璮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秃鋁懷其恩以璋諫上舉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
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荅爾等豪據民田以為草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械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
州丁壯屯沂莒以逼漣海宋邊師丁某懼以丙歲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許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德焉今贈安遠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諡曰襄惠
岳璘十子長曰益孫勢晉華次曰都爾彌勢晉華曰懷

來晉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晉華曰旭烈晉華曰和尚
曰合剌晉華曰獨可理晉華曰脫烈晉華都爾彌勢初
從撒吉思討李璮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
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
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謂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
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
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
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將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
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
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

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手華阿合馬竊柄張甚耻為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叩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參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卜隣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與阿里齊名行省九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

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哈剌普華倜儻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臨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之侍母與敦氏居孟都一口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墜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之亂與敦氏挈季子脱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絶號泣徹晝夜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掌以王事至孟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

勞授令符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庶弟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師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輓粟夜營晝發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師傅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廑廟堂多采用其言爲漕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為斛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跨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

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斛損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詘公監嘉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兼領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搪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諭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脱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僞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揃刈弗亟其勢長孳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課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搤

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
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傅羅二累中遇劇賊歐鍾等
積絶石灣其鋒鋭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餉重事也
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
夫竭馬傳徒步格鬭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
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罔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
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特勒氏曰賓寇
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夭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
事鐳閔張徳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剌普華衣金甲指麾
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君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計至哉
而閩徳相繼死時群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
乘騅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
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俊
為法程敭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傳也贈
通議大夫戸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
謚曰忠愍希台特勒封高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凛
懍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傑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
歲刲股以愈母疾粤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
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猶猶稱其家延祐初
守廣徳治法風敎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粮行
有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
潭為大郡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亂已者
摭拯以罪事既白還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
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
數千進以榮誘賊酋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
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
備計開通故道以絶其負固之心省垣憲府交章論薦
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省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
休致家于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傑玉立登延祐戊
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曰傑直
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傑哲
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曰傑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
傑列嵬登至治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
登進士敎鴈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
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
基傑撒今因以傑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
來勤瘁王家翊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權
湮没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玄惟太史公論
贊夷齊頗疏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

輝發書而歎以爲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僿氏世磊砢相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紼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旣根而食實借物而取償天之於僿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鋪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爲善者哉又惟別生分類古之道也僿氏逮稽前聞遡厥本始以乘方來綿延百世遂爲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學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操其實爲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文集卷之十一 終

宗孫 銘鏞 編集

安成後學 劉釪 校正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如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以賦於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爲能踐形下聖人幾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爲得不少爲之貶哉故喩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逾者也若夫有以德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德非徒貴乎是已以其有及物之功也而王伯之會世變之來有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即是論之安得不深許之哉故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遂其德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下亦安得而假之哉昔夫子之論管仲或曰小器或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仁之一字夫子未嘗輕以許人是以顏冉之流工夫造詣之高下夫子於言仁之際著有分寸較於其間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旣許而又不一許之豈有他哉蓋自姬轍旣東楚氛陵盛生民之擾攘紛紛者未有紀極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爲其仁之及物爲何如耶求之當時未見仲比也至於其

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僭公無多變之失齊政旋踵而衰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擴而充之以至於一切之全體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重惜乎非重所能及也蓋必至是然後為大器之體陋焉仲之為小不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往而非公乎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絕世之行可以為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人之一事而至其極焉始有絕世之名矣由其有絕世之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於是不廣之意擴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為聖人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廢彼哉孟子之稱夷惠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餓與夫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薄敦而鄙寬則百世一夷惠而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塗炭之偏袒裼我側之污不幾疾惡之已甚同流之無別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於不恭特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亦不自知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為聖人以此也其不得為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則不然絕糧悲拒陽貨見小君於衛國應佛肸於中牟

時乎清時乎和無適而不可也夷惠能之乎故不觀孔子無以見夷惠雖然亦豈可以是遽少夷惠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子之徒歟

書義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盛為不可及也夫成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自見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每以為觀人之法焉凡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謨之入告庶績之咸熙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之盛無越於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云所謂九德者非皐陶所謂人之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為成德之自然非以彼齊此之謂也自帝世以知人為難而皐陶陳九德之目或養直而温和或簡易而廉隅或果毅以為擾或塞實以為彊其他或六或三不一槩也有六德而嚴祗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爲生斯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赴事者以聖人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施之也人見其俊乂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時措也故夫九官相遜茲非

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十有二牧惟時亮天工孰非百工惟時之則傚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德之君子孰得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咸事之一語其虞朝觀人之法得人之本歟後世惟殷周之宅俊灼俊意爲近之故其人才之盛亦髣髴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廷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爲難者蓋慮靜言庸違之在朝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者未盡杜絕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吾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後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仁

策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冗官之未汰銓選之未精殿最之未明法律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士君子所當講者其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略

對洪惟盛時設茂科策多士而開其直述之門執事典文衡詢承學而試以時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關害者也自士大夫間以道故常爲諫事以言要切爲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循故常不貴泛冒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盛時開直述之門而得爲不諱之問歟而所謂直述者非以其文朴野而以其事之切直也既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昔夫子以林放爲大哉問非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知本多言何稗愚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云云是四者方今所欲聞也愚謂此特方今之所欲聞乃方今之已行者也其間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如冗官之汰大德之初嘗舉行之中書以打減置局而董之以平章集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至大更化涣發德音減選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曰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寺監罷者非一是則冗官汰矣然而輿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捷出者未悉汰

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來立省選部選之法爲二別子弟承襲承繼承蔭之例爲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出身之科爲四是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別歲月賢否之同淹或未暇精也殿最之明則自大德皇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巡觀或命御史徧歷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處廉能五人之薦未見即用也三考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廣乎何相之撰擬而未進者竟能爲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焉其一曰汰冗官之本在於減

閑散之倖以學正官塞僥倖之路以清正選令正官之
俸甚薄而散秩之祿尚多昔劉景升有大牛齮巨數倍
而負任不及常畜曹操以之享士戒冗食也况方以歷
倖爲出身賤祿倖之無名則出身有限矣若僥倖之門
斯又正選之大患也古者判行使之置指外同之設未
必非有所倚而爲是名以處之而漢之爛胄晉之續貂
實濫觴於茲誠能如漢文欲用嗇夫而張釋之終以爲
不可家人濫求郎官而明帝終不以爲私恩則冗者可
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
人墨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
而自混色目北庭扶屬附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驅

良亟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恐數百
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欲還淳古之風
去僥倖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崔盧氏族命近臣編之
使其泒系分明不得揉進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能否同
滯此可暫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覈名實以甄異能
使錄錄庸吏不得含糊泱滯苟資歷求序遷則當如崔
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常資寇萊公却例用新進而號
得士則銓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最之本在於擇才明
之監司絕殿序之污吏夫貸來之徒玩法而殘民者也
宜可復爲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遙遠之任未是懲也
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身爲方岳而見善不舉

豈得復爲人之耳目乎絕污吏則願如唐太宗之於党
仁弘苟犯贓賄雖至親幸難以威公責監司則願如齊
宣王之封即墨而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曹而數其不
用僖負羈則監司必舉污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托殿者
不可僥倖矣其四曰定法律之本在於酌古今以成法
書優祿秩以選法吏令法書無一定法吏無優選推讞
混於常流條令襄於書肆官不編覩法無定科輕重高
下遂其喜怒出入比附係其愛惜無成書則近於罔民
無優秩則昧於勸善昔者子産鑄刑書雖曰叔向笑之
而鄭以治以獄止辟也于定國爲廷尉以民無冤而至
三公近代錢若水以同州推官清直而擢樞副前以示

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精覈
矣四者之本愚既已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
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
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
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示信爲先令而不信則冗官
何由汰銓選何由精殿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乎愚故
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毋
泛毋畧嗟夫執事以急務爲問愚敢以泛畧爲對乎然
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爲終篇獻執
事其思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

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溥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乂寧謐戶口雖甚蕃盛而饑饉或傷於水旱細民或敝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續縣官豈行仁義有未盡致邪子大夫明告以識令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

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善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資操可致之勢所圖無不獲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以求乎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致理之效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專達之以彊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阻之也臣草茅賤士何敢上援淵衷然以臣切觀陛下之所爲眞近古以來大有爲之君也陛下昔在東宮仁孝之資英發之畧聞於天下也久矣旣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龍之初大召宿儒詢問要道臨御之後不廢聲色不事

遊畋凡耳目之娛營繕之事秋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傳日披于前於是大興儒科斟酌至治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臣之淺陋亦獲叨奉大對於明時雖然臣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爲有大志而陛下之策臣者亦適有以發臣之愚臣伏讀聖策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淳美刑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溥

漢唐而不居者乎嗟夫溥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恭己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臣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立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己無爲異乎不遑暇食則隆古之恭己無爲者莫舜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幾舜何不少自逸豫乎若以恭儉寬仁異乎力於爲善則近代之恭儉寬仁者莫漢文若也然而拊髀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爲是玄默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之同也陛下旣溥漢唐臣不復屑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道布在典策陛下

既慕舜文亦法其所爲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風淳而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急也惇典敷教之何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關雎麟趾何從而厚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則當求如皐陶者命之明刑有如虞芮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壞也大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翕然太和則當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大典之制或尚可講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臣愚以謂知氣則知志矣聖人志氣淸明若神一動則

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吾之氣順則天地萬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獸自舞於舜之庭鳳凰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羨哉臣伏讀聖策曰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故耶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古人有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舜之所謂洚水警予者猶有甚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黎民或致於阻飢則文王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猶有

危於今日之阻飢者也顧二聖人之所以弭灾恤患者罔游罔淫皇自敬德之外無聞焉陛下旣法舜文詎知天之所以啓舜文者不以啓今日耶陛下以敬天爲志則水旱可變爲豐穰陛下以恤民爲志則阻飢可變爲足食在方寸一轉移之間耳若臻之曰豈行仁義而未盡故耶臣愚竊以爲未然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輒以爲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充之斯無難盡仁義之積禮樂必興彼漢唐之治如身衣弋綈一臺惜費以致海內殷富

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賈生勸漢文以禮樂而辭曰未遑祖孝孫杜淹勸太宗以禮樂而曰治之隆替不繫於此臣以是知二君於仁義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銳情儒科日議禮樂而拳拳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充宜其儷美於五三盛時也大槩國家之治當先論其報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始逸樂於其終灾異於其先祥瑞於其後今日之不遑暇食力於爲善他日之恭己無爲恭儉寬仁也今日之水旱傷稼黎民阻飢他日之麟鳳龜龍嘉禾朱草也若夫備禦之不可無術救荒之不可無政求蒭之不可不

擇一賢相事耳矣以多言爲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拜安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臣愚以謂事有古今志無古今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相通志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牽合於夏侯生輩洪範五事之說則隣於迂闊矣論民飢用乏而附會於權萬紀等建利之謀則流於卑劣矣臣非不知實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意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圭齋文集卷之十二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

宗孫 銘鑛 編集
安成後學 劉釪 校正

詔 表 冊文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罔敢逸豫不謂邇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負固弄兵流毒黎庶已嘗命將討捕屢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狂猘尚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旅太傅中書右丞相脫脫爰自賊發迨今屢請董師致討朕以心膂之親應難其請而期於自效誠懇益堅朕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戡定之任

今命脫脫以答剌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無或有違務要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傅寔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講武于茲有年矣不謂近者河南反賊弄兵構難荼毒烝黎用是前歲大丞相脫脫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臣宜朝夕在朕左右亟命召還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遷延悠經二年湖廣荊襄雖嘗克復餘賊逋誅負固恣睢

致使軍士暴露日久吾民供給困繁愁歎怨嗟徹于朕聽朕不遑寧處乃命朕脫以答剌罕大師中書右丞相分道于外總督諸路軍馬振其威武刻日進兵殄賊安民以釋朕應允將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賊衆來降者赦旅拒者戮於戲朕與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欽哉慎厥事事乃有濟圖厥功功乃有成往哉汝諸布朕威德措安吾民朕惟汝賴汝往欽哉

進遼史表代右丞相脫脫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大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尊三歲之制君慕漢高之爲帝托耶律於劉宗相從酇侯之爲臣更述律以蕭姓享國二百一十有七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殘賊興而根本蹶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惻憫嘗勑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懽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循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以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識臣賀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臣呂思誠爲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崇文大監今兵部尚書臣廉惠山凱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臣徐昺翰林監脩臣陳繹曾爲脩史官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櫝藏輯遺方之匱獻搜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違千載之實臣脫脫等叨承隆寄幸睹成功哉宣日月之光華頓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曷避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善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若干卷列傳四十五卷

各著論賛具存體式隨表以聞上塵天覽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言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眞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淵萃弗披往牒曷著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
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線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郵而傳命及熠興於
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迨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一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易濟中興迨夫滏鄴多壘之秋汝
水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
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兵擣居庸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儁功操縱莫
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河朔而徇地幷營[illegible]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蹴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大陽

出而爝火熄正音作而衆樂廢及我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恢弘至化勞徠遺黎燕地定都徽武靈之舊趾
遼陽建省撫爾慎之故墟于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
鶚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脩之事見諸敷遺之謀延祐
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
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
泰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
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毓聖質於乙亥纔一歲
而黄河清若此眞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
者芟沒而新說謬弗析衷於大朝恐失眞於他日於是
聖心獨斷[illegible]事力行申命臣等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

篇以覽近鑒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識
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録願擴張相國之忠謹撰述
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録
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進宋史表代丞相阿魯圖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
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魯圖言竊
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
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
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
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馭御風沐雨詎

雖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禀授之筭揚舲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吊伐之師聆受寵綏之寄及夫收
圖書於勝國輯甫𡈼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
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視
一統之無外櫜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勳翰苑摛文尋奉
纂脩之旨事幾有待歳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
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
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佳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
祖宗功德思揚厲於耿光惟我朝大啟基圖彼吴會後
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細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
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别兒怯不華領

事前右丞相臣脫脫爲都總裁平章政事臣帖穆尔達
識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
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大監臣宗瑞爲總裁
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翰林學士承旨臣達實帖
木爾左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臣陳思謙郎中臣
斡欒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斡玉倫
徒秘書卿臣泰不華大常僉院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
臣宋褧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
文傳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監書博士臣
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闕大常博士臣李齊翰林脩撰
臣鐸文大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大廟

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
余貞秘書著作左郎臣譚慥翰林編脩臣張翥國子助
教臣吴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劘分局彙粹爲書起自
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纔一再期考夫建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
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
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寔本於宫庭若乃建炎紹興
之閒回乾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
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
頗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權奸之擅命啓
事衅以召兵厥後瀛國帰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謗王蠋

乃存貞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爲當泰運之興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頼
是以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進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學亦惟斷以至公大槩叙容盛而實德
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
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較計於寒暑日積亦虞於玩
惕臣阿魯圖等參司當撰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尚垂

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是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于以著當代之設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飛横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機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日必有術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纂會要之遺意備勅宮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諭俾綜纂脩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為本而文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纖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脩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聞伏取裁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盛德必兼事亡事存孝子之至誠如一爰倣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考皇帝陛下稟純乾之剛居游衮之長當世祖之丕構接武皇之正傳歷試諸難侔蹤虞舜舊勞于外儷跡商高宗龍躍以在淵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茲豈非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馳滿天下寶璽初受而皇極之建繫人心茲豈非立道乎至於親儒生於汗馬之場輯宗盟於棄弓之頃茲豈非敬文之教知武之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玄造固難乎擬議鴻名宜纂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眇躬之怵惕欲旌永慕庶尊多儀謹遣攝大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號曰明宗順天立道敬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友說

吾仁我以友我是須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賢不吾見乃忘勢分乃友貧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倚豈可習有人於此如澤相麗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類其人惟顏與曾尚友千載讀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賢聖之為其

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于貌敬于其心思而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失學之終始惟敬罔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亦敬亦聖聰明為堯溫恭者舜湯曰日躋姬文緝熙孔嚴三畏顏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則是勗爾敬心心以銘鐫為此銘者太史氏玄

戚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敬謁予劉上宇嘉其好古將振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齋請事斯語余日望之

字說 戴說附

楊鑑瑩之字說 劉文廷著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文其陰質古者物善技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竊技售觕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纇則為文以蓋之君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鑑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鑑主於瑩故也瑩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鑑之瑩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鑑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煉而金精金精而鑑瑩豈一日之功哉人質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楊其姓鑑其名瑩之其字者誠者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生主齋歐陽玄書是說以贈之

劉叔耔字說

安成鍾生名士疇字叔耔從余謁字說夫疇者易治之田之名也耔者既立之苗又壅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水旱者也子名疇字叔耔尊公為子討者周矣農在四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是以病之先王有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畊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世筋力不屑才智有餘退恃可治之田進挾可用之學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聽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鹵莽之學以倖一時之遇退為滅裂之畊以倖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乏也然豈願吾友劭之哉實耕學於一貫堅智力於一勤疇有其地耔有其

本固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博為國子助教生以胄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殼琅琅而論纚纚也今別又數年矣生勉乎哉

族子章晦字說

宗兄議翁子耀既冠當字謁余字之余字之以章晦又申其說以勗之今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二者不同焉水內明外暗火內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什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闇內明者晦養其明假物而明始見外明內闇者明出乎物遇物而明自生君子則之內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匱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投教於翁山鍾氏有木晦

於根春華燁敷之言由是號晦菴今子以水大言明晦何居余曰水受氣水而傳氣大者也晦明明晦豈二本哉余生平喜吾歐陽氏之葉為儒者甚多華晦聰明好學尤多藝能年則弱冠已見館穀於大家余字以海盖望其顯融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鈴邑大姓曰西溪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賓者吾宗用綱之甥也聞余訪族至其外舅家遂來即余求尚賓說夫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以觀瞻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爻去九五最近故其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其以陰柔而近陽剛有

仕而覲于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賓可謂知所尚也已然亦何道而臻茲乎故愚嘗謂觀示觀瞻之義猶未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二爻皆有觀省其己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盍亦退而觀諸己乎利用賓于王賓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群吏與其衆以禮賓之獻其書于王則再拜而受之夫德行道藝之三物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勉乎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孰禦子哉余聞尚賓家多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兩山間子既扁之矣用功於幽閒深靚之鄉策勲於昭明正大之地六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內外之辨斯不瀆也安成劉仲更致其表弟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予為字說以贈夫謙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何為有物謙之象曰地中有山卑者蘊高者於其中中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而謙也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確乎不可拔之意能出乎無偽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謙也恭也曾謂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為字也能求諸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怯恭之失

曰足恭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學不倦故樂以內外之說告之

琅溪說

吾家自鈴南之昉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安成北境上是為早禾田號曰早畝有名俊字用綱者早畝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邐上謁余為之說夫玉瑩然而澤者琅玕也溪之色幽幽其似之乎琅然而清者珩璜也溪之聲淙淙盖又近之然君子之比於玉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色為尚哉玉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綱中有外著穀與寶流

琅溪云手識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謁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易者衆或過乎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特物相雜而易見青黃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

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救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矣於信妙齡老蒼為學近衰以孝弟貢試于鄉故余樂有以進之

齋吾說

族弟巽翁號齋吾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功甫為之說曰後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潔齊焉然東南之為位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言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

大抵然也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排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整娖而不淆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齊之功豈易集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進惟十有五志于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求齊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齊之道當何先乎曰齊與齋同義又訓一齋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踰敬者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禮禮莫大乎敬敬則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吾今而後知齋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

巽亨特洽而聰敏吾宗之英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岳有泰華崚嶒而峭拔四瀆有清濟潛伏而趵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莊靜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超邁卓絕之行也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雖靜亦奇孤貿之姿騰踔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靜獨隱居而有奇節者往往則之安成鏞君世良著奇峰以為號吾既以靜而奇者況之然劉氏數世皆名儒竊意斯文之

福澤將鍾於世良之身所謂因動以見其奇未必是晉於當世奇之體用於是乎備歟

明軒説

侯兄晉翁號曰明軒夫晉之明有離象也説卦離爲日爲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爲日爲火君子之自明心乎性乎愚嘗謂日者火之精是日以火爲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郛是心之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然日以晏入養其明火以晏改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虛性之養其明也以静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在斯乎晉翁兄博學之士也其涉歷世故又久所以養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姑以是爲明軒説以應其命爾

劉恭安説并銘

安成劉君彦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彦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彦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予昔受讀論語子温而厲一章嘗謂温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温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温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温而厲者能之豈非互有所發明乎根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彦恭之請姑志臆説于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媿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持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非勉强安亦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皐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横渠猶疑劉氏之子其殆庶幾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

宗孫 銘鏞 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題跋

北行錄

士生休明之代區宇混一意之所之跡跡皆可以達即其耳目之所覩記搴英攬華託諸翰墨論議之間異時奇聞偉績因是以有徵於來世也廬陵弁元凱挾其吟詠之學卓犖之才其至京師與當代名縉紳劇談雄辯周諸國家之巨釐而升乎諸福之物舉集一時於是黃鵠來鴈之什人爭誦之至於登高眺遠追懷往哲風晨月夕排遣羈思佳句尤富使之得展所蘊於承明著作之地以任揚厲鋪張之風豈不大強人意乎三復降嘆題而歸之

安成劉氏家譜

往年宗人南記自吉州刺史琮迦歐陽亭侯上及神禹下逮安福府君萬不以地之遐僻族之蕃廣必考竟遠羅不少遺譜成且欲合祠吉州刺史安福府君為不祧之祖集宗人之近者節春秋展敬祠下其規措不允用志亦仁矣嘗因堯賓兄序之惜哉南記已矣安成銘君思清攜先世告身六七通求予識其後且眡余家譜上推其祖之所自出下列各派之所同出微而漢南宋以上至陶唐氏得姓以來之祖其意亦由南記也余嘉其其敦睦之誼圖分派別得別生分類遺意故為之書且告之曰子歸為我訪黃石宗人之賢者謝曰其毋廢譜學毋廢祠事庶幾余猶有望焉思清字清隱於予先世通家又同生癸未今為湘鄉校官家譜則其從弟思復之所圖也

西平李氏族譜

桓桓西平為唐中興功著鼎彝德被黎烝當時賢良風雲依乘如渾侍中如馬北平曾幾何世系冷如冰惟西平爲趾美相仍更唐歷宋我元是承設科曰雋試吏曰能守令之選臺閣之登表表愈偉為時名稱子孫千億蟄蟄繩繩天道之報信哉可憑予書其槩寓勸以懲後之來者於焉斯徵

眾芳所存 安成劉伯仁號芳所復以命其齋

嗟眾芳之所在宜君子之盤桓巖班璘兮有菊晥紛披兮有蘭朝菲菲兮紉佩文采采兮為餐通神明於鼻觀納上清於泥丸却氣穢而益壽志無昏而氣完馨德乎先哲託高風乎歲寒

彭功遠先世手澤

先叅政冀公暴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忍見前代時文散逸妄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細載充物先公暇日亂紬而迭閱之擇其尤者別彙為帙士楚亦能朗誦先世詩義賓至迭論玄兄弟

湯不及省先公易之曰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児曹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彭公沖所以詩娃擢進士爲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沖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蓋沖所題識手澤謁余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賜求而士楚之所樂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仰四十餘年科目廢而熠興興而敬發今明詔復飭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於斯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士大夫自贊其真例夘自抑之辭而生乎自知之明往往見於言表如善寫真者引鏡自照以圖其形宜無遺巧玄常銘南谷翁墓今觀其寫真自贊表裏純誠殆非丹青之所能狀尤非發潛者之所可摸寫也至正二年三月余客劉東學田湯氏家齋吾弟携此見過因贅數語于後

五馬岡

卷中五馬龍者其誰如隔腦脂如行烟外如辨九疑而況南山四十萬匹中欲求流雲飛電之姿嗚呼世無伯樂龍者其誰

草虫圖

蟀戀其房兮不可以游蛛待以網兮爲有所求曾不知蛺蝶與草虫兮飛躍之自由

娛拙集

娛拙集者吾宗歐陽存中甫之作也其中古樂府諸篇情景俱至追議當時近體詩清新俊逸佳句層見是何吾宗人之多才也題曰娛拙雖謙辭實出見解六朝劣於漢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晚唐愧於盛唐亦得其巧未得其拙也繼自今拙日進則詩日進矣何當見存中甫重揚確之

白鱗溪三大字後

右白鱗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爲浦江鄭大和

書溪舊號香嚴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鱗則大和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寔白鱗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從子鑑至其又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爲孝義門於乎溪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勗其門相爲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觀者孰不改容不待贊也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叡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嚮柯幹節脉皆與可法

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衛公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爲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置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侍上經筵故獲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者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嘗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又膺是賜恩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以無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遠林鎦君墓銘後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情非此則奉勑或奬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常傅鎦君文廷制中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跋王大年詩帙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肅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鸞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

跋劉士行墓誌銘

廬陵處士劉士行父以經學名家曩予在京師國學進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爲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觀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族祖淵谷先生留藁跋

至正壬午十一月予訪族至鈐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既而又專其館穀羅君孺文

與其子璉求鈐岡題名記等作爲予又之別族之安成孺文踪跡余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余輩淵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務長沙時先尚書瀞軒先生居郡泮朋遊同志各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戌先懷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爲樞院留臨安貽書湘憲以爲先尚書實力學校之報內附後猶數有書於是子與孺文叙先世通家之好聚首數日離甚將別出先生長沙槀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吏錄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欽袵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碧湘翠麓間也獨謂其遺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士大夫寓形天地可託者二

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並得焉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玄生平所見兖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大者於同年許安陽家見毘陵胡文恭公墓銘藁百文輝上人所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晩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蘇氏父子豈非蘇氏感公之至初年做公之書後充拓自爲一家體邪茲來叙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

書中兒字兩用雖兒況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之文字考訂姑識此說以俟博古之君子

眉壽二大字跋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從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憲僉將行自念先爲授經郎學在内府密延青坊常獲侍皇太子硯席今日遠役詎當入辭乃因宮臣以見既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養是以遠涉鯨波不敢憚勞也儲君惻然顧左右取近日所書眉壽二大字賜之蓋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敬惟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事親之實孝爲仁之本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愛敬之道於三宮奠以寧君親之心誠君親之志以勸君之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盛心成己成物之功仁與孝不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老人眉有毫壽之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閟宫今鄭氏在浙東九世同爨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之官深知斯行奉元良心畫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焜燿山川新民觀瞻於是稱豳雅之兕觥劝豳人壽君之敬而竭其忠賦魯頌之駘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繼今鄭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兆在此也深屬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

沁園春 玄旦日先君冀州公作此示勉後玄子跋

玄子來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闕閱我翁嗜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訖紅老子汝母慈仁有見如今根倚門人去和膽爲誰丈夫七十何爲笑三十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朝風弄月省可虛詞我亦平生危言徒費猶酌權花向九疑園槃好待老吾泉石留汝鍾奚

大德丁未玄賤生之日先公祝之以沁園春玄受而藏之第年少家貧性亦疎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緘約之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玩明年戊申不幸先公棄捐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

觀皇慶壬子玄免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定謝氏歲久不克成婚繼妣長沙郡君謀爲玄畢婚姻而玄方游湘中繼妣老妮啓玄篋取故衣浣濯補紉以俟新婚老妮目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爲所持去此詞亦在焉玄歸而求之竟失其所遍索十數日無得深自刻責以爲不能寶藏先人之訓遂爲此生抱恨之大端每至劬勞之日則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曩嘗禱之先公與陰相之庶幾復見此詞以無負付囑之意延祐乙卯以來玄僥倖科第歷官中外至元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先公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尋蒙奎章近臣奏請有旨申勅詞臣製碑以賜玄感激之餘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禰告祭之日諸昆弟子姪咸集中堂姪進老遽前曰昨日偶治故書得先祖手澤一紙蟬食殆半乃壽八翁沁園春也兄弟相視大驚曰此汝叔平時徧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衆取視之果然即付書報玄京師二年丙子夏謁告南歸立碑甫抵舍姪即以詞見遺玄奉詞涕泣如隋珠和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異哉詞所謂宅相伊何迷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賀府判理齋李公也倚門人去和膝爲誰者是歲免先夫人喪也潮風弄月省可虛詞者玄少作頗患多故

先公以實學勗之也猶酌橬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春陵時將之官也雖然玄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驟得則先公若有陰相之也他日或可追伯會授簡之責也其至懼者則以先公期待之意如彼而玄之踈文謭學所成就若此其何以追伯符不克負荷之譏手裝褫既完蹤跡所至必携以自隨三年丁丑以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六月甲申祭禮畢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幷致所感云男玄泣血書于賢良坊寓舍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書

先冀公與南谷居士未及一識族中宜翁爲之求書於安福同知王君習齋未幾習齋去官故未及投留之篋笥考其歲月蓋大德丙午丁未間書則玄爲子弟時代先公作者也至正壬午十一月玄叙族至防里俯仰將四十年南谷先公即世皆久兩家子弟覽之愴然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終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贊

御書九霄贊

聖人居潛如日未旦待其將出光景於濛若木蟠桃實
生海濱天光首被先萬物春麟麗正中烜赫八表物物
容光莫護私照上在桂林臣有震宣躬荷寵頒深翰賜
之作其踐阼億兆悉臣欲攬天章幾千萬人向所蒙恩
曠遇希世隋珠和璧曷足言與今雖近臣孰敢奏請仰
瞻雲漢惟有引領日邊之氣其名曰霄陽數用九乾德
孔昭龍飛之徵有開必先形諸翰墨夫豈偶然天啓淵
衷神動筆力震畫乾初洞見天則猗嗟震宣世世寶藏
億載萬年為龍為光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大書端本堂上命度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
賜近侍宮臣則錄所賜人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青坊密
邇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咸樂與之遊因
得侍硯席被寵顧故有是賜焉所賜為麟鳳二大字若
曰同居為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筆法方嚴意慶間
暇天縱不凡深得之允為慶幸屬玄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贊辭曰春宮臨池神助腕力結體楷嚴運筆端
直上命宮臣以時貯備還有賜予籍而記諸深仕延閣
捘徒宮牽護陪燕翼膺是寵光維麟與鳳華錫孔嘉有
之似之瑞我國家

濡雲谷墨贊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
道人睟然鬭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呼噏寶氣霄漢燭
貢之奎章月在櫝龍光淋漓九字福

十八羅漢畫像贊

我觀應真玲瓏八牕具妙用敢示諸愚惷世言神通自
鹽幼咤匪梵匪漢匪奇匪尾見師即呵孰前持控于杙
冥冥百泉淙淙猿吟鶴飛白雲空谿龍伯山君已渡蜀
駝介剛力獰冠詭服尼或象瑜來或於菟降信攝平等
非分琅玕如來在將慧日萬邦既入涅境儼然膏釘固
脩第二有二無雙刻此苦海寔資徒杠南浮諸方金鼓
肆擬建論性相樹疑幢彼不見月指月在江潯為泐
洄激為湍瀧我無成虧喧寂一腔

此歐陽先生閒暇時着意為鐫仲實題此廿韻仲實
避亂客固江黃氏子魯所因以遺之識者當因文以
重其畫不可因畫而汎觀其文也嗚翼翁子羽觀跋

為防里族姪題兗文忠公像 歐陽永叔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萎靡韓
歐繼作讀者膺之實啓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

拳拳慶曆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斯淳黄河泰華我公其人

自贊

不古不怪不淸不奇置之竹籬茅舍似無不可貢之玉堂金馬亦無不宜噫百年三萬六千日與吾相對吾亦不知其爲誰

族兄山村先生像贊

實踐眞修洙泗之學闊視雅操箕潁之風節用謹身究而達乎曾閔之行存心養性悟而超乎松喬之宗子孫極高年之養而志存舊日之儉素鄕鄙推丈人之行而身教後生以謙冲郡侯賜帛重於鄕飲朝廷表門侈於

素封是宜濟南諸生追慷九十之伏勝襄陽過客想見百代之龐公

族子秉彝像贊山村子也

以治官之能治家以應世之智應族不遺履歸任用咸當不勞簿算資具自足心平而直何事城府行簡而易豈資邊幅有子孫之賢可悅情性有山林之勝可娛心目人見其康健而期爲山村向上之壽我觀其忠厚而知爲歐門鼎盛之福與

靜脩先生畫像贊先生姓劉名因字夢吉容城人至元中蒙裕宗召爲贊善徵集賢學士皆不拜

徵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耶

默[redacted]先生畫像贊東平安氏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而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鍾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堂豈非白茅作而忠信著玄酒淳而嗜慾澹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胡於默[redacted]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孫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贊

維子事父爲名鄕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誰諧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家嗃嗃在國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謹言晏怍權相晚者患愛是食邊饑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白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京可作孰敢吏雲

曾文迪像贊

先生之學吾誰與稽吾有源委淵源東西先生之書吾

諸未逞吾有微信李通紫陽大道無形公獨有像神仙
不死公獨有壟壟留仙訣像馭仙風止手觀丘池水澄
魁魂月魄水息慮艮止鶴鳴長空騰化霞起遺銘記傳
嚴密謹言感發人心何日已焉
防里族姪友人劉伯常名彝贊
鐫氏奕世以更著號何事於更一變至道不變者存子
其保之字子以常名子以彝
陽明軒太玄子龍
閶闔開旋旋回寶劍出天馬來
跋
寶雲禪寺題疏

唐會仰小釋迦上彤禪師作雙峯禪寺於石鎖峰下迄
今稱名刹座席多叢林望士至則咸有所樹肆舊殿僧
堂作者為別傳泓法堂為梅谷禪鐘樓為夢作淵南齋
文室為近年謙山福今堂頭一清徹公克武前脩仰瞻
佛殿屋老思撤之揣力弗贍以余舊家宜陽寺疏吾族
求作儷語發端鉅家輿發貲助圓維厥新詞曰
唐刹占山水之奇舊多勝迹體要備天人之福必有廣
居維茲寶雲雄我鈴邑翬飛傍峙已聳瞻象馭中臨
未崇殿制茲欲裒多益寡舍舊圖新即無陋以做辭謂
華腴而求助於是請遺規於娑馭證妙境於卒陀長者
布金祇園咄嗟集事老人懸車故里讚詠成功故疏

書簡
與所性姪書
自夏謁告相垣道假江左取便欲經祖郡省墓謁亭之
行途中暑劇心與迹違抵家以來且人事蚕叢文債日
生遂辱慰問但早叔在朝叅自從臣未聲酬敬之報息
及二代兼蒙賜碑榮幸不勝今遣僕老李特賫勅賜碑
一本相奉別致薄賻贈諸族屬煩吾姪分俵勿恵其寡
而懇其有未至也迩者賤疾百病交攻使者復促上道
起居未可自必老僕即使之歸似難稽召命舟中欲使
任其扶持之勞家兄而次當此致問不宣
答意山先生

意山聘君老兄文侍玄去冬防里穪月之留涵濡道德
之味於胥向之情得於兄所教良多迨今銘感未已令
郎來辱恵問勤懇第恨濫美辭多令人讀之赧然賤跡
自正月中旬以來右膝黻腫其痛如割始者護痛不敢
屈信久之兩足筋攣即自行立俱廢稽延召命恐違官
箴遂援年雖未及身委有病自願致仕者聽之例移文
有司行達朝省與此庶得樂衆專心然亦沉痾如舊書
來所謂促裝上道邪得許事耶令郎初至適值病體服
宣利之藥遂致泄瀉不已困憊不能見客數日稍復當
圖報深愧莫能效毫髮之助聞張毅甫尚書除江右憲
使其人相知力疾作一書干之或能扣汲引一試也惻

聞玆歲晏悵仍在龍館郡泮必時至彼諸生常得親炙老成亦幸事也餘惟萬萬自愛占吾崔署不敢先施等于尊照不宣

又與意山先生書

玄壬午譜亭之別于今六年都下蒙惠書但送書人乘便即行往往不別而去不及報書爲歉方馳仰間令郎至薦辱佳翰承寓居春臺壽獲康裕殊慰殊慰文集舊序如戒更寫令郎所著易問辨甚佳已爲作序第娓病餘意緖不佳之好語也令郎氣宇明爽因推其八字非常發達行當擢科吾兄收義方之效享榮養之祿計日可待也芳弟蹣跚如昨右臂時苦風氣流注大爲所窘

最是文債日生無少休息令人悶悶未卜會期惟以道珍嗇草草伏希尊照不備

回所中書

猶是癸卯年叙譜以來今三十有五年矣是時不肖與所中俱在子弟之列每思幼從兄弟之樂今復欲爾尚可得耶去夏謁告祠塋假道江淛初意徑趁洪衮一訪故耳中逢劇暑逶與願違老僕還聞族中諸公相俟甚久令人惝恐無已玆遠席宗庇自忝從臣恩及二代乘蒙賜碑尤出望外受寵驚懼蒙書乃以賀言推重林惕祖塋題表之諭僕何敢當第曩歲侍親春陵見元公家對世之墓皆太守方孚若爲題之他日援此故事或得一名筆表識亦未晩也殘暹近叨兩邑貪病交窘居行未知攸措吾姪何以告之儀俯還專此占復潦草等毅尊照

回所立書

相距五百里相別十五年逆旅侍伏靡不更常起居動靜邈焉無從忽宜翁兄攜兩惠書得之驚喜相半追憶曩侍先君子琴瑟適叙事自緣侍來以拜見退相從務閭是時僕與執事俱爲人子弟一門自爲師友之樂有不容諭今日此況此味惟爾之所立仰爲名門雅㕓之欽翁季道德之盛異時秋蟀賦側耳獨錚署吾知叔猶久矣兩科士論殊以魯生不來爲恨六月之息三年之

爲端有所待他日於中龍虎第一相季舍君其誰敢當堅坐冲窘守庚申耳區區遺時承之何足置牙頰來書諄諄然及之令人春舒娓殢可拾甚者以六一爲是何以美密強加我耶此公事業未論其他只蘆荻畫地我輩曾受此苦曾下此工夫否此則斷斷然不尋見腳板者也盧陵長沙之議不謂玆事亦徹聰聞僕在二郡不超滄海一揆或者之語僕亦不辯惟應之曰僕爲崇難不敢抗謖尤不敢也不敢布素一語亦告者過眷䵣瘦馬自是鄭僑家風且先輩三尺森嚴在前何敢猖獗一步哥示畫軸皆未安虹月惜無織不足發揮歲晏百冗塲委宜翁行又逢尊翁朝奉令尉意山學士令弟芳茂

暨族黨諸先達皆不及覼狀敢告申敬何時譜亭叙拜
以瑩郵傳家兄而次附致謝聰等幾兒照不宣

回鏑申齋先生書

玄頓首再拜復書提舉聘君申齋先生丈席玄即辰清
和承體候佳勝濟南者年有相之道不勝願見之構吾
宗振先來辱書且知姪孫宗任客臘叅謁座下第餓寄
雅文迨今未至不審何故承稱督索端便復命隴仟雖
孫之禁事出當然流言之惑實無是也區區抱病三載
始獲一歸心志凋殘舊學如失其不能為先正大夫役
也審矣適値卜氏女病振先就之相見借紙占酧凡百
潦畧惟鼎茵加愛以壽斯文謹奉狀不宣

答劉桂隱書

玄頓首再拜復書桂隱先生執事玄視廬陵江鄉乃未
獲一寓桑梓之敬諸鄉先生亦未嘗一望獲納虛名誤
人僕僕南北抱恙二火負負奚文先生道德之重藻鑑
之明今先之以書且有文集叙之命僕何足以叙高文
之後此亦虛名誤聽聞耳踵襲訛謬如是不已豈不甚
可畏哉僕自去春舊疾盛作一歲之中謁告十九今者
又有哭子之戚悵悵南歸子塚之使要諸塗上夏初誤
恩落侍講升學士俯僂循墻迨今未敢拜命心常怔忡
舊學廢忘仲賓還姑爾塞責潦穢高明知罪知愧盛暑
力疾治答不敵先施切希照亮

答孫春洲書

玄頓首再拜上記春洲聘君先生玄讀天台賦金聲嫋
嫋吾耳將二十年識公於此蓋久昔人識心在識面之
前斯謂知己族弟志行家人至辱佳翰勞問勤懇殊慰
睠馳第玉署再遷之言此傳說者之謬幸勿過聽區區
抱病三年朝廷熟察而深憐之譬之病駒不任銜勒置
之茂林豐草之地使之姑遂其本性豈有復可驅策者
哉令郎才俊自當不乏知遇萬一避近在他人尚能推
轂豈敢愛一援手之力於秦晉之戚哉价旋力疾占答
秋杪冬初必到防里胥晤有日餘儲面賦草略切希照
察不宣

又

玄頓首再拜春洲先生契友玄歸在史館與曼碩揭公
談江右人物揭稱譽足下才美在臨川孫履常何太虛
間會見咄咄逼人他日相知翰墨中益見故人藻鑑之
高日者舉族諸子弟見過又知結習斯文固有本葛第
根才薄貧淺仰慕前脩薦士不得彷佛其萬一耳所求
春洲詩及大字草草塞責報童遠勝作者子昂墨蹟自
是佳品感媿無數區區劇暑抱病趣便裁答不敵先施
尚冀照察不宣

與張憲使書

都門別後賤跡寄亦謁告還湘相距地遠乏便致書惟

深馳仰近傳全除目共諗秘輅左浙拜節西江西江之
民蘇息之期實在此矣僕先世西江人也里中長老時
相往來語及公未相與喜抃少白僕近訪族族中少俊
甚多有姪原春者其才足以應舉然得失未可必袁州
路學薦為直學例必經憲司試驗欲望相公賜一提手
之力他日寸進寔出陶鎔何敢忘也賤體入春以來瘡
疾愈甚而足筋攣行立俱廢雖被召命自度病勢如此
未見即愈自願休致之章已達有司每日從事藥裹而
已為况無足為知己道者舍姪行瀕此起居手中艱順
序珍嗇行膺栖用不具備

慰國博喪母書

玄頓首奉慰文廷博士至孝玄不意憂門倚伏之會先
大夫人奄棄榮養緬惟哀痛奈何玄聞變不勝悽怛已
戢小車詣行府申唁昨暮適苦瘡瘍弗謁之証又聞車
行甚亟勢未獲面會中統若干聊為崔東之資道遠冀
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手疏潦略不具

與劉文廷書

玄手書再拜上文廷博士提學相公仁友玄往夏去國
同列中以不獲一言以別為恨客冬還鄉又之又以不
蒙一紙之寄為欠今夏忽睹除目承有儒臺之擢既喜
且駭其喜則以國初甚重此職覃懷許公由是拜左轄
亦愚叢公由是拜右轄大德中吳興趙公由是入為侍

講吾文廷居之允愜士論其駭則以賤迹雖翰苑時當
援力勉其留其言以為斯文漸覺人少僕抗言薦數士
為代如文廷皆其列也當援益嘗諾之今忽外補非文
廷求出必不爾也已而果傳有子夏之戚聞之朐次作
惡者數日昔有三人聞客言虎患一人盛額特甚僕其
人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往年嘗以此致心疾後來愈
思之理數自然皆有乘除脩短存乎其間莫年盡傷亦
復何濟不如姑聽造物所以處我者何如耳劉仲寶行
至此代面外有一啓拯知剩出或可助發一莞聊以寬
君之憂也僕憊脉舊近又苦痰暈之疾但夙緣無涯竟
日為人踏綺語業殊可厭也毫楮草草希照亮

啓

叠諗轄班學省進秩文臺晨入都堂陳衷懷而求去晝
歸六館別同舍以治行綸綍及門輶軒在路既許即家
而為府又容需次以申情仕宦以稱職為稱心宜無內
外重輕之辨賢達唯知義故知命自明禍福倚伏之機
故於趨賀之緘輒為譬解之語孔文舉揚德祖古人所
覩即兒羨門子浮丘公今世未聞有後首尾不嫌於銜
決聆肝所托於深知犟犟馳恍忽忽闕使

回有壬許參政啓

辱示謙鳴喜新貴治包胥感無衣之賦竟償復楚之言
相如獲全璧之歸始著却秦之勇蓋人之秉忠者必遂

而物之拂性者終逐追惟往事之堪驚益懷高位之難處文場有議蓮容居西掖而弗知丹詔驟頒乃獨使東廳而恭聽此挾姦回之秘策欲推俊乂之前茅聲移疾以去官姑待時而俟命生意已存於碩果大材寧縶於匏瓜皇天實鑒乎臣衷聖主自定乎國是予環鑄諸公曰盍歸乎來我授柄鳳池衆謂兆是以行矣屬開端於更化嘗効力於代言然非烏獲莫勝鼎免絳侯見逼急延轄軒而傾蓋真同韋布以彈冠洎僉黃疑之謀親預絲章之寫於是退前日掩奎之宿即當時押角之人嘉與賢能游行周家選舉之法至詒朋友共播虞廷賡歌之音第媿疏庸莫陪揚厲王通受罔極之賜惟乞閒身

孟明收再効之功當書遂史亟酬先施倍切惓悰

祝告文

天畀寶命列聖相承貽萬世之丕基輯九圍之至治顧茲菲德嗣守基圖念皇考之上賓結孝思之罔極爰舉徽稱之典躬陳時祝之儀尚冀垂歆敷錫祚胤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於穆皇考聖德配天何臨御之弗遐儼威靈之如在顧茲冲眇嗣守皇圖惕惟丕訓之承祗奉鴻名之舉是用躬執圭瓚薦其苾芬仰惟顧懷來格來歆

焚黃祝版

維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二月朔壬申越十三日甲申孝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玄敢昭告于祖考贈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澹軒先生歐陽公玄奉元統三年甲戌三月制書以玄忝列藝文大監倫位三品推恩二代贈封祖考官職勳爵如右是年九月以書到家告廟改題且遵彝式為玄尋還大常翰苑等官限以職守今者謁假來歸告墓之典始克成禮惟我祖考懿行粹文師表湘楚惟誠淑人惠利後學儒者之德莫盛於茲餘慶所被施于諸孫獲承國恩致有襃贈思昔咸淳甲戌鼓篋上庠在其當時六館諸生為厥父母咸得推恩世運遷移先考齎志六十年間歲運一周積善之報久而采彰有若此者侍郎法從之官

貴列八座渤海大郡之壤崇視徹侯載燔寵章昭侈上賜伏惟膺此寵光溶厥福澤庇賴我後益熾以昌謹以牲齊粢盛式伸虔告

焚黃告后土

維至元三年歲次丁丑二月壬申朔越十有三日甲申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歐陽玄敢昭告于官檠橋白雲菴后土之神玄欽奉制書贈封祖考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爰擇穀旦燎黃于塋惟神苞流崇深顧擢明秀相我先祖妥靈于茲旣厥後人本固枝茂實惟神庥惠徵方增報祝敢後自今以給恩休數至維爾明神實有

榮耀尚圖利之謹以酒殽庶羞式伸虔告

防里祭祖祝文之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玄謹以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第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瀏動踰十紀井邑既殊歲月既久疎逖松檟事勢使然餘慶所暈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备列法從推厥本原敢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怵惕滌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頻自今始無殞彝禮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府君墓前人本乎祖百世匪遥精神旁通體魄如在遠孫席庇展省還鄉萬木一春萬水一清豐本濬源用永有譽惟我先祖寔克相之

祭后土文二

防里第十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先世遷瀏違遠墳墓曾孫展禮宅靚以固祖考来歆神亦恵顧濬靈鍾奇錫我蕃祚我族既惇百世無斁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自吉之表我祖始遷妥靈茲阡今三百年高山蜿蜒其上隆然神相我后慶流如川

翰林國史院祭揭侍講文

嗚呼公之道德忠厚篤實洞徹內外公之文章純深爾雅譽發情憤方館閣之踐敭實昌期之際會寧勿論思從容進退當輿望之日陞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於玉堂贊皇猷之光大侍講讀之經幄知啓沃之切關侍引年而挂冠戒舟楫而南邁帝錫命而来還異黃髮之未艾通闇詔之方殷思竟考夫前代詔總裁於三史庶緝熙於帝載天不慭遺慨其殄瘁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望喪车悠悠丹旐尚期英爽歆此薄酹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都崇仁門之寶集寺為特羊擧酒殽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尤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第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名北来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痾遂廢官業令聞汝訃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謂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遂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襚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

於汝身虧顧復之義失父道矣又於吾弟乖付托之意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不逾今之中人吾學不及古之下士祿寵踰涯不自乏絶釁鍾後人致汝夭閼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先至通州汝柩發後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遣行者欲送汝也今姦將行詔又止之其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行感於神明生不獲祐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震無驚汝涉江湖無恐無怖魂神清明依汝體魄吾今抱病逾二載矣其哭汝也淚盡而飽枯血滴而心悸屢名莫持無所告訴上天監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庶幾周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尚飲歆食往即長路以還故鄉其無以老父留此為念也嗚呼人世之別有慽於此者乎老父之哀其可已乎其不可已乎

圭齋文集卷之十五終

跋元贈亞中大夫歐陽公神道碑後

元歐陽圭齋先生玄本分宜防里族寓居瀏陽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中外四十三年終翰林學士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朝廷寵眷終始甚隆加恩於其父祖者屢矣方先生為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父成叔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而奎章閣大學士沙臘班為請命侍講學士張起巖撰碑文侍書學士巙巙書之起巖與先生同年且同官故於碑中敘其族世行誼為詳而此本蓋當時搴之以遺防里之族者也防里之裔曰鏞裝潢成帙將永藏之以為家寶間來

京師持以示予求跋予莊誦再四見其家世文學之美行誼之高然後知先生之所以顯融光大者有自信所謂積厚而發弘也不勝起敬焉且是碑立於至元丙子迄今百二十六載而完好如新非什襲而珍藏之其至此歟然藏於家孰若藏諸身碑中所載世可法也使為宗族子

孫者誠法其所爲心念而身體之溫淬礪乎文
學敦篤乎行誼以求及乎前聞安知無若先生
其人者出以大顯於時哉昔六一翁以文鳴宋
而先生繼之固知繼先生而出者尚必有人信
歐陽氏之多賢故也鏞字光樂爲國子生拜官
且有日而才卓卓又令防里族之翹然者其他
子弟志學尤衆承先啓後庶其在此因識于碑
末併致期望之意云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冬十月朔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院學
士知
制誥安成彭時跋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釪校正

附錄

元勑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
海郡侯歐陽公神道碑銘有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知
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勑譔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
事臣巙巙奉勑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奉大夫兼經筵官
臣尚師簡奉勑篆額

今皇上即位之三年至元改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奎章
閣大學士臣沙臘班奏翰林直學士臣玄識翰林論思
有勞制贈其考官三品爵列侯欲著之碑銘光彩上恩
其勑翰林臣起巖撰文奎章臣巙巙書丹臣師簡篆額
上曰可臣起巖承詔伏惟延祐初年仁宗聖文欽孝皇
帝纘述祖訓建立科擧大廷策士臣玄臣起巖賜第拜
官爲同年皇上御極簡擢侍從臣玄臣起巖代言紬史
爲同官明詔論臣俾揚其先烈發其潛德求之臣職揆
之友誼皆不敢辭謹按公諱龍生字成叔歐陽氏其先
蘘之渤海人從晉南渡徙長沙率更令詢以文學顯名
隋唐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萬爲

安福令故又有居安福者安福府君而下四世曰敖三子談託逵託徙吉水後吉水析置永豐傳二世是爲宋大師兖國文忠公之考崇國公其他子孫散處安福邑境雍熙初割安福置分宜縣隷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防里族也別號防里歐陽氏曾祖安時及祖新皆漕試湖南愛瀏陽山水之勝又徙居焉新字仲齊以經學著稱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巽齋守道爲嶽麓書院山長又以禮聘仲齊爲講書因寓長沙巽齋聆其講說嘆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於此考逢泰字忠叟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學者

常數百人擢科登第相屬也用薦爲潭學録安撫司檄爽湘潭譚景衡履學田堙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今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妣何氏渤海郡君公年十六入潭學已負俊譽月試占高第相國古心江公判潭州帖爲崇禮齋長又二年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甲戌混試國學生湖南終場萬三千人有奇拔士二十八人公以春秋中第二肄業存心齋時羅教授爲朝官以書賀云鄉潭學經冢忠叟景衡盡心焉去歲景衡子魁鄉薦今年忠叟子入上庠造物報人不爽如此至元丙子內附侍禮部還瀏陽居霞陽山之白雲莊禮部晚

歲究心大玄作律曆統元圖書數十卷因耗心得渴疾公泣諫不爲止未厥葬卒公抱其遺書每慟哭至絕左丞崔公斌行省于潭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部使者李僎至瀏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先生論廢於時使者考郡志謀復其舊詢衆求才望士任斯責衆以公對乃專縣尹杜元忠即山中延至會有司例試儒戶中選者復其身使者命公考士湘陰瀏陽去取公當人至今稱之憲部薦其才牒宣閫達之省府授文靖書院山長郡人强之起始受命改築書院猿山之陽踰年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及龜山先生祠事內外具畢學者雲集書院廩稍不贍佐以己貲夫人亦撤奩具助其經費

落成之日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先生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然陽朱子實承道統序王安石配享孔廟功亦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書院之復遐邇至爲出涕秩滿公牒之京師踏大傳魯國康里文貞公野爾翰林李文正公抑庵集賢宋公文薦爲校書郎行就職吴會集賢言歐陽山長有功文靖書院今瀏陽陞中州例設教授師席初選須宿儒碩望啓迪來學宜移教其邦人便朝論是之改瀏陽州儒學教授至則會學廩可贍二十人月約一十五日選俊秀補員會食躬親教督諸生皆勸勉自力科場既闢進士輩出實公摧興之遷道州路教授道介兩廣或以爲遠公曰敖爲周夫子之

鄉何遠之有至官郡庠隣濂溪書院公定朔望謁
宣聖畢敎授率諸生謁濂溪祠一日過祠東見老屋數
間詢知爲西山精舍勝國時祠蔡季通蘇發父矣祠舊
隸郡庠有田百五十畝或利其入欲兼并之故以屋傾
軍官去遂不治幸其速壞公立召僕夫拆除按籍得田
脩其祠郡學田多爲豪民據有公請諸憲司被檄往括
畧行山間得租三百餘石因感疾歸卒官舍至大元年
八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七諸姑奉柩歸以三年十月三
十日壓郡東羅田之木瓜壕公既歿之七年當延佑甲
寅玄舉進士魁湖廣省貢明年乙卯以第三人賜第同
知平江州遷蕪湖尹初贈公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再

贈朝列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渤海
郡伯今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
郡侯初娶譚氏一年卒再娶李氏金陵仕族有婦德知
書前公四年卒初追封宜人進封渤海郡君今封渤海
郡夫人繼室李追封長沙郡君譚夫人有子曰浩龍川
書院山長娶唐渤海郡夫人有子五長貞孫石林書院
山長娶王次定孫曲阜林廟學錄娶李次玄也今中大
夫國子祭酒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娶謝
封渤海郡夫人次憲孫幼鞠外氏李沅陵縣學敎諭娶
湯季彭年舉明經娶周女二長適武岡路敎授卜天佑
次適瑞州雲石務稅使湯居恭孫男八長慶以敎授借

仕建昌路樂口岩巡檢次遇通遜達皆業儒女孫六曾
孫男四曾孫女四公儀表峻清瑩皙如玉有膽略幹局
性孝友幼歲嘗刲股肉以已母疾兄士高蚤世撫其遺
孤皆有成婚嫁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先時悉推與之
讀書目五行下八歲屬文十五下筆萬言文雄渾有體
裁學精敏有識趣尤長於講說義理每講篇出士傳誦
之曉號雲莊有經學理窟雲莊講義及所著文集傳於
家歐陽氏世以文學名廬陵之族大顯于宋矣袁春防
里清門素業文行有傳至於世郡倡鳴經學師道尊嚴
表率多士公學爲通儒行爲士榘宣勞庠序位不滿德
維持斯文克有其任再世如一遺善後人是有良嗣首

擢巍科聲華燁然演綸王署黼黻帝猷追封二代有位
有土大書表隧恩賁發存則公父子平昔稽學術道之
緖昭然四達而防里之族克昌以大將燁美於廬陵矣
於乎盛哉

銘曰

惟歐陽氏廬陵別族有家劉陽同出安福文忠相宋郡
然大儒防里清門世德不孤探義風烈堅持名節服膺
克紹義方之敎三代之英士生其時世其道德以恬以
熙至行應古鄉邦攸重士子景從如烏歸鳳衛道育才
再世一心播耰百年有穫斯今綸章載頒秩登侯伯需
恩所覃於渥其澤大君賜命詞臣欽承撰銘發潛匹休

盧陵宣昭幽顯帝仁者天曲示無垠何千萬年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
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
郡公
父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爲之苗裔漢豫
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李

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爲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爲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
子謖託遠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
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
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
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
十里公爲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受瀏陽山水
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荊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
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爲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爲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爲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即公季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冀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
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
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
失所之集賢公爲文請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
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
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

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
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
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俾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
淹貫聞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爲
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爲憲史力辭不
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大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
公生之日集賢公爲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
還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寔侍行道爲周元公鄉里儒風
尤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槩題藻殆徧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築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公孫澤省覲長沙一見大奇之留居舍館為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於潭每見公所為文為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錯寫成帙親題以寄于是公聲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懿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瀅仲春之月西偏有泉藏沛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大如層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入沈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枇樹猫犬樂相乳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

公以治尚書與貢盧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夢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于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為平反豪右非法虐驅其奴公俾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率上其狀公立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俗尚勇好鬬撫字少乖事釁不測公視事踰月赤

水大清兩洞聚衆相攻殺隣境告變官曹恐懼失色計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鬬未已俾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仗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縣役橫斂捃克百端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願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曉理其領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會賓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

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譔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脩撰某為少監文宗不允鄉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脩撰品級對曰六品又問繇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為翰林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修撰耶即取奏目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丞相伯顏參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公曰汝為盧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

以宸翰賜群臣必命為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奉詔纂脩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南歸秋陞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散大夫是日中書奏還不恒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拜藝文少監歐陽玄可陞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今上即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奉勑編修四朝實錄譔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脩先師兖國公廟成奉勑譔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譔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還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齎內醞迓召譔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夫譔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以患風痺乞南歸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勑譔碑文初公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彰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攜柩返葬近臣以聞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庵撒里賜內醞二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聯轡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

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有勑譔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年詔脩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為總裁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脩史之要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為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遵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稾援筆竄正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勑譔碑賜白金五十兩

四年奉勑譔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令脩三史尤任勞勩汝其諭旨丞相趣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遣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章紬觀語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天顏如是之喜也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誼有未安乃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

疏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醞二尊勅譔故相冀寧忠宣王帖木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絶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宮日往候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疊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醞二尊趣行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會皆免冬奉勅譔定國律譔選格序河決白茅口大興工役勅公譔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赦草

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譔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已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郡城亦沒公聞變哀甚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武陵奉勅譔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

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藁秋皇太子遣宮臣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譔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間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與述盍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瘞京西宛平

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以長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婿卜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處己儉約為政廉平不苟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暫屛故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為榮片文隻字流

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接善類贊化
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大盜
之起相國但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太廟而後行
招捕並行則脅從詿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行糜
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斂不公
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
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
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
軍討平江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
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克黃
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赦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
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別置
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軍務
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間諜皆不可缺其後政府求
疏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衛親
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陝西
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任責
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河南
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遣官
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員專
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從兵官
興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其萬
一矣素官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屏與進尤至謂可
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爲役佑持請序
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大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危素狀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終

防里歐陽氏家藏亞中大夫碑䟦

右元楚國文公玄爲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考成叔爲亞中大夫追封渤海郡侯復命侍講學士張起巖爲文以表其潛德此碑所由刻也按元史稱楚國文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此碑作於至元元年之冬正順帝即位之三年公爲翰林承旨所給以贈封其二代之日也按公瀏陽人瀏陽之族原於防里防里之族本

乎安福與宋文忠公同祖故此碑述防里爲詳今防里之系有上舍歐陽鏞家藏是本出以見示予因竊歎曰盛哉歐陽氏文獻之足徵也前有文忠公以文鳴于宋後有楚國公以文聞于元然二公之所以廓大顯庸者皆先世之積累仁厚所致也按文忠公之考崇公爲綿州推官每夜治官書必秉燭而嘆凡囚有可矜者必爲之求生此明刑慎罰之心也楚國之考亞中公爲文靖書院山長進職教授能邪翼道學脩濂溪龜山二書院經理學田以膳養士類此崇文衛道之功也其積累仁厚皆如此宜乎生二大儒以清忠懿德輔佐宋元昭一代之文明流百世之事業非偶然也其所以恩延先世發贈名爵追封公侯者非人之榮盖天報之也予獲拜觀爲追原本始綴一言于碑末俾繼是而觀者知二公之所以先揚盛大者有先德爲之權輿非淺淺之所能及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爲歐陽氏之後者勗之

賜進士朝議大夫加授大中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講同脩
國史兼
經筵官安成吳節與儉䟦并書

跋歐陽文公集後

劉陽歐陽文公出分宜防里防里之族實出安福安福令萬爲歐陽始祖一析歐陽而有兖國文忠公顯于宋再析防里而有楚國文公顯于元皆以古文擅名當代天下後世宗焉文公之文追踪文忠而多或過之揭公傒斯爲序者四十四卷宋公景濂爲序者二十四卷悉燬于兵不可見矣防里五世宗孫俊賢翁收入散亡得十一於千百欲梓行而未果翁之長子銘季子

京衛經歷鏞益增輯之而京衛訪求考訂之功尤多盖公存日嘗歸省防里訪族安成有眷眷故鄉之意宜京衛父子思仰遺德而輯其文之謹如此情亦厚矣茲所編輯凡十六卷將以屬浙江督學憲副劉君仕和重加校正入梓欲時序之時自顧晚生末學何敢僭序公文雖使有言亦何敢希揭宋二公之萬一雖二公所序於今卷目不同而其所以推重公文以爲必傳者夫豈有異宜仍冠二公之序于篇端可也京衛以爲然因志其故于此將來公之文與文忠公集並傳于世不朽實於是編有賴若然不惟有光於歐陽族且於安成亦有光焉

成化庚寅夏五月安成後學彭時謹志

跋歐陽文公集後

元翰林承旨歐陽文公圭齋文集十五卷附録一卷其宗孫俊實翁藏於燹軼之餘并其長子銘旁求博訪而頪入者予兄廣東叅政實婿其門故予嘗從一造而獲觀焉心竊慕之暨提學來淅翁之從孫永康司訓汶持所録副本謁予校正未遑也去年考績天官翁之季子京衛經歷鏞來訪叙間闊外音以此集舛訛為憮且託校正益勤明日復携其帙以示比昔觀於其家者間有增焉卷後又得太子少保可齋彭先生所為跋讀之令人益加景仰誼有不容緩者乃於復任退食之暇或秉燭良夜用心魯魚亥豕之中遂捐俸鋟梓以廣其傳惟公之文可傳於天下後世者已詳見於揭宋二公之序彭先生之跋其德業並駕古之賢哲國史有傳復何贅耶姑述其後人惓惓顯揚公共之意且告之曰公之文多至一百餘冊至潛溪作序時止存二十四卷今又闕矣其文在天地間當有鬼神為之訶護未必澌盡幸而得之別為補遺以附卷末可也銘字光器鏞字光樂去公五世汶字伯魯則為七世皆居防里仕與隱俱賢其一門好禮不忝其先云

成化七年辛卯八月既望晚學安成劉釪書

庚辰秋得此壬午

純白齋類稿二十二卷

（元）胡助撰

清鈔本

純白齋類稾二十卷、附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胡助撰。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州東陽人。始舉茂才。爲建康路儒學學錄。歷美化書院山長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薦再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秩滿授承信郎、太常博士、致仕歸。時至正五年也。是集乃助所自編、本三十卷。歷年既久、殘闕失次。明正德中、其六世孫淮掇拾散佚、重編此本。僅存賦一卷、詩十六卷、雜文三卷。又附錄當時投贈詩文二卷。仍以純白齋類稾爲名、而卷帙已減三之一、非其舊本。虞集嘗跋其上京紀行集、稱其龍門以後詩尤佳、今已散入集中。鄧文原吳澄嘗跋其鑾坡小錄及升學祭器文、此本不載。則當在亡佚十卷中也。助詩文皆平易近人、無深湛奇警之思、而亦無支離破碎之病、要不失爲中聲。吳澄稱其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濯濯幽媚、娟娟静好、則形容過當、反不肖其品格矣。

題胡古愚詩集序

昔故宋渡江大臣若[illegible]若韓呂晁等氏皆居東陽而論學之懿若朱張陸三子又由呂氏會合學者見聞於斯爲盛文獻之微底武在此乎而二百餘年矣故老皆無存者集又不得身至其處嘗因郡人士以諸緒餘是以知胡君古愚之氣韻清雅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廿年嘗以所著示集又爲言平日與清河元復初四明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今二公往矣方獨見古愚之文譬如崑山之玉質既美矣雖琢而彌文鄧林之木材既良矣繩揉而益固方將以其淳古之器舂容之音以合奏乎咸章韶濩之間不亦盛乎噫所謂文獻之邦遺風故習之不遠也

致和元年五月十日蜀郡虞集書

送胡古愚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序

余自少時從師講道至呂成公知其鄉爲浙東之全華因考其山川之勝孕秀於人者非偶然也稍長開識喬文惠公諸子知自穆陵以來一時文物之盛家公户卿雖以權謀聲利相望若背項然最後文義爲朱氏兄弟始得論學術文章訪問承平往事則向之里第林園衣冠鈕鼓之區今皆故而爲荒墟田疇蓋然莫知所在矣獨成公之學微而愈著久而益彰其必有屬於今而淑於後者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有古人之風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爲於古愚爲友其人篤道力學壯於千時取民居環堵之室自樂也其他俊士輩出何其鄉之多賢哉夫山川之氣有時乎盛衰而其孕秀於人者則未嘗間斷也故其人之於道猶川之於水派其源出於山者演迤汪洋晝夜混混以匯於海其斷潢絶派暴盈驟涸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於一時也余所謂屬於今者其不在二三子乎古愚以永嘉郡文學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留次暫歸凡朝之名勝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惟夫山川之勝亦足以遂安致樂而猶其遠遊之志不然

處者固以其道自仕而仕者將以行於時此古聖賢之所以不肯棄擲也試持于言質之鄉之老人長者其然乎不其然乎時

致和元年夏六月陵陽貢奎仲章序

余讀去

胡古愚詩集序

[illegible]

余讀古人書嘗思其人不得見將求之今人之行有能如其書者苟不得之則其言之止乎禮義莫詩若也吾於金華胡君有得焉君之詩也溫柔婉轉不麗於俗有志於古雅者也故其號曰古愚性迂直不屑於世而客京師峩冠博帶遊王公大夫間一言不屑及他獨好論詩文常瞠目力爭於古今人毫髮不貸是故樂與之交多好古博雅之士余嘗悲世之人於荒基野塚得敝泉斷碑鈕鏡破鼎以為古物至疲精力以購之何其蔽也如君者非儒林之古物乎何猶棄而莫之取未幾執政者薦於上擢為國史官今喜其有得矣方今太平百年登歌郊廟其職可以作為雅頌稱述功德追復商周魯之作其古莫有加於此者夫二雅之變可復乎正及其終也猶出於公卿大夫之為君官於國史矣而有志焉孰不以是期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宜形於詠歌而載之此集者亦足以達古詩人之旨矣後將有攷焉時

致和改元夏六月陵陽貢奎仲章叙

純白齋類稿目錄

卷之一

賦

西苑山賦　秀野園賦
小赤壁賦　秋堂賦
圍棋賦

卷之二

五言古體

京華雜興詩二十首　上京紀行七首
春日言懷　落葉吟
湖上燕集　發婺州
和桂坡李宅仁甫山園八詠

卷之三

五言古體

黃樓懷古三首　分義田詩
寄柳道傳十首　送永康縣尹范成父
題雲巢　孝思堂
喜雨　饑嘆
送復上人歸越　賦焚道送肅存道元帥
嚴氏高遠堂　題危太朴雲林隱居圖
皆山樓　栢友亭
中秋月下小酌　宿定興有感
春閨對話　紅藥有感
蒼松皓月　怪石博雲
綠筠擎雪　賦青門送李侍御惟中
溪橋行客圖　天師墨竹木石
池塘春色　瑞老園為江叔志作

卷之四

五言古體

古意四首　除夕
苦寒　和經學送王儀伯還東
韻　題遊圖
送康里子淵右丞赴浙省
送胡允文楊彥夫趙彥直登第歸越
雨中謝王治書作松石見贈
苦雨呈治書　東坡遊赤壁圖
和王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過馮公嶺　愛松軒
遠碧樓　題王晉卿西園雅集圖
李成江山風雨圖　史顯甫右丞小車行春

圖　水木清華亭
王公儼少監雲松巢　九日會晉卿
客中各懷十首　蒼雪軒
留雲軒
卷之五
七言古體
牛馬行　夜雨思歸
雲松巢歌　遊道場進和東坡韻
溪月歌　贈韓明善
壽吳宗師七十　草廬圖
遼西李友行　高彥敬亂石奔流
曉綠堂　還家示親友
題敬叔所藏溪天馬蒲萄鏡
秦元之所藏墨梅　郭熙雪林晚霽
晉祖川移居圖　瑞柳歌
題張練師枯木竹石圖
哀太師　苦寒行
月食還西詩　東坡載酒堂
七十吟　贈寫真江鏡湖
春草曲　孝養歌示大兒

遊赤松　上都回
卷之六
歌行
松柏歲寒圖　辱臙脂井闌歌
清涼寺　梅花吟
續太古雪歌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周植府墨竹　黃河行
度外亭　苦熱行
青青柏　題治書所贈松柏石
和歐陽永叔韻　上京備石歌
灤河曲　再賦李陵臺
秋夜長　龍門行
空閨詞　三禽言
卷之七
五言律詩
春遊三首　秋夜旅懷
病中述懷　雨中臥病
再用韻答李仁伯　李息齋墨竹
送師古赴之杭　和許振古溪上晚晴
和古學兄秋日山行　對梅

挽皮吉叟教授
挽方存雅先生
宿元符宮呈王牧齋宗師
冷泉亭
次韻關鵰
次韵朱仲山
和道心桂山居
挽王雪溪二首
長至
春日言歸
哀李清臣侍御
寒食
過青州二首
李海務和御史韻
挽胡石塘二首
東昌道上
過淮安
始蘇書所見
挽劉師魯二首
道館夜雨
挽揭曼碩學士
春風軒二首
遂心堂
寫樂樓
春日即事
和王治書題幽居韻
營中述懷
挽袁伯長學士
送崔進齋
和王繼學二首
送方縣尹
挽宋正獻公二首
松菓
聚星圖
中秋寓傳舍
兩行山房
和治書題九成宮圖韻
和治書題驪山宮圖
笑聞亭
智者寺二老亭
端午謾題
挽許益之
題清白泉亭
除衛校
挽馬伯庸中丞
藏六處士
澤心齋
送曾止善
黃晉卿同遊靈隱
大駕還內
木尚書耆壽市居
和仲賓韻
雲州
李陵臺
過青州呈丁幼度御史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元會口號
天壽節和韻
上巳從康里子淵拜魯國文貞公墓
王氏德符堂
送余德揭南歸餘黃
和馬伯庸回知貢舉試院記事
杜清碧思學齋
送王治書分臺上都
開府大宗師張公遊仙詞五首
和治書寄吳真人韻
送王繼學江東廉使
蘇伯修滋溪書堂
送徐中孚祠武當歸桃源
次韻治書題九成宮圖
次韻治書題驪山宮圖

送周本心修撰祠嶽
送史正翁嘉興經歷　送王安道處州知事
送鄭彥禮同知　送盧樵宇真人歸江陵
萬安寺觀習儀　聽琴
王氏自得山居用陳衆仲韻
春闈對讀　和虞學士讀廷對策
奉祠三朝御容　題蘇郎中墓碑
南城試院和王子肅韻
試院和王文晉子肇僉院韻
試院和程摩甫韻　上京紀行再賦居庸關
龍門　濼陽七夕分韻青字
濼陽述懷　再用韻答虞學士
三用韻答吳宗師　四用韻贊虞公為宗師
壽看雲記　龍虎臺
題鄭義門　古老南歸
卷之九
七言律詩
送簡秋岩　和馬伯庸道宮夜坐
和趙秉彝夜坐見寄　次韻送彥常遊江心寺
敬亭春雨樓　坐邀山色軒
陪康使遊臨山亭　送蕭伯修分院上都
送李仲甫　送蘇伯修
送王君實　冬日書懷
秋月寒津　送周伯溫
王氏壽慶堂　太白樓
送袁慶遠　茶屋
又詠　留天師講雪堂應
賦喜白髮　歸來浸題
追和宋誠甫　壽吳宗師
又詠　宿智者草堂
送王溫夫宣城教授　濟州趾水
括蒼道中　送于壽道知婺源州
范文正公忠烈廟　嘉樹軒
送上官朱復祠嶽瀆名山
李氏遺經閣　寄陳玉林鍊師
和王君實題山韻　送謝堯章
涿州先生廟　送蘇伯修淮東廉使
夏天　高氏四景亭
兩竹山房　東平段千戶挽詩
寄題智樓閣　送太里蔣良軒赴闕

卷之十

七言律詩

中秋月　上享太廟禮成
送祈伯溫御史　梅所
再調編修　沙河舟中
過京口有懷先兄淮海山長
挽王繼學中丞二首　壽吳宗師
南郊大禮慶成　遊丁元善陽明樓
送高亞之廵檢　中秋宿中山值雨
和趙子期侍郎延春晚直韻
春閨簾外紀事　和萊敬常危太朴同遊
除夕偶成　寄題雪堂重建
赤松宮　智者寺
虎邱寺　送巙子山平章二首
始皇　長城公
明皇　子房
蓮花　七夕
寒食西湖上分韻　和方韶卿遊溫碧韻
和雷介軒對雨　禪悅庵
寒食雪寄雷介軒　和師古姪孫遊禪智寺
同李北竹遊西明巖　贈閑雲屋長老
寄濬主杜隱士　禹廟
水北山房　寄太里蔣良軒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蔣山　寄古學兄
金山寺　送張鵬飛僉事福建
次韻楊友直遊茅山　送趙伯升江東照磨
送鳳山講主歸天竺　古學兄自京口至
春雪　玉晨觀
虎邱寺　畫山水
和袁伯長韻送楊學伯庸赴上都四首
次韻楊友直偶作　和閒閒真人悼鶴
和道心姪還興　赴美花書院別親友
送孟仲禮赴察院　遊小赤壁
新試院　西山晚歸
訪孫幹卿州判　次侯良齋諸吉一律
名景樓　三月廿八日喜雨
讀大山集　和李息齋留別南歸
和張希孟學士拜命不赴四首

淮安忠武王祠
松竹軒
賀歐陽圭齋除翰林承旨
試院賀蔡士安韻
送王公儼代祠南鎮
告老得請留别諸公

卷之十二

五言排律

壽柳道傳博士廿韻
壽吳閑宗師
壽禹伯肅學士廿韻
和王治書題商學士山
水十韻
和治書春日臺中獨坐
十韻
送史東文助教祠西嶽
還家
胡安常侍郎父慶壽八
十
元夕王叅政席上賦翦
燈
壽虞伯生學士廿韻
劉仲彝御史考廉
送趙宗吉西祠隴蜀
胡母李孺人挽詩
新成八詠樓呈張叔甫
廉使
和趙可學御史試院紀
事十四韻
送袁雪樵河間治中
王致道母壽七十
遊赤松宮
酬和古律廿四韻

卷之十三

五言絶句

白雲
石鼓嶺
黄秋江耕釣山房十詠
希夷像
山水小畫五首
劉令像
子昂枯木竹石
秋晚小景
蘆雁四詠
新凉二首
勸兄弟十首
越上寶林寺八詠
除夕
大龍仁寺五詠
孔子泣麟圖
布袋和尚
雨水仙
畫虎二首
尖帽山
彈琴峽
仙人枕
白海
隱趣園八詠

附六言絶句

稱鍊師秋山小景二首
群魚戲蟹圖
虎溪三笑圖三首
北山不老泉

卷之十四

七言絶句

安山見王繼學侍御
商學士山水

蘇李話別圖、　羅稚川山水
戲詠鶴　桐江舟中
柯敬仲枯木竹石　登舟口號
用柳道傳韻題大王講主墨梅
贈懷空上人　草堂歸來圖
錢氏本感紫芝圖、　東坡書三馬贊真蹟
錢清道中　李息齋墨竹
戲作東門竹枝詞五首
贈元卿御史送米　得家書
送道士楊一可歸儒養母
墨蘭　畫猿
鑄橋樓　郭天錫山水
子昂秋岸牧牛圖　懷遠五首
謝錢士悅惠楮衾二首
鄭賀退赴南城試院三首
題七賢過寒林　值初度
盧溝南道上三首　上京紀行見玉泉山中
荷花　榆林
槍竿嶺二首　再賦李老谷
過相州　題望都鋪
灤陽雜詠十首、　偶題
宿牛群頭　御花園
看雲步虛詞壽吳宗師十首
柯敬仲竹石枯木　訪王用亨升居又題墨
梅

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題宋理宗御札賜王寔後二首
九日同晉卿携酒訪士悅二首
題秋果銀鼠卷　題蔡君謨家書二首
懷李亭　桐山張廟
春雨　和張殺大石司燕集
折枝來禽　聽松樓
江鄉捕魚圖　又詠
遊李氏園　湖山堂
六一泉　過瓜洲
羅稚川雪景　赤壁圖
又題　湖學戲與四首
戲呈黃晉卿博士　望仙都二首
過馮公嶺　又題馮公嶺

追和洞霄留題玄妙觀蕉池二首
車上　九日書寓居壁
又詠　鐵木送兒巫相斷碑石
二首　眉庵爲伯生賦三首
班姬題扇　徐孝子
鷺鷥野景　寒齋漫成二首
漫興　瓊花
題永州驛　題崔鷗龍岡家侍二首
南歸舟中雜興七首　初度口號
用王玉成韻題鮮于伯幾五群紀行詩二首
瓊花　題洋東徐原明前山水
圖

卷之十六

七言絕句

元旦即事二首　墨兩竹
寓舍偶題二首　宿南泰甫書齋二首
夏日寓僧房有感三首
正月三日王伸莊載酒同飲湖山堂二首
過陵州　初度遊西山
溪山過雨圖　暮春感懷
又題　初度偶題
良鄉道中　過涿州
水仙花　沃青閣
追和荊公留題龍泉二首
東湖十詠　子猷訪戴
雪聰墨蘭　古松
余葉山枯木　庚寅歲旦
陪趙州步二首

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月下曲　山行
過釣臺　山中寒食
聽雨　和靖墓
冷泉亭　泊桐江
禪悅庵　王孫毯二首
尋僧　鳳凰臺
畫馬　渡水羅漢
王陵母伏劍圖　貝丘老梅戲成一首
桂花　枯木
盤菊　畫馬

次韻書懷
春雨書懷二首
贈相士周可山
送周良臣補廣東憲史
題良道人房
發建康二首
寓居夏日二首
題黃清大秋江釣月圖
二首
都下春日即事十首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三
首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
詞十首
初度寓善照庵
幽風圖二首
花下口號
湖上
舊內白塔寺
九日感興二首
壽星寺
偶題
送祝丹陽鍊師祠武當
三首
和道心祖湖上三首
過常州
子昂畫馬
聞進士唱名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
二首
四月十九日恩榮賜宴
示兒
吉老
卷之十八
銘類
箴銘
忍銘
吞雲道院銘
義門銘
尚志齋銘
純一齋銘
聽竹軒銘
太一舟硯銘
筆銘
芳遠堂銘
省心齋銘
敬止齋銘
惟善銘
時思銘
虛齋銘
頌類
慶雲頌
傳類
大拙先生傳
附傳
純白先生自傳
桂坡李王恩先生期
順傳
慮侯遺愛傳
卷之十九
贊類
皇朝元會板位圖贊
真西山小像贊
張曼臣真贊
伏公哲真贊
古佛像贊
南極老人贊
伏公度山林小像贊
蕭鶴楚真贊
純白道人贊
達磨贊

如愚贊　劉峰法師真贊

古賢贊　東李李王愚期顒先

生贊

跋類

題黃清夫耕雲釣月圖

跋羅進士墓誌銘　跋王宗甫臥雲集

跋陳氏義庄記　題竹隱老人

跋余康訪所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碑銘類

重修雙林寺碑銘　達魯花赤亦璘真儒

林公去思碑銘

卷之二十

序類

玉海序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

門六觀圖序　吳氏譜牒序

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上京紀行詩序　胡氏族譜序

記類

古愚齋記　隱趣園記

木香亭記　宋氏世譜記

卷之二十一

附錄詩類

奉題雜興

王士熙　馬祖常　虞集

歐陽玄　貢奎　曹元用

謝端　段輔　李端

趙由辰　張起巖　周仁榮

湯彌昌　王肖翁　龔璛

劉沇　楊剛中　黃清

蘇天爵　胡彧　吳澄

柳貫　吳師道　王士熙

歐陽玄　馬祖常　王士點

王士然　宋訢　趙由辰

湯彌昌　龔璛　王肖翁

劉文　劉師魯　全壽祖

王思誠　王士點　吳全節

劉聞　楊維禎　歐陽玄

張起巖　許有壬　馮思溫

述律杰　蘇天爵　汪澤民

馮福可　于文傳　仇濟

劉尚質　呂世元　吳當
張翥　方道壑　班惟志
王士熙　陸宗亮　林奇
宋濂

卷之二十二

附錄文類

送胡古愚序　東陽許謙
胡太常甑山存稿序　晉安張呂革
題古愚詩集　草廬吳澄
贈胡古愚序後　柳貫
題上京紀行詩後　太原王守誠
題上京紀行詩後　東平王士熙
題上京紀行詩後　趙郡蘇天爵
題上京紀行詩後　南鄭王理
題上京紀行詩後　里生黃晉卿
題大拙先生傳後　門生王士熙
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旅
題大拙先生傳後　揭傒斯
題大拙先生傳後　東明李好文
題大拙先生傳後　趙郡蘇伯修
題大拙先生傳後　鄱陽周伯琦
題大拙先生傳後　同郡吳師道
題大拙先生傳後　太原王守誠
題太常胡先生隱趣圖　趙郡蘇天爵
跋古愚上京紀行詩　南陽字术魯翀
跋上京紀行詩　上艾呂思誠
跋上京紀行詩　莆田陳旅
跋上京紀行詩　宛平曹鑑
跋上京紀行詩　同郡吳師道
跋上京紀行詩　弘州王沂
跋上京紀行詩　揭傒斯
跋大拙先生傳　趙亨
跋大拙先生傳　江村錢良右
跋大拙先生傳　張雨
跋古愚升學祭器文　東郡李源道
跋升學祭器文　巴西鄧文原
跋胡古愚疊坡小錄　吳澄

附錄記類

胡氏贍族庄記　孫德之
送胡主簿詩序　同邑馬國華

◎附錄書

拜復博士相公　　宋濂

再拜狀上太常相公　　宋濂

拜復太常先生　　宋濂

純白齋類稿卷之一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江濵衎嚴 作 重編

八世孫 𫐐 同編

後學 杜儲 校正

◎古賦

西峴山賦 并序

西峴者東陽望山也稽縣誌前修詩雅之什頗多頃未有為之賦者望其下登義獻助探餘瞻有年伏居里下敢采其事以寫微意焉其詞曰

二儀之氣凝而為山陽鐘秀麗陰結嶮巇君尊者五嶽而天下之山皆臣屬雖小邦與下國亦必有望居其間是故天台雁蕩匡廬禹穴奧美一方千古誇詫世豈有實同而名異或形容之未至得不貽林間愧者乎粵稽東陽之壤穿肇建於孫吳西峴雄峙其南兮憑重鎮於邑都東峰崒然而對拱兮儼大賓之欲趨蔭嵐鴻洞疊巘崎嶇崇岡聚狀紛潤縈紆蜿然若積呼然若虛蜿然若動駭然若遁飛瀑出粗鳴箭喧呼深林茂篁蓊鬱蔽虧坡陀相屬連綿委蛇翔以畫溪表以石筍僂聯遥碧下瞰市井敷山巖巖雲洞隱隱前揖摘星之峰後控風門之嶺數百千仞莫測其高數十百里盤踞周遭攀緣登陟躋躐疲勞[illegible]蒼苔

之蒼石爭線路於偃蹇松風於絕壑驚飆天之海
壽白雲生於步屧丹霞拂於巾袍至若斷崖峭壁萬
木叢從凌霄翡翠曜蔥綠紛紅太空倏變幻施神功斷
虹殘照烟霧朦朧或青或紫若淡若濃怳惚異狀殊
爲觀窮爾乃秀於物則有靈藥芳茗珍蔬果木榛栗
鷺蹲黃精杞菊瓜勝東陵而妙天下烏獸連山而響
盈谷可釣可羅可茹可餌秀鍾於人則有名公巨卿
忠臣孝子文學英俊不可勝數元輿封藥為唐儒紳
二馮競爽高蹈韓門昭諫舊隱里治猶存李長斯許
正節忠魂又若南渡以從齊嵩馬孝宮獨於朝望尊
點里拔括名園偉業甲第曾幾何時荊榛滿地嗟夫
終南之居仕則佳矣莫逃捷徑之譏鍾阜之隱美則
美矣不免山靈之籍例故山之擬峴始立名以何微
稽故老之流傳本仲文之遺業彼晉氏之賊子豈華
公之擬稱惟載令之遺愛儼半宮之碑銘俾易之曰
載峴斯善惡之昭明慨茂陵之併作破千載之昏冥
有若空山石壁泉流琮琤非絲非竹節奏自成竊名
水樂一流注溪坡公寄詠高視古今又有龍湫碧澗
曰不老泉飲之不竭莫窮其源昔人之登臨者何限
其遺跡蕪沒於荒烟若唐宋名流之鐫刻亦皆蝕侵
土蝕而莫完矣孰與我居泉上而老焉乃為招隱之
歌曰振衣高岡兮水樂潺湲磐衮入海兮遺音空山
秋風樹樹兮桂可攀驂鸞騎鳳兮扣雲關招赤壁之
謫仙兮美明月以俱還又歌曰薇荒兮芝老四海清
兮起商皓蕙帳空兮曉寒樹蓊蓊兮雲漫漫嗟誰侶
猿鶴兮佩明月於空山

秀野園賦 并序

僕營小圃久矣頓以奔走南北遂就荒蕪丁巳秋
來歸日涉始一構茅亭今春草木生意藹然而僕
以病廢葉理嗟人事之易違悵園池之難就故為
賦以紀其實云

余竊夫古人之遊息兮擅山水之清佳築亭館以臨
水兮騁觴詠之逸豪羨一觴之不啻兮固性情之匪
異資心原之境净兮乃有得於其意娛思慮之所趨
兮與流俗而背馳既有意於菊蒔兮復寄興於園也
嘗引流而種樹兮始茅亭之云構觀江湖之放浪兮
至今十年其未就賦彭澤之歸兮尚松菊之如舊竹
瀟瀟而戛玉兮梧凜凜其歲寒憐太湖之蒼石兮奉
故人之破慳登野梅之浮香兮植少山之叢桂樹忘
憂之萱草兮藝盈畹之蘭蕙芳桃李之成蹊兮開步

陣之紅雲芙蓉艶之當晝兮水華浮而含睇伊四時
之花木兮聊封植其一二客與我而同遊兮惟飲酒
而琢句嗟數畝之閒壤兮任夫人之經營步石徑之
幽回兮與魚鳥以忘情從有臺之瑕峙兮環溪山之
秀麗可登覽以自娛兮吐胸中之奇氣揖秀野以為
名兮取獨樂之詩篇㞢專〻於學圃兮庶幾景仰夫
昔賢若有人而清嘯兮實同得於斯時杖履之往還
兮愜素居之牢落彼遺塵之名園兮在往昔其為窮
極努力之營造兮曾不一瞬而已空惟種德以貽根
兮穫文藝而培植散芳陰之義家兮綴累〻之佳實
遺清風於四里兮寄光景之留連諒出處之難必
兮樂吾生之餘年擷畦蔬以偕尊兮盖惟日而超
然

小赤壁賦 并序

延祐六年夏四月望後一夕宋氏子具舟邀子同
二三客遊于小赤壁之下明月既歸乃為之賦其
辭曰
小赤壁者盖美化溪山之勝處也其上則蒼崖巨石
其下寒泓瑩碧雲出而空變化莫測烟霞窅冥風月
無極數異草之茸〻蔭長松之落〻嬌老蛟之蜿〻
鳴幽禽之采〻蹲釣磯於中流隱丹竈於深穴遺蓬
鶴之清音留飲酥之巨跡故老相傳以為劉晨修煉
之室是盖異人之窟宅者矣繫後來之好事慕周郎
之赤壁慶風流之可追故小字之名錫胡縉雲之古
邑寔山水之奥區屬觀遊之清處多仙佛之所都直
蒼山之崔峯連石庫之膏腴維昔流風之未泯至今
冠帶兮子弟乃孟夏既望林巒蔚如爰有儒生具
舟邀胡子與客逍遥于其下浮雲既壞明月東升溯
行水上穆然而清爭影亂虛魚鳥不驚玻璃萬頃流
光熒〻於是舉酒相命客扣商聲而歌之歌曰周郎
兮功成山川鬱兮炳精英遮客兮興懷横大江兮擊
空明兮賦出兮洗千古水與月兮含餘情胡子乃扣
舷而和之曰劉郎兮登仙溪壑峭兮袖青寒英雄兮
安在邀高風兮山川閒同赤壁兮誰小大化白鶴兮
遲來遙歌罷而酣移舟碧潭我欲燃犀下照幽潛成
駁異之或過懼鬼物之弗堪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吾
聞峴首非高因羊公而始著山陰匪奇托右軍而永
磬嗟惟此山峻異何暨閩之中馳名世之難
遇彼何濟之俗書非老坡之妙語故山川之顯晦不
同與胡子忻然而笑曰客何知之晚也豈惟山川人

事固然世有乘時徼利而成名亦有刻志勵行而終蕪沒者矣倘是山之居適邑曽何患聲聞之不大出耶今我與子遊棄焉慮終夕酣笑徜徉於此惟其真興之是適豈虛名之足取况夫太平盛際又得方興窮書林之閟邃肆藝苑之恐陵嗽芳潤而養浩將待實而揚庭期樹武於先達庶無愧於山靈

秋堂賦

有美君子築室兮秋左右書史於焉藏修翰墨之美兮不俗不陋軒窻之曠兮既固既周豈尚友於千載匪專美於一卯方其殘暑未退火雲在霄忽中夜之送溫闓六合之新寒奐氣浮於几榻商聲振乎枝條或搴裳而桂芬發祇詠於風騷爾乃金井寒兮疎桐盡蘭香兮桂樹室幽幽兮蟲鳴窻間間兮蟋吐水鏡淨兮參收百草衰兮墜露於是主人命童奴卻桃笙延毛穎邀陶泓修臨池之故事覽逸興之橫生挽倚梧之玄象肖名名之瑰形琴七絃兮古操酒一瓢兮閑情客或過而笑曰異哉主人之宇夫堂也其將與呂黎公之短樂乎其將賦歐陽子之秋聲乎吾嘗北走燕趙東過齊魯而南遊吳越矣知秋之為狀者宜莫余若也嘗試為主人言之主人亦嘗試聽之其氣至清其容至明人稟之而神秀物受之而形成是益收而儀之妙運而擅一元之利貞者也若夫洞庭兮波生吳江兮楓落夜雨兮孤舟殘陽兮高閣天空兮凌厲鴻飛兮寥廓悵久別之音稀悄山川之非昨歎客子之無依感騷人之有作人脈稜出兮宮樹曉角兮鳴兮少婦陰泣蘓笥之缺月悲出塞之胡琴屬利官之進用雖豈盡而驚心復有離家千里去國十年杯殘炙冷衣弊履穿慨功名之未就傷歲月其既弦悵還鄉之已久望君門兮九天其或隨時見幾守道知足思千里之蓴鱸懷三徑之松菊駕西風而言歸蓋超乎榮辱者也是可以知江湖之秋矣若斯堂之秋則又有說焉今夫人生千載之下而知千載之上者莫倘於書一身秩米之微而參天地之大者莫貴於儒方庭戶之清肅宜簡編之卷舒覽萬物之成遂參萬像之蕭瑟觀聖人之筆削示嚴威於亘古窮則秋歸於一堂達則秋行於天下方今郡國貢與斯文增重凡含毫持牘之士孰不自陳而願用剔卓犖之奇才今切獨悲此蕭索吾恐將有事於四方兮又焉能專秋堂之獨樂也主人矍然謝曰子姑置四方之事吾將與子逍遙於斯堂之上以游乎顥氣之始勿

敗任致客曰唯唯

圍棋賦

閒居遣意惟棋甚美予圖局方法乎天地分黑白之兩奩妙動靜而為智斯乃神仙之用心蓋亦聖賢之游藝若夫剥々啄々丁々寂無人語惟聞子聲潛斡化機於經國默運方略於制兵初碁落以布勢漸縱橫而見形察形勢之向背識去就之重輕領雁行之斷續審象眼之虛實守邊角之無虞憂腹心之有疾將欲取而與之勿貪得而固必至於一著爭先詎宜安下觀勝負之善否係收數之多寡始自固以從人貴知權而御詐從明隙之造次緣要害而堅賤若臨敵以見幾寓千變而萬化籍前古之戰爭殊可明於鑑戒嘗試評其一二良以小而喻大或恃强而致敗或僥倖而有成覆苻堅之百萬天陰相大衛青或用奇而不濟或得志而橫行師蜀道之再出火赤壁而飛英或詭計以設陰或乘危而制勝結樹下之壓滑巖背水之號令或百勝而一敗或屢危而僅存聞楚歌之四面成劉備之三分或輕齎而深入或重圍之無援傷覆車之李陵慨忠烈之巡遠或孤城之堅守或長驅而席卷猶即墨之不下平六國而制郡縣諒深謀之莫盡知雅度之難能喜成功而折屐臨死生而不驚復有勢均力敵無間彼此何厭何戚不生不死兩忘所爭揖讓是似至若花陰兮深院竹色兮虛庭青燈兮夜雨暖日兮窗明敵手相逢時對一枰高懷逸韻實倍常情敏隨機而應變非吾心而勢思驚敗免於楚女笑虎穴之得子爾乃固深根於商嶺寄白日於柯邊勝悄然而敗亦喜庶足以頤神而保年

純白齋類稿卷之一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五言古體

京華雜興詩二十首有引

余待選吏部留不能歸塵衣垢面憧憧往來蓋亦莫自知也於是以日所聞所見感觸於中者輒形為詩五言五韻凡二十章題之曰京華雜興詩率然而作曾無呂律之次譬如候蟲之鳴不能自已姑亦偶寓其一二微意焉他日南歸將以誇示田夫野老俾略知京華之風景爾

其一

朔方古燕國今為帝王都建元大一統萬世承丕基聲教日以遠巨鹿昔所無梯航極山海寶玉琛貢輸冠裳集蕃異親見王會圖

其二

通門十有二萬雉雄都城崇天壯宮闕朝賀臨大明禮樂參今古郊廟薦德馨中書總庶務比屋皆公卿時有能賦者揚揚頌休聲

其三

兩院最文館優游玉堂仙扶杖會朝議秉筆光史筵辟雍訓胄子濟濟登才賢人時正璿象星合儀渾天東觀圖書府圭璧何爛然

其四

聖心資啟沃曠典開經筵大臣領其職諸儒進講篇講威堯舜道庶使皇風宣恭惟帝王學纘統垂萬千方將耀稽古寵遇光屢遷

其五

漕渠越千古海運連萬艘百靈咸受職長風駕洪流都城仰成給日糴太倉籌本根貴儲蓄經費無冗浮巍巍廟堂上必先天下憂

其六

嗟彼西方教崇盛何煒煌至尊猶弟子奴隸視侯王禪衣爛雲錦走馬趨明光民賦耗太牢永言奉祈禳寂寂東家老絃歌守其常

其七

京師聚人物可足廣見聞經術宗濂洛詞章軼卿雲致理三代上漢唐何足云銓衡有定法利害無深文端能守官箴豈羞獻曝芹

其八

峩峩十石鼓列置太學隱懸　韓公志厥今乃見之

文明日以盛好古如渴饑千載一俯仰陳迹何容窺
荒城長春草萋萋金臺基

其九

翠華懸民望時暑將北巡牛羊及騾馬日過千百群
廬巖周宿衛萬騎若屯雲氊房貯名花王食羅鍾羣
珍纓飾說象鈴韻遥相聞

其十

水深土良厚物產宜碩豐禾粟既負實棗梨絢秋紅
槐陰蔽門巷喬木多古風廣收壓運輅皮羽卸山崇
一葦可萬里河流誠會通

其十一

君子貴名爵藏器俟時難迍每由道晚成寧覺遲
豈無英俊士流落日以卑亦有庸瑣才附驥千里馳
何用多感慨古人亦如斯

其十二

天衢闢寬廣凡軌可並馳晴雷霆奔如輕蓋常拔拔
長風一飄蕩塵波滾大飛憧憧有去相留留無素衣
亦擬頌功德何如歌式微

其十三

修綆汲渫井劬勞出甘泉皮服禦寒冽土床暖冬眠

寓客延歲月區區計匪還都城百萬戶轂車日喧闐
洪鍾發最省達者斯歸全

其十四

久安誠富庶豪華恣奢侈坊飾文綉酒舘書填金
市中商賈集萬貨列名璞馳驛貴遊子車塵如海深
翩翩江南士駭目還驚心

其十五

富饌有兼肉貧衣無完襟欣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
負戴日呼叫百種關異音爲流爭決拾曝藏比乾薪
苦樂誠習慣貧富何由均

其十六

北風吹海子皺痕成堅冰中、疑收鑿往來堪騎乘
春陽一以轉凍解聞裂聲依然橋堤柳綠波映人明
彷彿江南岸遊冶多欽情

其十七

一自書雲後家家成蟄居塞向紙爲戶啟閉猶卷舒
風塵不敢入盎然春意如石火永終日飲食與之俱
標圖計陽盡九九寒消除

其十八

我來寓京邑興懷舊遊遨春風有遺恨不見玄都桃

世事若雲變幻茲居市朝物理忌滿盈榮華易蕭條
布衣挹玉堂華美富錦袍

其十九

好名與好利清濁無異宜譬如尚經術以及工文辭
同此慕光顯胡爲分等衰擾攘終南徑遐矣西山薇
車馬紅塵際滔滔良可悲

其二十

世治化由北風氣今咸通生長太平日千載能幾逢
又幸冠童前又思發泉蒙微吟識百一治大能何窮
他年老田野尚想京華風

上京紀行詩七首

同呂仲實宿城外早行

我行得良友夜宿建德門晨征帶殘雨華星坂雲陰
局促乘款馬沿途共笑言兩京隔千里氣候殊寒暄
舉利相尚思山川發雄文平生所未到危巢敢辭煩
悅予雁啓麥亦復隨雲歸歷歷紀瑰偉一見勝百聞
益遊情風慮度用歸田園

昌平

經過昌平縣賈誼劉子卿當時直言策至今有耿光
功名真瑣瑣氣節横八荒斯人寧復見閲世徒慷慨

泰和表諫議化俗崇賢良賤臣偶司里遺戛亦難
志蔽程惻稽綫古跡嗟莫詳揮鞭事前邁居庸翠蒼
蒼

居庸關

居庸古關塞我老今見之天險限南北亂石如城隍
朝光映蒼翠征袖涼颸颸澗谷四十里崖巒爭獻奇
禽鳥鳴相和草木蔚華滋佛廬架巖上飛泉傾清池
民居雜棋布樓碓臨山陂清幽入行李緩策遠忘疲
黃屋年年度深仁喜戮黎從官多名卿山石偏題詩
但余備史屬樊然悅文辭割茲中興運歌誦職所宜
皇靈符厚德豈日恃險巇

懷來道中 一

百千畿一馬日行百餘里未明即戒途將中輟至止
人困馬思臥馬疲徒困篋驅馳失情性老病侵髮齒
可憐翰林客豈知困如是征行古關塞形勝那盡紀
荒落久寧靜富庶或成市清晨過懷來少草風烟
美想當用武時滿野控弓矢白塔遠招人揮鞭渡
流水

李老谷

人言桑乾北六月少炎熱我行李老谷流汗還病暍

疲馬鞭不進況復啜車轍翠巖石幽幽久晴淵水
竭牛羊放山椒穿廬補林缺投宿山店小子規夜
啼血剛歸空有懷閒之愧剛決頓方上濼陽玉堂
看秋月更聞不成寐聲、山竹裂衣期是明年春相
聞在吳越

赤城

山石似丹壘赤城因得名土異產寶瑞永宜奉天明
市屋集商賈有驛通上京闐熱此經過忽香風雨生
平原走潢潦河流浩新聲斯須即閃霽蝶爛雲霞橫

鰲峰

乾坤氣磅礴山石鍾奇形鰲峰標故足混秀何亭亭
勢欲負厚地岌若有戾處一峰更旁聳玲瓏穴屋明
青膚紫白陣微扣宜金聲中函太湖心現偉異上京
想當初鑿時山鬼应以驚置之玉堂前幾閱歲卅登
年來對閒老峨峨眼中青雨漬生古色月寒見霜
棱摩掌助文思一揮九制成諒勿夏豪奪長茲托
佳名

春日言懷

春寒不見花陰陰生畫暝凭几厚書閒神清一甌茗
時光忽川逝撫卷發深省更齊與孟昭俱得千載承

借問超榮名何如事幽屏偶起看歸雲鳥啼山自靜

落葉吟

一葉飛秋空萬物無好容千葉萬葉飛避子處如傾
涼風朝暮吹蹤跡無定時高枝漸稀少何處夜棲烏

湖上雜集

風吹翠篠長雨過黃梅熟歲時屬清和湖上催草木
水寬納空明山淨呈新綠張筵備鷄魚盡日醉醍醐
剝談幽鳥鶯妙語高僧伏酒酣學楚狂起舞歌鄒蜀
山水趣不同所得皆自足困眠待落花洗醉汲寒玉
居然雜紛華一笑謝羈束明朝還獨來白雲滿空
谷

發婺州

扁舟發僾決春流浩如瀉轉岸失孤城欹枕蘭江下
江雲日千變花雨一時灑翩然午夢回篷低對老晁
不眠悟清景風檣疾於馬快哉千里心誰是同懷者

和桂坡李宅仁甫山園八咏并小序

僕歸自京師偃卧空山人事殆絕李宅仁甫寄示
山園八詠句清景勝樂意趨然高蹈之風蓋可仰
也輒次嚴韵以謝殊愧不工胡助再拜

草堂春意

靈雨從東來積潤青苔石池塘夢初覺春草連竹
色臺上書帶長臺陰土花碧乾坤總生意幽人詎
當識

竹逕秋聲

一逕入修竹清風在其間主人時得句擊節書琅玕，
翩、清飈尾嚴、群仙環珮聲忽吹散日暮碧雲寒

水壺避暑

清景似冰壺葛衣風露入六月不知暑翠筠森玉立
晨席留長忘歌呼羽觴急探韻及冥搜醉墨題偏湿

雲嶠尋春、

昨夜飛天花南山白皚、杖徑迷行跡歷折隈尋梅
乾坤有春意先向南枝迴從此森羽息日、穿屐來

石壇夜月

明月懸中天萬古秋骨冷石壇一片雲桂魄流清炯
良夜寂無聲露坐不知承想見蓬仙人金樽長對影

花嶂夕陽

名花植無數嶂有西蜀風一笑却嫣然螢光泛千重
日承春睡足錦障映深叢絕勝華堂上夜燒銀燭紅

翠屏薇露

葺芳以為屏叢萼敷翠色微露綴明珠香風並自滴

朝來盈錦袍持杯聚靈液止得慰文園怡神躋壽域

土銼茶烟

東作採新茗最宜櫻筍廚土銼烹石泉詩腸天雲腴
輕烟避孤鶴花暗修竹陳依稀觀處士寫作山居圖

紙白齋類稿卷之二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三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五言古體

黄樓懷古三首

我懷蘇子瞻昔年守彭城河決勢方横四面如海
平晝夜具畚鍤室鏬方墊傾斯民免爲魚安帖無
宸驚水退安敢逸相方益經營曰土能勝水築樓以
黄名至今受其賜燕樂清風生君看子由賦千載有
餘情

我懷蘇子由當宿逍遥堂中夜聽風雨對牀如故
鄉平生及手樂江海真難志臨分出苦語愛篤情
婉傷長公不忍讀傳然檻中賜人豈無兄弟誰共千
載先當時此盤薄德星聚煌煌坐中老文學里人陳
履常

我懷陳履常向來有斯人分然修苦節寧畏巫相
嗔文章提一律閣筆黄樓賓送遠曠官守不自知
已愚正字未溫飽忍凍甘死貧彭城古形勝英雄昔
成羣勳業亦何有青史不滿嘲俯仰三嘆息浩浩黄
河奔

分義田詩

昔我先君子好義希范公買田踰千畝庶族若萬鍾
老幼無凍餒衣冠樂時雍聲名鄉黨振碑碣文辭豐
庶幾合同姓風俗由茲隆立規具始列繼志期無窮
海皮忽青覆世運迴不同貪汙成一律教化爲紙崇
利私紛擾擾賦役遑恩敘遂令吾族子操觚常蒔容
嗟我生之晚艱難遇相逢甚欲圖永久獨立夫誰從
抉私出千變屈曲心扣運勢極事會謬力弱任匪克
復此還吉宰會酷肆彼此貿貿下建給備自日以
寄聲如何决横莫障狂流東又似折殺木析盡內
交攻後生靡從學于弟多頑童勤勞復誰恤怨謗方
忡忡斟能辨名分移暮性早恭晉兩若盟旅覓趾填
心物紫我萬里足但蹇禍霊松安得除戶蒔患好思
其終探凡議分畝肥瘠均上中計丁謝庸逐老力歸
耕備無已出下莢有此蘭亦功令田念廢始起廢疇
爲雄業散私仍在苟覺遺直貴農皆不滿欲驚說欺
盲聾錦延五紀過後爾一朝空禍福塞翁馬亡得楚
人弓寧不念爾祖壞者非吾宗作詩志慚愧翰獻觀
民風

寄柳道傳十首

柳子吾畏友夙昔聽遠志稽古超俗流措心參浩

氣翔集得時中師資致身貴碌碌嗟不才釣竿老
清渭
太學得名師光從騰薊北晨入論諸生諒非謀能
食聲華映朝紳文字垂金石永懷勞蓍蔡安得生
羽翼
憶昨都門別斗柄六移春還家如坐井俯首混俗
塵溝壑要不免無乃甘賤貧時時登隴畝悵望玉
堂人
雲仍魯柳下大雅呂謂賢温粹懷美璞聖道知有
傳史碭冠東閣歲當宮九遷寧念寒鄉舌相望隔
還天
殘暑忽已退秋風入庭樹有客北首轅回之萬之
素廣厦談道餘齋疑處新句幾度雁南來如何無
一字
京師聚時彥才美君特雙文章持憲律風昔受
我降毫端扶風雨快意驅濤江固宜煥王度衣錦
榮鄉邦
博士職訓詁歌頌宣王風周南方願學老我浙水
東切磋無益友媢嫉命之窮用儒臻至治耕釣萬
山中

秋秋抱空懷蒼顏非昔日雲泥異升沉歲月驚
飄忽學有始登進斯文何炳蔚要當配韓公經濟
由此出
舊遊憶京國故人多要路金石心不移推轂寧幾
遇讀書窗戶涼朱墨研秋露何期共言笑復恐違
哀暮
文明近日月清夢時見君室無扁士銜領我耳不
聞野性在卿壑麋鹿真同群道遠何所寄不堪持
白雲

送永康縣尹范成父

縣宰登庸式化行若郵傳近民在乎易尚德還古先
花溪范令尹善政居八年庭空長秋草野闢桂春
烟黔首自安業窮山何晏然勸封亦欣慕鋤借無
田緣緣名屬久任活民早紐躐代明曾幾見皆人
美難專吾宗老大學秉筆不苟贊候去方顯遺遺
愛青瑤鶴

題熊仲岳鍊師雲巢

仙人好棲居故以雲為巢雲行無定止其巢亦飄颻
山中不肯住天上恣翱翔從龍氣烟熅閶闔青林阜
終秋載笙鶴歸去嘗蟠桃

孝思堂

純孝心永慕作堂以思親萊衣在匿筍手澤時自陳哀哉蓼莪篇一誦一沾巾蓁蓁庭前棗沉沉冰下鱗長號攀松栢睹彼原草春

喜雨

熱極勢何往屬茲近秋期大雲一以洗甘雨來如馳人心豈不然萬物皆洩洩連朝成雲霧小坐落花垂寬我園中蔬青青秀而芝蓋泉有常理質病何足悲明明應一爵參筝憂天下識新涼入坐白雨復吟吾詩

饑嘆

清節饑夫時扣門乞米令我公拙生事乞來亦論豈古人貴無餘有無所適記世尚矜偽我謂從往直我今坐旅舍官寒不援扉冬去燕之南春向薊之北及此來如珠囊空無可羅借日嘗一炊微俸久未得詛敢求諸人愧乏古之德懂懷生想尤恐饑長太息思昔同寮友飛騰多許文字領個縣峰曲江水憐我聞有知心者虛談諒何益

送從上人歸越

上人越中舊風昔參黃梅諸方證有道一念踰五臺幾回到京國說法金鑾開道近慈談辯從容笑遣陪雲山曉飛錫月波夜浮杯去來本無迹俗子徒驚猜物我俱幻化乾坤猿狖摩泥照蜀水真性何適哉卻懷舊所棲千峰碧崔嵬歸見雙歷士無一日坐莓苔

賦楚道送蕭存道元帥

漢武開楚道要南此初程迢迢蜀山碧甚甚瀘水清緬懷諸葛公深入揚威靈嗟彼古戎仆東藝爾性情世皇闢土宇六詔通上京迥來或梗化凱歌旋復平有美述律候將業文武并論功擢元帥增秩萬里榮威德風所著楚人遠道迎益務懷遠畧永言垂令名

嚴氏高遠堂

釣臺嚴先生濯足桐江流客星動光采一竿老羊裘高節世所仰以氏名其州賢者必有後不在公與侯雲仍歷千載隱居僅林邱築堂志高遠祖風益以修登覽物色佳白雲為我留群岫列蒼蒼逝波去悠悠借問臺高幾家能在不答未勿笑語忍鶯沙上鷗

題危太朴雲林隱居圖

窈窕雲林麓青峰三十六飛鳥度南澗流泉出空谷柴扉守猿鶴苔徑入花竹草堂讀書處中有人如玉神閒自蕭散山靜更幽獨盤薄意不盡長歌招隱曲

皆山樓

高居结重屋四面皆青山秀色滿虛檻爽氣浮危欄讀書靜相對不厭放日觀大峰似君子小巒如侍僕羣巒見頭角起伏猶龍鸞朝暮呈百態空霏翠空寒夜猿叫寂々春鳥鳴關々連岡紫芝老幾樹松花殘掩卷或休息曲肱聽屏後明月來席上白雲宿簷端勝處惟自得世塵那可干長歌招隱曲窮年以盤桓

柏友亭

新樹庭前柏中含千歲姿蒼々春不榮落々冬乃奇吾聞蜀相廟上有青銅枝君應得其種故能植於斯敬之若畏友諸葛真吾師

中秋月下小酌

中秋好明月萬里天無雲手看白玉盤清光滿乾坤京華有佳客對之酒一樽今月即古月今人非古人百年幾迴見但悲華髮新我雖不解飲小酌意自真舉杯吸風露肝膈成冰輪出語驚流俗一洗萬古塵

宿定興有感

清晨發保定風雨何淒々亭午到白塔晴曦曉秋泥一飯更馬去擇地穿荒蹊據鞍時做兀坡坂高復低前宿定興館解裝日云西昔過踰一紀悵然尋舊題世途諒多險人事那能齊老我此行畢歸與北山棲

春闈對諸夜坐諸公

南宮試多士作豈歲在酉積雪勝冬寒時維仲春首京甸供給繁儀曹文物卑燈火夜堂深王公鉅材睨朱衣道時點大門榜懸久王司有歐陽問識一蘇不義、雙穿羅氣去擇星斗廣外多英俊饒會獨泉朽斯文安敢與所思在守官等知當此職再見十年後風藻宮燭短詞誦不停口吻燥氣雲腴啜花甜醇酎疲倦閒少休連牀對佳友詳質致平治化俗歸仁厚上林春色濃醉眼見郊藪明朝開鎖院騎馬看花柳

拔實老卿盤寫四詠軒

紅藥春風

霞影翻階砌紅芳表餘春向未立蘭省持贈思美
人緣筆發脈詠和風歆醲畫苑然詞得姿歲晏承
華勖

蒼松皓月

明月出東城光照蒼松頂水雪入懷抱軒窗散清
影老龍吟瑟々鱗珠光炯々奈此良夜何徘徊衣
袂冷

怪石牌雲

巖々太古色炭岫嶽林雲霈顯其膚勢凌霄漢
上千年軋蘇文叢藉若可訪注目欲拜之實維丈
人行

綠筠擎雪

瓊英湿翠袖珠璣綴琅玕瑟瑟落飛屑離儀鳴珊
珊此君有高節正爾逢歲寒五音清人耳朝々報
平安

賦青門送李侍御惟中

緇衣謫仙人再見西入秦春日長安道驅車過青門
觀風省民俗慨然一咨詢東陵久冷寂廢地起寒雲
故侯尚安在惟有令名存

溪橋行客圖

拈提屏塵跡茵花蒼山根樛木覆寒澗小橋通
遠村泉石多古意幽期誰與論野老抱琴去知不造
王門

天師墨竹木石

清心無塵雜仙意獨已妙娟々歲寒姿兀々貞靜
貌不負中山期永諧世外好雲會何處來日有佳
音報

池臺春色

春到人間世青紅紛可喜誰知化工妙乃寓毫素
裏花柳始妍媸池臺更清美豫上綠綺琴洗々彈
流水

堪老圃為江叔志作

先生江左望實惟龍溪後壯歲擢高科大名聞宇宙
從容佐州府善政在人口屢空吳郡獄一麾出究守
衣冠化魯儒文獻徵曲阜前史乜宜修汗青書大手
平生春秋學工色班馬右清白楊祖風筆削垂不朽
仕宦三十載榮華亦何有歸來負郭居種樹樊吾圃
但令粗有蓄寧計生理厚世事老不堪園亭堪老叟
鳩杖一幅巾適意看花柳臨流或舒嘯孫子導前走
秋風擷晚菘春雨剪新韭宛々飲溪水釀之可為酒

翩翩敬亭雲招之可為友飲酒對雲山先生壽固久

純白齋類稿卷之三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四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五言古體

古意四首

聖世白麟見明庭丹鳳遊仁風被草木春陽照巖幽氣應自足致光輝非所求如何受泉泣一息三千秋山梁貴翔集百鳥方啾啾

伯樂固知馬子期固知琴價重留一盼所貴在賞音逸足老伏櫪絃絕無回人心驥黃匪求外莊作變下沉抱才感知遇一軌全古今

蒼蒼松與柏清陰庇夏炎烟凝兔絲碧露滋茯苓香高枝業老鶴深葉棲鳳凰固知抱貞節不競桃李陽大哉棟梁具歲晚凌風霜

翩翩山中雲溜溜淵下泉無心出幽谷明鑑澄深淵一朝逐風來人世恣憂煎雲去成甘霖泉流潤稿田豈曰事閒適端能致豐年

除夕

翩翩江南客復此還除夕九衢正紛華節物競春色爆竹聲轟轟瞻見貂蟬易千官習元會金紫光奕奕而我獨何為寒齋守岑寂有家去如遺豈不懷休息

孤燈耿殘夜危坐撫歷席萬事窮則通明朝看新
曆

送康里子淵右丞赴浙省三首

恭惟行中書江浙實云盛天子惠東南遴賢付政柄
公真廊廟具立朝色愈正丞轄固優遊百司嚴法令
小試作霖手大慰蘇民病行々諒勿遲私為擲邦
慶
錢塘古都會山水清且妍出牧藩屏寄光華映貂蟬
西湖了官事冠蓋傾群賢登臨望吳越酌彼六一泉
秋風怒潮生忠烈猶赫然懸知發雄抱勳業無窮
年
笛響遠莂邁成行江海秋平生同孔學偉哉少共
儔方喜瞻衣舄忽茲成别愁落々門下士終歲將
淹留何如理歸棹尚及從公遊復恐非久外起作
商聲謳

送胡允文楊康夫趙彥直登第歸越

秋闈橫江來越上得三士吾宗及楊趙咲翻鵰雁似
最志俱妙年英華振頹靡淵源春秋學同究甯王旨
明年試南宮勢若躡足峙桃花春浪高禹門同上矣
文鸞大宋伯榮封聖天子乃知寧楊手賞勇更奇偉
天門黃金榜觀者實填委四方已傳說他群固無如
而我客京師目擊此盛美敝廬隣越山殊重鄉邦喜
三子時見過連璧照書几遊林藪酣羅官拜君恩侈
朝紳多贈言初歸成行李袍笏光參差娛親耀閭里
一縮會稽章參軍錄城市一宰天台縣絃歌好山
水一佐海上州寶陀攬瑰詭國家重發科羅才資
治理圖報在忠貞豈曰榮一己劉膺民社寄責效
從此始行々慎勿遲卻近喧老雅鄙候宴高閣蓮
葉翠如洗

雨中謝王治書作松石見贈

秋雨入窗來忽見無聲詩筆端小嶂嶸巖々蒼髯姿
下有伏龜苓上有巢鶴枝清風古君子寫此胸中奇
咫尺千仞勢歲晚相娛嬉愧賠知己贈永與白雲
期

苦雨呈治書

風雨晝如晦淒々滅高林天街似銀河盈々秋水深
人為良病涉舟楫固可尋屋漏牆頹盡蛙生竈已沉
城東念歸客獨作錢翁吟

東坡遊赤壁圖

赤壁忽在眼畫史非常流彷彿武昌岸山川鬱相繆

英雄捏三國謾說曹與周何如東坡老獨駕一葉舟
良宵天宇靜乘興同客遊風有水無波月出東山頭
空明凌萬頃白露沐新秋飄然若遺世從是登瀛州
擧杯笑相屬此樂未易酬洞簫娛餘韻江蛟舞幽
風月亦何限適意唯所求遊者同如斯妙理無停留
借問坐中客頗識此理否酒醒作新賦一洗萬古
愁

和黃晋卿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山中念昔遊曾借僧房宿靈殿洗幽耳孤燈懸佛座
晨興訪隱者杖屨沿澗曲

草堂

上方極清邃人世有此景水木固無比脩然吟骨冷
澗谷雲窈深何止三萬頃

三洞

洞府縣珠泉山木舞蛟草遊屐印蒼苔來往窺神秘
凡骨諒難仙山中空久歷

庚田

雲深山寺幽樹石盡蒼古行行穿蒙密衣濕松上雨
俗駕寧少留清景忌多取

寶峰

春陰雨時作山險多沮洳魚遊一泓泉藤絡千年樹
偶此會禪心坐久不能去

潜巖

蕙帳生春寒幽棲擅靈巖巖何有長松時見晴靈落
懷古心鬱紆清風散寥漠

山橋

書堂翳光橋石磴攀躋上陰崖少行蹤空谷聞雉雊
勿謂古人遠千載有同賞

寶石

北山後來雨春泉流滿路招提水石會憶我曾遊處
老衲不出山長年臥雲霧

過馮公嶺

嵯峨馮公嶺一上數十里時秋宿雨餘林壑風日美
屈曲屢登危平夷少休止山田如蟻垤縱橫翠微裏
層岡半天上絕澗深井底驛道通顛勇動亭雲表峙
斷崖懸茆屋老樹結青杻安知無隱淪白首招不起
過客戀清勝居人厭遐詭遲遲利名心憧憧來未
已

愛松軒

禪宮在空谷而有高僧居平生最所愛長松三兩林
一樹更古怪屹立當前除蒼髯似膏沐朝旭霧靄蘇
滿地布雲影微風奏笙竽喚醒卯巖夢好尚隱者如
陰移石橋畔流水清可娛箕坐其下自讀貝葉書
夜久明月出老龍吐驪珠尚想陶弘景與之談玄
虛

遠碧樓

覘山入樓碧象散爛成堆南牕不受暑長晝薰風
來坐臥有佳趣心清纖塵埃飛翔萬草原欲下吳
年臺真氣方掛𥧍白雲度崔嵬結廬傍城市況此山
林材日汲龍井泉烹茶當啣杯閉門讀書史他年可
徘徊

題黃〔王〕晉卿西園雅集圖

汴京文物盛想見元祐時迟掃開西園勝事春遲遲
如何貴公子雅有書畫癖休暇足當散摩賢會斯
園紅芽深竹幽花倩清也澹若忘世念稍覺山林姿
堂堂眉山公翰墨何淋漓詞源倒三峽旁觀但嗟咨
從容韻翁老綫帶相追隨或振策凝望或負杖委蛇
松陰羅古器時復斟酌之微升坐晚涼得句輒以寄
道人方摘阮淮海音獨知石屏峭崖立揮毫者為誰
豫章學空寂危𥫱方外師茶烟落花畔禪榻鬢成
絲倘徉各有適遣物非吾私疏籬蠟藪理浩然無
所疑龍眠精繪事展卷有餘思我已後諸公一歎題
此詩

李成江山風雨圖

李成善山水神妙詣其極想當盤礡時天地俱動色
急揮不停手工與造化敵九天風雨來千峰雲樹黑
老樹吹欲倒前村已相失勢若萬馬奔林濤元氣湮
草堂茅盡捲詩老四壁立但聞溪上聲那見林間翼
片帆欲何往檣蔦正危急誰臥百尺樓奇觀不下席
豈無隱居者怕憂沒釣石亦有山寺僧沾濕出禪寂
無窮眺幽險千里歸咫尺吁嗟畫中見長年愧行
役

史顯甫左丞小車行春圖

遠山秀如黛朝來雨初晴平原既膏沐桃李亦已榮
春風足行樂禽鳥方和鳴有懷杜陵興果杜尋舊盟
散蕊雜山野提攜便玉瓶雙足程廊廟具惱中一身輕
小車過花間隱隱疑有聲兒童撰杖履老父相邀迎
班荊坐林麓香醪時一傾勝處即小畱望遠聰慢明
廓然天地大遠見萬物情

水木清華亭二首

高人種松杜結屋居其間蒼苔無轍迹流水自屏處
高樹棲青鳥幽池眠白鷗有時換絲桐有時持釣竿
暮看林月上朝與野雲閑豈無經世心白首不出
山
微風行水面初旭散林影。潛水益深鳥弄林逾
靜鳥悅清華山人心悟領嗟彼高蓋變何如事幽屏
採藥春雲煖歸担烟足暝庭草日日積柴門無遺蹟

王公儀少監雲松巢

鬆鬆滴仙氣神交契杳冥承披承明直篤言卜林坰
廬山晚看瀑洞庭暮揚舲雲來衣松白雲去長松青
結巢雲松間服食千歲苓眼高空四海澹泊遺世情
月出激寒瀨嘯詩走山精

九日會晉卿同卿友小飲既而往飲晉卿所

住節菊屋擲黃花開滿枝約我鄉中友專言飲一卮
亦有西江客邂逅叫㗸期小窓媚秋色獻酬蔡可持
醉來興未已借馬與北馳從容博士席盤饌羅珍奇
采石風味高笑談益淋漓西望撥白髮青山淡斜暉
出門日云夕微月光在衣酩酊復酩酊相携徒步歸

客居冬懷十首

冬日莫鎮短幽懷無限明兀坐觀古書翛然遺世情
好句有時得興來自天成
好官貴盛年好人貴晚節六十白頭翁歸懷胡不切
世道苦迫隘我心良直截
金精苦已極寒覺微廿四叅生宜飲醇竟日以空壁
消鑠需陽動地爐盡寒灰
大風連日夕萬樹吹盡禿前塵似揚灰後塵如轉軸
吁嗟形勢途正是馬足
清晨門未啟野衲來試經須臾童子集嘵嘵讀書聲
何當返吾廬速老靜無營
良友吾我隔或在巷南北日靜風不起炎炎時相覓
把酒細論文一笑百憂息
詩起解窮人人窮詩自工今我以身試吾吟髮如蓬
老來益固守窮達付天公
日光上窓紙愛眠常起晏近午不出門春來始朝飯
安閑息妄想貧苦今已慣
旅困依僮僕爾雅切吾身人情少金石病患疇相親
珍重遠方客起居慎風塵
我腫真羸形固非食肉相窮氣又三冬未悟平生妄
白髮還故山節蔽春可餉

蒼雪軒

蕭然蒼雪軒窓外萬竿竹夏陰祥榻冷翠霧沾衣緑
清風晝説法白雲夜同宿何以充朝饑呼童鑿寒玉
含飽漱石泉林間自捫腹

留雲軒

白雲從何來既此石林宿有意棲長松無心出空谷
挽之不容去應用損幽獨與氣潤絲桐寒光凝竹屋
盡日山中晝成堆封古木長伴老僧閑野田春雨足

純白齋類稿卷之四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五

古詩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松柏歲寒圖歌

畫師不畫洛花妖艶萬枝紅却畫峨眉嶺上一長松
又不畫孤山横斜千點白却畫孔明廟前一古栢長
松古栢成大材萬牛之力挽不回聽知勁節飽霜雪
石根尤蒂晉墓皆直幹亭亭聳蒼翠覆頂團團狀車
蓋世移桃李春風麵不識虬龍復凋悲分明西山兩
餓夫化作松栢千年腰草侯老羣絶代與我得此畫
修竹嬰龍球塵手病瞭春入妙心明氣見清風瀟灑
之書齋與不孤歲寒人對歲寒圖

燕脂井聞歌二首

二南本風化鄭衛多淫辭聖人删詩亦見録乃知豈
我良在茲江南日夕窮敎宴玉樹花新月長滿龍舟
飛渡天塹平屋茅不直秋風卷門前押客致如烟井
底嬋娥共攀緣當時香淚灑闌石千秋化作胭脂色
幾人摩挲長歎息娟娟猶映土花碧剝卻曾入桃源
中嘆花不似胭脂紅桃花流水今安在霜風凄其石
可碎石可碎無奈何既汙青史不可磨

崎嶇美人酣未醒誰汲清泉飛雨硬水晶簾空秋月

明井梧露滴銀床冷復見花謝知我秋深病尤皆當
年愁天長地久何嗟及殷紅點點爛不收夜雨鳴蛩
更凄楚古堞雲荒宮樹死覆車長使後人哀胭脂零
落埽黃土刖腸疾惡字在綠石庭前語無人知誰愛
亦是貯歌舞古見何傷成硯池

清涼寺

城中車馬塵及腰城外山林春時水二三佳士同我
遊到處登臨訪遺蹟石頭扁扁傳老虎古寺清涼滿
修竹六朝形勝幾人爭憶、興亡互歌哭宋朝無復
打空城八百年來變陵谷南唐避暑翠微亭制勝塗
生走麋鹿蹄嶔絕頂何所見江北青山來不速晉宋
諸賢安在哉唯有年年春草綠富貴何如一杯酒斷
碑零落無人讀須臾客去僧掩關颯颯山風動寒玉

梅花吟

乾坤清氣鍾梅花品題不盡騷人家別道梅枝有南
北風姿香韻無等差南枝向陽開獨早北枝向陰南
枯槁陽和走上北枝來北枝開時南枝好一樹白分
南北枝年來今嘆無人知珠璣翠幙要調護盡開玉
笛休輕吹君不見春深千樹花如雪南北枝頭孰分
別

續太古壼歌 為楊文直作

君不見金華山中牧羊子叱石為羊石皆起又不見
神山開時石髓流剛風吹合如琳球君家古壼亦其
匹晴虹貫隱綠光濕傍人驚嗟見尤物揩眼那知是
仙質子雲齋中有嶙峋仿佛太白蓮蓬壼耶石耶
竟莫辨但覺世間銀海暖映陽老人歌楚聲共輿趙
書鸞鳳翔要與此石相頡頏人間二絕誰其當君東
白是洪濛太素光九池玉泉安敢鴻雁行不知閱世
幾萬古建業青戈同扶桑拂拭三扣春風香諸君貢
之白玉堂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翰墨當托文章傳文章益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今
古文章翰墨空媒娼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准維
亦用吏部雄文破先聖馬異喚醒西山萬志公相望
餘千年人物自無卑著異黃素細書伯夷獨白顧不
草太玄經一字千金價無據虹光夜徹星斗上爽清
縕頌高平書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襲藏尤畏佩函
無生色洗流桐珠還璧復子孫寶我信斯文天未喪
維縣善書嘗有餘鳴呼節義不可一日無

周權府墨竹

將軍絳侯之子孫千年世胄仍雲屯竭來出戍襄陽
郡時平盡弭兼工文斐濃清氣青寔起四首人間如
夢寐者年在泮非吾志斯文有續會奉隆幅巾野服
逍遙地百年種德當平治明經射策復古制一節高
攀廣寒桂異代科名父兄雄光動邦基昌永世寵錫
貽恩系褒賁天之報善以子貴厯嵩懷諸孝思王春
秋將物大夫祭遺像儼然後人對晚山峨〻千古翠

黃河行

黃河之水貫九州發源西自崑崙丘洋〻深大江海
勢浩〻迅馳東南流厥初疏鑿導來派想見浮泛窮
荒無狂瀾滔空或駭駕先民幾度爲魚憂萬古不平
呂梁險老天永界行旅悲人生固非金石壽一清可
待踰千秋旅泊北上聊濯足欲無白髮知無由維舟
彭城千古岸下瞰然興感登黃樓千載英雄春夢破
一朝富貴秋雲浮眼明遺文尚可讀欽社前輩清風
修向東河清美金碣豈知乃蔽今日休冠帶見朝文
物盛桑麻蔽野人烟稠太平一統古未有親見萬里
今車遊快哉風帆日行遠不將机事驚沙鷗丈夫出
處自有志安得局束山中留

塵外亭

結亭幽處車馬寂流水泠〻山更碧白雲滿地紫芝
老修木繁陰清暑夕巖阿挂枝風瀟灑洞底拔花冰
雪積山間四時扉不好世上撤塵那得入諸將圖本
到京邑中朝名士見之空歎息

苦熱行

去年六月苦淫雨日夕蕭〻不知暑今年亢旱連六
月烈焰燒炎人病暍誰道朔方冰雪多年來無奈炎
蒸何大雲停午雷閃〻無馬亦作英牛喘安得甘霖
萬物蘇扁舟南歸浮五湖

青〻柏一首壽王治書

青〻柏挺孤直秀映中華泰先拄儀表高臺陰四垂
商聲瑟〻凝紋碧香葉交柯鸞鳳巢蒼烏朝暮來其
曾助氣森嚴睟性伏百鳥不敢妄鳴歸清風時來似
流水九霄雨露翠如洗上有光芒老人星持書一卷
長生經後千齡柏青〻

題治書所贈松柏石

高人自昔例能畫不比浴流空泉僧偶然獲蹲得新
意落筆豈在宏健下排扶瑣隸生秋色爲誰作此好
松石一抹翠柏飽風霜我益歎之古遺直獨行舉碩
山住中衣冠似是嵩山翁心期歸遯贈歸客中有感

寒千古風

和歐陽丞吉韻題金坡圖

臨江山水冠江右洞府人仙日清暇金坡至蜀更遇道德黃庭几回寫昔聞煉修多真逕避秦人隱雲林下四時瑤草長是春百丈飛泉不知夏尚方真人試寶墨圖成秀色照山堂是間有路遇桃源流水紅芳自客治卧雲年孫表道士袖拂烟霞絶廟濃琳宮別館隔塵世白日青松最幽雅勝地胡馬不歸去征遠誰是長年者棲居高詠翰林詩金坡回首懷金馬

上京獨石歌

出自居庸北口開千山萬山蒼石嵓龍門瓌詭異哉枝他山偕碑不足觀此石胡爲名以獨兜然特起逼林谷堅頑未必中鑑王夜疑伏虎空羅徽安得煉之補天漏徒使千秋擊佛屋

灤河曲

行人驅車上灤河灤河水淺人易過北入太液流恩波潤澤九州民物和天子清暑宮殿殿內都日騁如羅綾穹廬畜牧草連坡青鶯白雁秋風多勸君馬酒朱顏酡試聽一曲數勸歌

再賦李陵臺

李陵臺畔秋雲黃沙平草軟肥牛羊當時不是漢家光全軀擧戮寧忍卿塞垣西北途萬里此去中原良退止安得有臺灤水側好事千古空相傳可憐歸期與屬國雲裡幽魂無人識

秋夜長

秋夜長月徵先七月已似十月涼風傳禁柝車馬靜沙際穹廬燈火光夢回酒醒衾裳薄不知此身在灤陽群雁飛鳴向南去問君何時還故鄉

龍門行

龍門山險馬難越龍門水深馬難涉朔方六月雷雨盛、洪流浩蕩渰車轍我行不敢過其下豈畏雄奇心悸慄掉途卻春秋泥乾颯颯山風吹帽寒溪流曲折清可鑑萬丈蒼崖立馬看

空閨詞

綺窗鎖春朱戶扃雲和廢久塵寞寞空有翠被凌餘馨何由來行跡莓苔青遶砌香銷夜家閒來鳶一去無消息無消息泪沾臆楚水吳山愁裏碧悵然起望壁月斜曉風吹盡櫻桃花

三會言

泥滑滑泥滑滑江南路長塘水闊雲黑山昏雨又來

行人深穿螺甬暗依云蜀道費躋攀只今平地亦行
難　脫袴脫袴勸我拳拳淚如雨富人覩故還著新
號寒孰恤貧人苦輸官未了讀抽道舊袴欲覩新袴
無不如歸去落花滿地權得未歸不自歸啼血年年
許何事蜀山萬木好棲身何必江南愁殺人

純白齋類稿卷之六

古詩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九月四夜夢與客賦詩覺而記其首一句甚
異之因續成牛馬行

天子養馬農養牛馬牛異養功同優金鞍玉勒日千
里雨笠烟蓑春一疇四夷入貢能立仗寸土不荒田
有收主恩能酬獨角德人謂無良食肉　曾聞朽骨
埋絆帷亦見道傍儆喘息吾嘗載筆扈審游谷量馬
牛青海頭

夜雨思歸別趙敬叔韋拱之

我昔郭西初到夕積雨狂風滿船溼高峽泥濘不可
登達底僵眠愁悒鬱明日新晴見故人握手一笑百
憂失州池春多久晃涼康樂道風猶彷彿華蓋山頭
屢迴覽容城壇頂時獨立西麓南塘盡醉遊良辰好
友為余柔人間美味甘擷黃江上秋光畫圖出向來
不從三年淹兩月留連非所及自嘆疲削殊清健胸
中頗亦負奇崛擬和場公百詠詩收拾萬象揮吟筆
龍湫屏蕩迷其列路幽怕見鬼神泣中宵風雨從何
來沖心無寐聽蕭瑟山水增波四棹喜歸墨紀功能
事畢他年夜雨宿吏漠邦話鹿城相會日

雲松巢歌

雲飄飄松蕃蕃巢居其巔古之樂右手招李白左手拱劉伶二子平生但悵飲不足今我亦復昏昏醉不醒乃呼雲而語之曰爾慎勿爲濡雨害我秋與泰又撫松而語之曰爾慎勿爲棟梁使遭斤斧傷哀門廣廈千萬間何曾庇士間借麹不如釀酒雲松表酣歌白首棲空山

遊道場何山追和東坡韻

碧瀾萬頃雲林麓伏虎道場在空谷兩山霜寒一山門勢若奔馬來駐足野田春水白漸漫古松時見蒼虬蟠吟詛坡詩訪塵迹客行永日聆風滿耆人隱居不往出雲水漁樵屢爭席祇今尾據滇大材斧斤伐盡千年植峰出青猶小姬葉纂雨寒滾香窗間椽蜀新戚胡庆俊鍾魚撞擊聞他山晦明變化忘昏旦白雲橫截青山半安定古基屬隋僧我來再拜徒興嘆

溪月歌

開元真人冰雪輝明月照徹餘不溟溟光月色兩奇絶白玉蟹墮青玻璨夜夜流光發清炯泓雲飛去十峰靜真人嘯詠玉塵頭待序正對金鰲頂蒼虬羣鳳翔其中上有縹緲之仙宮瓊林珙樹散清影此心此境將無同溪山勝概獨盡得泰珠長留太虛碧

贈韓明善先生

宋之名姿韓魏公子孫百世文獻風彥矣甫凌雲從龍清門一派浙水東先生古貌古心胸千居萬壑神秀鍾平生學術無不通益名遠賓驚慰堂東甫崆峒知所從會稽禹穴摯淑淑潮陽家法醇而雄詞源浩汗江漢宗達還正始何其工鏡湖清波漲芙蓉大葛磊落臺長虹短章簡嚴秀孤松篤造功德靖蟾宮天球和鳴閒皇鐘胡不進之明光宮聰君高臥蓮美峰少微耿耿光燭空我來林下拜德容大雅豈弟祛患蒙先生豈是商山翁先生皇輿沮溺同向春耦雨牧年豐存誠濟物不言功清泉白石佳趣濃寧甘叟尾泥塗中著書既積非終窮世網安得羈冥鴻

壽吳宗師七十

昔君之實遊方外錦江壽族環仙佩爾遠承慶非常遭當教大宗師二代赤松仙子手扶持玉皇香案前相對一品清虛東妙門萬靈炳耀天人際看雲天下閑閑老叟閑人間希有截蓬萊真境一陽生四海羽流成大會紫然丹光守龍虎御書新像照天地君不見塘明庚成荊有長生方永貫萬年天子壹衣裳

孔明草廬圖

黄星脫耀炎風息中原板蕩歸奸賊三顧犢然起卧龍指揮艸々收荊益王業偏安天一隅出師業動民忘勞人物自是伊呂徒甘服巾幗遺長驅庸哉廣漢春秋畢千載之下思漢日艸廬入畫想其風何人不愛諸葛公

送西李友行

征東有士遠遠西李友之行如白圭比瑩瑩艸春霖霏堂下判花圭暉々伯今推李心獨苦教以詩書句工賈季也武人威伯氏主今言之淳如雨空中鴻雁原上鴒嗟我安得無此情只布之緒古武扁相煎正爾同根生藝文先生新作傳民俗可淳風正變有弟有弟綠中書天教李友興門閭

高秀敬亂石奔流

白雲微茫横劍閣興到時々自盤薄高僕寫出胸中奇亂石奔流其林壑西風老樹三峽秋雪花濺沫若之幽雷轉空山駭猿猱豪端直與元化侔從容思歸結茅舍丹青一幅千金價誰如正色貫山錢安得長年看此畫

曉綠堂

我睹淇澳青琅竿君子之節时父看森々娘玉鎖秋骨肅々青飈生夏寒濟陽夫人心不競作堂種竹風驗盤鸞鳳飛翔松雪書誰其銘者龔子敬

送家示親友

去家一千五百日兩肩鞦命歸清秩我生貳苦抱一誠遠行不計多遠言舍舟達陸卿山近紅葉黄花秋露濕始来相見親屬喜友窓燈火談京邑玉堂南士幾人登其陋方愁喷嚢述拜罷披緘又趨出上恩未報安敢退

趙敬叔所藏漢天馬蒲萄鏡

武皇田求仙仍黷武不顧赤子頻崖苦金莖露濕秋風起天馬西來渥洼水魅魅百怪無逃者神工妙技錬青銅鑄成明月懸當空千年精魄淪土中識者望氣如理劍取之持入閣玉殿南國衣冠光閃電庶陵尤物人間見蛟龍盤挈吐雲雨哭君肝膽萬々古

秦元之所藏墨梅

我家江南萬山底屋角梅花雪相似晴香疎影黄昏月小園風致性清美歸來遠思玉堂仙梅花不見今三年飛浮翠羽空入夢窮冬雪片飛娟々秦君好詩仍好畫展卷坐我孤山下素衣緇使京塵化標格天

然自漢西事尤妙與梅寫真蘭齋句法尤驚人我今解官歸舊隱長歌玉樹無達春

郭熙雪林晚霽

雪壓梅花無處覓曉起乾坤同一色漁父叢寒理釣綸老樵擔重柝山扉恰來爽氣軒眉宇有懷往事填胸臆千年勁節還漢使半夜奇功擒吳賊剡溪棹回清興盡秦嶺雲橫愁思極梁園授簡賦先成灞橋策蹇詩獨得擁衣危立吳宮尖閑門高臥廿年寂想當盤礴心良苦中藏此意無人識郭熙能事乞真宰萬里之勢歸咫尺要知詩畫本一源筆端須有千鈞力

葛稚川移居圖

仙翁夫婦清如冰牛背穩坐兒女并雨重牽攜陟岡陵尤然不廢有丹經小囊提攜相前後藥橐劍佩收神靈經奴雞犬盡同載家具纖悉婚姻當人生飄々無定止稚川亦復勞其形借問移居向何處白雲流水萬山青

瑞柳歌

兄弟初散柳彫零兄弟復合柳亦榮柳條異色兄弟喜青々上有枝連理和氣吹祥綠展美田家判樹株稍似陰々澤物春風饒有耳勿聽讒間語詩人賦詠感而情異氏孝友聞土宗我願家々朝孝友無惜行人攀瑞柳

題張練師枯木竹石圖

洞府仙君森竹木山陰之陽剡溪曲千年老樹不知春霹靂夜半能起腹今風吹雨入葉蘇道人正把黃庭讀黃庭讀罷風雨定石根流水清如玉平明驂鶴上青天但見白雲滿空谷

哀太師

自從天厝干戈起四海一家如漏沸姦奸藏弄貪天功攀龍附鳳皆側置海內蒼生望太平西湖仙馭俄上昇老虎未死人莫測執扶日轂遑々行大夫當時秉大義手挈神器正天位爰立作相隆秦寄太師秦王誓盡殲鯨蛇大權既已歸所賢月邦國已和變亂法度施措政貴官當獄誰敢非王侯將相望塵拜欽功頌德多豐碑九重深扶方寸為天下萬事由太師數君玉食勝天上生殺貴賤操主威千兵萬馬當自衛爪牙武士爭光輝龍虎大將撻天罷揉古雄臣無若斯天變民哭何足恤神人怨怒宗社危綱常萬古不可絕君臣之分不可越近郊出獵果何謀飛揚跋扈當年裂一朝天子奮乾剛下詔譴責流遠方太陽

果〻水山摧山徙惡雲滔迷藏家財簿錄不勝計石
崇元載猶豪芒總音嬰閉天下吾治道復還舊典章
呼嗚太師權勢如火滅禹霍錄予東覆轍作詩來之
戒後來遺臭百世何爲哉

苦寒行

至元四年冬仲月朔〻氷水夜飛雪山川縞素積堅
凝義卿杳宴厚地裂僵卧馬牛縮如蝟土居寒向人
處穴江南文士官更寒竈突無烟薪炭地髮枕脱落
須拙折口吻悲鳴心鬱結頗有元戎時慰勞新酒巨
觥話吳越妾詩來鮮回春陽萬物照〻生煖熱

月食過雨詩

昔在唐元和中冬月遺食玉川子盧仝喜拜作詩贈
天吐胸臆怪〻奇〻不成句屈曲聱牙口生嶽昌黎
韓公宜勤之竟欲潤色刪原辭玉川辛與甘露福書
生章甫何必勤此奇世人好佐厥平正風雅寒〻夫
其所凡過月食輒吟詠無不以盧仝爲祖方今世平
治致紀仍里元泰座安康今五年前是至元之會蹤
是年己卯歲六月十五夜月當食有常數董官太史
食厚祿推測盡占步布告中外滿京城百司庶府咸
設香火具小兒敲月獻鋼盆街市閒喧〻仰頭但見
滿天雲不見月蝕几分來南西北有神物無路施
功上青天安能用刑法磔元蝦蟇精夜深昏黑雨如
注蕩滌東者生涼氣當開日月食陰翳不爲災國家
有道固如此妖異褻市人聞此言開口笑咍〻戲謔
上天公謂疾惡醫探開理目盲出滂洄化爲霖雨來
嗟手天人之際誰能了一場嬉事無分曉我作詩殊
近理不效盧仝效韓子

東坡載酒堂

儋州荒驚東坡翁平生自是人中龍才高見忌時不
容暮年再竄鯨波風南荒萬里謫孤忠當〻氣節世
世所宗中原消息誰其通夢魂猶遶蓬萊宮雷州別
駕老更窮瘴海相望雲重〻執撫林麓荔子紅真一
仙釀香浮濃黎生父老欲奇逢載酒登堂詩一中先
生微醉春融〻人傳海外文益工似聞韋恭方登庸
萬物變滅如飛鴻玉局歸老吾誰從百年廢址深蒿
逢彭侯佐州化時雍作堂育像追古蹤春秋祀事嚴
德重崇府新散棟雲重從此奉夷風俗同儋人世〻
祠蘊今

七十吟

我生愚拙少孤苦疾痛仍多頻經亂年壯志立超落

慨獨好詩書力稽古秀芹泮水事逶迤逶今二子捋
門戶支館編摩凡幾載歸老吮思雲父母豈知富宅
化奈庭高卧空山無伴侶人生七十世稀有今我已
閱此寒暑爲仁不害鄉黨忽清節康強天所與但得
挾老堂三間孫子綵衣群戲舞純白道人七十吟再
作東湖風月主

贈寫真汪鏡湖

鏡湖泓水涵秋清無見萬物無逃形聰知悟取全衆
法兒乃家傳獨擅名虎頭燕頷屑不以崇籌鐵面何
其英善貌高僧說法相巧摸處士哦詩情我本山林
麋鹿姿少壯偶爲世網嬰病今婦田事野服逍遙
右眼微消欲然默嘆寫衰朽病骨羸吊太瘦生朱衣
象簡崖少貴重簪霜鬢老可憐鏡側視良眈梳婦
女失笑兒童驚往來芝田扶此藝黄金堆屋富連瀛
君胡不往遊上京上京此屋皆公卿

春艸曲

春風如水流春草生芳洲遊子有遠志孝子無別愁
吁嗟孝子芝蘭美不出庭闈奉甘旨可憐遊子飛蓬
似春愁草綠千萬里兒衣母線春風吹春暉滿堂艸
菲菲遊子歸來慰母喜階前闌艸看兒戲

孝養歌示大兒

夫養父婦養母夫婦孝養今稀有園池花竹娛老境
甘旨杯觴閒笑口夫々婦々一家親子々孫々百世
守木有根兮水有源水流無盡木陰繁白鹿峯頭飛
白雲隱居讀書思古人

遊赤松

赤松树下流丹泉白石齒々如羊眠萬古山川獨神
秀二黃兒童皆成仙我來又值重冬候凋寒永落梅
花瘦野人愿笑白頭斬羇士相逢青非舊芙香閒閒
飯胡麻留宿雲窗夜看恭約我春風二三月小桃源

懼書紅霞

上都四

去時兩馬行遲々回時四蹄如飛馳良友曷我處兮
非不知漸老筋力衰赤松風度老被客裘囂者然愛
哦詩四仙實快時馳倒路人遠我呼太留秋光晴日
殊可喜向所未見今得窺一朝風雨天莫測泥塗爛
漫衣襟濕黄昏下馬投土室薰然燧鍋舒四肢五更
睡覺又催起此身安樂知何時君庸山水於齊色左
右清景軒騎曷健德門前一杯酒崎嶇已復還京師
長歌紀述上都四景徵行心非人為

孫雪如墨梅

寫梅老手稱花光誰知亞者揚無咎孫郎晚出亞三子筆端造化分毫芒澄心古紙生秀色枝柯瘦硬骨老蒼疎花冷蕊隨手出直恐勾引蜂蝶狂眼明見此橫斜影真靚已作春風香何妨尚白不尚白妙意有在終難忘小窓棐几風日靜坐令孤山歸草堂是真是畫真生別為歌一曲傾一觴

純白齋類稿卷之六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七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律詩

春遊三首

門掩青山靜鶯啼白日長滿壺携醁醑在處賞春芳

樹煖行新影花多散異香余心有真樂豈學少年狂

空谷窮幽討深春少定期問花和露折寺石帶雲書

山煖獨閒尋水清時見魚吟成好敎晚長嘯月明初

古澗春香透尋芳步不停崇桃重眠醉急瀑洗心醒

鶴唳石雲煖馬嘶沙艸青誰家修竹好幽户隔花扃

秋夜旅懷

棲〻何所慕林暝鳥飛還秋意水邊樹鄉心雲外山

月來知有遲夜静覺人閒索〻葉成語西風滿竹閒

病中述懷

羹藜難營久吟懷尚悄然園池兼病日艸木厄飢年

梅送落香雪柳堤生煖烟西湖春事好那得理征舡

雨中卧病二首

雨腳何曾斷簷花滴到明衣沉床下出雲自屋頭生

野港渾連岸村虹直入城民方病艱食擬字可無情

簷滴穿愁耳蕭齋獨卧時貧方奇善賈病始使良醫

市遠囊無藥人推醫有無平生丈夫志孫鶴豈能知

再用韻荅季仁伯二首

柔雲山木晴無雨石櫚明沙鷺吹魚落舟人看水生
烹茶驚困魅呼酒破愁城泥滑無來屐翛然絶世情
風雨無虛日黄梅盡時塵傳泉可濯俗病竹難醫
蝸壁行蚪斗蛛簷設網絲小窓吟苦處唯有故人知

李息齋墨竹

今代湖州筆渾無點半塵霜竿餘老瘦雨葉極清新
變化殊吳法風流晉宋人可能醫俗骨莊氏此凝神

送師古姪赴之杭

三爵陽關酒臨分思黯然寒燈收客枕疲馬響吟肩
木落江風外湖生海月邊孤山梅鶴在為我訝逋仙

和許推古屢上晚晴

春寒花事晚何處暢幽情石雨苔紋積沙風鳥篆平
山明雲有影溪淺水無聲夕照烟光紫啼牛一笛横

和古學兄秋日出行

扶竹歷來塢幽尋静者居秋深山漸瘦病減友仍疎
世網身中鹿天機濠上魚黄花思到眼彭澤興何如

對梅

坐窓觀復妙搖落見孤芳數點霙爭白一枝春破荒
水池沉瘦影月屋老清香與爾同枯槁澹然到坐忘

挽汝言叟教授

情鍾雲霄志傷哉露電身青衫沾一命黄壤閟千春
儲爲收書畫家緣好客貧哉才充貢者寧復似斯人

挽方存雅先生二首

平生山水屐名壽五詩呂古意回風推清言超晉唐
仙華秋月冷江浦夕雲荒博士當銘筆門人者耿光
泰熟南朝夢劬書但苦吟一編風雨集千載友朋心
猿鶴驚長往湘山悵共臨鄉閭遺光盡清淚濕衣襟

宿九府宮呈王收齋宗師

草木皆仙氣丹房閑寂寥山高星斗近洞間水雲遥
夜照鳴金磬秋吟和玉簫明朝騎鶴出別館謁王喬

冷泉亭得吳字

静叟蹋東城山僧君不厭一泓潑碧冷千古漾來吳
流出仙源遠飛來佛國長香塵卻有污潤物本無嫌

次韻朗鶴

啼刺天津上紫華一夢空東西猶異產南北豈同風
月冷依秦樹雲晴過漢宮錦城歸去好誰解駐春紅

次韻朱仲山過錢塘

禾本遺千載東南第一邦望雲生海嶠蕭雨妃濤江
忘世非鷗聚留人特燕雙君詩鍾萬石寸莛焉能撞

和道心世山居

高樹何能礙空臺漫自蔭水邊梅白處簷便摘黄時

掃葉寒林遠看雲坐石遲清吟與微醉此道説新最

挽王雲溪二首

臥病經年日遽作玉樓仙野服成晚聘松楷製學錢

謀生真法寡教文獨志年遺稿如山積光輝豈解傳

捷獲百年內翩翩一夢中有形均是幻無色不歸空

老懶吟詩債逍遙樂酒功斯人今已矣誰復與吾同

長至

雲物有佳色梅花何處香乾坤回始泰律呂動初陽

歸夢隨宵永鄉愁又日長遠遊成底事兩鬢欲蒼蒼

春日言歸

春色明宮柳京華獨縕袍雲霄崇世祿臺閣累時髦

有道貧方樂無官歸亦高光風滿天地隨處可逍遙

哀李清臣侍御

慷慨面中定顛危見處真全生多大守一死獨成仁

正氣扶皇極忠風動紫宸芳名表與在千古勵為臣

寒食

花柳平原盛提攜滿路傳時思當大令野哭春踢

裂紙操青塚傾壺醉白楊油然遠遊意吾亦憶故鄉

過青州呈丁幼度御史二首

南下逢初暑暑行帶晚星雨雲垂野黑水樹入船青

悠然吟解就涼生事易醒暫回風半席醲酒乞江靈

李海務和御史韻

真賞帆檣集仰君氣勢雄河源清古泄水脈暮皆通

復此留終日何須得使風所思歸越土高臥白雲中

挽胡石塘先生二首

久矣錢塘客儒林志獨勤力行修古道專學琢雄文

脈絡王年任聲名兩浙聞淒然生氣在尚想嘆青雲

吾宗文學老義氣魄彌剛寄迹青蓮宇無心白玉堂

飲餘甘菽水青正冠裳一葦靈觴遠西江恨渺茫

東昌道上

長河春欲暮高柳綠成陰野逕雅華遠沙虛鳥迹深

雨來雲漫墨日出水浮金此景憑誰繪傳觀付短吟

過淮安

喜過淮安郡風帆掛落暉席偏坐不穩斜轉去如飛

宿麦連雲秀春花入夏稀渡江知有日浙水竟東歸

姑蘇書所見

閶闔城幾古臺樹倚長川水國船如屋人家屋似船

城郭黄鳥水衛掉白鴨前日春吳歌發滄浪還足眠

挽彭師魯二首

學古成淸德裁冠似舊時中興名將裔盛世老儒師
騷雅詩千首風流酒一巵平生宗匠交後世愧相知
名滿江湖上身居陋巷中與利存冠帶冰雪許心胸
高論驚流俗雄文復古風武林遺老盡淸淚滴味空

道館夜雨

道究吳山下擬花載事蔵人皆忙裏過我獨畫中有竹
丹竈松雲暖青燈竹雨寒貽會鳴夜半有客夢長安

挽楊吳碩學士二首

白首窮經蛀丹心傳玉除兩楹成夢奠三史未成書
識一宗君實浮詩厭子虛東南遺老盡吾道竟何如
耆苦平生節舞名風有聞朝廷方用老黼黻久稽文
寮遇身難退裁成志獨勤生隔鶯鴻入萬里哭秋雲

春風軒爲秦士宰作二首

氤象春窩在熙和拂面吹杏壇閑話日沂水詠歸時
寬靜花光合簾虛花影移乾坤生物意能有幾人知
近年看花柳春風入草廬旂他方長物吹我讀殘書
富貴三生夢中和一月居微吟飲醇酒半醉與何如

遂心堂爲淡汪氏

堂攬唯山水優游日醉吟隱居增別業遠老遂初心
亭館鶯花島園池竹樹深平生樂志論何必羨朝簪

寫樂樓

花木晚重屋雲烟含今變鳥飛暘廣宇魚泳備虛也
秋月淸吟夜春風微醉時此中千古意寧許俗人知

春日即事

京華寒食近客思轉淒迷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
宮花紅影濕野草綠痕齊寂寞抄書罷扃門到日西

和王治書題道士幽居韻

幽居塵事遠無生古松邊釰氣衛丹室琴聲落澗泉
春雲生白石秋露洗青天獨傳山中訣長年此學仙

營中述懷二首

閑閱先鋒騎屯耕古戰場老儒甘寂寞此地趣凄涼
曉霧凝沙白秋雲覆草黃更無人問字終日面頹墻
野旬寒威極燒芋擁敗氊慵能拋白髮甚欲對青燈
霽夜一輪月霜天萬木冰趙南歸路杳淸興不堪乘

挽袁伯長學士二首

疎嘆來提攜吟哦峨琴著書揩古學事制撰詞林
亂宇青天杳淵源碧海深斯人寧復見凄斷越山陰
孤舟歸使水無復步金鑾古器雲高富高懷星斗寒
東南長文獻朝野哭衣冠千載堂中客驚呼涕淚殘

送崔運齋兵部奉祠還高麗

忠宣君親報唯王孝與忠溫恭尋事外出處貴時中
萬國衣冠會二韓禮樂同鴨江春水綠朝日正生東

和王繼學秦使樓上獨坐二首

千嶂烟雲濕叢溪草樹長平生耽水石是處卜林塘
日靜清冰暑春深白玉堂當年門下客從此擬倘佯
逮食看山坐凭闌覓句時晴天鴻去遠春雨燕歸遲
山藥和雲煮江花帶石移所欣公為咸物物詠新詩

送方壽戶

百里子男國松陽近古津飛鳧花縣吠風噴野田春
家富招名士官清恤小民宋華塵夢遠棠樹綠芳新

挽宋獻公誠甫二首

至治龍頭選端為天下奇蒙曾持正議面折權雄胸
吾道誠興間同年感獨私新塋付兒輩庶待銘碑
昔李修清節遺時道亦行朝廷嘆典禮海內仰聲名
宗伯方推轂成均建莫攀為名宦錄畢稽古極哀榮

松巢

太古遺民在巢居遠所安白雲封戶牖青露滴衣冠
鶴夢三更寂龍吟六月寒幽棲無外慕肯作大夫官

端午設題

老龍離嶺背銅雲翳毀又齎交易絕多病酒甜降
節物萋風館歸心夜雨悲當時蕭艾盛吾欲寫壽江

挽許益之二首

謀道宗濂洛藏名樂孔顏平生貴泰上多病白雲間
綱派歸東浙傳衣自北山丘園終不起天爵貴晴班
吾黨驚鄉望東南失碩師化人唯篤敬稽古獨精思
雲谷生徒散河汾弟子悲遺書應有託千載啟先喬

題清白泉亭

一勺貴清白三年飲吾泉鑑明全體靜物潤活流長
吳令今無忝猗公古有光作亭聆風烈歌詠比甘棠

除衛教

屯田書細擲雨水竟源芋白髮新文學青衫舊史官
幾方誅餘孽老來脫紀寒人道軍中樂弦歌處處安

挽馬伯庸中丞二首

稽古涂三篆紹源貫六經文章宗館閣禮樂著朝廷
執法彌先白掄才恨更青堂堂身後見老淚滴妖寒
魁然成傑出胥黨又翱翔獨東代言筆猶然萬士章
苦心詩草在雅志石田荒夢冷淮南月今人益慘傷

聚星圖

嗒嗒陳荀氏龍驚子弟佳軒居間有遠尊俎特幽祥

天竺分三國星輝案西象流傳好圖本彷彿古烟霞

中秋寓僧舍

西風吹客袂嗟笑此盤桓萬古月長好中秋人共看
明生虛室白清入定禪寒未歲知何處伴壽德衛閒

竹雨山房

古宅千竿竹蕭蕭雨滿林杏雲鶯棲鶴亂點鴻歸會
人語燈聰暗泉流墨冶涼兒童舟釣處白首重追尋

和治書題九成宮圖韻

九成清暑殿筆翦卿隋家遺與轉春為成碑鑿蓋鶴
天池涵日月宮樹鎖雲霞千古看圖畫浮生豈有涯

和治書題驪山宮圖韻

致理開元後繁華執與京山顛曾駐輦谷口未聞鶯
谷啟泉流煖荒殘國勢傾西歸重幸日揮淚獨淒清

笑閒亭

結亭山水曲此樂幾人知一笑忘機久長閒覺老遲
虎溪相送處乘里獨吟時會得其中意春風滿酒卮

智者寺二老亭

當年方外友長此共登臨二老遺風在貞清古意深
澹忘離世念靜見在山心一段川雲洛宗門有嗣音

藏六處士

太極本無極化生陰與陽一從何處起六向此中藏
白日龜齡永青天鶴髮長人心原有易領會即羲皇

澹心齋

純玉寒潭碧心源向此遣千絲涵日月一鏡里波龍
靜極天同體澄虛物自容遨遊川上老未从永綱宗

送曾正書孔廟司業

來數趨東魯春秋事聖人虛堂金石奏新廟豆籩陳
雲氣泰山晚杏花泗水春優哉游藝國從此濟通津

黃香鄉問遷雲隱天竺

重疊飛來古清遊興頗康泉音穿積石蟄影翳長松
好友嘗盤約高僧豈易逢更尋天竺去山水翠重重

大駕還內

清暑還宮闕霧涼秋氣分蒙龍飛白日天馬駕紅雲
虎仗儀卑觀肅翎奏晚風都人增喜色萬壽祝吾君

次陶書者壽市居

黃髮陶書老壘居雖笑言雨絅志從願鐘鼓自晨昏
聽履多賓客無車盛子孫西山時引眺北海日盈尊

和神寶韻

雨虛大移瀾亂石列千峰形勝可描圖笑談能折衝
貴人常此過隱士不曾逢六月忽風雨凄涼如早冬

雲州

暑雨不時作山流處處狂歌草涉草牧秣馬地叙香
夜宿營氈帳晨炊傾土釜雲州今又過明日到崇陽

李陵臺

西照荒臺遠獵斷太史公君恩如水覆臣罪與天通
汗簡家聲墜降旛士氣空河梁他日別淒斷欲草風

過青州呈丁幼度御史

一筆江湖上誰占執法星素桑林還綠短髮蘸終青
月照歸心折風吹醉面醒清時盡忠孝不愧北山靈

純白齋類稿卷之七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八

七言律詩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元會口號

大明元會肅朝儀萬國充庭翠袖低千羽龍鸞翔下
上衣冕鴛鷺列衆西星環輻度韶音隨日轉瑤階仗
影齊趨尺天顏如有喜九重春色煥文奎

天壽節和韻

曉闢閶闔九重霄仙仗嵯峨擁翠旄萬歲齊呼中嶽
近衆星環拱北辰高日臨析木儀丹鳳雲送蓬萊聨
碧桃白髮詩臣同舞拜彤墀班末是青袍

上巳從康里子淵拜魯國文貞公墓

宰木森森馬鬣封蕭然生氣若從公當廷儀表群胥
右番國衣冠百世崇想見冀靈環北極永思時序奠
東風我來陪拜增瞻仰厚德清芳竟不窮

王氏德蔭堂

高堂華扁記輝煌慶成功有所思俛仰先人種樹
處徘徊俊節過家時綿綿瓜瓞深根蒂鬱鬱槐陰茂
本枝更喜校書天祿閣青箱遺業付佳兒

送余德禋南歸燎黃

聖恩深重勛臣休喜津春冰解去舟隧碣製鏊三品

貴重書光燭九原幽外臺舊肅觀風使宗伯追崇列
郡侯此日更知公有子榮貴趁了上瀛洲

和馬伯庸同知貢舉試院記事

宗工群彥列如繩中是先朝白髮郎校史獨遲評月
旦談書頌上苑天香當儀夜靜簽明星府協泰深房
聚脉傳士無斷龍虎榜臺是一變古文章
南宮樹樹閒肅墻兩廚仍循執我御如眾五星紅燭
影娥分一夕燒禾香袞冠儀侍趨宸幽對衆揮看述
御承臺殿世流傳文治洽須臺通連步封章

杜清碧思學齋

先生高尚更荷衣峨屋藏書入武夷泉石洗心無別
事皇王經世有遺思振梧節詠秋清夜鹿几窗觀畫
永時象志傳修天爵貴故應荷貫托與知

送王治書分臺上都二首

翠華過幸度長乾扈蹕如雲衛復先北嶺高寒天氣
別南屏蕭爽地形偏薰風帳殿青宴上徽重龍幸白
海邊歡可從容唯覺句繡衣元是玉堂仙
臺瑞呈尺近天顏雷漢星躔執法輝夜靜鳳麾傳
謝暑清甲帳迎宮衣龍門挽日乘龍過濼水秋風有
雁飛想見從官多賦詠時題無速疏書歸

閒府大宗師張公遊仙詞五首

羽服初歸真約閒貞鑿秀晉勳天頹式昭聖春風雲
會罕者神功日月山歷事五朝閒周論載升一品冠
仙班詞臣像贊承恩語書教宗風滿世間
寶冠丈物儒龍光鶴尾爐熏妙香道贊有元宗教
始功扶闡漢正承長垂誠齋肅通家極重賜便書出
南方獨世軌非俱楊畫綢然霜鳳白雲鄉
始終異教獨能全玉印親承鐵券首一代宗師百代
祖三分章相之分仙書功有赫世識爾大道無為本
自然弟子得人先入室顯揚嗣教永流傳
開府榮名久異緣化受清符懸恭默持身約畫擬中
損無世慮煙林外樓芝圃春陌延瑞景桂宮風肅致
洞巖山中龍虎神仙宅紅霞丹房玲玉樓
勝乾忠勤戴居從聖神誕言重遠述一綫綿治傳黃
石千載真遊對赤松但見仙人多化鶴寧知老子道
猶龍江東會基未狂處五鳳樓深草木凍

和治書寄吳真人韻

江西方士侯卿君迎笑天香滿袖雲石室異書猶下
讀竹群青碧月中聞青牛駕出飛仙氣白鶴歸來語
夜分傳海蓬生均嬀福高無虞詠聽欣欣

送王繼學江東廉使

聖城聿來起清風謝朓青山在眼中赤壁仙人來海
上游客使者過江東盤鵰勁氣淩蒼梧鳴鳳煇煇映
碧桐一過澄江如練靜逐朋仍作黑頭公

蘇伯脩滋溪草堂

曾過滹城有所思滹光野色舊朝暉三祖老屋藏緗
帙四世儒冠到綉衣君子流風開遠業史官直筆著
清輝試看無趙多豪貴金璧如山轉眼非

題徐中孚絹武當路桃花

白日飛光急景催秦人避世古巖隈寬旌峰命宇雲
去春水桃花出洞來朝霞玉晨吹鳳管積殘黃先生
暮茵長松樹下逢真遠突現求仙海上圖

次韻治書題九成宮圖

冠山臺殿壓雲平負觀拗陰四海清晝靜侍臣窺梁
翰著敞宮女學吹笙雖集新禹單筆出御榻長依紫
氣橫可是丹青珍妙絕至今殘字信遠城

次韻治書題驪山宮圖

曉柝蟠囿內人借我度華清賜浴來萬里塵歌遠谷
響千門錦繡倚天開傷心蜀道傳鈴曲回首漁陽選
機埃莫說向來亡國恨水光山色冷如灰

送周本心修撰祠南嶽

崇姻崚崢卿雲響萬里光華假使星祿晴修遠覆翼
旌花飛古驛祖長亭瀟湘日湧鯨波赤衡嶽雲開石
廩青奇觀盡收還玉署天顏有喜問生靈

送史正蘭嘉興經歷

萬里扁舟幾賦騶遠山不惑故人袍賓莫但傳尊罎
美慎府寫知累賤秀澤國春吹鴻去逮華亭秋露鶴
飛高都門送別花如雪使我歸心折大刀

送王安道處州知事

馬行鴉齒響崚峨草舍民淳禾柔何孔廟輝碑天下
少貴祠李襄湖中少郡齋畫靜依蒼松暮府風清泛
碧荷地近庭山堪更賦謝公展畫在烟蘿

送鄭青禮同知

犖華先已指南薦智敏朝班赴治功掌制昔君握筆
右今為今與使君同馬行石磴秋雲上人在樣陰古
木中康政欲談民俗早晚陶是侍大明宮

送唐梅宇真人歸江陵

真館承恩久服勞翩然歸賦遠遊騷九天星斗蒼龍
佩萬里烟霞鸞鳳萬苦竹泉傍祠老子梅花字下列
仙曹明年我亦江湖去何處相逢酒一瓢

萬安寺觀習儀

術士金吾塞梵宮旌旄十麓映寒空歌㫰元會千官
肅恭習朝儀萬國同禮崇雍容全盛日衣冠文雅太
平風小儒我日還心醉歸對書燈守歲窮

聽琴

高士軒昂馬赴坡想桐古意妙如何高山流水知音
少飛葉浮雲變態多三疊秋風五峽雨數聲落木洞
庭波請君試鼓陽春曲坐使乾坤萬物和

王氏自得山房用涂象仲韻

高人情性愛吟詩卜築山間樂四時明月清風真自
得白雲流水是眾知鳥鳴春意蘊中樹魚泳天光石
上池坐卧悠然無限好素衣化畫負幽期

春闈對讀同趙子期貴子肅夜坐

春來如山塞坐隔通宵無寐共良朋雖文性性驚鼓
壁清猶琅琅莫責珠花眩眼明機鑑把學殷古本決
雲映朝來喜色達春雨積放違唯二妙俱

和虞學士讀廷對策玉堂有賦

直廬讀卷有元臣書沐恩波物候新楊柳欲風蓬閣
曉杏花初日玉堂春掄才慶得廬公澤發策文明盡
人醉蜺躍天門龍虎榜周家百世有深仁

奉賀三朝柳容

三祖皇靈儼若存孝思時薦傳臨軒山河帶半天威
近日月重瞳玉色溫赫赫聖神開鼎甸明明英武拓
中原殆謀功德成歌頌獨有微臣愧討論

題燕郎中墓碑

燕公敬默慶承長偉績流傳在縉紳幕府平反疏紅
滿室垂麥積德幾見蕭曹事業今無及班馬文章古
有光教子義方書滿屋經史華最稱良

南城書院和王子肅韻二首

閒暮旳旳永夜通風豪宮燭淺流波實心學術端千
古缺意詞承壽光河仙伯金華司桂籍丈儒玉潤裏
李城春閑卻是龍蔭搆依舊燕臺得士多
風暮先生某匡運變化飛鳴北海波但覺術教如赴
献敬秋輩口似懸河無須春好達宗匠執法星明近
珠坡篆外宮闈深院鎖詩簡來往不嫌多

試院和王文書子磬會院韻二首

與賢家治萬方懷千羽敷文彌兩階宗伯奉先司主
試史官刪修摘堂差天香縹緲來深院燭影朦朧坐
小齋卻憶少年勤應試山聽月上落松敘
京尹與賢蓮書懷盤張翰從入寅階但聞封吏趣科

遲無復行人說黑貴霜氣稜稜御史府禮容肅肅太常齋臨池筆法知何用書擲賦猶折腰欵

試院和程學甫韻

白雁來從上青雲聿會龍飛萬象新君子揚庭鳴彩鳳聖人在位見祥麟諸公皆步攀仙桂獨我清時起釣綸遠遠更求科舉外歲寒林下不遺人

上京紀行尋賦居庸關

洞谷維岑兩軌行金無阨塞自天成析衔險道四十里封疆中原百萬兵通者但知今北口居人不識古長城清泉白石幽深處暑氣也無寒氣生

龍門

龍門兩岸倚青漢禹鑿神功壯九州日月東西自吞吐乾坤南北總樞機片雲作雨千峰暝晴對流泉百道飛老病詞臣遂僅觀吟鞭暖策不須揮

濼陽七夕分韻青字

寂寞崎扃旅中庭兒女喧呼據碧耕天上樓臺當七夕河邊機杼會雙星橋橫鵲背冰紋帳巢蛛絲樂夜之重晚別西風洗車雨龍沙漠漠遠山青

濼陽述懷

翰苑何曾紀聖謨灤陽萬里一身孤秋風起處黃榆落度酒盡時青草枯空壓黑山屯戍帳雲飛白海旗閭閻屬車來往當報見神武開基自古無

再用韻答虞學士

稽古雄文白典謨先生忠義立朝孤秋生紫水情偏遠吳入鶯峰思不枯雄世大書光制作奎章諸老盡儀圖峨峨山色畫長好一任浮雲自有無

三用韻答吳宗師見和

空空從容香建謨玉烟劍氣鶴飛孤千年骨棋枰砂熟幾局殘棋白石枯天上仙人承露掌山中老子看雲圖君聰隱几清秋日萬頃蕭蕭穗到無

四用韻答吳公爲宗師書看雲記

八分古隸鐵君謨思入風雲意不孤墨洒長篇雲退書草就時見一揮枯槁儒寒水清秋會老子畫閒贊氣蜀自昔通家成故事賦古詩易世間無

龍虎臺

縹緲神京五彩迎巫秦開形勢全然地形龍虎臺千尺圍勢山河卜萬年鐵甸周遮明日月君膺險阨古風烟郁人長此迎青萍湛露光中白雁前

過鄭義門 并序

鄭氏義門旌表久矣過者余僉憲行部經過大書

東浙第一家五葉文以像之此親風職也助常遣義門旌拜期頤之老於歟下見其長幼有序衣冠濟濟一家三代之風也嗚呼盛哉敬賦近律一章以紀云

相國鴻書獎君材邁林翔藝閒烟霞南方禮義無多族東浙衣冠第一家天上延賁綸封里中文學被光華觀風喜見加褒表厚俗清芬業有涯

助吾老南歸述懷一首因留别館閣諸公既承和章以輝其行而書聊句於其端云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白頭始遂歸田志來被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香存太常博士古官職長得虛名遺子孫

純白齋類稿卷之八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九

七言律詩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送蘭坡書曾句選孔林

孔廟摧頹火不勝下除銜命走神州浮雲蔓武斯文綠殘照林亭古木秋天府聖人祠閣里太平元士贊皇猷羣龍改觀光鄒魯金石鏗鏘頌德優

和馬伯庸退直夜坐

退食儀曹日影西事都下擁似仙梯羽衣仙樂傾聽曲石爲詩瑪瑙題火軟丹房溫坐龍酒消冰盆凍美恭還人靜說南書履萬丈寒芒聚壁奎

和楚東吳彥生見寄

北風朔暮城鉛裡詞家相遇始啟扁汲井營水鼓碑玉堂茶宿大聯殘星忠吟草漆書難好懷臥瑤寒夢有夢無端明時嗟欽老此身如鶴夜冷傳

次韻退齋常遊江心寺

東甌山水條池錫更兀猗奇向此降不使一塵生地坐長留一塔詩中江月移松影橫鼓室湘清苔花上石階安得相追共遊覽浩歌醉倒玉瓶覺

歙事春雨樓爲贈李廉使賦

嵐氣山光接太空詩樓新製擅江東官居憲府雲霄

上人在歌亭春雨中花木暖寒陰漠漠琴書生潤晚
濛濛十年謝李風流遠一代聲名屬我公

坐遠山色軒

高人住旨澹志形窗擁千峰主歌亭排闥相看仙耶
君歌門長對佛經青雨來送吳鳴蛩霆雲度飛陰臥
玉瓶獨鑊光華成百詠能令李白醉魂醒

陪康使遊昭山亭

宛陵春色有餘芳出郭清陰退與長雲樹深藏金刹
古山花時彿曉衣香唐僧卓錫清泉水紫相猜書留
筆雲終日娛吞帽勝賞微吟淺酒不成章

送蘇伯修分院上都

詞臣扈蹕史遮遠共述恩波喜氣濃下直錦袍淋馬
酒大醫種帳對龍峰白河秋草旋旗合黑吞雲深劍
佩重想見輪甡藤鹿奉樂章進秋動天容

送李仲甫應奉詞西蜀

詔遣詞臣太白豪西馳代祀豈云勞仙盤映日華蓋
旌旗遣緣雲劍閣高中蕭祠建陳玉騎前驅使節旄
擁旗遣朝廳為伏表老邛竹遺肩邸我操

送燕伯修南臺御史

九重明遣遣英豎書角城〻展素掃寸學父君史館
鄉聲名史入烏臺高風霜總避新驄馬冰霜相看古
錦袍遠業青山與似洛甘拘虛覽遍江草

送王君實西臺御史

旭世李成烘壓金風青臺閒映金閣仿聞丹鳳鳴岐
下又見青驄到隴西漢苑故基春樹遠秦川平隰暮
雲低封章精禱毋詩去好在唐人向上題

冬日書懷

天北雲容雲壺捫東風何日上歸舟小兒如里當羞
後老子京華兩滯留道義平非一身責功名健天百
年愈平生有志成遺闕惜吳遷家已白頭

詠月寒潭

一輪桂魄桂長川百頃寒潭古岸邊水影淨涵天上
月月光清澈水中天流空河漢秋無勝冷射蛟龍夜
不眠收取釣絲歸去好三更水雲滿漁船

送周伯溫廣東僉事二首

詞林參苑擅豪雄與汝升遷出帝京三載侍經環北
極一朝分憲作南風身君炎甫冰霜上思入梅坡玉
雪中春心草或能久駐青春有路愁歸鴻
遠家眼暖映朝帥忠孝純全且願親船既話知聖天
子高堂喜動太夫人成行風來招〻歲勝落奸貪逃

鬼神從此鳴將知達到他年勳業畫麒麟

王氏慶壽堂二首

皆憶蒼苔滿石田使君家世本濂川槐庭陰古多培
德荊樹花崇半學仙錦水天風黃鶴外綠衣春晝白
雲邊想知慶壽堂中老細斟流霞不計年
風流江左故猶家遠與題塵堂有涯雨袖天香翔北
極一抔秋水補南華舊載竹簡森貴石新製果承露
碧霞自古千歲由孝行銀旗八月試秉提

太白樓

齊魯平原綠樹頭登臨逕覽快風流蓬湖一曲如章
宅濟水千年太白樓宮錦酒酣飄逸氣金鑾月落燕
看想自從采石騎鯨去此地何人更唱酬

送秦慶遠應州經歷

蜀海晴通到揭揚民風吏治謂吏學師起子遺芳
泮廟化轉公菉桂縣幕府參文戲將靜郡齊下棚萬
蕉香想如薑諾今先盤千保國願見風風

茶屋

武夷新採嫩芽芽滿院春香日正融淨乳白生幽谷
水程煙時飄落花風解軟紗帽角黃戶靜聽松濤起
半空喚醒玉川相陸羽共升閶闔祈詩篇

又詠

竹屋山房雅致幽息泉建茗譚春想柴門閉使茶客
少石為烹時道士留苦入舟腸疑骨飲香回齒頰凄
風流北院睡足供三碗不翩人間萬戶侯

賀天師誨靈靈應

綠章夜奏授靈同黃閣指藏已上通龍虎千年傳秘
訣乾坤一靈顯言功天花客散人心悅陽氣潛回物
象重為報新春好消息之知喜色動三宮

賦喜白髮

舉世誰想居何喜白紛固與歲來翔陽春不化喜顛
靈清晚世執滿面朝士莫達多為國山人頭上斗
除諸今年我本周花甲正好街杯介壽筍

歸來漫題

崎嶇實鴻避網羅征途歲月為清磨故園安在黃花
少老交舊者白髮多司馬壯心寧止是淵明歸興欲
如何先採晚勝豐年喜時醉新醪一浩歌

送和家故甫題蓬萊閣韻

長吟得句勝封侯況是蓬萊閣上遊萬壑龍吼春雨
足千峰列翠晚雲收山藏史母細金遺帝召詞臣記
玉樓唯有留題在高處嬙衣無復繼風流

壽吳宗師二首

孔李通家輔世長兩都來住幾星霜龍川晚虎迎天伏鳳闕春朝侍玉皇圖寫風雲千載會鋪張道德九霄光玄門殊絕無今古壽據山中一瓣香

又詠

瑤池碩果蟠桃熟南極光中寬老仙看壽七旬又一歲至元再紀方五年欲成丹大飛紫虛看畫白雲上青天緱嶺仙家日月永靈椿樹下錦溪邊

宿智者草堂呈輝公

京國歸來訪舊盟祇園樹下試閑行青松夾道石雲冷紅葉滿山秋雨晴重到上方驚半世清談良夜欲二更新碑琬琰傳江左師表禪規萃大成

送王益夫宣城教授

東書璞破過江東師範宣城道最隆禮樂絃歌千里化衣冠文物六朝風裴休綠野閒禪苑謝朓青山晚猶宮會見聲華勝憲府相思回首暮雲中

濟州阻水

梧葉初飄暑氣消任城留滯過中原風雷又逞他山雨川瀆方增會水源天井千艘交艤景斗門三峽怒濤翻常時憂涸今憂漲危坐船聰看浪痕

赴蒼道中

雪堂春氣午猶寒蒼壁飛雲古木秋馬嶺危盤九天上劍山勝絕萬峰頭紡草成屋依巖穴疊石為田帶澗流未必居人識幽趣長令行旅似清遊

送于壽道知婺源州

分符出守向星源竹馬郊迎二月春共仰高科推國士獨持康節化州民香凝燕寢黃堂靜坐引熙軒年益新來子儀鄉山水最無遠近白頭人

范文正公忠烈廟

蕭石叢生泉一泓太平香火獨長存西遷事業歸青史光世英靈臥白雲義廉又照吳下族孝祠遺者蕃香中吳我來景仰懷忠烈幾度徘徊到夕曛

壽樹軒

昔人種德百年期壽樹深根閱幾時蔭蔭當軒增秀色森森遠合冰華繁閬階鶴下鳴陰遠空谷鶯來語晝遲晴暉角秀物順吳興志封植有遺思

送上官恭俊祠嶽瀆名山

縹緲霞佩雨壇青曲有天香華有雲上應星辰馳使節遠窮海嶽禮祠庭四方樂歲祈民福萬壽長春錫帝齡聞說題詩尋勝侶山陰雲鶴探禽經

李氏遠眺閣

乾淳殘刻護神靈筆陣崢嶸接鯉庭啓代文明三逮
閣承家業廣一道經鄒侯舊讀岳叢白屯相新休無
汗青學自五峯傳統緒湖南章甫盛儀刑

寄殷玉林鍊師

羽衣道士識重瞳冠劍蒼寒星斗胸赤壁月華驚夢
鶴蓬萊雲氣護飛龍新宮突兀三清殿故國蒼茫六
代松免憶舊遊今白髮何期再謁蔣山鐘

和王君賓爾外史山韻

元臣執政肅留都小隊巡山近甸初晚日旌旗穿水
國秋風劍佩入林居杜公酒熟田間醉朝士詩成石
士書白髮史官違外請乞生猶自氣凌虛

送謝光章

青冥無路志多違金谷冰山亦易非萬里天風變鬢
老五湖秋水一帆歸東籬菊花古來好澤國蟹魚今
正肥美子家書尋故隱長松梁上看雲飛

泳州先生廟

先生故鄉今泳郡我行其野慨英雄猶存古廟龍顏
異無復高采像羽同西蜀鴻安付諸葛東吳遺恨失
閒公濮泉並統然然在千載神遊即沛豐

送蘇伯修淮東憲使

執風使者鐵關幹張弛都門柳色新玉節光寒淮海
月暖花香老繡衣春峨峨文獻傳家學山嶽成名廊
吏塵蒼昊皇華臨遠意澄清一道見吾民

寬天 為謝史章作

古寬空中納九州誰能從我事遨遊好謀莫作商人
喜知命長懷杞國憂百萬雄雞同旦暮大千野馬自
春秋何當追次孫吾儂莊列嘗借棲一路

高氏四景亭

丹青年光變易星太行山色尚書煙野花流水春雲
白佳木繁陰晚日青煙菊開官吟竹屋雪梅處士倚
松李人生適興隨行樂萬事無過酒一瓶

雨竹山房

山房舊隱種琅玕屢雨翠鳴古風搖入戶清音聞自
龍吟脆秀色靜相青翠搖漏：翠縷幾玉立竿：鶴
羽寒三世對牀書滿屋幾回吟罷獨凭欄

東平程千戶挽詩

太尉名家魯國英當兼文武識高明雲飛塞朔旗
梁水急黃河夜渡兵四十九年如夢百千萬劫悟
無生郎君惟肖能傳業何止遺芳在柳營

寄題齊雲閣

龍泉真氣干斗牛處士幽居意自閑高閣臥雲超物
表古槎流水寄人間尚疑星石千年在曾泛天河萬
里還不用城南重訪卜此生真便好溪山

送太史詹良軒赴闕

遠送故人上帝臺臨岐握手聽嗟哀長亭細雨沾行
旆祖道飛花撲酒杯萬里蒼生待雲雨九重明主憶
賢才誰知此去承恩後故國咸瞻衣錦回

純白齋類稿卷之九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

七言律詩

胡助古愚著

中秋月

水鏡團ゝ淨碧空山河大地影朧朧中秋明月年ゝ
好萬里清光處ゝ同春華蓮花凋玉露廣寒桂樹起
金風明朝塵世那堪說但見童顏變老翁

上享太廟攝祭

太乙旬陳盛羽儀彤祠清廟早冬時犧樽毋擬崇獻
饌奠定工歌讓孝思穆ゝ濟升三后假洋ゝ左右有
重熙明朝法駕還宮使民望恩成四海春

送邵伯益御史

周學師模奉浩然臺綱扶植補忠賢一封直氣瑤前
秦百世高名天下清剛介獨鳴能決去奸諛倪豈
安既安今宗社新文重砥柱中流障百川

梅所

竹外橫斜野水濱歲寒何處識吾真繫烟鎖雨面如
玉豐谷冰產身是春東閣延春青眼舊西湖橋墓勾
頭新光風霽月梅花所畫屬當年上國賓

壽胡編修

山野遭時久治安會瞻執筆邊遊觀一生清苦唯文

學十載迂廻役史官白髮方斬銀海眼青衫依舊玉
堂寒老來未遂歸田計慚愧猶逢九轉丹

沙河舟中

夜來好雨潤桑麻頓時園林去路賒天上雲衣變蒼
狗水中日影動金蛇老吟昔處思爲客春眼濃時夢
到家漸近淮鄉風物美揚州准擬看瓊花

過京口有懷充見淮海山長

淮海向時曾對揚江流浩浩莫窮源金山宵立底燕
上人步溯寺泥舊痕萬里孤飛鴻雁渚百年有感鶴
鶴原碑宮鈎大生悽愴慨共登臨更斷魂

挽王經學中丞

玉堂揮翰瑪珠璣家學光華世所稀但覺高才無薄
事安知平地有危機妙年臺閣祥麟出晚節江淮退
鷁飛惆悵百身會莫贖生芻一束淚沾衣

又

平生忠欸重清君報國當時萬士多烏府風清中執
法鳳池日永載賡歌人間富貴如春夢海外文章仰
老坡惆悵白頭門下客傷心無復聽鳴珂

壽吳宗師

蓬萊深處老仙卿閣看飛雲非史明此日康成千歲
壽明朝太極一陽生幸功無逸非書遺遺物同道不
世情晚歲瑤池青鳥下天風吹散紫霞笙

南郊大禮慶成

齋宮登欲恭穹蒼莫璧鳴韶達燎烟萬世配如尊聖
祖一人端冕對皇天祈常時郁三光會宣漢昭回五
色連海內歡心成大禮恩波同洽慶先年

題丁元吉陽明樓

陽明福地神仙宅縹緲樓居續翠微瑤草長於從古
靈桃花流水駐春暉黃庭已舉鸞去華表方看獨
鶴歸人世千年一彈指蓬萊清淺是耶非

送高永之赴嘉政廻擢

初試朝衫崔嵬蘭亭四貫舊絲歌且騎擒賊將軍
馬依稀書姓道士鵝雁蕩雲飛山有澤龍湫日靜海
無波太平時世官偏好雲政安居樂意多

中秋宿中山值雨

擇吉初利出國都身知道兩脉良圖馬行不礙人頻
除泥陷方深路轉迷秀水叠疊雲氣重中山秋半月
光無明朝局出燕南道更若淋漓到日晡

和趙子朔侍郎延春晚直韻

晚聞閶闔日華東入直承恩侍宸龍水淺御爐生穗

凌霜殺宮樹脫初冬立鮮正色皆前抽報恩毋心石
上松業在濟時方向用顧言郎取富貴打

春闈景外紀事

南宮會試集羣英景外官曹職事輕對積文場四君
子益勝筆吏二先生建朝虛食唯想色長晝高談起
笑聲鎖院若閒星散後他年莫忘此時情

知棠敬富危大朴同遊四明東湖

建壘叢蹈蔚石光東湖勝慨甲吾鄉青山帶雨扶偏
早綠水生陰夏自凉大史方紬藏閒說老懷飛姓白
祠香承宣安得如渝華澤及斯民百世長

除夕偶成

節物紛華除夕至嗟余幾見客京城身輕樹事無官
青年老還家有子迎賓陌稻兵建夜飲來門爆竹半
空鳴戲夫同守清貧樂窮鬼年年送不行

寄題重堂重建

東坡遺迹久荒榛遠緬名高叙寘姿竹既無營新峰
雪海家重發舊時春一樣風月超前古兩賦文章絕
後塵安得登臨舟公像江波浩蕩白鷗馴

赤松宮

萬樹烟霞一水遶叱羊福地仰建壺林泉松石到今

別有壺中神仙自古無山骨華首長是羽裘騰芝草不
曾粘桃源小有更奇絕鐵笛數聲秋月孤

智者寺

古木寒泓物外心赤松智者獨登臨華堂訪舊隔尋
訣禪苑談空無古今石壁峰巖貴盡積林亭寫寞白
雲深嗟予老矣無他念洗耳靈源聽法音

虎丘寺

海湧峰巖萬壑水泉立奇觀列仙靈劍光遙遙沉寒
水陰影層層上小房楊子題詩山亦喜生公說法石
曾聽小吳軒上一長嘯極目平原木泰青

送嚏子山平章赴杭省

公卿祖席上東門花柳芳菲氣始旺頒律建節書
暑分符釣軸鎮雄藩湖山日靜居民樂江海春深品
物繁丞相儒風賓治道蒼萬笑長簡瞻

又

德厚才弘閣上如冰清玉潔映黃扉詞林載筆真無
泰相業傳家更有輝行潦潮平看拜濟新堤沙岸莊
指飛象南父老勸謳佇諸馬旋旐蜂化機

始皇

祖龍才略亦雄哉六合為家席卷來函谷出師從灼

欲驪山慕死後人家可怪爲世帝王業紙捌一坑儒
士灰塚壯中車幾不免沙丘同載鮑魚回

長城公

三閣飄香樂意濃賦詩酣飲謝春風金陵王氣六朝
盡玉樹庭花一曲終門外干戈南北混井間猶仰屯
主同他年祝上來封表郎在同皇宇宙中

明皇

一曲霓裳四海危渴駱馬先錦繃兒皇如動收閒孔
日翻作荒遊天寶聽九廟蒙塵術史老六軍狂馬怨
城石關關蜀道歸來後南內凄涼更可悲

子房

一擊豪揮博浪中韓讐未報氣如虹遲尋圯下島經
走留謝鴻門玉斗空取履早師黃石老定儲既取螢
走翁功成卻喜人間事長使英雄仰素風

蓮花

隔岸新妝笑浣紗香風清遠屬詩家留侯雅稱婦人
說茂叔深知君子花碧淨秋波千掬玉紅酣落日一
川霞蘭舟桂楫紛紛去憶聽吳歌滿若耶

七夕

靈鵲成橋度未央紅樹萬古真靈志人間浸道經年
別天上秋如一日長玉果珠璧傳巧意銀河鳳駕碾
秋光歸時不似來時好夜過紫綃雲霧裏

寒食西湖上分韻得聲字

湖光瀲灧雨初晴喜對良辰更合并鄉里暖風吹釣
影禁花寒食起簫聲吟殘見竹敲門者酒局思茶入
寺行薄暮歸來忘息火客懷猶理舊書檠

和方部卿過滿碧館

掃雨高吟身得詩煖探幽遠和於廢古亭碑創自雲
廢野水風雲無是非一治淨沉秋樹影數峰長落夕
陽驛風流盡合今何在唯有蒼苔滿釣磯

和葛介軒對雨

晴雨絲風入來窗層昏香衝逕溢殘回滿志芳草夢初
覺一徑落花門不開春事重教隨雨盡老容晴覺是
愁來我亦欲作歸田計門外鶴鷗莫莫猜

綠悅亭

雨後吾曾到山上方拾風吹冥道永來四善蒼樹綠陰
合一簷閑雲清晝長竹屋鳴琴遠谷響山泉流水入
池香織鶯擒攻黍春出隔水紛紛盧橘黄

寒食寄葛介軒

惆悵東風業火天春寒猶向與蕭然安貧豈乞墻間

登迹春力耕鋤上田滿地飛花猶見雲千門掩却已
藏烟霞公上塚歸來後塵挾新茶試石泉

和師古姪孫遊禪智寺

竹院松門風自開齋蔬幽鳥下生臺懸崖瀑近雲清
畫棟摩詩存長蛾昔花御苑時春易老山林好處客
黼衣傳觴野飲踈狂老楓恣嚴碑隱者猜

同李此竹過西明巖

翩翩敎騎入林幽落照西明轉眼忽聞陞已非一日
鈎仙巖方作月時遭青棧露下雲生暝黃葉風高石
室秋安得春天却來此臥看飛泉瀉山碉

贈開雲屋長老

古衲龐眉錫北山山中來往畫名賈瓛仙解帶施元
老禪子留衣別大顛貫珠篆峯春見句雲表竹屋夜
安禪何時却入東林社小結茅茨傍鹿出

壽潘主敬隱士

先生高尚襲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泉石寫心無別
事皇王經世有遺思懷語明珠狀清景隱几寞觀畫
詠時文志獨修天爵青紋鹿局豈排興如

禹廟

陵廟丹青樹篆文梅梁定石昔人言千年歲清神功
在三代衣冠古狀存日落荒烟春水遠雨來秦望野
雲春浅高一覽禁田潤空翠山齋為寺門

永北山房

永北山房處士廬松筠蕭爽與何如汲泉自試建茶
角既石當情種樹書碧色映窗新草長紅芳破徑落
花初幽深不減東西護網底風吐手自鋤

寄秦里菊良軒

故家喬木喜當還先生談經思勇泉竹徑出青春有
主草庭文筆意無違夜來風雨思重念塵世參商各
一天心子學詩興戚佩琴裁讀罷斂清照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終

枕白齋類稿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古婁東陽明助古愚父著

蔣山

鍾阜龍蟠自古今寶公塔畔見幽尋寄雲碧溜寒聲細夾道蒼髯古意深千載有懷窮澗壑幾人無愧老山林莽梁遺跡多真汶聊把閒愁入醉吟

寄古學兄

東望南徐即故鄉寒氈閒坐畫初長池塘有夢生春草風雨何時對夜床空卷無緣趨客路發宮花發擬人舊登瀛會有書來約綠夢秦淮正可航

金山寺

年提來興到金山樓閣眺眺極目觀春海江光明法界遙帆影落僧閣青銅房月缺滿平白重鋼空夏木寒長嘯天風來萬里登臨無復江南思

送張鵬飛僉事回建

冰壺玉節意英英正快秋槎九萬程攬轡帆然新東事理輪蹄出舊家聲推重篆様王山君閩海秋陰一道清風來此旋張俗虞光發陰裏過地行

文韶揚交直過茅山

兩過三茅翠滿林冰壺高士入山時翻思塵世千年事來丁仙家一局棋曾劍飛空昇化久秋雲滿地鶴歸遲洞門不鎖天壇靜風管時時月下吹

送趙伯升江東巡唐

風高用儒吾道尊蕭然琴鶴是行裝昔聞洛水羅逼石今見鍾山起趙猶十載黃塵烏帽影一輪水鏡玉壺光公閒美徽宣城上疊峰嘆孱入錦囊

送巖山鐵主歸天竺

道人說法雨花來無盡摩尼濁水澄納慧天香鮮玉陡錫穎空影過金陵擇娃三藏見真性衣錦壽迦真吳龍執拂從來世緣淺頭參中征瑞峻嶒

古學兄自京口至壽陽教授上虞州三不期而會是夕大雪

家山何在父孤連兄生來齊歲文窗兄弟異塌千里隔江湖風雪一宵同暴暢滿飲消悉外裏燭相看似夢中明日不堪回首處孤雲依舊在江東

春雪

青雨纖纖夜多斯翔成六出舞春宵撲糊梆映艇難積思璵花盞暖弱湖雲膜長送隨而去風廻處晚遲人飄腹前賦瑞迷狀樂此夕寒齋始寂寥

玉晨觀

三茅山下玉晨觀陶許當風古道場仙檜千年留青
宋丹泉二井分陰陽烟浮石髓沙碧雲護臺壇秋
葉黃過客徘徊不能去殘碑斷碣滿長廊

虎丘寺

闔閭荒塚鹿麋遊化作蓬宮跨碧湫海氣潛通龍脈
劍金精秘泄虎蹲丘陰風颯颯覺塵古白日寒寒萬
木秋說法道人無復見空餘群石臥山頭

素山水

浮空積翠含烟霞龍事丹青屬畫師野水碧澄漁釣
艇秋林黃落見人家眞無俗客思尋茶亦有閑官探
葛花真似生餘畫壁裏不知出治在京華

和袁伯長韻送繼學伯庸赴上都四首

紫薇朝雨畫凝脂玉署深深弱柳垂書法護嚴當武
華家聲譽實在論思俞洲香拔青宮貌人世難酬白
璽詔庚辟年年九天上微涼殿閣戲麐時
江海詞源正滿漫南房老翠鬢回看花瑞瓏璁靈滿
臺宮錦絡滿酒受乾鑾執承恩揮寶札乾峰咕賜出
水盤英才得展當年治雜說吟官鳥上早
省署宮本疊靈腦上京雨露故多垂人間爽耕無同
到天上高寒有所思內府舊傳延對果教坊新椒醋

歌詞由來魚素酒香髮二妙風流擅一時
君庸閒外陰漫漫異境蕭條柱杖看沙草低風急韻
烟，扁舟開日露華乾天間風颭三千匹世路羊腸百
八盤惣見玉堂多盛筵宿直晴起日三竿

次韻楊文直偶作

萬事紛紛歸去休珠山釣長鄉良謀青衫不直田園
祟白屋那閑時世憂壯志奈何成蹇落殘年如此愧，
淹留會當共駕牛車去卻泛春江樹沙舟

和閒閣眞人倬鶴

胎會住世不知年眞退成功獨有攜華表留聲終解
化浮丘總法皇盧傳舊秉明寂空軒蓋欸墨銘章有
基回網帳君總親看蘿拔騎一隻上寥天

和道心煙道典

高人自得丘園趣何用騰金乘九環宿雨乾時耕白
水春雲香處新青山東林寺社形骸外西塞巖前英伯
仲閒把酒清明時節好相逢莫教酒盞閒

趙吳化書院別親友

適泰名勝夫貴族咣卿京華一夢回此日東書遊吳
化當時萬橋上清聖能太但得無迎送地近何妨歌
往來自笑半生成底事落標期數青見英才

送董仲璞赴察院

三泰淵源濟世才蔚書嚴肅霽風雷分司歷遍東西
浙貢制還升內外臺八詠凌雲思易別半山捻月眼
皇來交遊家〻登清要敢倦寒儒困草萊

遊小赤壁

釣磯彷彿臺西邊遐想英雄一慨然塵合空傳小赤
壁文章猶續老坡仙暮星又化山頭石秋月長懸水
底天此夕舟遊殊勝絕惜無佳句與人傳

新試院

寄臣爲志捧鄉闈繪事鞏飛土木奇欲爲清朝羅俊
士豈於華屋計崇資豐碑外樹瞻王道高閣中嚴奉
聖師會見秋風燈火夕春來晴照捷文時

西山晚歸

金刹峪〻壓翠微凌藤扶杖試躋攀清時更覺湖山
好樂意桂知魚鳥閒西浦新鴻秋水外南朝古木夕
陽間遊人爲問歸何晚更寄幽尋山上還

訪孫幹卿州判

元夕特攜酒與儀喜君風昔志豪雄相思京國十年
外再會江陰一夢中與話安恬循吏化家傳清白古
人風功名事業從茲始不與書翁皇仕同

效候良壽借書一律體孫幹卿

判州儉德似篁草康幹聲名日播揚僅臥獨情吟繞
永勝遊同釣綠春陽賞心喜觀臨江渚快意風濤接
海洋今古無窮詩酒興此生隨地得徜徉

步景揮

來往南徐又十秋人逢好景易生愁驚心鴻雁飛孤
影滿目江山憶舊遊雲淨金焦浮碧玉雪消吳蜀漲
春流文章未了相如志專駕長風萬里舟

三月廿八日喜雨

久旱山川偏渴祠翠華徐動北郊時俄瞻萬里風雲
合沛作一天雷雨垂濯飛埃泥洗馬潤流枯壑水
浮龜與情歌舞均餘被想見行宮過壽卮

讀文山集

學問淵源見性真志扶綱常不違辰少時大象魁多
士晚節忠風愧殺人至上封章誅學律昔回直筆媲
雅臣遺文字〻英靈氣玉潔珠光萬古新

和李恩齋留別南歸

漢廷貴從受桐鄉聽唱驪駒柳更揚祖帳都門華轂
盛歸驂江路白雲長平山楊柳瓊花入酒
酒香一代幾人如此老維南草木

壯日勤勞偏楚卿于今歸夢有荊關名高藝圃承恩
重貴極傳神閥世長榮几滿圖保白傳晝風竹筆健
黃耆玉堂回首如天上荔葡江擁共耿光

和張希孟學士拜命不赴四首

人生適意早歸來日日杯觴笑口開雲吞長歌招隱
曲玉堂空迎謫仙才子秀素志唯松石仲蔚高君正
華表馬上朝雞曾憶聽啟感無夢到鶯臺
孤雲野鶴本情親詩酒生涯樂更真已屬諸公行治
道何妨老子作閑人琴樽夜醉華峰月牀夜朝吟清
水春心與漁翁同一静烟波浩蕩白鷗馴
既卸朝衣年再來竹窓松户傳叢間但從林下得幽
趣不管人間論退才夜雪釣綠西湖玉春風履窓北
山叢相逢俵樂多仙侶看啼時開月滿臺
晉退孤風孰可攀笑談吾自愛吾真百年勝事無多
日一代高名有幾人茶竈棋枰清永夏酒瓢詩卷樂
餘春門前客散張羅地花落開庭鳥雀馴

桂安忠武王祠

丞相祠堂丈一新羣飛金碧輝麒麟故鄉尚隱七師
日遠老猶談談國人泥路迎降陽留子江湖失侯遷
元臣豐功盛烈英靈在廟食千秋福我民

松竹軒

松竹軒開絶世氣夠天九奏静中聞山林獨立春髯
更冰雪相看五節君天倫持變龍作雨參差鳴玉鳳
積雲千年化石頑更事劃過琅玕古篆文

賀歐陽圭齋除翰林承旨

廬陵居士使來身御廡湘潭萬古春江表名流如奏
業翰林植品先三人給書播告金鑾舊史事裁承玉
節新一代宗工方倚注未容賦梓五湖濱

試院和察士安韻

科場得失有神司為國求才孰敢私三日文鋒雷動
處五星德耀夜深時公心明鏡持衡重老眼昏花諳
春是往廷虞寒先已定不由天命都由理

送王公儼代祠南鎮

天書玉帛禮祠更原隨皇華候使星頒節雲門探禹
穴錯舟鏡水訪蘭亭梅梁霧古苔衣綠石室書殘草
帶青應向山陰尋故宅與謀重寫換鵝經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白頭始遂歸田
志來被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
香存太常博士古官職亂得虛名遺子孫

卷十一終

紫白齋稿卷之十二

古歙東陽胡助古餘父著

六世孫 江東齊溫 淮 重編

八世孫 斂 同編

後學 杜□ 校正

五言排律

壽鄉進傳傳士廿韻

昌運逢神嶽長庚應吉占仙華鍾翠〻江渭潤漸〻
問氣鍾名世登光燭臺墻屯心推廣大成德本究留
魯下傳宗遠河東問學專修辭精以密稽古博而辰
脫穎非常調彈冠鉅文選茂談春入坐吟諷月窺藻
考說文不變分雅教不厭客堂儒有據清廟罷無嫌
指景培良序探持敢其廣銘章顧竹帛論筆卻金縑
朝禎收律數恩波善沛沾仲秋當書月甚春未咸失
柱處永豎奧松摎奇雀名贊瑛于直上嶋杖未宜拈
海棗番堪剝蟠桃味正甜水蒼新玉佩蝴蝶薦牙籤
極進齊華安宰羅卻遠恬太平資潤色聖開挂学臙

壽吳宗師

瀛海仙源遠崆峒景運長真人希代出大道異時康
教雨師門盛宗風祖德光護流吳子國慶行益公堂
盛祀精潛達迎年樂未央太古由我老永命贊吾皇
忠孝承殊屋勳庸表異章蓬山遊縹緲弱水濟汪洋
華旦開千紀叢朝轉一陽羽儀真肅肅賓旦偉煌煌
清奏聞天上黃封酌帝傍龜麟呈瑞覩龍虎衛靈場
瑤圃群仙集冰壺百怪藏大椿齡益茂古柏壽彌昌
期業仍多實蟠桃又再嘗閒閒歸衆妙一一見真常
曠劫虛無炁長生道德香玄都蕭真地璧鶴永翱翔

壽馬伯庸學士廿韻

哉貢神光降乾坤真氣浮偉人鍾間出昭代獲奇英
鹿鳴高科始揚庭大策優華登又翰屬禍擢法冠侍
天下無多士朝端第一流[illegible]章繼老鳳宴興獅毬錫
耕釣繡三楚聲名播九州高今淮海月清嘯石田秋
宦寔超前席承明屬舊遊四人爭避夷二老已歸周
救筆銘儒秀談經傳先歸書宮宿善勅黃屋訪岩時
桐曲林花錦瀏龍氣暢颺雙風回大雅稽古躍前脩
華旦初筵職選齡為計壽俗論青根鐵恩重赤心投
急息春長好虹光夜不收玉堂真學士碧海古瀛洲
仙棗香堪剝蟠桃味欲甜尋祺聲廣老更綿接鋒欽

和王治書題商學士山水十韻

盛時宗翰墨學士擅丹青遠興開山水高名仰日星
樵夫容谷應漁網暮庫腥晴鳩雲無迹寒崖樹有靈
幽篁奇石瘦野蔓怪花馨猿鳥林間見舟車水際停

齊梁圖作障吳蜀寫爲屏萬壑歸叢浣千峰列廣庭
滄波鷗泛泛空手雁冥冥退思惠由筆中藏隱者扃

和治書春日臺中獨坐十韻

攬轡擢虔遠清朝百度宜憲綱爰自肅危坐若無思
封事通丹扆吟懷詠素絲烏棲多好樹鳥弄幾新枝
沙軟連芳草波澄綠漲澌興懷金馬夕言錢碧雞時
深院花陰合閑階樹影移芹香春燕子水暖出魚兒
白日寧虛擲青雲不負期甘泉榮報祀應待續周詩

送史東文助教祠西嶽還家

蜀郡文章古離庠閱望嘉故懷春之澤歸參挽三巳
秋祝祈民命分祠達使華春思寧獨席思意許還家
海嶽足咸揚乾坤聖曆延衛香辭索禁負芳迷青鴉
令伯人才秋相如俗漫誇錦江浮竹葉玉壘漲桃花
壽宇千年曾慈顏八袠加春風清劍閣秋月上寅杵
飛雁汀源遠晉雲棧道除高堂榮祿養晚節著天涯

胡安常侍郎父慶壽八十

盛世齊三壽清心養一元肖形傳洛會種德邁于門
安定新封貴中原舊望尊藥苗香夜月樂砌赤朝暾
大耋齊中呂高風蹈綺園枌榆崇素節橋梓沐皇恩
家慶金尊駒庭綵袖翻珍羞凝日愛吉酒樂春溫
水曲扶蘇枝花陰寫小軒何當床下拜同姓古彌敦

元夕王參政席上賦鰲燈

元夕同青賞華燈此是難珍羅疑鳳閣縹緲疊鰲臺
樹葉蓋雕刻并刀快翦裁水紋多曲折綠線細縈廻
一巧由心起千奇應手來紅搖鶯舞袖影散入斟杯
寶母長疑畫冰綃不染埃瑞光明百寶春色喚三台
玉燭和風轉金花午夜開追陪東閣履吟詠愧無才

壽廣伯主學士廿韻

雍國元來商岷江産世賢朝廷崇風著館閣望推先
學問諸儒服文章四海傳楷書成美甚古篆更精研
玉堂真登寫隸政可比肩持衡歸獨院進講侍經筵
生水閒精義蓬山玩秘篇聽詩紅藥畔草制紫薇邊
竹汗成新史芸香入舊編立班金帶重下直彩旌懸
曆已三朝使時方二月天長庚開壽域南極現遐年
花院蕉桐陰蘭亭禊事前高明臨斗處稚志屬林泉
顏漫黃封酒心清白社蓮松筠宜晚節龍鶴伏華顛
眞乘甘棲遁遊居履坦丹爐同永久鐵杖閒清宴
前輩風流在斯文統緒延佇看升一品飛紀玉堂仙

劉仲璞御史孝養

親老吾自盡晉基族入無樹柏哀何極居廬制獨嚴

夜炙藜寂表春露草纖纖行義深厚古科名發孝廉
青宮趨傳領白簡高士儉汝顏光賢傳遺風尚有膽

送趙宗吉西祠灌蜀

山川崇代祀有詔遣卿枚駿杻驄西威華文映上台
靈光過漢時嘉氣候春臺望吹精誠達迎年叔京廻
函香天上至使節日邊來馬度邛徠坂身行。灩澦堆
劍門雲棧蕩樓閣長安苦鳴杖扶蔭時班衣舞老萊
還家多會集陸郎少徘徊賦詠詩詞草登臨騁逸才
錦江春雨足玉壘暮雲收宣室化時對皇風揚九垓

胡母李璿入換詩

孝未尊章大仁施德厚培治家皆懿範教子總英才
欲對一梯老寸群五佳閑宜奉分官書莊露遲生哀
來服殺平利家麻萬里回聞長堤大館戲肆動三台
無復跳魚出唯應半鷗來朝餐歌楚些亦足慰泉臺

新城八詠模里張殺百康使

入詠登臨地荒涼客久煙溪山千古勝榜字一朝新
起秀真奇事觀風得偉人赤松先世裔綺季夾朝紳
露井休文迹墨壇裴女儕前摧蜂蟲盡西浦水粼粼
天遠冥鴻明波澄泳鷺。偶闌干危倚佚靖嫌此橫陳
秋落高梧影雲埋老樹身參差烏鳥集。浩蕩白鷗馴

三洞飛仙宅豐流入劍津鶴歸華表上羊臥石泉寬
芹泮恢儒業冰壺肅吏塵勳庸銘琬琰壯麗闢荆榛
要路多名士清時少隱淪川原良可愛林壑美無垠
境曠才難盡詩工筆有神舉杯邀皓月鼓瑟轉陽春
終日連南極朝心共北辰遊觀賞治理同樂太平民

和趙可學御史試院紀事十四韻

春闈多士集五日試三場懇懇言爲治拳拳愛救荒
翻牘穿序谷從考擬茨詢筆花風裁忍虔熏。燭焯煌
詞源事有緒篆索貴須防踰次精忘白届聞喜色黄
溫溫明玉質耿耿耀珠光對卷翻酥墨凝群老雪霜

紋裕閭樂恥陪漢文章倜儻求賢俊安民化。善良
仁思推廣大景運極延長宗伯持金鑑歐公適玉堂
考文流電影執法染天香歲右今光昇世衣冠有王

送袁憲擬河間治中

漢世三公裔鴻名四海聞衣冠傳典則閥閱聚氤氳
務提當年少才雄更學勤槐花發秋賦金榜炫朝曛
正議回鈞軸清風動杳芸致身崇藏署拂袖青瑣熏
南邁遺愛辭北征苦寒殷去思勤民社樂育歌泮芹
馬邑古遺澤雁門今榆枌吉無清峻極風俗美華勛
佐理頗居秀承恩報聖君古蠡近霄漢別駕翊陶雲

綠野桑麻合貴宦風月分天宮賓妙書柱子猜清茶
超君金臺玉還歸淡水清威均念同会鄰長敘斯文

王致遠母壽七十

識神騰瑞鸞婺女躔天芒生子非凡近禁新是顯揚
誥織泰五世羅經緯王祥史館明變既成均化甚良
閣宮教育青泮水頌洋洋燕喜開東壺定愛樹北堂
高科儒業進介昌壽原長寫誥天花燦煮軒豪厥允
之旬初度日三月正春陽翠釜珍羞水賁封言酒香
陵明如少壯步履更輕盈姻友歡同會門生拜舉觴
退齡同萃萃爽鄰栢耆蒼五福膺全具兒孫蔚滿床

遊赤松宮

真境空冬陰空山靜窈然舊遊如隔世肯生欲造仙
瀛島虛無地桃園小有天寒雲依竹屋晴雪混丹泉
林影日光轉梅花春意先盤桓松鶴外舒嘯石羊邊
未暇窺龍洞何由訪麂田山人朝覓句羽士夜談玄

酬和古律詩卅韻并序

僕歸自京師承子梅翁製意書兼質學識超然進
古人而從之殊增津歎日者代酒展軟盈建春意
綢繆益悅情話且又贈遺古律詩廿四韻大音希
聲麗先行禮異時中朝諸公見之亦當爲之擊節
也輒次韻奉答甚愧增貂幸裁正爲胡助禎言再
拜

乾坤森萬象一氣貫綱維蜀此文風盛才當世運熙
青玫琪琪白水照摩尼之榮與喜美年荒魯酒漓。
達才猶昔日藏且療高時蝴蝶肉柴扇衣冠漢羽儀
喜因遊燕寂暫得旋居寫又輸功深著鄉閭德厚施
遠懷想暴布妙語數相遺無客華鵝集娛親彩服奇
奧新憐野賁格變袞並安熟謂怎禁獨行看貴禮閑
感君崇道義愧我拙言辭歷級賓良友溫恭本聖師
克勤追海泊和理益操持蜜戟長虞覆天罔無乖衛
愛堂真意永竹徑嚴寒期屼峴嵩峦登南溪雨發堤
古心指與著遠與寄園池習俗行詩疾隨時論少年
枚盛春緘頌遠炬夜催詞俾繁躬成務愚言敢倣危
行藏得有合用舍執中宜年妙才華富飛騰豈厥遲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三

五言絕句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

白雲

片片白於雪山人共隱居豈無作霖意太容時一舒

石鼓磧

經過石鼓磧不見石鼓文雨洞風寒玉半山生白雲

黃秋江耕釣山居十詠

秋江釣月

江月澄秋色雲鈎沙岸邊得魚固可喜無魚亦欣然

密谷耕雲

農事不可緩躬耕以養親隱居雲谷裏若作太平民

蒼峰卓筆

孤峯卓毛錐何啻萬鈞力誰能蘸秋江顛草書空碧

碧巘開屏

神工琢方玉爲障紅塵路翠屏生晚寒白鳥忽飛度

楓林巢屋

蕭蕭楓樹林上有仙鶴巢獨宿白雲邊數聲秋月高

雲洞浮遊

激湍浮石龜頑若不知事洞底得高年殊勝江湖使

峽巖扶車

行險處傾覆居高處易非上車扶不進下車去如飛

圓岡挹斗

山脉應天象蒼崖有圓岡蕭寥靜相對去去心不忘

雙溪合璧

寶劍千年合山輝神氣通深清環躍石餘潤作年豐

古寺臥虹

容山出清泉蕭寺隱林端掃葉僧歸後夕陽橋影寒

希夷像

肚皮已太極鼻息應黃鐘天下事已定先生睡得濃

山水小畫五首

小山如虎踞大山似龍蟠草堂人已出惠暖生春寒

春杏花泛泛水遶山重重漁艇時來往桃園路有通

結廬水石會高居把釣人前峰春雨足一派雲天紳

古寺雲峰頂微茫一徑開時逢林下客與畫把琴同

茅棟臨松壑飛泉不厭看何勞揮白羽長夏自生寒

劉伶像

一鍤埋身許相隨入醉鄉形骸雖放浪世元未能忘

子昂枯木竹石

幽篁傲霜節枯木寒無枝石生寸微兀藏要以爲奇

秋晚小景

茅宇清溪曲秋風先樹疎空中傳雁過知有北來書

蘆雁四詠飛鳴宿食

蕭雨連寒渚渡江蘆葉黄誰云南去遠不敢過衡陽

萬里西風急遙書特一拳從教驚客夢可待主人悲

沙汀棲處穩夜為有奴看月暗蘆花白一身秋夢寒

飲啄隨自得求田梁稻秋寧簡謀一飽去却網羅憂

新凉二首

夜來聽戶凉一枕便秋雨曉起絶飛埃門前有流水

雨後殘暑去風送新凉至安得歸夢成夜長愁不寐

勸兄弟十首

田氏好兄弟初為念头差一朝仍會合判樹再開花

鄴下燕奠句淮南有粟歌相煎豈不得奈爾二人何

何苦竟燈鼓皆思手足親丁寧鶺鴒到憂懷同是何人

鴻雁天邊過鶺鴒令上飛尋群還類聚次序不相違

父慈子必孝兄友弟須恭倘使誠心在如何不感通

連床聽夜雨長枕共姜衾枝葉相輝映何由外侮侵

金昆如玉季和樂奏塤篪氣象自然別淳風復古時

生來同一氣兄弟是天倫祇要長和睦休論富與貧

友愛言無間從教耳屬垣怡怡從遜讓寬厚福之源

古有難兄弟今無好弟兄何由風俗厚民可返人情

越上寶林寺八詠

飛來峰

寶林從何來飛空錫同住天風吹海濤長恐復飛去

應天塔

浮圖成再世業友高入雲妙應人天果登音上界聞

靈鰻井

巖穴如深井皆稱通海脈靈鰻久蜿蜒歲事時有應

大布納

清凉大布納上帝忍遺德流傳五百年未成鐵衣述

羅漢井

應真曾卓錫百尺井泉深汲汲天人供泓澄傳印心

古鐵缽

鐵缽生古色曾經飯鉢藏黄龍九降眼更長碧蓮花

深竹堂

禪宮庭宇靜深翠萬竿竹已悟尾宗聲方啟道機熟

盤翠軒

獨擅越中秀軒臨四面山紅塵飛不到長共白雲閒

除夕

今年盡今日明日是明年家況蕭條處春寒雪後天

大能仁寺五詠

支遁堂

支遁開山祖千年古道場坐看秦望碧門對鏡湖光

玄度檜

許公手親植上有晉苔封應悟無生話蒼然化老龍

天鏡閣

凌虛高閣迥一鑑懸秋空山河與天地盡在光明中

傲雪軒

松竹持高節清香獨讓梅歲寒同傲雪風月更悠哉

見月亭

夜夜見明月殘經可了看半窓挨塔影玉漏二更寒

孔子泣麟圖

麟為聖人出聖人為麟泣見獲何不祥春秋成絕筆

布袋和尚

一笻挑布袋萬物此俱收開口嬉嬉笑人生枉自愁

雨水竹

楚雲飛不起翠雨與低垂南望九疑遠湘妃泣舜時

畫虎二首

踞坐視眈眈容山將暮日一嘯風滿林獸驚不敢出

橫行負嵎坐風林欲暮天威猛服翁馭執戟攖在前

尖帽山

山似高唐帽青尖拂晚空何人堪戴取付與筆頭翁

錦屏峽

白石似屏身流水似屏紋何誰律此曲遺音千萬年

仙人枕

石作仙人枕枕邊流水聲借君眠一覺神與到蓬瀛

白海

雲表青冥遠風高白海寒君王圍獵處人道近長安

隱趣園八首

君子池

池上藕花開香從風拂來亭亭清淨觀君子日徘徊

待月壇

天遠雲歸早山高月上遲夜坐發孤詠秋風生桂枝

菊錦屏

濯錦為屏障紅紫擁萬枝試看叢曉足何羨蜀王妻

天香臺

三月韶華盛名花傾國人何期歡華會同賞洛陽春

香雪壁

酴醾氣意好百尺丈條枝壁立堆香雪風流入酒盃

晚香徑

彭澤歸來後東籬菊正黃秋光無限興晚節有餘香

竹澗亭

竹逕茅亭外泉流石澗中一天秋月夜千載隱君風

歲寒亭

松竹如佳士梅花更典刑歲寒千古意笑指鹿峯青

附六言絕句

稽穗師秋山小景二首

綠窟凝室明月茂陵仙掌秋風雲外楚山點綴畫·吳江落楓

林下手招歸鶴水邊目送飛鴻莫道秋山是畫分明身在其中

羣魚歸釣圖二首

莫問水鄉三物濠梁之樂誰同慎勿横戈沙上正須曳尾泥中

風味獨饒鱸索言且莫問波臣便當相浮湖海長作龜魚主人

虎溪三笑圖二首

東林一段公案送客不過虎溪今日為誰破戒欣然拍手分攜

陸道山靜兀兀陶淵明醉如泥笑殺遠公相送何曾踏着虎溪

北山不老泉

千載有懷慈母一泓不老寒泉欲寫游而莫盡意生石以安禪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四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七言絶句

安山見王維學侍御

緑安園林杏子熟安山泊船端午時南歸喜見王侍御叢風入座談新詩

尚學士山水

雨斷雲林曷翠煙流舟一葉釣滄江好山秀水尚公筆付與幽人臥北牕

蘇李祖別圖

持節生還海上身酒酣泣盡別愁新河梁分手天南北千古長憐異域人

羅維川山水

羅川山水足幽奇點綴分明似郭熙何事舟人歸意遠風吹溪雨欲來時

感詠鶴

白鶴翩躚日日來道人庭宇戲莓苔祇愁喚得丹成後騎上青天去不迴

桐江舟中

潮送歸舟過浙東嚴陵灘下一帆風桐江秋色真堪畫回首釣臺烟雨中

柯敬仲枯木竹石

瀟灑幽篁不受塵千々枯木篆書文揮毫灑落清新耳竟不識湖州古墨君

登舟口號

東家送我上扁舟一路溪山債舊遊不覺如飛人漸遠無窮離恨滿回頭

周柳道傳留題天王講主墨梅

妙入毫端老更妍河東句落簡編遺天王祠下春風面時見天花雨法筵

贈儀公上人

華頂高峯了上東高風孤絶幾山靈我來試叩祖師意直指芙蓉一朶青

草堂歸來圖

草堂雲水静含暉剎樹花稍掛衲衣卓錫首聲慈母喜萬岡方向北山歸

賢氏孝感紫芝圖

孝子當年泣血時寒莪一詠一回悲冰魚冬笋何嗟及瑞應猶多見紫芝

東坡書三馬贊真蹟

圉成天馬歸何處墨妙辭雄耐久看當日儀曹玉花

判他年還家一忽所

錢清道中

斜風細雨過西興越上山光見未曾夜宿錢清愁不
寐可憐春盡冷如冰

李息齋墨竹

薊丘老息竹傳神密葉累稍不受塵相對碧濃風日
靜谷然疑是仙人

戲作東門竹枝詞五首

東門歲晚竹枝歌白髮無情恭老何古意猶存風俗
厚南人不似北人多

病卒攜筐拾燈新東門稍僻少車塵女從叶佛接邊
任憤見泥將高車人

灑力微微多易同地旗宿火已成灰飛霜帶月來犯
吼知有鹿爭直北來

寒林不動靜無風小酌微黃面微紅晚向東門回首
處西山只在夕陽中

馬通火軟穴居溫不當狂飈隔帶翻看歲闌冊新歲
近短棘何日出東門

偕元卿御史過來

暖背晴軒柳影疏履穿衣弊且安居朝來御史分清

俸飽飯紅陳積書

得家書

老子飄飄出岫雲縱教二息自持門忽逢驛使平安
報更喜秋來得一孫

送道士楊一可歸儲養母

叙門來老畫希陽貪未遂家草太玄若識孔明無異
趣人間孝子即神仙

墨蘭

翠袖瑤華泥露香所思渺渺在三湘九疑日暮碧雲
合空谷無人亦自芳

畫猿

長臂黑猿接鶯窩攀藤接果技於風全泉亭上倩誰
拔長嘯一聲明月中

鍾橋樓

高樓老人何處藏結樓寅日攬秋光金烏飛出東海
水歸作洞庭千樹黃

郭天錫山水

危峰千仞翠參參彷彿匡廬有草堂聞道山人歇不
起簫暮嘆白雲鄉裏

子昂秋月牧牛圖

野岸秋風木葉稀雨三穀鼓慶荒陂玉堂學士歸田
興駕出山溪放牧時

懷達玉首

朝披諫書夕達宸拜史疏出亦南遷玉人自昔宦烟
摩文采風流今謫仙
中書落筆萬人驚海外為文更老成若使青禮還書
物之知造化忌擧名
停車綠葉晴挑柳荔子集花取意當何日寫瓌琢此
寒西聽剪燭話南荒
翰墨留題於與新選方系勝必同人芩陵山水閒天
下亦是當年過逐臣
起居飯食異中原瘴海茫茫何處村慣我真成屈公
客不飲一枝俟寒溫

謝幾士悅惠楮衾二首

漂楮為衾雪色鮮軟於木絹煖於綿詩人持贈卿清
儉徒向寒齋夜獨眠
裘光如練瑩無瑕蜀錦湖綾未足誇煖入詩肩長熟
睡夢成踏雪去尋梅

朝賀退赴南城試院三首

天子龍飛朝會罷郎閣貢院到南城燕臺桂樹秋風
老奎壁光芒五夜明
簾外良勞小試官棘闈列卒護防閑夜深危坐看瞭
參城姬燒燭更寒
文場戰藝以衡校掌衡源源筆下來不負皇家寵治
意端從鄉舉得人才

題七賢過寒林

瀟灑吟懷有底忙僕夫寒冒度林塘他時描畫紅塵
陌却愧黃虀舊酒香

值初度

塵滿衣中好宦情玉堂閑暇得虛名侍祠太室清宵
起不記今朝是我生

慶清南道上三首

彰義門前柳楊陰遍街墟畔井泉深行人飲馬向南
去歷歷穹碑好墓林
桂殖卿子巧雕鏤橋下渴烏走滴流五月燕山日如
火寫坪雨度過屋簷
豬仲新汗又一時忽好百世託雄縣吏官清暇知何
補集幼來書貫傳碑

上京紀行見玉泉山下荷花

西山迴入玉泉清無數荷花香氣生立馬岸邊看不

足部駛五月到臨平

榆林

傑客出關仍畏暑居庸回首暮雲深青山環合無雄
把不見舊時榆樹林

榆林嶺二首

九折盤紆逐客愁遠雷載輦虎神遊長草見說榆林
嶺今日身親到上頭

下馬榆林嶺洞開山風微動十分涼森乾嶺上一回
首何處雲飛是故鄉

再賦李老谷

李老閣中聞杜鵑江南遊子不歸田村名別傳滿溢
去覺渡灤河朝日邊

過桓州

淡雲慘淡滿天秋馬上龍鍾撫旆來漸近灤京京又
別斜風細雨過桓州

題望都鋪

坡陀散漫草茸茸地接烏桓古塞風仰止神京三十
里樓臺縹緲碧雲中

灤陽雜咏十首

帝業龍興復古初穹窿帳幄倚空虛年年清暑大安
閣巡幸山川太史書

綠閣青草玉花驄別苑進服殿閣東西萬視塵環地
金幢纔初日曉樓風

西清學士單黄麻閣老承恩虎翠華昨夜司天臺上
望文書光燄燭龍沙

小西門外草漫漫白露寒珠下未乾沙漠峰梁車馬
道單室秋影織幡竿

板屋松烟染素衣天街暑雨沒青泥夜來少續秋風
起鳴鶴雲間白雁低

御天門前閣龍書驛馬如飛到大都九州四海版割
歸萬年天子固皇圖

斗北高寒無熙暑來顏正見北星文玉堂進與麻宮
接清夜步虚登要闕

朝來雨過黑山雲百根急生水草新長夏蚊蠅供捧
迹萄葡馬潼醉南人

萬近雲隨列旆旌風展嚴肅駕將與帳前月色如霜
白曉過灤河萬葉冰

玉堂視事屋三間盡日無蜂相對閒身過太平鈴索
靜畫題名篆筆又南還

偶題

頭上陰雲如潑墨擔前白雨似跳珠救來日日風雷
作伴入景陽八景圖

宿牛峯頭

蕎麥花開草木枯沙頭雨過茁摩菇收黃拾得滿籃
子曹與行人供晚厨

御花園

太液金鋪綠如雲雨露恩光草木新若識九重臨幸
處花時人世一般春

看雲叟處詞壽吳宗師十首

南極光華世壽昌羽衣烏袖是天香蓬萊殿上神仙
家長見紅雲擁玉皇

青霄萬里出瓊英神運丹才孰可名書覘朝來書瑞
應一陽生處即長生

寘宴雲漢鷗飛高翠勿異藏豈用勞無坐空同千百
識丹霞萬樹熟蟠桃

真人物化有還丹寓意看雲閑更閑對春從時當道
妙算分天上與人間

萬象陰陽一氣分安從靜處見天君太虛同體無疑
滯始識吾身是白雲

動靜無端長又消妙觀元化共逍遙文章裨易傳千
古唯有青城一老樵

手招歸鶴同樓處目送飛鴻見起時幾度塵寰作霖
雨閑心祇有老天知

山林歸夢是耶非海東如瓜別有期看盡浮空千萬
態不如倚杖立多時

一戶開雲棲與傳長空遠碧自周遊是物換人間
世劍影寒潭萬古秋

雲鎖溪山紫翠圍仙宮縹緲護玄扉林梢片片飛來
滿如是從龍作雨歸

柯敬仲竹石枯木

山石蒼蒼老竹修稀材一派落丹丘塵慮盡靜無人
到風動天壇碧玉秋

諸王周事丹房又題墨梅二首

道人危坐碧幮紗家至午童鼓煮茶深院日長無一
事黃風開遍石榴花

京洛相逢屢滿面孤山老樹日蕭森何時歸去茅廬
底瘦影橫牕夜讀書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五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

七言絶句

題宋理宗御札賜王霆復

壘國防河事可知錢塘緩急孰支持權臣積蝕無庸責天命方開混一基

又

穆陵刲敕取遺珠盛世足徵文獻餘王守宜登良將傳孫曾上送史官書

九日同晉卿攜酒訪古悅二首

菊花時節墅齋肥風起天街木葉飛長記九重重九日都人爭望翠華歸

秋風紗帽客京華幾度重陽不在家清倖尚堪供一醉與君隨意看黃花

題秋栗銀鼠裘

銀鼠何如永業氏皮毛如雪秋正肥黃栗原頭慣偷食不知捕作貴人衣

題蔡君謨家書

家問勤勤一紙書禍前奏疏此推與直將忠孝貽千古不獨聲名揮里閭

又

一節功名耐久看奉親報國寸心丹當時閭屋如公輩尚得輸忠作諫官

懷李亭

何人懷李李仙靈千載春風醉不醒吐出驪珠二十顆敬亭山色更青青

祠山張廟

祠山古木底言庭傳說埋藏到有靈不是題詩難底古將軍對立鐵衣青

春雨

京城春雨似江南客況蕭條苦不堪又報中臺除目下諸公冢冢赴朝參

賀張敬夫石司業集

陌舉先紅春意靜臙葯新綻是陰閩而坦無集刊霑播天下安寧似泰山

相府群英佐治安獻酬壽俎樂餘閒留司整暇時廷行太液波涵萬歲山

折枝來禽

萬里沙棠似妖妹映日紅腮霧露餘想見江南此時景畫風池館正臨書

應松樓

小樓月白奏瑤簫數樹長松倚碧霄夜半忍驚風雨
至不須更聽浙江潮

江鄉捕魚圖

蒼崖老樹日蕭蕭一片秋光水動搖漁父扁舟頭似
雪晃漾數尋白魚跳

又詠

中原文物說金人二百年間墨尚新何限江湖漁者
業至今展卷動朝紳

遊李氏園

小舫消遙一日閒涼亭高處倚闌干西湖前面孤山
後水懸雲客不厭看

湖山堂

綠樹殘紅夏亂清湖山樓觀雨初晴水雲陰裡笙歌
起多少遊人醉太平

六一泉

湖上興懷二百年文章太守玉堂仙我來拜從長松
下三酌孤山六一泉

過瓜洲

去年六月過瓜洲今夏還來此繫舟堪笑在家能幾
日一來一往白人頭

羅稚川雪景

獨釣寒江似凍蠅玉樓千古往枯藤山陰道上無行
迹林外人家雪滿簷

赤壁圖

扁舟赤壁興飄然白露橫江水接天三國英雄渺何
許千秋風月屬坡仙

又

山高月小水聲閒二客從遊酒易醺孤鶴橫江夜將
半羽衣入夢揖予言

湖學感興四首

斯文行世古猶今安定先生教育深起學四齋天下
式先將經義淑人心

經殘教弛尚虛文風俗何由使再淳進使明明貴天
爵豈圖溫飽似庸人

漢唐殘剝有餘斯文定誰辨百世傳明善固非求墨
妙恭卻蘇郡自然

芹香菊水君於藍六籍醇醲味正甜格物工夫精出
事異教做吏安清談

戲呈黃晉卿博士

廣水西廊國子師天街遇雨獨歸遲豈知不與朝參

著正是微吟推見時

望仙都

清溪白石樹扶疎山肯蒼蒼凋不枯無數花爲春水
出行人指點近仙都

巖上倏然一柱帶千歲萬壑摺雲裹洞天可望不可
到石筍峨峨春雨中

過馮公嶺

披雲梯上馮公嶺借問何由嶺姓馮人道馮公有遺
愛故將危嶺號馮公

又題馮公嶺

肩輿少氣畫圖間峭壁攢峰空玉環上到嶺頭一回
首不知身歷萬重山

追和洞賓留題玄妙觀蓮池二首

山房不見道人回池上蓮花幾度開半夜雲歸敲月
白題詩好待我重來

一氣元爲萬物始誰將混沌鑿分開斷崖水石幽深
處時有仙人自去來

車上

山川奇氣子長文今日與圖看未聞行盡河流上車
去北來甚見索駝羣

九日書寓居壁

隨寓書齋也自奇主家種菊似東籬黄花爛熳西風
冷時向晚間得一窺

又詠

破帽飄飄老益奇驚逢重九客京華故園今日知誰
賞却倩人閑看梅花

鐵木達兒丞相斷碑石二首

昔見忠賢勳業播通聞奸相立無碑當定衆瞥分邪
正唯有蒼天不可欺

立馬東風感慨生桑田無定幾枯榮樓門回首如火
今春草離離斷石橫

眉庵爲伯生賦三首

五色鴛鴦結善緣庵中老子即是仙長裹素雪如羅
漢小住人間五百年

腳指實來應不識眼生花後却成僕乾坤清趣無人
賞山山半輪江影寒

取名庵甚遺函三居上無功或爾慚千古文章宗蜀
郡眉山今日屬眉庵

班姬題扇

漢苑秋風太液波承恩多處怨還多欲將心事書紈

扇時有炎涼可奈何

徐孝子

刲股殉頻毋疾瘳徐生孝行與神謀聖人豈訓難殊此叔世間風寞少儔

鷺鷥野景

溪上心情白雪衣聯拳靜立柳陰微魚蝦啄盡江南岸却上青天自在飛

寓齋漫成二首

曠野蕭條河水邊小齋獨坐對殘編去年憐我山居苦今此山居更可憐

月影橫窗寒雁鳴孤眠客子苦爲情夜寒酒醒夢頻到或在家山或在京

漫興二首

今古蕭散獨排徊歲晏無媒買酒杯非奈爲章須慮來年年鋼非不曾開

大風纔定掃塵埃羅來長蹟久未回怯詩獻酬聲觸亞不知恰有貴人來

瓊花

碧樹瓊英簇赤闌仙姿綽約怯春寒揚州風物猶堪盡后土祠前幾度看

題涿州驛

秋闈再闢喜又明猶記河南舊驛程惆悵白頭留帝家又從東魯試諸生

題崔鶡龍圖家傳二首

是非顛倒指忠邪童蔡登庸理國家向使公言真見用兩宮來必御龍沙

龍圖直氣邁東雲田書東都階層歷南渡百年文物盛似益事跡幾何人

南歸舟中雜興七首

青青河畔野花開獨飲香醪一兩杯枕上石時春夢覺遙望天際檣聲來

十年不改舊官名幾度南歸又北征史筆重來獨更白鬚林風月有餘清

紅杏園林草漸青千里驅馬龍沙汀舟行飽飯魚美美蓬日風吹野水腥

快意風帆去路遙水聲浩浩似江潮五更端章發塘上檣起不知春日高

連日南舡送北舡南舡索挽不能前一朝也解北風轉說與南舡莫怨天

臨水消愁看落花勝排一月到金華故山歸日應初

夏綠樹濃陰有幾家
煙飛白鷺過沙頭隔岸人家草樹幽歸向江南花落
盡一蓬烟雨載春愁
初度日號
今年初度喜還家滿眼兒孫笑語譁自笑難酬恩罔
極明年依舊在京華
周王王成顧題鮮于伯幾五郡紀行詩二首
古錦奚囊饒出関秦峰綠野有餘州光泉不識皇華
使按節來看海上山
幾迴下馬扣柴関坐石題詩意自閑明趙天台孟庭
遺白雲流水萬重山
瓊花
素豐冰精瑞碧空天香夜發蕊珠宮此花不比凡花
謝春盡仍歸閬苑中
題澤東徐康明甫山水圖
秋老石根松籟鳴溪橋林闇少人行水寒不見長綸
者惟有歸舟載月明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六

吉安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七言絕句

元日即事二首

再入詞林兩度春衣冠元會聯華簪青衫猶有江南
客亦是彤廷班末人
新年生氣滿皇州南雁回來春水流白髮史官幾七
十上章告老見歸舟
墨雨竹
江浦涓涓兩葉垂雨竿倚玉碎搖枝天寒翠袖春風
流恰似湘妃泣舜時
寄金儒題二首
草軒消暑思從容朝市山林蝶夢同深巷絕無車馬
到午眠一枕綠槐風
飲浮幽居慰客情槐陰滿地暑風清无人相對治是
園卻譚歸田賦未成
宿貢泰甫書齋二首
歲晚天寒共一觴書齋留語文章幾知二妙連床
樂賸把瀛洲日月長
京華我欲托交深白髮翩翩已滿簪永夜書燈談未
了檀香彷彿夢雲林

夏日寓僧房有感三首

鶴去堂空寶東軒銅械寧家老崔園閒道朝端長治
切江南民瘼可能言

涼生塔院竹風吹老翠摩空晚色奇午睡覺來咸獨
坐時看一卷柳州詩

然竹煑茶消永日解衣坐石受清風一塵不動天機
寂萬法何歸覺性空

正月三日王仲能載酒同飲湖山堂二首

俸給新春休沐日省郎連歲作逢頭也知北客三年
仕不及西湖半日遊

小舫清晨早泛湖湖山堂上興何如洞簫吹徹秋聲
緩春雪微微點翠裾

過陵州

御河東來木蘭舟春盡飛花逐客愁何事驅馳南又
北三年三度過陵州

初度遊西山

水樹涼生五月秋河邊駐馬看龍舟幾年初度京華
客今日西山特地遊

溪山過雨圖

從意元暉伯仲間諸峰過雨白雲閒江南林谷真如
此中有高人不出山

暮冬感懷

京城風雪歲將徂康案綢繆換酒壺附火鴟蹲身懶
動呈僮奚筆畫擁爐

又題

朝家更錄幾回編户未長嘶貴体錢莫把文章修舊
史恩將歸老臥林泉

初度偶題

如我三年之十人曾蒙恩被也空勤行抽手放歸田
里退碧山中有白雲

良鄉道中

秋雨泥途有感於考文三度過良鄉燕南自古多奇
士伏取弘才作棟梁

過涿州

歸騎翩翩似水流泥花路穩更無憂嗟予忝薦中原
士幾度西風過涿州

水仙花

南浦飛雲洛水神凌波微步不生塵梅兄礬弟雖同
趣一種風流别是春

沃青閣

南塔前頭高閣上山光渾似洪州青夜來飛雨穿隱
入翠濕華嚴一卷經

追和荆公留題龍泉二首

千年神物蟄雷在一句寒泉永不乾海内青苗有枯
槁蒼生空望起龍蟠

山石靈源澗不枯清甘為我灑塵顱近來莫逆留題
少曾有金陵一句無

東湖十詠

東湖秋月

東湖者純白老人世家之所居也

明月高懸萬古悬東湖碧水一天秋倦遊老子歸來
後夜夜秋光照白頭

嚴山蒼翠

嚴山者遺老堂南望諸峰是也地理永康俗名十
二嚴山多異跡

十二嚴巒列翠屏人傳洞壑有仙靈朝雲暮雨尋常
事舊古巫山一様青

南浦春流

南浦者純白老人家前之水也其源出大盆山春
漲瀰漫極可觀也

沙逢過見木蘭舟浅渚清波漾白鷗三月盆山春水
發滔天雷浪大江流

禪悦白雲

禪悦者白衣大士道場也昔延名僧居之今廢

昔時老衲滿禪關戲度殘經帶月看今日荒凉僧去
盡水聲空鎖白雲寒

涑庄水亭

涑庄者東陽老仁氏倉廩也因起小亭臨於池上
一境可觀

買雲萬頃覆雨時高臥元龍百尺樓未足佳粗真欺
與白緑人物少風流

萬園花竹

萬園者眾軒先生故居也其孫夢賢善葺理花竹
可愛

仙翁舊圃藥苗肥竹徑幽深白板扉春雨釀成因細
家海棠花下倩扶歸

秋堂湖石

秋堂者純白老人從諸孫寄明之廬也昔買舊代
太湖石運至西園真奇觀之

太湖奇石削崔嵬壯觀秋堂信偉哉米老見之當下

年百丈輿自北山來

秀野沙洲

秀野者趙白老人舊園池也盡壞于紅潮近年水
退故道沙漲復洲今闢為田矣
清泉白石化園池沙漲尼淤復暫若滄海桑田知幾
變故宮禾黍正離離

西丘夕照

西丘者東湖之西小丘嶋也自昔農人丘氏世居
竹籬茅舍鷄鳴犬吠相聞有古風焉
禾黍鷄豚不厭貧耕桑世業古風存夕陽掛樹牧兒
老犢歸參差下白雲

五度湖暉

五度者近差峯東北望見大山是也不知五度之
名何說其下居民多富者
大小莞巖五度峰朝暉夕霭變無窮山紅潤碧人家
好蕭鼓聚祠歲歷豐

子猷訪戴

玉峰冰泱雪後天扁舟泳款興飄然當時若見戴安
道那得風流千古傳

雪谿墨蘭

空山窈窕泣湘雲同看芳洲杜若青禪老禪毫真墨
幻光風吹得楚魂醒

古松

庭前挺立歲寒心千尺蒼髯半畝陰下有茯苓成琥
珀臥聽風雨老龍吟

余景山枯木

千年枯木不知春鐵幹珊瑚古篆文前後太陰雷雨
黑老龍戰背越江濱

庚寅歲旦

元日春闌七一旬老夫就養客異門新年已十又三
歲復欣瞻蘇望白雲

隨趣閒步二首

野人生計在桑麻松竹清陰處士家山北山南雪消
盡後園日日看春花
萬物生生造化功園池佳趣幾人同風輕日暖唐虞
世鄉邑花香秋復中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七

七言絶句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月下曲

玉地殘階植樹秋秋鶯何處發清謳舊時宮苑接前月不照風流只照愁

山行

空山寥寂人聲絶寒日遲遲樹影移竹裏禪房僧不見偶看黄葉坐多時

過釣臺

建武故人歸白雲蒼巖苹苹水粼粼却征吃來往桐江者不為虛名有幾人

山中寒食

去年寒日雨湖上聽歇蕭琴見賣餳可是今年春寂寞萬山深處過清明

聽雨

風雨對床殘不悉啜茗燒香閉高閣秋聲一夜在芭蕉明日滿山黄葉落

和靖墓

絶筆曾無封禪書孤山祇有一坏墳我來春遶梢斜句何處梅花不是君

冷泉亭

飛來峰下一泓澄倒影虬龍蔭古藤若使人心無熱惱此泉安得冷如冰

泊桐江

萬頃烟波萬疊山無人來往換來顔艤舟夜泊釣臺下月在桐江深處寒

禪悦庵

松下青蘿共老禪一聲幽磬出茶烟山深春色無人見自折巖花弄石泉

玉蟾巖二首

列玉為花似月圓晴空一樹雪團團飛來蛱蝶無尋處疑誤認家碧玉欄

碎璧敲成月傘修日光瑩潔最風流鵝裙繞枕誇綠李不見東皇萬玉妃

寄僧

獨尋僧舍穿雲竇冷翠重重巾履濕水際柴門敲不開鷺鷥飛上青松立

鳳凰臺

江遶空臺山四圍大書深刻謫仙詩每嗚均陂文明化祇恐鳳來人不知

畫馬

伯樂王良不再來空將轡策說龍媒圖人欲喚妖知性尚想開元立伏間

渡水羅漢

錫杖浮沉浪拍天神通萬變轉堪憐不如歸去石橋畔閒與白雲相對眠

王陵母伏劍圖

寬仁必起泰終頃多少英雄對不明一丈翁成男子事千年空氣尚崢嶸

先生漫梅藏成二首

誰向天彝伴瘦身清泉元里一枝春金屏幸屋豈不好恐對此花無此人

細開看雪蘂頭花風味猶宜戰井茶明月白袁瓜外過只將燈影照横斜

桂花

金華仙子碧霓裳夜半來驚上帝鄉消受廣寒風露老人間無地着清香

枯木

落盡毛皮玉骨寒無窮古樣出塵間幸逃斤斧千年永乞與幽人作假山

盤菊

風霜破世制頽齡不赴重陽晚自榮三嗅馨香顏色好令人長憶故園情

畫馬

驚馬緜緜一洗空何人能此玉花驄誰知萬里驂騑意却在吳官縱撫中

次韻書扶

黑貂敝盡倦觀寧幾度逢人強欵然江上春風吹衣袂歸心已過白鷗前

春雨畫漢二首

野興飄然在蘇葉江頭水長白魚多閉門三日聽春雨南浦青青恨若何

縱筆何心賦落霞那聞嘆空只思家暮春風雨寒於臈何處園林更有花

贈相士周可山

摩掌病眼近前看愛我神清骨不寒莫逆世情輕許可野人無夢到金鑾

送閔良臣補廣東書吏

重酌貪泉吳隱之撐烟冒暑要驅馳乾坤一樣梅花月不問南枝與北枝

題良道人房

踊罷南華習篆微山中涼氣逼秋衣風吹小雨苔遊
巖渦逼松雲鶴不飛

癸建康二首

青天杳杳長江北歲暮真州又揚州少壯幾何愁老
大京華那欲及春遊

順從清寒似鶴身不積林澗是風塵明朝又過鍾山
去山下梅花冷殺人

宿居夏日二首

風物蕭然引興長不知蟻穴事侯王屋頭千尺高槐
樹付與詩人一夏涼

戰勝紛華樂孔顏索居深巷獨能閑午聰無覺無人
見唯有清風到竹間

題黃清夫秋江釣月圖二首

瑚瑚秋風膾鱸肥歲遲南望白雲飛釣竿自倚珊瑚
樹月滿江樓人未歸

故人天子傲不起相國斷知那賦歸今古高風寫有
意秋江明月滿蓑衣

都下春日即事十首

上林車馬日紛紛千樹紅香露事新亦擬看花諸一

醉春應度過帝城春

開不能行舍不藏京華幾度見春光烟消薄凍宮鳥
綠日映祥雲御柳黃

銀甕蒲萄盡日傾亂鶯飛燕送春聲醉來斜踞梨花
下更撥琵琶到月明

漆迷芳草無情綠窈窕園花過意紅但得尊前開口
笑不將心事惱春風

芳草燒香破愁顏渴想春鳥啼百級中臺花木正陽
艷借與江南客子春

乾坤生物不停機三月正當桃李時借問是誰枝漫
判何如對酒賦春詩

五雲宮闕满遷遷上苑青香入燕泥想見江南烟水
闊河豚欲上荻芽齊

五更殘月杏花枝歸步驚回百舌啼曲水泛觴寒食
近傾城士女踏春泥

無多歡畫燃遠遠題劇繪巾塵滿衣一笛春風半昔
上苑蔡無春步亦芳庭花

心清絕俗語無言惟有達春憶古園滿地梅花人萬
里紫門應鎖月黃昏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午困拋書白晝長東風擁卷岸烏紗幽禽也似知春
意飛下蒼苔啄落花
清明時節曉猶寒草路無塵小雨殘愁絕春光入不
見梨花如雪在東闌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三首

水涂丹楓半晚霜秋花無復舊時黃北來一覺南柯
夢歸去燈前說帝鄉
處來雲城冰玉清三長筆削服膺明覺恐公論終難
泯留取千秋萬古名
誰與洲明教歷行衣方髮白埋歸皖太平時節無論
壞一任幽人釣野塘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詞十首

宗風重振廣微君叱咤雲雷走百神精真在天功在
世前身觀妙卻今身
靜齋州居荅聖仁明成運寧奉元君飄飄仙馭今何
許龍虎山高空白雲
雨風雷電起青霄妖氛熾鬼海沴消旬有神功偉焉
鑿底頑強弩射吞潮
碧無誰御馬上帆禍西千里雙音青淮南駐當何多
幸迎送雲輅展也靈

清淨無為默贊先宗教光平不能驕慈華瑞意天顏
喜金盤璣旋下九霄
西沙復恭鶴群翔水際輝輝秋月光壇海曾聞是神
注潮流深處復耕數
三朝異數無人並一品榮封祖有光暖昔山林吹篇
帶翎鶴鳳齋炭鄉
華林玄圃種高閑何許人來問大還竹石雲龍供遠
妙幾多遺墨在人間
慕慕圖書雲萬歲玄玄功行滿三千五福飛出身光
蛇雷蘇延生世永傳
道館仙宮山水秋雲車飆馭儐書遊神靈妈媽史
年今是人天夢一流

初度寓普照院

五月正當十五日揆余初度寄僧家廓然無物酬天
地一經清香誦法華

遊風園二首

攜叔帆道同永日授衣剃髮及宗風使無家宰康王
業應笑一生田舍翁
農事閑來八百齡聖人制作自天成萬方今日如盡
令何年寫經見太平

花下口號

自從池上海棠發終日尨然坐錦裏時舉一杯中好
飲當春不飲奈花何

湖上

散步蘇堤消永日綠陰古木漸成帷西林橋上逢微
雨卻喚扁舟湖裏歸

靈隱白塔寺

江山滿眼畫圖開殿花秋風自草萊數與我僧無一
事倚欄日日看湖來

九日感興二首

三徑荒涼孟水秋登高時節若為酬自從彭澤歸來
後不了黃花一段愁

往節追歡老更狂茱萸黃菊滿清觴莫嫌醉後烏紗
落正要人看白髮長

寄孟寺

聽飛寒君靜娟娟野衲何知此勝緣獨立移時有思
極直疑修竹是坡仙

偶題

倦書援筆面牆閒言笑春風落野畬但怪簷前渠水
滿不知江上晚潮來

送祝丹陽煉師祠武當山三首

仙官通籍奉天香萬壽貞符應武當緣鄂主祈春嫋
娜木精山鬼夜潛藏

按行福地兩芒鞋瑤草瓊枝入眼明欲覓還丹延理
素道人權授長生書

衙屋蒼樹水洞洞鶴迹平平卯去昔王磬風微清眼
罷天池日靜碧桃開

和道心姪湖上三首

一片湖光靜如練白衣大士坐中間玉璽虔向波心
隨水冷魚沉萬象閑

春歸落葉滿湖面雨過新泉響竹間滿地苔痕青不
掃枯藤借去石床閒

老仙日日在湖山得句蒼烟古木間雲塔不隨黃鶴
去水軒長伴白鷗閑

過常州

古觀魚鳥春風若不記人民昔畫劃可是太平時世
久鄉人風物勝他州

子昂畫馬

松雪高人手自摸百金市骨更收圖秋態伯樂不常
有天下何時良馬無

聞進士唱名

禮樂百年全盛日太平人物在中原獨于衰老多歸
興却喜門生作狀元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二首

西湖十里藕花風江上潮生過浙東路入閩中天氣
別火雲六月荔枝紅

驛騎南馳亦快哉閩山疊翠瘴煙開旌麾卻迓皇華
使入道刑官天上來

四月十九日恩榮宴

宰臣宣押宴瓊林拜賜恩光雨露深何幸盛逢今再
與宮花休笑白頭簪

示兒

衰老情懷祇自知爾來迎我正維時到家須及身强
健今日歸田已覺遲

吾老

秩滿詞林歲又殘備員無補愧頹班挂冠吾老成歸
計好趁青春作伴還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八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銘類 廿

誠銘

古昔聖賢一誠而已與天地同運萬世如是後之學
者亦先在茲歎偽爾屏此實何賓吁嗟乎誠主德處
矣先儒有訓不妄語始修己治人焉信力行感通造
化對越神明內觀居寢不誠無物積能之久表裏如
一滴水涓涓可使石穿惟日不已進乎其天

忍銘

吾張公藝忍之一字九世不分書獻天子載寧之義
以力在心譬如疾痛勿忽持任凡百情慾最難截禦
少忍須臾復固元氣惟小不忍至衆大謀一日之忍
千日之休語言屬階爭鬭興訟力能忍之化鶚爲戮
凡厥百年雖忍是容忍之忍之福祿無窮

看雲道院銘 并序

特進上卿大宗師吳公命其徒作道院于江左山
中表之曰看雲志將歸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先
生爲文以記之明理學之原而發老易之奧可謂
至矣金華山人胡助輒因其緒餘而爲之銘銘曰
維雲在天萬變孰識絪縕元化聚爲五色或弛或張

畢及九域風雨雷電蚩虚消息從龍下上神運無迹
揮手招之歸于太極雖雲在山翳林觸石孤飛潛虚
千峰横碧若有所思時萬時億逍遥自在無適無迹
基而懷之退藏于密同彼浮遊闃闃寂寂雖大宗師
容同老仙山中天上羽衣翩躚逶來室氣輪囷復光
重陽之精在易純乾觀之有要然與其基焉容虚靈
窈妙主主左顧右盼足與田從有無生滅來往推遷
清都絳闕一瞬千年意其耶幻耶是耶非耶吾又烏
知其所以然耶

義門銘 并序

余聞浦江鄭氏舊矣聞嘗見其子弟純理爲學善
守家法信乎其能行是義也能內是門也則其八
世同居揮先德衣不亦宜乎翰林揭先生既爲之
記余郡人也敢送義門銘以美之其詞曰
睠彼義門表哉鄭氏本源弘遠光我閭里門百口
同居八世子子孫孫詩書孝弟積光之華一團和氣
弟無私衣食無私味室無私財同間奴婢推其有餘
鄉鄰以齊何以繇斯曰誠無偽婦言不聽引古之義
末俗輕浮尊卑唯利秋毫必爭父子情異而況兄弟
烏得無二分序析戶榮判燕悴義門宗崇有開之制
推之復之以勸以懲俗由茲厚世由茲治敬之保之
是在不遺出入其睠安居是貴權衡離散保無易
更千百載有引勿替我銘義門用詔來裔

尚志齋銘

士之所尚曰維其志其志伊何稽古六藝先立若大
毋局以卑心之所之聖賢是歸千里之遠始于跬步
精微力行用去厥度卑躬華靡宮室巍巍犬馬聲色
一皆不爲達斯兼善窮乃獨樂陋巷簞瓢褐衣負持
富貴威武視之若無毅然其操誠大丈夫

純一齋銘

純兮不雜一兮不貳純一道之本原如彼白璧
純純無纖翳有粹其容善養其氣如彼泉流渦石以穿
勿二勿三內止靜專聖學工夫主于無適寡欲雲閑
青天白日有美君子揭以顏齋我銘章之肅哉九諸

聽竹軒銘 并序

著作王君之居京師銘其軒曰聽竹而未始有竹
也或者疑焉翰林應奉黃子肅爲記以釋之皆復
徵余銘銘曰
有斐君子軒名聽竹我思古人瞻彼淇澳敬慎威儀
其聲蕭肅心之聽矣匪任耳目是故聽于耳不于心

吾如吹萬之非真聽于心不于耳吾知抱一之在是處中以清直外以勁勁而為聲靜而能聽宋爾令德清爾俗病君子有之性情允正志光風霽月金玉其音生進此道萬古一心

太一舟硯銘 并序

戶部員外郎楊君友直善隸八分篆為石氏書先碑得蓮葉硯一枚其製精奇蓋古物也字之曰太乙舟俾予銘焉銘曰

斲山骨製蓮葉成硯池貯風月玉井開華峰秋千古意太一舟蓬萊近雲氣浮助揮灑勝蛟虬泉之誑玉室仙照青藜華太古

筆銘 并序

筆於文房厥功最鉅韓子傳毛穎述其世系封爵勳烈特詳故不復云余謂臨池之學非佳筆不可也然與墨議次之何則今有李氏烏丸墨蒲玉板而中書君不中書安能追鍾王之妙追顏柳之奇哉昔人謂筆之奇以日計固然亦執如有類夫人之道有方矣始用也尖圓齊銳未嘗屈伏一揮千言不挫一毫如人少年志氣方盛馳騁英武勇於敢為此孫伯符下江東時也逆其剛銳少斂鋒鐵不露入手純熟究轉適意如人壯年更變既多慮患益深舉無遺策此子房過圯上老人後從漢謀楚時也及其既退鋒偏髮禿畫一成二欲左而右不稱任使如人暮年精力已衰百度至廢此蕭將軍三遺矢時也嗚呼余好工書故能知筆之利鈍如此且感其進退始終之道與人合乃為之銘銘曰

內剛外圓其用不息始銳終鈍敗于營壘運諸掌握惟意所適天祿石渠麤乃至精顏筋柳骨心精正直書迺使書先觀厥德

芳遠堂銘

伊古君子學以修身馨香令望百世攸聞譬諸草木惟其所好物由人顯妙契斯道楚畹之蘭佩于靈均豈以幽獨而改厥常濂溪獨愛亭亭淨植香遠益清斯放無極東籬之下采菊悠然令名芳節垂于萬年孤有梅花處士是似冰玉其姿歲寒擅美視是四者永懷其人篤性千古其何能懋仁熟善積樹藝不息流芳之遠尤符爾德

省心齋銘

維人之心道貫古今無遠弗到無近弗臨大包宇宙

細入微慶虛靈不昧是曰天君賢愚善惡悉由此分
放而不收爲厥心病爲之有要操持一敬磨去鏡明
泰澄水瑩潛思密察恒守中正其用無方物來能應

敬止齋銘

君子之心止乎一敬純粹無雜清明有定大學至善
中庸至誠始焉致力終也安行君子之學敬其所止
右之不違儼思若是揭以顏齋修息允威如臨上帝
視此銘章

惟善銘

惟善爲寶賢人是好虛靈不昧知止深造忠以事君
孝以事親萬物備我一視同仁內主乎善外邪莫入
奉之如師服膺弗失嗟惟此寶人孰無之不有其實
弱於己師所寶惟賢明德至善誠身謹獨罔間隱顯
所寶惟善崇莫大焉一動一靜希聖希天

時思銘

仇氏得姓爰始春秋宋大夫裔世居陳留厥後遷徙
自西徂東維高維曾顯于金國曰祖曰考仕我皇元
衣冠積善慶綿子孫追榮三品祭祀備物霜露悽愴
孝敬誠一神靈如在昭格時思永久勿替刻此銘詞

虛齋銘

君子齋居心兮孔虛存誠默大極之初靜而動妙化
之樞靈明空洞善應容物八牖玲瓏一掃滌室光風
霽月悠然在室庶幾坐忘匪事外馳研味然易觀象
玩辭無中含有觀見庖羲

頌類

慶雲頌并序

皇朝將作匠甚纖飾容其工妙非繪畫所及前古
未之聞也泰定二年冬十一月英宗皇帝御容既
成有旨奉安于萬安寺越四日丞相率百僚備儀
仗道引鼓樂之次教坊崇作而慶雲見中書恭識
臣王士熙作頌以紀盛美而草野臣胡助竊觀
焉其頌之序有曰昔至治元年百官迎仁宗御容
至萬安寺慶雲見英宗命翰林學士元明善贊之
小臣書載筆太史今預中書謀議目擊心快盛美
不可以不志也嗚呼休哉吾助寄館於元氏而泰
議故所交遊知其家學淵源實禮太史公魏偉著
也助雖獲學有年而不獲備太史氏之灑掃將老
矣觀盛典於療于中若夫肆蜀羌之歌詠以侍上
之采擇是亦詩人之義也遂作頌云詞曰
穆穆帝容於赫在人昭回爲章時降時等奉安下吉

爰奏韶音天開慶有雲停霄五色流麗非烟非霧炳烺郁彬與衛是虔惟昔仁廟徵祥若茲前聖後聖一揆同歸王纘皇元河清海晏式武昌運歷年億萬兩朝載見太史屢書野人作頌播之康衢

傳類

大拙先生小傳

大拙先生者湖海士也姓陳氏名信進其字自號大拙人稱為大拙先生不詳其鄉里世系所出或云浙人也常往來蘇湖間藉山水之勝先生貌清古瘦而長髯鬢烱然若方外士性恬澹無機心温和樂易不作崖岸見人有善稱之恒以孝悌忠信語人獨好儒學能文章喜為詩且善書有晉人風致人或求其書輒揮灑不倦求詩亦不辭江湖間遂遂傳其所作詠好飲酒量不弘醉後喜誦淵明歸去來辭蘇子瞻赤壁賦慨然慕其人間無釋老二氏游而不崇信其法也年踰六十髮不白齒不衰若四十許人行步如飛屢遊京師若有為者然未始交權貴人每於烟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　風鑑知之即拂然起嘗自吟大拙詩曰我有大拙知巧誠絕不貴王侯不愛田衣冠不飾飲食不擇五湖四海到處為家一片襟懷風清月白世莫測其何如人也先生與癡人錢巽之好錢子友也為余言先生大略如此蓋有道之士也又曰先生昔在維揚見予殊喜且謂予外秀內純庶幾可學道者惜乎其汩沒塵埃而不知返也予聞悚然異之顧恨不獲執鞭下風而請教焉於是追錄錢語為作小傳云

胡子曰余觀先生之為人是亦不夷不惠之間焉爾大拙自吟蓋有見也至於數遊京師夫何為哉得非濟世之世未能忘諸歟嗚呼若先生者古之隱君子之徒歟

助既傳大拙先生之事或者疑焉今特進上卿大宗師看雲老人吳公見之甚喜愛命裝潢一卷俾其徒之善書者書焉且賦律詩題于後館閣群公亦為著語於是大拙之名傳播京師助也倦遊老矣將歸故山他日或因錢君幸復一見先生於廣莫之野出此卷誦之寧不為之捧腹絕倒其亦拙者之遺耶

附傳

有小拙先生者客貌性情學行大抵與先生類喜詩攻書嗜酒又同不交權貴不務貨利不事莊飾滋味亦同稱胡公不知何許人喉中作吳越聲再官京師

秩三百石官小史代衆相似要先生處淡然天遊違
去袁身事想未嘗不神交也暮會遭為人顧憂人間
事願謹職業年踰五十鬚髮盡白身長八尺貴差小
時人稱為小杜先生云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
人上世來自雲川有諱神者為仙居令始南湖居焉
高祖諱翔為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明曾祖
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為友
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
士用薦者授廸功郎辟史館實録院主管文字今贈
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
朴恬靜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惟善讀書自以早失
怙恃孤苦能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
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
旨而不屑屑為章句學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
學也已又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生酷好
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
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
法年踰三十郡學茂才為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
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焉監察御史口
至泮宮勉勵諸生先生又為學官也貢奎太學齋訓
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
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溫還
者参政康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
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司公景遠禮部尚書曾公克
明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為江浙士之碑學通
經能士文宜若館閣者之人首胡石塘方谷而先生
與焉故侍御史劉公甫之時為臺郎贈詩有曰作者
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故鹽之會司業吴草廬
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為詩大加稱賞列在上
西由是名振一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
例格不行僕就行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
選再走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溥初中書參政
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
貢公仲章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
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李
從遊既授溫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閒諸公薦改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士分院清暑
上京虞公爲叔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缺滿久
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之廨在
涿州新城白溝之濟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季華
皆廢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
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
而一時後生昇競圖進挾勢求爲之中書總史一者
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
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固史官職也
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
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爲史況我輩
耶是宜退避何屑然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
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
實至正四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
中書選爲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
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爲奇說張約中爲時聞人燕
南得張仲堅進士第一先生既清古氣稟雖約而普
自調理少疾病總喀然平生臧冒無僞見人有善亟
稱之與人交談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
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取焉嘗著大
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
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稿至建康曰白
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北遊
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齋類稿
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幾先生好文辭而瀾著書充
生謂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
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所
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孟既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
學以續其傳南渡來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
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
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
水赴海學者從當踐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
剽竊古樣批或執己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
補斯道耶先生既歸數年而寔踴聲頗鄉里舊友無
在者若文饒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
修撰張子長皆繼歿不能不爲之興懷傷感獨侍講
黃公晉卿雖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
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
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

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暐達陽儒學學正輒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瑜應賀州通判女一適温州陰陽學正康樵孫男六長應文習進士業次朋壽衢州路學正學傳修餘本縣訓導科傳奕壽女孫五長適許總祖次適何閔民次天次許建康次幼二子爭欲迎養來甘吉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附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其二子曰我死斂以浮版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薦營葬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者違吾言是為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銘故吾有為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洪範叙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而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耋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耆耋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渾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釋氏部建佛而求歷百自古帝王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有百餘歲其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梁武雖壽餓死臺城事佛得禍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文能李子之甚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速疾死以為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呼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獲者以有道譬如居室之燈風雨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延壽之道無踰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予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世泯沒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一字聖隱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贈諡閔肅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於嘉定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郡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時詣問為政輒直言其非所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侍制柳公貫賦詩為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為期頤坊會之賢令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五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于家娶石溪徐氏子二人長沐七十三先卒次楚年七十餘

無嗣孫男二人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直桂元蘭惠於戲三代盛時養老之禮備其式制同百年者說見之惟恐其勞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耇台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壽天爵之貴虎山畫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康侯遺愛傳

婺之支縣曰浦江自入國朝以來凡所更長官二十餘人矣其德政愛民與漢之魯卓並稱無愧者今惟見康侯一人而已侯名阿年八哈一名道亨景淵札度人也從祖希憲為王元名臣有大勳勞於國室至中書平章政事封恒陽王通孟子學人呼為康孟子祖希怒中書右丞封霽國公父忽都八哈度鄉世以清白相傳侯幼穎異絕無貴介華靡之習年二十餘即入宿衛禁中夜以世實授官泉為浦江縣達魯花赤下車視事即訪民利害而興除之浦江為邑在山谷間號稱瘠輸之本郡近年撥輸建德建德雖與縣境連而崇岡峻嶺不可通負荷之費數倍於前民甚患苦之侯言於稟憲司獲仍其田民皆鼓舞相慶賦役不均吏並緣為奸長弱貧益貧而富益富侯深知之曰夜思惟以救其弊會憲司行隨產當差之法他州縣皆別遣官獨浦既諉侯行之憲素知侯康明正直江足以當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秉知集耆老於庭備詢其詳令民自實其業用宋咸淳冊為之根柢令里長履畝而推正之又命鄉都覆覈侯躬校集書正其是非斥其隱蔽更造其籍燦然明白積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盡除之然後依種定役咸服乎允小民德之不啻如病而得療如旱而獲雨侯明敏絕人加以仁愛凡民有訟洞知其情委曲戒諭使之自新不得抵刑法吏不敢欺民不敢偽對慈用昔使追遠叫囂衷宴鷄犬不寧侯悉革去弊令里長呼之事無不集侯初至見學校不治大懼無以長人興時即議學田葺齋舍禮致儒士俾弟子員肄業其中吳是徵詣倫堂講誨勉勵又俾各社延師以訓童稚蠢端之學達乎四境侯每歲親行郊勸其農人播樹藝于今三年皆庶厥績樓棲及戍營將壞侯為修理而一新之鄉先生柳內翰有遺文廿卷藏於家未能刊布縣之圖經久且未續侯命文士撰蒐成篇復皆捐俸為倡刻置學宮其來厲斯文意有非區區俗吏所能及也武川民吳大節間數年禍在不測郤使者賢侯之行俾德

治之侯揆其隱伏民皆服罪無冤一縣稱為神明及
其歸也敵諸截路江東有警隣縣惡少年欲乘勢剽
掠人皆震恐至有挈妻子逃山谷者侯為保甲之法
使得互相救援復揭高竿於四門設有亂者舉其處
以拘侯親部士卒持弓巡行鄉落遠皆以用法之責
民皆帖帖然侯之治蹟尤著者侯其愛民切切在念
無斯須忘去蒞後為白故民得安其生輸賦役外毫
髮無他費聞侯之去皆相顧如有所失或塑像而立
生祠或植碑以表不朽見者咸羨以為前此未之聞
也侯治縣三年廉介自守始終如一雖饔飧不給而
處之晏然善談論援引明切動士今捷捷者殊然契
敘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其侯之謂歟里父老相與謀曰侯今去矣其德澤在
人心遺愛在田里者及吾之身固思之不忘也將如
後人何曷屬諸立言之士書之以告來世皆曰然於
是介戴良狀其政蹟使來東陽謁文於胡助助竊聞
之樂道人之善而可以為世勸者春秋之義君子之事
也矧侯之善政彰彰若此哉是何敢辭故為之述遺
愛傳云贊曰今之邑古子男國也禮樂刑政教化之
具咸在焉顧施為何如耳廉侯年不先人德不後人

豫生於肅冰清玉潔綽有古循吏之風焉非浦江之
民懷德而不能忘儒對之間亦載其謳歌之公歟
謠載道作其家世之能材識之周决不能致於是也
嗚呼廉氏世有其人哉太常博士東陽胡助述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六世孫□□編
八世孫然同編
後學杜儲校正

贊類

皇朝元會班位圖贊

侍儀舍人王士熙精思為是圖屬永嘉邵文秉陽胡助為之贊云

皇朝元會禮樂盛美超古冠今錫福受祉崇天閶闔大明臨御侍從臣工旗甲拱衛虎豹獅象列置其外儀仗繽紛精密斯麗擁扇麾幢旌節斧鉞四門前後對啓日精月華鳳儀麟瑞東西兩階禮物攸止內外將軍左右護衛雲和令丞絲竹歛吹糾肅班聯起居翰林文武千官咸有定位宣贊承傳書吐弘偉拜舞周旋山呼萬歲職司侍儀恭事啟陛導引行揖目擊心醉敬列為圖昭示永世庸文作贊敢效狂斐

真西山小像贊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既沒西山起繼惟西山公國之元氣忠君愛民懇懇獨至高牙大纛仁風滂沛金馬玉堂瀟灑草制將登政府恭贊稍縱夫何衰運天奪其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伊公生平羽翼六藝形于小像德容溫粹門人寶之一瞻三喟

張季臣真贊

先嶽氣全金玉輝潤天挺天下閒先天運偉人物之山立羽儀乎天朝郎之溫而德厚使人之意也消者天為時宗工士論典要文衡既執經筵亦侍置之玉堂則代言潤色鼓動風雷旋贊謨回海宇巍擢之臺憲則威嚴不隨奸邪讒謗冰潔霜飛乾坤清夷委之廊廟則斯斯乎操宰相之方拳拳乎用人才之良至于垂紳正笏不動聲容安九鼎盤石之勢奴千載真儒之功是安得不使海內之士仰之若中流之砥柱而障目睫之東也耶

倪公哲真贊

陽剛之蘊溫粹之容峩冠佩玉臺閣清風有為有守不宏氣充如水行地如雲在空無適不可惟其所逢措諸事業式昭顯融

古佛像贊

伊維古佛從何而出相本心生故作是形偏袒赤脚真體如如吁嗟我哉若聖人之徒歟

南樵老人贊

維南有極奕奕明星胎四雲淳光人之精氣化絪縕
脈胎禹古允昌斯世實曰壽祖

仇公度山林小像贊

山靡靡兮圍青雲英英兮飛瓊水蒼蒼兮古色泉泠
泠兮懸石若有人兮其中曰工部兮仇公峩冠巾兮
野服握杖履兮林麓瀟灑與兮意逸何風度兮飄高
飄紛華兮違俗一琴一鶴兮自足

蕭鶴野真贊

東州之裔西蜀之垔武功積世傳傳壘壘劍佩珪璋
氣超龍驤滿月面相詩書名將漢唐之上雲臺凌烟
丹青是賦千載猶傳

純白道人贊

純白道人者胡儼信父之别號也其平居好詩
尤雅書因取莊子漢陰丈人綸抱甕灌園語以
為號焉且自贊之曰
若有人兮古之愚純白備兮機事無氣冰清兮湛發
臨拳其内兮忘外超吟風月兮專為古視天地兮同
遇塵知我者以為金華山牧羊之徒不知我者以我
為詩人之流章句之儒吁其竟何如世人焉得而識
諸

達磨贊

對者不識識者不對若不度江幾乎狼狽

如愚贊

余少年讀書山中嘗顏所居之齋曰古愚固自為
之記及來京師與今平陽守仇公公度相知甚厚
公是時亦號古愚其後致歷中外百業益齊涉世
益深若以古之愚為不足於世用而更號如愚焉
昔中左書丞許公可用又從臾之擊而敘其故且
謂以古之愚號獨歸于其友胡助而許公特各發
明其說僕切愧甚於是拾其緒餘亦為之贊云
伊古之愚直哉惟廷伊今之愚詭則有餘不古不今
終日如愚希我先師唐虞世儒有不愚者寧兮若豈
學者乎内外名字狗曰古曰如嘻致處驕嗚呼如愚
其顏氏子之後歟

别峰法師真贊

微笑之容說法之相披金襴衣啓垂嚴處洞徹三關
歸空諸妄想飛來千仞别峯青明月清風鏡湖上

古賢贊并序

始余作古賢贊八十一首小子瑜輒抄與與刊板
而以書來言曰古賢尚多顯者大人筆力有餘請

更作幾首以遺子孫何如余從其言復作竝九首
通一百一十首然亦豈能盡物𣎴有去取之意于
其間也不過采興自適耶其事實之大畧而為之
耳雖然知我罪我恐不滿大方一笑也

陸賈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奏新語輒為解鄙纖措餘風
遣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

周亞夫

細柳屯營號令介胄不拜乘輿加敬可屬委任
由是關知平吳楚亂用兵出奇

申公

蒲輪安車迎聘老儒大對以堂會議石渠帝方尚文
首問為治不在多言力行何事

魏相

屬精核實漢宣中興同心輔政丙魏齊名丙尚寬大
魏尚嚴肅寬嚴相濟致治多福

黃霸

潁川之治首崇循吏教化既行鳳凰斯至宜哉是心
丸丸養加諸朔為相業治郡不如

卓哉

盛德寬仁善政化民居攝病免冥羽潛鱗遠式中興
表賢援俗首拜三公四方悅服

竇融

河西五郡保全歸漢奇陽璽書明見萬里入朝受封
升拜司空念非勳舊益事謙恭

馮異

大樹將軍屢建奇功赤眉敗走平定關中蕪蔞豆粥
滹沱麥飯倉卒厚意毋忘患難

袁安

大雪天寒高眠閉戶蟄居偃臥愛民疾苦外戚擅權
天子幼沖漢廷特賴司徒袁公

羊祜

輕裘緩帶晉朝元戎滅吳之志身後成功山因人重
湛亦不朽遺愛墮淚碑存峴首

杜如晦

貞觀初政良由房杜善斷嘉謀亦莫予侮勤勞無逆
丕顯功名帝念同佐獨見壽齡

姚崇

鸞臺鳳閣雅志從容應變成務立身柱中明皇賢輔
史稱姚宋允矣救時安方管仲

張巡
歃血登陴纍瘡力戰士卒同心外無救援孤城死守
變膺生輝彼全軀者猶議其非

李光弼
臨淮嚴重武略英雄中興唐室郭李同功吐蕃入冦
違延有憾擁兵不朝麾下踈慢

李晟
將兵擊泚天生西平肅清宮禁收復京城功在社稷
信讒猜忌吐蕃毀盟馬燧羞愧

李泌
白衣山人禹乘寄友弘濟艱難無居其守陳五不可
国精歸山晚因良相薦賢好仙

段秀實
吾戴頭來就死見義奮勇擊泚忠烈名世貴馬市毀
代履輸祖公論詰責恨死武夫

楊綰
議貢舉法三代遺風與選平允分直不容登庸制下
悉從清儉天遺奪之相業未遠

曹彬
飛龍見知不欺其主位高志下寵厚憂拒平吳降蜀
勳業最隆出將入相善始全終

錢若水
華山隱者擁爐畫灰熟視良友不語如雷雖有道骨
功名方適急流勇退仙做不得

呂蒙正
清修苦學風雪貧居大魁天下三入中書朝士失言
置之度外為侄為相儲才夾袋

李沆
謹重雅望識高慮深日奏水旱防欲春萌手焚御書
册妃寢議難居人上夙知丁謂

王旦
三槐德符天定以取善決大議愧服惠唐太平賢相
委任獨專福禄榮名十有八年

張詠
即殺鐵石自號乖崖善臨方面安反側懷庶幾孔明
法嚴治蜀二公遺愛千古尸祝

林逋
咸平處士獨愛梅花一童一鶴雲水仙家千古真風
清言知道孤山有墳封禪無稿

魯宗道

太后臨朝屢有獻替諫立七廟三從尊帝魚頭參政
骨鯁可知市欸微過事君不欺

胡翼之

淑繼洙泗開先濂洛天子辟雍取法湖學議樂傳講
海內尊師先生道德歐公表之

范鎮

開端建儲傑議不屈力詆金陵勇服君實平生同得
後先斋銘論學終異乃見真情

包拯

龍圖京尹政號神明小夫賤隸皆知姓名婦孺權貴
澄清筆毅遺風凜然謚為孝肅

贊東李李至愚期頤先生

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見山畫水
閒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題跋類

題黃清夫耕雲釣月圖

秋谷耕雲者相國李韓公也秋江釣月者處士黃清
夫也韓公為天子之宰有大勳勞忠於君者也清夫
山林之士以耕釣養母為悅孝于親者也昔者見知
於相國長揖而去不以功名富貴介心相國既贈以
詩且欲友之而不可得其志節之高可見矣然則相
國之于處士其貴賤雖不同而忠孝之道一也芋帝
以翰墨之美為之畫書而在朝之大夫士詩之序之
詠讚之者至矣處士果何求哉雖然當是時韓公身
任天下之重處後危機叢：固有不得遂其耕雲之
志者而今又何如也當若處士老而不棄脫屣榮名
之慮而天用益予之壽考使得優游釣月明于秋江
之上獨擅清樂於無窮宜其不以此而易彼之故為
題其末

跋羅進士墓誌銘

余友羅以誠之先大夫進士君得銘于翰林侍講揭
先生而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大書焉進士君遺事之
肅孝友之行貞遜之風揭文寔善形容發明而子山
公之書擅名一世追蹤鍾王龍虵飛動未嘗輕與人
寫是足為進士君不朽之傳矣然非以誠篤於顯親
揚名知孝之、，何能得二公之文之書若此哉況
、以誠由教官歷仕佐縣治有年今將告老越在六品
而肥息之與進士君當得贈官又松楸泉壤之光也
嗚呼休哉

跋王宗甫臥雲集

昔大家渡江後東陽人物文章技藝英偉卓犖之士
輩出若臥雲先生王氏亦其一也然國朝混一逾七
十矣平故家大族往往彫零殆盡能有不隳先業者
幾希一日希白甫携其先世臥雲遺稿一編示余予
斂衽讀之慨其學問淵深才華浩汗耿介之懷志義
之氣凜然詞語間要覽者尚可想見其風烈雖其編
章頗多殘缺然詩之傳世初不責乎全也況一時名
公鉅卿悉與之交游唱和裕齋馬公之序引稱賞至
矣嗚呼君子傳業尚論其世讀其書詩而不知其人
可乎玩味之餘輒識其後而歸之

至正七年丁亥夏四月吉旦書於翰林國史院

跋陳氏義庄記

右跋翁與東陽呂子益書一紙後二紙則翁二子之
書也於此知子益交翁父子間為甚厚而翁父子之
待子益亦不薄也前輩典刑尚可想見子益名友德
東陽故家宋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進士官不甚顯
而跋翁書所謂義庄記乃為吾里路西陳氏作也記
後一節甚是發明風慨表此公所自得也嗚呼今義
庄已廢久矣余甥孫呂子明于子家為六世孫獨能
寶藏此帖出以示予求識其後故為書云

至正八年戊子十二月八日胡助識

題竹隱老人

古竹隱老人潘公之進辭圖一卷李伯時龍眠筆也
辭語簡古畫意精妙誠二絕也老人之七世孫璞出
示助斂衽以觀肅然生敬自宋季至今諸名士議論
發明略盡殆無餘蘊蓋老人以默成先生為之子故
也或疑竹圖時龍眠已病恐不親筆豈其子弟邪或
謂老人隱處時事寓意于辭庶幾得之或以為草表
陳太丘荀朗陵兩家似之然陳荀之子孫貴顯失節
不滿先儒之論而默成先生正色立朝清修古節上
世師表卓乎其不可及此文公朱子之所深敬無間
然者非陳荀氏子孫比之若夫康節至儒之風不徒
學士大夫之所景仰而小夫賤隸亦莫不知清高之
為貴矣嗚呼休哉為子孫者尚謹守家法斯足為於
人先又何暇區區上文辭者之表章哉助不揆輒書
所見如此

至正庚寅孟夏既望東陽胡助謹識

跋余廉訪所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闕公自翰林待制來僉浙東海右道
肅政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江

察知鄞大和累世義居謂海右七郡未能再見書五
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郡達魯花赤廣侯阿年八
哈縣尹奉符郭侯後亨縣主簿大梁劉侯師援相與
樹碑于庭成公意也公唐兀氏字庭心余聞其名也
正統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為時所稱云
至正十一年冬十一月望後三日前史官太常博士
致仕東陽胡助古愚記

碑銘額

重修覺林禪寺碑銘

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胡助撰金華劉文慶書
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余闕題額

覺林寺者善慧傅大士開山道場於永史大剎也按
大士出世修行始結菴雲黃山宴坐雙檮樹下說法
度人靈異神通不可殫述當梁武帝盛時敷法顯揚
開龍華大會建立寶剎是名覺林事見徐陵所製碑
由梁至今且九百餘載無怪虖塔廟之屢廢而屢興
也宋宣和中睦寇尊火寺宇煨盡皆為丘墟紹興初
再造賈公廷佐始範洪鍾建三藏殿住山禪師裔
緣修造宏傑偉麗紫微濤公良貴記大士殿書其蹟
可考也由是歷年百有五十而入國朝又已七十餘
載世異事殊法席虛曠去夫傑然如見傳舍故殿堂
門廡諸屋宇以次推毀傾側化為榛莽見者寒心其
所存者山門藏殿僧堂大士殿栴檀林雲黃閣而已
至正二年秋八月行宣政院公選前住西華友雲龍
禪師住持入院慨然不怡於是以說法化緣興修為
己任其年冬作周垣千有五百丈立外山門自是歲
興工役復羅漢堂知客寮修栴檀林復前資寮蔭
堂增大士殿層檐築叙臺為既望之所創東廡名東
淨庵溫徒僧堂以為西廡延山門入若干步甃護法
二天妙坐像闢田為水為放生也甃石治道引泉灌
樹金碧翬飛相為映帶前後七年竣工縱高起寄為
新覺林之中興也其徒具事狀請金華胡助文諸
碑以告後之來者俾勿壞祖師於方外友也師向在
西峯造覺美大橋利濟萬民行誼任責故茲堂
大士道場慨然作佛事修建傳續于久廢之後猶不
可以不書也蓋嘗聞之大士弥勒尊佛下生也立教
垂世度一切人庶幾脫離苦海去貪嗔痴背忠向善
等成正覺觀其書心王銘即堯舜禹相授受之道也
會三教之統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歸昭揭日月
不可誣也於戲佛法流通興王化相連迹若使人人

仰慕發菩提心為善而不為惡則天下風俗可厚也國家刑法可措也庸詎非輔治之基耶予既書其事于石仍系之以銘詩曰菩薩大士化度閻浮靈黄之山燕坐變精世方億飯小示靈異法惟一擘千門洞啓人天歸仰建刹寶林從我三教明有一心青蓮紺宇龍華大會當來下生天官受記一彈指頃俄九百齡經殘教弛寂威彫零去來操舍如更轉舍東頹西倒屋廬盡壞有為有漏或廢或興刹敎恒理孰經孰營三十年間稠為茂草豐無其人緣法未到待缺亂公應真化身持戒定慧說法度人攝邪信仰肇秉財施指揮送石興工起廢掃除瓦礫闢開荆榛叢荒金碧内外一新廊廡峨峨山門亢亢佛殿鐘樓像設莊脩百堵皆作壺堅垣墉易治門徑水月涵空功業再造山林增輝大庇禪流闡宣教觀延聖壽超慶凡民大士道場萬古長存

達魯花赤亦輦真儒林公去思碑銘

義烏於婺為上縣昔之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為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為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一十有四年為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輦真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善于撫民者公蓋其人也公敏而練明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故見於為政務在抑豪猾卹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為本而于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莫若于儒惟天之書上府吏卒道出縣境輒覓夫乃行或徒索儒賤而去縣設閽隸司其出納之有徵歛亦衍是名求之靡錢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所出咸前十九不啻而盡免者皆痛絶勿與民大稱便田政九久弊民若無田而服役而田連阡陌者乃僅三歲而一役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田是民田苗米與浮飛寄詭匿以肆其欺多田之家則隨田之所在驗米之多寡受役不一數而單夫小戶並役俱免皆服其均平屢時賊底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處公晝夜慰諭令民十家為甲各相團結且募民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間以察姦究四境陁寨後集民丁守之威恃以為安盛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禱神祠不應則露跣禱旨以顙天七晝夜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莫知所措公立火所向御衆禱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衆謂其精神

所感故及有是歲大侵官民租皆無所入膚田使者按視將微其半公力言之遂得免之十八民用深得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表十餘年休于狗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為限仍俾表于家者以不葬論不閱月就葬者數百表臘日坐庠序與博士弟子者考德問業閱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春郡農必躬歷境以告戒其父老義以為常所為公之為政務以恩惠及人于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也若縣治舊敝則因舊而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縣川龍祈二驛又皆大新其舊縣城孔道觀騁所係要郡西廊莫崇墻建重門而制閣其上以嚴啟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于水重作其二顛橋以便完繕湖堤廢則重築其東堤而植蓮其中並樹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既終更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為吾縣也不惟為人所能為而且為人所不及為有德于吾民甚厚盍叅其是以繫夫人思者刻之于石以示無忘予為之言曰今之仕于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擧而合宜彼其心悅之者数希不幸而少咈其欲焉則衆怨已隨之矣故為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為所怨而為所悅既去而見思若公之于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于百千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于道其善政傳書為文而興作之績亦考附書之公偉九甯人字仲弘用庠入官由經歷達魯花赤調同知新喻州事乃以儒林郎來義烏其秩以至正九年七月而去以十四年正月云銘曰

惟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獷其表孰善撫之寡我公徇徇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寬政以無敝惠愛所推罔不蒙被謳言百里率周于治財惟民心公實償之役惟民病公寔瘳之民飢吾飢凡民之苦公實庥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既安既享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敬公神明今公去矣孰保我人我願百年如一春秋遺愛之存男其能泯績湖之役其清逸永民之公思有永無斁來諸衢謠勒此貞刻歷我鑒公示後為則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九 終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

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序類

玉海序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咸采摭焉其為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歷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食貨靡不畢備宰故家禮部尚書厚齋先生王公專精力積三十年而後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融其天才絕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秘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為此書第為次浩繁日修月斲鬪以所見疏列于方傳寫抄錄不無先後參錯之遺川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其最脫者門人高弟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是書之其始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莫不知此書之奇顧見其全不可得竊非一家之力所能刊行浙東帥府都事牟君應復首建議釐正校讎將繕諸梓未就而牟君去今宣慰都元帥也先里不花公實來開閫慶宣嘉惠學者于是力行前議命工庀事徵貲于浙東郡縣學及書院藏入之羨有差郡守張公崇祖臨淮提督命教授王君茲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凡二年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之君子皆得以覽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寶無不滿意隨其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詎屬有限量哉奚哉若其門類卷帙之目則李君敘之詳矣茲不復書

至元四年龍集戊寅四月初吉書于翰林國史院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石門六觀者李君公澤之所佳也始公年將卜隱居於石門愛其山水之勝窈窕幽深泉石清潔草木暢茂殊有太行盤谷之風遂李氏家法者耶于是因其山水之名而題之六觀焉曰龍山時雪曰雙松溪春水曰石門夕照曰溪亭秋月曰御嵓晴嵐曰龍湫飛瀑公澤首倡各賦律詩一章而向雲許先生首和焉其他和者數人清粹雅麗金石相宣使讀之者如目睹焉異日公澤治別業新其園亭因謂余曰昔吾嘗詠石門六觀侍講黃先生見而甚喜許為首序而未至于其尚後序手詩三百篇有大序焉有小序焉文公朱子傳詩盡列小序于後此後序之義也夫景

之美詩之佳序而列之不厭其多故後序之作亦君子所不廢也遂識之里人胡助序

吳氏譜牒序

譜牒之顯晦不同宗族之貧富有盈替使然也後世宗法既壞猶幸家自為譜故學士大夫貴于譜牒時修所以收拾宗族疏遠離散之心使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善也昔歐陽公蘇老泉皆嘗作族譜後學之所師法君蘇子之言尤有感于人心可不煤其意乎近世故家大族兵焚之餘譜牒患多散逸而又子孫異微不學其能存先世之譜者百無一二焉義烏吳氏自宋初由括徙婺之烏傷至四世分為四派遷居青口後卜塋于胡岩而事力甫大翱翔宦路未顯盈庭中經睦寇金虜之變更造室廬派別為五咸以清儉稱或以氣節著詳見譜中其族之望者曰書記君梅尚書誌其墓曰承信君事祖母以孝聞作鄞老堂無垢張公趙王史相仲友唐公皆有詩頌焉曰通直君字伯格周益公為克金使來行以疾卒孔山奈公誌其墓有曰陶使一至虜廷覘其事宜必能有所論說以息寧試未必能後來之禍乃不得以此自見而歿音亦獨伯格憾也曰檢法君與菊坡崔公有交承之好面山真先生為道學之友曰市舶君學集賢崔君交契之厚故日以詞美之有炯炯靈襟淡無欲之句及卒祖祭曰心清如水不可汩以利心平如衡不可干以私嗚呼吳氏自汴宋盛時用以著聞南渡之後稍衰而優游所與遊者皆當世名儒巨公至今凡十餘世三百年于此矣豈非盛哉君子觀人之譜而論世可以知其德焉雖然宋亡而國朝混一又以七十餘年昔之盛者今則衰今之盛者昔無聞盛衰倚伏貧富無常理勢然也又何怪哉余竊是憐益明梓然淳古獨能安分守實樸徒為業慨念宗族之漸衰收拾譜牒于將墜補罅緝書整有條理可為知所本矣開出示余求文以傳世安知其後不復昌乎余故為稽于譜而書之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孟子曰強為善而已矣吁德之厚薄族之盛衰也凡江南吳氏其初往往皆延陵季子之裔而敬讓于世也嗚呼遠矣

蒲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蒲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重秀蜿蜒磅礴而鍾為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何雅先生

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袅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其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為文如雲涌水湧二先生所深愛者也致方公以猶女妻之而立盡傳其學與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至民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會其英咀其華于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為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岳也如千兵萬馬嘲啾疾馳而不聞其声也嗚呼壯哉使人慨若其成随立夫獨患其家傳者之虞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早世莫得少見于時僅著一用春秋屬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者有可觀于是大肆其力于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獲其淺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于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傳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楊雄之間者是果孰為得失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于雲之僕也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章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之所在也尚何患其不傳哉

上京紀行詩序

至順元年夏五月大駕清暑灤陽翰林析像佐庵從而助亦在行中會暍疾差後五六月丁澥始與檢閱官呂仲實偕行仲實捷從游于昇學者也今史司任史館故樂與之偕焉遂馬上覽觀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詩為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視草堂之西局文翰閑暇吟哦亦不廢是時學士虞先生乘傳赴召先生先道里于堂上留數十日日侍誨言先生喜以目疾俾書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輒從旁執筆書焉助或一詩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為之忻然其所以啓迪者多矣茲非幸歟南還之日又與翰林經歷張泰山應奉孟道源及仲實同行亦日有所賦若觀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羇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土之異亦纂見焉至京師輒錄為一卷凡得詩總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刪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譜遠矣宋紹聖間四世祖六府君始續世家淳祐間從伯父古拙同我先君更修家牒名曰世譜而工部尚書李公高之序方伯父先君修譜時正東

湖南湖全盛之日我先祖固已觖虞族人欲刱義庄未就而殁先君克承其志甫入國朝至元初先兄古學再修是譜革為一圖更分派別粲然可見余嘗序之是時先兄實主義庄尚無恙會因緣道理訟造冊別立路族庄一戶田是載當差役之責而祖入不能以贍矣未幾先兄即世予留京師子姪莫適為主伯予歸始領之而時異事殊理民者不以教化為意而惟務會剝族人之懷私利己者亦乘時為奸于是質租應役無虛日而庄且壞不支無對善後計乃集長幼而謀之僉曰歲有役未有戶也無戶斯無役矣爾則變〻則通無泥古無執一莫若計口分田以與之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變通之道乎予是其言而行之遂住分義田許以志焉雖然予觀近代富家巨室往〻置義庄以睦族遭世變鮮不廢者莫若吾里路而陳氏義庄陸放翁所紀者乃附傳數先棣時使然也獨吾家乎嗚呼夫自宋祖始祖以來綿綿延〻至于今日幾四百年支派日益繁衍祖宗之澤尚未艾也可不念哉助不肖自幼獨好學兄為進闡而吾族之讀書者絕少此其所以不振也幸而予以文學登朝備員史官者再今致告老而歸為合族之長閒居無事達于往來京師凡三十載而族之後生不能紬繹因閱族譜再加修輯而續書之焉譜第一緒其四世次稍別祧其上而續且下殊覺煩瑣難見今輒倣歐陽公族譜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次遠近親疏為別而書有詳略焉嗚呼雖自今凡我族人子孫觀且譜者宜敬念祖宗之澤以有此身相與和睦力行孝悌忠信貧者安而無諂富者遜而無驕仰事俯育之餘勤學讀書出而應舉從仕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于下流也詩曰無忝爾祖可不懋者哉至正六年龍集丙戌秋九月九日十一世孫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助序

記類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噫乎愚果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稱于夫以晃晦為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為愚而類以詐為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于時武帝患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弘相之曲學阿世務矯飾以鈞名非所謂

令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為唐名儒而竄于椒文身
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為愚稱為古之愚乎柳為
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通俗好凡世所謂愚者奚
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
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為余書焉余故學顏子之愚則
亞聖工夫非達者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
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是特
之愚又不善用以及于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
幾古之愚賢之愚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凜然
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懦
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尚友于古人不求
合于當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
豈以是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服膺以
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
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
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意于壁

隱趣園記

隱趣園何為而築也吾兒瑋所以承外舅之志也始
東白蔡隱君曰竹間翁愛女擇壻而瑋也選在東林
於是創館甥之室于別墅使居之俾可校顧往來也
甥舍之東偏壤地十數畝頗卑隰綿松竹秀蔚迤可
望遠可想幽可覜以為園中有方池半畝許植蓮其
內名之曰君子池池上間植青李來禽夭桃紅杏芙
蓉楊柳紫薇成行來曰春色也左右種安石榴為同
曰夏意中植丹桂作待月壇壇之後列海棠如步障
曰蜀錦屏壇之前植山礬子曰薝蔔林兩傍夾以荼
蘼湖曰香雪壁又植牡丹數本疊石為臺曰天香臺
結柏屏于後回環砌石子為逕編竹為籬種百菊數
本曰晚香徑東有松竹梅培塿且間曰歲寒而有修
竹澗泉曰竹澗餘壤之沃者雜樹桑麻麥粟芋區
蔬畦亦成行列蓽有隱居之趣是皆竹澗翁平日之
所規畫而俾瑋營之偕翁之不及見其成也會余自
西掖請老歸田吾兒迎養日遊其間于是總名之曰
隱趣而為之記曰信乎園日涉以成趣千葩萬草生
意無窮積歲月而後若此大豈一朝一夕之工哉別
不出戶庭不勞登涉而望以見摩山之綢繆雲烟之
吞吐朝暉夕陰變態萬狀娛人心目其東南一峯與
歲寒相向尤峭拔者白鹿峯也昔孝子許公墓在焉
吾兒雅不欲仕獨慕古人之遺風餘烈于山林間故
得園池之勝與隱者之趣同未必同也誠能得夫隱

居之趣是與造物者遊逍遙乎塵埃之外彷徨乎山
水之濱、功名富貴何曾是以動其心哉嗚呼古之君
子真得隱居之趣者亦不多也晉有陶淵明唐有李
愿而已此其人何如哉噫東風花柳禽鳥和鳴佳木
陰濃池蓮香透水清石瘦菊滿籬雪封水堅挺秀
蒼翠四時之景可愛而千載之心猶存慨然飛雪之
想而不忘太山之勝斯為與吞乎隱趣云爾時
至正九年龍集己丑正月既望、純白老人記

李氏木香亭記

木香亭李公先善之所築也公幼好讀書有文武才
嘗勤受都使領鎮戍據捂寇成功勤石懸水至政中
歸隱、邑治之東築亭自老植木香一本蔓延其上因
扁為木、香亭、之前引水為池四灌纓池、之側積
石為臺曰、望外臺環列松竹恍若塚林遙谷日與幽
人逸士吟咏、進宴其間而不知戶外之有塵囂也其
子鳴遠請予為、之記予竊觀古人如晉陶潛愛菊之
隱逸宋王和靖愛梅、于庭二公之潛見雖不同其於花
木以寓意為則同也、今李公之木香亭其亦思慕二
公之意者乎噫陶為晉、處士而公為國朝隱君子其
出處大略相似未有能辨、之者況後有德行文章為
英偉卓犖之士者必然木香、亭之所貽也又何慨乎
王之梲乎雖然嗣公後者不忘、種德之意而常懷桑
梓之勝益致光澤以培養此木香、益章光顯以克崇
此木香斯則無忝于作亭之意云爾、
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胡助記

宋氏世譜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于孫遂晉以國為氏有居
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
四傳、至榮用居滬中又遷義烏福全山榮字體仁十行
二有經、濟才通尚書春學者私謚文通先生葬唐華
山娶陳生甫八行十字師杜善詩茶翁未又遷智者
山鄉之根、谿口甲光九行甫娶謝生彭十行二副娶阮生帳
八行帳娶何生、桂二行廿字善致娶董無子以弟海之子
卓為後海四行廿、字善宗娶胡氏石濱原阜五行娶陳宗
生偘自偘以上皆、儒偘八行十字子穆娶楊于同生永
數一行百作四富柏五行百永、數娶李四嘉定初又同柏遷金
華之潛溪存保月定柏字東、號娶陸氏無子以永數子濤
德嗣濤德八行十尊壺至曦、奉弟古如人遠物一以素
勝娶周氏周與陸皆杭人、傳、德生平還二行宋德明娶
沈守有四行禹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五行禹字德

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共几執里役度其力單
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為女中師且
勤甚御紡績每夜至鷄鳴年躋朱氏門壽有七一子
純幼賊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貫敗人意追
其田序一疑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南姜東鴉山生
文昭一名錫行福四字文寔溫恭似不能言者予弟永見亦
愍衣冠深㢲之生平不識偽言偽行一錢不妄取不
問賢愚一以鄉善士稱之錫文圓行福五以名為字文
暨行福七文隆八曾瑞字文華文昭娶陳暨時事父孝雖
瓚文昭家凡有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達不敢先食
善于教子賢寶琪使從明師儒學元季避地西十里
白石山澗坡寓生淵一行福字景淵義為賢贅徐連行福
二字景盛能古文文圓娶阮章二氏既生瑾三行福字
景清明五行福字景章早卒章生沁涫文箸娶姜生濂
四行福源汶瀛文隆娶趙一子號周出也淵娶蔣勸生
瑛一行福字伯章濂娶義烏貴專字主敬生瓚二行福字
仲珪瑛太字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康又遷浦江
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側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
顯然多以儒術知名于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知斯
思繼承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為文
章交甚密因為書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
者有所興起也
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記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十

古婺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詩類

奉題雜興

書中似此君傳哲只　琅邪王士熙繼學

織錦機邊發女輝彩鸞銜霧護機飛春來京國生覊
思更為司花製舞衣

黃金臺榭帝王州碧海東風有白鷗當日上林誰獻
賦一樓明月聞牽牛

又　馬祖常伯庸

么鳳銜香蛾度珠新機織翠綾浸紆江南徐庾多才
思更問天孫乞巧無

又　蜀郡虞集伯生

兩都賦就人爭寫問答猶嫌彼此辭歌詠太平皆雅
頌國風誰繼二南詩

金高水碧世那知翡翠鯨魚各自奇誰作文章留石
鼓千年如見中興時

又　湘中歐陽玄元功

臥聞望烏聲起聽車聲鳴東華塵千丈何物紛吾纓
生世無定姿客懷多感情塞驢障便面謾謾如有營
呼童具紙筆遊次三都成南風來隊地落下有士衡
新秋動砧杵楚草珠露盈奉槃謝羊酪流韻思蓴羹

又　宣城貢奎仲章

心縈碧落珠絲巧手鑄黃金象冶精白日若須生羽
翼丹砂九轉始成功金莖露落蟬初脫銀漢風高鶴
自鳴一點神機千古意坐看徵月向東生

又　汝上曹元用

東南才子利如刀瑞錦文成五色毛歌詠正風三十
首京城紙價定應高

十一門前朝雨晴第三橋下暮潮平詩家嬉珥遺簪
去有客隨車信馬行

鳳樓明月玉蟾孫虎帳秋霜金僕姑誰共風流歌小
海更看才思賦三都

南國佳人寫素琴鷄林賈客賈貨金他年一舸江湖
上想見平生親闕心　蜀郡謝端　三首

文采爭傳五鳳樓帝城風雨幾經秋好賢不有鳳臺
客江漢秋風生白頭　河東陜輔

文禾縱橫爛錦機觀光獻賦入京遲三元中統唐虞
治弟恨當時未見知

江南才子擅文章風雅宜追杜草堂旅食京華顏易
老一心憂國未能忘　李端二首

數載京塵染素衣盡香閒見紀當時正清一洗哇滛
耳紡彿幽風七月詩　吳興趙由辰明仲

上國觀光歲月深鋪張繁縟入新吟朱絃不盡陽春
曲知有鴻儒是賞音　濟南張起岩

連金仙藥堪黏日煉石神功欲補天弄影夢將軒嶺
照華峰井底有寒泉　天台周仁

有才盡賦長楊賦有手不操光範書詩史千年意微
宛編摩東觀北權輿　長沙陽彌昌

東華塵土鳳城春夢覺西山晚雪新九奏鈞天聽不
足江南才子正詩成　古井王尚翁

翼翼四方極佇佇騰頌聲令人思鉅麗及此看昇平
步武青雲士才華子墨卿胸中萬石策取次足紛更

又　谷陽龔璛子敬

自足足句萬斛船千人帳頂看水天詩成況盡京華
事應笑三都費十年　鄱劉汶師魯

鳳城朝晨紫烟浮翠氣秋登索欲流誰何客樓棲玉
管雲端飛雁抱回頭

御溝流水玉盈盈數月鐘聲遠禁城花外杏人先九
耳璈坊新譜賽華聲　江寧楊剛中

吾聞金華之山東南峯石壁峭絕雙飛龍蜿蜒盤礴

幾萬里但見扶桑日影倒掛金芙蓉山中仙人古恩
老青霞落落雲間松翩然獨去游無窮謁帝西上崑
崙宮春茗染水綠手洒蓮路入家揮楊柳金莖露滴
明月珠散落人間作星斗公不見西山月下紫氣橫
花下有人吹玉笙太平歡欲九成樂五雲樓閣生秋
聲

又（趙郡蘇天爵）　邵武黃清老

有客江南來賦詩長安陌長安城百里近是公侯宅
飛甍高切雲軒戶耀金碧富貴世莫儔日日承恩澤
明星朝未稀車馬轟塵靈九陌多行人見者盡辟易
懽娛極一時歲月易飛翔細思道周行作邑乾沙磧
松裘皆大人至今聲炯赫佇佇雅頌音孰知慕儔昔

又　趙郡蘇天爵

送胡古愚赴古滅衛教授　胡滅

送君萬里又承恩二月春風花正繁史筆幾年歸翰
苑孝經今日訓黃門龍驂細閱軍戒肅鳳旂花擁殿
道尊顏我同年復同姓白頭螢插更何言

寄題胡氏隱趣園　吳澄

地偏車馬少行蹤天闊雲烟萬里通本本茶花饜宿
雨年年桃李趁春風孰賓孰主園如昨人去人來趣

不同我亦謀歸理荒徑寄詩先到峴臺東

次胡古愚韻二首　柳貫道傳

東府銓衡外西雝雅頌遺青雲誰薦賦白日但催年
國欲翔千仭寧能閟九天爭留亦何遂未了北征篇
勞歌非異曲義服有同袍客路添重跡童年憶兩髦
曉星田爲正春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無罰市遨

次古愚剪燈詩韻　吳師道

剡溪桂水紋并州剪水刀乾明新雅製麗巧極纖毫
不讓琉璃貴渾疑鉛槧錙數紋縈細數疊蕊亂綠花
草彩相銷鶴鸞勢欲翔勝光宜東壁遠色蹴瑩青瓷
著詩雖綴婉遣騎驛織春風翻賓帶華月當雲濤浪
夕婉佳賞元臣念小勞都人悤共樂歌舞送春醪

送胡古愚陞翰林編修　王士熙

八詠臺前值早秋蘭溪雲從去蕤猶山中故客能艇
石海上仙風不引舟金匱編年須筆削錦衣行畫足
優游春天定遙向來雁惆悵離懷屢倚樓

又　歐陽玄

古愚以成字韻詩來既用韻餞行

庭前書帶識康成稽古親承雨露榮黃閣要龍新冶
共玉堂班馬舊才名暫煩近手拱摛藻行見詞頭撰

集英歸棹輕裝水遠別藕花時節過臨平

又　俊都馬祖常

古愚以蔫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
別有詩爲贈

沈約才清不奈秋歸艎南去漫夷猶還家少擣囊鶴
被到闕重修五鳳樓袍色映江榮錦里詩聲傳紙帙
書郎蘭溪畫舫非蓮燭春早來從十二游

又　學生王士熙

樹將仙雲一葉秋隻身歸興更夷猶金蓮燭底翻鈴白
索宮錦袍前放彩舟居近赤松巢鶴丁時尋白石叱羊
羊遊明年花發催宣瑣獻賦天家十二樓

又　學生王士熙

幾年京國擅詩名歸棹西風一葉輕北闕承恩昇詔
重東陽逸志錦衣榮汲泉釀酒燒塵土築圃栽花剪
棘荊藝苑新班誰得似仙雲春早到蓬瀛

又　宋沂

胡公骨清應不煩引珮鳴珂白玉溫春生碧雲才思
閟翡翠映日蘭苕曉鶴鳴鉛塹振金石絲細騷雅仍
孤壽相君高揖共推激青雲入手風雷奔紫芳添香
新雨露待引青藜金馬門京華傾蓋已三載如何暫

别開離觴君歸今華晝錦妍芳草生涯足故園明年
早看鵷鷺入備斛相逢更細論
又
吳興趙由宸明仲
承慶前浄浅面新烟花三月鳳城春近膳北闕承恩
舉同上南舟問去津史館得人尊筆削王堂稽日掌
絲綸郤衛州縣徒勞耳况復遠捷東海濱
又
馮弥昌師信
文場特立無雙士人表先推第一流金闥政須良史
筆[illegible]不留東書進宿綸館閣於期爭行錦家山桂
子秋小待水生春凍解布帆日日望來舟
又
龔璘子敦
臺坡周南士握手舊相知十五年前別專常夢復思
俱沾退之薦莫誦浩然詩意氣風雲際滿斟金屈卮
又
王肖翁
歸旆翩 及早秋故鄉遥後望并州文簡宣室方前
席興發山陰忽棹舟王署晝長春日曆金臺雲暖待
春遊昌見鏡裏看熟業莫為溪山卻滞留
、、又
劉汶師魯
東南諸老盡凋零美子聲華鍾美庭世有雄文追大
史家傳直筆似遷經王堂標格輝宮錦金匱數勞屬

汗青暫許還鄉尋舊隱春帆咫尺上鯢冥
、又
劉汶師魯
萬里春光壯客程行行指日近京城桃花浪暖魚龍
躍雲路風高冠蓋輕蓮炬分輝待前席麟毫秉筆裡
能名他時觀國如相遇車笠毋忘此日盟
・又
金壽祖
弃拜情應寫雲萍迹每吟飛騎歸帝里落泊困天涯
不謂鶴群鶴能講井底蛙直縛修家關當代史誰加
題上京紀行。
王思誠魯卿 入
煌煌兩京城闕城阻千里屢望從郤枚紀行富詩史
歷歷光景佳洋洋賦雄麗三都貴千金洛下紙空貴
何如風雅編聚詠太平世
又
門生王士點
灤水亭亭帶王京風霜朝暮寫宮城還秋還幸山川
麗侍史登高著氣清
題大拙小拙傳後
大拙先生拙于官小拙先生拙于言拙官太常新數
仕拙言文典工討論陳信、可名為大不能自比魯
仲連陳季可名為小者先死不得歸田園
又
・閑閑吳全節

戲竿弄巧竟猶難大拙安然復埋迹振羽鳴机儀蟋
蟀吐絲結網笑蜘蛛寧為五石盛漿瓠肯把千金鮮
酒壺喚醒邯鄲開夢眼扁舟烟雨泛江湖

又　劉閣

君知大拙先生否落魄襟懷有古風自許逃名海江
上時來寄跡市朝中看山把酒身長健寫字題詩道
不窮誰是平生知己者撚髯一笑問愚公

又　楊維禎廉夫

大拙先生陳信氏當時歎設客京師空回郵竹重佇
傳軒轅弥明能賦詩自信一愚進太古須知五技有
窮時白羊山中藏石室黃鶴仙人書製碑

又　廬陵歐陽玄

大拙先生何許陳鏡中人是面前人晚歲名字非老
世閱作文章自寫真泒系雖宗廣瀚父性情渾似蜀
天民食德盛器攻詩瘦家木千金受祿貧非怨謀陳
多謀事每誇任運漸通神耽書不辯飢和飽中聖耶
分鮑與醇元令為歌偏合調叔孫楚製輒生嘆僞
少智容巢進愛鹿無魂托友則不識春陵周茂叔感
渠一賦便相親

奉和送古愚先生致仕贈行　張起岩

國史編修壽七旬歸軒輝耀出都門到家上冢榮新
廣致仕遷官拜異恩名遂自知身必退盛時還美香
長存高人心遠無他事遠碧樓頭弄幼孫

奉和古愚太常留別高韻　許有壬

天上故人羅祖道夢中推子候衡門君王深閔七旬
苦忠義難忘一飯恩白髮朱衣相那映青山茅屋鎮
生存便尋起石為手處卻笑牛車因孝孫

又　馬思溫

揮毫倦直玉堂署投紱書辭金馬門車蓋祖行堪入
畫朝廷休老每加恩水函明月雙溪萬傳敝絹風入
詠存最是到家情致異猶炊黍手竹書孫

奉酬見寄清製韻兄敬賀致政榮歸惟西同
一擇腹　鶴年子述律杰

三十餘年留館閣每隨春仗造宮門懷歸常想枌榆
社告老新沾雨露恩闕下文星旋覺少床頭書卷儘
教存還家舊就歸田錄遺訓應傳到耳孫

又　趙郡蘇天爵

三入詞林官太史年年載筆五宮門缺明得失碑時
政獨愿清華荷國恩天上玉堂勞夢想禁中金櫃有
書存鄉閭故老風流在為教衣冠後世孫

次韻奉荅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江澤民

三月京城花正繁共誇歸老餞東門金華行作烟霞
侶丹闕寧忘雨露恩館閣文章書舊少衣冠儒雅典
刑存樓前遠碧山當座綠酒朱顏且弄孫

又　馮福可

金華仙伯歸來好酒熟詩成客滿門洗耳欣風堪佚
老終身薦膝敢忘恩奉常禮樂班重進大史文章壽
具存萬事向來須伯始更將官誥付諸孫

依韻奉酬伏希覽　于文傳再拜

幾年夜直玉堂署一日朝辭神武門章有謫擱猴老
景稱呼純白報君恩此時此意誰能解某水某丘今
尚存我亦東書歸舊隱日長客與課諸孫

又　仇濟

先生名遂幾人似不忘分祿出國門異典文衡承大
惠常揮史筆報皇恩乾坤清氣詞章煥館閣香風姓
字存今日榮歸居遠碧好傳道業付兒孫

又　晉劉尚賢

春江盡漾東陽酒晚日初辭西掖門綠掌吟詩揮麗
藻黃麻承詔湛洪恩天池鳳去奇毛在仙洞羊來古
石存遠碧樓前新雨足叢生佳境竹生孫

金華山裡人歸去蘿薜盈墻水遶門手把鸞笙吹古
調身披鶴氅戀新恩丹霞映壁晨餐了明月當窗夜
氣存滿屋詩書爲素業風流傳子子傳孫

又　吳山野人呂世元

范蠡扁舟初去國陶潛五柳正當門青春把酒辭交
契華髮還鄉戴聖恩兒子門生群拜起園翁溪友樂
溫存漢廷他日徵遺老禮樂終當問叔孫

堪羨先生似王溫世人才藝讓多門名揚昭代全高
節身受皇天報大恩李杜文章光獻、孔顏理性遠
存存歸來獨占選溪月最喜傳經有子孫

又　吳當

太史多年稱閣老奉常新命拜修門壽春盧橘能
賦田疑歸休更是恩天上玉堂留素盛山中華屋貯
書存東陽酒美花如錦庭有諸兒勝有孫

又　張翥

純白先生有精舍近在金華之洞門歸山已容此身
老戀闕莫報吾君恩一時盛事衣冠餞千載流芳翰
墨存更喜年來足生事白羊添日鶴添孫

又　方道壑

太史京華三十春緋袍歸老別都門黃黃久重松楸

念白髮新榮雨露恩蹤傳喜多隣曲在予賤自笑話
吾存東陽舊族人能數誰復衣冠到遠孫

又　　班惟志

翰林官轉太常賓父子文名萃一門論議正曾諍直
筆史編公不樹私恩九重辭詔用華餞三徑歸儀私
竹存養老舊條臨局在當今東閣有公孫

又　　王士熙

致政豐車為博士門生說職更專門業料方為尊師
喜亦復叨承聖主恩講幄容書傳業在言歸鄉里故
書存京華樂石文章刻留與詩人説外孫

又　　陸宗亮

回首居庸精翠出衣冠祖帳集都門一官已及榮親
興緒子仍沾任子恩去日關河多賦詠歸時運量有
司存相逢南陌東阡路共賞車中勝上孫

次韻不揆蕪蔓率意效顰惟冀
古愚先生發咍粲之　　林奇再拜

太常博士引年去闢道隱居如處門裕署恩空傷客
別緋衣暫著荷君恩潄園人乞新文滿爭待翁歸舊
酒存坐處定知山色合半醒半醉認諸孫

奉和太常博士古愚先生致仕歸金華述懷
高韻伏希台覽

先生名德高千古奕葉書香華慶門清廟冠裳新錫
命玉堂簪紱舊承恩故家樓閣爭前踐先世遺書亂
後存共說亭臺還舊觀音堂綠述有聞孫

宋濂金華人

題胡博士嘉樹詩卷後

花蓋峰前水滿溪溪南嘉樹可雲齊黃腴期鑄萬年
蝕青兇時逃九曲堤暗影暮庭生色思秋井入壽啅
新題似錦留叛高千仞憶昔封培始寸蘗雨露華私
無上下書詩佳問到東西春甜募響棲寒下夜半琴
鳴烏失傳細字題詩盈玉軸當時揩音畫金縷表論
氣蜆成曹謝但見光芒射斗奎大葉芳顏對久駐西
風遥景倍酸嘶有金多錦文閒泉無客能然詒水屋
所牽歸章存簡冊便藏寳篋比懸黎願予何意哉文
錦久客經言類木鶴嘉落未雅街作穢吐餘安淨氣
如霓肯弓既有前人水聊拾殘青付小溪

東陽胡助古愚父著

文類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百里亘為王山數十百里峙為樊峴經野建邑于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于其間循之郡衰浙江之浸寔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東溪城南澄瀅甘美瀰湯瀉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洄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済橐是積也廣敘其勝也巨然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覊、于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稟者固人皆得以為利士君子之修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修辭宏論俊純卓超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慨然自失以余之篤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止于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武市友人稱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于金陵預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齊踰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嫉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方冊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矣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于斯世未必能躋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矣幸而生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illegible]實有益乎己而止何庸張強自喜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拘縛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明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為老佛之說者猶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探心求也而乃據神抛脫作氣決皆售其說而驚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

君摭菁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説訂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胡太常戇山存稿序

谷山人東陽許謙

文章莫盛于前代之宋氏大要尚道藝而下詞章而始以學古修業則已崇理致黜浮奇而主平易忠厚深而膏澤也斯以復古之作者又惡浮靡而少變焉是以其辭紆餘而曲折及其後也融之以訓詁發之以論説專務明乎理是以其辭益詳盡周密其于詩之亦然蓋不為秦漢以來之傑然者隱然為宋氏一代之文矣婺為群儒朱東萊呂成公之里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黄公之傳于徽國朱文公者以經學教于鄉及學士黄公待制柳公踵暨輩出又以詞章仕于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公寔同一時先後倡和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太常之子瑜蒞來京師以寧藁藉交于太常而見焉因序其文與詩而盡觀之其於大常君何其竟肖也既而以序請蓋昔者切聞之六經至矣後乎經者惟韓於文猶杜于詩善論者俱以聖稱之而猶于杜之文韓之詩猶訛焉稽之周程二夫子其為書甚簡其辭古其興起歆動幾魯語而契雅南者誠川壺車也而鎚輪之鏞亦豈以辭章名世者所能望哉噫學于古者可以悟矣記曰温柔敦厚詩教也龜山楊氏學程氏者也亦曰為文貴有温柔敦厚之氣二者固不同也而有同焉噫温柔可學也敦厚雖能也呂華不敢稱與君子共學焉瑜字季瑊以任子仕而益學篤浙江亞檢提照磨杭州郡居藩侯航海而來復以流寓貢于大都待試于南宮益志于忠孝者故為述理學源流之自發者類之哉山其居也君以名其集焉晉安張呂寧序

題古愚詩集

草廬吳澄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縷縷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斁頌雅風騷而降古詞漢近宋唐長句如大白子美絶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于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柳貫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謁選吏部得九品初職而又不遂淹滞孰不歎其淹滞而悼

其居雖予亦不能為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浙之人物婺為盛東萊呂子其甯也古愚言論性情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曾與之交歎進其文于道之右至矣德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行矣

太原王守誠題上京紀行詩後

大駕北巡與扈從之臣間發者自黑峪道達開平為東道朝官分曹之後行者由桑乾嶺龍門山以往為西道皆出居庸關口北始分至牛群頭驛乃合各經五六百里其山川奇險不相上下而東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故大駕多行執書載筆之士或不及歷覽也胡君久在侍從必當一經則紀行之詩足紹作矣登高能賦者昔人稱之胡君有焉太原王守誠題

東平王士熙題上京紀行詩後

上都乃是祖皇帝所建修自是以來未有閣宮地池如此之壯麗華山南峙其地則廣漠萬里蓋雄占一方俾海內学縣于是而取則至于文章之士惟有勤石熙之然碑其詩詠則未嘗聞之亡金時間得其一二焉今則兩都巡幸百司陪侍已已俱備而文章之士猶為勝傑嗚呼蓋勝矣哉至順元年國史編修金華胡先生古愚陪侍自憂歷秋允得詩若干首古愚平日為文章細密婉麗字畫楷正及至是覽其蘊蓄之所將既以成章令之所見沙漠龍磧風雲雷雨變為平淡沖和之音禪益盛世可想可傳大章雍容小章深雅其傳于世也必矣東平王士熙繼學題

趙郡蘇天爵題上京紀行詩後

書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居服食車馬遊華麗視居句已為極邊及當使遼方則有依依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之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得以侍清燕樂于扈從殊無依依難別之情也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若不勝衣及觀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暇豫以為歌詩所以美見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于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為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為魁梧奇偉者何以異前史官趙郡蘇天爵題

南鄭王理題上京紀行詩後

言詩者莫盛于唐書歷觀天寶以前北方行紀諸詩皆在靈武五原河西岸朧之地蓋唐都長安復晉重

鎮暨人才子多仕于其間今國家建置兩都皆在東北叁路時巡從臣扈順具述山川之盛都邑之麗左太沖嘗稱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胡君之作皆出于履歷之真觀覽之切如有好蔑媒而辭之與群公之作都為一集以與唐代而北行者比盛不媿矣南鄭王理題

里生黃晉卿題上京紀行詩後

始予觀古愚上京紀行詩固愛其工而未詳其所以工也今年夏忝以下僚備數凡接山川之雄麗草木之榮耀凋落風沙雲日海洲之變化與夫人情物態之可喜可愕苟有所動于中而反形于言者古愚皆已如予意之所欲出然後知古愚之于詩蓋不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者也昔人論于美很深致究凡以為觀涉其境乃始為佳句豈虛言哉至順二年九月十日里生黃晉書

門生王士熙題大拙先生傳後

有拙生者大拙先生之徒也發生公府幼從先生學戲弄技藝剞劂之說以粗纖空虛鬪縷消息每窮究施設輒得其形似而要妙未能竟也先生病之曰方今治化休明職教之富越于四海先生教文宣教史業滿室適者靈銀黃官中外拜于凡前者皆先生之徒也青材贊化則先生既為之矣聖天子宵衣旰食時相左右都俞輔翼則有記言記事之官細金遺石室之藏粉飾登平播示悠久顧先生素所識也今先生乃以拙自號又題之以大曰大拙而生從先生學未竟要妙固所事也先生何病焉宣教于外綴史史于朝則先生未可為拙又何大之有吁大拙固先生之自名而拙之實生為不孫矣先生曰余業為右師迪檢余歸當仁不讓生其有為生與先生同姓先生入斜勢陳生氏王為田里同源婣姻云

陳旅題大拙先生傳後

君子非患夫巧也患夫無用巧之道也徒巧而用之則為技易窮為物易敗是以君子弗巧也陳信先生在京師拓落二三十年仕不大得亦未嘗有毛髮之失而世之巧于進取以至于窮且敗者亦眾矣㪍巧之道無過于拙此大巧之所以歸大拙也余嘗聞田生之言曰先生所為詞章清俊而要美事思甚巧獨其名不入于巧宦之園故君子尚之陳氏系出陳胡公後世有遷江南者故先生為衢人或云是東陽人余聞諸田生云

揭傒斯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信先生者恭定中余嘗識于王參政家言若不能出口而心極聰明外若不諧于俗而中實典贍讀書好禮自言與胡氏姚氏同出虞舜未嘗通婚姻而胡先生作傳最善形容至若變眊姻然如方外士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答風鑒非相觀不能道此而不與姚胡道婚姻事獨闕之豈未嘗及之耶抑亦人之常道不必書耶

東明李好文題大拙先生傳後

胡子古愚爲大拙先生傳綴耕叟闕而喜爲之[illegible]曰有大拙先生以有形爲机械無歎爲室宅自然爲衡遨嬉涯爲事業衆人施施誇詡猾之工雕琢猴之判我獨璞兮蹡居數之蚩哇漢陂之涸恒屹屹以卒歲噫彼三穴以自居五丈而見窮者其爲計也竟何如耶東明李好文惟仲題

趙郡蘇伯修題大拙先生傳後

大史胡君江左繁富之地而蕭然清古不知紛大華靡之樂館京師執政之家而安爲靜退乃獨昧于進取之机謂之大拙不亦宜哉昔人有傚偉爲方以圖富貴利達者或卒不克如其所欲是蓋有命焉爾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愚願與胡君共學焉

鄱陽周伯琦題大拙先生詩後

予讀大拙先生傳而知其爲有德之士歟以先生爲直拙者耶則從牢籠萬象鍛擇千古以先生爲非拙者耶則棲遲旅館所弛江湖然吾觀巧于世者雖窮于人其技有窮而心長戚戚于時者獨偶于天其應無窮而心常泰然是故先賢之言曰天下拙形政撤上下安順風清弊絶噫吾願爲斲琱爲樸之徒歟

同郡吳師道題大拙先生傳後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于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于愚也他日爲詞乞巧把拙終身人或未以爲然東陽胡君古愚爲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概言其澹泊退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善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然將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于古之愚者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賛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眞拙者歟

太原王守誠題大拙先生傳後

昔有國工善寫真者下筆輒得人之骨氣形似纖微弗爽或難之曰君之藝絕矣奈何不能寫君之真㒺工乃移明鏡于几端坐諦視而圖之耳鼻眉口無一不似獨目睛不能點或請之國工曰人之神在於目故得其神則能全似古所謂在阿睹中者是也今吾寫吾之真吾一人爲吾視鏡中之人始吾之真其不動者吾皆肖之惟吾目睛所向鏡中之人亦向之故所圖者形也非神也此吾所以不能得吾真也胡君古愚作大拙先生傳軒轅彌明之類耶室同郎忻之比耶其寫吾之真者耶抑鏡中所向而不得其神者耶皆不能知之因書卷後以諗同契云

趙郡蘇天爵題太常胡先生隱趣園八詠

太常胡先生懸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園書諷詠之樂有子孫以其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值國家承平之盛優游以養高年蓋亦福德之君子哉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情郁可尚已昔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美爲患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可忘是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趙郡蘇天爵題

南陽孛术魯翀跋古愚上京紀行詩

言心聲也形而爲詩聲之妙也得聲之妙者幾何人哉古愚來自京師職館閣不但工于詩也今見其上京紀行凡若干篇紆餘要眇精緻清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諷之誦之士雅風民古意猶在是也雖太始從風雨上下闌此妙聲如目親覩良一快也

上京吕思誠跋上京紀行詩

詠天代之頌有以見后稷肇基之艱諸篇京之雅有以見文武立國之隆欽泰離之風又有以見平王都洛之衰矣日月星辰之紀風霜雨露之時山川城域之限焉歡事本之原之以道德經之以禮樂通之以政而業之以刑前日之山川猶今日之山川也前日更之則有安樂和平之音今日過之則有愁怨嗟怨之作境與物同情隨時異君子于是乎觀詩而審政爲國家肇造龍居河而都和林我世皇遷今蓋將百年矣扈從文臣不知其幾何人也余欲合中統至元及古愚後諸作余雖不能詩適與古愚前年同行又嘗有留知爲蒐則定以上少爲觀風者之一助云若駢驪之工纂組之巧則有不暇論者

莆田陳旅衆仲跋上京紀行詩

國家承平之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蕆
文士含茹光景故率多雅製況車駕之經行都邑之
壯大宮闕之雄麗長谷廣野幽泉怪石之兼勝而從
臣又多司馬遷卿楊子雲之流其藻思足以鋪寫承
平風物之盛乎東陽胡氏古愚上京紀行詩五十首
清妥秀潤與寄閑適無急調無饕詞真盛世見行也
款晶弱于古愚而多病早衰才又最下往年扈蹕遇
適李老谷司行趣和詩草意題壁間不見睨思今得
此中所作讀之不覺自笑四者詩真所謂路逢李老
谷者寧安得如是之娛ミ乎因識君後

朝元宮究平曹鑑跋上京紀行詩

至大間愚客建業古愚以郎文學來自金華日相從
事於文字間殷如也別適一紀凡再邂逅一會京師
每以世故牽迫不得有如疇昔至順壬申河南大比
行省馳使聘南延余二人主較秋闈筆硯餘間古愚
出示扈蹕紀行詩數十首詠物體情字清句健使人
終日不能釋手因憶延祐初兩至上京與故參政復
初侍講伯長偕行雖時有唱酬不如是之富也況今
年以暮思日以衰雖欲追繼延祐時且不可得其觀
之在建業愈遠矣臥嘆之餘書以歸之

同郡吳師道跋上京紀行詩

昔予再遊灤陽之後嘗隨景成詠不能如古愚多且
奇也攬轡已缺志吾媿卿貫記五季已來自燕雲而
北限隔不通其山川風物有識之者輙録以誇創見
亦終莫得而詳也國家混同八荒遠邇窮髮灤陽去
燕千里上京在焉每歲時巡侍從之臣能言之士覧
遺跡而興思撫奇觀以自壯鋪陳頌述皆昔人所未
及言者夫其所以致此豈偶然哉吾東陽鄉博士道
傳黃應奉晉卿今胡編修古愚皆有紀行之作藁甍
精工前後輝映一鄉而得三人焉他概可知吁亦盛
矣愚才不足以當三人何敢望其足跡之所至既使
至焉亦不能復措一辭矣既褒其尤時廣求一時諸
公為跋而繼續之不害身履其間以為承平之大幸
而無異時之恨云

弘州王沂跋上京紀行詩

至順三年冬余同翰林供奉王致道考試上京鄉貢
士出居庸關過龍門歷赤城涉灤水覽山川之雄深
言關之壯麗遺臺故蹟之莽蒼空濶可喜可愕為之
目駭心動欲寫其狀一二以歸冰雪之交寒裂膚墮
指竟莫能執筆視斯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濶之觀

時往來余心比還欲追憶所見而紀之未暇也一日閱同館胡君古愚諸詩所謂雄深壯觀莽蒼窅冥之觀皆歷歷在吾目中吾人有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豈欺我哉

揭傒斯跋上京紀行詩

右翰林編修胡君古愚扈從上都紀行詩五十首學士虞公以下跋語十五篇自天歷至順以來當天下文明之運春秋扈從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詞者莫不抽情衍思形之歌詠然未有若胡君之多者諸公又皆能揚厲振纂極形容之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之下觀者當何如其想象而景慕也予舊讀胡君京華雜興刻本欲擬以數首輙罷不能今復觀此卷而志意衰耗有甚于前者豈能復可彷彿哉此增感嘆而已至順四年二月四日揭傒斯書

趙事跋大拙先生傳

淛人陳信甫寄寓同鄧忻之後也竊世大巧故自號曰大拙以爲知夫大拙必有大巧存焉嘗試觀之金注者非不欲巧而不能致乎巧也注者必欲巧而卒能致乎巧何哉蓋以金爲注是重乎外而博乎中雖欲必巧爲得乎何以瓦爲注是輕乎外而安乎中雖欲不巧爲得乎不巧由是而觀欲巧者反拙欲拙者反巧老子曰大巧若拙吾周讀大拙先生傳而益信老子

江村錢良右跋大拙先生傳

癸未初春古愚又再遊京師道經吳下江村民既往見鄧忻然示所以作大拙先生傳請敘作表首其人而曰先生出處大略皆予所曾道者至終篇乃相示大笑因讀之曰此古愚自指之可從吾言而爲先生傳耶使古愚拙于文詞則先生之拙將不能信于世矣又焉能致館閣鄧公信其可信各盡其拙之論哉

余生江南石林之下以先生得附姓名于傳已幸矣後幸得一接耳目天于翰縉紳之間亦可不可於是相與觴而盡書以識引工部氏跋其右時爲至正三年正月十九日也

張雨跋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傳識其陳氏而信其名是傳也通鄧忻可使之跋語而俾黃仙鶴書而刻諸廣相與不朽想人張雨再拜書于卷尾

亳邵李源道跋古愚升學祭器文

曰予嘗紀蜀學禮器考古制度名物累千百言不少

休古愚升學齋習文昔兎才三百言視予舊作所謂
陸處而淸靜也安得不遐三舍
一 巳酉鄧文原跋升學齋習文
韓文公畫記李儀禮顧命考工記諸書不立論議而
書法備見此亦文之至者胡君古愚記昇學齋習其
亦可得于此與夫文可以學而工名不可求而得求
名以爲文則非古愚之志
吳澄跋古愚豐城小録
麟臺倚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
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氏掇
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事已不勝其
詳今古愚所次小録始終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
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
予願因吾古愚續録而有請焉

胡氏贍族庄記

吾與胡君居同南邑北四遠會最罕稱一日介予姻
黨呂東表言曰先人辛勤起家平居緣棗不妄費惟
於族屬不斷視其居約無鹽遐者每加周給歲以爲
常晚更欲增慨然興創義庄未就即世不肖孤跪啟
先父吾而不圖手厥既置田千畝乃增損范文正公
規約條件爲條目欲垂永久願子詞而刊之也予曰君
爲是舉也不惟可以收合宗族其謂繼志述事之
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素明人心有所系屬不至
于渙散而不可收拾後世有親未盡而不相過來冠
婚不告死不訃者由立宗之法壞也夫繼禰者兄弟
也其服朞由是而繼祖繼曾祖高祖則有功緦之等
至祖免則無服矣先王本之天理酌之人情其節文
不得不若是之原其初意欲其相與輯睦如一室以
踈遠待之如路人也我嘗觀周孝侯四陸戴宗溥
宗尉置與吏民講每院亦流尉之溥尉之職是宗法
歷隋唐猶未盡壞也予胡氏自祖七世而下不闕量
約例皆廣給生養死者歸婚嫁者其資妝得以遂
而又指延師友以助其脯脩收效名場者有賀儀矢
緝人者有罰此雖未正古人溥尉之名而推持宗法
之意在其中矣昔韓氏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蓋先後次第之當然耳觀錢君倚記范文正義田
第言及郡庭而不及親隣豈其力有未逮乎君視親
戚隣里如其族羣而在幾異之進則號遺旣爲不幸
而在君患無古之數則賑恤先爲自是先之義不可

勝用之君又竭半運而往後之人不能速效其美意則庄且壞矣而不知惟心危慮條疏靡陳之于州縣于都漕于版漕申明訓飭俾子孫世守而不渝慮蓋遠矣雖然此特其大焉耳義理根于人心未嘗間斷胡氏子孫自講明學問中未獨無此心乎特見粹然一出于正雖百世不隕落也君名瑞之字天瑞雅謹好修嘗上春官而未第其先君子孟肆中行字德與

示宋淳祐二年夏五月端午中奉大夫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德之著

送胡主簿詩序

婺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為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熙成潘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毅齋徐氏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說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間百里之間彬彬乎郁郁乎其寫風之岐陽譯鄉之異此歟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書舊無在者久之白雲許氏復以金氏之學鳴于時而石峰胡氏仲伯亦以雅文俊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由文

學入通朝籍者是侍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然者也余生雖後幸及執弟子禮于許氏之門故自柳氏而下之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僅將于此有所考問竊先師已歿莫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余以兵亂寓吳門四視故鄉悅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誠自京師至富春誠乃太常之子先余之所敬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音猶跫然而喜況于吳文獻之餘而見其如季誠者其為喜樹宜何如耶季誠以太常遺蔭為管

一年矣睽違之懷未嘗斯須忘之即辰孟夏伏計尊候納福深用欣懌漁山中多暇恐鄉先達言行不傳周志圖經殘為人物記一書弟以學淺識陋中間疵類甚多苟不得大匠以指劃其謬誤何以取信于人謹用納上一帙倘先生不賜譴訶而俯教焉不勝感幸鄉間諸老雖如晨星光猶存者惟先生及侍講公耳聞祭斯文甚不小也伏望加療為以康壽體以慰後學惓惓之望謹勒狀不備

四月初十日里生宋濂拜覆

濂頓首再拜狀上

太常相公尊先生侍前濂近于麟溪之上獲睹偉詞使頹惰之志奮然振起慶幸何如拜别以來伏審尊候納福深用慰悼誦江吳立夫先生負絶倫之才不能少見于世以先論著史業其門患得不深傳之所幸遺稿具在雖死猶不死也然非大夫先生孰以序文之患能傳之于遠哉是以忘其愚陋專望再拜以請幸先生垂念焉倘蒙揮灑則感戴盛德終身不忘臨書不勝瞻戀之至不備濂頓首再拜上狀

濂拜覆

太常先生函丈尊座前濂向者亦自揣度借以先師文集敘上干鴻筆殊窮悚懼特蒙矜憫概然留諾日非念鄉學之彫落哀潛德之未白不至是也感刻無限近來想已脫稿若得示教實拜先生之於賜也泰由趙拜狀下伏紙重增依戀不備三月二十六日里生宋濂拜覆

跋純白齋類稿

勝國之文何其盛也虞揭黃柳號四大家而以詩名家又稱虞揭范楊初豈但是嘗閱元文類及文章正宗二書珠玉燦然蘇天爵鄭柏皆自以為寶比之群英孰知東陽純白胡先生之作遠異其滄海之遺珠哉桂雲澗一日示予以純白齋類稿竟日誦之繞之以嘆為詩若文識無忝于大家退而鼓之文非昌黎詠之郎氣烟野草中物品較一集有歐陽公識之而後為千古定案雲澗先生去純白百三十餘年能求其稿于胡公之孫四淮者詮次成帙俾壽梓以傳此鄉後進之尚方先哲與胡氏子孫之能世守祖遺可謂兩得之矣正德庚午夏五月既望

鄉貢進士天台後學觀龍書

李五峰集十一卷

（元）李孝光撰

清鈔本

五峯集六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李孝光撰。孝光字季和、樂清人。隱居教授白野、泰哈布哈原作泰不華今改正嘗師事之。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所著詩文、歲久散佚。是編乃宏治甲子懷遠錢杲爲樂清令、訪求遺稾、得全集於儒生周綸家、因俾綸編次刊版、杲自爲之序、仍以五峯集爲名。其詩文不分卷帙、但以各體分編。今定以樂府四言詩爲一卷、五七言古詩爲一卷、五言律詩爲一卷、七言律詩爲一卷、絕句爲一卷、雜文爲一卷。卷首別有逸文目四篇、曰南村草堂記、曰郭翼遜齋記、曰姚文奐書聲齋記、曰孝善坊記、皆有錄無書。蓋傳寫復佚、今亦闕之。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庸音。近體五言疎秀有唐調。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中閒如贈潘九霞絕句所云、道士自稱潘九霞、身騎黃鶴大如車、借我北窗眠一夜、酒醒共喫白丹砂。失之纖獷者、亦閒有之。然不害其風格也。雜文凡二十首、皆嬌嬌無凡語。楊維楨作陳樵集序、舉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與姚燧、吳澄、虞集並稱、亦不虛矣。末附題朱澤民畫一首、蓋古樂府之末章、誤編於文集。今仍移附樂府末云。

李五峰集序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于脂粉靡麗之場不停軼於鬼斧鈍神之域震奮如雷霆動運如日月變幻如鬼神舂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浸溺日掀天清圓如柘彈銅丸迅飛霄漢心与之競而不暇焉雄哉先生之文也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為恨於予之心也非獨予為然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春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論詩家風格未始不以五峰首稱而以未見全集為歎比銓曹擢予知樂清縣令之日私竊自慶以為樂清乃五峰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有珍藏於士大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實与先生有學遇焉到官初謁先聖先師因詣鄉賢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位未立故補次於邑諸上先生之在棠牘稍暇訪厥遺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得覩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醇釀先生之文其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庭予輾得之不啻獲拱璧夜光喜不自禁者無幾綸亦知詩士也遂命之編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綠諸梓將与天下共焉夫詩之近體莫盛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克有大而律夏小而流離之失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曆元聘起為秘書郎以文章見高一世史稱先生非先　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亦重于當時見珍于後世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為先生增重耶雖然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予於先生固無所增加使先生之文而無傳耶先生亦無所增損耶之先与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自在也不曰先生之文傳不傳乎吾郡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幸不幸係耶崇歲僭書以為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時弘治甲子歲菊節賜進士知樂清縣事鄱陽虞逵恒齋錢果書於未愛堂

帝鄉人　易東　琴堂　清暇

元李五峰先生逸文目

南村草堂記 見章亭志

郭翼遷善齋記 見崑山志

姚文奐書声齋記

孝善坊記 見蕩南集

李五峰文集

樂府詩集序 元李孝光

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上采堯舜時歌謠下迄於唐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欵因以為四詩之遺耳郊祀若頌鐃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以其始漢故題云樂府詩樂府者教樂之官也於殷曰瞽宗周曰殷周官又有大司樂之屬至漢乃有樂府名茂倩雖取詩謠不可以皆被之絃歌且後人可採井中於古卒成於作心犹録而不削其意或有屬也歲云將與傳監察御史齊南彭叔儀父俞得其書手自校讎正其訛謬及是更購求善本吳越之間重為校之使文學童万元刻諸學官曰將使世之學士皆得受業焉上且與禮樂凡是為之化屬孝光序之孝光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天地之和達萬物之情其德神明矣徒心耳之娛哉凡樂之制群聖人所增更至於周而大備周之歌樂盡聖人之徒之所自作其報祀天地百神又

皆遺則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宗廟之中神且下則桊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招舞也歌招詩也然則自雲門以下
樂皆自有歌因可知矣周時於黃帝堯舜相去二千有餘
歲而樂由不壞由先王世世肄業存以遺後聖故周公為
樂頗遵用之是皆群聖人之所作宜乎動盪天地變化國
俗曾不崇朝而後致武始之氣之盛神農之下謀祝融
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以為故韶用余曰不然
豈其制大而遺亡不可復索意周公不能無遺恨而使執有
存者則周公並用之矣行漢而時為武德之舞時日招舞
而更曰文始武舞而更曰五行又因秦與人制宗廟樂詩
三候之章知房中樂楚歌至令唐山夫人為歌及孝武世
益為十九章則有宛馬產芝白麟赤雁之物以明得意矣
是聖制遂成而黃帝以下之詩於是始僅亡矣此則總漢
通秦已常秦以為功德之集之五改古制度不師聖哲棄
先王之道而復用漢因而不修通秦過也漢不得不任之
且公子完去陳虞招執不廢曰仲微大夫也首播而離之
際不敢失墜減全漢訪求之是時去古未遠什一二三尚可
得也孔子至自衛歎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乃取殷周之詩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
子所為歎殆周公之意也然則後之通周者蓋亦思其本
矣由今論之殷周之詩具在璞至于唐若茂倩所次又率
可考遺其所不可知而傳其所可知其殆庶几乎余嘗蜀
謂周漢視六代其微辭顯義不及者多矣及刃叔父言
又深有感於不能之意故為其著以俟

至元六年十二月乙巳永嘉李孝光謹序

蕭山縣公署記　蕭山縣志

會稽屬縣蕭山漢餘暨也吴曰永興唐始以山名蕭山土
地陋故宋都是時以北縣境稍中令高層大起居治作
堂曰翠廉自唐至今百有餘歲風雨飄搖牖屋撓缺吏夫
戚惠民慢勿往至元五年君延崔君嘉訥為縣尹中誠痼
之未敢以為功乃務先利安斯民思勤額看視如其家民
滋信尹會是歲大熟賦平人和進其耆艾而告之將作屠

治皆應曰我且率子弟以供允役于是鳩工度材因其故制而拓之隆之相地卑濕增高其址乃作廳事次賓幕次吏舍以及大門東西廡庫庾次舍度其南作譙樓置鼓又少南作觀化之亭以居察民之所好惡凡役皆次第以成而侯且代去縣尹李侯守其政如崔侯適主簿劉君伯謨至共釐成之益使為丹艧塗塈被甓樹垣植松柏于庭至是民思尹而曰我見諸吏賦功未有不漁民于是役不以病我其意常恐傷我於德厚宜報乃謀樹刻石余以為善保民者其民思報之保民者仁民也自崔侯之去今五年矣民猶不能忘而將較其德噫崔侯庶幾知保民矣夫令受民於上不唯于治民而誠仁民之為難治民者固多為之防嚴為之制以禁其邪僻之行伐其慆淫之思期無犯刑止耳仁民異于是寒從衣之飢從食之無以為居舍之又唯憂其或墜于惡道也德以絶其詭行恭其仁以易其邪思習之禮以清其異習朝攜夕煦若顧赤子故民亦以為上常仁我而未嘗厲我父母子其上而不怨由保民也觀于豳風之詩其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為公子裳又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以報衣也其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以報飲食也其曰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以報居室也其所為報勞于趍工亦有驗迪夠成之者上以其仁之下以其報之若初無所事而其致自至嗚呼仁哉其于治民者殆有間矣今不肖不知慮其既不能保又不能治甚者愚其民以自殖不得所欲則不奇政以厲之民且仇之矣今民思我尹果遵何德而至是吾故曰崔侯庶幾知保民者矣

王貞婦傳　嵊縣志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南至貞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婦色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慣痛自殺千夫奪挽不得殺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啟死不得間自念當被　污即祥曰若殺吾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為妻妾者欲我終善事　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君焉用我為願請為服期月苟不聽

哉々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千夫畏其不难死許之然念堅置守明年春師行挈行至嵥嵘守者信之滋益懈逼青楓嶺上婦仰天竊歎曰吾得死所矣乃嚙拇指出血口占詩山石上已南向望哭自投崖下而死或視血則血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後見血漬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嬪嫱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国守边大吏不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不從曰姑与夫獨何人也夫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万世萬人々慮此則金湯不足喻其固矣鈎戟不足喻其利矣勇士不足喻其強矣何有亡国僨家之憂彼貞婦何為者顧奮為烈丈夫之所不必為攸宜為而有不為悲夫會稽峽𡸣徐瑞為起石屋樹碑廟中以旌其冤烏余曰始吾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指血化為石追念貞婦决死時傍徨悲傷不能去宣其冤未泯尚猶感人耶嗟夫匹夫匹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雁山十記

元李孝光

始入雁山觀石梁記

予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客遊者或舍止吾家吾歲率三四至山中各一至常如過故人万里外泰定元年冬十一月予与客張子约陳叔夏復來他日從小荀用白渴畫為糇粮食給夕則舍𩓐床數恒衡于吾心而真浮從于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而持衾裯杖屨冬日妍燠黄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髡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襆被者客褫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〻氣盡紫鳥相呼如归人入霜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絶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躅花絶可愛梁下有寺〻僧具煮茶醅漬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来如流水風吹樣棵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鉦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

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对卧子约話醉此晓犹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遊灵峰洞記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田屬臨海郡謝灵運爲臨海開山適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于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豎橐子约曰諳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谷口石嶄然不突如懸户巻然中抱如壞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有頃有人語声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鵬与諸生也因皆得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如偃芝比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植石欄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竅中青大如甕一片冰旁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爲人缘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棲崖上岩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椽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即出泉隆乎未至於地爲散所軋則飄吹成疑草木不盡溼家僮戲馳石澗中御楔過上石硐硐作鼓鼓跳下出家僮守橐者私自吏守霸登之顛見主者皆已下即擊羅漢俛床傍小鐘鐘鼓奔谷中如萬鳳竹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子來列胡床坐客洞除令侍者先登雖吹笙簫擊懸鐘眾音標渺鏗鏗鍧鍧若新淡也然亦我躍愕不敢上因大笑以爲學佛仰凄然久之凡山寺僧皆爲異石擬之若龍虎麒麟蓮花芝草之属皆不録録其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户牖黝黑因呼宿定者持燭中箏視就屋上亭修遊事所舍寺口看不足蓋歐昔人山前向見何頭翁内道然山看不足者詩云

暮入靈岩記

出靈峰繞偶坐淵水而客有言雁山信多奇然無泠有過于此者子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灵峰雄壯渾厖莫若靈岩岩言靈岩言大也余遂小疲倚大樹坐甚快客固要

岩急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余是日
會已暮復刻馳十里到寺天正黑又階攀躋見巨石孤
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傍客喘息
不可上如游魚唫喁以身為浮游在灝氣上也入坐佛宮
南階上正視其面進升堂傍石夾室則旁覘其脇夜分又
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
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
明日粥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
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
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十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
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故獨狀鼻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
他石鼻端泉水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
筆曰卓筆峰峰傍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千丈曰小龍湫稍
西飛泉瀉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岩名岩又
小佛宮比大石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為平
霞障諸峰皆奉職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

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澗小龍
湫卓筆峰劍鋒泉當居脇中

靈岩二奇記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穴下
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桑田一一異溝塍畎澮以小石不
塹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登挽上懸崖
上有石室室而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
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石窪中泉冬煖如
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寓茲是泉故石上有平偃迹石室則
其燕息地也予與客相顧驚笑恐其言涉于怪然私記之
他日身至其地可一一推而知也豈真有隱者居之如木客
之類宋英宗時有居人於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
如橡栗語之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後不見詣郡言狀
郡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始在天下老
父豈董五經之徒歟先知云

游鈌禪師過馬鞍嶺記

佰宿天柱下寺水英二上人來坐與之洛不悖其師者也頗能言欽禪師修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兩客怪而問焉予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也余謂客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独遺其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爲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小乘小乘者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爲其小者凡爲果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爲其大者因已訊笑之所謂爲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以見吾性也然恒適於中而弗趨於常況於躋而不適於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輒詘而界之然其廢於世也非儒之力則不能一息居也其詘而卑我者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爲頑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谷取其人之枯槁頓顇不適於用而爲世之所棄者以爲之徒而敎以其師之說舍廬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絲食麥與菽而無以膏酪魚雖其言曰修吾法者其爲宮室土田衣服膏酪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膏酪則其徒之不省悖其師之意假爲禍福之說以劫愚民也今使周公孔子之君是也亦將修其禮樂政敎以扶樹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顚頓不適于用爲世之所弃去之窮山大谷以修其師之道則亦莫之制也今名爲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爲儒者不能盡其道則亦何以異於人而欽獨善守其師之法而又能自爲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客咸頓一見其爲人去從院南登小山復折入西南適小溪百步許至柏菴問欽適往延恩院主婦有一僮居戶下遂南去谷口與騎案者會南適馬鞍嶺借宿山人家山人姓金氏

大龍湫記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

又如大拐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谽谺犹蟹而數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東岩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犹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然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矼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矼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動動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灌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班魚廿餘頭聞轉石声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僮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瓶乃解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腕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而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声皆自驚擾緣崖端偃木墮逃下窺人而啼嬉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迹不得路然見明月光光如故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宿能仁寺東菴記

雁山西南山峰絕高下視窮大山北當是大坎行舟行南海月餘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綰一握大竒為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其山而呼曰常雲峰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與客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諸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迎舍東菴菴行分營以歸老殘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通醒且止予宿日正予告犹可去竹然許之遂犹揖焉是行也嵩予為佛者詩三人為歡能盡其道者也秀与義能不悖其師之道者也因記之

遊忠上人南西菴記

靈峰云靈岩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旁傍夹樹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川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谷梁石過

之後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岩下佛寺曰淨明過無登其盧獨遺壞屋數楹殘僧晝閉門而不迎客往々過者不復知有寺矣　欲進而不得其間是日至白雲將入門僧拒户不聽客入即呼溪南居僧隔户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关拒門未入他僧為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林陳蜴腹痛自黃乘家僮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户徘徊往來望屋上山々圍屋如城府或纍々然如蜂脾綴下而剝其中注々然如燕巢針眉而剖其户類者衆者仰者歛者幕者訛者偃者喙者搏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以意求中當有大佳處再更看後從屋空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步復得石橋過澗去予約持杖攀草又得石法數方皆古人作亭遺址壇為階二三級或五六級級相距雖皆四五步每一級上輒見山如人腹脇背尻向背一々不同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入九轉一轉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中深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雷霄作水建鏡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畏人知更作屋因相通以故從窓中出不尔不見此奇特書之庶無為僧所欺惠字柳下上為五言詩云

雁名山記

客問山以雁名胡謂也予為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天湖冬春雁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為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為大龍湫湖傍有比丘尼塔寺一夕流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無犹遺餘地敗址棠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色青肥種雞鳩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水漸涸為封田歲月浸久彼湖皆化為腴三十年前有僧來乞食田言吾去前年去雁湖傍依大樹傅屋種菜蔬茶蒔鴿以為饌根獨無所栖頹乞金錢作屋予謂然止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去從靈雲寺南入山時々過絕險挽帚懸藤攀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正中僅可到山頂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帶一線白東面海氣蒼々如夜色山上無音

燒地炉中燒木葉草竹山鼠來与人相向坐如狐狸大無屋不可告也予愛其言云欲登之度持二日粮乃足又向乞食僧已去無復節會釜甑費具當用中糒糗麪雜器之屬不果往五六年前嘗一至景雲寺观所詮入路因往至梅雨潭々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々如四五月間霧雨亾一寺也旁有瀞寺三四區曰古塔宝冠羅漢石门又有一寺在南山承与常雲相望路絶高曰飛泉種々白作面勢皆可遊独不大尔

秋遊雁蕩記

北逡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雁山门户也益深入其回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僧言其祖内閣雁山為諾詎羅去遊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値勝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山下問田間父老父々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雁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歎才老矣入過四十九盤信屋谷底面秋水々居既沒其徒弟子為立塔廟是十八寺之萌芽也詎羅前所闻已得其師瞞今人言春遊天台秋遊雁蕩此非言地勢便利其時独可遊耳雁山無土田舟來兩山東澗水人行尺日曲折在水中又多蘴竹草長没人春夏十日九霧雨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々遥相语又馬蜞毒物善嚙人緣木葉草寸風動即着人出血數升独秋冬時草木黄落毒虫尽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日中無秋毫礙遊然患遊者叙々絶往地恒遠在深谷中不尽見也古人云躡蹻芒鞋行一月方稍見浮皮膚耳非過言也呂吳简焦伯諸列器之王邑甚皆嘗為大官而能由連山谷中尽获其勝至古人用此為閑雋地耶然名為遊者衆矣壁间姓名一々為狐狸穢蝕消尽独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寒涼蕩可用治癰瘍瘡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猿狙豺而無虎其鳥無蚋鵁而有馬蜞々善嚙人以燒竹葉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為掾稿皆取給衣食於僧云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古樂府

長干行

秋風從西來吹我庭前樹開吹在揚州郡問姑蘇去估客離長安教儂寄書處

妾薄命

妾薄命當告誰身年二八為嬌兒阿婆歲々不嫁女二十三十顏色衰天公兩手傳日月下映万物無偏私奈何醜女得好匹一生長在黃金閨美人如花不嫁人父母既沒諸孤痴寄書東家小姑道得嫁莫擇夫壻好他人好恩那得知失時不嫁令人老

一車南

一車南一車北山川悠遠與消息野風吹草朝日黃鶺鴒独增絺綌涼男兒生身高七尺何可相思損顏色西市日日買鯉魚々中會有兩寄書

吳趨曲

四座並清聽有客歌狹邪狹邪不可聽々我為爾歌吳趨美人珠被綴諸于美人寶釵有九雛美人授我明月珠

采蓮曲

采蓮江之南采蓮江之北采蓮何所有但采蓮中烏發問離別苦當爾不願從前作相識縱令別離不復相憶

雲之燕

雲之燕如爵誦天地映北兮有茄者吐陰陽糅兮作雨万物青澤兮功其惟汝

溪之水兮出々下如素兮中有蛟与虬人涉兮卬否我採其具以楫以舟

五日一風十日雨涼着稲花香蓄上秋風標種苗粘天千家万家狂歌舞溪頭大笑語向人溪南出雲溪北雨

蓮葉何田田

蓮葉何田々死在水央別離不足念々復可憐生

蓮葉何田々見葉不見水貧賤々々交富貴々々交
花生滿洲渚不復葉田々時身許人易將心許人難

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々生隔江水不愁無舟楫但愁波浪起
采蓮復采蓮水深不得歸兒飢須母哺當令阿誰飴

送且近

曙月疎星天欲明馬鳴蕭々子且行々雖不遠思汝切重
是兄弟唯為情星如撒沙天欲暝稚子候门人汲井還車
在郊子復還簷際持燈笑相領

江橋楊

江橋楊柳年々年華暮迎得々々人歸送得々々人去落葉成秋
風行人在何處

二

江橋楊日々斜陽莫春風吹落花半隨流水去花合有尽
時水流無尽処

羽林曲

公子遺我白鼉裘公子遺我明月珠孫兒假父云姓劉其
官高于五諸侯公子之恩明日酬

白銅在

黃金鑄作鍾子期保絲繡作平原君平原能拔天下之奇
士子期能識天下之音心丈夫生逢如此二賢者有身宜
復愁沉淪富貴不用自推謝周也不愁為窮人在昔帝堯
大舜為臣禮既並奉欣鳳鶴鵝周公勤勞握髮吐哺身
致多士為王輔赤帝之子有士如雲相何蕭酈為漢奉
信指置羽翮拂摩麟作歌白銅堤子起舞我舞人生不
滿百一飽如飄雨戶下有凍酒席上有懸腿賓客莫缺此
聽我歌中詩君年未五十遭逢大聖人々々之德如流泉先
後輔扶嗜美贊大聞明妻布萬化垂衣拱手仁如天時雍
詎异堯舜日詩吾遠過成周年細子此時守東壁討論
文字在上前何敢更較官大小々星帝壽樹帝垣嗟我行
年五十六此生有意也前仙但令公等皆尽忠我唯欲詠
酬豐年念者到誰何不樂且飲莫問月未落官燭況在天

禄閣嗚呼國士之恩何日酬為尔重歌白铜雀為爾重歌

白铜雀

隴頭水

隴頭水嗚咽嗚行人聽斷腸声隴頭水嗚嗚咽行人淚眼
中血月黄寒雲依行人到此心傷悲世間万水東流去隴
水分流独向西

、效玉臺體二首

夜夜曲

黄雀不離棘鴻飛不離雲可怜天上月夜夜照見君

携手曲

携手復携手送出建業城男兒不在家又作万里行

悲寒風

夜夜風凜凜嚴霜不寒更甚振鳴兒啼有今夕合卒剣
戟生高枕神光墜地作白虹嗚咽英雄淚空飲

桐江

朝取鱧与鲔暮取魴与鯉賦役無令困華尽毛安知我欲
言之大将軍家将軍不見省棄何戚民田租将軍出東大

馬出東高車

南山有鳥

南山有鳥名白鷗乃与凡鳥懸千歷樊籠既不能縶握粟
又不能馴好風東方来吹上天之门渴飲玉山之玉酒飢
食玄圃之瑶草鳴声和樂羽毛鮮好天上鳳皇与之傾
老

成相秋

天不遠兒顏天衆我父母兒并捐死而無怨阿兒泪滴到
黄泉天甚高门兒號兒心憮憮一何労謂予不信蔽則有
笑則棄棄

書節苑圓後

余观宋玉曹子建洛神諸賦其詞若過于嫚褻而世咸以
為誠有是事殆不然也自國風雅頌之比也一变而為離
騷然其比興之法則未嘗亡蓋詩之善善惡惡也其美是
人則形容其德之盛如昌不衛班王姬之車云類是也其

訊判是人則誇張其服飾之美顏色之麗如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類是也夫其所以憂患之意固以躍然于言外如屈原之湘君夫人宋玉之美人曹子建之洛神亦皆為是假設之詞以是發泄其憂愁悲憤之情蓋比興之遺音也余觀劉君弘度所貌窈窕幽人讀其所為歌詩而識其意明虞宗之作為庶几正大之情而非徒為是淫亂之辭其言忠厚合乎予心故歌以繫之其辭曰

神眸眸兮未下魄翠旌翩其如舞羌夫君兮懷女風淒淒兮無感戒尸坤將奉兮委佗捐予心兮誰歆不戒与兮杳何循吾理兮靡他行無留兮娛娛無維子之宮兮安女栖胡獨受命兮不齊吁嗟嫌嫌兮剌隮

題腹上所藏蘭蕙圖

嗟蘇之生兮亦在中林茁獨不顧兮恩木之陰夫露霜之慘慘兮而予睹、昔逢君之不見察兮恐孺子之不任萌逐予手中結兮尚當君之心嗇有瞻其佩兮又何遠於子之採

所思

君乘馬兮予追于丘君乘舟兮予涉于洲遠而不見兮涉江與淮豈無人兮望予之所思鴻鵠高飛兮孰知其志道之方行兮我又焉求

怡雲

山有雲兮為雨滂沱山有雲兮媚江作河山中之人兮知樂而有儀予心休休兮媚予適他而有容兮于予時歟

再賦怡雲詩

予既為春君倫文作怡雲之詩與之別六年而復以示予則我有為是詩作序者于是更作詩貽之永嘉令林清深見予詩又為易置改定前序之詞而題其後曰容成之山晉君倫甫隱君子也孝友于家泊然無求于外者也扁所居室曰怡雲怡取陶弘景之言以見志也夫人也非讀予世味而有得于中者不足以喻斯言也至正三年正月九日復寫此詩而志清深之辭云

雲予怡兮我以為貽予雲飴兮雲曾不知予朝出而雲与

出岑歸而雲馬歸南山不斕兮長与雲期

黄氏尚所藏王若水陶令歸來圖

連山兮雲中綠樹兮童々行人兮始歸佇立兮秋風卿予
思兮榔下治田兮牆東誰令去歟兮几失予躬涼水予之
不知兮逢彼之窮嗚呼知戒者西隣老翁

有車送韓從事行縣

有車兮涉遠大川當前兮漫々吾所弗濟兮有如茲川民
之兮艱兮我能獨安風夜以思兮抚髀覆顛有車兮朵
田植其兩輪兮衮我農人曰爾農兮傷我食艱曰予天子
之吏兮來俗爾民尚犹有寬兮及爾訴言民口嘻兮曰吾
力農公患我人兮不其已多我生庶几兮有瘳凡百在位
兮吾韓侯是傚

竹石澗

山之石兮戚々鳴有風兮下來鳳無止兮予愛鳳之飢盡
歸來兮天池山有竹兮其實離々歲將晏兮誰能候之横
絕浮雲兮雖有矰繳焉能知

蒼松閒 一

有鬱者舞兮而其蜿蜒望之在澗兮其軒而山霜雪之侵
條兮受命独全發而在澗兮有蒼者年孰爲嗟如兮胡不
歲寒嗟金玉良兮寧云汝捐棟則隆兮尚終异夫茅与荃

蓮花障

池水有蒲兮君子有酒曰予有政兮庶也無悔池有荷花
兮其不維魚口玫其叅兮匪予室家有玫者鶴兮有根
者鷺君子無喜兮生民之休大冠綉裳兮君子白光胥
壽而和樂兮作民無患民之無患兮維德之長

福源精舍

彩舟兮煥々風將起兮無岸渚花兮白红右有人兮爲楽
相我樂兮未彈時几何兮日旰極浦兮水深不有兮誰吟詞
蘭作兮波浪湧送將歸兮于南諒佳人兮未遠令我思兮
何心颸風兮吹人唇波兮翔极兮艸兮寄遠与我期兮陽
春

滌水

滁水兮滔々其坎兮有殺謂予兮無濟遂濟兮無魏使予
心兮惙々

擇木

孔子居衛嘆曰鳥能擇木々豈能擇鳥予將去楚而適
吳越竊有感于斯專作擇木詩

提々兮飛鳥翔而集兮于木場有喬栗兮而予之不欲兮
則有棘兮非予之樂鷙則不仁兮曾莫予毒
提々兮飛鳥又集于俊母墜于繒豈不知兮有命嗟今之
人兮不仁

黹有巢

友人張子的名其齋曰顏巢兮見而許々之則曰吾姑以
自名吾鳥知所謂顏子則彼固不自知而孔子知之吾
又烏知吾之巢凡吾所自名亦待夫吾知者爾乎于是
為之作黹有巢

黹有巢兮孰知兮瘦者有宮兮孰知予陋御冬有褐兮又
焉用大文備人乎哀兮予不知入事父與母兮出從仲尼
謂蠨蛸兮無胃我尸吾歔欷兮其下

沂有梁

沂有梁兮維鯉與魴沂之西厓兮有棗樹桑居沂之人兮
寬裕而善良古之人古之人兮翺翔于之歸老乎沂之南
陽

箕山為許生作

箕之陽兮其木建々箕之冢兮有逕々夫世之人兮孰能
遺我以憂雖欲從予兮其路無由朝有人兮來飲其牛

東千孝明

我所思兮南麓之陽往欲從之兮川無梁乃心勿往之兮忘暇不見兮何傷 其一

我所思兮南麓之下欲往從之兮無馬抚予心兮獨苦何
而太息兮不可以寫風冷々兮吹女 其二

雲之陽送人之兄代之

雲之陽雁成行我不如群翺翔伯兮衷橐与其囊口將去
狀兮浮海之航我有兄弟同我父母豈不念久如足之与
手願而富貴歸故鄉阿弟兮策馬來相取
雲之飛成行雁我不如鳴相喚雞鳴我行裹其餱口將

去此兮勤之涸嗟哉仕宦豈不自羅榮欲將兄弟離
居雖為情願而富貴早歸來阿弟驅車來相迎

行則有車送李德章侍尊父入京師

行則有車兮涉則有舡人則兄弟兮不如我之同姓予好
仁兮樂子之仁予而在兮尚予有鄰
舟則在川兮車則在陵人則兄弟兮不如我之同本我思
古人兮禺耳而王鎮思而不見兮終凡無從孰輔予仁
兮孰謂仁遠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著

四言

有翼

美郡監也郡使吏作哨舡備不虞也為作有翼之
詩以美之

有翼大艦如山之崇輕利攻突視彼艨衝司其操縱為方
夫椎
中建重室宇以綵虎其止如林其涉如奔孰敢當之矛戟
鉦鼓
鉦鼓淵淵其旗旆旆風揭其旂如雲斯會波濤不驚鯨鯢
恍遺
有役于海或抗于濤舟師埋桅軍旅樹森桅獲寇窕寧
翦其曹
還泊于汀而漆浸漬物久則腐或漏或沉是名式備矧
以實臨

一
維仁侯公施惠布令使吏更作毋為民病令我安守承其
有政
安守謂民公寔仁安宮為亟作于民無取有翼斯繼維國
之武
我武孔張皇威暢遠盜賊消沮政思綦善海石安流陽
侯有術
大哉皇仁武偹弗忘鶴矛議影狡文流先君子為政恒慎
豫防

河流
為陰君錫作
河流洋洋維鯉維魴君子有母君子之先
烏飛提提子則哺之君子有母何以事之
南山有雲淒其以雨我則有母莫在膝下
豈無好爵我不敢私母寒母饑婦視母宜
席何御矣又何趾矣其何羞矣命我婦子
我遊四方婦子甚敬雖有婦子不如我仁
嗟予有子事我甚善女則有子事女無慈

岐山
岐山小隱園楊善卿追園其先人所居之里宅也
善卿獨與母大夫人僑寄江南將二十年歸而未得
因作是園以示不忘其先人第宅丘墓之故其意
亦可悲矣他日予往見善卿所見是園于壁間
予為之撫然而又以知善卿之仁也為作岐山之
詩以慰之嗟乎以善卿之善與其母矣必岐之宅
而後為恭哉孝子之心亦曰如是而後安焉耳
我思岐山無日不思彼岐出雲亦近於岐
思胡不歸孰言岐遠舟則在川車則在陸
維岐之陽有里有桑予歸不遑于心之傷

原田
樂成溫屬縣也烏鄉六其田土錯海中軒輊如大
牙獨山門直縣北其地多高山深溪土瘠而磽
人無所稼穡五代間今有丁公者始教民治田起

大防其為式沉竹龍水中樓以巨石隆以樓苴固
地勢磐折行水稍涌以灌漑水勢所至盡可耕種
自丁公時為堤凡三曰北閘九房丁公丁公堤在
澱村其民曰我不知治田丁公寔教我因名其堤
曰丁公使我子孫世々無忘丁公也澱村之民愚
惷而醇孝視諸為農者又最旁若從無年不甚困
鄉之富者竊睨而垂涎欲陰壞其利而攘之而持
布泉啗惡人去丁公三百步更起堤奪水民訟諸
有司吏畏富人不即受民則泣守枯田悒々不能
言泰定二年秋會縣尹靳公來止富人素畏威名
乃自令惡人壞堤他日又輒嗾惡人致詞小人乃
書澱村民咸自相語曰公且去富人肥吾屬矣公
惠我孝甚大願相與留公以續吾命即不願當則
塞其門無聽公去季孝先聞其言而悲之為之歌
以達其辭
我曰雖何于彼高原曰有知者溪水兩山

有渠澗々丁公所作爰稼爰穡揆手于埜
我渠既成我稼既同歲則大有化為沃壤
飲食世々丁公之績富人睨傍陰作蟊賊
嗟彼富人朋俾我壞天生靳公小人所畏
我不有命汝則奪之孰我父母靳公活之
嗟々小人君子所怒公在如鼠公去如虎
尔揆其轍我縶其駒有能還公則既我牛
歸來
有悖孺子衣之狐裘匪子之病于以為仇既揆予杖升望
于丘江不可涉夕其子兮
有樊
有樊々々樹于以蓀胡不蘭艾蘭艾寔繁彼樊胡治以而
為蔦嗟人有邑曾不是圖匪予蓀之病于何有命
東山
雲出于山不見靈还我不如雲我累其間譬彼接藟樑其
具以行柰何蒼生柰何乎蒼生

東里

葛之漫漫毋毀我恒河水之漬毋囓我稻田予甚勞苦彼黙不知予將遂歸其畬其菑東里之老問予言而携予曰歸哉

鄭氏義門詩

南有嘉樹鳳鳥所巢君子之孝君子是傚予何傚矣有踐者禮匪予能孝自予祖祢先祖相宅枕泉之原豈不貽世而從其綿擊鼓之堂兄弟雁行衎衎栗栗執德孔明伯也甚敬衣冠無斁外也絃歌陳其豆俎有覺而示錦神佩筵數視諸父視其季跽匪夫之良有娼有娣婺飯中饋饋饎酒醴謾我話言句我諸昆群弟其聽有語其敢毋狗毋怠毋酗毋淫毋聽傾言毋讙我庭嗟嗟話言胡独不行凡人有家用尔為訓尚顧子孫終永無忒惟嘉樹歆以昭明德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五言絶句

清音亭次雪菴和尚韻

天地播清籟僧來聽法音雪菴歸去後多是少知心

諸葛武侯

自謂吾管樂成人猶笑之豈知扶漢手就是帝王師

紈扇 題倪元

野水見落日迷人殊未还白雲滿洲渚搔首望青天

記楊子所作山燒有李詩

山頭有長草山下有短蒲但見長草死不見短蒲枯

松雪竹石

幽篁碧峭峭白石白粼粼帝子吹簫罷月明愁殺人

子昂画

汀洲木葉下斜日倚相城我欲采芳艸洞庭秋水多

倪氏雨竹

落日楚江深鷓鴣啼遠林相思不可見池上馬春陰

段氏扇子

江上竹枝歌為君彈兩絃秋風團扇底零落空痕多

呂子敬所藏趙子昂墨蘭

彼美幽人姿妙與造化寄秋風日夜來孤雷動天地

采芹為樊子著作

采芹復采芹々々生綠出泥朝々食君作羹暮食君作盛

題皎如晦長老煮筍帖

自修良甘坐忘在轉身觸所以千載間尚想人如玉

寶林八詠

飛來峰

山似琅玕小地將秦望雄越王欽彝起長作梵王宮

應天塔

飛來山頂上塔有應天名天作實層勢惟須一柱撐

羅漢泉

稽首阿羅漢神通五百牛石中鼓鑿井泉湧幾時休

靈鰻井

一勺石間泉如何異物哉今年雷鼓壁可出作豐年

大布衣

曾被白長身搗叩頗鬼神訛傳六百載妹尚見如新

古鐵鉢

一日惟一食不著萬象撓自古学道人本自不求飽

深竹堂

枝々含清風葉々灑朝露萬萬萬箇竹其勢如何度

盤翠軒

馬路旋來杪危軒臨廣谷兩餘朝日林萬象如何沐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五言古體

灵隱十咏

灵隱寺

南州絆西極太山挾崇岡經營緬吞梁宋鹿自吳越至水生紅霓金樞孕初月稍高得縱覌川流淨如髮

冷泉亭

寒漪亂方折倒影盪晴宇盪觴倒江流盘縮見寒暑下上方昇嘆神物閑霖雨水上有佳人不得与之語

蓮花峰

怪石矯厚地神功謝琢磨水深玉井凍風多日車倒空閑涉江咏芳見嘉樹惜匪石有遷我我心不可易

飛來峰

石室藏素猿丹穴恭玄鶩封劃兒力窮疏鑿禹功旧貝業出無書璞玉泯璠鈕棟宇何王作後人遂奔走

煉丹井

人生百歲期乃欲比金石兒神守丹火龍虎注玄夜寒泉日已凍紫露秋易碧往者汲井生高峯有飛鳥

呼猿洞

猿静不自躁栖宿有常處朝飲既在澗暮止或在樹冥冥青楓林上有飛鳥路思公不可見去息南山霧

水壺盤

幽幽南山下中心有款石渥搏弛裂度曲流泛醪酒自鑑惚躍足臨深懷祖席性慮洗心者能使百慮肆

翻經臺

高臺亦見蕪靈氣久已寂伊人撫白業後人念遺跡去魚出草言科手藏壞壁嗟無不可見風雨日易夕

南峰塔

地勢倾東維筆嶽持厚載靈户俯河漢雄標拔江海初日射諸暉宛紅貫華影揚舲指吳越遂見出嶮當

龍泓洞

陰風肅然至神物在洞府雷火走石間虎氣工出處泄雲
無時出積雪内太古屋鑄混沌塗作鮮紋雷雨

寒汀小景圖為去疾監丞作

烁氣向黄落小雨收虹霓綵綵潋浦洞水乾見塗泥芦人
往何処艇子乱鳧鷺飛鴻無見欺夫起無東西江水動落
日群飛終不汦一豈无稻粱頗湖海高擇栖冥冥一高秋不
知弋与弟感與三太息北風吹草低

双竹詩卷

老翁帝六藝杖扶虹霓竿二千嗟已出三王照歲寒精氣
元不隔崇艮雷雨翻神物有如此豈不泥中蟠

栢張子約

棗花昔離離棗實今纍纍人生將凡何乃異余發短不見
戎雨月可莫一晋歎江水分正微望子在中洋

題梅石為王集虛尊師書帝屏上

北風吹倒山三日雪塞門墻墻岩石裡万木命帰根天翁
槃然咲洗出明月亮春如鼎中香已覺火力温

和天錫郎中城字韻

剡溪石頭成暮還建業城野花滿嘉樹芳草六復生日夕
城郭暗仰見天星明登高地勢壯雄掃東南傾

送蕭仲威御史歸葬事

提提鼓二鳥六有哺母恩偽哉孝子心夢見母倚門有心
心亦折有淚淚如洞出不念父母尚李居恩何

清暉

颶風飄餘暑旭日散清暉雨止山迴緑草木含芳菲林岳
多樂意禾与佳人違静者有妙理觀此寓化机竹叢流水
涼竹阴白雲飛仰天獲孤欢悄涼以忘帰

雜詩

高堂風雨夕凉夏出微清怛驚秋氣至壁間蟋蟀鳴趣坐
念姑果遊今百感蒋蒻修流渺遠吞透何由成哲士不言
命然士恒狗名故歌發欲出乃凌有吞古

其二

有風西北來鷲鳥吞高飛山頂雨黄鵠羽毛何時類黄鵠

子衆多路遠不得歸在者雖小弱鴞患索衆之哀鳴繞樹
飛飲去重徘徊我往喻黃鵠鵠汝且勿悲幸爾族類蓄飲
啄在天池一朝御毋子去今汝毋子生光揮凤星參翱翔
長無愁與飢鷙鳥皆娩死寧論鵂鼠鴟

其三

芳草搖微風幽花泣輕露清晨有佳氣力疾坐南户感
懷卿時歎思遠屢延佇吾道未徧迫誰能自勞苦術抑塵
世中煉修亦何補所以王子喬陋世白輕舉

其四

幽人有佳期乃在南山陽上登南山冢雲氣鬱蒼蒼中有
雲栖翁得道壽命長被髮日中坐晖子如電光絜然欲
玉齒微吟入發章見之安投除求雪置我腸日夜問道妙
飢食日月華奉世無央樂樂哉不可忘

其五

促織復促織來此秋氣何屬我有所思倚户商聲歎男兒
乘盛名千歲乃不磨勲業未及樹流光已蹉跎志士貴匪
石貞女誓靡他勸汝一杯酒高鳥無網羅

其六

北林有秋声夜靜獨光明寒暑迭相謝万物何芸芸深
坐百憂息仰見孤飛雲嗟予亦有念誰裁致夫居

其七

手種庭前竹迸生漸成叢枝枝濯零露葉葉含清風一罹
斤斧苗遂爲草莽家君子有終患迷人寔所恫並織既
云剪膏沐亦焉充已炊集寓鳳將恐媚礼就榮悴自有時
時哉係其達

其八

予青年始壯讀書無雜慮晝讀不知疲宵誦亦忘寐深念
古人子恒恐已不逮及兹五十餘懶惰疾病至抽書目增
眩就寢心苦辞一夜再三起悲傷負初意寧毋即摧折
獅獨類老驥終嗟千駕驁長蓄千里志吁嗟先民教孛
道功不計往者詎可追來者猶可几

其九

童子小而疎髭髦白長身性愿不可畜使氣閑比鄰豪家
夫子老為撫摩上壓左右驅使嬌令無污埏中升堂朴大
孫腥臊不可聞庭宇日清淨未厭灑掃拘執謂童子無惡童
子仁以勤為我除衆患逍遥任天真取人棄其短有過寧
掩惡帝衰方藉汝但稱童子仁

其十

美人不可見夕汀在雲端金莖高露墮玉井碧梧殘雞
鳴戒天旦曳誤傷夜寒同心疲夢寐道知行路難

讀韓信傳因和李白贈新平少年韻

信之所以成功以能忍也惜其能忍于胯下之辱知不
能忍假齊之請遂令功名不終亦可悲矣余觀太史公
書追羽垓下事是時漢高方為王而書韋信執為齊王
而書淮陰其意微矣又還讀之令人歎息不已太白詩
云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
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稱嗟而
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故友
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韝上鷹何時
騰風雲搏擊申所能
缺疑不可起國士安可凌當其胯下辱意有神明憑蓄
憤之乃洪隆準亦遂興錫圭王全楚遺烈士所稱乃公少
念功自是傳雲仍嗟乎烈士心皎月在清冰貧賤寧愧恥
富貴曾不令草間鶉與鵲白同脫臂鷹

登任玉女仙臺

東峰有仙臺仰見地勢闊冬日轉清麗過午浮散策山花
亦遍遊山鳥鳴始謀徹行大松下其石叠玉脈路經福鄉
井帝子動精魂念意一覺爾吾適末福迪阮籍竟何物
但作眼青白何如張山人有此初亂客

送醫師王宜往維揚

醫疾如醫國乃貴知虛周生死固有命慎與湯液投瞑
眩不足驚坐令積痾瘳活人樹陰德豈受千金酬上天
工報施能令子門高勿言匪小技大者喻國謀為術宜慎
重衆藥亦須收吾言如足念可比明月球

夏日荷亭即事
辟暑何所適南亭俯中渚鷗鷺了不驚況復涼入髓水棠
露未晞香氣猶旖旎美人美無度嬋娟照江水漪〻玉
雪姿何能畏祥暑南風從天來入我懷袖裡髙氣行青雲
且置吾白羽逐來不飲酒煮藥咽香藥群賢改白佳有作
動盈低但恐清興闌遭此催詩雨
天台謠送人還山
前年過天姥夜起窺扶桑碧海三万里日出吐九芒兎光
上瑤臺瑤臺与天通積雪白晃洸却在元氣旁龍駒嗡昊
曾白石皆化羊神人久不死騎氣凌蒼〻手把青筇杖身
著雲錦裳倒影照滅沒飄颻渡銀潢其中李仙子面白双
瞳方能讀八瓊書再遣凋年芳暮入雷電室朝窺朱鳥
窓被謫向下土不使道緑章真宰遺其怒叱咤欻發狂
見我鳳皇山一別憶廿霜瞳子照人碧十日兎電光自言
謫賜還復侍紫極宮去君五百歲共會安期生别後倘相
憶山頭啖玉堂

吳明之既葬乃祖陽岡阡揭仲容追為墓銘趙子昂
喜其才而為書之有詩名湖海者皆為賦詩予客杭
意必未數回莊云
雲來陽岡而雲來陽岡此去者日以悠〻復悠〻嗟哉
水在盤聚散不可測精神本流通心思豈終極
東隣有佳士壽千秀明
真宰自開闢控持天地先賦物如鴻水未寧致私偏生人
多乙定上壽滿百年或月盡數盈虧在天者全東隣有佳士
吳興朱庭堯筧見造物意頗得性所安肄詩讀書暇寄
此山水妍結廬在南陸開門湖水邊芙蓉間青竹日出照
碧酢時〻有好客酒掃東頭眠今日復何日置酒花竹間
人皆祈公壽戒甚爽予暨相見且樂歡怡悅婦女頼
九月一日李彥仲張子長張仲禾泰行之載酒西
湖是日會者凡九人分韵得采字
積水生秋陰旭日動晨彩始忻天宇曠稍見川容改騎臺
屢見招舟子亦相待菱荷紛旖〻蕨葦青漼〻浮鳥戲上

下游檢自行隊山岡西北鷲江水東南滙群賢聚城邑三載隔江海長懷遠僧徵至性同蕙蕤舟高霧未歸米谷日枕在幽期涼難遠黃菊行可采

送王氏甥生歸番陽

王生頗嗜李溪師向汴南女用四科債參問火炔參喻、發頭角終歲事詩探危坐不出戶書如書中蟬向道端指畫丈同西席函析理中肯綮時作霜鍾錯諸生刮席封之而歲衙証止向受和何青青謝藍在半藝倚閭懷袖續珍拜明日告歸春思自進吉拜秦淮水方盛舟揖添如參掛縣指起蠡千里抗江潭入門彩衣楚鄉黨相媚談向蹄喜子歸節嫗鏡瞿觀古有考李子返與不何況乃孔子孫號鄉先與明盛年憐分陰利益濟身鼓搖名在本朝綾世稱奇男

賦天荊

我登鳳皇山夜半望皷島高秋無氣豁金莖露金莖青天一諸為掛此白玉虹峨峨千里承下連江與湖月腦赤何有丹桂八九株山河孕靈氣白光不受呼仙人騎鳳皇翩然上清都神女皆青霞共守明月珠五老顛之笑帶劍立玉除嫦來夢枕酒醉坐錦韉鈴

張本之春暉畫

泰山有嘉樹上與青天齊枝、灌晨露無、含芳安有烏巢其顛羽毛金色逆鳳皇生九子一、好雲儀母食九子哺母飛九子隨差戚有父母常願千歲期父兮楊我去兮獨與母居顛母加珍飯且勿念兒飢顛母增被衿勿念兒未衣壽命願蒼天、、皇無私莫作冬日建且作春日途、、

寄張伯雨

清晨推南窗風雨樹不已別來曾信宿屢起望吾子沈主有奴客遣武書一帋斯浸城中來往吾間何以上吉善眠食下言丞相吉丞相幸康強鬢白顏色美戴冠淳求家赤舄正几几甚高先生美不用衣青衣歲晚無乃寒何時戒行李特、問故舊頻及張外史日望西客來聽論淳豈

臺平生信元父將老尚泥滓如土乃世用愚暗不得致青
黃其木哭龜頹塗曳尾珠玉生無脛我自致千里造物何
厚薄得失聊自書紫華忽委落婁渭月出照自我來江東
饕餮好山水兩月留句曲尋與麋鹿友薄言霜露初青青
見蘭芷亦逢留藥苗佟戭竟不死使欲求神仙誰念走城
市佟然服名教神怪鳥足悖遙將持子夫謀道先博依登
樓效長嘯拔泳天地始憂來望城郭聊用消退吝古云佳
畫地淮水清且漏高塚宜麒麟故壁騎項無岂無酒可
沽亦有舫與醒亭、鳳臺山應請吾傳拜

韓別駕舊宅

會稽韓別駕有宅東來坊種德累數世上天降善祥屬歲
在壬戌季冬澤已冰女可嫁留客夫壬遂走歲前攤祝融
節後驅風伯從臚用技人屋中夜掛鋒桂勢延萬家邑居
于燎秋遵去子當道避大官放火他不焉叩頭祝融烈不
得焚獨遺東木宅嚴若冰在傳如同被帝令下為過華方
其官斷舌根肉然來反風邑子喬是救身願與大杭亦是
別駕宅焦爛甘所蒙雲焰既衆止画簷照城隍宗禰孺如
故稍修屋與墻道老垂涕道賓客賀在堂主人出拜客
但言天所貺客稱別駕時為善多陰功視民若疾刊摩撫
劇在躬有子身已貴恂恂比諸生至孝自天性朴易而寬
平能事母夫人受教貌卿林居官多廉潔怪怵如治中後
來指雖歲夫人尚無恙諸孫亦類父好文氣温良內外無
遺言長稱順有恒家與子我貧子人不能償是為夫人教
義聲日以揚夫人一致耳不振提影響好德生賢子富貴
無告殃遂令不焚室乃見天賜彰我常造其宅微客言不
宜公子宜有這森森似主瑋組至具靜檗召客奉頂凝庭
前紫荊樹深坐閒徵香群子雁行出睍睆鳴鳳皇因知種
德不其氣愈益昌仁人不望報吉士有余慶作詩附佳傳
頎然善自藏

與杜書史

杜宗多賢人磊落照青史詩書百世澤源源若流水前年
識尊公今復見令子而公身玉雪皎白無泥滓三年不得

見峴切長在耳昨日使車至民氣已消洗斷獄行郡国々
響清涼々況聞綉衣賢惶悌真父母秋望耿華燈民命懸
可否上天有根死世々被青紫

次韓志文韻送之歸武昌

崑崙起西極地勢欝磅礴洪河盪其胸土裂衣蒼苔開群水
日夜是風霆無時作泰山天下谷顛蹬見蒼穹升高望
々番黑子僅錯落風氣淳精悍人性各振廓右間青雲器
往々在隱約識子吳楚間翁賤若不與手弄珊瑚鈎未歇
東橑蒸我思與子別十夜夢枕憐男兒竟何物歲晚或可
托比風霰江浪況色紋龍恐少忍待舟楫送子嵩樵腳

送張信人

秋水清凍々秋色在嘉樹登高騁遠望臨別抒情素朝發
梁楚郊莫歷燕代路男君無冬春便我頃風夜卑辞米牘
勞工直雲霄領籍之黃金闕寘之白玉署

画史朱好古卷

真宰藏靈畜笑睨造化鑪画史天机精窃見造化樞盤礴
解衣縱當意吮鉛朱沾塗役鬼輸神氣水走珠手掣電發
瘡痒療生肌膚々丁拔山木々無根与抖海風吹之疑纍
々掃江湖其中有幽人傲兀不可呼已知画手好令我心
踟躕五湖風雨夕往未理釣舟予拔亦精絕白玉無瑕
誰能薦天子清之画雲臺一朝被賞識富貴立前芽但方
青牛君乞受黃金臺

觀龍鼻水贈天柱欽上人

天根盤海底大浪吞其南眾山嶄崩芽迸出碧玉霽波濤
蝕之半冷滌九室龕其陰生奸琪其陽產梗楠絕頂逼太
白練可一劍画銀河注西來白凤毛麄々魚龍樹不醒碎
如卧蒲蚕其中黑無底銅杖不可探一綫出山腹牛乳清
而甘清寒澈草木日出香靄々雲霧忽撲去玉氣射紫
嵐亭峰若菡萏春霞散紅瓣或點如蒼璧或青如椿蘿或
楙旂杠一或覆鼎足三或扶如怒挽或呀如洪鉗或如馬
奔騰或如虎視眈蹲者如獸觀觀者如鸞翔仰者如猿
踞倚者如負擔或螺髻紺目儼雅如瞿曇或飛君鉛

背樞僂如老叟嶠如天女戲犀如童子參方兕共斲削
天巧未易談拈提十八尊過者常脫驂中有天人師云
卧老柏巻法界如塵●一一毫端含長風吹遊子鬢毛
青鬢鬖鬖尋忽至玅住處苦已語我家僧房頂禪
勝不敢貪但悲食塵子屬作書中歸相逢一大笑新
詩出長鋏明朝芙蓉路惟聽霜鐘語

鳳皇在高岡亦在嘉樹林我昔見君子未見君子心
心如朱絲絃可和南風桑頭子鼓一曲雜以丹鳳吟一參
南風至再奏百禹喑

寄達蕉菴

天風起西北堅冰在河水日車寒易側霜露方泥泥居
人塗户牖日晏猶未起客子將安之行役乃不已平生
丈夫願剪鬢弄弧矢豈不甘陋巷寧能老桑梓近
者發揚州舟楫水上檥車違地主賢談攝共遊止張燈
轉清夜高論襟懷喜忽聞故人來獨酌飲醪醴三年隔
江干終日候河梁言旋犹望塵炎唉我迺尔人生一邂逅
亦復自時抵明日驅車云不得待行李閉將入臨海相
見亦近耳臨海古壯縣正在天姥裡大山插青天瓊臺
屹相倚其東見扶桑駿鳥有三趾碧海浸底去東從
繞地底山上多梔花雪霜摧不死我家山之南欲往亦
屢矣因君參詭節去訪白雲子

贈徐仲礼

泰山有桂樹結根千仞顛上枝撑紫冥下枝凌碧烟高
秋八九月放香樹青天赤子大如桔飛入黃金盤白兔搗
靈藥奉告不敢眠和以白玉屑御澤肥且鮮仙丞衆歎嘆
屬華豐如蓮鳳皇未欲啄說出彩翮斯何物烟火腸望之
燦飢涎日食五斗塵意欲鞋神仙有容象方來問之恩飄
然手折金色魄去入雲中翻下視食塵者一笑三千年

謝山人詩卷為霍陽外祖題

憶吾為兒時將命父母侍曾氏袖鉅簡有作似書處云是
而外祖遺墨手澤常毋拜求之讀吾母泣自窓謂兒奉

念我蘇文達尔昌肖同重逢陽俯仰三十霜少長粗知学
漸喜攻詞章痛苦川岳裂文氣若不賜天運久好還東壁
暗復明嗜好徐自定衆川漸趋江及观葆光篇怹然超鴻
飛張梁軒轅鱼鏞磬惠篇望五絃落吾耳天上孤凤鳴
南風〻一万里吹之散大荒嗟乳彼孰氏出婺鷙瞶有重旻
吾世党外祖始有光世也自道教感歎洋洄涛吾今在牛
下坐阆羽翩咸天子正好文吏献明光宫

送熊拈侍人至京師

我昔為児時看書不停手十二作文賦些　咏鸚鵡長若
見之駮云出諸父口竊聽榜祖间保璉念自負寶劍新出
匣其氣動牛斗动意不經意内謂可恰取英華日韜数往
再今白首家居来諸生终歲守户牖時人不見收何异蘭
在溪去年应嘉祐道路得奉走踐顏為人師设席了授
受心知藍謝青獨喜獲小友帰眷千里姿蹶骺避梁谍
今晨別我去言欲省父母何以祝君子行向季當秉咎专翁
清即拜间暇得時訓男児志遠大莫恍惚涙使闺河歲将
晏嚴霜已摧柳磨冰磚行舟輪車就官道平生適斉魯觀
礼佐公酒見善思已遷氣质变矯揉古人惜寸陰歲月居
信肘学力株以德鑑我遂衰老作詩不成叙聊与子繫在

古詩

聖天子龍飛誕被郡国之日四海赤子歡喜鼓舞
布衣臣李孝光輒為古詩七首書之所居巢以志
喜孝光南人也因用南永覓有巢鳥為声韻
次第以自道其舊衣鱼躍之情.

青〻庭中森有鳥巢其南户牖聊自保飲啄惟所好中野
有鸇鷙相戒慎勿貪
日出照吾屋仗见鹊鸰充鳴声甚和樂永懷家人肥兄
弟式相好吾生式相依思勤重自持父母詎可違冬氣漸
閉塞百物苓零落中林有貞姿槃然独先覺尺蠖诚屈信
天運不终剥勿言霜露欺遡陽已潜作明月入我戸照我
何所有壁间有藏書牖下有濁酒吾雖缺所居先人所遺
字狀念通中人歲月居信时錙銖見谷羣丘吾積留發野

中有老翁平生仗策手武丁動魯寐殷高宗左右主臣俱
堅賢百世所称首
考槃在澗何代弦寘河干利達或忘返處方亦已难中社
趑太息取琴為尔彈智士當勉仁人良獨安
旭日始旦有鳴鳥嚶々狂歌得飲啄雖完寧巢出入念
旃夫尼父詎禁飽光氏重自任貴器藉白茅
東方有一士心思恒悄々日問天子叁至仁叢海表陽春
達兩芽百物鮮奇娩吉人在高位卯陬有鳳鳥、

衛门有一士

衛门有一士閑门恒苦飢備何良自惜自要寔紙歉小人
未足异居子或見之寧為蘭玉摧不願蘭艾滋

結廬南山下

結廬南山下頗紆故人轍浮沉各自娟長愧生理拙中園
黃菊花鋆澗見晚節平生達濟心敢叙已獨潔寔無一
樽酒可以療飢渴歸乱視汝菊將悲霜露情

中園

中國斬蘭艾為花莪孤妍紛吾窮所諧乃獨叙汝贊寔無
悉李花諒非同心言平生屈大夫不為人所憐

與范子譚

仁人在高位患士遁中林出處亢一致特尔肽介心黃流
受圭瓚秋蘭重或襟故人既如此宋嬉有餘音
君五青蒲謀仲文田方翰悠乱南山款夜永何時旦北
風吹娌衣千載有餘嘆相見且樂酒況也雲雨散
佳菊有芳氣鳴雁忽南征故人在海縣重此話平生趴
致黃塵下乃見玉雪清丈夫各有適貴賤豈文情

和叔晏賦朝雪

為雀不畏人嘖々上庭樹蕭條山々日黃慘慄江亂暮寒子
未渴歸天嚴風斬濩

舟之逆留景陽作留州擾
门前五株桃春暮始作花勸汝一杯酒丈夫莫思家功成
持身歸吴氏相邀遮男兒自在尔父老慎勿誇

贈岳仲遠

大雅日已遠淫哇不可蚤素王樹人道作戒存桑中斯文
如嶽銑東壁瘖復明五絃落吾耳天上孤鳳鳴南風九疊
吹之歎夫荒遺音啟回薄今戒々和平

夢先君二首

皇天政不仁尚忍奪吾父百身不可贖至竊銷為土精神
本流通夢々在父所依々平生欲雞鳴月在戶
父子百世緣父子一日散一聚復一決政如冰在盤嗚呼
推為此皇天與少恩頑欸寄尺書將與地下鬼

和張子鈞早起

婉々黃菊花曖々霜露曉習懶養性真百慮今已掃衆
人自趨功成攬不此寐吾著吾謀百世堅所持

題溧陽詩城財賦官王吉甫卷

玉山有嘉禾其大同專車取禾食騏驥三年起晨光一息
馳萬里不顧後馬驥終當獻天子喫之以龍錫

送武里景耀隨伯氏之金華

驅車出東門車行有離聲升高望城郭嘉樹何青々平生
長離別乃復送子行

寄里使未審王公

泰山有嘉樹結根在青天生子赤如日鳳皇巢其顛胡為
廊廟具卧鎮江海濱王事政靡盬驅馬撫百城中夜載起
永懷忠致身
難々孤生松婉々庭下菊天寒歲將晏見乃霜露酷玉雪
終不渝豈云受命獨君子亦可懷出門望遐

觀弋陽諸公詩題其後東刘國瑞

客有袖短牘過我成南陬云是鄉諸老文字吾所收當意
取之讀驚喜欸掉頭應接不自暇赤手捕蛟亂往々與我
會殊源忽同流雄文虎風躍清詩千里駒才名自此映
連傳九州群公皆高年老奉非衆仇辭醇殆洗發智妙造
簇讀張子吾所畏文成已汗牛徐居金閨彥綴文業不留
碧海連月窟復袖珊瑚鈎爛熳炭奇怪天公門之愁暑云
白玉署足使作者羞顧我方老矣技薄詎敢酬攬卷三太
息深坐慨冥搜豈無正始音擊壺歌不休長恐文獻落見

北堂復夏佔酒白門下作賦仲宣楼放蕩且娯樂焉知
𢿙貂裘

送段仲華之京師赴奎章典書

憶在天曆初先帝図中興天造固草昧国势不可凌更修
世祖業實藉衆股肱次第興礼樂學爵收後秘宮中椒廷々
開奎章如日升天球圖河圖書以古且登煌々大寶亀祖
武自是淹當時侍黄屋盡日引其朋長材宮董貫滌盡々
錯与弘光輝生被服玉壺貯清冰問按道酮丞多士日烝々
公子雖後至已作充黄騰李又在吏部天下士氣增傳家
三万卷載之車上勝強拳足致遠重任力所勝我欲與楚
間識子南城登都會賓客重況同衆友稱無詩為子歌安
浮酒如淹

送觀志能分韻得吏字

銀河復西傾北斗亦西柄江永秋易風日暮鼓龍横送子
好結束騎馬爭秋 送者集如雨川上舟楫盛畏别不忍
發天東掛秋鏡照見别離人獨我心悯々挽留祝君来持
酒功君更西坊弾琵琶忽作瓶中迸前曲度白霍後曲妾
薄命平生烈士心掩耳不願聽男兒樹声名上与古人映
願君且自愛聽我洛生詠

与鄭廷奉及其伯氏廷瑞

我行出天台群山秀如舞大江息中開金湯据深阻地势
抱鳌頭人家傲峰户東南有虔氣天地垓聚眼中識鄭
君精粹産茲土元方亦偶接君彦長髯古嚴君霍髮封
諸郎风毛吐鄭君愛敘吞燈火听夜雨劇談隱侯閉口
界肺腑方今生民困子亦念此否努力樹明德非子不与
語

送心非鏡上人且寄銘師

北風吹庭樹斜雨入茅屋念子當遠去持酒一相屬丈
夫未懷土出户望遐躅况子浮屠法恩愛及予毒中林有
貞姿不見霜露酷久矣秉玉雪豈云受命独行哉無淹
留送子去西谷
江海多風雪鴻飛亦冥々平生好交友十年各飘零相見

會有涯葵髮已復青浮雲日在去悵望崎山亭長思讀書
地相共聚氿勞

送王將軍

短〻王將軍紋〻青雲姿被服甚妍雅蕙帶白玉佩翀
翔諸公間独有好羽儀丹凤五色毛擺落金龍霧晟晚
於食粟閑常若飢循向何為尓有粟士共之賦啚亭无る
日晏犹弦歎小人或于侮罵之如狐狸至惟有扎趺詎异
咄哺雖吾論天下士尓独無愧尤天子重愛士豈復含尓
遣行戎戒車舟秋风大江波

題安桑方美政卷

鳳鳴嶧山南鳳鳴含山北自古凤鳥至恬集有道国其民
皆和樂游泳至仁德斯時凤来鳴百鳥嗜以息後来山厚
集世治乃下食方今天子聖宇含接正直含山得仁宰宣
布上意澤知民處疾苦念之明怵惕為改不猛戾積侌去
蟊賊里無愁嘆声謸事喜見色復為樹季官彥子挟
書策民性复醇厚吾擴今逢草嗟哉即鳴凤何必五彩翮
四壃頌沾塗缸诵事文飾要令作大郡乃始見立植用之
無不宜游及紗觧君誰能薦天子使一展羽翼瞳〻日初
升照耀鉗綉聽鳴声中律呂赤霄意所適歎凤貽其民
聊補采诗職

送夏蘭伯之京

大堤花黄〻河水清㴱〻行人騎車去及顏浮雲馳諒酬
四方願爲知懷土悲所嗟予帶留踐抱異感然予齡正秀
好况乃富才思高堂望寉髮努力谋恭志還離倘有念吾
詩可採歌

贈林泉生兄弟

予八月十八日至錢塘廿二日吳明之自三山来
會明日林氏兄弟曰泉生同生〻来假館因為借
仙林僧房者之臨别作詩為贈林〻年有才能為
時文閲其父頗種德是二子者食其報者也然二
子之瑰奇該雅非長者正其身欤泉生字清源同
生字清流一字与流

蹉跎入冰下鴻雁亦南征江頭送歸客淸蕩万里情昨日
始識面已覺畏子行蕭蕭一樽酒悵悵不能傾行子在道
路夢見寢璧人懸知燈火夕笑語久咿嚶男子四方願奈
志在致身高樹春色滿待子聽流鶯

潘子畋其慶堂

潘潘春樹林黃黃萱草花階庭大瑩淨老翁長在家壽
躋年六十鬓毛黑如鴉起居中札度平生無嘆嗟大兒在
仕版身爲管榷茶小兒績父書被服生光儀時康出游衍
衆兒自將車布席茂林間花木網交加綠陰映朝旭微茫
映晴池衣淸雨初霽客至日未斜彩榻閒鶯囀鈎簾見蜂
衙諸婦羞甘脆奉觴進流霞群孫飄錦帷摘花共迎遮
當軒拜僖僖進声歡白華老翁顧之笑教語思無邪欽
我其慶莫安樂詎可涯

畫五老先生詩軸送蔡石雲縣正

仙家有浮玉玉鰲引首扛天地結根蒂日月闢門窓石林
千丈碧雲氣樹赤幢飈車不可到羽仙駕飛艘中有九氣
翁鬓髮修眉尾大觀對玉酒嗽嚥香滿腔而我未向道心拜
氣伏降賜之瓊丹發將然炭思蠡大鐘雷霆起鏜鎗碓
敢撰嘆我髓未洗轉羨開香瓏餉以五彩筆送以白霍双
歸來疑夢寐恍恍心如撞長思天風起吹渡万里江日暖
蛟龍出巨石撑晴江

次江存學遊蓋竹洞天韻

地軸蟠東南水深山幽幽仙人五雲巢皎然隨金敞玉胎
白虹暖石壁青蘿流羨門安期生壽考天爲儔羽旂翠
霓旌光耀袍不收笑暮白玉童居然導神遊嗟我聞道晚
愛閒復好修坐閱千歲桑疾如書郵神仙不可學茲
鳥書一丘伐竹構我屋鑿井洗我眸赤腳踏麒麟白雲車
之浮翻悲赤松子春年願封留長嘯揮白羽吾將老吾
愁

同靳微矩縣尹宿瓏山天柱院

東南地勢下海水復善蘿青天久軒轅獨見斗柄揭古帝
宿下王東維或歆缺大姦駭奔走蛟蟠故其穴峰水縮入

地方鬼接山出想見風雨黑電火上下掣兩柱几支撐真
窜仰咋舌逆含天行健不復見磈䃯鬼土砂斷削又不見
敧㘝日月轉坐腹避隱若兩蝶戒袒臥其傍户外白如月
闲户天冥冥岸峰立積雪兵然混沌素元氣凝不裂
平生山水性念此心屢結緬想万物初天地亡萌蘖衆人
知蝗蟻細大強區別俛仰聊自喻白雪一怡悦亭午日氣
迷鳥鳴著青樾我僕膏吾車前路在喋喋

溪行分韵得姜字

條風泛輕春野碧澗如雨走人有新懷相携玩山水岩花
既菲菲溪石亦齒齒意行無前期適趣成坐起況茲㕘俊
姿陶寫出妙理東山携妓遊風流未余美持杯劝松風
韶濩忽盈耳洋洋來要未央題詩寄遠儲

和叔夏觀石梁二首

六丁運神斧鑿此混沌素飛梁跨天來橫絕山中路行人
不敢過白雲自來去長嘯出山門羅衣翠烟暮
青山栖白雲顛倒寫繪素上有仙聖巢下有猿猱路秦王
窺扶桑此物竊不去至今百鬼神嗜嗚風雨暮

華山有泉石沉碧

玉㠊山脉潤雨新花氣薰銅瓶百尺便斛料楷前雲天光
墮穴碧落万象涵无根枝龍吐水雹杉窟絶飛蚊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五言律

天台道上聞天香

八月天台路，清風物物嘉。晴虹生遠樹，過雁帶平沙。日氣熏稻，天香吾釀花。門前五株柳，定是故人家。

題州郡庠壁和顏氏子韻

歲月渺無涯，居然發華。乾坤雞屢旦，霜露菊猶花。城裡鑑湖稽山陰，日鑄茶東南。好官守行子，莫思家。

送友人

依依涉野水，渺渺渡秋陰。短褐北風急，布帆南斗深。行酬丈夫願，乃見故人心。莫作長回首，因風患好音。

挽朱西隱

清氣還天地，英靈太飄然。年尊凡耳順，子孝自心傳。星隕憂高士，山頹惜大賢。竹西有舊隱，草木盡蒼妍。

久客寄劉弘度

有客凄凉甚，思家夕更慠。夜深知笛短，秋半覺衣單。積水尊前濶，高田宅草乾。月明星露墮，慎莫倚闌干。

挽戴春洞

夫子不可作，斯文又陸沉。平生伊呂夢，老去綺園心。宇宙埋雄劍，精靈護雅琴。猶餘書萬卷，自有鳳毛尋。

其二

偃蹇經綸手，伶俜兩鬢青。人間夢霖雨，天上失文星。鳥喑（咽）看麟綫，飄飄趁雀銅。文章能益世，秪合自爲銘。

江心寺贈唐博士

銀浪舞輕航，天風起石塘。六鼇扶地勢，萬象聳天光。林璐中流碧，蓮生隔浦香。潭龍莫深卧，一雨九州凉。

送薩郎中賦得新亭

登高望吳楚，芳草滿汀洲。離別安足念，英雄翻百憂。山河吞故國，江漢入秦州。今日新亭飲，自君感涕留。

同徐仲礼劉方存在雁山作

北雁山前路，扶藜上紫冥。山空猿自語，雲暖雀初醒。詩妙

驚天老桀靈異㵾腥夜分南寺榻南斗下文星

代友人送于免明之鄞

詩舸凡時發秋風海水腥雲分雁蕩路江繞鮚河亭天府
文星聚名山借氣吴德君道問訊無恙讀書螢

送裕上人歸儀興

行尋桂檞隱已與菊花期江水無龍夕風高鴻雁飢獨憐
相見晚況復歸時楚雨楓林里勞予入夢思

陪薩使君志能遊城西光孝院得茶字

入谷向亭午城門已集鴉風沙天易夕霜露菊秋花騎
馬尋修竹逢僧問煮茶江南有獨客日夜憶京華

送客

出門嚴鼓後送客入舟時已自傷羈旅令人畏別離江楂
金楚地山掩小姑祠歲晏多風雪題詩寄所思

次薩郎中題鐵塔寺壁

平生謝太傅勝日得重臨地勢吞吴盡江流入楚深金湯
非旧固棟宇尚青林野露團黃菊獨為遊子吟

東林寺

騎馬過東林當階入綠陰路斜徑草合雲去落花深老去
況獨立興來時一吟數未成故旧相对挽重臨

送鄭仲方

莫作匆匆別人生異聚萍宦舡買吾酒客帳短長亭恨
不東生角毋為井墜瓶蕭齋清夜榻莫負讀書螢

送人

蟋蟀已在宇涼風吹角巾別離我此士富貴改全人旅食
貂裘敝交游白髮深蕭蕭一尊酒落日大江濱

次韻虞學士見寄

白髮眉山老玉堂清畫閒聲名滿天下翰墨落人間才俊
賈太傅行高元春山独怜江海客尊酒夜闌珊

達濟

春風起天際遊子若為情多病仍羈旅令人白髮生山
連三楚壯地入九江平匡濟寧無術栖遲敢自名

送連燕若僉事

相逢九日裡更覺轉離群倚杖看黃菊升堂望白雲天星
耽耿〻江水正沄〻勛業無勞夢平生有受君

送王子安工淳安縣石峽書院山長

峽裡淳安縣深山林谷門野人尊俎豆遺老識罍樽茅屋
依山木桃花入水源山中便靜者官秩未須論

癸酉元日前一日歲除立春

昨日春有信今晨春已深江梅　白玉湖柳帶黃金作
室兒孫計收書父母心登樓看萬象此亦足清吟

寄劳平彥明向吳歸

去及花時發來逢暑雨治樹涼人想平江樊馬行鹽不
長黃金盡秋愁白髮添居看雙燕子隨意入人庵

冬至日用文字韻

宮中五色線刺繡補天文夜次星珠合郊嚴明葆移隆平
今有象麟鳳動成群共仰堯天日仍書魯觀雲

留侯

感慨留侯子曾來容不那手扶仁義主身是帝王師典
漢功居最存韓志可悲如何叔高后更使卯金危

寄吳友伯

長憶浣花宅醉君漫玉瓶春風吹白髮山雨濕青燈臥病
從無客居閑數似僧何時溪上路倚杖看魚罾

梅邊別墅小酌五人

春去已可愛溪桃花妖艷郤恰京兆騎未訶武陵源山燒
蓮花氣泉清竹露根群公招小友文字得重論

次相國魯公鍾山韻

工巴出紅帶祈僧孕素靈研沉龍虎氣岡斷鳳皇形地勢
通南曲江源年連鈌懸車南斗下自有老人星

送人

天上迴麟鳳人間下使星相看愧持節故發盡揚於春氣
通鳥鵲平安報眷今帶象有追集送酒玉為旌

贈能仁寺建禪師

坐此山水癖乱趣麋鹿群茶來隣屋借苹熟騎童分湖於
兼成樹山為常有雲禪師識道理林語得論文

送張子約

緊鉄高歌裡丈夫輕別離雞鳴袁打禀燈暗夜残棋行矣
湲何適嗟我我所思且帰慰妻子莫参五羊皮

次薩使君遊林寺壁

詩妙人皆誦才高世不容旧題經在眼新別隐闻鐘帝遠
依春撫川明見石春南風洲渚净巣穴閑魚龍

秋山

更覺秋容碧然尋勝日踏樹深来鶴崖山斷見紅霓梓子
行相問来人去不送雨餘天晚出吾欲隣丹梯

用韻呈真人

燈明高閣裡合夕重論文歳晏尋黄獨雲生喫白分看
書當益友把酒畏雖群為客近長至登臺候彩雲

遠山

樓前万里月雲窕碧峰孤江上白濃淡雲间疑看無行人
穿乱撫落日界平蕪佇立有真意陰陰鳥自呼

緑水

青春是新雨將緑上無硯積翠疑採眼拖藍欲染衣雲行
天影動風颭日光微行立無人見竹沙含皆雞兔

自和寄陳良友

南来詩律道庚謝不枝梧笠子泛前瘦梅花未可孤更冷
冬夜寂寥覺壮心無暖日令人喜迎勝満眼沽

代送靳尹

護说休官去惟公独見几玉鬣和客恨黄菊待人帰詩
屋天圍座宕缸月上衣门前五株柳樽酒莫相違

次王宣政園亭

復過高陽社还同北海尊池间採倒影木落見孤根愛日
窺南户春風在北園老翁工種徳庭下凤毛蕃

題元鎮画古木寒林

冬氣漸闲寂万木上帰根歳晏龍蛇蟄山深雪霰繁物理
不終剥上天諒何言春風一朝至清陰被万軒

次薩使君題賜曾伯都司寓居

四海鳴夫子時帰李淮園見童散書帙耆旧識罍尊移

竹涧逢碎刈葵休斷根幷堂空何日凍酒為余溫

何處難忘酒

何處難忘酒飄零秋自傷狂歌搔白首多病在他鄉秋雨
思魚膾青天白雁乃友予深寄意加飲頭身傍

五馬呈昂夫大尹

五馬何時發聊逢勝日晉天晴石鼓角地濕罐衣裘頭試
直時盡歸余理釣舟浮雲浩今古別地望神州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六言

江边

江边古樹枕碧天際白雲自流七十二灘浩蕩夕陽無見
孤舟

題鶯轉工林園

臺謝東風婉々池塘綠樹陰々有个黃鸝飛入一篙啼鳥
皆瘖

雪晴

雪乾玉飰初香月瘦胎珠枕小閑门不見耀仙白雀横江
清曉

池上李花

天寒古雪遮碧月落行雲未歸旅雀横秋清曉仙翁顛倒
裳衣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五言排律

山陰縣學文會用杜詩分韻予得春字

淮南樹北縣為政屬賢人鑒舍陳蕃道立初筵集搢紳酬賓
更盥爵敬老有重裀相見修容齒還驚禮教新洪露占清
夜泮水照芳春但願崇德明盟難席有隣

王都事仲能書巢

頻過三槐宅湖水帶皆除儲書向籍閣為知顏粿車戶牖
綢繆台標枝幗伏初大壯除風雨文字起魚龍有虞謝岩
穴逃吏羨蕭居無損歉儉樸堪容万卷書

陪薩使君飲酒鐵塔寺分題得薛能軒分韻得雨字

琅玕盡種玉玉近東池巴与風雲會终合水雹姿氣酣
犹鼎屑鮮動覺云而雨時思雷澤天青入高陂鳳毛當戶
見蛇影到杯疑神物煩呵護應看變化時

去病秘丞趙居涼國公子也

四世三公重承恩自主知清官守閣籍華省近恩論英聚
懸車後班衣紋参時更羽紫霄頭萬頃白雲司玉節光
先起金闕步不遲世知麟趾貴人妄鳳毛吾萬岳生祥瑞
朝廷樹羽儀于门種陰德庭下見佳兒

堂雲為墨山人作　陰何體

雲来自西極駘蕩復委蛇影度流沙晚峰臨鷲嶺奇差
龍飄婉轉蝕石起参差光擬鳳毛繁清同玉葉垂芙蓉
連華岳倚露映天池五色生祥瑞賢人儀羽儀

亥冬館飲酒分韻得衢字

良朋謝悄悒仙賞屬立冬野澗梅将發山乾雪不封生莫
近芳節出日睛川容愁用詩消說寒憑酒折衢迷人每多
集俗子自無悰聊以供娛悅誰知慶万鍾

李子雲白雲園

白雲如白月宛宛復離離青霓依涧出玉葉映窗垂誰閑
花度迷同病窗窺分輝含戶牖倒影散園池近看吁欲
落行立意俱遲坐卧常相对成峰晚更奇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七言絶句

蕭臺八景

雲門福地

古帝南巡事已非玉階茅屋尚依ゝ夜深月底吹蕭去度淂雲门一曲歸

盤竹洞天

蝙蝠翻雲似白鴉石林玉氣乱晴霞山中雞犬應相笑溪上紅梅几樹花

雙瀑飛泉

雨洗天根雲洞出黑蛟飛電舞長秋只應壯士思酣戰但練相銜夜不收

蕭臺明月

山月崢嶸露玦環石樓香冷白雲閒玉蕭吹裂階前竹騎寉仙人去不还

白寉晨鐘

風約疎鍾下窈冥天南曙月颭飛星鮀鳴閶闔鶯声起老寉蓬萊深夢未醒

紫芝曉碧

蕭ゝ清磬出雲逐月元空林口氣微重過紫芝山下路壞檣燈火照人衣 擒筰垣

東嶺雲烟

海月四更移嶺去天風万里劈松開烟銷日出無人到獨白看雪山上來

西岩松雪

山上行人如凍蠅西崖日出渓青熒太陰積雪草木縮畄淂派松長茯苓

雞啼

堯舜文章如混沌皐夔礼樂鑿崆峒雞鳴天地如夢醒日出扶桑照海紅

白髮

半夜雞鳴川邑声攬衣起舞君為情懸邊白髮三千丈
總為憂君憂國生
六月初十日雨止月出坐大桂樹旁西風光秋
軟玉衣裳翡翠環暖坐初金風錦黃居寒宮謝西風緊
一夜天香滿世間
得故人書
風前一帀故人書上説相思不起看却道梅溪新事業声
名全勝絕興初
題牧牛圖 鄧任歷所藏
牛下平坐望与叢月明栗樹比風何阿童吹笛無人間中
有南山在半歆
春風
春風隨處作春晴楊柳依依綠未成昨夜池塘新雨足蛙
声剛乱讀書声
石門観瀑
神龍捲海上青天万斛明珠乱後前天下蒼生望膏澤
試將霖雨作豐年
過釣臺
赤龍已扶故人飛何以愛清江裡釣久入覲叙叙謀去就當
時枕悔見机遲
農事
落日情緩處處瓦檐花門巷豆花離竹籬野老叫農事稻
雨還衣香未知
天台道中聞天香馮贈胡仲賓
萬斛天香夜氣收曉風涼月廣清秋詩人試与評花品定
是人間第一流
送李仲明歸江東因寄伯循御史
江中八月雨如烟去買徐州送客船采石山頭逢李白身
騎明月上青天
二
使者新從南海歸囊無薏苡獻慈幃白同徽外開龍節旗
憶江頭把錦衣

三
扁舟便擬不妨執恰值先生不在家杖策逕從王御史域
南寺裡看黃花
春風狂甚謾成
為語春風莫太顛請函封事上皇天家轉洪鈞生衆物莫
吹急雪壞豐年
次朱希顏韻
士當未用思見用不見南山夜半歌跣跋黃塵赤日下翻
思迷谷弄春蘿
送周良臣上湖州幕兼寄希顏
日晏黃堂報起衙緣溪騎馬看桃花莫翻墨汁塗春水篆
隸成文散碧紗隸一作籀
二
建業水惡不可飲猷泉最美憶湖州亦欲因君乘舴艋故
人正住雪溪頭
正月戊子夜大雨
偏方未覺春寒盡驟暖先疑雨氣生一夜東風兼雷電攪
衣起坐數三更
二
昨夜水淺雀兒浴今日並行万斛舡舟人生有時會稱意
請看秦淮新水流
送蔡光卿之維揚
眼底閑人如過雨傳來家法紙論心老翁曾對明光殿大
笑時聞趣賜金
二
送君直渡秦淮水風急桃花飛過江自有行人回首處昇
州山色滿舡窗
題張秉國
收拾蘭蓀并棘鐵類瓶沽水注深深國亦不與凡花並要
見平生國士心
宿候山侯氏宅
海東月明九万里照見山頭白雀還竹几連床清似雪不

知門外是僕山

贈灵岩秀禅師

山林日午暖如烘冬日溪行曲折中自愛敲氷看魚上山
頭樹影落溪紅

二

丈室都無霜露氣壁间有此一枝节千霞瓮底論文酒未
信潮茶飯後鐘

時思庵通求頌一源

家住雁峰南復南碧岩寒飛雲不晴潭書溪一闊無多子要
向潭頭活處參

道之第成求雪屋頌

倒挽天河轉翠微玉虬鱗甲滿天飛道人結屋東邊住愛
看晴花不掩扉

偶書所感

鍾鼎山林易地难丈夫出處正相関绣鞍大馬都门道却
憶西樓看碧山

擬西軒栽竹

寬築墻園小築園多栽修竹倚晴軒我無一点客心事恭
取清高遺子孫

清明日即行

清明處處麦風斜詩老得閒長在家遠樹小村千戶雪不
知落日上梨花

寄張顏樂

燈前秋雨向沉沉憔悴思家此損心夫子宫南本樣樹有
誰沽酒喚君吟

洗竹佩小刀

鱗甲青勞紫鋏低枕然在在吐虹霓自泛洗出雌雄劍橋
下蒼龍不敢嗥

白菊　予請古人咏白菊詩不愜予意遂作一首

香無邪氣素無緇傲殺清霜死不衰誰遣白衣來送酒到
今兔兔遶東籬

二

昨夜西風吹女寒迷香楚楚玉鱗鱗平生屐史横儼醉不
放衣裳染麹塵

贈胡仲賓

九月風多短褐單剗光抱月忽飛還人言華頂峰前路迷

在白雲飛處山

十月群飲茅屋

茅茨十月煖如烘獸炭破枚南凍餵紅放恐無人共料理卻
將詩句惱天翁

題畫使丁手卷其一琴雀圖

七尺孤桐十万錚清風凜凜洗瘡痍詞高調古無人識惟
有千年老雀知

其二四知圖

人間私語如雷動暮夜如何可受金改坐當年輕取友故
人不是不知心

徽慧而臛聊自嘲

安卧書巢讀父書較量状願又羸餘讀書未必能成癖伊
傳諸公也太臛

望西北群山

青處模糊白處多西山無奈白雲何詩人入細千事過翻
作岐陽石鼓歌

送輔賓出山作首尾吟二首

儒官不畏簡書催柱杖依鷲石上苔行到水窮雲起處恰
從四十九盤來

二

路從四十九盤來嶽底看雲首獨回客裡不知身是客向
人猶愛話蒿臺

張穎樂詩集後

歲歲蛩声入梵庭慕年白社共僧燈香山可法無多字可
使兒童老婢聽

送人

江上晚山無數青行人草草樹流萍水邊燈大江舡咲子
十長亭第一亭

次薩使君韻

烏几繩床詩夢契鷲閒風雨欲翻江酒醒憶是長蘆寺
半枕松声繞北窗

二

大江北峙望南峙山色微茫似彼曾石馬麒麟竟何有南
谷空說晉諸侯

三

使客奴、感歲華杏花消息又桃花江南佳麗春風見柳
絮樓臺十万家

四

江氣蕭蕭如通雨起看北斗掛船頭猶憶前年称使客卧
聽笳鼓入揚州

李遵道山水便面為董仲詮題

銀河飛来掛絕壁下有長江微骨清摘何時騎鯨上天去應
向山頭吹玉笙

新月

光中新見仙人跡桂樹初生影未濃仰望青天如止水西
頭一粹玉芙蓉

贈潘九霞

道士自称潘九霞身騎黃雀大如車借我北窗眠一夜酒
醒共喫白丹砂

九霞所松澗

不到茅山又五年煮茶更試碧雲泉山中百事便靜君惟
苦松声攪醉眠

夜夢老人身長而衣冠自称住釣臺僕意其為嚴子
陵居旁者曰此朱元晦也夢中作詩遺之既覺猶能
成誦

赤龍飛起九天關緣底先生住釣臺昨夜月明烟水闊白
鷗飛出又飛来

東古元協上人

竹扉花牖雨声新一榻清風不著塵石戶山中舊時客幸
未相就說前身

牧牛歌

錦襠敝破死生机歲月如流未得歸慚愧情人遠相訪阿童惟有一牛衣々

謝人送鹽

淡飯粗茶藜莧腸父書万卷菜根香知君端是調羹手遣送山人味最長

赴都監梅

一度來時一度看白頭人五月雨千先生定有歸來日安索夫君活歲寒

王貞嶺廟

山下江流幸白清山頭明月已與情比心吞愧王貞嶺漢向青楓嶺上行

寄朱希顏

江邊鴻雁下年々客子何由兩鬢玄七十二灘秋月白荻花風語釣漁舡

二

城中鼕鼓雨淒々舟子牽舡上惡溪回首意中人不見兩邊楓樹郭公啼

懷薩使君

一

城上烏啼鼓閉門蕭々風雨又黃昏無端畫角連雲起鉄鑄梅花也斷魂

二

二月江城未見花笛声嘶々起誰家曲中大半傷離別馬上與人寫琵琶

三

門前杏樹高過屋常說花時倒一樽不道花開君作暖風晴日与誰論

四

二月已過十五日北牆梅花猶未開今日開門花滿樹頗憶共君卿一杯

五

月子彎々青海頭使君昨祖過揚州城中高聲瓊花曲去

聽吹簫何處樓

祠宇觀登樓

先生長出訪丹砂去入何宮道士家不是山南即山北歎

门先覓看黄花

二

鳳皇臺前看明月姓字從北落人間西風昨夜吹庭樹又

逐閒雲過別山

三

祠宇觀前斷茯苓偶登高閣眼為青西南到江三百里只

似紫頭裝硯屏

舟過吳门

十五女郎可憐生牽挽百丈猫泥行洗脚上舡歌白苧春

風吹過闔廬城

二

二十四番花信老溪頭紅減綠初肥東君也是多情思尽

日扶持柳絮飛

三

寒山寺裡風雨橫柳下爭來繫客舡後到官舡鉦鼓急忽却

驅人出索金錢

懷薩使君

人到中年畏別離況逢多病轉相思夜深風雨滿高竹白

起挑燈讀寄詩

題敬仲古木

高鳶不下尚輪囷百尺龍門半死生裁製仙舍刪素賞清

風流薄夜啼声

觀鏡芬陀室

老夫问訊芬陀室人与華芬六白蓮波利城中君到不嫌

香長是迎風闻

題斷江雪詩

老翁忍寒作寒語寧知頭作冷秋蔬今日張詩向素壁只

如悵見北風圖

拼拭明善蘇帖

學穪未有能酷似品第空門入妙神妙明寺裡襍花苑百
竇忽然逢一真

題山谷道桃青帖

居者用意到發發浮似先生識妨仁霽月光風柰何許多
明茂叔之流人

華山圖

山頭夢覺三十年大笑騎驢踏紫烟後世兒孫尽仙骨斷
除烟火參神仙

二

紫髯綠髮如飛仙白驢偷喫種芝田二月三月春氣盛山
頭桃花紅入天

菜上人騎水頌

空魚紅筏李居何生怕無風水自波碧海倒流三万里手
提明月上銀河

次韵薩使君襍咏

扣門人至從題鳳寫字誰憐可博鵞秋露亭中未歸客

懶閑成癖李詩何

二

吳姝彈箏向秋月錦韉裹根覓題詩東隣醜嬌持門户不
傾城眉映鮑屏

三

烏衣更無王謝宅青山好在仲宣樓南雲明月無人管清
華珠簾夜夜秋

四

僧學客蜂閙牖户山中八月未知秋銀牀正換春花水屋
上一声黄栗留

五

明月相窺憐我瘦出雲不動怙僧閑病餘無力石窗客獨
露亭南數碧山

六

秋來野水之已落竹過女牆思古昔西日正起鵰鴞起北
風頻無鴻雁來

秋江晚渡

散髮卧看江水流蕭蕭天地一孤舟白頭紅葉斜陽外短笛偏生喚客愁

陪觀志薩天錫二使君游城西光孝寺

客子知寒歸[illegible]鳳鴉雁又南飛東來借馬看黃菊頭白山僧閑竹扉

石竹 題胡元中竹石卷

山上白雲如白茅夜寒玉氣斬應高春風吹碧琅玕了清曉西池看鳳毛

次薩郎中送蕭御史韻送薩郎中

樓上吳娃唱竹枝東風正急帝烏飛客游先自無聊賴況是離人作惡時

十月庚申登舟口號

北風大浪依舟楫暫出歸來詩滿篋家人急遣笛與迎雁山一路有紅葉

老鶯

千絲影裡一梭金織得閑愁滿綠陰花外不知春已去綿蠻猶自語芳心

歸越晚渡

老筍住向溪西崦日莫溪南拾墮樵喚得滿家人打渡停舟更看碧嶕嶢

次宗禧真人徐景周韻送茅山鎮長馮秦卿

與君游久最知我借問誰能似我閑即買扁舟過淮去舒州城上望鍾山

從開元寺悟光長老覓茶

渺渺黃塵赤日裡終晰疏髮到人家病起頗思茶破悶願從君覓雨前芽

四月二十九日泊舟姑蘇臺下入城舍烏鵲橋南

姑蘇臺下牽船過烏鵲橋南見月生三更五更風露墮誰家長笛故園情

常老子睡圖

户外春風作意顛落花如雪解留天先生醉睡復醉醒歲月

語鶯啼又一年

和薩郎中韻

一

繩床山寐聽茶熟夢繞山風枕怨啼詩未恰逢三日雪與教寺前春水高

二

江上楊柳又青青史塘濩作鷺鶴鳴中流擊楫渡江去未夜雞鳴非惡声

三

客子飄零歸未得但願美酒為消憂故人若問吾消息好説周南已滯留

病起寄伯循御史

何言病飲即吾師病粟臺觴亡廢詩客久门應甘寂寞独憐風雨打窗時

二

病起無聊帶減圍看花驚有未開枝主家十二樓中見爛熳春風祗自知

題王仕謙御史所藏画卷其一風雨回舟

天昏地黑攪龍悪風雨如山擘不開舟中白有斜蛟手笑殺舟師㨂柁回

其二寒江獨釣

光光明月照青天青天落落江不連老翁未是尋常人一丝能令九鼎重

其三古廟御碑

山下荒祠山下溪繫牲新石是誰題語曰行人更回首青楓樹裡鷓鴣啼啼

送茂上人

五湖春水綠溶溶兩岸花開明白紅欲買扁舟隨汝去卧听疎雨打南蓬

二

斐雨綿綿暗五湖稍看新水没孤蒲湖中恐有隱君子借问漕蓬范蠡無

三

二月狂風已不禁天亂大野日陰〻高斋一夜听新雨想
見城東柳色深

灤湖之水九月流出江〻水春長復入灤湖

洲渚日落雁相呼春風過雨亂菰蒲江水西来百餘里一
夜倒流還灤湖

病中

日夜東風相蕩摩故應地上落紅多更頭病起能沽酒可
柰東[illegible]芍藥何

靜軒

靜中万物見天机祇有春風所知冬日綠陰庭院裡间
肴科半上盆流

送陳輔賢上柳州與寧詩

阿兒有母阿兒饴請看林烏哺母時見說柳州好風土江
魚入饌老人宜

和戴舜臣樓字韵

子房老去頭封侯庾亮平生獨上樓百曲青山百曲水詩
人浩氣拍天浮

遊石梁戲朝主人

樹底秋声樹杪苔秋恭又過白雲堆青山縱是無情物〻解
笑山僧厭客来

主僧曰予宦厭客者求予解嘲用前韵

山頭老樹碧於苔山脚丹楓綉作堆慚愧山僧更解事丁
寧莫引俗人来

書岳法師屏

眼中有客去不見長見白雲成往还風着低窓疑是雨酒
醒忽憶在南山

宿棗樹灣

棗樹灣西乱石矼〻〻落木見秋江漁郎擧棹悲歌意
不道風吹上客窗

雷裕之釣雪斋

一丝能令九鼎重江海廊庙皆有餘今日天教风断渡先
生談笑膾鲈魚

書所見

八口人家麥未黃，白頭老媼色凄涼，青裙少婦事供給，士
灶烟微蓋菜香

江頭春日

江頭楊柳長赤金，柳下春江綠已深，可見東風能富貴，吹
將紅紫上園林

松石圖

帳底白虹成王氣，惟應塵尾影離離，歲寒擬共青松說，交
分寧與石支知

送上虞黃方石作天台教

赤城本說是仙家，留白山青江隱沙，點染秋霜与柳樹，到
郎誤認是梔花

二

昔年曾向天台去，走上橋樓看日生，跳出海波三丈許，始
聞山下一雞鳴

題蘇生小景

江邊落木蕭條後，百鳥皆生惆悵悲，會有春風吹氣綠，飛
鴻呪把最高枝

次與守贈天台老人韻

老翁教兒惟力田，兩兒扶翁才及肩，不知愁苦衣食乏，何
用離家師遠前

二

白髮高顴映秀眉，小兒竹馬大兒時，南風轉夏小麥熟，就
況身近太守時

八馬

黃髮白面三尺童，八馬最憐黃馬良，勳歸凌雲當王輦，驕
駘何意後騰驤

送江陰天壽觀吳清隱提点

仙法惟稱近入山，芙蓉城削在人間，紅霞衆地與人見，惟
有飛仙自往還

二

竹竿滿百衛軽強，枕說長生却酒漿，身在清都看下土，寅

鎮日月往來忙

和宗儒縣尹見寄

為别經年望已深惟思覲面寫丹心高棲極目應千里修
綆寒泉百百尋

二

升高俟候有千回意倦隨人坐碧苔忽報精軒瑜嶠過息
須杖策望塵來

賦樹下居

南溪南曲作居蘇仗悅古人樹下居綠陰十畝人稀到惟
有青天見讀書

二

秋孩黃塵六日下每逢行處借僧居老夫衰甚畏祥異
歎寞主人種樹書

題放翁詩後

老翁行年几一百無前長從鏡裡述想見揮毫向賓客
眉間豪氣鬱如山

竹林寺桃上人求月潭頌

月到天心無點綴風來水面絕埃塵寒山到此無人說笑
殺何由來似人

題秋江送别　一題廟柳

落盡桃花落杏花曉風吹柳向西斜玉闌干畔無消息燕
入尋常百姓家

次茂禅師寬字韵為鑑上人題家古御史墨竹

惜问誰家庭院寬春風喚起玉千竿客來看竹無人識
獨自吹笙玲鳳鸞

次薩使君六合詩韵

瞿塘雪解水初迎浪觸金山似轉雷惟有詩人天亦愛迎
舡惟雨為君開

二

梦驄桂郎發舡去雨餘成与岐就檣醒時呼童開户看
月在青天〻在江

用忠能臺郎韵寄薩使君今為江南諸道御史臺

仝叟

駒駼專疾趨烏府鳳皇曹貴拜清郎群公奉自在霄漢小
子且可歌滄浪

二

金叁壯士安足惜酒多好懷聊浸潤昨夜東家借生馬昇
州高處望居來

為鄭自牧題梅花睡鵲圖

屋上朝來烏鵲語哄生直可相隨飛月明星落春風起應
夢双棲翠袖歸ヽ

題外郎所藏楊補之梅卷其家有清白堂

孤影独番明月在苦心頗有老天知居家世ヽ傳清白燬
熳春風雪一枝

題森綠堂

人言種德如種樹雨露百年初滿盈要識丈夫培养手栽
陰庭院讀書声

ヽ高書記求為獨峰詩

曾到泰山ゝゝ冢上四無星斗白纍ヽ天垣路絶無風雨雷
拱孩龍飲石池

二

先生家近扶桑島獨上山頭見月生碧海沉ゝ三萬里仙
人遙住白銀城

題劉尚觀奕棋

局間袖手看人奕石爛海枯人不知元是殺机生勝負机
心要看未生時

題李道枯木竹石圖

謫仙但入雷電室摘詩飛來石上棱却斫梟植掛明月橫
吹玉笛上天河

次韻伯循御史登滕王閣見寄

春風一爷至窘檣客久祇令白髮添別地初鶯花娩ヽ歸
時方見月纖ヽ

題錢生折枝圖枝ゝ三折為一圖前山花其色白中
黃蜀葵宋金沙花即常春也

天公自是丹青手白々紅々錦綉團一種赤心能向日百
花不敢鬪光輝
白衣送酒圖
南隣未讀五經酒東帶近渠意甚真莫謂白衣田父耳
不妨元亮一流人
十二月十三日登鳳皇臺望淮南雪中諸山畫書道
上所見
雪花一丈欲齊樓人住鳳皇臺上頭雪隔淮南數千里青
山新處是滁州
二
貂帽金鞲綠袴襦騎臺白押小璮車黄金博得歌姬笑
却笑先生夜讀書
次梁有章韵
誰怜花杖老秋々寒客裡無句酒樽乾天若无情天亦老白
調綠待向君彈
千叠明新築南湖過而愛之

門前流水綠深々不着詩人坐一吟昨夜雨來添數尺小
舟莫動白鷗心
送澤南州遊四明
高秋送子四明去正見仙人削石因帷牒神經讀未徧時
逢白雀下來遊
憶昇州學
至順三年夏予在昇州學官斋庐之西池水汗漫而多
芹藻菱芡魚龜禽鳥之屬而鷗鷺時々下之予又嘗
與彥思置酒思樂亭上令僮僕下水採蓮的遂持大魚來
亦只昇階下烹而飲酒和暑風雨涼甚追憶旧事因
為一詩其一以移晉仲也鷗鷺復下否其一以移伯羽公
壽與彥思飲亦頗得大魚烹之否并貽諸君一笑
馬鬣誰翻酒一壺階前平地犹為湖荷花菱葉應如拭鷗
鷺飛來定不無
其一
思樂亭前引酒壺蒼奴蹈藕作藥苴頭衰老子無肯談又

入荷花猪鯉魚
香鼎
香鼎茶瓶只自隨先生有興只今詩借府僧舍無書看李
有東鄰許一鷗
郭巨圖
自恨子驕分散水独哀母老共羨添當時頓叔黃泉渠
應愧埋兒郭巨妻
懷薩侠君
慣在江關蟋蟀吟定知秋色工青林坐看黃葉落四五記
得題詩入綠陰
其二
山雨蕭蕭到楚回夜涼鴻雁斷應來題詩滿壁無人看
墻下玉簪花又開
宿峰嵘間棄月登棗林湾嶺下瞰大江洲者明如雪
悵然懷古
野水蒼蒼霜滿衣陽江欸乃雁南飛江邊洲渚明如雪忽
是王郎訪戴歸
百雁圖
稍果迭逐不自飽風雨急難從友手雁行至性有如此題
作人間百子圖
自壽
小耳長鬚高兩顴白持青鏡照神仙夢騎黃雀兔繞日
手弄鰲峯行補天
次張義侍郎思親韻
一朝會傳書官有程又騎官馬過重城鬢間白髮二千丈尽
是愛君愛國情
其二
思親欲歸鏡井音故鄉有時夢釣游老翁前日寄書到
但言居恩須汝酬
其三
馬工雪花大如掌黃州詩律任老蒼紉衣女兒手中線進
飫頗思魚柱梁

綉衣王郎近文郎眼底佳兒百不愁々 近旅致窗客何
訪老子住南州
觀鷺整舡用文公韻
何人雪路駕飛舡世上空傳汝濟川今日休嗔山鬼笑論
功只合鎖荒烟
送謝仲連々 延檢
承乎已久拷鼓息召同官清只煮茶山崦東西是僧寺
時々騎馬看黃花
二
將軍乃是謝博士旋旗渡海壓殊方大人堂上知文字身
試挽鑿鉄柄端
送衛縣尹
秋風吹雨滿芙蓉下馬便看江上峰送者當歸船早發
縣中父老望官儀
其二
軒轅附仗上雲霄天上瑤臺絳節朝桂樹陰々明月出匾
屏西畔聽吹簫
靜軒卷
沉々院落無人語燕子歸來柳絮初行繞東池日卓午春
風吹亂一床書
紀夢中所賦
天高城郭散棊架日出草木抽金銀山々無花芳坪遠下
溝路近沉沒輪
病中
化工長春手未滑處負凡酱花信風門倚東園花木過故
將小病慳詩筒
其二
憶騎竹馬看階除忽復人前歸老大病起又添新白髮可
能几度向胡盧
題畫
渡柳橋頭春水生微雪邊日起新晴春風千里廬江道五
馬東來入大城

十五日午次下阜是夜宿柘皋

白馬郎君蓄詡袍中興名将屬金刀将軍快戰人猶説道
士時々問柘皋

丙午五日雪夜

南上冬暄苦無雨今年春雪没行車夜深戶外如月白門
起開窗讀漢書

一舸真成貫月槎乘風徑去渡天河人間不用支机石但
乞天孫織錦梭

廓野無人鴻雁靜独留明月在舡窗舟人若道河流急雪
夜漅湖流入江

龍潭寄孟季明

秦淮舟楫来如蚕長送行人北以南離別倘能生白髮況
逢風雨過龍潭

送馮秦卿

天下承平達事少将軍卧治莫談兵公庭吏散無来客白
數階前趨鼓声……

二

山頭月落第君過慎莫杯弓認雁鶩馬上春風三十里碧
桃花下少人行

三

憶君共坐桃樹下畫壁長廊點彩旗門掩落花風玉磬
青霄道士参無為

從雪自上人覓茶

崖漿金椀定何物吸茗哦詩正自佳忽憶緑陰堂上坐
姿羅花影滿南階

瓊花觀

畫閣朱簾映小星東風淡々度重城揚州十月如三月却
入瓊花觀裡行

送宋武官尉安康之柏城

今人作惡惟離別今日江頭送客還贏得秋風斜照裡
待逢滿意看青山

送王叔載上慈谿教

風流文彩似深寧高義冠慰後生門著仲尼稱祖德
前賢制作日星明

二

深寧參聖如朱子一代文章續六經自著河汾活王道後
園莫著草玄亭

題梅

木落山空衆草玄美人明月与為瑰北風送莫春消息、
吹得雪多花更繁

送往玑首坐天則遊四明

僧来每説三山好独乘舴艋過東湖育王寺前風雨横
投宿田家滿眼沾

二

鄮嶺山多隱鹿名曾宿山頭看月生旺見齊州烟九点
更山下一雞鳴

示郭奇童

奇童十歲事游参五湖四海闊于天頭見拒户習静坐
黄卷中向面聖賢

題蘭

是誰識得迷花意解道風和輕香香月池玉階今露莫什
餘麗句斷人腸

題徵廟柳燕

題是送宋民生之桐城

歡霜江氣已醒、鴻雁南飛不禁愁好為故人連夜飲平
明餞出揚州

用觀志林韻寄薩侯君

杏花落後見春光士無欲憶别離春草池塘畦吹早科
陽春陌燕歸遅

過賈元寔宅

共過故人溪上宅春風野水歡偎、先生半月無詩思恐
有新詩在雪边

趙汝甫枯木竹石卷

中林黄葉淨沄、眼底峥嵘見此君満眼東池看黄菊
鳳毛無數落春雲

姑蘇臺

閶門楊柳自春風水殿迷花江露紅尾絮年，滿城郭行

人不見館餘宮

題拒霜鸚鵡

月紛、蠻腳斜穿穿紅滿拒霜花翠衿相向愁情 故

怨春風只自嗟，

題桃花鸚鵡

因克貢貯金籠自怨能言入漢宮眼底碧山歸来杳

花底、屬春風

題觀奕圖

當机慎莫異精神黑白由来辨未真，咲殺臨枰爭勝負輸

他縮手袖閒人

次韵薩使君雜咏

萬古情極閒林竹墮道笠 寧知擊鉄高歌

碎床頭折腳鐺

二

尾望吳頭倦依泰任貴河樓清夜忽聞鳴雁

呼明月伴人愁

題吳孟思八分書黄庭經後

筆摇無边王右軍黄庭未肯博鵞群緑陰清晝城南 夢

見又椎臨八分

題菊

謹識浮迷花意解道風和輕重香月地雲階今寂寞枕

餘麂句斷人腸

再遇吳

昨夜南風閙夏 江边野花香入舡逶上行人去如蟻匆

ヽ不解傳流年

題劉萬户閒中所藏馬圖

麂騊駼馬有神常东但有氣超群龍駒川上春風

猶龍烏上紫臺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光 著

七言古

湖山八咏

沙頭酒店

陌頭楊柳金盘落雨過梔花香漠々沙頭小市賴新豐阿
姬々十五當壚學金牛半臂双此央翠杓銀罌喚客嘗數
門前五花馬羅敷有夫空斷腸

山店樵居

隱者辟人如辟虎山上衣冠自中古長老搖頭類小兒一
生不識持門戶南山阿婆作嫁女北山老翁自送婦野花
竹蓋並銀釵山下黄金賤如土

秋江漁火

八月九月風氣肅白波如山楚天綠蒼々夜色入蘆花紅
洞中流燒楚竹夜半起坐寒颼々遥見鷺飛雙白鷗與尊
策美入我夢扁舟去趁三吳秋

曉寺僧鐘

大星煌々小星落城頭鳴々吹画角机心暮夜伏不行鐘
鳴一聲群動作市人射利坐待旦居人日晏呼不覺嗟々
居人未且多鍾兮鍾兮柰尔何

竹池引泉

山頭霍尊積氷雪銅瓶持歸療飢渴誰家阿奴太憐君軒
竹分之虎豹群傳撒夜落青雲濕坎中已作糟床注回
首碧山心独苦行逐蚊龍作雲雨

木樨微日

綠氣溫々闌干北赤鳥欲下嬌無力鮮衣盤礴忽倦卧
蒼凉時行繞屋壁客子觸熱不自恰比室有意清風前
屋頭夜色如霜雪却向溪頭見明月

龜祭迎潮

玄冥吐納日月光軒轅大海敵其陽海枯石爛不得免甲
間綠髮如天長昔年洛書薦祥瑞伏車独見收文章天
球河圖在東序皇久置汝南海傍

石亭辟暑

南山石磴巉絶壁有飛翬者誰所作女媧補天或兆遺往天陰搆水雹天上大火伏不流南山草木含清秋老夫衰年畏炎熱朝来忽念山中客

鑑湖雨

越角鑑湖三百曲雨餘曲々添新緑八月九月風已高詩人夜借西漁舡宿漁翁城中沽酒来筐底白魚白勝玉當時賀老狂復狂乞得鑑湖比生足

和叔夏寄董質夫

溪頭春水緑欲活溪上行人馬蹄滑溪山開画翠香駐馬看山惜不蔹有客有客蒼髯眉蘭襟蕙帶光参差手携鯉魚歷清涌勧我且復留斯須道傍發垣薛花裂昔人富貴春雲滅此時不飲將奈何為君醉倒溪頭月

青山白雲図

江氣轟轟如蛟龍曉風吹老金芙蓉神女凌波洗雲去莫為行雨陽臺東朝来白雲撒白石小姑蛾眉翠欲滴老蛟化作百歲翁彭郎磯頭夜吹笛

秋暁角

青天高々呑孤月衆星熒々明復滅城中雞鳴壓蒼蝇城頭画角哀鳴裂八月九月風驚沙霜边夜々吹梅花四方無事卧茄鼓行子何用思还家

賦絶岡法師所画硯屏山水

東風日臭吹蘭蕙美人相思隔江水九疑青落九州外白雲飛高明月死海边八月客風来一尺銀河三萬里

墨梅

銀塘呵春墨花碧青落江南濃欲滴孤山枯荷老逋鬼白雀帰来楚雲黒王孫歳晩客京華衣上緇塵深一尺小姬未嫁怨東風夜々高樓吹鉄笛

山宮観瀑

山宮寺前瀑布流直下千尺無林丘山僧無燈静欲死夜氣如月空中浮黄河崑崙何壯哉鬼神奔挽天上来先生藜杖来照影白髮千人空雀魏

送楊明仲

江春老春濃壓酒神藍桜綠營東柳風吹落花飛入城行
子思归百回首趁雨洗江鳴頭碧舟子牽舡踏沙磧蒓花
香冷楚鷗鳴比戶琵琶呼碟碟天居五柞夢封侯城中紙
賤高於五泰山桂林年年綠凤皇蹈上教狀狀

皆

雷公蹲踞庭鼓噪驚起龍孫觸旋轟炎沙燒之修尾既
六丁挾搏忽顛倒款唇不落角豹皮錦褓嬰兒寵大帽
爷行幸貸凌雲姿晋以觀渠歲寒操

墨竹

蒼髯老翁麟甲香力能拔山補青冈池边日日吐雲雨造
人床數夜氣迷道人嗜睡莫教鸚鵡翁功尔以一觴天边
石上有髯客看汝峽龍頭角長

寄友人

河邊老人念我出遠寄京華書一行為言白髮今多
少又報南園竹林荒门外石田杭稻勢犢子新生子如

虎莫忘官家有俸錢長年作客如來

龍鼻水聽渠為刻苦左作

玉笥仙人鞭白犀天風吹度笑容溪手腕長劍洗妖血
驚起石上虫敗啼炎沙燒尾鱗甲赤腥中修炎蟠雲霓
頑鐵冶出太古色霜露欲结風凄凄老翁摩挲莫驚汝
置之膝上聽其語大殺伏雷鳴地中小殺飛飛吹風雨阿
香辛苦玉龍睡收霆捲電送元氣領底明珠忽迸落金支
羅襪凌波去江清雲暖天無風瞻潮白撼黃銀宮攀髯去
甲卧不動無翁意息深呈鍾大吠次仲忽飛起清月蕭蕭
在秋水君為我起和其角我亦長歌送其樸却騎過海
向安期送君七尺珊瑚枝

覺無山和尚新住持双峰作此贊歎之

双峰矗天佛頭碧双峰插地滄海黑道人入山化作雨藍
玉亭边溪一尺光明白氎紅髮衣玩法歸南建寄比丘
皇香黑九重天日巡麒麟生五色

和薩郎中秋日海棠韵

念奴彈折鵾雞索君王正在彤雲幔內官建極豐畫描苑
中明日東風薄妖環生作傾城姿開元始承恩寵時麒麟
障泥紅叱撥七寶作鐙黃金羈金烏東來啄大屋宮中
枕起睡未足翠袖當壚守宮血專房唯語環光独七月七
日天無風玉蜍吐清灈翰紅錦官進錦裹金鈿豢罰車入
長生宮驪山瑤池行樂處秋風吹老珊瑚株九華遊鬼啼
不得應憶仙人掌上露草木腥腐得無情美人薄命比花
輕古聞公棄杞神我安用絕色能傾城馬嵬閉穎斷消息
去時彩雲化為蝶莫教玉環能流人君看黃菊無顏色

宿雁山下作瀑布詩寄徐仲礼

金臺剌天一萬丈湧出海底開青蓮下有三千六百地軸
相鉤聯壓偏東南地欲折白龍捲海飛上天雷公擊鼓馮
夷鞭龍豫入江化為石巨靈扶起太古色應真晏坐天人
來十八拈提若幻出長風吹開天滑碧

張蔡齋所藏江山風雨圖

元氣蟲晶生蛟龍銀河倒挿青芙蓉九疑正在九州外碧
樹悄〻進青楓上有万古不死之明月下有掀天巨浪之
長江有客有客陸龜蒙往來江南成老翁天地無窮屢回
首放船去看江上峰船頭十日懸青雨風扳銀山映東尸
山隨沒鵝落中原水作巴蛇走金楚向來英雄定黃土空
留俏素畫今古天地一合如金甌万歲千秋奉明主

次三衢守馬昂書壘韻

主人歌且止聽我為尔歌作壘不歌小賈書不歌多池上
小兒喜奔大睢眦生怒如膨蛙先生書壘止類巢不樹長
戟魚橫戈清浄如与聖賢遇高明瓌燭神物呵却笑飛仙
十二城見功日夜長琢磨其南道丹穴其東賦女倭比引
崆峒把酒之長柄西收西漢尊車之木未嘯歌聚族無不
可核除安用索与鏇羽衣伏妖魅白笄朱鬟善幻言哇囉
而我先生不語怪二氏羞伏面愧恥我壘何所有但聞詩
作魔雕鏤奪天巧雅談清衆病我壘何所有地窄安不頗
惟有屈宋字文殺辯題相摩摩我壘何所有而蓄礼士羅
〻教尽俊傑徃〻為去塵我壘何所有而無白馬肽群

書汗牛馬不涉流沙河我墨何所有而有太白力士靴着
鞭見天子竟往金臺彼我墨何所有而有韓公蔡王珂通
籍引金甌不愧國老嗚先生寧耗不為錢寧方不為銳窈
問先生胥已於室數衆語漫漫硯春秋訛字变豕亥宋楚
方言作箕羅淺来拯者淺滅裂何其嬰亂相唱咳紛紜百
鳥更啁唧安知清廟連綺那勿言我墨狹不用草与藁容
膝志自足吾其敢嗟跎問字西丈間吳烘績四科勿言我
墨小日月榮一枝往來雲漢工飄忽名輕織組織成文章

飛揚如女羅中心若止水々上元不波深如相如讀書屋
大如堯夫安樂窩可以知我匣中之龍景可以埋我都上
之重和絃歌以解吾心之鬱結彈鋏以祛吾愁之誘同如
蝶而不輻如舟而不柁高如鶴鳴星蠡如蜂房洵又如仙
人宅初披又如野處禮不苛又如橘中飲来去又如樹間
坐以哦如蓮藉偃蹇如藻井騣妄又如探虎穴又如封
蟻柯客至足周旋高論如切磋坐以躍瑜席酌以鸚鵡螺
佳兒引銀艾諸生避莫義開飛故白雀插池看仃鶴張其

談鍾智中府營肆鑼綠青細唱亮崙倉頭譚韓婆屢歌明
之君翠酒吽娃娥豐草露濃々流水山々戎々人生意氣異
可惜虛映明月青天何昔者今推何為乎白焚于錦工屈
平胡為乎自沉于汨羅何如先生日高官事了登城照影
清江沱日課作詩二百篇翻吟筆史傳寫化丈夫作事要
磊落布衣紙脆宜妥佗海濱白首釣鰲寒清秋累杖相
經過

題失

致言東方民力竭少寬達官推棗横索錢先生歸到明
主前工言赤子天哀憐仁人在位誰如解懸大臣不讓阜
變賞天下畫徵　張弦未得姐易貫小鮮如吾但竭興力
田眼見森而閒豐年墻不敘牛蠶花圍

次歐陽公效孟郊體看綠字韵題慶上人方竿園

白石如白羊趁綻变化逞怂々挥毫雖負与雲俱綠嗟乱
兩神物曾不受迫逐我中囊中方因之試磐玉袖中釣鰲
手十年夢迴屋風皇千仞姿未有一枝足自我見欲君夜

韈東醯踏倒山中玉板師春風大笑成三宿

送周子善上金華教官

二月已莫江水深春風吹折行人心山頭明月落未落杜
鵑夜半莫哀吟泊舡工有青楓林

其二

三月款来花繞陌又唱銅鞮送行客男兒莫㕦可憐生
男兒生身好顔色拔劍起舞雞鳴栅

茅山謠

道人兩髮青如遲大旂上門打青天〻〻蕩〻玉盤出引
手季盤天上懸銀河傾倒柱梯影長風吹香落丹井地
上小兒沾玉體白兎急搗玄霜熟悟〻仙家十二樓樓中
起舞駿鳥浴手招茅君叫列仙帶劍上立紅雲前茅君
騎虎上天去道人乞我明霞篇

李五峰集

元　李孝元　著

七言近體

次存厚閒先生曲肱亭韵

曲肱亭前花木深紅塵背多一毛　侵息龜不動養神
氣化蝶相思伏午陰富貴浮雲天地醒胸襟霽月聖賢
心南風一枕員清梦竹裡煎茶沃醉吟　員一作圓

次圓性菴韵送之入雁山

竹杖彭鏗响白雲山之南北水之頻玄猿白雁愁行客紫
氣青牛應真藥光雲根几万本山澗石龍[illegible]千春却还
有客来相看已与先生隔一塵

和余石雲縣尉登西岑

西岑路滑不可上我欲曾播六尺藤塔頂雲明疑是雁松
根石老瘦于僧玉蕭蕭〻飛春縣画舸就〻飛夜燈閒有
丹霞舊门户欲参大意意春誰升

寄王真人

天上初分玉笋班鞭鸞啓鳳入名山輕軒紫氣浮冽近雄
劍紅光照海放風露吹香台雁北星辰含淛斗牛間遍龍
羽翼多雲雨乞洗平生太樸頑

賀梅

水落山空白草乾天公玉女耐高寒松根雪煖客吹笛竹
外月高誰倚門歲晚王孫抛怨色天寒公主歎歸兎北風
端是春消息吹得雪多花更繁

送王元鳳

無雙英俊尽已貴天子抛淹命世才老去勛名空汗竹平
生論議只鹽梅江南野水帆千幅楼下秋風酒一杯鴻雁
南帰江漢落卜君到日寄書回

天香閣

青腰神女跪扶香花雨繽紛七寶牀王母雲英生桑氣冰
壺寒露漱天漿珠簾美月秋光到青鎖含烟夜未央烏
尔題詩向丹笈急驅白兎搗玄霜

露一作漏

宿檇李寺次韻三過堂石刻東坡所遺文老詩

兩花閣前變桂樹小雲積翠光重〻西臨大野群水走南
望連山隔海空想見句吳争霸主遂令檇李記前功吾家
且住瑤臺不看浴蹊鳥勘澥東

二

城上烏啼犬吠村治舟未打了巷門先生三過宜禪榻狂
客重來得共論坐定却呼諸子見酒行抛説丈人尊居家
好客多如雨一哩何如發萬言

三

三過堂中播遊客飛鳴踏雪已堪尋錦樯何物閲生死玉
帶誰言閲古今明月隨人寧有意白雲似我亦無心平生
卿曲維桑梓春酒無辭百罰深

胡鄭婦

同穴從君結髪時思逢中路見孤妾秋家夫及姑當泰不
願人言傾有知名績稟車修此女身傳手澤与佳兒東
鄰日莫歌黄鵠得似共姜誓死詩

送王憲使

一

綉衣龍節下青溪早晚即歸明主前江海独驚華髮在風
霜衣見菊花新竹舟白鷺山山滿落日汀雲樹樹悲有客
嗟然慚未至當宁三嘆理朱弦

泊舟姑蘇臺下

霸主吞椎事莽然空遺陳跡向千年天寒笛起孤城裡日
莫舟行積水邊万里飛鴻如識路故園黃菊不勝妍吳
王臺沿連衰草惟有西山去斷烟

冶城飛龍亭詩卷

翠蓋萬旂殺綉牆高公搖滞祜先皇鴻宮望氣成龍虎法
駕吹簫引鳳皇今日画闌看御樣當時亭木識天香先生
曾对明先殿奏報新松似霍長

次黃憲卿韵 黃自号服菴

漢南五柳比班荆万象森然 數明竹底孤香天地靜石
澗紫芝雪霜盟紋歸琪佩離憂色谱列朱弦太古情昨夜
涼風連天末浩歌忽憶裴修石

次韵薛公三衢石橋

石橋風雨碧冥冥天上神官隔九京吐氣針連銀漢白虫
虹送度翠雲屏偶遇木客来看变從看仙人不可名便擬
提攜九節杖斕柯山上訪先生

二

丹梯路绝倚玄冥上帝高居五綵宮有編書在黃石欲
將神怪卜居平從啼日莫御松子人住山中識藥名学凡
鞭鸞五何處送應隔海呼期生

三

赤斧丹城踏紫冥上天官府玉為京雲含蜚虎朝先凡雷
挟黃虬怒未平采桑老翁枕碑廿花虫鳥自呼名若逢
仙子林看突乞授黃庭参养生 怒作蹈

送青玄觀道士王泉

淮南道士傳鴻寶昨子照人双電光貫日白虹生玉氣出
山青髓射天漿去年踏雪尋丹井連日題詩 滿画郎長
憶青玄送客處柳花無數使衣裳

送張生

工祝駿奔　主在春常嚴貴九卿吏前閒白士拜周禮遊
共清郎習漢儀騎覓孝康驚佑客殺逆逢掖失群先難
先天上思帳云願試居家千里姿

玉林卷

天遠鴻日月低萬艘曾駐沿城　西龍元午夜入斗牛　玉
氣千歲生虹霓承恩已報紫旄節　受詔屢入黃金闕神
媛仙官守桂樹東明碧鏤白天題

送王僉憲

使者樓前鼓三疊枕見卓前白鷺翻休嗟惜別把衣袂地
日与誰拈酒醉龍蛇未埜江水壯鴻雁歌動秋風高槐樹
東頭讀書處更憶居家双鳳毛

送仲亨文季精舍山長

子合從經上石渠更從文李住精廬到宅為覓言偃宅地
擅先藏筆澤書日落青天秋過雁雪消新水歌生魚傳門
聖世求遺士倘召居兼謁者車

挽然天壚先生

帰來白髮煙江湖　伊呂平生亦釣徒　八代文章惟子在　百
年禮樂要人扶身騎箕尾神先見夢覺龍蛇歲已徂幸自
有書遺手澤　風色淡日色數腴

送溪峰贈覺上人

茶具酒壺從而重入山慎莫作匆匆雪消新水鴨頭綠沙
暖小桃猩血紅吾意生人行樂耳只今杯酒与居同依依
藍玉亭前路他日重來憶遠公

和元澤見寄

平生豪氣欺諸唐坐對長松冬日哦功業何來留狗耳丈
夫孜孜奈天何眼看孺子分符竹耳厭鄉民怨老禾思遣
新詩相料理天孫自有織雲梭

次韻送叔夏

陳生遺韵出泥香振老調高含徵商東日芷翻芹雨暖别
時人趁稻風涼　頭二客嘲叠杵乞巧諸郎具酒觴日莫
西風過鴻雁莫言無使問盧長

為吳宗師題高年耆德門

秀眉霜髮庚期頤滕作兒孫錦作闌賜而金盤逍遙氣高
門銀榜散春暉天文清潤三辰止丕言神明二老俤百古
君家敦孝友秉魚玉帯出深衣

代送人

別離未是尋常事要見丈夫兒女情大惜中年枕作悪阿
蒙三日即知名北風鴻雁天飄野渚日牛羊路遠城栽亦
平生四方頭先生不可辨歸耕

和王隱竹時思菴韵

山公風流日遠矣還向山中叫葛強補栽老雲晴亦雪栖
崖殘瀑夜何霜九原父母不可起百世子孫清德長竹色
蒼寒風雨夢只應魂鬼尚思鄉

二

道人舊住雪菴旁瀑布穿雲千尺強虚室天光清似月唫
崖栢色白於霜移來怪石欺僧臘種得新松共鶴長石影
煨茶歆客合金粟繽紛七寳床

送到趙宗御史内除

身着綠衣依日月手分龍節藉光榮喜聞主上收賢俊復
見朝廷用老成四海清風生玉樹九天甘露濕金莖袖中
自有補袞綠要与天家建太平

登平山堂故址 今為司徒廟

蜀山有臺已改作騎馬出門西北行日落牛羊散平楚風
高鴻雁過三城山河已失金湯固汗竹空遺帯礪盟駱駝
坡頭孔融巷令人懐尔淚縱橫

賓礎既手硯池旁以蓄水千餘日前得桂花五枝插
瓶中數日花葉皆萎落戊辰早作聞香氣滿室視之
兩枝皆再作花葉亦鮮碧佛書云天風吹萎花更雨
新好者感之為賦詩云

六々画欄生曉凉青鸞對舞浚銀潢十分天上山河 萬
斛人間雨露香珠佩風情生 玉壺氷薄吐蟾光白銀
金闕紅雲合金粟繽紛七寳床

公生茅山夜宿白雲觀贈洗桊玄

山有神靈氣鬱然等君騎虎鬱藍天自擁詩草看雲去

莫剪灯花穗雨晴白雀室悲粟塚容青牛枕見庚闕年五
峰變澗連飛閣閒説留侯更學仙

寄王虚刹宗師用趙凉公石亭韻

一

三見重瞳列紫庭还山更哄客居亭雲中雞唱飄金磬木
杪竹人度錦屏未悟蔡徽读補渡杖怜宣室间光酲石间
泉水冷徹骨長與真翁鍊雀形

二

玉池曾和白雲謠歸访雲林洗鬱陶碧海生平超李契香
山嵗晚流到豪袖中龍拉翻青雨门外風高榧翠诗与水
祇回人物在孤舟明月掣金鳌

用前韻寄張尊師

鴻雁南飛草木零放歌重上草玄亭登溪狂客俄吹帽语
久清童屏觞屏晏嵗風多衣白短室山月出酒初醒江南
客子歸来浔漂泊何須影问形

二

自信文章凌鮑謝兼闲诗律邁常陶雲霞妝日衣何懶闲

海平生與太豪馳壘蠏肥吹怪雨松舫雨勢渺雲身廿人
未識能題鳳名刹何妨作釣鳌

為范以善賦雲林清遠閣

九老蔡都青欝然神峰影脚上坑挺風高碧入金莖露月
出青回玉樹烟妝雀飄飄渡滄海大鵬决起薄青天窗中
夜宿殘烏洛一哄吹笙引列仙

次吳宗師韻寄趙閒遠真士

天光水鏡忽同流却憶吹笙駕玉虬雞下五更知旦氣雀
歸千嵗向天遊白雲為放神峰出落月纔無河漢秋會見
仙官浩蔡府却逢明主对青丘

次張伯雨韻寄徐閒遠真士

好閒述尋老子廬習静白与外人踈牛草半下日夕後鴻
雁大来宿雨初黄菊未珠急釀酒碧山可數聊停車眼中
之人美無度十日不見九寄書

又次張師舊韻寄沈紫玄

學仙何須拔宅去習静誰能与世疎月下雀雏隨母夜屋

頭梅樹放花初天隨杞菊甘勝肉東里秋蔬要旨車正款
与君同樂事不辭書後更題書

二

論文已与古俱妙為別軍猶野轉殊風雨登樓魚素裡江
湖行李雁殺初丈夫有志更彈鋏他日相逢會下車清曉
題送建業歸來就月理殘書

登石頭城

登高悵望謝家墩千古風流酒一尊城郭已非空故國矣
雄無尺只遊竟天園建業山形斷日落淮南海氣昏未信
浮雲能蔽日數占吼斗問乾坤

二

石頭遺蝶滿蒼苔前日英雄安在哉芳草離離為誰綠野
花漠漠向人開鼎湖雲晴就先去建業城荒鳳不來二月
江南梅未發北風日夜漲黃埃

金清叔為其友人某求夏梅閒挽詩

人說先生是漫塘風流儒雅未俱忘山林白髮空新氣
徑路黃花只舊香勝作唐詩傳衆口独捺閑礼付諸小杖
藜若步佳城路應見梅花為斷腸

過

何日先生起九原已將靈氣返山川論詩轉覺庾開近佐
主終慚稷契賢拱木笙竽秋落日荒丘蒭仲只寒烟當時
故物青山在說到英雄意惘然

鄱江寺擁翠樓

縹緲新居一握天好山將係到樓前烟霏入閣清淡塵禁
氣薰人濕翠毯未放白雲多掃住愛看青雨映簾櫳自憐華
髮江南客也為登臨憶仲宣

元日陪趙相國家宴

紅光偏氣起蘇曈元日樽罍對上公轉午東風生勸謝楷
寅北斗直崆峒天無紫蓋黃旗外人在瓊林玉樹中壽
承平新氣象三辰合侍大明宮

壽平章凉國公廷軒先生

黃髮亂翁社稷臣手扶七聖轉洪鈞初迎年至收霖雨遂

遣人問識鳳麟紫府微聞珠佩集紅雲下瑤樓 亦晨天令
元老語皇祈玉女神官學大椿
送伯循御史 天錫照磨 至龍湾留别
西白景、馬蕭、居行不行手屢招舟人夜語見月出客
子别愁顔酒洗霜天欸雨鴻雁去秋風未落河漢桂寄語
揚州張仲舉月明何處聞吹蘭
謝轉運判官張公口號
新承金節來天上即見褰帷下日邊行竹馬名優大郎
鹽梅議論見名賢小人終畏王法在使者無瑜予敢先点
有庇民要務息頑將仁氣洗膻羶
同吾明之在靈峰作
人言萬壑爭流勝故作雨中藤一枝楓林朝來青鼠出竹
根日暮白鷗飛要看雲起水窮處吹在峰 廻路轉時莫
道白鷗机事少只今野老亦忘机
、、次陳輔賢遊雁山韻
竹杖棕鞋去、踏一春紅剡杜鵑花山椒 雨晴蛇如椒石

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尋靈運宅道人喚與趙州茶明朝
塵土笑容絡桃 一憶山僧飯一麻
雀
貽化有鳥今千年俛啄璚枝飲醴泉僞帶長身通體白骨
砂塗頂入秋閑山空蕙帳客初去月落竹房僧未眠高氣
出塵如玉雪長風万里起飛仙
題師普菊送卷
十年種菊東皋下為愛清香更不衰晚節未甘霜露迫苦
心終与歲寒期南陽自後成何事彭澤歸來祇自知見謾
大官要轉劇平生匡濟欲誰為
發舟錢塘
五年羈客留荊楚今日江頭把繡衣鴻雁祖秋天氣白鼓
龍畫無水妖微彈冠終望王陽起斂禍何年李子歸一舸
南遊真勝事出期未与故人違
次達公晩過釣臺韻
杏、青楓江水暗寒星遺廟映江花空閑使者來持節枕

有祠官祼聚沙平日故人多礼教终身高道厥修華漢家
九畳如山重霜雲淒然五裝闋
春暉堂
老翁種德百年强眼見諸郎後肯堂日遶大椿初轉午雪
融萱草白生香窗前霍髮近春好庭下鳳毛隨　長慈母
故勤手中線他年願補舜衣裳
送吉希政赴諸暨同知
父書更遠讀龍蔹门户于今擁節旄青海神駒今駿骨赤
霄威凤叠青毛懸知武守多贤竹坐使豪民買佩刀錦纜
牽船渡江去到洲明月已應高
為陳師後賦妻白髮之什
鉥鉥平生是憂患爱将娃娶丝滄浪意恰得見美渠白郎
笑緣慈祇自長蔡羽終慚頭有幘馮唐未賢老為郎角中
小裹斯容世謾向春風舞枚枉
避風龍潭五日登峰即事
建業放舟下漢口候風三老正高眠歌長且後忘羈旅遊
逺何如归力田茅屋晨炊爨半積叢祠社祭落烏鳥故鄉
風動泮相似絃憶南溪踏钓船
冬至
造物何言擔大鈞又逢南至問初晨天開黃道三辰正日轉
青雲万彙春始復已知涵太極乾坤元自有深仁相君談
醴珠林館眼見梅花一笑新
送客
携手出门倍惆悵北風吹母楓樹秋拂中雞鳴天地醒城
頭雁去江閑溪行人万里稀歸夢到士向來多苦心東西
相望道路永一書可抵變南金
送人还邵陽
東西湖水百花洲行子歸時雪已收明月可能隨客去浮
雲自足使人愁重来柳樹君千尺相見梅花陶數州我亡
高歌望吾子春風好在仲宣樓
無吾閑閑辟逃喧就
封事如蠶顯孫画九関虎豹静耽耽天垂赤縣神州外地

入黃旗紫蓋南明主飛龍當位五雲臣賜無拜恩三毒闲

經帷下黃髮致主唐虞政不慚

同薩使君飲鳳凰臺

鳳皇高飛橫四海錦袍花賦鳳皇遊天東隨波鷗低淮楸江

學江流入楚流勳業何如飲名酒衣冠未右望神州天涯

芳草萋萋綠王孫歸來更倚樓

次薩使君登石頭城

西州門外石頭寺欲說英雄綠鬢凋王氣黃旗千歲冬水

声廣興六朝時向龍裏懷抻珠押玉燕釵兔墜集翹重

到謝安携妓處借舟弇莫聽春湖

送國侍者

離別還同前離弦題詩修竹記他年茅人楚語叫相問佳

客巴歌也自傳從理牽飄上南斗正逢飛雁出青天佛佛

速省芳歸夢忽見梅花意惘然

舟中上趙相國

錦衣誇異向秦川有客將離挾壁然且食枕肘丞相解持

呼白悅孝廉船春風候雁青天外暮雨行人積水邊同過

清湘問歎乃楚懷此曲至今傳

泊舟銅陵縣下

銅陵縣前風已急鵲首凌波破石陰日送兔鴻知北鄉袍

閒羌笛起南音地遠三楚青山斷天入九江春水深五段

敢忘今日青相如白有白頭吟

正月十四日夜宿巢縣

旅食京吳故歲年春風遠道思綿綿青山斑遠思愉春明

月枕觀亞父泉楚縣城荒惟血肉溧湖日落有橋虹天涯

芳草萋萋綠想見登樓憶仲宣

松風湖

上方碧氣隔塵寰絕頂歸然文室寬風雨夜深珠佩語江

山秋淨玉笙寒老龍抱月眠枕碧松寉鷺雲棲覺殘會得

無數無佳相會漢有色上闌干

送鄞縣尹

秋風吹女鬢成絲移病還家竟不疑宦仍伯琴曾補處身

如元亮已歸時青山老去憚相識黄菊平生最愛知我亦
相從玉異會夕陽騎馬省殘碑

題本覺寺空翠亭

琅玕千畝映江瀟天瀨沉々玖下來已見鳳毛沾雨露長
疑龍氣挾風雷樹團車蓋森陰合月射金銀夜色開中野
向雲如白石不辭一日到千回

送郭子輿歸江西

我來錢塘住三月又識南昌郭子輿好古大類歐陽氏作
詩今無韓退之會見蓄晨授未制作亭唐刹問荅芝買
船特女渡江去參望禹穴故多奇

十六日宿無湖縣

蕪湖縣南泊船夜欲霜天色已蒼々雲山欲曙江流紫洲
渚初昏燒火黄白唳頭顱向華髮尚為羈旅適他鄉東船
西舫無人語可惜窗中明月光

喜雨

綉衣時參後軾新又為人間洗火塵符節歸延九江郡函
香行詩独山神占空宿麦回清問採掇嘉蔬浮碧勺天上
於今得霖雨鳳池花柳不勝春

二

沖洗頑宛六合新清晨沙路絕輕塵森山白古興雲雨望
祀何勞向晃神泥水急流舟欲起深湖浮發畫初勺密趁
却憶鱸魚美飯歸到江南及暮春

客孤山

孤山々中荀嚴香孤山々頭月湯々梳雨洗除脂粉氣柳
風醞釀起塵黄江上有待詩酒老天地無情客漫狂竹李
蕭々明日發烏篷雨外轉淒涼

次韓希古觀灯韵

大城春夜氣曈曨灯火如霞翠欲空牛女含星渡河上湘
妃美月五雲中更燒魚尾遊天紫山湧鰲頭照海紅北斗
向頭有詩伯九天珠玉吐春風

和張簡樂秋夜閒望

西風蟋蟀共悲涼病木飄殘托鷹陽鄰媼秋來惜灯火以

人在語怨參商啼殘紅葉摧霜雨吟傍黃花飲露香蘭莊
秋風与秋月腹中那有許雌黃

二

候虫蝶々語新涼大耐平生鉄石腸茅屋清秋動机杼
玉階永夜吝宮商雲溪遥雁指鳴瑟月黑飛螢度篆香
遮莫丁寧驚懶慎曉花枕受理花黃

和人遊雁山家字韻

北雁山中路詰曲夕陽木杪見人家皆與穿樹鷺霜柴
銅杖敲雲撥土花白雁秋高還萬頃亂茫月黑出層牙奴
々但得皮膚耳出外逢人莫漫誇

二

峽中鍾鼓十八寺山腰茅茨三兩家雨後亂溪青似髮霜
前病棄赤於花懸崖万仞塗猩血怪石千株錯犬牙穿
綠芒鞋行一月出山慎勿向人誇

入雁蕩山

興國年間路始開前朝碑墨見蒼苔雁橫蕩月鸞真到
僧蹈秋雲看瀑來一嶺穗數是運識万松都是了翁栽埜
行曾与秋風約說与山猿不用猜

予早作堂南戶二畝止余足穗歉其歉而驅之其一
飄去其一伏而不飛蓋貪而不知止者漢撲之因作
以詩而警夫貪墨者

利口諂然作衬拖梁淺下土即修翼飽思飄去僅免死貪
不知休戎蹈蠅去斐原非愛醴酒假希終必化梟難二五
浮失真何論門戶碧山如畫圖

牡丹

富貴風流拔等倫百花低首拜芳々塵畫欄繡幄圍紅玉
雲錦霞裳踏翠裀天工有意熱蓋世國中無色可為鄰
名花也自難培植合慶矢公放觥春

題雁圖

蒲葦真々秋正殊江山渺々更愁予颼風吹影橫青女薦
月收声望白榆夢寐平生嘗微遠頭顱万里桶渠初前
身定是典屬國曾見甲插雪滿顏

与部萬户

鉛蟬奕葉舊衣冠王雪精神鳳羽輪騏驥已閑閒嘶路衣
裘自可護風寒平生翰墨珠璣識老大功名轉耐看燈
火新涼評應句城頭北斗又闌干

道逢句章儀舟曹江入謁曹娥墳廟

抑天誓下旋鼓魅敵擬濤江浮父回從古生民皆有死獨
閨孝女自興哀巫言先見清風起神傘帷同夜月來遺像
斷碑秋雨裡枉教黃絹忌雄才

為栖霞道士陳玉儕賦鍾宮

爬沙喙上青霄裡歲久神交故解飛憶与嫦娥來月地即
同月光斂天扉漬光忽射樓臺白夜色從雷霜雪揮窗
外梅花臨鏡臺卻疑道士剛為衣

吳文靜晚香齋

綠陰繁實已森森直待秋風滿地金烈士總知存晚節可
人終不負苦心開夜霜露耶能酷止色馨香不少侵光亮
平生氣勁氣莫年華髮遂遠尋

岳王祠

人臣功高遭忌娛金終美殞古未稱山東義士向天哭海
外將軍被詔歸秦入國家無言語獄成廊廟定危机嗚呼
信史為君諱自壞長城可嘆啼

松風閣

謖謖長松作人語開門出聽又亍回每朝欲上寒江動危
屋微鳴小雨來不用吹笙隨益坑如聆廣樂上蓬萊往
年曾向三茅聽鉤戒丹砂滿玉杯

送人遊天台

此去蘭亭盡櫻後平明騎馬試征衣海邊山盡天無盡花
底春歸人未歸一浦潮生魚入市千山月上夜投扉舊游
二十年前路辜負東風賦式微

三益堂芙蓉

三十六陂烟水碧紅紺醜容著雕闌守宮血暖城池曉翡
翠巢迷玉井寒風急開郎揮白羽日高毛遂歎銅盤艳
惜月落無人見飄與英姿大耐看

冬日見桂花

北風吹倒碧琅玕金粟梱枝露未乾翠氣送連仙掌曉天
香微墮玉臺寒明蟾照影臨丹闕青女銷香著畫欄可是
天翁露消息示春先得一枝看

訪王居儕

好溪沙渚更停橈來訪仙人王子喬稚子候門如有意故
人豪酒不須招門前古樹春光到簾映青山雪未消老子
紅顏如昔日只添白髮不相饒

寄別峰

兩洒高城柳散絲扁舟長憶送君時前時書來惟況客今
日詩成欲請誰修竹稍々當石淨簾雲故々入山遲平生
不解求人識慚愧黃金鑄子期

詠棋

國手功名滿世間幾多奇思上眉端人心險處千機變局
面危時一著安陣入烏江迷項羽勢窮赤壁走曹瞞迷來
黑白無分曉輸與樵翁冷眼看

七月十四夜宿東縣明日登山上亭

海江歸來訪舊遊藻堂開宴醉新秋金花未落魚初鱠玉
液香浮酒旋篘展席涼風依綠樹振衣斜日濯清流五
年不見孫郎面一笑相看總白頭

[illegible]

高人清隱住衡茅幾客通從話舊交露下碧梧啼宿鳥
霜凋黃葉桂蟬蛸墜覷見臨川流茶白頓澗隔竹敲
窮受夜涼連榻坐共看明月弄吹匏

送趙峽山

飢馬蕭々靜不嘶大城落葉聽笳北風吹黑霜表領明月
磨青霄劍花論定男兒振國古來烈士不思家酒闌一笑
眈異物贈遠道相依當轄車

戲東王季行

才子勞心治墨莊風流文采足先揚蒲萄釀酒澆鸚鵡桐
葉題詩詠鳳皇春海畫闌花欲語月臨華屋 生香高堂
想像烏紅賦魏首西風引興長

送蔡縣丞

齋唱驪駒白玉珂使君千騎擁鳴笳鹽梅霖雨真吾事
劍履星辰舊世家天碧玉笙寒裂竹江清畫鷁暖圍花九
重香案紅雲曉日曬麒麟卧紫霞

送余同知

冠蓋風流二百春太平盛事復還真山林杖履何妨樂丘
壑經綸未若負丞相座間鸞小友文公席上箸元賓關中
日月清如許政恐功名解逼人

二

樓船數動鼓三疊玉郎麾旌降素侍丞相何須將吏至
大夫寧敢憩貧勞蟾蜍出海城郭曙鴻雁順風河漢高標
子自与使君伯把手竹馬候江皋

蒼台州中山

兩鬓星星白髮翁板援如与上天同山藏白雀寒烟繁石
枕金雞落葉江地戴樓臺歸思下天垂星斗落胸中詩柱
歎把塔為筆樹蘸長空寫碧空

至九眼堰门

死渠壑水接通津潮語蒼崖見鮮痕山色淺空孤鳳舞水
激鉄石万牛奔風扶酒帥搖亭宇雷趁征帆出海门人
物尽隨時節換独留鷗鷺伴江村

題梅竹蕃溪詩亭

未省蔡风咏琅玕叢菜花花午影圖渭水有雲香不斷
華峰見月有應仙枕間趣化鸞枝策會報竟來迎釣船
近日雀雛能送客独留彼髮看青天

送友人金陵漕運

金陵從古帝王州漕運君今事勝遊丹鳳有臺春樹老烏
衣無國夕陽收潮救挟雨粮錢宝山氣浮云結屋樓白髮
高堂日相待早回蘭棹莫淹留

胡節損堂

同穴從君結髮時忍違中路見孤嫠扶衰夫叟姑當養不
願人言婦有知

讀陶隱居九錫文錄呈趙虛一真士

壯雍仙室雖駕群仙階述許世人同題詩未倚李太白學
道頗遠茅長君白鹿隨車繞山水丹砂入骨梁溪雲先生
步苗亦不惡共讀華陽九錫文

次滿尊師韻

滿名雅言嘗住大茅峰下後住白雲觀今年七十六詩
為王季玉忌日作 王名景溫季玉其字也姑蘇白雲宗
福現每十二月廿二日祠祭忌日

神君狂雍下沖融看浴鼓島碧海中仙去空遺三尺劍道
成更住一拳宮金丹授訣君應穉佟竹題詩我來正忌日
諸孫起祠祭令人背世想王風

十三夜聽吳道士吹簫

梓潼道士目方瞳酒醒吹簫月影中赤峡銀河有銀氣千
岩万壑白松風泓泓綠水初生徑蕩蕩青天直下鶴白雀
歸時應有 神君儼棲鎮城東

遊山寺

隔溪茅屋半開扉保護晴林畫打圍野鹿飲泉山影動迷
禽出樹峡花飛百年往事回頭換一路斜陽送客歸要識
上方何處是鐘聲隱隱隔烟霏

雨後村行

雨過沙頭落漲痕滿林紅葉白紛紛水平路面高低見風
約溪聲斷續聞老屋無橋橫獨木滄洲 雁起寒雲殘
戶頭楓花如雪莫是吟人鬓上分

二

澤國秋深景物非西風颯颯又吹衣路口落景離人去山
破寒烟獨鳥飛潮信到湖推月上隔家停火候船歸村醪
香軟鱸魚美自咲吟邊貌不肥

苦竹村

蓋興孔孔路高低苦竹村南古峴西草舍覺茅留客飯麥
田焚棘斷人溪花稍春意洞禽語石磴霜痕印虎蹄心
自愛洞身尚後好山何處是真栖

十里

官河十里數家莊石埠门前繫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
花迎午水風涼橋横白界村南北候斷誰知里短長倦矣
野塘竹瘦馬雲山杳〻護蒼〻

秋晚別業偶感

平原渺〻路西東葉綠黄柿半紅欄下江潭塘水闊
風歸墻屋野田空燒烟不斷經秋早草路无多撤夜風只
過小橋人住處短籬隔曉護畦秋

為學古隆藏主題安慶金居美彦野次潘仲牟韻

户外黄塵滿地流亭边山色轉悠〻半無今副殘無竹客
与俱來工某丘汜上小風花梯午夜漂殊雨橘林秋老翁
扶果穿非討匹使先生憶釣遊

述新居与表弟徐元洛对床卧夜坐風雨作推枕賦

以後就枕寄繹秦檜既寐再和前韻呈元澤

此身試動亦何憂土處男兒要整籌風雨对床兄弟梦山
林築室子孫謀酒無着處紅生面老欺來時白上頭長憶
平生王景　只將相氣取封侯

種自山林不損憂為君借箸席前籌身前恐是岳鵬舉
生子要如孫仲謀那用功名懸四角不緣憂樂改眉頭我
花種竹溪南宅擬比人间万户侯

泊舟姑穗臺下

望遠升高意慷慨坊燕臺下水泱〻重湖日落波浪擊大
野風多草木黄臺榭當時藏歌女霸圖無乃哭金湯枕於
壯士收全楚却悞君王舞袖長

送客

日〻秦淮送客舡江中八月雨如烟追逢鴻雁東南去恨見
憐徐四五國美涌相看不成醉黄花別後為誰妍錦裳巳
敝秋風起我正思歸種石田

題宗師吴润〻詩卷

巍伏神官瑞保烟扞琪華静白麟眠梦騎黄鵠飛追日手
美鑾雲行補天歎咏太平追雅頌扶持圣主屬神仙宫中
應受長生訣除笈瓊章映御筵

潤翁敝回次王德秀大參德昭韻

陛下聪明廿武间尚方赐剑斩三姦樗间白猷千官入诏
下金雞萬國歡宗家會闕朝日馭神駒自合在天閑觀書
一夜思賢佐廊廟于今即詔还

其二

書鳳诏下初闻聖主應思要世勳抗直共知揚雲論持
盈不愧老脚云山寒白石羊群起诚轉雯江淮尾台空有
新詩薦宵客買丝繍倚信陵君

送伏回川長老遊京師

京師自昔精藍盛西域仍傳象教新天上香炉朝佛祖雲
中星宿降仙人瑶階分識九重風金地長迎五色麟東土
高僧妙説法帰時更礼老能仁

用群字韵寄伯雨尊師

使軺草草离群南北東西不更闻别去廿年如梦寐山
頭一日忽逢君蓬莱阁裡呼明月抚掌东边洗白雲詩律
老蒼無可説低須出酒覔論文

謝刘宗師雲江先生三用群字韵

神官青女動武辟宫殿香多下界闻絳節珠幢引仙子千
秋万歲上明君天垂白獸開金甕日炙麒麟卧紫雲宝劍
玉符生五色自将拂拭認龍文

登霍情起遠亭

崇禧宫北水二源霍情亭前雲一垣鳥鳥啄林動落日黄
南碑霜當石根白怜高坐看修竹翻畏帰時遺闭门下列
南宫見月出思憶誰家老瓦盆

南山四皓图

帝憂母王重廢嫡人料子房宜与謀盟誼不虞高后劫早
舒翻為建成籌腹心巳去思款起羽翼雖成女禍自俱齊生
術中曾不籍先生輕出後人羞

徐尊師壽父母詩卷

天公不吝与人齡居壽原從種德生翁媪真猶偕老賴子
孫亦有券親名營茅舍王春輝慕椿樹生香霍髮渡村日
奉庖肴献了文人百歲住青城

自壽

小耳長髯高兩顴自持清鏡照神仙夢騎黃鶴跟繞日手
紫雲行補天幸自讀書遵聖世書門　題遺賢平生儒
衡演君試更看渠能曉節全

次張伯雨韻

佳士望見知耐久俗子定文心已疎中村有客睦栢隱後
日何人同遊初逕官不入林衡判迷吏會恰陳農車載見
琢明大抗世自言不辭人間書

題崇禧宮道士蘊仲同梅石自號卷

白曲二寺在肺腑九老嗟歎飛蕊漿貞女玉貌臨臺迎丹
氣青光出戶香先生頗試詞易手神人自有補天方春風
吹君琅玕手為君題詩向石床

題奉馮泰卿索楊

將軍結髮事祖呈却領貔貅小鼓鼙試馬未妨騎惡馬讀
書頗讓聽靈雞即逢佳士為不楊白皙兒　季濯睦校
夜買魚為酒事懸知二客醉如泥

和范文正公遊茅山有作韻

著書窮甚舊相如也愛名山亦駐車升氣知勝山木工異
松畫出雪霜餘敎君堯舜審與衡類學神仙自有書念
我功成拂衣去却從句曲下吾居

次陳斋公書句曲磨崖韻

春說唐虞濟世才一車休遁句容來也塘水滿曾石影花
柳春深之手栽賓客　言雖為縣日思孫曾業續書星宇
公種德天公咲大馬高車衣周精

癸酉元日

造物無私播大鈞江雲不動養麒麟青陽普歲春風令黃
道經天日取新仰見瑞圖開至理元知宰相有深仁錦囊
自有清河頌去上金臺獻聖人

春雪寄薩使君

江東精舍好修竹甌爐吾廬近北林忽雪未須無見賦白
日何處懷群陰烏崖先來三繞夜君猶平生千里心張燈
送客出門知城鎮畫角閉袁吟

次鄭以吾清明韻

衢州城下清江好一舸同君作重尋早日頹顏能種種春
風門巷自深深窮通但賴升斗活老驥終悲千里心我別
先生知更苦出門搔首望兔岑

一

壯士曾上河汾策無實只無後世名漂泊鄞底祇老去佯
狂李白以平生衰萌猶是人麟鳳佳士縱為世重輕我送
君歸吾亦去獻依僧寺聽江聲

送朱希頫

煖入舊年晴雪消閒君昨日買輕舸祇憐老母思騏子還
喜諸公識鳳毛何日重逢曲阿酒他年會聽鬱輪袍吳姬
莫唱花滿店雨後秦淮春水高

送古淡上人用張仲舉韻

夜聞石頭車轂音夢逐揚潮浪蹴天狂客還尋破颯綠清
童解吞野狐禪水來巴蜀如衣帶雲斷中峰見岳帳教
秦淮舊歲月向人離別照年年

送許參議工官中書

金想才名二十年遍陪清宴賦登臨蒼生政藉經綸手想
士尽知匡濟心已覺東風穩万艘未禁白日作輕陰官
船擊鼓催官發一夜秦淮春水深

次王克謙韻

昇州迷旅竟何物寧識人間有子房東野暮年只說劍臨
邛當日亦求凰魚生春水桃初雨雉沒高原草欺年寄語
歸來雙燕子烏衣巷口又斜陽

次薛公信安太守韻

江山好在迷滄海莫工新亭對楚囚未制文章黎史籍丹
書功過掩春秋論心且復致明月知己何勞怨白頭戍亦
江南不歸客祖某獨倚仲宣樓

二

五馬何為嘆滯留春風春雨洗　因爲花開轉亭午泉
漵合合向麥秋衛鑒自回居看眼竹筍亦合　雨頭竹天
明月三万里淡煙相思更倚樓

副提舉陳衆仲秉傳如臨川為江浙行中書請起參

士廉伯生技文賦詩送之

平生識公殊恨晚曾見椎才九鼎扛向㝵使星入吳楚送
駕官舸行浙江玉為龍節指南斗山作蛇矛盤碧窗門女
去訪青城老安得化為黄雀雙

閔澤孫

曾古吉錄非無罷書氣城　尺倣肥為报生孫苗係播頗
慚為祖鑷霜鬟後声莫作三珠林佳夢先鶖五彩旗顛戒
得齡踰八十眼看文字屬椎兒

送照坊判官保時中

林賢宜置鳳凰曹將相東行擁節旄使者當時聞世說
侍臣曾敵賦貧勞河渠水赤魴魚困江漢風多鴻雁高春
事即東軒侍嶽頗東計畫補鈞陶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元）鄭玉撰

附錄一卷

明刻遞修本

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鄭玉撰。玉有春秋闕疑、已著錄。是編文集八卷、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玉自序、蓋即玉所自編。惟序稱名曰餘力稾、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詞、則集名似後人追改。然王褘序及楊士奇跋已皆稱師山集、則初刻時已改名矣。遺文五卷、不知何人所編。程敏政跋玉釣臺詩卷、稱其裔孫虬裝潢成冊。張駿和敏政詩跋、亦稱玉裔孫鯨虬、皆能詩。其或出虬等之手歟。附錄一卷、則當時酬贈詩文及後人題詠也。玉自序謂韓柳歐蘇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道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與洪君實書、又力詆唐皇甫湜。其言殊妄。汪克寬作玉行狀、稱其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詞。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模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其推尊亦太過。然玉學術本醇、克寬所謂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者、其論不誣。其文皆雅潔不支、歐陽元所謂嚴而有法者、案元此語亦見克寬誌中。亦爲不愧。其送葛子熙序、稱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又與汪真卿書、稱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同異、歸之至當。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學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別真僞、洞見癥結、無講學家門戶之見。知其授命成仁、搘拄名教、不自剿襲語錄中來矣。

鄭師山先生文集

師山先生文集序

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文數篇于奎章閣時授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葢工於古文者嚴而有灋侍書學士虞公揚于坐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于天下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宋狀元陳助教皆稱其能且奇其人將謀薦之鄭君竟奉親南不屑留矣余時以筆札事諸公觀聞其言欲

一讀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歸江南數年與鄭君益相親始得博觀其前後之文累百餘篇蓋其制行之高見道之明故卓然能自爲一家之言如此古人謂文章與時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漢之文章莫盛於司馬相如楊雄而蜀世多文人若鄭君之學夫豈無所自来哉余不能文又惡知鄭君以嘗游閣老諸公之門姑誦所聞以爲之序子美嘗築精舍師山聚書以淑學者故學者稱之師山先生云至正丁亥三月望日婺源程文以文甫書

餘力藁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為學文章為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罝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

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為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內不在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為無用之物譬之霾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

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為貫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

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為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為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

之煩而應者之勞也迺書其意而以白
夫世之疑者且名曰餘力藁以見吾學
之不専於文辭而當有本也至正庚寅
三月朔鄭玉序

師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讓官表
謝賜酒箋
上定住丞相
上漢兒執政書
卷之二
漢高祖索羹論
唐太宗論
張華論
狄梁公論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弒君論
趙苞論
李璀論
漢昭烈顧命論
子陵不屈光武論
卷之三
春秋經傳闕疑序
周易大傳附註序
送趙典史序

送黃子厚序
送徐推官序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送汪仲罕主簿序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羅鄂州小集序
送鄭照磨之南安序
燕耕讀堂詩序
頌葉縣丞平企課時估詩序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録序
心田道院設醮詩序
卷之四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小金山記
燕樂堂記
覆船山雲心庵記
木齋記
石跡山建橋記
宥宥堂記

雲濤軒記
鄭彥昭讀書巢記
靜虛齋記
重脩忠烈陵廟記
耕讀堂記
脩復任公祠記
三樂堂記
小毋場記
邵武路泰寧縣重建三皇廟記
富登釣臺記

卷之五
績溪縣三皇廟記
養晦山房記
尊巳堂後記
向杲寺重建彌陀殿記
松月齋記
黃竹嶺巡檢司記
聽雨舟後記
黃石施水菴記
王千里洪氏始祖墓記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重脩横山路記
上清靈寶道院記
龍興觀修造記
怪松記
卷之六
皇元至正勸勵賢能之碑
徽泰萬户府達魯花赤珊竹公遺愛碑銘
徽州路達魯花赤合剌不花公去思碑
章孝女雙廟碑

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脫因公去思碑
卷之七
朱愛梅墓銘
處士王君墓誌銘
從弟琮墓誌銘
鮑景曾墓誌銘
有元封黟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
卷之八
修復先墳石表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鮑仲安墓表
周榮之墓表
楊士奇跋

師山先生文集目錄終

表

讓官表

臣聞高祖開漢不屈四皓之心光武中興終全子陵之志夫所謂隱士者或因忿世疾邪或欲廉頑立懦故以恬退爲事高尚爲風未必皆有康濟之才經綸之學也從昔賢聖之君所以特加寵異者蓋欲養成廉耻激勵風俗爲天下勸耳臣幼以樗櫟之資深愛山林之趣躬耕壠畝留情著述初無過人之才忘世之意也兹者伏遇

皇帝陛下以天地

爲心億兆

爲念求賢不及從諫如流謂臣遯跡丘園特賜

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召臣聞

命恐悚神識飛揚循墻扣天趨避無所臣竊惟邇年以來士大夫貪得患失尸位素食廉耻日喪風俗日壞養成今日之禍以致盜賊蠭起生民塗炭遂使

陛下宵衣旰食憂形

辭色累下哀痛之

詔布寬大之恩而天下猶未定也今臣復蹈前轍貪

冒

恩榮不知退避豈惟負

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

朝廷進賢之路非臣所以報

陛下亦非

陛下所以望於臣也蓋臣學問之淺深德量之大小非他人之所能知而臣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豈敢炫石爲玉以自欺其心哉然酒與帛天下所以奉

陛下者

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

祖宗所以遺

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

陛下不得私以與人臣不敢受也伏望

天慈特賜

俞允收回

恩命容臣以布衣赴

闕入覲

清光攄其一得之愚以爲消埃之助然後退處山林

詠歌

堯舜以樂太平實臣之至幸也而使者坐驛有司臨
門迫臣就道必欲令臣親詣辭免臣累更憂患素抱
羸疾道路勞役至于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謹奉
表以
聞伏聽
聖旨臣干冒
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酒箋

日月重光紹
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
殊恩
丹陛出綸
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叩頭叩頭臣聞人心攸繫實
惟
儲貳之尊德業孰先莫如
繼述之重能廣
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
僅聞於前代而
上尊致敬事未見於
東宮何幸微臣親逢

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
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坤德承
乾離明出
震體
聖上招臣之盛意舉
國家曠古之彌文
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
情比賜酺之厚
澤欲普施遂使草茅霑沾
雨露臣顧慚淺學無補
明時拜賜
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
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顧於
問安侍膳之餘
為致辭官就召之請仕止進退必合義庶幾抑奔競
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
端本之學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書

上定住丞相

昔者周公之爲輔相也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
哺急於得賢以共天位故能致成周之治爲三代之
隆也然擧賢之道在於公天下之選不可徇耳目聞
見之偏而陷朋黨好惡之弊也伏惟　閣下以伊傅
之才居輔相之位朝夕求賢惟恐不及其視周公誠
不多讓然天子之職在擇一相宰相之職在擇百官
主上之所以擇宰相而得　閣下者可謂得其人矣
閣下之所以擇百官者則未聞其人也適者
朝廷以其隱居不仕

上尊出自光祿束帛賁于丘園拔之深山窮谷之中
置之金馬玉堂之上使其庸陋濫叨
寵渥豈所謂以天下之選哉蓋其自幼知非用世之
才又乏過人之識故於干祿之學絕進取之心投迹
山林躬耕隴畝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暇則誦詩讀書
以著述爲樂非敢不仕無義以廢人之大倫也好事
相傳指爲隱逸流布　京師致徹　閣下之聽　閣
下又不察之而以
上聞其閒
命以來揣分量才逃避無所仰愧俯怍寢食不安竊
惟方今戰士暴露而賞賜不加賢人在野而弓旌不

擧乃使其謭才陋學謬膺
恩榮傳笑四方爲　閣下之累貽　朝廷之辱誠非
所以望於　閣下也欲乞廟堂繳還翰林之命俾其
以布衣躬請　閣下吐其狂愚少攄報效移其恩數
以之賞戰士則上盡其力以之招賢人則人得其用
削平盜賊坐致太平然後使其得以優游斯世美
朝廷之治頌　閣下之功播之聲詩傳之後世以爲
億萬斯年之美談蓋實天下之望也其之願也以此
不敢欽受而使者敦迫公欲令其覲至　京師面自
辭免而其衰憊餘生寄羞成疾道至海上復感風痺

不能前進膺是用其奏章之辭布此腹心之懇伏望
鈞慈特爲敷　奏遂其初心實切幸甚

上漢兒執政書

某惟士君子之於世固在乎人相知之深尤在乎己
自信之篤夫以夫子之聖智猶弟子之學行而許漆
雕開以仕其知之不爲不深矣及至開以吾斯之未
能信者則夫子爲之喜悅豈夫子之知不如開哉蓋
有人己之殊而開之不自欺爲可貴耳某也江東之
鄙人也幼而讀書既乏明敏之質長涉世故又無幹
濟之才不敢自欺其心投棄林壑甘與樵牧爲伍而

不爲仕進之謀重以邇年鄉郡累經冦盜城郭丘墟田畝荒落屋廬焚毀妻子離散憂患驚心遂成疾疢乘之肢體傷殘精神消耗景薄桑榆昏耄日甚近者朝廷急於得人不覈其實遂以隱逸見舉即所居拜翰林待制其自揆匪才不堪斯任乞讓名爵恭俟綸音許以布衣赴召而使者堅拒不允必欲令自赴都陳懇逼迫上道勞苦筋骨衝犯風露內疢既劇外感復深不能前進茲具表文布其所以惟 三先生以中原文獻之宗任 廊廟柱石之重蒼生之所仰望士類之所依歸愛人以德不尚虛文冒貢尺書敦陳衷懇幸因

論道經邦之餘達此衰朽顛連之狀繳還翰林之命使其得老倒山林優游

聖世上不妨 朝廷進賢之路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雖不能有補 明時之治亦可以少息奔競之風豈惟恭之私幸亦 世道之幸也區區干冒

威嚴下情不勝恐懼之至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論

漢高祖索羹論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爲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于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弒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義爲名言素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叟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爲法

唐太宗論

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常經也堯以天下與舜未聞舜以瞽叟爲辭太王以國傳季歷未聞季歷以太伯爲解蓋當

天下離亂之際苟德在己則起而應天順人救民於水火之中矣又奚暇讓其父兄哉昔者隋煬淫虐無道盈於桀紂生民受禍甚於塗炭天下怨之逆於寇讎於是盜賊蠭起干戈林立誅隋之師不期而會然皆傳俠兵虜之徒未有商湯周武之比獨太宗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當時豪傑皆歸心焉人之議之則曰命世之才太宗之心亦必以高光自許是蓋湯武之亞矣衆人之論固未嘗及於高祖而高祖之志亦不足以及於是也使太宗因天心之厭亂順人心之思治以天下之憂爲一己之任義旗一舉豪傑雲蒸以之興弔民問罪之師行放桀伐紂之事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數煬之惡而誅其身代煬之位而反其政然後用漢太公故事尊其父爲太上皇半年之間定天下而成帝業身沒之後位傳于子前免挾父之名後免弒兄之惡湯武之事復見於後世唐室之治可追於三代矣顧乃拘拘於父子名分之間孜孜於詳度論議之細不量其父之才必欲強以天下之重言之而不從則劫其過失誅以禍福及其義兵既舉大事已集猶且自加殊禮至于九錫既不以征伐之事上同於湯武乃竊取

禪授之名下同於莽操亦不聞太宗之有一言何也蓋太宗才過於德識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禍遂陷篡弒之名皆始謀之誤也或曰高祖身爲唐公職掌兵權非太公之比使太宗而自舉事則高祖必起而誅之矣今以史考之太宗之初說高祖也高祖蓋欲執而告之矣明日復說之則以其言爲大有理且曰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及裴寂問之則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觀於此言太宗舉事高祖又豈能殺之哉況太宗之在當時天與之人歸之使其父有瞽叟之暴頑母之助塗廩

浚井且不能害之也況高祖乎不肯逆天違人而害
其子也必矣太宗之事千古之遺恨也或者之言又
豈足爲太宗解哉

張華論

嗚呼聖人旣爲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爲權以盡天下
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兩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爲
者矣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爲之
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爲天下之主乎人臣
之節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
守其常分毋或凌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恣虐肆行

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社爲之大臣者則權之以義
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尙爾況母后乎若曰君臣上
下素有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
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
用彼相矣吾讀晉書以賈后之禍不能不深罪於張
華焉夫華若晉室之大臣天下之元老在武帝時即
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爲三公蓋朝廷取
以爲法宗社恃以爲安四海之所屬望萬民之所歸
心況惠帝癡騃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
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爲庶人

而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
苟不能討禍亂必矣況賈后爲妃之時戟擲孕妾武
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張華苟能倡明大義廢黜賈
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
搖國本旣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
爲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
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善乎董
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
矣及其弑太后而覆殯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尙
欲使模頠調停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

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謂大悖何時爲大亂乎及
其謀廢太子劉卞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墉城
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
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搖
天下遂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
致骨肉相殘五胡乘閒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
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
者力贊平吳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
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閒制度文爲
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豈知天下之大

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矣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

狄梁公論

或問曰狄梁公唐之社稷臣也或者譏其事女主此說然乎予曰不然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肹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且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武曌(音照)以一婦人滅唐簒位奄有天下南面稱制莫敢誰何此古今所未有之大變也革命之際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辭而勸進

者六萬餘人方是時也人心天理盪蕩然矣豈復知男女內外之定位君臣上下之大倫哉李昭德雖有姑姪相慕之言不過詭計以奪武承嗣之權吉頊雖有請還廬陵王之語不過爲二張長保富貴之策不有梁公心在王室志復我唐智識足以破其姦謀至誠足以折其詐僞忠言讜論足以沮其邪心婉辭曲意足以興其善念卒還中宗又薦張柬之等誅除姦惡以成反正之功則天下爲周唐室不復存擾簒弑之禍與誅討征伐之事起矣生靈受禍何時而已乎唐之宗社又豈復有二百餘年之血食哉予嘗謂梁

公事女主復唐室一事合於聖人之時豈但有不可識議而已乎爲斯言者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予於梁公猶有遺憾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孔子豈亟亟於誅戮者哉蓋恐事機之或失而罪人之幸免也武曌簒其位至梁公薨十有七年矣梁公入相亦三年矣少帝在房州猶懼相去懸隔萬有不密則害爲成今帝已還東宮朝夕在側左袒一呼其有不應者乎頓乃遷延猶豫終于相位必待張柬之之徒以終厥志梁公之薨已七十一歲所薦張柬之又年八十餘矣使天不假之年則不幾於失

其事機乎況梁公才識有過人者使其自爲誅戮之際必有施爲後日決無五王葅醢之患矣抑此豈直梁公之失哉亦由當時敎化不明綱常淪廢不知武曌之爲賊而失誅討之義以至於此也傳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又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惟恐後夫武曌之所以貴於天下與天下所以本之者以其爲唐室之后天下之母也今武曌改唐國號滅唐社稷廢唐宗廟逐唐人主而簒其位則是唐之賊矣又豈得復爲天下之母乎在廷之臣皆嘗北面事

之但知其前日爲天下之毋不知其今日爲唐室之賊也何以言之武曌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張柬之曰此豈公嗚咽流涕時耶崇曰前日從諸公討姦惡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夫以姚崇之賢猶以其爲舊君在他人又安知其爲賊乎使當時在廷大臣有一人之識足以及此明其爲賊聲罪而致討焉綱常一明人心自振豪傑風起不旋踵而誅之矣又豈使後世復有遺憾如今日之所云乎近世胡氏數其九罪恨當時不即誅之後日不追廢之可謂痛快的切矣然猶未正名其爲賊也予故發明胡氏之意正名武曌之爲賊使綱常之分大明於天下後世毋后有託以垂簾聽政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如武曌之爲者其忠臣義士防微杜漸不俟終日當其未成也則有以沮之若其既成也則有以誅之庶幾簒逆之謀息而禍亂之原塞矣故特於梁公責備焉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弒君論

余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立明稍加檃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蹟淟涊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爲義例之說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弒初無不討賊不嘗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爲君子之言託爲孔子之說二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弒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載卒未有能破其說者至歐陽子始許而議之眞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高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弒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觀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

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弒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爾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弒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於是史狐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爲之辭而證其主謀乎殺也況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蹟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弒君之罪又從而託爲孔

子之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跡始得以自諱而幸免矣許悼公瘧飮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飮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鴆其父矣父死而奔則是弑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弑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弑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於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弑父之蹟幾泯矣余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

者寡矣

趙苞論

君臣者天下之大義母子者一身之私親以私親而忘大義固不可因大義而殺私親豈人情也哉此趙苞所以處其君與母之變而莫知所適從也夫寇之所以刼制其母者以其子之爲太守也太守之所以受制於寇者以其身有守城之責而進退兩難也當此之時以城降寇而求生其母則爲不忠以城拒寇而致殺其母則爲不孝爲苞之計唯當對寇自殺使城守之責歸之佐貳破其挾制之謀絶其覬覦之念

母在寇中遂爲棄物一老婦人殺之何益寇必委而去之不求生其母而母自生矣苞之死也豈不爲全人哉惜乎苞知君臣之不可相背而不知母子之不可相殘遂致遽戰而殺其母也及觀苞既葬其母即歐血而死則當時不死而遽戰者苞非愛其身也特出於倉惶急迫一時思慮之所未及識見之所未至耳然母既死矣而苞死之則其死也亦徒死矣惜哉

李璀論

凡人處君親之間當大變之際既不能兩全其道則當各盡其道而已若李璀者其有得於此乎方懷光

之將反也璀陳逆順之理盡諫諍之道知其父之志決不可移也則言於德宗使爲之備見君恩之不可背及懷光之敗也則自殺以殉父見親難之不可違觀其言曰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雖當大變之際而粲然君臣之倫又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廻耳雖在大難之中而藹然父子之恩及德宗問其自免之策則對以俱死既不背其君又不遺其親斯爲忠孝兩全矣君爲臣綱父爲子綱豈不各盡其道哉按免懷光一子死使收

葬則懷光猶有後也璀之死可無毫髮遺憾矣致堂胡氏謂德宗欲全璀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畔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有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以愚觀之雖有德宗之詔懷光之言璀必死而後已安肯託之以自免哉縱迫於君父之言暫焉不死此心其肯安乎亦必死而後安也璀謂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者蓋其本心也李泌謂使其不死則亦無足貴者得其本心矣悲哉

漢昭烈顧命論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為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乂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冑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荊棘犯霜露同死生共艱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不已者皆為興復劉氏也昭烈豈為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

今劉禪昏愚孱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拘子禪嗣位而後為漢祀不絶哉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而乃言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

變則若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檢縛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畧無愧恥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憾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子陵不屈光武論

士有閒百世而始出屈萬乘以自高舉世謂之有道之士吾則曰絜身亂倫而已昔者嚴子陵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

訪之徵拜諫議大夫不屈後之議者皆曰子陵非隱者流其不仕也有深意焉光武在南陽時子陵告以克復神器入繼漢統其說詳矣帝能行之遂致中興之業子陵雖出無以加此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足法歟光武之治其果不可復加乎漢止於漢而不及唐虞三代者子陵與有責焉又曰光武子陵故人也不屈所以全朋友之倫也然則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非歟又曰子陵之意實欲起東漢之名節以勵一時之薄俗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位而化之以禮教之以義獨不可乎若是

者子陵之出處其果皆當理而無私心乎光武一代之賢君所謂可與有爲者也使子陵屈己事之則伊尹周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生靈被其澤矣顧乃長往不反甘爲長沮桀溺晨門荷蕢之徒豈不重可惜哉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聖人之出處也子陵其有合乎光武曰狂奴故態蓋知子陵爲最深者也子陵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其志蓋在是矣今夫世之飾智巧以遂浮利者罔名教之罪入至於子陵道與時偶三聘而至道亦尊矣志亦行矣何苦懷其寶而迷其邦哉故朱子於

通鑑綱目書曰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義亦見矣讀者宜細玩之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春秋經傳闕疑序

嗚呼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爲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内夏而外夷其爲目也則因講信脩睦救灾恤患之事而爲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

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爲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爲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爲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賛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誣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爲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灾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爲說家自爲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爲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于下叙事

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爲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爲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得其情事盡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

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其之爲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復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況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亡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

周易大傳附註序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易於諸經爲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則易視諸經爲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吉凶消長之故進退存亡之幾易可前知所以爲絜淨精微之教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講乎予自中年即有志於是書學陋識卑不敢有所論著至正壬辰蘄黃紅巾攻陷吾郡禍及先廬累世藏書無片紙存者求之親舊悉皆煨燼雖欲一周易白文讀誦亦不可得後三年乙未被　召至四明始從友人胡伯仁氏假得程朱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似若有所得者折中二先生之說合爲一書名曰程朱易契間有一二已見不敢附入始有僭越論著之意又以無書考據而止丁酉之秋復避亂淳安之梓桐源出入澗谷上下林壑寂寥無事心地湛然因思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而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歛之以至於吾身易之體無不備自吾身而推之以至於天地易之用無不周又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如此則近取諸身而易無不盡矣雖無書可也無書

可也又何有於傳註乎又何事於考據乎況伏羲作易文王繫之辭以明其卦周公繫之辭以明其爻者經也孔子爲之彖爲之象爲之文言所以釋文王之卦辭爲之小象所以釋周公之爻辭其源委綱領之論不可附入各卦者則爲之總論號繫辭上下篇其各卦義有未盡者則發凡例於繫辭之中又爲序卦以明其次說卦以明其象雜卦雜述其義者則易之傳也今人舍夫子之易傳而欲明文王周公之易經其亦昧於明易之道矣乃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而列夫子之辭以爲傳其或夫子之傳辭義深奥則

附以註說名曰周易大傳附註庶幾三聖人之書不費辭說而義自明矣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三聖人之書所以發明天地之精微乾坤之蘊與夫豈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是書之作徒見其妄誕不知分量之罪而已何有補於易哉雖然二文之經夫子之傳自足相發有不待論著而明者則亦千古之確論也讀者試以是求之

送趙典史序

典史縣幕官也其受省檄秩從九品下其事則檢舉勾銷薄書擬斷決祿薄位卑務繁任重一縣之得失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官所以治其民民所以治於官而位乎官民之間者典史也欲上而奉承無怠下而撫字無虧其為職不亦難乎故從科以綴簿書失實則長貳責我刑政稍猛期會太迫則吏民責我惟虛心待物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布長貳之德以施諸吏民致吏民之頌以歸美于長貳始可免焉宣城趙顯甫典史淳安縣解而東歸舉是說以贈且書之送行詩卷之首

送黃子厚序

星源王仲履以明經教授諸生文學德行在諸老中尤為超卓與余交甚善嘗為余言其里中黃君子厚之賢而余未之識也至治癸亥秋余與仲履同試藝于有司時子厚為於潛簿亦被檄在院後數日始相識於錢塘旅邸望其氣和而有容色聽其語平易而直諒余既驗前聞之不誣又以喜仲履之能知人也如此越明年余復與子厚遇於新安傳舍一見如平生歡相與議論古今窮極經史下逮名詩法帖刑名術數靡不談討亹亹不倦余又以知子厚之學為有本而其施之有序也抑余聞子厚之在於潛凡簿之所得為者無不為而其所不得為者亦無不盡心竭力以佐其長令而務及其民子厚之政固賢於流俗矣雖然導以善而不善者化古之善教也旌其能而不能者勉後世之善治也於潛雖小劉安子之遺烈洪平齋之文獻在焉子厚其為我求二家之後而問而存卹之將見子厚之政不勞而治矣他日歸以語仲履仲履又將為余喜也

送徐推官序

士君子在天地間惟出處為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雖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君子亦曰聽其在天者而已故觀人者不

特論其得失之見於外又必察其是非之存於中者而後人之出處可得而論也今自三代以上孔子孟子羇窮困厄此聖賢之出處不敢議姑即自唐以來數君子而言之平章事陸贄敬輿吏部侍郎韓愈退之宋丞相司馬光君實龍圖閣學士蘇軾子瞻軾弟黃門侍郎轍子由大史黃庭堅魯直徐州教授陳師道無己此其人皆有事業在天下文章傳後世為士者所共知識敬輿以言事忤宰相裴延齡貴授忠州別駕退之言迎佛骨非是幾置之死末賊斥逐嶺南君實以直道讜論號為巨德元勳身陷誣詆名書黨籍

禁錮之酷及其子孫子瞻與章惇不合儋州安置子由貶雷魯直作承天寺記議者以為言涉訕謗宜州無已特以送別蘇公亦坐免官此數君子者甚或除名削籍顛沛流離一至于極而不害其為出處之正是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邪聊城徐公敏夫以江浙行省都事來為吾郡推官慮獄詳讞人不稱冤以其暇日進儒生講說詩書觴酒賦詩無虛日蓋亦君子人也泰定元年四月被論連坐去官士友至有為之流涕者而公處之怡然若無與於得失乎於是益有感焉於其歸也備述前世諸君子之出處以解士友之憂以頌公之行事而復書以為送行序云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鮑君國良與予生同里閈觀其平居暇日沖默簡靜若不能言矩步徐行如不勝衣父母具慶子孫詵列閨門之間孝友慈愛處已待人咸有法度予每敬慕焉他日受調巢縣主簿歸自京師過予言別予知鮑君以率其身者化其人刑於家者施於政其於巢縣之治有不難矣雖然古人以治縣為最難事故曰縣曰縣灘謂人之為縣若舟楫之過灘瀨也然此特指縣令而言爾古今異制古者縣令專制一縣之事簿

則分掌簿書而已今之制長令與簿共坐一堂之上遇有獄訟公議完署而後決遣之矧一縣之事自下而上必始於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故今簿之職視古為尤難而責為尤重也鮑君是行承上接下必思有以盡其心毋徒曰棲棘非吾志也吾苟歲月以待調耳吾將見鮑君為淮右之最官而巢民蒙其福矣於其行也鄉之俊彥以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分韻賦詩以重其別以予嘗從四方賢士大夫學問政焉屬予以序予不得辭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唐仲實將隨擧試藝于有司以其尊府君之領教分水也先期而行枉道省覲臨行從予徵言爲別予謂科擧之設久矣唐宋之盛名公鉅卿皆由此焉出我國家延祐初　詔行科擧今二十年馬伯庸爲御史中丞許可用爲中書參政歐陽原功爲翰林學士雖亨臣爲奎章學士科擧之士臺省館閣往往有之不爲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復策之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嚴且詳矣然　朝廷不以是爲難也必曰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然後得與是選焉豈非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乎予與分水君爲忘年之友辱愛故深知仲實之才超于人人而學出乎等夷也今將試藝于有司又必先過其親躬省覲之禮盡孝弟之實可謂知所先後矣其言其行必有合乎今之良有司以無愧乎科擧之盛也故序而送之

送汪仲罕主簿序

稱隱汪先生生先先君子一年道德學問實相表裏出處仕宦又相先後故兩家子弟相與如骨肉而鄉里稱二父爲鄉先生焉先君子既沒予父事而師承之者唯汪先生而已每過先生必造卧内拜先生牀下起而侍立見壁間所書無非警學者語而於戒酒之訓尤拳拳焉似若爲其仲子罕發也罕工書善畫嗜飲酒終日陶陶世間榮辱利害未嘗毫髮掛于心也所至醉墨淋漓人爭取之以爲奇玩去年冬姪潛來謂罕酒戒甚嚴予未之信今年春往見先生退與罕語且曰吾爲酒所困二十年今而戒之豈唯不致廢事神氣清爽於養生之道蓋有得焉是皆吾父之教也今將之官麗水子於吾有兄弟之好其何以教我予爲之言曰昔劉玄明謂傅翽作縣令惟日飲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子能克守家訓益嚴酒戒則子之明足以燭理勇足以任事惠足以愛民嚴足以御下於從政乎何有而又何待於予言罕曰吾行矣請書諸紳以爲佩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履新安婺源人幼穎悟力學過人於書無所不讀高於古文尤高於詩自其少時日課一詩稍有未安吟哦至夜分不睡故其爲詩直追古人近世作者未見其比也然其格律高古用意深遠非篤嗜古學不論流俗深有得於詩之妙者不

從與論乎與也延祐元年科舉初行當時未有陳傲
之習所得多山林實學之士故先生首與焉羈窮困
苦又十有七年始獲爲池陽儒學教授未幾以外艱
去官明年先生卒矣後五年徵諸其子得詩七百六
十有六篇刻之梓以廣其傳若夫其文之傳尚有望
於同志之士而所刻詩但據家藁所存旁蒐博采續
爲外集使無遺逸之恨是亦同志之事也玉於先生
爲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且謂予詩似邵康
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沒今七年矣予詩進否安
得起先生而一論之

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
盖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
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
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
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
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
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
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盖寥寥乎無聞矣然則
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專於文
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
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
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鄂州
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于世者鄂
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盖鄂州既終于郡子澄
因以所見裒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盖什一
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
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
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

其貲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
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縣
社壇記尤爲世所稱誦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
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至
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
綱常之正者爲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
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
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
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
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一助也鄂州字端良號

存齋乾道二年進士

送鄭照磨之南安序

國朝之制各路設首領官三員總領六曹職掌案牘謂之賓幕與郡侯別駕分庭抗禮不敢待以司屬其官曰經歷曰知事曰照磨照磨初名提控案牘行省版授後改兼照磨承發架閣乃命於　朝列第九品今銓曹以員多雖正從八品皆借注爲之又兼領對同承發檢舉勾銷與夫圖籍之所藏案牘之所庋別有印章其位視經歷知事雖在下而事加繁劇焉令甲凡在外諸司署牘皆自下而上故一路之事必自

照磨始照磨以爲可則署而呈之府然後行之州縣照磨以爲不可則格不得行故一郡之休戚衆務之得失在於照磨一署之頃照磨署之當則一郡蒙其福照磨署之不當則一郡受其害矣照磨之職可不謂重且劇哉同姓兄仲賢由文學掾借注巡檢既有武備矣乃辟廣東帥府掾尤長於吏事考滿當升八品銓曹以無闕借注南安照磨行有日親族咸在設宴以爲餞玉舉酒屬之曰不卑其官而勤其事古人之所以爲善政也吾兄之爲南安一事之來必思其當當而後行不當必不行凡閱一牘商一事必盡其心曰錢糧者生民之脂膏刑名者百姓之司命詞訟不理則民生怨懟銓選不公則吏不勸戒如此事其有不當者乎吾將見南安之吏安恬於職南安之民歌謠於道矣豈特南安之幸亦吾宗之榮也

燕耕讀堂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從胡先生綠槐氏學明年先生與鄉舉余以年不及格不得行先生之友張子經氏實與偕行未幾子經自杭先歸携先生書過予始得相識書有過元城不可不見劉忠定公之語今三十年矣子經乃來鄉里橫經開講席諸生得聞所未聞獨余

爲最故三月七日驟雨乍霽天氣清明携酒過鮑氏耕讀堂與子經叙故舊是日會者項子闡鮑仲安與其姪伯原以仁伯尚諸生得侍者鮑安鮑蓀以時赴鄭老同襟胡分韻賦詩留余爲序不得賦余惟感今思昔俯仰慨嘆方余從先生遊時年少氣鋭勇於爲學故先生有元城劉忠定公之語所以望余者至矣今余髮種種年已入無聞學問日益荒落所以負先生者至矣固無以見子經也他日又何以見先生於地下乎因爲之序以識余之愧云

頌葉縣丞吳金課時估詩序

徽素不產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所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傳令令歲入金以錠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產金民無從得金猾吏豪右貿他郡待民急而售之又從索費與賈雖至倍蓰攬戶事覺則以其倍計贓論罪如法官中每月以民間所用平其直遞申所司謂之時估攬戶懼事之覺也則請託吏高其估以待覺逭罪長令署紙尾申達府若省漫不省以為常至正五年市中金賈兩以鈔計才五錠有奇至增以為十適中原飢議者請以金折收鈔為救荒計歙縣丞葉君以他事在省知折

收與金賈爭縣狀曰是豈可重困吾民乎亟以牘聞府會郡守合剌公別駕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賈於市卒改從實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賢矣哉予往留京師見兩都和買法凡民間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可得兩三錢物競至而官不彊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京師遠不知　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困而官不卹此豈法之罪哉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之而裒民財以足之猶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嘗仕中朝知　國家大體故能推吾　君所以愛民者而愛吾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民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為歌詩頌之復徵予序

送葛子熈之武昌學錄序

臨川葛君子熈將之武昌錄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黃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別徵言以為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

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予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氏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心田道院設醮詩序

國朝之制士大夫官至七品皆得推恩其親爵秩視其子至正七年五月新安鮑同仁以年勞升七品受從仕郎邵武路泰寧縣尹以歸明年之官泰寧以狀請于　朝如故事九年十一月　命下同仁父景文先生周封從仕郎徽州路黟縣尹母妻皆宜人　命下之日先生適年八十自思　朝廷寵以爵秩造物賦之壽考無以報效先是先生預卜葬所於城南之葉有築宮其旁居道流以守之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爲題曰心田道院十一年二月即其中設醮三日既以答天貺又以報　國恩闡事之際雲鐃鉦鼓聲震林谷步虛散花韻繞雲漢先生盛服入就承位俯伏在地誠敬恐悚真若上帝之臨乎前也九朝既畢四鼓方鳴天地開豁星辰明穊乃行三祭酒之禮醮事告周壇墠斯徹神人喜歡形于歌詠道士黃師玄首賦唐律一首以道其事子姓宗族朋友交游更唱迭和積成巨帙鄉里傳誦以爲美談師玄一日携以見過求余序其首此詩人天保之意而虎拜稽首之事蓋余之喜聞而樂道者况玉於先生爲通家子弟執筆書之其又何辭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至治元年十二月淳安縣尹李侯修杏壇成教諭王君克明相屬以記王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之意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畢書所以重民力也獨於僖公修泮宮畧而不書所以見其必當修也不費一辭而褒美已著如此則李侯杏壇之舉可以不書雖然世衰俗薄教化日下所當作者人反視為迂闊其不書者人必以為不足書聖人之大經大法至是有不得

不變者矣則書之亦可也乃為之記曰壇在縣學戟門外之西其崇一丈一尺廣稱是深加五尺有奇壘石為固前植以杏後覆以屋此舊制也李侯因其弊而新之視舊無所加損以工計若干以緡計若干民不知役吏不告勞再越月而竣事侯名思明字元亮世家睢水人其為是縣外柔而內剛視民如子信施於人而人信之宜其為是為不難也

小金山記

予年十七八時東游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楊子江心屹然為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顛酌中泠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及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為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茲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冬水黃間石色崚嶒苔蘚如繡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寖就頹圮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茲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為石洞者三穹然如廈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嵚嶔特甚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

望西洲溪分兩泒居民廬舍櫛比鱗鱗黃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蓊鬱葱蒨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迎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纔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簷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山之為物一拳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槩之優劣亦有不得不論者茲山所少中泠一泉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矣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

氣象大與茲山比嘗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爲其先焉子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燕樂堂記

大倫惟五朋友居其一焉故雖父子之親而無責善之道君臣之義而有際會之難兄弟怡怡家人嗃嗃違之則悖天性怫之則忤人情其自始至終自少至老長吾之志成吾之才輔吾之仁者惟朋友是賴人生蓋有不敢告其父母而以語其朋友者亦有父母所不容言而朋友言之者是朋友之倫雖非天屬而於人之情則至近且密也其可一日而忘耶

劍溪徐成大距家東五百步並溪之上爲屋三間四楹後翼爲軒兩楹俾朋友之來過者館焉日因吾友人洪君採徵徵名并記余取詩人之意名以燕樂成大不以爲非是則告之曰燕樂朋友之情也而有義存焉朋友以義合者也求朋友之情於吾名又求朋友之義於吾記可也不然燕樂之極必生乖離非惟負余命名之意抑亦有悖天倫之懿德乃書而授之劍溪在淳安縣西南由縣西雙桂源入此凡四十五里

覆船山雲心菴記

歙南有山特起介乎徽杭建德之交曰覆船山者爲一方祈禱之處神龍之所宅也山高數千仞其來自黃山聯屬斷續起伏頓挫奇形怪狀千百萬變以至于此磅礴鬱積分肢析派而爲浙右諸山其南出則爲建德之金紫峯以及雲源諸山東西兩百照其支阜融結而爲淳安縣其北復爲白石巖龍塘山至杭之於潛臨安蠭起而爲東西兩天目龍飛鳳舞始盡發其靈秀蓋名山云山顛有龍池泉出其中裂山而下石門九鎖對峙如峽至山之腰傾爲瀑布與石相觸澎湃激射如噴噀狀石後有潭莫測其底亦龍之

別宮也每天欲雨時雲出其上如戴帽笠居人率以此占陰晴之候無不驗者旱則禱之或得蜥蜴蝘蜓雨即隨至僧覺聖白傍近大家洪氏得錢爲倡募衆力結菴其下爲祈禱藏事之地余以雲心名之復請爲記夫深山大澤必有龍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山龍蛇所藏能出雲爲風雨法應得祀聖若行修持戒律頗嚴衣不敵寒食常怯於饑而勇猛精進無退轉心如是是可嘉已禱有比丘尼居山中事龍甚謹扣多應因并祀之蓋亦尸而祝之之意宜牽聯得書菴之始泰定元年九月某日某成明年某月某日求

余記者洪氏之子斌比丘尼俗姓汪山下民家子也

木齋記

廬山之下九江之上有隱君子方君子玉築室以教其子積而名曰木齋齋在居西若干步為屋三間四楹閒十有二尺縱横相稱虛其中以待賓客闢左右兩室設几卓陳榻置琴書壷矢棊局筆硯缾爐圖畫與凡茶酒之具日用之器率其子弟或弦或誦或投壷圍棊以為戲或焚香插花以為樂或留情翰墨或寓意圖史渴則烹茶酌酒倦則休息于床賓客過從方君坐談子弟侍立應對酬酢無不適意屋上複

閣倣古人尊閣之義列庋先世遺書而軒其四達以待登臨眺望開西窗而拄笏則五老諸峯閒先瀑布煙雲掩映如在几席之上俯東檻而寓目則長江萬里波濤洶湧以入于海而莫窮其極閣後為堂而露其上為春夏騰書之所屋後為亭扁以聽竹為晨夕遊息之地古木脩篁繁陰數畝此木齋之大槩也予不識方君識積於京師積語如此屬予以記夫陶縣令之高風李山人之逸趣千載之下必有聞而興起者方君豈其人耶何時擔囊負笈買扁舟過彭蠡泛大江抵康廬之麓摳衣升堂拜方君床下與積登臨嘯詠徜徉眺望吊古人之陳迹為當日之勝遊以窮木齋之景是則予之願也積歸趍而過庭其以予言而請積字叔高力行彊學醞藉而文為中朝諸老所愛

石跡山建橋記

石跡山為祁門最勝處邑人胡君俊夫始建玄武之祠於山之顛王君儒翁廼於半山之閒跨澗作橋仰視飛瀑俯瞰龍湫山川軒豁景物呈露又為石跡最勝處予嘗與王君之子存善遊而樂之時未有橋也今橋成而景益奇矣予故喜為記之橋之建以至順

三年十二月庚申記之作以明年六月某日予為郡人鄭玉書者胡默篆者錢塘吳叡

宜宜堂記

南里洪君味卿隱居求志政施於家上奉慈親下撫諸弟閨門肅穆族黨以和吾鄉之稱家法者歸焉年逾四十即為老計闢地一區高下相稱袤廣十畝謂其子斌曰吾將於斯鑿池沼築亭榭栽花蒔竹藝蔬植果以逸吾老而終天年吾無意於斯世矣汝其勉之未卒事而味卿卽世斌曰此吾父之志斌之責也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於是因其舊地圍以崇墉鑿

池築亭栽蒔藝植如味卿語而奉味卿之柩別爲一室殯置其中以諏吉卜謂其友鄭玉曰斌託交於公最早公之知斌最深曷爲名斯以昭吾父子之志實大惠也玉曰嗚呼天地一萬物也萬物一我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參賛化育垂世立教皆吾分內事也而況家庭之近乎世有厥父播厥子不肯穫厥父作室厥子不肯構者彼獨何心哉是蓋私於一己而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也若吾子者豈唯肯構且肯堂矣其以肯肯名之節夫再拜謝曰斌之事雖未能如公言斌之志敢不爲公勉玉曰未也吾言未矣昔者

子之先君子高尚不仕故能寄興泉石留意池館雖其經營布置弗底于成而子能成之以有肯肯之名而玉之先君子嘗仕于時學不盡試才不大用沉沒下官卒無所偶斯爲罔極之痛玉也樗櫟之材於世無補將貽先君子之辱朝夕是懼豈不大有愧於子之肯肯者乎然則子之先君子所以潛德弗耀厚積薄發者政所以爲子之地玉之先君子大才小用不盡所蘊者又豈無待於玉乎雖然古之學者憂道而不憂貧正誼而不謀利苟其心俯仰無所愧怍達則推以及人窮則獨善於己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之參賛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豈但不辱其親乎是則二父之志而玉與子之所當勉者又何必區區一園圃亭榭之間也節夫再拜曰公言至矣請書以爲記

雲濤軒記

吳孟思作雲濤軒於無何之鄕烏有之所使夷堅子志之夷堅子曰予嘗遊天目山宿獅子寺明日微雨乍霽曉日初升烟霧四塞雲氣在下有僧進曰山中雲海率三數年不一見子有前緣山靈效順真若天垂地湧鬼擢神揮子盍起而觀之子於是坐玉立亭

上憑檻俯視但見煙雲起伏如波如瀾上下天光一色萬里無有涯涘或遠峯高嶺聳出雲外又如蓬萊三神山縹緲水中舟不可近日從東上半在雲端則又如出於扶桑滄海之墟而不知其已在萬山之上也須臾煙收雲斂天氣清明乃無有一物又嘗觀潮錢塘見海門初白渺渺一髮油然若雲興於遠岫之間已而掀天柏岸漲海翻江聲震乾坤勢吞吳越壯觀爲天下第一此所謂雲濤者也予居闤闠之衝正當車馬之會室如斗大牖似甕懸而所謂雲濤者安在也孟思笑曰吾眼空四海胸吞雲夢以天地爲蘧

篠古今為瞬息凡宇宙間煙雲變化風濤出沒皆吾軒中物也又豈拘拘一室之間者乎何當與子挾飛仙乘怒翼超軼乎埃𡏖之外周旋於太虛之中仰觀六合俯視八荒則天下一雲濤耳何子言之陋也爽堅子於是憮然不知所云新安鄭玉聞而壯之遂次第其語而為之記

鄭彥昭讀書巢記

同姓名潛字彥昭者居長齡里與予家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予性敏悟志堅篤才幹優餘識見明遠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始予未見潛嘗有後生無可與語之歎及得潛而予恨釋然矣潛父隨宦東西未嘗家居母夫人專意教子潛慷慨有大志多與四方豪傑交賓客過從常無虛日母夫人出釵珥當所愛物供之無厭倦意以故潛得安心於學至于有成嘗於所居之西築樓一間廣不盈丈高二十尺請予名之予曰子之作是樓也將以為讀書之所而狀若巢然乎名以讀書巢何如潛拜曰叔父之言蓋有在矣夫鳥息於巢故舉而有飛翔之樂人居於學故出而有行道之功叔父之望潛者深矣豈但以其類巢而名之乎予笑曰噫子啓予矣予何言焉子其書之以為讀書巢記

靜虛齋記

乾明觀故有靜虛齋兵火後屋燬齋亦不存元統二年道士吳君定夫築山房以為修煉之所廼書舊額揭之屬予以記或者曰此老子歸根之論也子盍為演其義而記之予謂定夫名家子世讀聖人之書今雖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樂乎吾儒存養省察之功脩己治人之學故造吾而請爾吾又為老子之說以告之豈定夫之心乎故舉所聞於父師者而告之曰此周子學聖法也明通公溥之謂乎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矣靜虛故明而通動直故公而溥此聖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學者之所當學也雖然或者疑之定夫之名齋靜則虛矣其如動何夫靜者體也動者用也豈有有其體而無其用者乎在學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靜而不能動有其體而無其用者非吾聖人之所謂道又何必告以聖人之學乎定夫莞爾而笑疑然而定若不聞者予蓋知其深有契於是說而難於言也故書以為記

重脩忠烈陵廟記

復至元之二年冬府判燕山馬侯佐治新安官府脩明僚釆協和政有所未孚事有所不便侯輙白府罷行之士脩其教農安其業差徭不擾租賦以時六邑晏然官以無事廼延見父老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禱祀者衆謂忠烈王自唐至今以功勞血食禱應如響侯識不忘明年春霪雨害麥民且憂饑年侯白僚長率厥官屬詣祠下齋戒以請翌日天體霽然麥遂倍收王有陵廟在郡北七里雲郎山中侯往謁謝則左傾右頹風雨弗庇侯喟然歎曰吾撫以善惡賞罰之權而教於陽王以雨暘禍福之柄而相於陰實一

郡生靈休戚之所關繫陵廟廢壞弗葺吾守土者之責也首捐己俸以倡凡厥在位各以品秩出金有差命歙縣主簿韓君世傑董其事逾月告畢內外一新士民乞靈莫不起敬韓君過予請文刻之石予惟隋之亡也海宇如湯歙宣睦杭婺饒六州之民獨不識兵當其大亂之時如處太平之世者皆王之力也宜其血食千載報祀無窮按歙縣有古丘墓凡三晉新安太守程元譚墓在予所居貞白里中今唯雙石人可識然沉淪土中殆盡矣陳儀同程靈洗墓在郡西南曰黃墩相傳即墓爲壇因壇爲廟今亦不知其墓之所在獨王以豐功鉅烈生有濟時及物之恩死能相其雨暘水旱之宜故自唐至今六七百年前廟後陵巍巍不廢功德茂矣漢以秦隱王有誅秦之功置守冢者三十家禁其樵採吳越錢氏當五代之亂保有兩浙後世亦爲立寺觀以守其墳墓此皆古今令典所恃以爲勸戒者馬侯以聰明才幹歷仕中朝故其出佐外郡知重民事能及於是是可書也贊是役者前推官廬陵歐陽侯齊賢知事東平王士鈞馬侯名楨字榦臣其祖琰嘗爲參政江淮省父澤廣平路總管蓋世家云四年十二月庚午記

耕讀堂記

鮑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

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予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脩復任公祠記

新安郡城之北四十里有寺曰任公寺者梁太守任公彥昇之祠在焉祠廢已久獨羅尚書汝楫所爲碑文具存予因暇日與二三友生過之乃圖興復鮑元

康仲安元康從子淙伯原觀以仁洪斌節夫各願出錢供費又得里人許紹德子華身任其事四明張文可可久監稅松源力贊其成縣令張侯聞之爲之丁寧勉勵使無違吾志於是謀於寺僧曰思睦曰誠真皆樂聞其請始克奉公法堂之右復其舊貫焉旣已事聞于郡郡檄張侯有事祠下父老來觀喜而鼓舞咸謂宜有辭刻石以詔來世而屬筆於予吾郡晉武帝太康元年以新安爲名至今至正八年一千六十九年其太守見於郡志者二百五十一人賢而見祠於其民祀而不廢於其後者惟公一人而已丘祭祀之法載在禮典世次更易遷祧有時雖富貴之極亦有限制則人之見祀於其子孫者有時而盡豈若公以善政被及其民沒而見祀千載不廢於此雖足以見公恩德之在民者深亦可以見吾新安之民所以報事其上者無所不至而風俗爲厚矣若夫公德行文學與爲政之詳具在本傳與前碑所錄此不再書姑記其祠之興復使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敢廢墜云耳張侯名顒字君用濟寧人

三樂堂記

余以才踈學陋無所用於世也退而躬耕壠畝將以自養間有朋游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上以爲肄

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之語名其堂曰三樂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由於天仰不愧俯不怍者在於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係於人今余也由於天者旣不可必得在於已者又不能以自盡終將有望於人而已則其愧怍有益甚焉而亦何以爲樂也雖然學於是堂者及時盡力加以百千之功視余之悠悠歲月不能盡其在已者至於老而自悔乃有所望於人也以爲戒也而益勉焉是亦師資之道而固余之所望於後學也

小毋堨記

里人以草木投溪澗中壓以沙土絕流爲堰鑿渠引水以灌田謂之堨小毋堨者在余居之西二里其源發於靈山自源至堨才十里朝盈而暮涸者也歲農家待雨霽備草木及舉事其流已竭矣蓋未嘗沾其灌漑之利也後至元某年冬從子紹謀易以石梁圖爲永久徵工於農然聲四作人或難之紹不爲止乃伐巨松列置水中縱橫其上布石爲底卷石爲蓬取碎石雜置蓬下以實其中擣石之灰苴其罅漏梁成橫接兩岸其平如砥然後立木爲柱布板爲閘山水暴漲則啓閘以洩其怒溪流既平則閉閘以障其溢農免傭築之勞田享灌漑之利人始歌之至有欲祀之者紹又割田三畝令收其租入以供春秋祀事及凡堨之歲費積其餘以待傭葺於是堨之事始備可以傳之永久矣堨之音褐吳楚之方言耳按韻書堨有揭竭遏三音而不音褐皆云堰也柳子厚袁家渴記雖云音褐而所用乃渴字吾郡舊俗相傳用韻書堨字而音如柳子厚記今姑從俗庶便觀覽云

〔文集 卷四〕 一五

邵武路泰寧縣重建三皇廟記

泰寧縣三皇廟始建於縣治之西當時草創應令地卑屋陋不稱尊崇明祀之意至正二年縣令王君成吉因廢佛菴遷之縣溪之南二里且收菴田之入以供祀事然規模位置率多因菴之舊不能如式又溪水阻隔往來跋涉官民咸不以爲便八年今令鮑君始至因官民之所欲又遷之縣治之南鑪峯之下正殿三間翼以重簷檐楯四出前爲門屋五間揭以開天之門又其前爲櫺星門者三東西各一廡廡各四楹地位高爽規模宏壯既免跋涉之勞而尊崇之意亦稱矣走書屬予記之予聞諸夫子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三聖人者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生人之類得以相收相養以至于今皆其力也凡有生于天地之間戴髮含齒而爲人者所宜報祀無窮况於有土有民法三皇之道而爲治者乎自隋以前此禮未舉固爲闕典唐天寶中制始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致祭郡縣猶未有廟也我　國家龍興朔土治尚簡畧淳朴之俗隣於古初乃始致意三皇之祀於是郡縣皆得立廟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守縣令各以其服行事惟謹報本始也鮑君此舉可謂知所本矣予與鮑

〔文集 卷四〕 一六

君同里閈嘗相共講學知其存於中者爲有素未知其施於政者爲何如也近予從兄璿歸自閩中聞泰寧人誦其令尹之賢謂雖風紀之司不是過也然後益信鮑君之與予講於家者爲不誣矣故樂爲誦其所聞使刻之麗牲之石鮑君名同仁字國良新安歙人也予其里人鄭玉

富登釣臺記

歙南山水最勝浙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姊壻吳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閫余公廷心篆隷妙天下聞予之有是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爲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召辭還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後石里人鮑葉爲予結草堂其側虎臣字道威葉字君茂是月辛未記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績溪縣三皇廟記

國朝之制通天下得祀者惟三皇社稷孔子而已蓋治始於三皇學極於孔子農之功著於后稷祀之所以崇德報功不忘其本也績溪縣故有孔子廟社稷壇壝歲時有司行事如彝禮三皇廟獨未置前此縣大夫不知其闕典也部使者數以爲言至元元年今達魯花赤其言於衆曰縣地方百里比古公侯之國三皇廟不建爲之上者不知爲治之本爲之民者不聞古昔之盛因吾縣大夫之責亦爾民之羞也衆曰然乃卜日相攸得地於縣治之東所鳩工度材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殿堂門廡如他縣之制而雄壯有加焉既成以九月九日行釋奠禮文武官屬咸與薦祼父老聚觀咨嗟嘆息相與語曰使我曹得聞古昔之盛典禮之大縣大夫之力也其可無所紀乎礱石請書其事其惟伏羲神農黃帝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天地有不能爲其所爲者而況於人乎況於後之聖人乎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亦不過因三皇之治隨時而損益之非有加於三皇也其見祀

於天下享報於無窮宜哉　朝廷之令典縣大夫之盛心與父老之言皆可書也故不讓而爲之記

養晦山房記

木之能生於春以其當天地閉塞萬物藏蟄之時乃能收華反實聚其秀而納之根及其天地變化雷雨奮作然後芽萌甲拆生意衝突而不可遏人之爲人亦猶是耳幼而學焉壯而行焉蓋幼而不學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壯也不究之用則亦何以爲學哉未有用而不本之學學而不究於用者當其學時若無所爲於世而人以爲晦及其用也則人以其有補於世而謂之顯易以龍蛇之蟄譬之精義入神於言學切矣伊尹之耕於莘太公之釣於渭卒輔湯武之聖君成商周之大業此始晦而終顯者也孔子孟子以大聖大賢而不見用於當日然道隆天地澤被古今此晦於一時而顯於萬世者也夫顯晦雖有窮達之不同而於聖賢者無與也此予晦之所以致養而山房之所以得名歟予少時嗜讀書號能記誦稍長涉獵世故出入憂患中蘊鬱恐其心勞其體馳致健忘藥石不能愈思所以完神復志因遊黃山從祥符主僧借隙宇加闢治兀坐其間盡取天下之書而讀之以求聖賢之所謂道潛心而勉學焉庶幾董仲舒之不窺園陳烈之閉戶者昔紫陽夫子之冠也屏山劉先生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夫子能用其言以繼往聖千載不傳之學而爲百代宗師嗚呼夫子往矣予其徒歟

尊己堂後記

汪氏望於新安自隋唐至今代有聞人七八百年衣冠之傳詩書之澤不墜益振城南隅汪氏在宋淳熙間鄉先生曰伯舉與其弟伯虞伯言築堂以居讀書其間兄弟自爲師友樂夫天命之貴不假外物爲榮故尚書余忠肅公名以尊己邑州吳文肅公爲之記朱文公寓書尊己堂三大字揭之楣間炳如也當時名勝如鄂州羅公皆有篇什傳誦天下膾炙人口堂災於景定元年庚申繼而復之者則其孫某也元貞元年乙未郡城不戒于火堂復遘災惟時綿蕝草創卑漏湫隘視舊弗稱因循苟且者二十有一年延祐二年乙卯五世孫勝聖孚一清始更而大之高明爽塏宏麗靜深簷楹翬飛窗戶敞達烏聊前浮披雲後擁山若增而高地若闢而廣凡登斯堂者心若有所感而通目若有所豁而明格物窮理若有所見而得

操觚命辭若有所助而成一清則曰吾非敢廣室廬侈游觀也蓋以承先志彰祖德耳鄰其里人鄭玉使記之玉惟斯堂之建命名題扁作記賦詩皆當世儒先生長者玉得置名壁間託以不朽是固願也然斯記之作以吾文公而委重二公謙讓不違則玉何人而敢贊一辭焉第以堂之重建不可以不記姑記其重建而已嗚呼堂存則名存名存則尊己之義存而一清之先志爲不孤四君子之言爲有考也又烏俟夫記

向杲寺重建彌陀殿記

向杲寺在新安郡城之西寺後爲彌陀殿歲九月之望合四方善信作淨土會號曰西蓮社蓋一百六十年矣歲月滋久殿益傾圮寺僧德新告於會之衆得錢若干緡以改造焉既畢事謁余請記余惟先大父自宰鄉邑告老來歸即主是會先君子每侍坐家居亦往與焉余時以童子得奉几杖侍立左右見其歲事之夕旌倪咸至序齒而坐飲食之際内外肅然已乃結跏合掌默誦朗宣氣象雍容有足觀者此余之所喜聞而樂道也殿起於寶慶三年丁亥扁曰極樂則里人羅永臣之所書也泰定三年丙寅德新乃建是議先從父學正公諱共實始倡之同時都會首共人等僉謀以同衆力齊舉會之善信鄉之好施者咸有助焉乃以九月庚申撤其殿而新之齊廳五間則因其舊而加葺焉按佛書阿彌陀國土在天竺十萬億國土之西其民無有衆苦故名極樂新安爲郡介大江之東居萬山間其境四塞故無兵戈之擾而鄰里得以相保依山爲田素無澇溢堰溪鑿渠足以灌溉故無水旱之苦而老稚得以相守地曠人稀其氣清爽故疫癘罕作而生死得以相安其人復以禮義自持勤儉自處故其風俗淳厚家給人足有非他處之所可及者是即極樂國土矣又何必天竺十萬億國土之西而求所謂極樂國土者耶且一百六十年間星移物換世異人殊至元德祐之交鼎遷運改而斯會未嘗廢輟亦可見其土之爲極樂而其民之無有衆苦矣季秋之月農事既隙鄉黨鄰里父兄子弟咸會于此修設佛事之餘因其長幼之序語以孝悌忠信之道則斯殿之建豈惟足以資其冥福而於皇極之福亦有助焉此則余之望也敢以爲記

松月齋記

客有以松月名齋而謁記於余者余曰松月之齋何

如客曰吾居雲水之鄉結廬城市之會而有隙地焉地有古松數本樛屈偃蹇蒼甲若龍適當吾齋之前月上東山又在此松之外良宵美景吾坐齋上推窓憑欄輙見松月吾是以名之余曰噫嘻異哉子之名齋也今夫地有遠近景有優劣而月無不在焉世有古今人有賢否而月無不照焉是則古今之月一同而遠近無以異也自東坡以江上之清風配山間之明月而後天下之以山月為勝者有人也至於月生松外景若天成則世未有知其妙者堅貞夭矯歲寒不易者松也清輝皎潔容光必照者月也而月出滄海之上松影窓牖之間虛室生白素壁如畫此時此景則與世間月色為不同而吾齋之所獨有也此齋之所以得名與而余未之前聞也何時具扁舟過太湖訪子齋中哦松弄月收覽景物為子記之未晚也客曰公言詎非記乎吾請歸而書之齋壁客姓某氏名某毗陵人

黃竹嶺巡檢司記

黃竹嶺在休寧縣之西百六十里前至元間江南新附殷民未安時多反側乃設巡檢司置官一人行省版受吏一人兵三十人以守之及天下既平海宇寧謐若無所事乎兵黃竹在深山中幽僻不可處乃移治江潭江潭去縣纔七十里亦一墟市也然無吏舍就民居以為治無常所得盜賊寄繫閭閻情或漏泄案牘棲藏無所復多散逸前承後繼漫不之省元統二年春吾友程君以文以著書奎章閣借注是官始命於　朝既至慨然曰巡檢官雖卑亦　天子九品吏涖事無所非所以示觀瞻乃出錢為倡其隸於兵與民之好事者咸以錢助為若干緡而莫宜其地江潭舊有三官祠地勢爽亢山川四合為一方勝處請於提控官以緡錢貿得之昇三官像置道士觀以至元元年某月某日徙治其中除舊布新構塗塈各盡其美中為涖事之堂扁曰不欲東西各為一室以待部使者與大府之客有事過吾境者而館焉又以儀制之未備也兩旁繚以修墻列樹竹木其前因門為樓置鉦鼓其上候測更點以警民出入其西別為屋三間使吏處其中右廚左庫案牘度焉書抵京師乞記於閣老豫章揭公未至以文滿且代走書語予曰揭記不可得矣子其為我記之使來者嗣而葺之則子之賜也予念以文不卑其官能勤其事後之人或不能承其志也強為書其歲月著作之始然觀以

文此舉豈禍福利害所能動其中者乎斯亦可書也已若夫求揭公之文而再刻之則來者之任也提控官縣達魯花赤名也先脫因字仲禮官承事郎以文名文婺源人

聽雨舟後記

予旣爲李文卿作聽雨舟記又四年始識文卿於京師卿之言曰自吾少時即有江湖之興長而益篤甚欲上龍門訪七澤放古人爲萬里之遊而吾有母朝夕以奉養爲事安得舍吾所事以勤舟楫之勞乎然而良辰佳夕波濤上下漁歌響答江湖之樂雖不能心賞而目識之亦未嘗頃刻而去于懷也此聽雨舟之所說而子記之所以作也今吾不幸至于大故且除喪矣方將駕一葉之舟掛數尺之帆得意於風烟之上放情於滄海之間遍歷名山大川徜徉乎泉石之側以遂平昔之志然後歸卧此舟以終餘生此則吾情之所至切而子記之所未及者請書其逸語爲後記如何予乃諾而記之時元統二年正月二十有五日也

黃石施水菴記

休寧縣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黃石是爲四通八達之衢行旅之趨閩廣渡淮浙者踵相接也齊祈寺僧某未祝髮時在宋咸淳庚午因里人王公竹窓父母墓兆餘地卓菴三間其女兄程四娘者家饒於財又能割其所有以成某志夏秋設茗飲其中以待行者且買田園爲齋粥計傳之永久其徒某某某勤苦不懈相繼興葺又得王氏諸孫佐之凡菴之百具始備蓋七十年于此矣寺僧某懼夫歲月之久將泯沒而無傳也合其衆之辭款門作禮請書其事于石昔者予以負薪之役嘗有事于四方見七閩兩浙佛者之徒結屋道傍設粥具茗遇人輒合掌恭敬捧盂而前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及其去也歡喜餞送如主人之禮其賓客濟人飢渴之苦曾無德色於人予賤且貧財不足以及人力不足以利物心竊媿之某之請也故不忍辭雖然飢然後爲之食渴然後爲之飲視人之飢猶己飢之視人之渴猶己渴之本吾聖人事也佛氏最後入中國乃能得吾聖人遺意於道路踐絕之處天氣炎歊之時爲糜以待餓者爲飲以待暍者使行旅無飢渴之患雖吾聖人以己及人之心亦不過推是心以往耳記之又豈獨過乎某程氏子邑之合陽人寺在菴南五里栢山之下其衆曰某某某某云

王千里洪氏始祖墓記

王千里洪氏始祖府君之墓在其所居里中葉村之上官道之傍按譜府君諱政始门睦之遂安徙今居今里中數百家皆洪姓盖祖府君云府君之墓世次旣遠歷年滋多蕭茅篠蕩蒙翳其上墓道塋域無譏不治重以埋葬侵陵幾不可識十七代孫斌幼有至性每過墓下輙重感傷至正六年十二月甲戌始克伐石甃砌列以堦級聚土版築繚以垣墻立表其上請記於予予惟人之於其祖宗所以奉其祭祀守其墳墓者無所不用其至苟或祭祀之不修墳墓之不保則亦何以子孫爲哉且人有一金之藏猶必謹而識之恐忘其處况祖宗體魄之所存乎其於四尺之封表而異之當何如也又恒見中原士大夫家遭遼金之亂高曾之墓已有不可考者而况十七世之遠乎我輩幸生江南承平日久祖宗墳墓無所遺逸子孫世守雖百世可也而况十七世之近乎然則知其所在而不知所以守之其罪將有所歸矣若斌者豈惟擧一家之廢墜實流俗之軌範也予故樂爲書之使世之爲人子孫者知所勸戒而益勉焉斯記也豈特爲洪氏設哉斌字節夫予爲邑人鄭某書者婺源

程文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婺源汪匯謂予曰匯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鳳亭里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匯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鳳嶺環嶺左右皆其子孫之居以其墓之近於家也昔者歲正之朝族人子弟會拜族長之家然後以鼓樂前導省謁墓下還宴於家明日以次謁先世諸墓遍而後止故墳墓無所遺失近年以來省墓之禮旣廢墳墓之失隨之矣鳳嶺之墓或剏爲宮室或開爲道路或犯以犂鋤五患幾於備矣侵陵之禍至有不忍言者匯之父子方謀於家圖爲與復族兄梓聞之曰是亦吾之忘也乃合辭以告於族之長族長首助以錢力贊其事然後遍告族之人聞者以喜侵者以愧於是宮室以徹道路以塞犂鋤不敢犯而侵疆盡復矣又懼久而復有斯禍也圖以垣墉周五十丈負土封之累石砌之剏屋四楹以爲拜掃之所族人讓德又建重門焉先生幸賜之言使刻墓上俾吾萬子孫嗣而葺之無或廢墜豈惟宗祊之幸實風教之幸也予聞葬者必誠必信之道古之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厦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識之欲其

既堅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聖人爲之泫然流涕况於侵陵驚犯乎然非有祭掃之禮世次既遠不至於遺忘者幾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來莫之能廢也然則汪氏之事其亦可書也矣予又聞往年汪氏先墓有爲盗所發者匯之祖天祐傾家以訃賊又爲人所侵欲者梓之高祖友義竭力以陳辭予故牽連書之以見匯梓此舉其淵源有自兕善善原其世亦古之道乎匯之父名明仞其族長名元偉於匯爲族曽祖云

一文集卷五 十二 相補

重修横山路記

歙東南境接杭之昌化自昱嶺關至郡城百里而遠出入山谷間無跬步夷曠者其間自小坑口至溪子里舊路由溪下崎嶇坑澗中厲揭二三十度行者以爲病其險絶處高則架木爲棧低則壘石爲塘修葺無時官民勞費至不可勝計㑹宋岳武穆王飛提兵過郡境至則溪水大漲軍不可前王命大衆伐山開道由三嶺出遂爲康莊且省其程三之一焉由其途者咸歌舞之蓋二百年於此矣獨葉村之下地曰横山上倚懸崖下臨深溪號最險處 國朝至元中討平西坑寨之亂里人洪君聲甫雜木石爲路取平正以通軍馬事出臨時不能經久梅潦侵齧漸致崩陷負者側足而步乘者執轡而趨聲甫之孫節夫與其弟仲德季安謀鳩工選良伐山取堅層累而上如城如堵鱗比而成如砥如掌於是戴星步月不擇地而可履矣又於其傍築亭以休行者而祀武穆王其中予按武穆王以紹興元年提兵討楊么過此故老相傳軍過巖寺鎮夜宿人門外居民無有知者黎明啓戸見㷀迹宛然方知王兵已過矣其持己律人有大過人者蓋古之忠賢天地因之以立極人物頼之以有生者也開路之役乃其餘事然功在吾州比之秦

一文集卷五 十三 相補

渠蜀堰歷千萬世而不可忘豈但見甘棠而思邵伯也哉節夫舉此於二百年之後使王之功績因之而益著其視世之修橋路徼果報者爲不侔矣予懼王此遺跡國史既所不書又復逸於郡志歳月滋久將遂無聞乃併書之使節夫刻之道上不才名氏亦將託王以不朽也

上清靈寶道院記

謝君叔畊過王言曰本真不天蚤歲孤及長覊旅江淮閩蜀間險阻艱辛歷萬狀久而後獲歸以至於此而無有子也昔在大德五年嘗走龍虎山中致謁太

素疑神廣道明德大真人是爲嗣漢三十八代天師
乞披度爲道士願以城南居宅爲道院節朔讚誦如
宮觀禮隷上清正一萬壽宮本真將終焉事下如請
俾禮疑和宏道玄妙法師劉公立中甲乙相傳勿隳
十一年道院成屋凡百餘楹太清殿居中前則玉皇
閣左右奉群真後重屋以處徒衆儀制畧備賜上清
靈寶道院爲額乃割已田五十一畝歲入租以稱計
者六百三十有六以供吾徒而積其六之一有奇爲
繕葺備復命吾兄之子曰安老爲吾後以奉先人烝
嘗所存田以畝計者六十有七耳願記諸石惟三代

以上天下無遺材士君子皆爲有用之學後世高見
遠識之士或不爲世用輙相引去山林藏遯而人遂
指以爲仙雖以子房之賢及其晚年且謂欲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遊蓋始顯而終隱漢初天下未定曹參
得蓋公之一言而齊以大治既隱者又爲世用是其
清凈合道明哲保身固非後人所可擬及然其爲學
又豈必以捐絕世務而後爲高哉今觀是舉既不畔
吾先王之法又得以盡其師之教是可書謝君世居
新安祁門縣叔明字本真名其先君子諱及篤學有
聲譽與秋崖吏部方公爲同門友嘗補太學生叔明

今年七十一童顏兒齒行步如飛蓋得於所養云

龍興觀修造記

老子之教清靜無爲而已秦漢以来乃有神仙解化
飛昇之說至於正一之宗冠鼇以爲飾宮觀以爲居
行符水以救疾病設齋醮以祀天今唯其徒獨盛於
天下者以感應之機在人爲易動禍福之語入人爲
已深也然求精修不懈足以傳其師之教而副世人
之所祈請者蓋亦未之見也不老山龍興觀自昔高
君景修以法籙煉度爲四方所尊信誅茅于此逮吳
君岳卿得觀額而名之鄉先達鄧守羅公爲之記遺

宋末造愚遷物改世異事殊重以山高氣寒風雨侵
蝕簷頹壁壓支柱不仆而已至今住持提點元素沖
妙真一法師陳君崇正乃始有意興復而加充拓十
數年間心憔力悴銖累寸積克底于成內外巨細靡
不完好三清像玉皇像七星十一曜像諸天神王像
瑰章寶藏飾以金碧光彩相射照耀人目添覺易棟
而加整飾則三清殿藏殿東西兩廡也其重建者爲
法堂爲玉皇閣其創建者爲東華樓爲屋十五間凡
若干楹合修造之費鈔以錠計若干米以石計若干
春鋤斧斤之役以日計若干出於已者十之三化於

人者七起皇慶元年壬子訖天曆元年戊辰又慮其久而將不繼也寡田積穀置籍以稽出入立修造之局使其徒世守勿壞用心勤矣師字眞空邑西人頎然長身目光如漆誠意懇懇專事禳禬諸公貴人爭相迎致之用是有所樹立蓋予所謂精修不懈者因其謁記畧叙梗槩使刻之石若夫山川之勝沿革之故羅公已著者此不復書

怪松記

新安在萬山間植物最繁屬縣皆宜杉而歙獨宜松山顛水際青青不彫者皆松也然地奥氣和松皆直榦叢葉不異凡木故雖繁而不爲人所稱道郡城東出二十里又折而北二里鑿渠引溪水灌田曰豐堨頭主人即溪上爲壇以祀社植松其傍爲社木不記年數矣今存者五株其西四株皺膚裂甲擁腫擧本樛枝跦葉屈曲槎牙與他松不類或一枝夭矯飛入雲漢如虬龍上騰雲霧四起或一枝横出低垂掠地如飛鷹旋野狐兎在目利爪方張或蟠結如車輪或曲折如矩尺遠視之則青山蒼蒼翠色照眼近視之張盖當逵横縱布頃四緣飛舞班荆而坐恍若箕踞巖下徐欲上鐢藤蔓聯絡枕石而卧則疑偃息髙堂飛楠華掖蔽虧天日其東一株枝皆下垂蓊鬱葱蒨又如卿雲騰空飛鸞翔集予嘗坐卧其下不能捨去須遭亂離庭户之外即如江海不見此松四三年矣往來夢寐神遊而賞識之至正十有四年立冬之日與友人鮑以仁行視東莊復過其處相與游衍咏歌如見故人情不能割語以仁曰此松以偃蹇不材爲世所棄故得置身寂寞之濱而免於斧斤之患同於予之出處且去吾家不一舍遠所與世道漸康四方寧謐賓客過從或挽舟遡流或肩輿就陸時一過此彈琴賦詩酌酒釣魚與此松結歲寒之盟爲莫逆之友以盡餘年之樂實予之願也以仁作而言曰先生此舉因斯松之幸矣他日莊中稍有羸餘當以其貲築亭松下門人弟子日奉几杖來遊來歌庶幾昔人風乎舞雩之興又諸生之幸也可無一語以紀其事使之流傳以爲佳話乎乃誦其本末使以仁書之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碑

皇元至正勸勵賢能之碑

至正八年三月丙寅
皇帝御興聖殿速古兒赤臣朶兒只雲都赤臣不顏
帖木兒殿中臣宇羅帖木兒給事中臣買住侍中書
叅政臣福壽郎中臣帖理帖穆爾言徽州路達魯花
赤臣哈剌不花循良之政恭謹之行著聞于時臣與
丞相等議宜賜綺帛一表裏爲天下勸
制曰可五月丁未使者及郊令郡文武官屬迎于東
門之外郡鄙之民巖穴之士奔走來觀塡街塞巷蹈
躍鼓舞歡聲沸騰於是城郭生輝山川增重既交相
慶幸以爲太平之治正在今日身親見之而文字無
傳頌聲不作何以仰答
聖天子嘉惠下民之心與揄揚我侯豈弟之政臣玉
竊惟我　國家起自朔土立國以仁郡縣置吏專用
不擾以安集其民人
今上皇帝潜龍嶺海歷試諸難謳歌獄訟天下歸之
然後入踐　大寶故知生民休戚繫於郡縣乃重守
令之選嚴賞罰之科考其殿冣以爲黜陟復慮內外
隔絕民情壅遏久任於內者必授之以州縣久任於
外者必擢置乎省臺其法既詳且密矣三品以上並
令　陛辭
上親諭德意餘官亦須堂叅聽宰相宣　旨德至渥
也至於簡其賢能加以錫賚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可
謂得治天下之要道者矣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混一海宇并九州四裔塵坌清大邦小邦連絡
城建侯置牧相縱橫考課黜陟法既精賞罰孰敢紊
厥程緯繹惟我新安氓女事麻絲男事耕賦重役繁
困科征操刑論律宜用輕天惠我侯知民情政尚寬
簡心至誠我心如以石就衡父父子子及弟兄三年
不代奏政成於穆我
皇聖且明對衣遠賜侯是旌傒來聯鑣出郭迎歡呼
動地春雷鳴琢辭刻石致頌聲爲我擊壤歌太平

徽泰萬戶府達魯花赤珊竹公遺愛碑銘

鎮守徽州路泰州萬戶府達魯花赤珊竹公既致其
事郡之學士大夫與其三老俊民聚而議曰昔珊竹
氏之未至吾里巷之騷然操戈之士日至乎吾門刼
虜以爲業殺人以爲戲吾祖父之丁是禍也慘矣逮
珊竹氏之既至吾里巷之恬然朝弦誦而莫燈火耕

田而食鼓腹而嬉享太平之福者六十年矣初公文
武忠孝冠于一時號令明于六邑涖官日久德源日
浚令聞益彰今而退休于家傳襲厥子使吾民世濟
其美始終進退有足書者其遺愛又詎可忘乎礱石
召王使書之玉惟　國家監前代郡守專政之弊各
路設總管府以治民萬户府以統軍使民輸粟以贍
軍軍執兵以衛民軍民相需以成治安萬世之良法
也然法久必弊弊而不更則民受其害矣先是至元
二十七年郡軍政暴虐民不堪命起而訟之　朝廷
議以徽泰萬户府兩易而廣威將軍奚加解實領萬

夫來鎮玆土一視軍民而于愛之合郡之人如去強
暴而就慈母則公之祖也在郡六年竟卒于位公父
脫烈興官者事勤勞滋篤不幸蚤世時公尚幼力學
不廢克自樹立以世其官總裁軍政三十有七年申
嚴禁軍既不擾民自安之至於軍有飢寒如已疾
疢惟恐有一軍不得其所也故其將校士卒臨難赴
鬪又能竭力捐軀以衛其上前後累平大寇皆著奇
功漳州李志甫之亂江浙萬户集者九人公長身虯
髯賊中號爲黄鬍子萬户望其儀表輒相引逃避莫
敢與敵事定論功以公爲第一例當升閫帥公終不

自陳班師及境始聞其祖母雲中郡太夫人之喪號
慟屢絶徒跣就位人稱其孝焉公家世貴胄身躋顯
仕而用軍行師能與士卒同甘苦臨陳對敵關弓上
馬氣奪三軍平居暇日與諸儒先生論説詩書謙恭
下士不異寒素真國之賢臣時之良將也按蒙古氏
族珊竹臺亦曰散朮䚟其先蓋與　國家同出視諸
臣族爲最貴公之高祖純直海佐
太祖皇帝取諸國定天下有大功已而懷孟軍亂又
以一言全活其衆懷孟人廟祀之賜號宣忠協力崇
仁佐運功臣封定西王至廣威將軍始以瓜州等處

軍民達魯花赤轉萬户府達魯花赤用　國家故事
子孫世襲公名帖古迭兒字元卿初授明威將軍累
升至昭勇大將軍系之以詩詩曰
皇元受命海宇爲家雲蒸霧滃豪傑紛拏惟時珊竹
撫定懷慶俾玆殷民罔不用命
帝曰俞哉宜有爵秩侯封萬户傳爾千億　寶璽給
券明珠耀符總師七翼出鎮海隅徽民籲天和闘告
急曰予將士暴不吾恤公卿廷議惟珊竹賢爰命珊
竹以其師遷師既至止無敢失律民亦樂只安其家室
暨昭勇公善繼善承歲歷世七朝夕戰兢兢爰克武惟

忠惟孝克慎厥職以圖報效功成勇退傳襲不疑出
處之節時措之宜施侃一口載頌載揚曰惟珊竹吾
何敢忘廼集廼議廼伐山石刻此銘詩用歌世德

徽州路達魯花赤合剌不花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立經陳紀設官分職所以為吾民者
至矣各路設達魯花赤一員位在守貳之上所以總
裁政務表率僚釆監臨一郡者也按譯言達魯花赤
漢言括橐玉也言政之得失係於長官猶橐之啓閉
在於玉耳新安居江東上流其境四塞舟車不通使
客罕至其官屬又無公田之入以充廩稍斗糴市井

下同民伍士大夫之臨是邦者非勵廉謹之操躬節
儉之德其不至於妄作威福貪婪黷貨以為民患者
鮮矣至正四年冬合剌不花公以通議大夫台州路
達魯花赤移監新安廉平自持與民更始休息專務
以德為化鞭笞幾措不用郡介萬山民艱粒食且租
稅重於天下歲永豐倉受輸糧米飛走攫攘病民為
甚公知其故親臨監視召民兒女子語之通其利害
緩急雖有限期約束亦不為用曰法所以防姦事苟
辦集法又可盡用乎積弊既除民歡趨之期亦不愆
也六邑詞訴就決於途或有誣罔自慚而退向之儧

行州縣指麾曹案者皆屏跡閭巷莫敢吐氣期年之
間遂至無事六曹蕭然坐嘯而已公乃自挾方冊攜
一羊皮坐於山巔水涯歌詠終日或進農夫野老詢
以民間疾苦官府得失相忘勢分不知其孰官孰民
也公之為政如是而已然視其人無怠遽之色無疾
厲之聲視其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視其宇庭
無留訟獄無寃人吏守其職視其野男耕女織父慈
子孝而民安其業蓋公嘗與金華許謙先生遊其為
學專以誠意不欺為主故其臨政忠厚惻怛視民惟
恐傷之民亦戴如父母也公既及考代者不至大臣

考績以公為天下最事聞于
上賜衣帛一襲且布告郡國使知所勸然後賜環蓋
異數也公既去郡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咨嗟太
息重公之去於是歙父兄諸母謂其邑人之子鄭玉
曰爾之所以得安田里誦詩讀書以詠歌聖賢之道
者皆侯之力也可無文辭刻于金石書示子孫以無
忘侯德乎玉惟西都之治度越古今循良之吏前後
相望及其後也龔黃卓魯相繼出焉原其所自始於
曹掾為相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深
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所以人人忠厚恥言人過

公之為政真古循吏學問深醇殆又過之昔人謂在
任無赫赫之蹟者必有去後之思玉於公信之矣公
蒙古人傑烈宜氏玉既論其事如右復為詩系于左
方并以致吾民祝頌之意焉詩曰
吳楚之交郡曰新安牧伯之長刑政尚寬俗化醇厚
民以又寧政成考績治以最稱
天子曰都賜之以帛帛匪爾私以勸邦伯公既代矣
民懷去思刻詩貞石我無愧辭黃山蒼蒼黟水茫茫
山增川至福祿無疆公享福祿以祐我民入作夔龔
敷對　丹宬天際海壖均被公德地癖賦繁毋忘下
邑

章孝女雙廟碑

按新安志歙縣人章頊二女與母程登山採桑母為
虎所攫二女呼號搏虎虎遂舍去母由是得免刺史
劉贊跂二女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且復其家觀察
使韓滉奏贊治狀　朝廷特賜旌還事載唐史今郡
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
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姑嶺亦曰義姑
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仍存故名予嘗過
其所訪問父老猶能歷歷談孝女事為之徘徊太息

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節夫氏聞風而起慨然以為
已任即村傍青山菴之前軒四楹為孝女之祠肖像
其中且為買田以供香燈之費而命章氏之孫住菴
曰覺旺者掌之予又得請於有司令長吏歲時致祭
如我　國家故事於是書其本末使刻廟中夫以二
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
忠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為虎所攫二女愛親之
心勃然而興發為忿勇震動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
當是之時二女唯知母難之當救豈知己身為可惜
故寧陷虎口而不自顧虎亦為其所化而不自知且

天下之冥頑不靈者獸也獸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
且化之而況於他物乎況於人乎觀於二女之事則
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者皆在我之忠誠有所
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載之下想而像之二女
之英烈猶凜凜生氣況於當時乎況於親見之者乎
其見褒於　朝廷得祀於鄉里不徒然也祠廟湮廢
若此豈人情也哉然則二女祠廟之復有不可已者
矣自今像設方嚴祭祀時舉過其祠下者孝愛之心
油然而生婦人女子亦將觀感而化矣其關於教化
繫於人心豈細故乎因為詩三章使歌以祀孝女并

以勵夫風俗云詩曰
嗟弱質兮誾誾發至勇兮至仁鬼神兮威動猛獸兮服馴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泱且洄山高水深兮天宇開雙鶴交飛兮孝女來生人兮林林習俗兮日以沉仰遺風兮如在慨千載兮良心

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脫因公去思碑

至元二年丙子冬十有一月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脫因公既代且行邑之人士相與攀留不獲餞于東門之外父老號呼兒童涕泣退謀於其鄉先生建康府判汪公走書旁縣鄭生使紀其事刻之堅珉立于道左以播公之德以慰邑人之思爲來者勸休寧爲新安望縣地大人稠訟牒紛宂爲之上者苟失其道則姦宄狡獪並緣其間益難治矣公至之始即召父老宣布　朝廷德意示以法令所禁使民知所趨避遇有骨肉之訟語以人心天理無不感悟悅服至於欺誕之辭則折以是非曲直如龜卜燭照洞見肺腑訟者輒扣頭謝罪而去其或怙終不悛則痛繩以法用示懲戒前所謂姦宄狡獪者匿影藏形之不暇奚暇梗公之治哉越明年政孚於人訟牒視舊十損八九公知其民之可與爲善也於是興舉學校崇祭祀以嚴

莊肅之心葺齋廬以爲藏修之所公退之暇則就學宮進學者談經論史以明爲治之本又明年訟牒益簡官以無事於是因時之制建立伏羲神農皇帝之廟以彰崇德報功之意以期復古還淳之盛及其將去則又懼後之人或不能繼也於是分布條教定立規式取甲令之期限以爲程度使民先事賦入而吏無催科之勞驗民力之高下以爲差徭使吏以時召役而民無爭糾之患繼公而來者守而勿失則爲公之治蓋不難矣然則公德之在民者何時而可既乎宜其在官而民安之既去而民思之也三代以下吏治莫盛於漢漢之縣令著稱卓茂茂爲密縣有告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直以兒女子語之真若以情破法矣然而忠厚之風和平之政雖三代盛時無以過此是其著之青史名曰循吏政不以其發姦擿伏之爲能而以其慈祥愷悌與民相安於無事之爲賢也方今之吏頹墮委靡貪婪敗闒者固所不論至於表表愈偉爲衆所稱號爲能吏者則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豈有政教並行寬猛相濟如公之治休寧者哉其亦庶乎有古循吏之遺風矣公字仲禮畏吾兒氏世居汴梁祖父皆有勳

勞閥閱其在休寧每歲部使者行部民遮道借留公者以千計事上憲臺與之且將置以風憲之任而公去益不可留矣是舉也雖曰進賢以勸善夫豈其民之心哉玉既書其事復系以詩使其民歌舞之詩曰

惟邑有長始自我 朝監縣應務首出衆僚事有可不政有否臧民之利害長猶之坊斗牛之墟海寧之邑民比鱗居訟如毛集我公之來不亟不徐伊民之縣如穴之蘇其庭如水其野如春熙熙洽洽惟公之民公既去只民失慈母疾病寒飢孰知其苦漸水悠悠率山蒼蒼山渤川竭公德不忘告我婦女詔而子孫祠鄉之祀以報公恩

碑銘

朱愛梅墓銘

愛梅姓朱氏名璟字景玉愛梅其小字也人唯呼曰朱愛梅云按朱氏新安之望宋淳熙間有爲廣東經略安撫使者於愛梅爲高祖至父世賢家事益落愛梅少時讀書郡齋郡學官有藏米元暉畫者曰張璧上愛梅時從旁竊觀之至撻之不肯去久乃得其妙及長又愛高彥敬青山白雲之作遂合二公之法自成一家得意時即爲之然聊以自娛不爲人所役嘗以家貧母老不可無祿仕求爲績溪西坑寨吏居三月曰是豈我輩所堪爲也竟棄去平居人召之飲輒往不辭與之嬉游或數日忘返家屢絕終日不得食不見其有慍色一日天大雪獨坐空山巔人問之曰吾將以增吾胸中之丘壑耳至順元年七月二日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三未娶無子郡人鄭玉懼其事之不傳也乃爲銘刻之墓上銘曰

世有幽人蘭芳芷馨天胡豐於其才而嗇於其齡吾欲問天而天冥冥吾欲問人而人不聞姑取其孤高之行貞潔之操書而刻之堅珉

處士王君墓誌銘

王氏故爲祁門宦族方其盛時宗親子屬聯名仕版二三十人其最顯者曰某官至江西提刑直寶謨閣往年先大夫作尉祁門玉獲過王氏之居曰平里在縣南五十里其山川舒平地多沃壤繞屋植禾黍老者耕田種樹以肥遯爲心少者好學工文詞用意科舉期復先祖之烈處士名廷珎字子真則老而尤賢者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註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閒耳性嗜棊與客對奕終日忘倦曰吾嘗慕諸葛忠武侯之爲人今世承平無以表見胸中八陣圖法聊以助吾手戰而已延祐四年歲適大侵先是有司出社倉粟貸民至是秋成責民償官民無以應令皆將逃散處士盡出所有粟代里中輸官民乃安業後二年處士改築室里中人曰王君嘗代我輸粟德不可忘爭趨之處士復厚其餼勞人感之益篤稱爲長者年甫五袠即以家事付其子存善日唯抱孫祖吉戲弄花下與賓客飲酒賦詩時事不一語挂口元統三年三月甲午病且死謂存善曰尤昌下里之兆吾所自卜也死必以葬我惟禮制之大不可違自始死至

祥禫其一遵朱子所定家禮存善旣用治命以五月庚寅終大事走書請銘墓上按處士生至元十有五年閏月癸酉享年五十有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同邑胡姓銘曰

祁山之南閶水之上奕奕王氏爲民之望吁嗟處士
遭世中微碩果之食家政用施修身以德裕後以學
德學之報伊農之穫樂哉斯丘惟君之阡手所自築
蔥氣鬱焉刻此銘詩昭于來世潛德之光永永無墜

從弟琮墓誌銘

從弟琮字叔方先仲父諱椿齡之子也仲父早無子從兄璹本洪氏於先祖母爲姪孫仲父取以爲子仲父晚生琮而死嘗命琮父事其兄故琮視兄猶父兄撫之如子友愛篤至琮年十有五從吾友程文先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一時號能書子有山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琮從予遊三日盡得吾意其聰明敏捷類如此且善幹蠱知艱難無子弟之過意其必振吾宗也至正三年癸未四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二某年某月某日葬所居西南百餘步予悲其竟夭死將無聞於世乃爲銘刻冢上銘曰

嗚呼琮乎千里駒今其死矣天喪予無可奈何徒長

吁

鮑景曾墓誌銘

景曾諱魯卿姓鮑氏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千百言天文地理歷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於兵法與神僊修養之說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又無相知有勢力在位者相推挽以致其能喟然嘆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吾將行之於家又何必天下乎乃治產積居曰他日苟有贏餘亦足以仁吾三族賙吾鄉里況子孫衣食給足可以安心於學讀書致用以自效於世猶吾得效也不猶愈於已乎其理財也以任人

爲先不計其斡贏得夫而卒享其利其買田也望原隰之高下知田畝之肥瘠嘗有瘠田人棄不治景曾厚價取之曰異時必爲良田又有厥土上上人爭欲得之者景曾棄不取曰數十年後遂爲磽确矣已而皆然其自病也知脉絡之受病曰某經病矣其飲藥也識藥性之寒溫曰藥至某經矣明日病愈至期而愈嗜書如飴雖家務叢襍手不釋卷其夜讀也每至鷄鳴方就枕席曙色才分書聲又聞於隣壁矣其爲學也專以講明心法爲主而以修飾行義爲先其論人也則以識見高下爲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田過千畝即識其子元康曰田不可復買矣賦重後繁反爲子孫之累供給在官日夕不暇又奚暇讀書明理以修其身乎吾將效鴟夷子皮之爲矣景曾世居歙之唐越里與予居相望咫尺中有蒲亭之山常使跛奴載酒與予坐蒲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易若身歷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耳及言古今治亂自三代已下至于今日無不提其要領而中其肯綮使其見用於世其所立詎可量哉景曾生以至元十八年二月八日卒以後至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葬以至正九年八月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五曾祖諱衡祖

諱宗巖世號長者父諱壽孫嘗爲徽寶慶兩郡儒學教授方至元之變盜起里中教授君與其父皆爲賊所執父子願相代死賊猶豫未敢殺會亂起林薄間賊疑官軍至皆走散父子俱得免人以爲慈孝之報至今稱慈孝鮑家娶同里程氏宋吉國文清公孫女男一人元康也先是景曾無恙時嘗從平原山川之勝歲一過之謀卜葬所而莫定其兆後予與元康按行其處指而異之元康拜曰此先君子之志也遂舉以葬焉且以銘請予素善景曾不忍使景曾無聞於世乃使元康買石太湖之上刻予辭以銘其墓後

有式車下馬而過者曰此鮑景曾之墓也其或由吾
銘也夫銘曰
平原之山公所盤旋平原之水公嘗涯馬山水之間
遂爲公阡我作銘詩庶或有傳於千萬年

有元封黟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鮑先生既卒于亂兵鄉之善人相與語曰天於亂離
之際善惡之報爽矣吾儕何所恃而無懼乎其孤同
仁泣語余曰先人積善以遺子孫而不獲令終同仁
之罪大矣萬死不足償責尚何言哉雖然先人之善
行不可沒也乞序而銘之使先人之志得白於九原

則世之爲善者尚有望於後世而無懼也按鮑氏世
居郡城之西門二府君諱榮始遷棠樾至先生十世
矣先生諱周字景文曾祖諱衛祖諱宗巖父諱壽孫
嘗爲清泉鹽場管勾徽寶慶兩路儒學教授至元初
與其父皆爲賊所執願相代死由是俱得免事載宋
史先生早歲出爲伯父諱元孫後所後曾祖諱衍祖
諱山先生性好謙和每早以自牧居家庭閨雖子弟
進拜躬自答之出遇童稚相與爲揖亦必盡恭謹無
有慢易之容其際事物人或以言相侵先生若不聞
或以勢相陵先生亦不較已而侵者陵者自負愧嘗
有怙強罵道語及先生者或告之先生笑曰彼非狂
即醉何與吾事聞者服其長者晨興焚香危坐取道
經佛典默誦朗宣遇朔望本命日作伊蒲供齋僧道
出錢米施貧乏妻父母死無子既殮葬之復爲置後
雅愛吟詩尤工五七言律所爲詩號薌林集藏于家
年五十自卜葬地於城南之葉有築室其傍使道流
守之名曰心田道院至正七年同仁爲邵武路泰寧
縣尹法當封贈請于　朝先生封從仕郎徽州路黟
縣尹夫人贈宜人九年十有一月　命下即心田道
院設醮三晝夜爲民祈福以報　國恩時先生康強

眉壽孫曾滿前鄉里榮之形于歌詩遠近傳誦十二
年四月紅巾賊由饒入徽據城以守民陷賊者五踰
月浙西道廉訪僉事合剌忽納督江浙之師自睦來
討九月郡城乃復十有一月賊復寇休寧守郡沙不
丁等棄城而遁適　朝廷所差太府太監卓駐馬以
所部屯湖州取道廣德寧國自績溪進攻寧國民周
鎬周銘周鎰招集亡命謂之民義翼附官軍以爲聲
勢軍抵郡城賊戰敗走民聞賊退相與攜持歸復故
業周氏兄弟乘民不備分縱其徒四出擄掠燒民廬
舍刼民財物牽民牛畜殺民老病幼弱數其耳鼻以

爲功績於是年德如先生者亦遇害十有二月甲子也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即同仁次德臣先先生卒孫男三人淡浚淮曾孫男二人葆龍保銘曰天道無知顛倒報施非天無知逢時亂離嗟惟先生曰攸好德胡不考終遭此惡逆身雖遭逆福在子孫欲知天道視其後昆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吳暾先生則所師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贖先生則所友也贖初字君實名贖後

更今名字本一本一日所爲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本一入邑必過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輒上馬夜半扣門相與論議連日夜忘歸時本一家尚裕延師開義學以教鄉人子弟先世占籍水站中疲於差役有所需本一輒售田園以供應自是日就貧困人不堪其憂本一處之泊如也余旣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爲而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游而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及再會于錢塘則

議論多不合然交情益篤後數年余以便舟過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錦沙之上至今猶往來于懷也亂後忽得其門人俞溥書則以本一訃矣且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按本一之先自尊駐府君任始居養材里至本一十有一世矣曾祖諱延宗祖諱堅考諱希説本一幼穎異精敏讀書日數千言聲名隱然出行輩上弱冠杜門肆力於群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爲將北游幽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反越人陳以道聞之聘爲義塾師自是稍往來杭越之間與之游者周公仁榮杜公本柯公

九思張公翥皆一時知名士天曆中柯公遇知文宗皇帝駸駸向用以書來招本一曰行成而名不彰朋友之罪也先生苟能此來從兩院舉國子助教可得也本一不爲往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而顯今數百年未有繼其躅者吾將買扁舟戴青披綠釣于烟波之上使人呼我蓑笠翁不亦可乎蓋其材長於剸繁治劇而不屑小用至正十有二年秋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總兵討紅巾賊于新安道由淳安將校多欲自淳安以西即屠戮以樹威聲本一迎拜道左面陳脅從罔治之典行師制勝之法言辭慷慨平章

爲世歲動命聖與廸語且欲留以自助會本一有疾
不果從行數十與檣遣人促之不得已往營中留一
日竟歸是年冬元帥沙不丁退軍淳安本一以書于
之謂曰徽城抵淳安一也二百里非寄人退無疾走
之謂本自之駐此弗退不我追爾彼若乘勝而追則
我之退何時而已乎又說以单車充衜徽城之策前
而中理闕者恇怯不能用識者恨之其爲學也必要
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㽞碎破壞其心術嘗語學者
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門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
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篇自首章至

文集卷七　一

第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令知
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章分句析其說甚
詳辭多不錄又嘗裒集先世遺文自尊睦而下謂之
內集尊睦而上及旁出者謂之外集復叙其出處人
爲小傳冠卷端號洪氏一家言其所自著曰庸言槀
凡若干卷四書易書詩則有考釋槀皆燬於盜十有
三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同邑徐氏
子男一人聾曾女二人長適何坦次適邵英聾曾將
以某年某月日葬本一某山之原王惟鬱湖之會卒
不能合朱陸之異同而陸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

深矣世無陸子辯善不以其學之不同而廢天下之
公言也本於本一𫍢安三十餘年其所學雖若有不
苟同者銘墓之責又豈得以此而廢彼哉姑叙其所
以爲學之槩以俟後世之知者而爲之銘曰
道喪千載乃生周程又百餘年朱陸並興長江之西
大闡陸學行不由知理以心覺淳安先哲多游慈湖
先生承之是訓是模源高流深若與衆異天慳其逢
百不一試潛德幽光永閟兹土我作銘詩用詔終古

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

歙之南其山峭拔其水湍激其人往往魁梧雁碩善

文集卷十二　一二一

謀能斷其豪傑又能因時艱難保聚鄉井策取功名
方至元初海宇草昧山林盜賊竊發陸梁殆無寧歲
二十七年績溪山民據西坑岩爲亂郡幾失守至勤
王師討之不克南里洪公聲甫設布韜畧團結保甲
招降賊黨九百餘户以爲内應幾其出入乃於大鄣
山邀絕險阻擒其肘腋十有一人賊勢大沮將移據
他所公親率民義追躡其後至淳安縣小蛇坑大擊
破之獲其渠魁檻送有司西坑岩平郡録其功上之
行省行省擬授歙縣主簿以聞　朝不報版授休
寧縣黄竹嶺巡檢未上改授太平路當塗縣慈湖鎮

廵檢盗息而民安之及其家居無事恂恂儒者若不能言公旣蚤孤事母潘夫人極孝謹伯兄雷奮性嚴厲公委曲將順唯恐失兄意以傷母心及分財取其少分田取其瘠新第旣成兄欲居之公又舉以讓焉公避地覆船山下所居平田數百畝溪流清淺山四環之真若太行之有盤谷焉嘗謂所親曰數年之後嫁娶旣畢吾當結廬山顚滅景於此耳嘗志不遂而卒時大德六年十有二月朔也諱雷犇娶同邑吳氏先配公德子男三人洋復英復出爲從兄鈞後孫男四人斌杰宅和曾孫男今十人矣先是公旣蚤世洋兄弟又皆不壽且惑陰陽家者言遂不克葬洋死泣以語其子斌使終大事至正五年十有二月庚午斌乃克奉公及吳夫人之柩葬于里西敬潭之上於是公死四十有四年矣斌從余遊以余知其家世爲詳拜且泣曰先大父不幸蚤世不克以功名事業顯聞于時其存心立行獨無可書以傳于後者此子孫之責也顧有文辭刻于墓闕余哀其言之悲也爲之銘曰

覆船兮嵯峩有美人兮山阿嗟予誅兮長歌爲琬琰兮不磨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表　誌　狀

修復先墳石表

先人嘗謂玉曰五世祖妣汪氏之墓在吾居之右西壢之前昔至元丙子燬于盗墳亦湮焉自吾父遊宦四方歸而吾忘其處詢之故老無有能識之者墳卒不復此吾父子無窮之痛也小子識之言畢泣數行下玉時聞命恐悚哭不能對明年先人遂捐舘舍矣喪復常乃畢精竭慮思復先墳以繼先志若非掘地見槨終成傳疑久而道路溝渠耕犂宮室之患益不能免元統二年十有二月庚申誓於天地告於祖宗曰此墳之不復玉不敢見乎廟見乎日月矣鑿地三尺璿槨宛然坐癸向丁去廳堦丈又一尺五寸玉再拜在地悲喜交至感極而慟先祖先人之志庶幾少慰矣記禮者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曼父之母合葬於防故夫子之言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封之崇四尺則墳之於墓自聖人然矣乃積土其上高及四尺廣圍二丈四尺羅以圓石立表刻辭告於後之君子與我子孫凡有人心天理者幸相與葺之毋壞毋奪後五日以

子六世孫鄭玉百拜謹識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先君諱千齡字耆卿徽州歙縣豖繡鄉人也鄭氏相傳自睦徙譜逸不可考今歙縣以鄭名村者四五所所自爲譜不相通先君幼從先生鮑公雲龍游學知本原於孝弟尤篤長游京師用薦者歷弦歌延陵羙化江寧四鎮巡檢陞溧安祁門兩縣尉改從仕郎泉州錄事未上以承事郎休寧縣尹致仕先王父諱安故從仕郎歙縣尹以封贈故進徵事郎王妣洪追封恭人先君爲巡檢江寧時有合陽寺僧失財而疑其

（文集卷八　一二一山

儕儕至以左證輙引服先君疑之贓無所得先君益疑非盜欲縱之儕懼刑因自誣服先君因指玉語之曰吾唯此一息所欲故入人於非者如皦日因縱之人以爲縱盜後得盜當塗境上尉祁門有盜牛者時法盜牛馬皆死先君謂以畜故殺人非法意故出之盜得不死在弦歌建弦歌書堂日與諸生講誦其中盜賊自息延陵有吳季子祠廨造祠下示以敬慕里俗爲化及攝祁門縣乃大修學校作興士類　至有鷹名禮部者因邑民以壻爲後黜之以明氏族之不可亂因叔父歸其從子之爲僧徒者爲後許之以

明人倫之所當重發擿姦伏一縣稱其政神明至順二年四月癸亥卒于杭州傳舍年六十七玉奉喪歸以元統二年十一月壬寅葬于里東方村先夫人之墓去先夫人之葬五年矣先夫人汪姓諱妙寧字靜德同邑永豐鄉人配先君無遺德教玉尤篤至婦道姑儀可法後世人謂女中賢聖封宜人延祐五年卒年五十五卒之歲弟璉生先夫人猶及名之先是先君卒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其里門里之人請於翰林學士揭公傒斯爲貞白里門碑刻道上距今十六年墓上石久未刻蓋有待玉今年五十日無

（文集卷八　三

聞大懼先德不揚乃取先君歷官行事梗槩刻之石至若氣象語言之雄粹德行問學之懿深顧小子玉所不敢論著者尚有望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云至正七年春正月戊午望

鮑仲安墓表

仲安諱元康余友鮑景曾之子也余與景曾交時仲安方讀書家塾未嘗與人接余又以負薪之役奔走四方不追家居故仲安未余識然仲安勤於讀書自經籍外諸子諸史以及山經地志岐黃醫書孫吳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年長生之說無不研究

翁尤以修飭行義為先及余終養優游林壑以故人子弟來從問學一見即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矣於是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玩索有得輙筆記之且曰上下繫辭夫子所以翼易程朱之說嚴謹簡畧盡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為有得嘗語人曰自吾從先生游於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者於應事處變得經權之說焉景會晚年仲安尚在幼沖已能出其智謀佐其家政及景會大故仲安既除

喪即曰先人勤苦起家蓋欲積有餘以及人况聚而能散禮經之善教也元康敢不力迺以其歲所入十分為率三分以饍老幼與凡家用三分以供公上貢賦及官府百費二分積蓄以待水旱一分賑恤族黨姻戚鄉鄰自親及疏各有等差又一分貯之別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隨其輕重量力周之遣嫁孤女收養孤子義之所在知無不為休寧有務官以酤課粥二女陷倡家百計求贖之使復為良設立社倉時其出內以濟里社之貧乏弛其息不取又嘗欲置坊局儲善藥以救疾病為不樂善者所沮朱文公舊有

祭田百畝為族人之無籍者所盜賣　朝廷既立文公之廟于婺源訟之有司數年不得決官民交相詬病景會嘗語仲安曰他日稍有羸餘當以其價與民而歸其田于廟至是仲安追思景會之語粥其材木之山得錢為中統鈔者一萬五千餘貫而文公之祭田始復其他濟人利物之事累數之不能終事母程夫人尤孝謹求新鮮於山澤取珍異於蘇杭時其食飲體其溫清無不得其志焉至正十有二年二月紅巾賊至饒州仲安與鄉人集丁壯結保甲捐財出粟以供費用及賊至婺源知官軍皆敗走度民力不可

支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携老幼入山逃避四月郡城陷賊購余甚急余將死之仲安謀於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先生死世豈可復得吾將傾家以解是難乃使其從子淡與吾弟璉以計行賕諸賊余始得免九月大軍克復仲安與淡璉首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勞苦成疾病且革譫語吃云殺賊十一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四吾邑之人遠者奔赴近者巷哭皆如喪其親戚骨肉焉余使淡主喪事是月廿日出仲安之柩于外以待卜葬越三日賊復至家遂燬焉柩獨無恙人以為積善之報仲安天資高卓識見過

人自其幼時為學已與流俗不類及從余遊講貫益精踐履益篤乃率同門為余築師山書院聚學者而肄習焉余方將以講授之事屬之仲安仲安亦將有不得辭者而遽死也豈天喪余乎天喪余乎乃叙其梗槩立表墓上以識余之所深痛云

周榮之墓表

泰定間先大夫為祁門縣尉閉戶不與人接遇有疑獄獨召縣吏周榮之與語至夜分不散余嘗疑而問之先大夫曰是人存心平恕且熟於律不肯妄入人於罪吾故咨焉及先大夫不禄而榮之亦不復任州

〔公集卷八　一六一〕

縣謝絕人事不相聞問者數年已而聞郡中有佳士曰周原誠者且篤於操行莫知其誰何氏之子也及其來見則知為榮之之子居無何郡陷於賊賊平則榮之已死矣原誠乃以銘誄請周氏其先休寧人榮之高祖諱尚文始遷居郡城中為歙縣人曾祖諱鳳翔中端平二年進士第授將仕郎衢州司法不樂仕進休官治生產家以饒其貲業幾及郡城之半號周半州祖諱元仁父諱中大皆執事郡庠世號儒先生家先是榮之家事既落又困徭役且為強暴所侵陵慨然思自奮乃起為縣吏主文案會歙有豪勢誣民

罪者縣具獄上之府榮之知其情白上下獄以平反御史崔公顯卿時為推官大驚異曰微子幾失之由是知名知事李公友諒薦榮之為黃山巡吏榮之不屑就李公曰古人為貧而仕未嘗擇禄榮之笑而受之俄二魁榮誣仇盜榮之繫魁徙送大府仇乃得白部使者行部至郡廉吏能幹者贊簿書榮之在選中部使者朵兒只班公一見異之補祁門縣吏時縣有姦猾賂府擬微民紙倍他縣將以射利榮之詣府白除二十萬民賴以蘇調休寧縣令丁某專以嚴刻御下欲使人附己一日引兩囚造庭下將被無辜者罪榮

〔公集卷八　一七一〕

之直以大義譬曉無所逃屈令不為解未幾獄上郡發其姦令始慚服邑有僧與其徒隙以賄購上下誣以死罪致榮之白金百兩榮之叱曰取貨以殺人吾不忍為也吾將直若事僧慚懼死再調黟縣府委主簿毛文卿讞疑獄榮之即覈囚冤白之囚得不死府推張公飛卿聞之曰不意州縣簿書間而有此人聞其至倒屣迎之至正三年癸未年五十五喟然嘆曰吾年踰知命兒子授徒足以供奉養吾何事乎仕乃杜門謝親友日以植松竹理蔬圃為樂雖隣里罕見其面十二年避賊城南山中手持高曾遺像賊見不

恐害是秋　王師克復始歸舊業方郡城陷賊時賊至其居三縱火隣里爲之蕩盡火及榮之屋輒摧滅如救見者以爲異明年四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榮之幼穎悟清俊不好嬉弄長持行尤端謹四歲事其大父即知畏慎居父喪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待親族一以恩從叔瑾之歿字其孤男女四人迄成人畢婚嫁當之食時貴糴珥貸子錢供之無吝色按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史冊其有賢行則特書之國家之制三品以上得請謚其有學行卓異則太常特議謚焉吾所以爲文以表榮之之墓者蓋春秋特書之法太常特謚之義不以其人之微而沒其行之善既以使世之爲善者知勸又以識先大夫之能知人也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師山集者元歙人鄭玉著同郡程以文爲之序朝廷嘗徵爲待制以疾辭家居惟日著書爲事國朝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〻曰吾豈事二姓者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死元史忠義傳此集吾得之區易允和廬陵楊士奇跋

鄭師山先生遺集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旨見心歎服之於是媿悔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

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璩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詬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若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

一六戶　一二

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覩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為辭章凡近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

君子蓋深許之豈可謂先生之文與行皆卓然者世其得而朽之者乎余愳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余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余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洪武三年歲舍庚戌春三月朔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金華王褘子充書

一八戶　三

師山先生文詩遺錄目錄

卷之一
胡孟成文集序
琴譜序
送汪德輔赴會試序
送張伯玉北上序
方氏族譜序
王居敬字序
送王伯恂序
送畫者邵思善遠遊序

贈吳雲隱序
荆山鄉飲酒序
鄭氏石譜序
見梅堂記
亦政堂記
廟嶺磨崖記
晴旭樓記
題西山釣石
黄山湯池題名
卷之二
季札論
義田辯
朱氏鷄哺毋說
李進誠字說
弟璉名字說
洪元白字說
卷之三
爲丞相乞立文天祥廟表
與丞相書
與汪真卿書

與洪君實書
答童一清書
與鮑仲安書
與程以文帖
與逢辰拱辰
與族孫忠
屬王季温刊春秋闕疑
跋太極圖西銘解後
題石門詩卷後
題朱公士譏告理文公祖塋行卷

跋趙子昂字後
跋山谷字卷後
卷之四
日者堯民傳
猿鶴主人傳
外家汪氏遺事
瘞梳銘
唐氏硯銘
汪先生小像賛
岑山釣魚像賛

自賛二首
招隱辭
卷之五
謝伯亮同子厚過
過忠顯雙廟
汪叔簡過師山不相遇留詩二首因次其韻
遊湖山次汪子盤韻
次韻王仲履先生
題洪氏舫軒
送府判北還

次韻胡叔仁廬坑道中
黟坑橋亭次以文韻
又
大人壽詩
又
送家嚴赴杭
冬暖
寄別黃子厚
南山讀書
又

題皆山樓
許益之先生挽詩
又
呂孔彰挽詩
送志道
病中寄兄弟
題天目山
慈溪觀瀑布
婺源胡氏屏山樓
次韻黃竹隱心田設醮

又用韻寄之
竹隱携詩過山中不遇三用韻謝之
寄趙雲心先生
遊黄山題祥符寺
師山書樓成唐長孺先生賦詩見寄次韻
汪仲魯以詩見寄頗及道理因述鄙見以次其韻
次韻述懷
書懷
庚寅中秋諸生載酒過師山邀余賞月皆有詩
因次韻

八月十四夜朊岑山次鮑伯原韻
中秋無月次厚彦明韻并懷潘大尹
用前韻寄珊竹伯堅
次韻周廉使
程仁和兄弟過師山歸而賦詩傳至山中諸生
和者甚衆且多佳句因次韻二首鼓舞諸生
予還自四明留寓淳安之鈒溪徐君士毅將爲
予築書堂相延講學鮑伯原過之有詩因次
其韻
用前韻示諸生
寄祥符諸老
次仲賢明府見師山兩齋韻
野菊
遊覆船山宿草堂
舟中
登師山諸生有詩
覆船山樵歌
書懷寄節夫
元宵詩用仲安韻
蘇字

汪先生岫雲圖
黄山
附錄
賀鄭子美先生受詔命書　趙東山
賀鄭子美先生被徵命啓　徐大年
御酒師山燕諸生致語　徐大年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東山
與子美先生書　余忠宣公
又　余忠宣公
又　余忠宣公

與子美先生帖　汪古逸
與鄭子美先生論春秋闕疑書　徐大年
寄鄭子美二首　唐筠軒
題鄭子美師山精舍　唐筠軒
鄭君子美倒騎驢圖　陳衆仲
送子美入黃山讀書　王仲履
次周廉使伯溫與鄭子美徵君應詔韻　汪仲魯
客錢唐有懷東山趙子常時徵師山鄭先生　吳克敏
送鄭徵君入覲　吳克敏

呈鄭徵君　吳克敏
鄭待制席上同劉伯溫都事蔡叔義憲史諸公賦承天觀東軒詩　吳克敏
渡江有感寄鄭待制　吳克敏
克復昱嶺關寄鄭子美待制　吳克敏
祭文　衛國鄧公
又　王克恭
又　朱楓林
又　江灝
又　黎斂

哀辭　汪仲魯
又　周原誠
題余青陽鄭師山二先生手札　呂德昭
又　忠
移建師山書院引　唐仲
謁師山先生祠　龍晉
次韻龍侯題師山先生祠　彭琫
又　鯨
過鄭公釣臺　程敏政
次篁墩先生韻　張駿

又　胡爟
又　鮑楠
又　陸相
又　焜
仰止亭　沈周
書鄭公釣臺卷　張寧
書師山先生所題黃山崖石後　鮑尚褧
又　程篁墩
拜朱文公祠　孫燦

師山先生文詩遺錄目錄終

序

胡孟成文集序

以文章為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文名堯舜周孔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章也春秋戰國之際文章之名猶未著稱漢之興司馬子長始以此世其家然猶託事以紀實不如是空言也自是學者聞風而起項背相望形立而景隨一唱而百和矣三國晉宋以至隋又無聞焉唐之盛時韓昌黎柳子厚皆以文名驚動一世而杜少陵之詩貫三

百篇後所未曾有故當時偕遊之士至今傳世不朽者至不能以一二數蓋昌黎遂以起八代之衰文章之作始濫觴矣唐亡天下遂大亂士氣益卑下詩尚晚唐文用俳體宋初歐陽子首表韓文眉山蘇氏接武而起黃魯直陳無已咸以詩辭究窮宇宙入至以少陵伯仲之一時能文如曾子固工詩如張文潛以下而家數等級粲然森列可以車載斗量而不可以名計然則歐陽氏又以救五代之衰而文體復振矣南渡後典雅如葉水心豪邁如陳同甫豐贍如洪平齋翹傑如江古心浩瀚如劉漫塘跌宕如謝疊山尖麗如方秋崖此文士之尤也詩人則有楊誠齋之奇特陸放翁之雄大范石湖之整齊尤遂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責者非無其人而亡國之音作矣皇元混一五星聚奎文運向明文體為之一變然起衰救弊如韓歐公者卒未見其人焉於是學者各以其見之所及力之所能家自為學人自為師以鳴於世以俟夫後之韓歐而是正之如吾友胡君孟成亦其一也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於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積績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予嘗以是語孟成他

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為詩文若干篇求予序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生試質之孟成

琴譜序

琴何始始乎伏羲琴譜何始吾不知其始其可知者舜而已要之有琴斯有譜其不知者不傳耳舜之譜阜財解慍四語之外無聞焉降而為商周之詩三百篇之作所謂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者即琴譜之大成也然當是時其士君子無不習而能之未足為奇也至伯牙之徒乃始以此鳴於一世而其高山流水之

操則又窮極幽遠而不及乎民生日用之常人倫性命之正此古今琴譜之變也律起於黍音定於律所謂同律度量權衡者天下之一中音而已然今之用乎琴者有江西操有浙操中原操則南北之音又不同矣若夫合古今之譜正南北之音使南風之歌杏壇之吟復聞於當世政不能無望於今日能琴之君子胡德昭琴入骨髓弄之忘寢食集古今人譜二三百曲爲一卷予不能琴爲作琴譜序

送汪德輔赴會試序

新安士習惟婺源爲盛每三歲賓興州縣望烟而舉

士子雲合響應休寧次之歙次之績溪又次之祁門與黟其最下者也間有子弟稍知以讀書爲事則衆相與聚而咲之鄉鄰疾視如怪物然自科舉以來凡捷音之所向與四方之望焉者惟在於婺源而已去年吾翁調官祁門余以侍養在膝下汪生德輔日從余遊性敏悟而志篤余甚奇之今年適當大比有司掄選遂以充賦生逊避謝不敢余勉使就行及出院士子之自負以爲可以必得與儕輩之所不敢奪焉者猶在婺源焉耳既越月汪生以捷聞夫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魯多君子燕趙多悲歌感慨之士風俗移人若此至若王豹之謳綿駒之歌陳良之學庚桑子之畏壘則不惟不爲風俗所變而又將變其風俗矣然則變於風俗者人情之所易而變其風俗者人情之所難意者天將啓祁門以文明之盛而使生爲之兆耶故余於是舉也不惟爲生賀而爲祁門之人賀今生將上之春官對策大廷行有日矣過余徵言余爲道其所難易者如此既爲生勉又爲祁門之人勉

送張伯玉北上序

張伯玉將如京師余舉酒與告之曰京師者天下之都會而四方賢士大夫之所時集也子行壯矣夫人

之生也豈徒然哉必有異聞而後可以爲耳有異見而後可以爲目操筆弄墨而後可以爲手跋涉道途而後可以爲足不見王公大人則異見何由而廣不聞高談闊論則異聞何由而至不能詠歌當世之事議論古今之得失作爲文章傳之後世則雖操筆弄墨所書者不過閭門柴米之數而已不登名山大川以盡天下之奇觀雖跋涉道途不過經營錢穀之利而已子行矣渡淮而北泛黃河足以發吾深遠之思登太華足以啓吾高明之見歷漢唐之遺迹足以激吾悲歌感慨之懷見帝城之雄壯足以成吾博大弘

遠之器識然後見朝之王公貴人兩院之學士大夫與之議論當世之事鋪陳古人之得失得志而歸當不與祿祿者比雖然余賤且貧未嘗至京師其山川道里按圖而索可得而言之然更僕不能終也至朝之名勝未嘗盡識其人又不得與君詳陳而重布之獨聞燕南有詹張公嘗爲平章政事今致其仕而家居蓋古社稷之臣也予盍往見焉則予行益壯矣

方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先王所以睦族之意竟不可見獨賴譜系之存世數猶可考也然非大家宦姓聲勢足以動

其鄉州德澤足以及於後世者則又不久而輒亡之使其子孫服未盡而已爲途人豈不重可嘆哉予家來居西溪之上今十二世至以姓名其村譜牒歷歷可考墳墓無所遺失非有達官大人之勢豪家巨室之資世以力田相尚而能保守不壞如此余嘗私自慶幸以爲所積者深矣及觀方氏族譜益有感焉方在江南爲大族居睦歙間尤盛蓋自貞應縣侯在漢和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死而血食其地故居其間者祖焉以虛谷使君之博學多聞亦自以爲實其所出是信不誣也方君之譜不及若世則

遠矣而於源流行實復備錄焉所以著其始也其亦識隆殺之等而盡親親之道者哉予毋惟世之姦人俠士妄取前代名公卿以爲上世自詫遥遥華胄以誣其祖以辱其身如郭崇韜拜子儀之墓者其亦可誅也已至若以爲譜系有限高曾之外即不復著而不知先王制服以情後世著譜以考其源二者義實不同如蘇明允之序其族譜者其亦隘矣方公之譜舉無此弊可謂善於書法者抑猶有說聿修厥德人之所以念其祖也全而歸之人之所以孝其父母也然修德以顯身而體無不全全身以道而德無不修

蓋修德然後能全其身全身所以爲修其德則念其祖考孝其父母也亦非有二道也方氏之先多聞人其子孫當益進於學求所以顯身修德以先大其門閭使家聲復振斯譜之傳不墜此則譜外意也方氏子孫勉之方君名紹有行誼於斯譜尤用心

王居敬字序

王懷德請曰懷德小字也禮男子二十冠而字懷德冠矣而未易名得字朋友有以吾愚見字而名之曰奭者或者謂名存善而以居敬克明復初爲字者頗擇焉以教庶警身而修德焉余惟三代以下學者惟

不知居敬以存善故學廢而性遠而以存善名字居敬當謹繹其義孟子曰性無有不善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二說皆本諸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惟善之謂虞書即言欽哉矣是謂聖學秦漢晉唐以來文章之士相繼而作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乎此而溺於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為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知而不行則又秦漢晉唐以來諸儒

者之罪人矣今子之於居敬也不徒曰主一無適而已必求其所為主一無適者於存善也不徒曰吾性本善而已必求去其惡以存善也吾人以其名則思復其性聞人呼其字則思充其學如此則名字之功於子大矣不然人能羨名名不能羨人名字雖美何益

送王伯恂序

至正八年春朝廷合天下鄉貢之士會試于禮部考官得新安王伯恂之卷驚且喜曰此天下奇才也宜置第一且度其卷左右以俟揭曉未幾同列有謂王君南人不宜居第一欲屈置第二且虛第二名以待考者曰吾儕較藝以文第其高下豈分南北耶欲屈置第二寧棄不取耳爭論累日終無定見揭曉期迫主文乃取他卷以足之王君竟在不取揭曉之日考官自相訟責士子交相愧嘆曰王君下第如公論何乃議舉王君為宣文閣檢討而王君已飄然南矣冬十二月余過錢塘與伯恂會於旅邸則已循常調受溫之瑞安學正趣裝而行矣顧謂余曰學職雖卑微祿足養庶幾遂吾讀書之志也予聞而益敬之夫伯恂始以下第受屈名動京師終無怨言安義命也受

一校官捧檄而喜榮養親也其進退亦可謂合於道者矣得失禍福豈能動其中哉它日造詣未易量也近世科舉之士用心得失之間得之則沾沾以喜失之則戚戚以悲至於皓首窮經終不聞道甚者喪心失志亦有之矣聞伯恂之事寧不少愧乎因其行也序而送之庶有聞其風而感悟者是亦吾黨相勸為善之道也

送畫者邵思善遠遊序

休寧人邵思善以給事其縣大夫吳興唐侯即奈于華日侍筆硯於丹青益有得也今將遠遊四方以廣

其見徵余言以壯其行或謂新安山水窟大好之稱著於昔代欲知山水之妙者舍吾新安何往哉余曰斯言之惑邵生之所以遊也夫天地之大幅員之廣四方之山川奥或同也巴蜀之山峭拔而水峻急江漢發焉吳楚之山秀麗而水渟滀五湖在焉齊魯之山多特起衆水所歸東海會焉幽燕之山多綿亘水皆支流瀠潞夾焉畫者與山水爲神者也苟非遍歷四方盡其態度而窮其情性則生於巴蜀者不知其秀麗渟滀生於吳楚者不識夫峭岐峻急其何能以盡山川之妙哉邵生是行收攬山川形勢以爲胸中丘壑他日來歸閉門解衣盤礴不出環堵之間而盡天下之勝皆自此得之也豈獨司馬子長之文章爲然哉

贈吳雲隱序 醫者

任賢使能者相之功使貪使智使愚使勇使功使過者將之良也惟醫之道則無而有之參苓朴朮保養於平時使邪氣不能以干其正而元陽壯盛萬病不生比於任賢能而致太平之治至於衆病交作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巴豆大黄責以攻伐官桂附子資其糧餉是猶十萬之兵雖有貪愚智勇功過之不同而能使之取必勝於創殘百戰之餘置天下如磐石之固者則一而已然將相之與醫雖有貴賤之殊而其能否又豈相遠哉雲隱吳君以方外士明醫善用藥得保養補瀉之法持此術濟人江海間予體羸而氣弱素多病病輙問醫問之以將相事不愕以驚即呀然咲曰是何言之迂而言之拙擬人之不以其倫也他日以問雲隱獨能應吾言知於醫有得也因其有請書以贈

荆山鄉飲酒序

古有鄉飲酒之禮而今亡矣俗安得知有敬讓民安得興於孝弟乎夫鄉飲酒者所以教民敬讓使之由乎孝弟者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古道遠矣古禮廢矣古人不可作矣有能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君子斯亦與之而已矣邑東坦頭汪氏以每歲暮春率其鄉人子弟携尊俎載酒殺會於荆山患果之精舍酒行既畢分韻賦詩且名之曰鄉飲焉所以合朋友之情講鄉里之好也既復介予友曹志行求予序所賦詩予掩卷而嘆曰鄉飲酒之禮其廢久矣此舉豈非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者乎使其鄉之人知古人之爲鄉

飲酒也非專爲飲食也賓主有揖讓之儀樂歌有出入之度聽政有坐立之分籩豆有多寡之數其義各有在也其於酬酢之間議論之際尊者所以語其卑老者所以告其少必有以明乎敬讓之道而發其孝弟之心則亦庶乎其可矣至若以飲食相夸咲語相下不知本乎敬讓止乎孝弟甚者沉酗無度流蕩忘返則亦世俗之所樂君子之所當戒者非予之所望也曹君其試以吾言扣之

鄭氏石譜序

鄭姓居歙號稱蕃衍以姓名村者四五處然村自爲譜不能相通按吾家譜始遷自睦居城北之栗村歷數世又遷城西之官塘高池府君始遷今居世以孝悌力田相遺四傳至楓樹府君生産益饒遂以貲雄其鄉國朝至元初先大父以全城之功出宰鄉邑歿而民思之不忘朝廷列之明祀號鄭令君廟先君子繼武入仕官至休寧縣令以操行著聞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玉也不肖無狀重以群從單微不足以承先烈且見世之宗族服屬既盡尊卑遂紊貧富不等利害相凌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迺取高池府君而下至族之曾孫凡十五世輯爲此圖刻之先大父墓碑之陰使我子孫苟知遡流尋源尊祖睦族之義者庶幾有所攷焉嗚呼能以高池府君之心爲心則一人之身而已豈有百數十人之殊哉豈有紊亂欺凌之患哉後之人尚勉旃至正十有五年歲在乙未十有二月朔鄭玉百拜謹識

記

見梅堂記

唐仲敏以見梅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予曰吾居旁山植梅於其麓先大父以梅癯自號著見所愛矣火于乙未梅亦燬焉自是不見者三十有二年雖屢植而弗茂也迺泰定丁酉所植始華予以見之爲喜思先祖之不可得也因以名之予謂人生於父祖者父之所自出也物始於春梅者春功之始著也見梅而思其祖感於物者深矣請更進而論之可乎復之爲象一陽生於五陰之下聖人之贊復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非天地之心而足以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以生物爲心復者生物之始也故足以見之今夫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也而生生之機兆矣是非天地生物之心可見者乎朔風號寒同雲容布群芳謝千林凋嚴凝肅殺之氣極

矣梅此時見之是非復之爲象乎故予於梅則曰梅其見復之爲象也嗚呼觀復而見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於易也見梅而知復之爲象者予於敏仲之堂也良宵夜靜風清月白濃霜既降殘雪未消敏仲持周易一卷焚香坐堂上讀之當見予所見

亦政堂記

鮑觀兄弟久從予遊孝友之譽聞于鄉里亂後築堂以奉其親請名於予予取夫子之語名之曰亦政復請予記未暇作也及予拘囚郡中就死有日觀拜且泣曰諸生遊先生之門莫不獲文字之寵他日尊所

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觀不得一語以自警死且不瞑子孫將有遺憾焉先生幸哀之予告之曰子之奉親而居是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而化于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祿治民之事而後爲爲政哉予兄弟其勉之斯爲不負予之教矣觀弟名偕其尊府君名葉字君茂蓋老友云戊戌七月二十五日某記

廟嶺磨崖記

歙人鄭玉其祖父皆爲縣令玉獨不願仕築室里之師山以耕釣爲業年四十自卜葬地于休寧之廟嶺營其竁俾死則啓而瘞之復記歲月刻溪上云

晴旭樓記

從兄陳壽卿與玉同出曾祖先叔祖以陳氏始異姓爲其家在城之西偏嘗於所居之南向東山作閣使玉請名於鄉先生王公仲履題以晴旭且爲賦詩字與詩具藏陳氏又嘗屬玉作記今十年矣吾兄已隔幽顯記尚未作姪禮復以爲請予爲之感今思昔泫然流涕抱禮以哭曰吾尚忍記斯樓耶晴旭曉日也日之初升天地開明萬象昭然猶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接氣體清明苟能因是以充之旦晝之間

不至梏亡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此王公名樓之本意也予聞泰山之巔有日觀焉予嘗欲買扁舟具杖屨至齊魯之故墟登泰岱之絕頂收浩氣於清夜觀旭日於扶桑以廣夫平日之所見然後歸卧樓中讀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成法斂之於吾身驗之於行事以養乎平旦之氣庶幾乎晴旭之功而吾兄九原不可作矣能從我者非汝而誰禮拜且泣曰叔父有言禮聞命矣遂書而授之後至元六年庚辰歲春三月望日鄭玉記

題西山釣石

余素愛靈山之勝及狥因郡中鮑伯原之子祿又爲言近得西山釣石欲爲余築草堂其傍余且就死不暇往觀矣乃俾刻其事石上以遺後之好事者使有所考焉戊戌七月二十五日鄭玉題

黃山湯池題名

邑人鄭玉子美舊嘗讀書山下寺中後遷紫陽南阜遂耕師山之陽釣于岑山之陰久而天子知名出內府酒帛遣使者以南招玉爲翰林待制玉以德涼辭辟不獲乃從使者至海上以疾而返復遊山中訪尋舊館時喪亂之餘半已煨燼獨川流山峙不改依舊

乃浴湯泉題名石上而去時侍行者吳詵胡炎鮑觀鮑禧謝眞保吳陽復有元至正十七年春二月辛未鄭玉題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一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二

論

季札論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可以子則子可以賢則賢然與子者必先於立嫡與賢者必在於得人苟合其道雖百世傳子春秋不以爲私苟有其德雖受人之天下春秋不以爲篡所貴於得宜而已王僚之弒由季札之讓也初吳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

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令其子以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季子終不受命辭位以逃立夷末之子爲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季子始而父立之於次爲幼辭而不立是蓋以天倫爲重未爲過也及夷末卒而復立季子則父兄之情亦至矣群公子之賢不肖亦明矣以季子之賢嗣位君吳以成父兄之志以靖國家之難乃爲合於時

中爾旣不能取法季歷之與周以安吳乃附子臧之末節以亂國斯爲過矣至於王僚見弒討賊之責季子尤所當先乃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之願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此亂臣賊子無君父之言也豈可出於季子之口哉觀光將弒謂專諸曰事若克季子雖歸不吾廢之語則季子爲國輕重亦可見矣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可謂具臣矣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今季子而曰立者從之曾由求之不若又何敢望其如孔子之沐浴請討以正

邦刑哉然則變父兄相讓之風爲君臣相弒之禍斯實季子之罪也雖不與乎弒有以成其弒矣原其初不過守匹夫之末節失君子之時中爾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罪季子也讀者不可不知

辯

義田辯

頃見友人洪君實書范文正公義田記後謂再嫁者濫有三十千之予疑出范公一時處置之未定非斷然欲爲萬世法也錢公輔之爲記又不能諱其事而必以實書本欲彰公之盛德反以出公之瑕疵乃刪定其文而去此一語予初見之擊節嘆賞謂范公復生亦當服膺此論後細思之始知其爲不然夫再嫁者當是族人之嫁次女故視長女有殺焉非謂改適人者也盖族人之有女多寡不同而與之者務欲均一此仁人君子之用心而非常情之所能及也故其文義不曰改而曰再者則再嫁爲嫁次女無疑矣女人以貞一爲賢改行易節古所不齒而謂范公於斯人有取乎況公平生凝而後言議而後動雖流離顚沛未嘗有差而立朝事君始終一節語黙動止皆可

爲人之法義田之擧公自微時卽有志矣及爲西川參大政始有祿賜之入以終其志是則終身所爲素定而有謬乎矧再嫁人之大倫公於小物且不遺而謂於此有謬乎吾故以爲再嫁是族人之嫁次女無疑也然則范公百世之儀表錢君一代之名人其必有說矣且先儒於著書有疑則曰某字當作某字而不敢輒易本文君實刪定之說恐乖古史闕文之旨是爲義田辯

說

朱氏鷄哺毋說

唐州翼千户朱侯家三鷄雛共哺其毋之病而翼覆之衆以爲異徵説於余[redacted]余謂人物之相感有如此者易謂信及豚魚書云百獸率舞豈虛言哉雖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性則然矣鷄稱五德孝不與焉鷄而能孝斯其所以爲異也歟夫董生之鷄陳氏之犬禀性豈獨異於群類哉實由其主人之德薰陶漫漬與之俱化而不自知耳然天之所以爲此者亦欲以爲積善禎祥之應也侯以今上皇帝潜邸舊臣起家爲千夫長俸祿之入猶及養其慈親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真有如昔人所云者宜其家生祥下瑞有

如此也世之事親而能盡其道者聞侯之事固足以爲勸矣事親而不能盡其道者豈不有愧於侯之鷄乎余也不幸早失怙恃及有負薪之能已無負米之樂履秋霜而永感思昊天而罔極雖欲爲侯之鷄已不可得矣因爲上下其義而爲之説云

李進誠字説

盈天地間皆誠也而不見其所以爲誠者惟不見其所以爲誠者故無往而非誠也今夫昭昭者天也而四時之行無不誠故春生而秋殺靈於物者人也而四端萬善莫非誠有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孝弟忠信之行發而不可遏也自是而推之一草一木之生長一動一靜之消息亦莫不誠況學者之爲學其可有一毫之自欺而不誠乎不誠無物誠則實有諸已而樂莫大焉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其以天人對言之者以爲學之次第言之也及其成功一也是故聖人者形雖同於人而心則純乎天也而聖人亦非有異於人也衆人去之而聖人獨存爾所謂天道也君子則求所以存之也所謂人道也是之謂誠李生友諒字進誠蓋取朱子集註語也雖然所謂友諒則進於誠云者特爲學之一端而

誠之一事亦猶曰以友輔仁云爾必如前所云者乃爲學之極功而誠之全體也但自學者而言不因其近且小者教之而使之識其端倪而推廣之以求進夫是域而遽以全體語之則將浩瀚無涯而不知所適從矣是教人法也是名字之意也進誠其自彊不息益加誠之之功將親見其所以然者是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又在言語之表而非吾說之所能及也

弟璉名字説

玉生十有五年先君子命名以易其小字而祝之曰珪璋瑾瓚各適於一用而不能相通玉者璞也將無

所用而不可也玉乎玉乎汝其勉之後十有九年而先君子即世又三年而玉除喪於先德無所肖似深懼夫不能入於君子之域而將為小人之歸也名其弟璉而告之曰夫先君子之名予也蓋將望予以不器也今予齒長矣非唯不能不器而且將無成器矣顧生何面以入家廟死何辭以及黃泉乎而尚忍名汝也耶雖然名者父兄之事也予不名汝烏乎名汝廼見於廟請于先君子而名之且字之曰希貢昔者端木氏問於孔子曰賜也何如夫子以瑚璉荅之先儒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而亦器之貴且重者歟予之名汝也蓋責之以學子貢之事也子貢之多言不可學也子貢之貨殖不可學也晚而得聞性與天道豈復貨殖多言之子貢乎蓋其聞一知二之資積以歲月之久多學識之之惑卒歸一貫之功故自顏子以下一人而已耳豈無可學者乎汝之資質遲鈍必千百昔人之功而使庶幾或與其可進也不然負先君子之教者非特予也汝且不免矣

洪元白字說

洪生名采先友王公仲履既字以元白而為之序矣他日予過其家元白復請字說廼為之說曰王公之說蓋本於記禮者之言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夫欲學禮者必先有忠信之質則禮不虛道繪畫必先布粉素而後可以施五采調羹者必先有甘甜而後可以加五味故甘非和也而可以受和白非采也而可以受采雖然甘而不加之味吾見其日流於淡而已未見其能和也白而不加之色吾見其日入於緇而已未見其能采也忠信之人之於禮雖有其質矣其可恃其質之美而不加之學乎采之本白生固有其質矣白之能采豈不有恃於生之學乎此則予友之未發者生其勉之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二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三

表

爲丞相乞立文天祥廟表

臣竊惟綱常乃國家之大本忠義爲人事之先猷故武王減商首表比干之墓高祖立漢即斬丁公之姦蓋忠邪雖在於前朝而勸戒實關於後世也此皆聖主賢君所以維持世教扶植人心之要道也伏覩至元十三年國家渡江取宋其君后既就臣虜宗社已爲丘墟獨丞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立當時之人極從容就死慷慨不回義膽忠肝照耀日月清風高

節蕩滌寰區豈惟作軌範於一時實可爲儀刑於千古蓋自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世祖皇帝天縱聖神既不屈之於未死之前又復惜之於已死之後周王趙祖之心何以過於此哉累朝承繼樂舉褒封四海觀瞻以爲叙典臣竊觀亡金忠臣趙懿在世祖皇帝時已嘗敕中書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廟以旌寵懿其於亡宋豈有異制則知木非朝廷吝夫禮秩自是臣下失於敷陳臣比以罪戾流竄江西所居南安與吉安相密邇每與父老談及此事無不咨嗟涕洟臣亦爲之感發興起蓋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節者國家之所必崇豈有古今之殊初無遐邇之異茲者伏遇皇帝陛下德如天地之大人無不受其恩澤如雨露之均物無不被其化雖臣愚魯之極亦在陶鑄之中赦其已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召還魏闕復置要途每竭忠誠[illegible]神報實以此事係於綱常欲自我朝著爲令典如蒙特降聖旨宣諭中書俾吏行封太常議謚於吉安路立廟長吏以時致祭賞罰既明綱常自定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興天地人神同有依賴其於國家豈小補哉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昧死奉表以聞

書

與丞相書

玉聞士之特立於世必有奇節異行夫以聳動朝廷風示天下又有高才碩學夫以經綸治道康濟斯民然後可以爲一代偉人百世之名士也閣下向以危言直行得罪柄臣遠逐闕廷久不用遂得優游翰墨厭飫典墳於是二帝三王之所以爲治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教大經大法莫不燦然明於胸中上佐堯舜之君致雍熙之治下撫億兆之民成太平之福者閒有其具矣蓋奇節異行既已著於立朝之時而高才

碩學又得成於閒散之日其身雖在江湖之間其心未嘗一日忘乎朝廷之上也比者聖天子勵精圖治思用舊人賜還南甸復爵東曹天下有識之士莫不擧手加額交相慶曰善人用矣民瘼其有瘳乎玉所親嚫仁及同姓姪潛謂玉曰方閤下在南安時嘗謂之曰吾寓於此于今數年凡閭閻利害官府得失亦旣粗知之矣他日北還得見主上當備陳之諸公有所見聞毋惜裨助庶爲斯民之福也玉以爲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國家之政有重有輕舉其本而末自備先其重則輕自理此爲治之要道用力少而成功

多也何謂本綱常是也何謂重忠義是也夫朝廷旣重乎綱常臣下必盡乎忠義忠義旣盡官得其人人盡其職天下不治玉未之聞也亡宋丞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爲當時之柱石從容就死慷慨不回此乃國之忠良人之儀表我國家承平已久所合褒崇以示奬勸閤下自江西而還言之急且大者豈有過於此哉玉山林一書生也胸中雖有忠言讜論所處貧賤無由自達每因躬耕之暇讀古人之書見前代豪傑忠貞之士輒想慕其風采恨不與之同時相與上下以一吐胸中之所有今幸與閤下生同盛世姪潛又嘗以賤姓名達於左右此而不言則爲失人矣故不避僭踰之罪以其本末繕寫成文因友人程文謁選之便冒昧呈達以備採擇斯言也惟閤下能聽之亦惟閤下能言之倘因顧問獲以上聞得賜俞允豈惟蒼生之幸實宗社所恃以爲億萬斯年之福也區區拙文數首姪潛向嘗錄去不知達否今合近作數首再寫奉呈或於清識有所助焉如蒙采覽不勝榮幸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之至

與汪真卿書

曩歲同學時其情然未有知識日用心句讀文詞之

間而無有得焉每聞吾兄之言輒斂容起敬自以爲非已可及別去七八年竟不得一見而其優游厭飫爲日旣久若有所得及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眞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以人而遽爲去取也夫古之時家家稷契人人皋夔比屋有可封之俗所言者無非理所行者無非道逮德下衰人心淪沒始以道寄聖賢凡民雖日由之而不自知焉甚者逆常亂倫而不能由於是矣況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誇委

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惑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之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而卒不能以勝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聾聵其士者如飲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真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於是汝南周夫子出焉因太極圖而使人知理氣之並行著易通書而教人以明誠之並進河南兩程夫子接蹟而起相與倡明之而益大以輝斯道斷而復續晦而復明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群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言無不契道無不合號集大成功與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森然莫不畢見如康衢砥道東西南北無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門萬户列肆洞開富商巨賈輪輳輻集所求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秘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闖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

言矣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學者之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況中庸之德過與不及均之爲失楊朱學義而至於爲我墨翟學仁而至於兼愛末流之禍無父無君可不畏哉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視之如囷中之羽旋如喪家之功布進退俯仰一隨其節文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橫於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横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謬如此死而後已以與於道可入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毁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其嘗謂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菴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畫虎不成之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爲主則不敢肆而自心廣體胖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

高明以為如何草草希照不宣

與洪君實書

所假皇甫集逆旅絕者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次叙却是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比當時文人如劉禹錫乃謂皇甫湜於文章少所許可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其見推重如此流傳至今五六百年其不朽又如此疑古今人文章顯與不顯傳與不傳蓋有命也亟欲造公劇論又有社燕秋鴻之避人生一聚會良難豈天尚厚於斯人未欲我輩遽議之耶便道因得下老泉床下之拜亦了平生一事但楓落吳江冷令人憒憒耳此老獨學無友多出已見山林間如此等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與草木同腐者萬萬也可惜可惜至著述之作惟日孜孜斃而後已則大非吾儕可及出示春秋集傳首論春王正月以為周時周正且謂春者陽之首周人以建子為春卯已屬夏午即為秋乃陰之首此說大謬蓋四時之行三代共之如四端四德之不可易先儒只有改正改月之異已是紛紛今并四時亂之益啓後人之惑且世無此理書文侯之命已傷周之衰費誓有望於魯者深矣秦誓則

知秦之必王也却與鄙見相符又周禮斷非周公之書成於漢儒之手亦恐太過蓋皆是不疑而取決先儒謂非聖人不能作也但恐是周公未成之書耳畧述一二請教餘俟面究不宣

答童一清書

近如於潜遊西天目見子厚溥書說深渡連日合并之樂便令人恨當時不得叅坐其間與之論說為快歸途胡孟成又言足下好學願相見之意及來府城不多與人交往獨伯亮公子日夕相追隨不忍舍去亦言足下字畫之妙迫近鮮于伯機氏益用戀戀然則僕之知君徒以數公之賢君之知予又未必不自三君子之過許也茲者專人惠書深慰平生又知嘗一造南山不得相見悵怏無已且有歲晚來讀書之語此意甚好近世如此等不多得何幸今得足下然足下生長東州實士林之地余往年嘗留淳安見其間深山長谷多先生長者因就學焉而有所得則余之學也亦淳安之學耳今因執事而詳陳之僕於朝陽則師之矣大之君實則友之者也蓋學問本朝陽而文字與大之相表裏君實又往來討論贊襄之力惟多如是者兩三年而後僕於學問之淵源文字之

關鍵始畧識其一二頗執事居其所而識其人欲以學問而窺聖賢之域文章以求古人之歸乃不於是焉取而於僕焉問之是舍本根而論枝葉不知五穀之能養人而謂山殽海錯之利於口也足下試歸而求之當知余言之不妄所寄之篇竟不見到後便或因録去

與鮑仲安書

玉啓綱常不明人類幾滅近世有遭妻之喪而欲與之俱死者其親聞之至欲先死幸賴親戚救解而免斷髮殘身又其次也此盖知五常為人倫之重而不知三綱又為五常之重也夫以五常而言則夫婦居其一與之同死生可也以三綱而言則夫為婦綱婦為夫死可也然亦必要死得是乃可夫為婦死易天地之位失輕重之權矣况貽親之憂已死則親必死之不孝之罪又甚大焉而夫婦之間或發於情欲之私者乎毫釐之差禍流族滅可不懼哉此學者所當明辨而審察之也且如遭妻之喪幾致滅性他日又何以居親之喪乎大凡取友有可交者則交之至於無人則上交千古下求知於百世之後可也又豈可以無友之故輒與人交不成輔我之仁成我之德適

足以為我之累亦所當戒也不識賢友以為如何相望既重相責亦深諒能察此不多及玉再拜

與程以文帖

玉再拜應奉相公以文先生尊兄玉二月游黄山從行者三四十人二童子抱琴持綸歌詩前導玉黄冠野服出入山水之間真若神仙之臨乎人世所欠者尊兄同行耳留寺中十餘日題名刻石而還此黄山前古所未有也尊兄聞之寧不為之動山林之思乎南歸之約去冬既未得遂得代即行之說今冬須當如約也會聚之樂豈惟小弟思之師山今兩山之神日夕望之近得吕亞琪書知尊嫂以下安好及孟成兄來又云招隱山房已有次第然尊兄之歸只留歙縣與小弟同住却不必回婺源盖婺源今次凋弊特甚又隣境時有警報不能安居况此間士友思慕之切亦不容尊兄去也吾二人者相與老此又何不可乎更近得上南孤山作徐德山房貢瑟齋翰林泉作卧龍精舍儘足優游也云云 謝仲悦便草此不備玉再拜

與達辰拱辰

我兄弟孝友終身卒全節義兄死報國弟生保家此

萬世法程也逢辰拱辰宜守吾兄弟之志益篤孝友之風如浦江鄭氏豈止吾地下之榮實吾祖宗之榮也勉之勉之戊戌七月二十五日

與族孫忠

我之死也所以為天下立節義為萬世明綱常應在親族所宜自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以不辱為親為族足矣又何必區區悲慕邪族孫忠自幼相從師山講學故特書此以遺之使以此意告夫宗族焉戊戌七月三十日鄭玉書

屬王季溫刋春秋闕疑

婺源王季溫初從其鄉先生程君以文遊已而以文先生俾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予執弟子禮惟謹相從五六年交猶同骨肉戊戌七月復自婺源來且知以文先生已南還留寓越中適會予被擒入郡自始拘囚至從容就死未嘗一日相舍去因告之曰予所註春秋闕疑李已脫藁若夫梓而行之是則諸生之責也且予始與程先生同講學而所見無大異者是書之成擬從先生質正之而予且死不得見矣他日先生歸季溫幸以此告之為序其端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人作經之旨與予著述之意以慰吾地下之望是則季溫之責也故書以遺之是月廿五日鄭玉書

題跋

跋太極圖西銘解後

為學之道用心於枝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見其能造道者鮮矣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其斯道之本原歟然太極之說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然則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

於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婺源胡季時因朱子所註諸書表二書而出之且發明朱子之意而為之解其亦知為學之本原者歟嘗出以示予屬予題其後今五年矣未有以復其命也因閱家中故書復見季時所著伏讀之餘因書所見如此將以質於季時

題石鼎詩卷後

齊君子和携其從子伯善石鼎詩卷屬余賦詩開卷讀之則吾友程太史之詩在焉太史蓋衡山道士之流也卷留山中半年累嘗入思每營度欲出口吻聲

嗚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余益俟其之不若也喜謂頭爲子弟不敢更論詩余又敢詩賦邪但道士便旋祚久不返應在玉堂深處安得從之游問其解何書也至正十一年九月十日郡人鄭某題

題朱公士謙告理文公祖塋行卷

先師朱文公凡其講道蒞政之所人猶必建立書院百世祀之以示不忘況其祖乎凡一人一物曾經先師之所題品者人猶稱道愛敬以爲世重況於其祖先之所葴乎有人心天理讀先師之書行先師之道者過其廬墓必敬式之況忍棄之乎至於侵凌廢壞

芻牧不禁雖路人亦爲之泣下况其族之子孫乎是宜百歲之後有如士謙者復其廬舍墳墓也然則士謙此舉固人情所當爲而其忍貧刻苦志在必直卒遂所志則人情所甚難也予病卧田里士謙將又以其未得直者訴于大府相過出示此則鄉先生滕公序引也故爲書其後府推歐陽公文章政事時流第一使其見之當無不得直矣

跋趙子昂字後

書法至唐精妙極矣顏魯公字天下共習之四五百年卒莫有得其彷彿者往時松雪老人號能書其夫人亦能書其家子弟無不能書士大夫爭學之市井紛紛相售至數字以爲貫然眞贋莫辯矣吾友鮑仲安從胡默先生得松雪所書少陵楠樹嘆筆意宛轉骨肉勻停觀於此眞贋又若不能相混也識者必有感於吾言至元後乙卯十月二十四日

跋山谷字卷後

秦子敬好古雅多畜名公詩帖暇日持此示余蓋山谷道人所書能會通參歌也觀其融會佛書如爐鑄鐵而筆力遒勁字勢飛颺猊虎鬬爭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是殆日月星辰彰于天山川草木形于地

而不知孰使之然也古今人詩句字畫稱唐宋唐之盛詩如李杜書如顏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熙豐間乃有道人者出不唯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衆長集之一己可不謂盛乎嗚呼近世諸公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館歌兒而去古人益遠矣吾於是卷盖三嘆云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三

傳

日者尭民傳

予往來錢塘十年時切切有功名志欲從高藝術訊之皆以尭民薦訪之累日不知其所後得明慶寺側大書揭其門曰尭民五星天地盤及門坐問者數十輩咸以先後進無敢差尭民執筆據案洋洋如有德色氣岸岸欲凌人起五行躔度如常法且曰某可紆金紫某死緋某止命士耳雖吏部銓曹及格有所不敢必尭民許之無難色薄暮不得便留八字其家或

一二日或四三日始辦因以吾尊幼十餘命扣之往事亦驗七八至治三年春再造焉其門寂以閑其室闃以空問其人客南廣死骨肉亂不得歸家人徬徨無計余出而同行者曰人之從尭民者皆欲知吉凶禍福而預爲之備也今其人乃身亡財散爲他鄉之鬼而不自測豈其術之謬邪抑其人之謬也前之從而問焉者皆謬也中者偶中耳夫吉凶禍福有一定數非人之所能逃者然則奈何亦曰居易俟命夭壽不貳而已嗚呼修天要人趍利避害者衆世皆是也聞尭民之事其亦可以少戒矣尭民姓氏名字不及知姑著所聞爲傳

猿鶴主人傳

至順初元予在京師客居甚無事欲訪故人曾詹谷于保定雲同作雪車馬不行道絶人跡竟不果往詹谷乃以此時乘興命駕訪予所寓相見絶倒劇談平生因問其所與遊者則曰有猿鶴主人神氣飄逸志趣清高身不離乎泉石之間手不釋乎花木之事嘯歌終日以吟詠其性情倦則徙倚庭除或枕臂而睡家藏古今人名書法畫客至玩弄以爲樂出酒酬酢不入夜不聽去嘗買鶴東海之上置之家圃人自

雲南來者携一猿以歸割所愛寶玩自計得之拍手則鶴舞于庭長嘯則猿呼于樹起居飲食蓋未嘗離乎猿鶴也因自號猿鶴主人予以謂其人何如予曰寄邇保定去京師不四百里蓋長安近地宜其人以功名爲事乃有主人脱身於富貴利祿之場寓情乎烟雲泉石之外不既賢乎爲作猿鶴主人傳主人姓李氏字卿文嘗仕于朝光膺寵命年未四十即退去不仕作傳者南人鄭某

外家汪氏遺事

外祖汪公諱淑字德融新安歙人新安汪氏自越國

公葬以六州歸唐其後始蕃以大六邑之間號十姓九汪衣冠相望代有顯者惟公家世不仕公性坦率不爲詭異態遇人無親疎貴賤一以尋常好飲酒終日陶陶至忘寢食每飲輒醉醉輒醒醒輒又飲或一斗或二三斗無算又好啗川山甲先取其血入酒飲之乃食其肉及與其季分財田取其磽屋取其痺一無所校人或侮慢即走避不與競由是益爲鄉閭所敬服或以長者目之外祖妣同里胡氏柔嘉明敏所謂半街胡家實甲姓壽至八十有一髮漆果齒而完初先公議昏衆論搖搖外祖妣獨曰吾女賢宜歸仕族舍是他安所擇議乃定舅氏諱祥翁字仁甫善靜仁柔世其家讀書能文累應進士試王從兄某嘗遊淮西與舅氏鄉人胡賢同旅中夜品論其鄉人物之善稱者且曰汪仁甫外無人焉蓋一時無心之言千里至公之論有如此者亦足以見善之不可揜矣內兄二人長曰某通濟有材能處斯世者不幸竟夭死今唯其次懋諸姪劣幼隻影無儔家道坐是亦廢舅毋鮑在堂猶爾強健先夫人既不可作渭陽之思痛切懷抱謹摭所聞知爲外家汪氏遺事

銘

瘞杌銘

于一木杌用之甚久既壞不忍棄之乃爲埋之後圃

銘曰亂兮汝理執兮汝通寒暑十易兮出處汝同膺裂齒脫兮汝職之供啓土瘞汝兮以慰我之衷

唐氏硯銘

新安唐先生家藏古硯百餘年矣元貞乙未郡城不戒于火屋燬而硯獨無恙人以爲文字之祥也郡人鄭玉爲之銘曰

一拳石兮爲祥俾翰墨兮增光出煨燼兮不壞伊唐氏兮其昌

贊

汪先生小像贊

觀其衣冠儼然若拱立乎巖廊之上容貌蕭然若放跡乎滄海之濱故蚤年而憂勤爲國晚歲而恬澹安貧意惟所適情任其真是之謂退密之老人

岑山釣魚像贊

顏色憔悴形容槁枯昔爲西疇之牧豎今作岑山之釣徒出有愧於周家之尚父處有愧於漢世之狂奴何當持任公之巨犗而從事於東海之上乎

自贊二首

爾貌甚陋爾才匪長爾行多僻爾性大剛違世忤物動輒中傷有客過我問爾行蔵遠志小草爾自主張毋貽林澗之愧而為一身之光也

希孔明徒有其志學朱子莫知其方談天論地都成話柄登山窺水遂為膏肓或者謂斯人之所造其聖門之所謂狂也歟

辭

招隱辭

呂亞珉為程太史築室山中余名以招隱山房且為之辭云

羗生長兮避陬與鹿豕兮為儔陸居兮乘桀之廈屋水行兮泛泛之楊舟朝采白雲兮遠岫夜釣明月兮長洲秫炊兮玉爍秫釀兮蛆浮起居兮得以自適榮辱兮不足為憂嗟山中之樂兮可卒歲而優游繫朝市兮地大人稠擾擾終日兮進取是謀米珠薪桂兮價莫酧儆居斗室兮縮蝸牛得失縈身兮如醉利害纏身兮如囚嗟朝市之勞苦曾何足以淹留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四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五

五言古詩

謝伯亮同子厚過

可人不易致二妙胡為來南山此絕頂着屐踏崔嵬許翁不知處遺跡惟蒼苔去之五伯載乃有此奇哉風平池水靜月上山窓開笋蕨有真味几案無纖埃明朝遂分手作惡心欲摧最苦短主簿一笑竟東回

過忠顯雙廟

巍巍此雙廟皎皎兩忠䰟一朝哲節義千古血食存孤城日向危羅雀供晨昏老弱食殆盡少壯相噬吞攻守既有定死生何足論豈知有後世但願唐室尊死者如可作尚須起九原我來一瓣香再拜祠下門

汪叔簡過師山不相遇留詩二首因次其韻

讀書明執中誦詩存大雅樂以感神人禮以嚴上下易發天地藴春秋誅亂者是在天地間神光秘欲閟後聖相繼作大將庭戶奓衆人拭目觀儼立如群墮嗟我山中人樵歸成獨坐六籍在几案日夕自翻簸劃然有所思如得時雨灑

風日天地和草木江山麗有人來幽谷為我發神秘姓氏出汪芒名字尚簡易好事每難成可人不易致

參商發浩嘆何時一再話喜聞車馬音却掃門前地
見我窓前草皆是自家意鳶飛魚躍間無處不相值
相視竟忘言乃是樂之至

七言古詩

遊湖山次汪子盤韻

湖光山色相舒卷斯遊佳興元不淺長堤猶以蘇公
名孤山亦託逋仙顯澗中水落石層出嶠底峯廻路
千轉好句光華動瑶草斷碑悽愴生苔蘚誰言泉壑
少烟霞我厭山林有雞犬一聲欵乃眼界寛萬古登
臨心地展茅茨小飲莫遲留山徑多岐不能辯遊人

爭羨仙輿輕僊客不嫌驢足蹇遣懐細讀樂天詩題
名欲刻秦斯篆爽㩦齊景幾何人寒暑四時迭相餞

次韻王仲履先生

浙江往復浮輕舸此事先生曾共我客中不識羈旅
懐兩月光陰彈指過身如脫屣喜脫舟又向沙頭問白
鷗大人堂上動喜色稚子門前話別愁練溪湫湫黄
山碧詩情便欲洗塵腔屋角啾啾衆鳥鳴樹杪瑟瑟
寒風聲老農自詫窮多藝況是山田足秋雨稻粱方
割麥苗抽生意循環寧有已平生此樂自有餘何必
人間五府居山中白酒釀初熟未竟歸来生計蹤

題洪氏舫軒

山人愛舟屋亦舟山中便作滄海遊何須風帆冒險
遠東西南北窮遐陬向来此是荊棘地今日遂作江
湖秋門前嵐霧靄蒼翠渾疑江上烟波浮雲旋日動
屋移影舟行岸轉曲江頭主人自是濟川手坐令涉
險如安流復有佳客天下士作記寫出清絶幽王先
生詩繼二難五字萬里爭追求徐公翰墨妙當世夜
深光彩射斗牛世間尤物自足貴安用航海珠玉謀
誰當共此樂朝夕悠外忘機兩白鷗

送府判北還

君家嚴正門前土開門望天才尺五隣里相繼取郎
官惟我腰鐮穫南畝君才大似璵與璠發軔便作青
瑣玕薦之廊廟方小試如列簠簋尊罍間四方萬國
咸混一語言不通煩譯君善國語能國書奏事楓
宸先百辟宰輔鵷行立殿前諫官執法繩過愆至尊
都俞可所請寫作尺一天下傳考書使合作御史云
何低回州縣裏固知天降大任人使察民情知治體
三年出佐此山州相忘勢分日與遊嗟予久不入城
市時勤馬跡臨荒丘君今考滿當入覲宰相賢明天
子聖九重側席待英賢會向朝端拜新命

五言律詩

次韻胡叔仁廬坑道中

感慨廬坑事何情到酒盃兩過山徑淥風靜野花開
發我臨流嘆因君陟岵來白雲長在望誰與賦歸哉

豁坑橋亭次以文韻

握筆題高柱披襟挹好風剖瓜蘇渴客採藥識仙翁
飛鳥連雲白幽花點水紅相從問歸路疑恨入崆峒

又

結屋依山麓衣冠尚古風醉人千日酒扶杖百年翁
雲起山松綠風廻野燒紅誰云避世者猶自在崆峒

大人壽詩

壽相挺奇骨精神炯兩眸常爲官府計不作自家謀
德政喧黃口功名未白頭人言晏平仲不辦一狐裘

又

婉容慚我養愛子有吾親今日逢初度明年又六旬
功名留晚節詩禮法前人無屋蔽風雨有兒能負薪

送家嚴赴杭

嚴父趍南省兒曹入北山極知憂國切不是愛身閑
定省疎朝暮功名負性還無能爲代老深自愧愚頑

冬暖

近臘無寒氣窮山巳放梅龍蛇忘蔵晚草木巳春回
不慮衣無褐何煩爐撥灰彭城早逢此當不死郊臺

寄別黃子厚

連日過從處清談兩不疑山中有真樂餘子未能知
恨在初相識離爲去後思幾回明月夜起坐讀君詩

南山讀書

愛此南山南携來萬卷看曉書牕紙濕夜讀月華寒
山水心爲崇功名興未闌因渠三沼潔故向此中蟠

又

不解兒曹事來尋數畝山已知非隱逸豈爲弄潺湲
城郭依稀見烟雲款乃間此時看不盡留取待予閑

題皆山樓

萬山最深處樓亦以山名山遶郡如障郡因山作城
開牕排闥入對座畫屏橫要識樓中趣山青眼倍明

許益之先生挽詩

斯文在宇宙人道得菑畬流水無今古閒雲有卷舒
前言端可識後死竟何如鄉里多才彦千金爲購書

又

宗朱徧寰海婺水獨淵源學悟文辭陋人知德性尊
丘原今若此洙泗復誰論賴有遺風在能令薄俗敦

呂孔彰挽詩

學行推先輩文章淑後生世情方軟熟師道喜尊榮邃謝人間事空遺身後名傳家幸有子時聽讀書聲

送志道

因君此行後良有感吾心兩載曾同學三餘惜寸陰江南春已老渭北水方深寒鴈來時節相煩寄好音

病中寄兄弟

苦熱已無計那堪與病俱過從無好客遣興有新書世事炎涼態人生骨肉軀何當見伯仲相與問何如

七言律詩

題天目山

勢壓東南萬象低濱瀠空翠望中迷龍飛鳳舞川原秀地下天高日月齊武肅百年鍾霸氣文忠千古大留題客來欲問青雲路鑿破崚嶒便作梯

慈溪觀瀑布

路入慈溪景更幽共傳淙水在高頭巖前風捲珠簾細澗底雷翻雪浪浮林密日微堪避暑山深雨過易爲秋去年曾到非生客今日題詩紀再遊

婺源胡氏屏山樓

樓外青山列翠屏矮窻放入眼增明册肯花草春猶

畫水墨林泉秋寫成變化四時無俗韻登臨千古有餘清高人對此不容語獨倚闌干看晚晴

次韻黄竹隱心田設醮

簪掛星冠露玉尖新裁法服彩霞纖五千道德開黄卷百萬神靈在黒甜春展綠茵明別墅雨將銀竹入空簷心思幽靜丹田暖姹女嬰兒意自恬

又用韻寄之

雨餘洗出碧岑尖春半抽齊綠草纖富貴視同塊下夢清閑自得蔗根甜門前東郊通城市屋外南山入畫簷肯學眾人長擾擾焚香默坐獨安恬

竹隱携詩過山中不遇三用韻謝之

桃李芬芳笋送尖化工元不間洪纖呻吟我獨爲心苦紛擾蜂應爲口甜客至山翁纔入市詩來喜鵲正當簷平生出處無棲事興盡知君意亦恬

寄趙雲心先生

泥濘無由問起居先生爲況近何如窮居水北鍾聲遠獨望江南鴈影疎床笏已空先世物燈窻且讀從身書明朝風雨開晴霽頭策長筇過草廬

遊黄山題祥符寺

十年不到此叢林問舊堂頭嘆陸沉石老不知蒼蘚

變山幽惟覺白雲深巖書有室還當築伏鼠何時爲指尋相歎尚多耆舊在相携扶履與登臨

師山書樓成唐長孺先生賦詩見寄次韻

居山日夕見山容環堵蕭然一畝宮我喜烟雲來几上人看樓閣出空中夜深月色偏明朗曉起嵐光更鬱葱若比羊裘軒上景臨江惟欠一絲風

汪仲魯以詩見寄頗及道理因述鄙見以次其韻

人生學業莫參差勇進方知得意時義利路頭須要辯重輕權度更宜思好從道理求原本莫向文辭學蔓枝自愧平生無所得聊將鄙語答君詩

次韻述懷

家住江南黃葉村繩樞甕牖席爲門自罹盜賊人傳死重見交游我幸存焦土更無遺簡冊供厨惟有舊匏尊黃巾迎拜何爲者自愧疏慵不足論

書懷

自愧疎慵一腐儒贅疣天地欲何如漁樵到處相來往守令逢時問起居頭白深知憂國事身閑且復寄精廬何時四海收兵甲還向師山理舊書

庚寅中秋諸生載酒過師山邀余賞月皆有詩因次韻

照人沙際晚霞明獨上師山杖履輕夜後朋從如雨至坐中議論欲風生比來從有登臨興老去那堪力役征爲問嫦娥天上事銀河波浪幾時清

依稀河漢照溪明皎潔蟾光着地輕天上波濤何處起人間光彩一時生吹雲元獻當時樂擲杖明皇午夜征見說廣寒宮殿裏霓裳歌罷不勝清

八月十四夜翫岑山次鮑伯原韻

夜深雲散碧天開月影沉沉入酒盃風露半天成灝氣干戈滿目起塵埃分明滄海浮雙島隱約嚴灘見兩臺今夕有懷須盡興明朝無雨約重來

中秋無月次周彥明韻并懷潘大尹

嫦娥底事苦多憂獨掩寒門度一秋明月自知天上好浮雲遮斷世間愁舉觴莫阻登臨興秉燭聊爲賞玩遊有約不來潘令尹捍城方欲事吳鈎

用前韻寄珊竹伯堅

扁舟東下解吾憂回首歸來春復秋每憶當時多樂事番思相見不勝愁此行久絕城闉夢何日重爲林下遊某水某丘俱在望敲針共作釣魚鈎

次韻周廉使

鄰封久矣慕英名况是同爲戊戌生此日相看成感

慨它時話舊憶澄清法書端可爲時寶好句當令坐
客驚能使野人增重處緇衣扶杖共山行
極目川原野燒青深知聖主念生靈干戈交戰川流
血災異頻書夜殞星盜賊紛紜身自戕皇明億萬德
惟馨但看八月秋風起照夜何曾見一螢
緇衣暇日訪師山隱顯如何若是班野史相扶觀使
節山猿孤嘯震柴關俯臨流水滄浪急仰視飛雲自
在閒荷簣歸來明月好白沙翠竹碧江灣

程仁和兄弟過師山歸而賦詩傳至山中諸生
和者甚衆且多佳句因次韻二首鼓舞諸生

細雨霏微濕野埃客過林下履穿苔高山不用肩輿
上歸路何妨戴笠來夜後舟師呼渡過燈前稚子候
門開傾尊共話怡怡樂緩緩杯行莫要催
不踏康衢野馬埃却來石上坐蒼苔耕田野老牽牛
去采藥仙翁荷蕢來得句有時應自遣好懷還復爲
誰開亂餘正苦無衣褐怕殺床頭蟋蟀催

予還自四明留寓淳安之劒溪徐君士毅將爲
予築書堂相延講學鮑伯原過之有詩因次其
韻

天遣黃華賜御衣山人何事苦西歸不能四海爲霖
雨還向三台作少微得傍嚴陵徐孺宅便同練水鄭
公磯他年學子開來往兩地相望草木輝

用前韻示諸生

好風天外拂吾衣且喜閒身得放歸澗底水聲雷隱
約山頭霧氣雨霏微扳緣盤嶺新開路行到岑山舊
釣磯何日擔簦相聚處奎躔應自發光輝

寄祥符諸老

幾回清夢到天都彷彿何能記有無白鹿仙人眠不
語青黃大士笑相呼風聲月色山房靜澗愧林慚景
物孤惟有塘頭老尊宿時將機語答樵蘇

次仲賢明府兄師山雨霽韻

雨洗晴光出翠岑雲將好月到天心池涵燈火星明
水樹動笙簧風滿林臺榭巍巍宜眺遠闌干曲曲不
臨深掛冠何日歸來好相共持竿練水陰

七言絕句

野菊

巖壑無人採落英西風時爲送芳馨只緣落寞空山
裏却是黃花負性情

遊覆船山宿草堂

眠雲石下屋三間瀑布當簷坐臥看恠底巖前龍忽

起夜來風雨不勝寒
自從結屋此山隈十載相携幾度來寄語山公牢着
屐莫教踏破舊蒼苔
舟中
舉頭有礙蓬如壓欹枕無眠夢不成誰道乾坤九萬
里不能着我一書生
登師山諸生有詩
城上鐘聲度遠溪扶桑破曙海雲低披衣欲起還欹
枕山下晨鷄四面啼
遠巡老境入無聞曳杖緣山自看雲書冊滿前誰料
理起予日夕正煩君
山前村落亂高低雲意模糊遠近迷萬疊峯巒如畫
展黄山正在小樓西
覆船山樵歌
行客初登半嶺間石門深鎖路迴環若將泉水論高
下應是東南第一山　右小石門
路入黄茅斂斷虹蹊蘿石磡野人家山深地冷春難
老五月巖前見落花　右童家磡
巨靈斫斷此崖嵬好事題名幾度來不用碧紗籠石
上但令風雨長莓苔　右斷巖

歷盡崎嶇上碧岑高山流水似鳴琴何須水樂尋幽
洞自有巖前太古音　右響泉
常憶當年武肅王金婆店東月華光山中十月桃應
熟未為仙人不敢甞　右金婆店
言懷寄節夫
園林正好炫春光一夜東風枯地狂明日風平春事
在園林依舊自芬芳
白石巖高入眼頻慈溪水暖易為春平生最愛洪文
學相視何殊骨肉親
元宵詩用仲安韻
闘猴鰲山十萬人皇都今夕幾分春六街三市渾如
夢寄語金吾莫夜巡
村前兒女舞妖嬈社下遊人弄管簫到處人家說元
夕不知元夕是今宵
貧家一盞碧琉璃未必豐年便噬臍行樂人生如此
耳何須富貴說征西
元宵正欲盡吾歡又恨尊前酒易闌莫笑劉伶墳上
土清名留與後人看
賞罷花燈步月歸自將拄杖扣柴扉回頭形影驚相
弔但覺從前百事非

天下承平近百年歌姬舞女出朝鮮燕山兩度逢元
夕不見都人事管弦
市上燈張玉井蓮門前簫鼓更喧天先生懶向兒童
語閉戶高居但欲眠

蘇字

未須好古談顏柳當代爭誇趙子昂寫出眉山元祐
脚世人都道是踈狂

汪先生岫雲圖 六言

雲無心而作雨人有意而作霖觀此圖之變化知先
生之為心

黃山

一片嶢巖石幾乎接著天有時雲氣起天與石相連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五

師山先生遺文附錄

賀鄭子美先生受詔命書　趙東山

汸自聞先生被詔命即欲一見左右稱賀貝病甚不能去此
月八日與叟至中途見道路東行皆却走言苗軍且至倉
卒莫知其實輒亦引歸一二日來訛言甫定而病復作恐
旬月不能亟見故敢道其所欲言者以書先生幸加察焉
汸聞鄉里之論有謂可為先生賀者有謂當為吾郡賀者
有謂當受命即行者有謂先生可毋行者此四者非唯不知
朝廷之意抑亦不知先生之心也國家自世祖以來不惜高
爵顯位以起山林之賢試令典也曩者如汴梁吳彥輝閩 刊補

中杜原甫皆嘗被斯命矣然則特謂可為先生賀者未為知
朝廷也吾郡先達衆矣以布衣召入翰林誠未有如先生者
當四方多故宵旰求賢如渴豈無意哉然則特謂可為吾
郡賀者亦未為知朝廷也若思則非唯不敢為先生賀亦
不敢為吾郡賀直以謂當為天下賀爾前輩謂士大夫惟
出處一事不可謀於人蓋以時義不齊而士之自處者異也
自度者異則其與人謀也難乎其適中矣烏可以輕議哉
然則謂先生當受命即行者未為知先生也昔之以處士
徵而不至者蓋有之矣若夫言論風旨漠然無聞徒使上
之人謂賢者不為世用而方旋為虛器豈君子之志哉然則

謂先生可毋行亦未為知先生也若愚則非唯不敢以贊先生以必行而亦不敢尼先生以毋行直以謂先生當有以報朝廷爾夫天下之大患莫患於下言之而上不信也今也士大夫一言而丞相信之丞相一言而天子信之此先生所以有今日之命夫以公卿大夫圖天下事而皆若此何治平之不易而寇亂之足憂也其可不為天下賀哉且士大夫言於丞相者必曰鄭先生唯不出爾出則天下事可平也丞相言於天子亦然天下事先生與有責矣其可不思所以報朝廷哉夫謂當為天下賀衆人之情也謂當有報朝廷者先生之志也公

卿大夫不計天下利害者五十餘年是以至于今日今其敝事雖多以先生之明處之如燭照而龜卜爾事固有難於口陳而易道者古之君子欲有言於上而屢數之能終其物者未嘗不以書事之敝者幾何其所以致敝者何也救之之道當何如以先生素所積蓄出而書之如辯蒼白數一二爾竊謂先生當條列治安之策極言無隱通為一書如果行也則以獻於天子不行則上之中書先生言之而朝廷行天下被其賜先生雖不仕猶仕矣朝廷固無負於先生矣先生固無負於天下矣先生言之而朝廷不為行而天下不被其賜先生雖仕

猶不仕矣先生固無負於士大夫矣士大夫無負於君相矣是仕不仕猶不足計也而况於行不行哉昔蘇明允以詔書召試不起猶且以為君命不可虛辱於是有十通萬言之獻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至矣先生其可但已乎然則所報朝廷莫善乎是明矣果若是將見先生之道措之天下而有功冊之百世而無窮然則須為先生賀可也豈惟天下哉須為吾郡賀可也豈惟先生哉汸之所以為先生賀者如此雖然非以為先生慮不出於此也蓋欲探先生之志以解衆人之惑爾若夫可行而行可止而止則先生

固久定於胸中矣愚誠不敢贅一辭書不盡言伏惟亮察

賀鄭子美先生被徵命啓　　徐大年

横經講道方遵白鹿洞之規側席求賢不意金馬門之召光前絕後騰實蜚聲昔者明王莫不以貴而下賤古之賢士亦皆藏器而待時以潔青高尚非以釣名仕止久速必求合義若稽前史具有其人安車蒲輪玄纁束帛或一徵而遂起或屢聘而不來周黨嚴光竟全高節黄瓊楊孚卒立事功所志不同各適其可仰昭代承平之典禮尤隱居行義之表章劉因蒙

召於春宮吳澄登名於翰苑今來古往千載一時伏
惟待制師山先生規矩前修範模後學鍾白水黃山
之間氣得紫陽朱子之正傳不暇窺園唯思經史未
嘗入府絕意功名近看巖穴之成書大究春秋之宗
旨溉根食實肆外閎中康成學貫古今政爾化行通
德子真躬耕巖石居然名震京師受丹扆之深知來
白麻之寵命置諸清要俾紬金匱石室之藏慎簡優
游毋尚空谷白駒之志比之開廣文館以延禮與夫
賜尚書祿以終身公家前聞於焉媲美然出處之際
惟從容爲難逃名遯世之節固甚高潔身亂倫之士

亦無取嶢嶢者易缺所貴居夷惠之間屑屑不憚煩
詎致貽往來之誚以先生講明之有素必此身進退
之得宜尊生很辟見知已勝贊喜當時推轂嘗蒙褒
借之言貢禹彈冠遂起簪纓之想第愧南州高士之
後尚如西家愚夫之云敢措鄙辭少旌誠意君臣之
義不廢碩推無善之心中庸之道可能勿厲過高之
行式肩此衆以棟斯文

御酒師山燕諸生致語　徐大年

伏以東帛賁丘園舉昭代求賢之典伐木燕朋友昭
先生推己之心承雨露於九天接雲霄於萬里自昔
懷材而抱藝必加苦節以清修惟山林之日久而道
德之功深故弦歌之聲起而信從之士衆築精舍以
處四方之學者考遺經而師往古之聖賢蓋藏器所
以待時而經德非以干祿考槃在澗雖云其樂之弗
諼鐘鼓于宮難免厥聲之聞外淵源有在名實自孚
恭惟師山先生德業弘深天資英邁薰陶漸染復還
文公闕里之風正大高明突過康成傳註之學即師
山之佳處建鹿洞之成規道術天開生徒雲集蜀日
越雪不顧流俗之是非蜾蠃螟蛉率皆因誘而成就
模範方行於後進聲名遂達於朝廷天詔丁寧來金

馬玉堂之召山林震動增花屏練帶之輝是推轂時
明揚側陋之心夫豈諸生先後奔走之力敢期丈席
嘉惠及門併分天上之恩光徧被門前之桃李旨美
有矣開黃封之上尊飲之食之宴青衿之小子莫不
流霞之美悉沾湛露之濃江公請歌蘇[illegible]
於師訓楦楦猥陳車馬彼哉猶志於功名爰述斐辭
用貽同志辭曰

勝日師山式宴新九天分送九霞春諸生草草君師
賜四座同沾德澤醇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東山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爲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發憲使鄱陽周公在郡親勸爲之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以清海内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爲教於史長於治亂興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即命促裝諏日偕

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縉紳之士於郡南門之外設祖道爲先生别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爲歌詩以詠嘆其行休寧趙汸病不能陪縉紳之後又不善爲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入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爲患者賊盗而已自淮蔡發難延于江湖所在蜂起爲禍慘烈矣然椎傑怙衆有名力足以横騖四出者亦無聞焉視前代中世巨賊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盗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俗吏紛然群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用武之世未有以是而能全師制勝者也佚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貫兕鬻頑誅求劫奪之弊僨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横斂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群盗大者

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茍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爲國家計欲並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害形便之地爲五巨鎮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爲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爲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主功城守禁防約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爲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無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脉絡貫通首尾爲一内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銷姦雄之心鼠竊狗偷

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倔強者四鎮出兵掎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爲郡守之兵以大戶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衛各將其兵以固封圉蓋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搖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控戍軍據形勢以掃清群盜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人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輒知之得中制外之宜也今群盜么麼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強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汸無謀夫策士之術也當其閒闢朝不謀夕每恨民間利害不得上聞以至於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竊致其畎畝之思焉先生倘以爲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効

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詠歎者哉

與子美先生書　余忠宣公

闕稽顙再拜去歲閶賊陷徽州漫不知尊兄何在日夜懸懸後得帖元帥報始乃下懷不知書院如何去春迫鄉城僕始走六合道數遇賊幾陷者再客居卧病又爲淮帥所挺使從軍合肥合肥氛數上下雷同賊至即爲走計一有言守禦者衆輒相視如讎人大恐淪胥以敗尋得調戍安慶私切自幸以爲頗得展布矣到鎮以來丁賊之衰一戰却之往時賊月一再至今不至者八月余矣諸軍且會漢鄂九江蘄賊大窘度不久當成擒惟濠壽主將未甚得人未見涯涘耳僕平生以親故奔走四方近終喪將謂可遂羈鳥故林之願不意際此攙搶殆命也亂亦易[illegible]廿餘年不得成頃在行間又大病常恐身先朝露徒費心力今幸不死且粗脫藁何時盍簪以求正其遺缺臨風傾注王仲溫行謹附承動靜不覺多言如此相見當如何餘惟自重不次七月三日闕謹啓子美聘君先生閣下病後有心疾作書多錯皇恐

又　余忠宣公

闕拜啓

子美聘君先生執事王仲温還自新安領所答書憂懸方置聞師山書院又獨存尤以爲喜僕自前歲冬寇退之後即大病不欲食者廿餘日自以爲戟不死即病死矣其後幸愈而氣體覺甚衰因念平生雖忝登仕版而甚奇不偶未𡨥少得展布所學之一二而易者五経之原自以爲頗有所見其說草具而未成書遂取至軍中脩改令友生輩録出或者後有子雲好之亦不徒生也比日賊勢浸有澄清之象賤體又頗強尚冀可以少進未敢示人也寒舍書籍在莊上亂後散失者十七八閩館中書籍亦然甚可惜徽有鶴山易集義吾家有之比歸點視止存三五冊其版在否若亦燬得勸有力之家刻之爲好以文屢有書覩其字畫恐亦有老態葉景淵聞知婺源有政聲此人甚有治才若益加勉當不在人後望時有以教之徽人之来舒者時惠書爲望旦晩洗甲即告退念欲南遊一番未知得所願否未見　自重不具二月五日闕再拜

又　　余忠宣公

闕啓程客還附書并令取王仲温處大字去此時想至左右矣秋清鄰壤計定山林得安處可以爲慰敝邑粗守然未見大定之日何時釋此重負消揺以奉清言如雙溪時也以文在翰林嘗苦差遣近除助教可無此苦此左右所欲聞漫以爲報鄉人施子有家童往婺源[redacted]淮椒一裹奉寄未見千萬保重不具九月四日闕拜啓子美聘君先生執事

與子美先生帖　　汪古逸

廼者既見極不忘念其朽槁也而沃之孔酏樽憫其羇寒也而服之陳蕃綿知其貧苦也而贈之以孔方〔遺文附録〕兄子美於蘭交厚矣其如彬之不足以披襟何賦別言旋感塞彌腔偶値便翔言不盡謝

與鄭子美先生論春秋闕疑書　　徐大年

承録示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趙盾許止之弒君獨劉取左氏之實録而剔去其浮詞以羽翼歐陽子之說可謂美矣然則葬許悼公必不得從公裁之義陳止齋謂悼公書葬所以甚世子之惡竊謂經書世子弒

君者楚商臣蔡般許止三人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忝秋大例蔡般許止以世子弑君父其惡尤甚故特變常例而書葬以甚其惡後傳之說殆不可易楚君不葬乃避其號而不葬之例尊見以為如何

寄鄭子美二首　唐鈞軒

鄭君熊虎姿痼疾居煙霞老夫畏奇崛而乃斂爪牙四大頗安穩觀妙維摩家趙庭近朝夕勿藥岸烏紗但恨遊吳人孤此雲窓茶

中年愛巖棲跬步不出戶誰能驅使之乃向吳門路平生鄭公賢作詩歌未暮見父生是兒問字滿戶屨語別遂相違悵望烟中樹

題鄭子美師山精舍　唐鈞軒

師岡有待閒脩容耻構人間媚佛宮十里溪光浮席上千年道脉寓山中巖呀徑逸栽松竹飯白厨香剪韭葱邑子多賢資木石遊者講應動清風

鄭君子美倒騎驢圖　陳衆仲

山翁倒着白接䍦習家池頭倒載時襄陽小兒齊拍手山翁沉醉都不知江東奇士鄭子美雪中亦把驢倒騎此時子美不曾醉惟有高人日送之市兒出觀總大笑雪風颼飀不掩扉舉鞭左右語觀者我不肯人遺汝嗤世間顛倒豈此爾汝不自察嗤我為我不學臨淄說客主父偃日暮倒行而逆施

送子美入黃山讀書　王仲發

三十六峯天下無雲彩摩刷烟花敷靈秀中蓄物產殊青琳瑤碧紅珊瑚丹泉陰湧崖不枯一浴能已瘍痱膚異人間見仙佛徒或傳仙鶴來天都所未見者當代儒鄭子特立奇丈夫山英馳移風㣿途文豹夾轂兔前驅兼秉載書從以奴入山期作二年㽞出山致用裨唐虞夫豈慕彼山澤癯嗟爾陋學守一隅决策用舍差智愚謂已拔猶賢聖迂非子傑出守鍵樞

頹波微底歸淪鋪古人澟澟開前模臣廬長白道不孤明年昇子鞭羸驢荒蹊絕澗窮縈紆予長眉青我白髮顛頭談道相携扶好事畫入黃山圖

次周廉使賀鄭子美徵君應詔韻　汪古魯

種得師山松樹青翩然鳳詔駭山靈一朝大旱希霖雨萬里蒼空動客星正好支撑梁棟用尚應佩服惠蘭馨仰看紅日中天照枯盡籬邊腐草螢

寄餞唐有懷東山趙子常時徵師山鄭先生　吳克皦

小閣疎簾畫影移凭闌多是獨吟時夕陽閑樹高低

畫殘雪江梅遠近詩潭庭又聞龍劍化隴頭應怪鶴書遲何時鄉里歒塵散来傍清流理釣絲

送鄭徵君入覲 仲氏偕行　吳克敏

知君素志欲消兵遠駕蒲輪上玉京一出自當天下選十年獨負斗南名白衣李泌堪爲相布被姜肱肯作卿聖主俯從流涕築高臺回首釣絲輕

呈鄭徵君　吳克敏

奉表辭官慮已深歸来依舊隱山林總戎屢訪安邊策處士宜輸報國心沽玉余方求善價援琴君獨待知音曾聞薇省徵兵日慷慨高談淚滿襟

鄭待制席上同劉伯温都事燕叔義憲史諸公賦承天觀東軒詩　吳克敏

孤客憑危正惘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竈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絃五貪白馬今何在幾度荒臺野鹿眠

渡江有感寄鄭待制 是月苗軍入城　吳克敏

桃花短短隔紗紅滿眼春光涕淚中金鼓西来蘭省震旌旗東下柳營空黃巖公子虛從事白面書生實總戎苦憶翰林鄭待制長江歸棹幾時同

克復昱嶺關寄鄭子美待制　吳克敏

鼓角聲雄隊伍齊揚兵曉戰昱關西黃金匣動雙龍出赤羽旗開萬馬嘶露布不煩諸將草詩篇還爲故人題沙溪春酒甜如蜜醉卧花陰聽鳥啼

祭文　衛國鄧公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薄奠致祭于前翰林待制師山先生鄭公之神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皆難而易先生易而難人道先生易我道先生難尚享

又　王駙馬

維七年壬寅歲八月朔桂峯王克恭百拜敬祭于前翰林待制師山先生鄭公神主曰惟先生學成于家德優于身聞其風足以頑廉而懦立據其縕足以尊主而庇民卓然以道自娛不慕乎人爵之尊榮不可泯者堅貞之節不可撓者剛大之氣昔燕將下齊王蠋就義士之立身各行其志克恭𣓤蒞茲邦俛仰欣喟重嘆老成躬訪莫遂遠持一觴敬酹幽靈先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享

又　朱楓林

歲屠維大淵獻兮日南斗之初躔鄭先生葬簡嶺兮在既歿之二年來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振祖牢牲厠乎苞鬯兮清酒酹乎墳土曰人靈於庶物兮貴

無忝於厥初彼庸祿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繄先
生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太爲
警乎後覺紛世榮與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
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幣聘
焉奚補國魚爛而棼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失德
暴政兮第弗振於宴安材良愚懸而弗分兮民生弊
於貪殘倘改轍而易絃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詔哀痛
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亟趨召以前邁兮乃道梗
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攀躋乎九重初忍死以
僑寓兮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而雲冥冥兮知臣心

之酸苦美女姬子之盼倩兮致逮捕之紛紜豈予身
之憚殃兮尚解繫夫親隣昔禪寂以緘辭兮今涅槃
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義夫人心之
有此仁兮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書兮弗頑
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怍兮死吉壤之是歸介弟敬
乎治命兮知魂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文章
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公
一歲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喪葬兮隔生死而
情彌敦歷頻年之患難兮雖異縣如千里不能相從
以終老兮負相期之意氣兮茲會葬者幾人兮知老

生之獨悲寫苦心而致辭兮尚歆食而聽之

又　天台江灝

惟公山川炳靈中正賦性有蔚其文有卓其行道德
是宗利達無競化惡以善矯强以正聲華上騰禮幣
下聘牢辭弗受執義已定無道則隱用遵宜聖寵不
能驚貧不能病孰刼以威老氣以勁義不屈身兮甘
殞命名書元史事載郡乘至今鄭鄉過者尊敬海隅
鯫生學疎才劣不謂衰宗玷名儒列承乏徽庠位叨
祿竊功效無補久延歲月郡有先賢禮當展謁慢曠
厥官徒懷遠結尚慮及瓜忽焉有缺仲秋既望貌像

是設堂堂威儀凜凜風烈仰止之間初心允愜崇觴
既清載俎斯潔惟公鑒誠冀無不屑

又　臨川黎敏

維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朔越十有五日辛
酉學生歙縣教諭黎敏等謹以剛鬣庶酒敢昭告敬
祭于師山先生鄭公之神曰先生高隱以求志受聘
而辭爵身亡而節存人所難行而先生安之所以名
登史册者
時王之明也祔祀祖廟者諸生之推也茲循舊規祗
薦祀事忠靈不昧伏冀鑒之尚享

哀辭　　汪仲魯

師山先生名玉字子美姓鄭氏隱居講學善爲古文或以黃犢駕小車人皆咲之識者奇之嘗搆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東書就道中途疾作遂還山中適大軍駐吾新安遣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歙素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瞻群峯遺址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惋抽詞哀些敬酹一觴其詞曰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蔚兮與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鉉佩之如雲繄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辯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耦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震驚詔倏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闢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遘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違兮執吾遂初心之道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況時而靡申兮孰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學千古而彌馨徘徊岑山兮撫草樹之群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惻林烏之悲鳴

又　　石泉周原誠

先生姓鄭氏字子美歙衮繡鄉人也性耿介以師道自任不妄許可學以朱子爲根據爲文章出入司馬遷班固而正大之氣渾渾其中不爲刻削語讀書好居深山時時樂遊山水湛窩不與凡子近少侍父承事公宦游所至政采風立先生多所裨贊承事公卒

于杭先生扶櫬匍匐數百里歸葬撤奠或勸之仕咲而不答嘗至京師諸館閣諸大老翰林虞公覩其文驚曰此治世之音也揭公曰吾久不見何得之先生今子美之高風遐躅似之矣其見稱慕如此一日別揭公館下公目送渠渠先生方跨一蹇因倒騎却顧之而去舉市皆大咲明日西江熊大古繪爲圖集賢陳衆仲爲賦長句由是名滿諸公間比歸披短蓑釣于岑山監察御史脫因公時監休陽特相往來亦時乘牛車徑造其所市中或大咲先生不以爲異也久之講道師山從游翕集咸捐田助費里人鮑元康爲

之大起精廬夫子燕居殿及講堂亭臺咸極嚴整山木蓊鬱西北數百里諸山咸俯伏其下先生顧而樂之遂著易春秋日與諸生談論仁義道德之奧而通其大用由是學者號曰師山先生郡帥珊竹鐵公素相厚善至是率諸子執弟子禮而時自造資其教益遠邇大化至正十二年今上以大臣薦命賜束帛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召皇太子加賜上尊二使者至山會先生卧病强扶先生拜已先生固辭部使者强先生就道先生不獲已拜輦辭還爵命而以布衣入見至海上以疾還今年秋有以飛語中先生者先生

方居休陽山中報者卒至且語親戚朋友俱已逮治榜楚先生嘆曰吾即死報國足矣何累是耶言未已捕者至先生度不得免談咲就捕至庭顏色不變隨問隨答主者怒語益侵先生明目張膽方將抗論以死而從者遽曳先生去且脅靡之矣先生即拘郡中閉門自餓七日不死因起賦詩爲文自適越二日或謂主者欲大用先生先生咲曰吾可大用耶吾豈可事二姓耶乃即席毅然沐浴正冠望北再拜自經以死之明日聞者識與不識咸嗟嗟曰男子男子一二顯者亦曰先生果實做吾官府受其惡名耶先是以

書與子弟訣曰吾當慷慨殺身以勵風俗又言於門人曰三仁之去就死生不同各盡其本心而已吾之就死亦盡吾之本心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篤志於道者矣嗚呼哀哉先生性尤篤於孝凡祖塋無間遠邇悉加修治立石以識之每過必下車趨謁郡人以先生祖父徵事公當歸附初郡將李世達叛王師至且屠城徵事公能盡活萬民有功於城城西十里築屋尸而祝之曰令君祠又以承事公清德不可泯泯相與私謚曰貞白先生請於有司大樹貞白里華表於通衢先生過必泫然流涕自承事公卒先生終身

一聞講或其遺事輒大哭觀者莫能仰視其天性蓋如此先是先生既愛岑山及居師山復往來焉縣尹潘從善嘗候起居于是今號鄭公釣磯凡朝士之最知先生者淮南省平章政事余闕吏部侍郎危素監察御史鄭潜其自謂平生老友則監察御史程文婺源石丘生胡默也辭曰

惟聖哲之誕生兮植萬古之綱常揭日月於中天兮著斯文之耿光惟先生之高蹈兮亦胡爲乎遑遑法前烈之遺軌兮思聖域之翱翔秉浩氣於胸中兮射白虹於彼蒼吐直言而匡俗兮置鐵石於衷腸懸清

風於帝都兮復瀟洒於江鄉盖曾點詠歸之至樂兮
歎鳳兮之楚狂屹師山之精舍兮來衿佩之鏘鏘披
陳編而立言兮掃傳註之汪洋惟聖皇之恵鑒兮賁
羙爵之煌煌惟儲君之加恵兮溢宮壷之馡香雖精
神照耀而然兮亦草木之春陽何先生之曠邁兮竟
掉首而徜徉謂宜佚老而優游兮肆歌詠乎陶唐何
桑榆之慘慘兮竟一死之可傷嗚呼哀哉風塵澒洞
兮海宇茫茫紛紜糾錯兮顛倒冠裳人孰不死兮白
骨高岡惟先生死而不朽兮儼生氣之揚揚喚人心
之繆迷兮凜烈日其嚴霜致肝膽於廊廟兮表麒麟

而鳳凰嗟先生亦何心於是兮信委順之是將惟志
着跂之而不可得兮爛銀河其未央嗚呼死生亦大
矣兮孰肯沉痛而自戕惟先生之視死如歸兮故欣
欣其樂康雖群言之殽亂兮秖日播其粃糠渺乎東
南後乎來者之未可以繼先生兮吾知其[illegible]之忠
良仰師山而一酹兮沾余涕之浪浪

題余青陽鄭師山二先生手札　呂德昭

軒轅山高四千仞青陽山高勢相並支脉聯絡蟠兩
州白雲吐吞天與近古稱地靈人傑生蜿蜒磅礴元
氣清兩山秀育二賢出一死永留千古名師山先生
高世士隱居不爲蒼生起春秋著述誅奸雄月旦評
論辯賢否青陽先生天下奇峩冠博帶談書詩氣吞
逆虜似鼴鼠順指壯士如熊羆二公初交正英妙許
身稷契登廊廟事業出處雖殊科文章制作皆同調
青陽戰守舒州閭砥柱屹立支狂瀾擐甲城頭述艱
苦走書谷口傳平安師山甘居布衣賤死報君恩名
益顯高節不屈效兩龔大書遺言訓諸阮二公翰墨
今猶存烟雲滿紙秋無痕輝輝清光耿星日凜凜義
氣横乾坤載拜焚香讀三復北斗南箕炫雙目嗚呼
二公名節全力挽頹綱振流俗青陽山對軒轅山二

公英魂相往還晴虹貫月夜空闊笙鶴無語松風寒

又　鄭忠

吾聞長江之水碧如油遥遥東注不復休大孤小孤
並屹立勢欲壓斷長江流師山江之南青陽江之北
兩山之高不如屋迺能隔斷世炎囂清凉直透人肌肉
君不見爾時士大夫懦且頑奈何尸其位而素其湌
遂令四海無上心倚疊朽骨如丘山老臣白髮三千
尺馬能繫落日豈知浩氣塞乾坤首碎秦庭完趙璧
戰血滿城城愈堅三軍首離心不悛泥塗軒冕伏大
節夷齊並駕仍爭先二孤千仞何足謂不是人間屹

天柱師山青陽絶地維頹波欲流流不去高風一洗洞八荒天下盜賊來何方捨生取義盡若此終古不用城與隍二老有親筆見之輙痛泣低回一慟天爲昏上帝返袂雲俱濕肝腦塗地想當時骨聳魂驚毛髮立翰墨落人間卷舒有遺失不如模刻寄崔嵬昭示萬古無終極

移建師山書院引

師山書院者隱士鄭子美先生講學之地也初貞白先生任太平之絃歌鄉巡檢而先生始生祥光滿室識者以爲異比長讀書祥符寺南山觀振拔自勵期

以顯融年三十餘壯遊燕趙挈所作古文謁見翰林諸公虞公邵菴歐陽公圭齋揭公曼碩咸咨嗟獎借互相推挽未肯就竟南歸晚年學者日衆卜築于師山中書省顏曰師山書院至正末大臣數奏天子授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馳使來召皇太子侑以尚尊織文先生病辭壬辰俶擾土崩瓦解丁酉徽州遂入職方氏衛國鄧公命先生拜於庭出言慷慨公優容之明日以節死事具載元史一日裔孫以孝曰師山荆棘縱横樵牧蹂踐不能起廢鄭村有令君祠隙地坦夷未若移建數椽庶幾存羊之意鄉人汪自銘議已克合先生以爲何如予曩時關南會爲古孫公斡卿除平江郡守隱士杜青碧先生屬曰范文正公書院未立茲非闕典歟後公除不果列諸學官子孫之賢如靜翁寬厚長者春秋祭祀牲牢肥腯有司百官盍弇進退不啻師弟子鄭氏子孫之賢豈無輕財重義以相勸者乎余雖老尚堪秉筆以記洪武十三年冬十月日里人唐仲書

謁師山先生祠

舍生良不易端爲植綱常一死泰山重千年汗簡香乾坤全正氣海嶽發晶光詎若匹夫諒眞成百鍊剛

中流屹砥柱北斗挹寒芒國計何嗟及精英耿不亡遺容瞻霽月絶筆凜秋霜
盛代風塵靜名家慶澤長巖巖貞白里巖巖鄭公鄉喬木餘芳蔭空山帶夕陽九原那可作三徑未全荒
欲薦黃金像還登白玉堂儒林尊德義翰苑播芬芳撫事成惆悵臨風思渺茫

成化丙戌秋九月吉因巡視溝洫督民治葺墟塲道經鄭村之貞白里遂過師山先生祠堂覩其遺像觀其絶筆書慨想其風采猶凜凜有生氣噫人孰不死先生一死萬世綱常係焉蓋可死其身而

不可死其名也彼偷生而死者何以死哉感嘆之餘遂賦長律一篇于以寓敬仰之私云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直隸徽州府知府吉水龍晋頫

次韻龍侯題師山先生祠　華亭彭瑋

古歙鍾奇秀生材夐異常孤忠天地老一死姓名香百六終元運風塵翳日光偷生羞在位不屈見真剛強項若撑鐵析躬如負芒有心全節義無意頸存亡絕筆驚風雨嚴詞凜雪霜内言加勉切後計共圖長樂毅空圖畫康成竟立鄉瀕恭追社食歌此遣巫陽義史崇　昭代清風扇八荒山屏故宅鄂水帶祠堂太守躬修敬新詩句吐芳續貂慚小子遐思正茫茫

〔遺文附錄一二三、八〕

又　　裔孫鯨

先生起南服與世立綱常秀毓乾坤氣英騰草木香一方濡美化四海仰餘光雪壓嶽千仞霜矛倔寸鋼六經稽者趣萬理析毫芒周孔文斯在程朱道未亡煙霞卧丘壑松栢老風霜廷政騷難理臣才衆數長薦章飛帝闕束帛下山鄉奔競悲頹俗精神貫太陽吐忠馳讓表拂袖返遐荒　國運移新祚徵羅逮隱堂伯夷寧一死王蠋共孤芳青史傳忠義清名表混茫

過鄭公釣臺

相公湖邊一拳石截斷湖光三百尺射蛟人去今幾年誰掃雲根看遺蹟師山先生性愛山偶然得此青屛顔臨流坐釣不知晚漁樵並載扁舟還武威余公天下士特與先生題篆字良工刻入斷崖傍遂使溪山增勝事一朝海内風塵生兩公死國如弟兄平生隱顯雖異跡竹帛同垂千載名薰風雨過潮初落足踏蒼苔俯幽壑釣絲已逐野煙飛字畫多爲古藤絡神山之節峻且孤武威之字人爭摹忠賢所遺蹤所[illegible]泉石清奇何處無

〔遺文附錄一二六、八〕

成化壬寅夏五月十二日予謁祖廟于篁墩襄廻湖上觀先世忠壯公射蛟處放舟至富登渡思昔師山先生鄭公嘗愛富登奇石目之爲釣臺余忠宣公爲篆刻崖上與客求之不獲因艤棹崖下犯激湍破蒙翳剜伐苔蝕而鄭公釣臺四字宛然遂口占七言長詩一篇今十有二年矣先生裔孫虬取原本裝潢成冊請重書之以紀一時之勝江山如故歲月侵尋而學益凋落追感舊遊爲之憮然不能自已題其後而歸之弘治六年龍集癸丑春正月四日休寧程敏政書

次篁墩先生韻

師山先生釣臺石紫苔溜雨青千尺忠宣大篇蟠古斜野老何曾見奇蹟玉堂學士歸故山山中草木皆開顏捫蘿直上最高處斜陽倦鳥孤飛還師山豈是尋常士海內爭傳好文字當時垂釣不釣魚富貴功名等閒事余公鄭公同死生誰爲弟也誰爲兄臺前石頭不解語世上人能知姓名銀鉤鐵畫雲間落星斗光芒照林壑卻咲釣名射利徒智網紛紛巧籠絡立身大節真難孤報國丹心不可摹試問賢孫賓遺澤傳家尚有常編無

文華殿直之暇雲間張駿書于　玉河東廨經閣下

鄭公裔孫鯨虬皆能詩蓋有得於心聲心畫之妙者遊　余雲間託交最久但余家三貞堂詩未獲見賜拋磚引玉此之謂歟駿拜手

又

誰人坐釣靈山石手抱長竿剛百尺直釣不釣湖中魚秖與溪山增勝蹟又誰大篆寄靈山六丁鑱入山之顏山靈守護不敢毀浮雲飛鳥自往還篁墩先生千古士重訪雲根釣臺字摩蘿捫石一洒掃從此鄉人憐往事兩公當日同捐生真難爲弟真難兄平生遺蹟此山下荒煙野草宜同名銀河夜半星辰落恍惚潛蛟舞幽壑漁笳牧笛不敢吹山色波光共縈絡師山武威今不孤拳石奇踪天下摹賡歌再拜仰前烈託名垂後知有無

師山先生裔孫鄭虬携先生釣臺冊至京師乃余忠宣公題寄先生墨跡而先生刻諸靈山者也吾師篁墩先生嘗追尋於百年之後以示其族子鄉人而且爲之題跋虬因欲余和之余何人而敢附斯文後哉惟虬尚爲我請諸篁墩而取其一二語焉是亦足以託名於不朽矣何幸哉丁巳七月朔

蕪湖胡燿再拜謹書

又

富登之山多奇石富登之水深百尺釣臺突出山水間中有師山舊遊蹟師山講學居師山鳶飛魚躍常開顏忽然得此真絕境風月一竿時往還臺前古篆伊誰士乃是忠宣手書字殘蛟斷虺不知年雷雨時時驚怪事二公不獨能捐生青陽餘力還弟兄平生所學真不負一遊一蹟皆可名臺花歲歲從開落雲水茫茫亂溪壑舊記惟聞石上鑱新題今見如珠絡篁墩之題傑以孤忠賢磊磊歸圖摹臺名從此傳天

下直與乾坤齊有無

楠嘗於餘力稿中見釣臺記又嘗道過富登欲一覽臺之勝而草樹蒙翳倉卒不可爲力其表章之實自我篁墩先生始謹依先生韻強吟數語蓋景仰之深而自忘其謭陋耳時云乎哉弘治戊午六月之望棠樾鮑楠敬書于南京主客部之杞菊軒

又

富登江邊釣臺石勢壓洪濤幾千丈誰其釣者鄭隱君從此乾坤留勝蹟先生憶昔居師山春風滿座常鑄顏九重纁幣不肯受綸竿此石時往還清風不愧

羊裘士贏得忠宣爲題字兩公一一捐其軀行藏雖異同心事篁墩作歌悲先生謂公後死如弟兄暇日攀蘿陟幽險崖間重覓臺之名奇蹤復向人間落何當胸中有丘壑百年苔蘚蔓山靈不比禪紗爲籠絡江山勝槩真不孤龍蛇古篆天下摹表章賢達昔所尚此老風流今則無

予讀元史至師山先生忠義傳每歎其高節可方古人今年冬先生裔孫虬携先生釣臺卷示予而篁墩學士爲是唱盖篁墩常得先生釣臺遺跡於埋沒之餘其所以慕先生者亦甚今篁墩亦不復可作矣既爲悵然仍次其韻弘治庚申臘月廿有二日餘姚陸相書

又

孝廉所至有釣石獨受富登高百尺前修既遠歲月移過此何人識先蹟珊瑚含彩照谿山左丞勁筆追歐顏航淵梯峻爲尋訪學士昔從麟禁還孝廉氣節東都士天下儒紳知姓字艱危不辱死從容在在釣游成故事淛江東下海潮生嚴陵相望堪弟兄當時仕止各有道後世但高徵士名臺前風景未寥落仰止有亭臨絕壑好事鄰翁加護持竹樹栽培翠環絡

嗟予晚學陋且孤厓刻珎同湘水摹椎詞倡和多名勝慨想諸公今亦無

族先祖孝廉公平生酷愛泉石佳致其釣遊之處凡四黃山靈山岑山及富登渡也各有題記成化中學士程公謁世忠廟于篁墩因至富登尋釣石觀余左丞篆刻賦詩以紀其勝且屬里人朱君克紹作亭臺前榜曰仰止一時名流倚而和之積成巨帙復得都諫方洲張公靖之之跋於是富登釣臺始不泯於冢中矣岷近過臺下瞻仰之餘弗揆庸淺僭次原韻成此噫歙葬篇于金石迭作之後其

爲不倫可慚録示同來于姪不敢書臺石也嘉靖
壬午八月二日岷拜手謹書

仰止亭

徽之歙縣富登渡有巨石巍然臨湖鄭師山先生子美釣遊于此余忠宣公廷心篆鄭公釣臺四字刻之石上石上作亭扁仰止以重二公之高風峻節長洲沈周爲賦長律

忠宣義死堂堂節死到師山義亦明家國兩人均患難干戈滿地正縱横聊因心畫通相感未必漁竿果可旌何處江湖無此碣幾流標榜有高名龍跳舊刻

還堪揭燕賀新亭又喜成岳勢不迷人仰德石痕圓在字含貞蕭蕭風雨鬼神泣洶洶波濤魚龍驚一個聘君孤構耳乾坤今許作雙清

書鄭公釣臺卷

古人論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夫功名道德之成著非可惡而却去之者君子特未嘗先意于此耳顧天下不足以達吾志乃欲隨世以就衆人之所謂功名則宜懐抱退藏自適乎巖穴庶幾淑善有傳不至沒世無聞而已宋社既屋夏變爲夷宇宙非常之故也不幸生于其世而又丁此末季禍亂吾作括囊儉德師山先生豈不能蚤見而預待之此所以方在強壯輒隱約林野間講學授徒無復進取之念晩年幣聘紛叓盖亦出于胸中素見况忠孝之大節那及世故淪落詘辱脅縻以不仕爲義則事必不免以不死爲分則心所不安觀其喻諸生書自以三仁爲比則其處死之審固不待擬議而成也夫出處不可以群謀當斷于衷生死不可以勇決要合于正先生直以道德爲出處死生之主的其餘亦無所先意然其功在綱常名在史册不違于當時而達于萬世真所謂自然之成著者岑山靈山釣磯釣石遂當與首

陽崖谷並秀于寰中而余忠宣題字亦可近餘光于延陵季子之銘矣彼箕山富春高崖寥遠廉貪立懦則可矣於理於中正之學何如哉先生七世孫[illegible]霽以釣臺題記後語見屬敬爲之書成化丙午春二月三日吳興張寧識

書師山先生所題貴山崖石後　鮑尚絅

蒼崖百尺與雲齊徵士重來爲品題姓字一時通漢史文章千載並浯溪春深莫遣莓苔沒日暖應添紫翠迷猶憶匡廬當日事短檠山雨五更鷄

又　程篁墩

怪石如屯虎豹關仙家真在白雲間九州圖蹟誇雄勝萬古乾坤只此山冊白半餘香冉冉汞泉分出水潺潺手摩蒼鮮看題刻先正高風不可攀

拜朱文公祠　孫爍

府學文公祠從祀堂上者蔡西山黃勉齋陳定宇胡雲峰及先待制師山先生凡一十一人皆有羽翼經傳之功成化壬寅提學御史婁公克讓太守王公文明教授陳公文諭德程公克勤暨郡諸生所議定也師山先生神主書謚文貞見工部主事范平仲文集蓋當時士林私謚云

理學師承不乏賢東南鄒魯豈虛傳步趨總克遵繩矩祀饗端宜侑几筵琬琰已登昭代採汗青無愧漢儒箋光風霽月瞻依地磬欬如聞講席邊

師山先生遺文附錄終

聞過齋集四卷

（元）吳海撰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聞過齋集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海撰。海字朝宗。閩縣人。至正末。遭逢兵亂。絕意仕進。明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得免。既而徵詣史局。亦力辭不赴。事蹟具明史隱逸傳。是集為其門人王偁所編。初海與永福王翰善。元亡之後。海以翰嘗仕元。勸以死節。而自撫其遺孤。教之成立。即偁是也。史稱其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又載海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豔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肆不得輒鬻云云。雖持論少狹。非古人兼資博考之義。然其宗旨之正。亦於此可見矣。其題曰聞過齋者。海平生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嘗以聞過名其齋。偁因以名其集云。

閩過齋集序

文以道授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迄今其交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勝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況禁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中吳先生閩過齋集敘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奧雖舍變化一歸於理非通經傳古之精而信之篤養有素何能致是韓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嘗求知於人然非其人則亦莫能知也如尚書宣城貢公翰林學士晉安林公皆檀文名當世不易下人惟於先生者深加敬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知耶先生沒迨今逾十五年是集藏于門人王偁家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這運于閩見而喜之將於其同志建寧郡守尚君志文李好義之士為鋟諸梓以廣其傳間以公事道過鄉郡出以示余請序自顧者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辭不足軒輊姑書此以致景仰之私云吳公名海號書客

歲在辛巳春正月既望將仕佐郎前溫州府儒學教授永嘉徐起書

淡生堂儲經籍蓋數千餘本銘識款印將為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晚邨先生時所謂買綫乙角歲經變不抵當時裝釘錢者可歎也予偶得唐子西吳魯客集共四本繙閱一過魯魚帝虎脫譌極多殆不可讀以意揣度乙出而未有別本校對但可存疑而已因又歎前輩好書嗜古宜皆校勘精善而傳書無知祖宰苟且如此主人不之知也然則藏書雖多亦度閣不觀徒資富耳之談耳古人之精神心血其光氣熊熊時欲躍出于蠹紙敗簏間又何怪其聚之不久而散落也與世之藏書者可以鑒矣康熙癸巳夏六月餘姚馬瑗手記

閒過齋集目錄

卷之一上

叙

吳氏世譜序　序本錄序　自試方題
鑒書序　雙谷序　送熊江山長序
羙監郡編役序　贈劉僉憲像序　贈郭徵言叙
送廷平學正序　贈閔縣教諭序　送王湖州序
贈項呂宗理序　潘氏世譜序　送熊經歷序
王氏家譜序　曾客序　傳德謙擬氏序
孫氏二子名序　送傅德謙序　梅花壯序

卷之一下

叙

送徐宗度序　送程伯宗序　送吳生序
林氏宗譜題辭　光縣文集序　吳氏譜序
楊徽字序　吳氏譜序　潘氏族譜序
送鄔訓導序　魏氏支派圖序　卓氏家譜序
魏氏世譜序　林知字叙　孫戣字序
薛懷安文集序　送寧化訓導序　思鳳堂詩并序
薛氏家譜序

卷之二上

記

祠堂記　後記　衡樂千古軒記
汲軒記　淡軒記　湖州三皇廟記
游鼓山記　永思堂記　慎德齋記
烏捉堂記　鄒公渡記　種德堂記
游黃巖記　悠然軒記　支蘭軒記
知止軒記　歸飢樓記　雲竹山房記
東陽橋記

卷之二下

記

讀書室記　遊上林記　重遊古山記
春暉閣記　遺安堂記　南樓記
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宗會堂記
愛日堂記　阜林鄉學記　致樂堂記
靜對樓記　逸興亭記　望雲亭記
平遠堂記　碧玉潭記　革心堂銘有序
東山棲記　近直齋記

卷之三上

墓誌銘行狀

林彥忠墓誌銘　翰林學士林公行狀

侍御史錢公曆誌　鄭淮寶妻吳氏墓誌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　支石山人墓誌

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將樂縣典史林君墓誌

卷之三下

書　與林行制書　答貢尚書書　復陳左丞書

與使者書　與秦景容書　復鄭彥斌書

哀辭　黃孝仲哀辭　林公偉哀辭　阿昇哀辭

王山人哀辭　擬招

傳　支石先生傳　閔寡婦傳

卷之四上

箴　閒過齋箴　慎獨齋箴　吳昇字箴

葉遲字箴　思樂齋箴　惜陰齋箴

銘　古鼎銘　古劍銘　古磬銘

石龕銘

題跋　孝經圖跋　題風雨歸舟圖　題醉圖

題蜀山四皓圖　題太公釣渭圖　書豈先生帖後

辭道士圖跋　題海岳菴圖　題馬融安圖

醉道士圖跋　題魁食瓜圖　跋朱文公手帖

跋鑑仲縣書三體千文　題辨所

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書

書裴原定文集後

贊　琴贊　混沌子贊　逍遙道人真贊

支石山人真贊　直方贊　薛子威贊

自贊

卷之四下

雜著　利家禮威有感　感春操　木居居辭

答問　書禍　書閩南集後

書盧明安事後　讀管子　讀墨

詰鬼谷子　題念上人詩集　樸存辭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藁後

祭文　祭鄭氏甥女文　諸妹哭羅姊文

祭葉祺文　祭鄭以弘文

祭蘇善卿文　祭史大年文

祭陳氏女文　鷄心壟墓祭文

閒過齋集目錄終

閒過齋集卷之一上

門人靈武王　鑄　編次
進士永嘉胡　寧　校正

敘

吳氏世譜序

按吳本姬姓泰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北在閩有錄光州來者唐光啓中有曰夫從王氏入閩相傳始祖也海昔爲兒童聞先君吾幼時見吾父嘗閱巨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錄於是吾父不幸沒於易代之際毋倉猝棄去携幼

入古靈山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冠乃歸又言吾支故不著吾曾祖舉進士初授本國府知錄而卒曾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言吾先世家郡城東後徙居下渡然官吳帝命自攢棣來繼石蘭之宗王川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從河口河口派出候官吾偏族也帝命生與先君同年而月日差後候官吳不及者老猶存其言必當有有受先君又言吾前後詢吾譜殆三十餘年而竟莫能得其諸族分已久而吾所記得近正者不能合也苟終吾身而不得其作汝乎先君即世海是承先志嗣而錄之懼於是非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谷梁子有言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吾以由是而已以吾父無所見之世也寧國以下無所聞於無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敢以疑爲信故是譜斷自寧國而下抑吾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繫屬故孝悌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蕩蕩然是法既廢人各以意自恩其親恩不廣而於易終至有視同親若塗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譜牒之存使知木

水本原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願其子若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若子乎苟推子之心以及祖宗則是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斷而情不斷屬盡而愛何窮夫恩罔賴於相成而道實原於自致子爲自致其孝無憾夫父之不慈父爲自致其慈無疚乎子之不孝兄爲自致其友無責乎弟之不恭弟爲自致其恭無憾乎兄之不友致乎己而不望乎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直爲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敘之哉嗚呼子孫念敘之哉

一譜首爲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系世蓋畧則以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謂無子而不立後者）有官者疏曰某官（殁後）遷居者曰遷某所

一首疏爲圖以繫世次次爲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爲誌爲遷居者備述其由

一譜後世先世家訓文字畧者及墓誌若先世著述文字多者別爲集不錄于此（本世家訓及先世著述子孫保藏之以傳後人）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爲一世五行相生循環無窮

一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如名從水則行次男壬一女癸一名從木則行次男甲一女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數則不相紊

一後世子孫有棄父母出家爲僧爲道者不錄（謂不繫世次之）

一後世有無不立宗人而以婿與外孫爲繼者不錄直疏其下曰絕（謂其自絕於祖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於死者無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塋事宜力厚薄不得用夷禮焚化大不孝後雖有悔終不能及

一洛川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士風之厚甚欲卜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

厚本錄序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始也蓋三者居於内而君臣朋友際乎外内者由是而推焉外者因義以生恩恩厚則義篤不能隆夫世

堅不明風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於天下予甚懼焉暇日採摭傳記小説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列女兄弟之篤行如姊妹之相宜者著爲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尚乎多將使夫婦女童稚里巷小人皆向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倖有變故禍難當有所守又附以感應禍福會歆從物各爲一卷意謂人道固人所當盡有不能者觀于報應之間亦可以勸以而又不察則禽獸微物固有人心者其可不自愧乎以人道本於此故名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自試方題

乙亥歲予自武林疾歸逾年弗瘳以至於困前後閱醫二十餘輩最後醫來但診知辭去皆云不可治始甚憂即不可如何引安以俟之翔先世藏書頗多醫方亦數十種竊請之以意度其可用者試之每一試而一疾平疾遂焉試之疾以次而除畢是歲脫然遠去體矣自後遍閱諸方遇家人有疾請醫弗効者又屢試之殆皆得愈因錄前後所試及意度可者裒為集以備遺忘而使檢尋不幸有疾又將以自試而非敢以試人也

藝書叙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也古人列州分土卜宅營塋率皆用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世技術之流張其說以自神而禍害吉慶紛紛然起其恭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為所欺責說愈煩而人情愈疑理愈瘕而人事愈繆心相承既久雖知術者亦不自知其誣也可勝歎哉昔不孝孤嘗負罪於天地久不獲伸先君塋非其土比改塋而兆域果為水齧所取用是痛志以求其法取古今塋家之言撮其可於理者裒為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為邪說所蠱而與我同病者或將覽為必能棄其恭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校無書不為淮巫瞽史助也

雙谷叙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為福建行省郎中先是平章普公募商胡克舟致有功胡因益暴橫君至綱紀甚嚴其衆屢謀害君而不敢動即亂普公屛除商黨以出而燕公定來代之兵循城外屢挫議者皆欲誅解以紓難君獨以為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亂教人黨臣佐之發泉司以聽語中君君退居水西旻自號雙谷他日謂吳海曰禍伯生也介量不容物不能與衆雷同中以致尤今號敦重自故盡其文取諸名者字其義取諸谷也予幸有以敬哉乎予曰諾夫古人之取號非以表其徽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於是豈非以其廓然太虛洞乎有容善惡而必受可以盛德與惡至而弗違可以容焉與容大德也君子之於人無所不容惟不能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去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年盛氣壯才發而識敏天下事莫足滯其意者其進賢者援芽者屛邪者去草矣及其更歷既久磨礪已深位益尊而望益重益重顧乃詘焉若納避焉若遊閑焉若不足混是

非黑白而並容之前後所為若二人者多矣豈其蔑志墮有弗覺邪將慮熟計精故為是乾沒也夫務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於務為無容以安其身皆自私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雖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今君以不容亂人亂為小人所不容巧用是自警得無少有悔乎抑君之獲取雙焉一以示其容容乎一以易其不不容容乎不然容一而已君由其虛中無義而用以變柔寬譚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然歟者不察以苟容為德而責於君則非也

周道吉集

送龍江書院山長叙

漳居七閩底東南仂大海西北引閩汀諸山地迮且多險群徐愚鉛峒以居時出為民患古以南荒視之晉始置郡宋谷文公過化而後北溪陳氏出為其民盡讀書知禮義往時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既有之至閏元統盜益熾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然卒不能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民不從教之有益於世如是哉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吳興以來他郡邑學官戴嬰威陽翔為茂草博士就居民舍諸逐利柔弦誦寥然其存者亦過為士卒之營壘矣而漳故皆無恙亦氣數適然也尤溪陳生以俊茂之資廣學而多識為龍江學官來念別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戰國則闇為窮則詠皆非其欲也勢變而不得爾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斂為飲食刑辟為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欲使民回心而向道士雖窮而不舍義雖死而不為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官寔廩食有弟子得以擇得其教生之行不為徒取自是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

周道吉集

學力行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為流俗所變見父子弟必勉之以孝悌忠信事上不悖有問攻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於富之使民有所賴焉則雖動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君吾故人也久不相見苦焉致諸區區焉

送監郡編役叙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為甚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俱免不幸有蟲霜水旱之災即課役悉除之意用其力則緩其才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固之本

不欽傷之也後世徒浸重有但用其力而國家立法非不善後盡誅取爲福建當天下殫丸黑子之地比年盜賊軍旅纖鏈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衆也地之所產物視舊不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十倍於舊百司皂隷無賴亡命之徒詭爲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許首化到不睦即治所而蕩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常賦不充至於預借勸助不足乃出科率無民所出至掊生而運隔者屢有之矣豈非目前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洲附扱圖將

九十年至治以來以法虐六吏以夫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官攪擾不知變弱者不不過一役卵貧貧而貧之況有不貧乎間一吏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爲精敏以衆詢爲不能聚數百人于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援柳無訴彼且權以爲名聲不亦謬耶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屏去刑罰朝夕費千百言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官自携其子爲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出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傫然在下者其不曰是以吾子也開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益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馭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民庶幾有瘳乎

贈劉僉憲卷後叙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撫綏郡邑之内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寰土奠安致治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繫治亂關之國家綱紀繫於風憲自海内多故以來民心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饕殘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

閩維僻遠比至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相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己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各宜民志將悅紀綱法度殆復振舉矣一但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牘示余徵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以忠之餘也仁恕不苛孝之推也太夫人年已耄耋居辭役爲養去之宜也獨惜夫風紀既壞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爲國家去也若夫政績之詳在於諸人之言者不復書

贈醫師郭徵言叙

舉天下之術惠利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為然古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關斯人壽夭小大不侔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艮也閩縣官貢里先世由科目仕有人其得攻瘍術四世矣瘍醫世稱外科謂於內科不通孰是技者不過辨其瘡潰金折之痛制其祝藥劀殺之劑而已於切脉審證湯飲膠醴之用不與焉郭氏謂瘍雖外實發於內必先去其本然後施瘍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與其內不觸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難居遠汁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虛日有貧不能賫一錢

謁者靡不為盡心他郡不遠千里來之若郭氏之術可謂致精也已予於郭氏善而最善微言微言之為人信乎古所謂有恒者而其有勛又克賴為予益善常念與郭氏學無以及其子孫適進士黃某某來求言予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𠫵不干諸瘍毋生此一身之安也上下和內外和閨門合睦昆弟輯諧婣婭不形戕害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者常逆施之以恩而復者常讐則亦交之而已情者道必自反也事逆者必深思也此安之長久也凡予所言

徽言既已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徽言之子若孫脩徽言之道而世世享其利焉則予與郭氏學平日愛望之意也醫之事吾何敢言之哉然吾聞良醫多隂德他日有起家為公相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循其治家與身也郭氏子孫尚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敘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與而俗敦秦廢儒術以法令為師漢唐推崇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龐宋朝始尊學政用郡縣成均增置正錄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

屬遇之國朝遵宋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導書錢穀悉皆滋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待切之而不任是職者亦往往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規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得專行其教里庠人生性端慤識見聞敏為學務切已嘗試授延平學正未別且請益予曰古之為王者教學為先今雖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為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為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為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民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而弗善焉

宮哉呼治之不與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逝若予者
可以教矣生辭曰僻不敢不足以辱教事由啓學是
惧頗先生卒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
諸已也水之潤用以澤大也然用以烹人賴之忠信
有諸已也予行乎哉以予所有者施於人予所未有
者望員方冊旨予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
知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强也是
教學相長也矧是乎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
教必有存其人者予諮詢而哉得之他日南歸吾將
從予求益焉

贈閩縣學教諭叙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掾魏晉唐博士皆以士
通經者為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報為學
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
歲久者則士業素屬為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
等為之則未待補也里人林某早嘗學茂一薦鄉試
佔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衆宗之而生俛然若不足
一日來謁予曰某材學未自信遽職授事大惧弗任
願先生有益教之論曰閩里邑也予以士也邑中之
人非子親戚則朋友故舊也識予者太半矣教之行
若耳然於子乎觀也古人之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
卷誦章句採獵膚髀詞翰欲以取科第為子之崇者
彩矣是不朽子也子獨修而身齊而容莊而視感正
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
非難也故予之教易矣況予一門諸父兄弟皆鄉學
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予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
之本也生勉之仕途於朝方自此始今日為百里師
善其教他日為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叙

予少負急慕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

不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為說又有能者
乃知人之材不相遠而居一當私者衆也定大馬嘗
棄矣觀古人益多閱世故益深乃知天下特有不可
為之時耳而事實無難者顧難得其人也河西王居
月文剛直明快遇事判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為難者
居處者有餘裕治水福准涼吏畏若神民戴之猶父
母比去老倪蔽道塞地而不可晉居何以致人若是
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己也嚴愛民也誠故蒞官內謁
不行也而姦欺屏息强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
民與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

政之弊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瘝閑凡入關蹤跡
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無有貲
嫌既而一邊重多援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
以郎中出守朔州與晉潘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
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居行逸於
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待財君有之惠則民賴
之譬則四方閭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爲山者在乎積
土居之不欲崇於壞爲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汪
污果君子爲政在任賢材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
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於覺之也

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譏其明於知君子瞻
於別小人君其愼諸

贈順昌縣綜理官敍

國初特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罷再
置復罷近復治上從命臣信出鎭凡事得以便宜行
之福建西北阻大獄頻兵數萬之一日費恒數百金
供億之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
之材擧爲幕屬俾制焉勢隆法重措事可集顧以爲
甚善慶置丸延平屬邑曰順昌綜理者關其患警邊
予有宗人來始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是幸得賢
綜理林公民賴以寬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
小邑當往來之衝累歲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
廬以居田業荒蕪丁壯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
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朝成而夕取辦他邑盡乘
刑罰督責吾邑特召壯者里長致切告之民至輸
財公喜以爲不至於罰也又慶然閔若知其出之不
易也間有不能足亦不忍遽罰則民固已微知之矣
予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
布下無不應不教有無不齊不能長於臨時特以寬
之事既不擾而民亦免於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

者集事寬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寬者民悅而或猛者
民殘而怨爲政何若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
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居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
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郅
都寧成王溫舒輩狠惟猛迫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
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見也今順昌得賢綜理
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惠利所及不獨
百里也況行愈久而績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貴顯
寵將自此始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
宗人曰吾子之言誠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戒其獨吾

邑之人毋聞願書以貽之

潘氏世譜叙

自世姓之學敎而氏族之原淆而難分而又更數大亂故家譜諜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欲推其本於百世之上廣其恩於百代之下者亦將何所從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於其父併討一二同姓得其大畧將爲家畧以傳子孫而來告予予曰尊祖敬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由始也古人甚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猶尙郡望譜亦尊世族歷代一姓妄相承者衆以爲識見人之良

心不啻已也近代益不由禮法婚與甥及外孫爲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之見以自惑官府不治而風化安爲人之類將至於大亂矣使譜諜不明其將何以正之按関縣清廉里潘氏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當其盛時宗族治百人今皆絶而不續間有存者無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脉凜乎不啻惟注一身而已然則子之爲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爲譜由子而上直書之宗族絶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別居他所者備書之有名字读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數而錄之其有棄家爲僧爲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著其所從而而後不錄則今日所屬將來可見潘氏信譜矣

送熊經歷入京叙

歲強圉協洽江東憲經歷熊君在閩臺臣以大兵旬下將臨江淮而閩制兵力不足犄角熊君通達強敏識時務且自江東歸知其地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京師請師因陳虛實利害事大夫多爲詩歌餞行者屬予叙之予于雖世故直據己意而言自古及今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而功倍不得其機者事倍而功半兄有志於不可爲者亦由屢失其機而往者中原之亂朝廷嘗命將相皆成爲郵是時

天下之民引領而望王師者莫不以日爲歲奈何閒言浸兵於內詔旨據行於外王師既班氏大失望此機一失延至數歲比者忠襄舊想劉公大雅事以盡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今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爲己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熊君之行所謂宜無不夕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城池爲固兵甲爲利者以民心爲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聊而賦斂日處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熊君以爲何如

王氏家譜叙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肇逐而空其地徙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袁閒為吐蕃所乘後張義朝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以此周廣順閒申師厚為河西節度使用王廷翰等為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為邊患寶元康定閒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遂中原為金所併不能自達惟為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迺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歸繪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為蕃河西陷沒人為漢河西而士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尚寬厚維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靡人沒元昊者其宗族在東阿陽穀甚盛國初附屬將其高祖即纓歸山東浚從其族並陽穀曾祖從右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迄今又三世墳墓皆在廬州造軍籍迺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譜相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迺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迺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俗

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圖其本固有自毀其祖而冒國籍以求仕之勤者安有既授賜姓猶不忘舍其舊乎吾閱是譜不覺為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為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為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〻足為世勸也

魯客叙

吾幼時先君子嘗慨每言曰吾行四方樂聞魯士風之厚吾將投居焉苟不遂汝能成吾志乎每維幼嘗在念不忘比長獲接先生長者交遊多名士大夫莫不詢知其土俗其去意大決然丁內外艱情事未幼加以春替擾戚懷故重新迄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矣如是因循又二十餘年而累愈重勢愈寡暇日撫然以思曰昔吾幼無識將先人猶以屬我今有識而反忘之乎自是未嘗一日不戾于懷懼或隕越無以承先君子之志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子曰非也吾擇善俗卒先志也吾取號有三吾將地魯而取其名也質魯又取其義也吾學魯仲尼之道焉聖人千載之上吾師也吾雖百世之下學者也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而吾又何擬乎又必以為不可

將曰魯客志子未得反乎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他日至於魯而止焉則為魯人而子又何議乎叙以曉衆人

傅德謙復氏名字叙

貴溪倪事金谿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邇而累世婚姻倪蕃一支絶不立宗人以出為嫌故傅氏嗣為倪五世矣有曰韜伯文者嘗病而疑知於閩郡吴海曰韜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於倪非倪也而冒之倪本傅也不得為二傳者將焉從予曰按春秋莒人滅鄫穀梁曰取後子莒非兵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

亡之道也夫是以辨族不可遂也宗以相承必同屬也子後之曰高祖以來百餘年遠復之人必惑且宗人皆不欲而韜獨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惑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咎素何曰子為譜叙其由繇高祖而下正之為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教本者必從子改矣曰昔倪氏以後紀我今復則絶其續矣何曰子復故而為倪氏立後以傳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絶氏得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為後者使天下後世有議子罪則在海也伯文於是惕然懼曰吾子貺大惠其敢不承命既又請曰韜娠時父出外始生母命名崇德比謁於父父曰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韜亦常竊不自安予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况其善乎請從名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徵吾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於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使請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於是泫然涕曰昔吾母甚賢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貺大矣請書以為

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序

孫氏二子愿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既冠先生與之字愿曰必恭甫忠曰必信甫而為之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予謝不敏然不敢辭夫恭者非取臯陶九德之目愿之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愿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愿雖純愨有餘恭則受人之益故愿必在乎恭也盡己為忠以實為信盡己則不欺己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愿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

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愨篤爾貞毋朴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而非是愿也勉之勿任己勿誑人發必自盡行無詭隨言必可踐慎出諸其口忠也勉之夫人至親莫若父子親則愛愛則願其成人子生而被之美名所以望其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為名者其分皆賦於天而不由於人若為德則由於人而不由於天僉憲公篤學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於人而以在人者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其所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必恭也必信也爾不宄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僉憲公之賢為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為之師朝夕親炙吾見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念其猶吾子故於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叙

予以學撲行方不同於時氣質而銳不能自改以適時之宜既屢顛沛不悔則其終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閔之而辱與之遊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疎非特其遠我而吾亦幸之予之不材若是而望交游之衆閔見之廣其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即相愛若宿契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恍流俗其志與予同行已合誼不顧衆人之識吠其操與予同爵祿金玉不

役其心惟自適為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感於中精靈神會端坐若失其嗜與予同閱古史撫治亂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子之經綸施設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佞舌之狂忠害善忠臣烈夫之伏節死義未常不搏髀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横其狂又與予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僕其窮又與予同也凡與予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古人結交以知心為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予同斯世而相知也顧予亦何幸哉德謙舍我而別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可留予將何以為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屬請誦之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餘宜增益益深又何待予言抑終不能無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其為情也言之不足故永歎之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為荊榛出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德不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探討議論發清新訌合然諾重念窮憂患頻

如何語離別使我意酸辛不在別欲留我何實閔水東赴海楚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梅花莊詩叙

齊護之別墅樹梅三百本花時瑩然素合縞積如承林壑谷護之結小巷其中吟嘯自適閑有幽人佳士則必延致流觴賦詩焚香彈琴終日不倦率以為常謂予曰是巷未有扁題曰梅花莊如何予曰清矣哉主人之福也夫朝市紱冕之所興貨財之所集求名與利者日趨焉肩相摩而踵相接惟夫山林丘壑之閑空虛寥寂世之遠聲利薄世故者乃能君之若賀

知章之鑑湖鄭子真之谷口司空圖之王官彼皆自得其所而人莫與之爭今梅花之勝豈一人所得專奈何壤壤者不知其樂以與謹之專之然則豈得不謂謹之之福耶謹之又就其深擇豐石之上將構小屋塗以白作雪洞前引水為長渠然後莊中之景始備謹之有梅花十詠士大夫能詩者率和之裒為巻俾予叙其端俟雪洞成日使童子誦佳章予倚樹擊節能發梅花一咲

閩過齋集卷之一上

閩過齋集卷之一下

送徐宗度叙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為校官來三山予居村落不及文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于神堂然議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於為文由先秦以下迨近作者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之所擇焉而發聞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　王之道與其為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之直截之言觀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遇有所契輒釋而録之顧以真西山大學衍義為未純

也以昔人所編文辭文類之屬為未精也故二十有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功可不謂勤其志可不謂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抱其蘊而與時不合既不可操然白諸人而未必信顧不得已援筆而書之以援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華之集文與之類則無不得已而時其好焉者耳今君之所纂録豈亦有不得之而為之耶將無不已而直好焉者耶避亂來山中居與予甚邇時羽翊其所未周予方賴君為益而

君遽然以別需予言予曰人生聚難散易當其聚時之樂不知有別時之戚今別之戚不知別後何如也君行慎自愛閩與建相接一水泝洄若登天苟沿流而下則五日可至君別後乘興能如王子猷繼剡溪千古風致否

送程伯崇還江西叙

海南未壯時目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闇形諸言聞者鮮不謂為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虛飾外以苟容為賢附順為忠夸誕為高敏給為才詭誣為智諛諂為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踵然慕效之嗟乎元之末造風俗好尚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侗直朴固見病於時及䦨時之所為然後乃大驗知舉世之尚偽火適其真於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年程君伯崇自翰苑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怪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沖淡靜而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登然者也然如是亦因為當世棄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縉紳章布交游惟不為所稱亦不為所卮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而吾不及知耶時

事既殊向之矜名者所守一切塗地而君流離困厄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疾不能入郛且數歲矣交游絶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及之遽聞行李將反江西欲候溪滸握手一別而未可卜懼其遠而勤予思也故叙以贈

送吴生叙

予故有山水之癖自其為兒時已然侍宦行游途中遇佳勝處佇立不忍徒年二十常疾病一日忽夢登蜀嶺斜景照耀俯視山川炫然君金碧回望東南數峰謂是五老既寤汗浹而疾遂以瘳嗟夫人之癖有

君是顧夢而可以已疾乎每懷三山五嶽之雄江淮河海之壯不得縱遊其間然歷荒都廢關靈壇壞址古賢之遺風豪傑英雄之餘迹未常不徘徊往來咨嗟慨歎或至使人向隅者今老矣視昏聽瞶頹滿如雪舍杖不可以步而此志亦哀矣而子方治北裝將省其親有數千里之行來別復觴之而感覺向來之癖未盡去子行乎哉子之行雖有數千里之勞而閱山川風土之廣察古今時物之變以增見聞廣胸次必有動予喜而興予悲者歸而語我豈不逾於聽夢耶子行乎哉為我謝尊公別已久此心未常不蘖左

月進百集　廿七

右計公之念我亦然曷日歸來山月溪風尚無恙

林氏宗譜題辭

譜牒之作示不忘也夫人不忘乎祖然後能不忝乎祖不忘宗族然後能親睦乎宗族孝弟之道蓋在是矣孝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忘則孝弟興矣侯官水西林氏五代時司奉節令文尉肇居于此是為始祖奉節以下子孫昌衍文物彬彬然至于今十有六世矣其十二世孫某重修圖誌立儀文詳具明白使先世易以稽而後代有所守可謂不忘者矣抑吾於此可以觀世德焉昔人有言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夫祖宗積行累功能覆被其子孫至十世而不墜者非賢不能也況十有六世乎予稽其祖宗十世而不隳者非賢不能也況十有六世乎況又有能表章之乎夫能脩其文則能繼其志已能厚於家則能達之政已吾於某蓋有望焉嗚呼勉之

覺是先生文集叙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為空言亦非篤意於求工也漢氏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淫靡之詞飾夸訣之智舉世慕之相承至於魏晉六代而窮雅瑣碎不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逮宋歐蘇

圓通百集　廿八

而其氣益振蓋雖與世升降亦在乎人之自為耳然非聰明俊拔之士學問博洽識見精敏者雖少其平生之力有不能至焉則亦可謂難矣國朝自程吳諸公以來凡十餘人相繼擅為文章或犯簡古或推富贍或稱溫雅或宏肆浩汗或魁壘多奇或敷腴清潤或恬淡淵永莫不各得其趣自成一家若公之文宏健雅肆其叙事明潔類太史公其運意精深類柳子厚其遣辭不滯類蘇子瞻其視國朝諸公固不多讓或與並駕而爭進也昔公常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予試問曰公乃自比何人公咲曰能為東坡乎是

雖一時戲笑之言亦其肉有所信而人不知者晚歲養疾山中屢言娶驅馳州縣時有所應酬多不出本意欲删去舊藁而索不可得公前後所文輒錄以貽予蓄之殆二百首遭亂失去今公家所存僅若干首聞以公意删其一二詩凡三百餘篇皆豪宕道逸其四言益渾厚近古公才氣英邁不易出人下其見諸政事已然而其文亦烋烋喜與人議論聞善則服則人不及也公名泉生字清源號見是其自號云

新安吳氏家譜叙

嗚呼吾觀新安吳氏之譜而得其二善焉其足法矣乎吳氏自居新安以來十有二世有曰天麟者以甥出繼于舅又五世矣在鄭則知其為吳也在吳則見其非鄭也蓋自天麟之出而吳譜不絕書既著其繼鄭之由又紀其子孫之名以系世次至于今未嘗廢故權也得以有考而後之夫為是譜者不既仁矣乎仁者不遺其親亦不閒人之親權之使其故也其亦仁者之心乎吾於是得二善焉夫異姓之不可以相承猶馬之不可以繼牛桃之不可以續李也祖宗之於子孫一血氣之所傳也後以婿與甥外孫為繼者亦曰吾血氣之所傳是大惑也夫坤道善成而不為主非天施則地不生故婦人之族不可以承夫也奈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為非也不亦祖非其祖族非其族乎夫祖非其祖而自棄其祖族非其族而自離其族此人心之所不安也奈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為非也吾於是有取焉者蓋取得夫子存乎之意予孝弟之不容已也嗚呼是可以為世法矣是可以為世法矣

楊徵字叙

楊文質先生與予交久而敎深他日見其子子徵曰吾兒甫能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亦何尼於爲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糊口乎然既髮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之思有以貴其稱者幸因吾子課之予視徵朴以素愨以處喜焉夫徵者美也朴而不離其真素而不事於飾愨則自守也專愿則於人無競其質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徵也由是日脩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親之美悌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此內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外美也內美則顧爾有之

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為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常為士為士不足則為農農又不能則從事於末其勢然也其等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日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於人矣此予之所望亦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貿謝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簡於是乎書

吳氏家譜叙

姓氏以別族類而已皆出於古聖賢之裔卿大夫之人晉宋以來遂分差次非法之正也閒自漢武帝時盡徙其民江淮而遷其地後入居者多四方之人亦不一姓矣水西高陂吳氏不詳所本始由衍南至此喜其地遂居焉閱其圖由昶而下凡十四世曰圓自業資用饒裕至東乃從予學東外家與予同里閈異時予避亂常客于東東以同姓故稱予伯父予宗姪視之他日求一辭題系端予曰我先祖后稷以農立國周公亦明農後世豪傑之士不見於時皆勤身畎畝之中古者農之秀為士士不足則為農農與士常相出入也吾以衰病無庸志願耕田而筋力不逮常以予務落學不能事農為恨吾見子數世皆顓謹朴

四一

實篤然淳古之風非立本者不浮乎勤勞既久將有所發予其勉之予以同姓待我厚則待同宗當厚於我待其至親當益厚於同宗凡自是推之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如是則可以承先世之澤如是則可以衍方來之福東也勉之後世子孫亦莫不勉

潘氏族譜叙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遠也自宗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族者蓋鮮矣族衆則易疏代遠則易忘此常人之情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疏而愈忘也譜諜之作寔世之意也嗟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至於千百年之世自千百人視之誠已疏自一人視之則不疏由千百年推之誠已遠由一人推之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疏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何等而上之之不及其等而下之也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其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之者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家譜求題一言予觀其譜自文振公以來十五世矣文振以上不著所

四二

從未丈振兄弟四人於倫為次一昆二季譜皆不及獨記其所居地為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淵矣若其先世宦顯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女適人有為宰相夫人者其賢有學於朱氏為世名儒者抑可謂盛矣傳世既久不能無顯晦絕續今之存者由得寧觀之則皆疏且遠矣得寧讀祖父之書教授於鄉凡吾前所云者皆將責之子也由子之身脩之以親其族人以信其後人因以華其鄉人夫豈不韙歟嗚呼勉之

送鄭訓導之古田叙

日九百六

百里之邑有學官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脩之士延請為之師師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為壯縣提封之廣居民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為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即子之言可以為教矣夫學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衆人乎夫道無鉅細精粗無乎不在而實高且淺也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也此為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彼躐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為學必無成也子行乎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為學使其志立誼明躬修學得於措之於用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為事人而不事己者可少有得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立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道邑之諸生使幸毋謂我老而言之

魏氏支派圖叙

閩通志其

圖譜之設所以辨氏族定世次也古人甚重焉自離亂移更故家大族能保而存之蓋鮮矣圖以著名必簡而易見譜以記實則備而致詳此圖譜之所以異也然古人多稱譜而不及圖近世多為圖而不及譜故其圖之所載雜亂紛碎歷覽之而不能識浮屠王念泰其族支派圖為請按其先姓魏氏由王融來長樂為陳氏嗣子孫有知禮者乃從姓魏氏居桃坑十有二世所記歷官娶婦女適某人生年若干卒葬某所皆譜所宜具而非圖之法也既為正之而為之言曰天下之物必有本子孫本於祖宗猶木本水原也

世代既遠而宗族益衆夫衆則易疏遠則易忘亦當人之情也故蘇老泉著族譜引曰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而歐陽子曰人而不知祖宗是禽獸也吾常重是而病蘇言也夫世久而疏遠雖勢惟情愛之不可忘乃理也如使數世之後服絶已久屬疏已甚其相視遽可若塗人乎詩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此情性之正也夫圖之設正所以使人不忘祖宗也今魏氏居桃坑十二世苟無是圖以徵之則行於道有不相識者矣況乎人之子孫不能以皆賢賢者固篤於親親而不賢者或昧

焉使覩是圖而知木水本原之義知今日行道若將不相識者自祖宗視之固無親疏亦將勉於親睦矣是圖豈小助耶若正念既已出家毀形以從異教而猶惓惓然念其親因林琦來請益見天理之不可泯孝弟之在人心者無時而已也況其宗族兄弟在家者乎正念又致其昆之言曰吾未嘗獲見夫子吾將謀介焉其詞焉有禮故遂為之叙

卓氏家譜叙

閩自黄巢之亂邑里丘墟田菜荆杞其居民往往從他方來奠宅于此始為鄉井皆以泰右所居稱名如黄岡三十六宅之類卓氏之來亦當先後此時相傳由會稽入四明由四明來三山其來三山始居長溪又由長溪分派于閩縣之清廉里與懷安揚崎之上今所謂卓宅是也清廉揚崎實相兄弟同出長溪迨今四百年始祖諱邁其閒世次名字不可得詳累經兵火譜諜失之今之所録姑自耳目所及以傳信也朱子序其端予惟譜諜之作古人甚重焉蓋使人不忘祖宗也使人不棄宗族也祖宗本也宗族枝也枝者本之所生千萬而實一也故宗族雖衆則居雖遠服屬已絶亦閒不通相視漠然如塗人一旦邂逅出

其譜而合焉雖先後百歲其昭穆次第粲然可考思疏者復親勢遠者復近豈非以譜諜之故乎此古人所甚重也若卓氏之先垂四百載亦可謂遠也已苟非祖宗積累之厚安能長久若是耶祖宗之所積累非謂廣田宅豐貨財也謂孝弟忠信節儉仁愛脩於身而行於家其餘以及後世也為子孫者當思祖宗所以裕後之道勉而行之使世澤不衰而祖宗之傳不遠益大彼三十六宅之後今其蕃衍昌熾不墜不絶者尚幾姓耶嗚呼是可以有鑑哉

魏氏世譜叙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為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識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浮光人入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福清徒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於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絶譜不相通欲係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為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姓皆失之大者既又能復焉則魏不責其先而陳自

絶其後矣今世之姓氏混殽往往類此蓋十而五六後閱是譜而有感焉既述而能復己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成矣可以有勸矣

林和字叙

禮樂人之大端也人非禮則不立非樂則不成禮非玉帛樂非鍾鼓之謂謂敬也和也理之不可易情之不可變者也禮樂相資而禮雖不可無樂而樂必由於禮蓋禮先而樂後也林氏子和既冠其父為之請字於予予曰是子常習禮也乎曰未也然則吾將字之曰敎禮夫禮者履也君子之所履也忠信其本義其實也禮不本於忠信謂之虛禮泯諸義而不協謂之戎禮禮也者莊敬嚴畏勤儉恭遜而不與人爭也先王以承天道敍地法管人情蓋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不可斯須去身也斯須不莊不敬不嚴不畏不勤儉恭遜焉則慢易之心生肌膚不固筋骸無束不至於散墜壞而不止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昔有子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孔氏過庭之訓亢切然則禮之用雖在於和而和之本實由於禮人不欲

學君子則已苟欲學焉舍禮奚以哉噫世學不明禮樂道喪人不為容容苟苟則為朋比阿私顧不患其不能和患其不由禮也不惟禮而惟和吾懼其流而不知其極也其不為鄉之愿人則為世之鄙人也者幾希子敦禮哉子敦禮哉

孫戣字序

孫戣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其父為之請於予曰願有以發其義俾戣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大父之志豈惟戣也受賜將其亦有賴焉予辭不獲乃言曰夫戣兵器也古人內以自克而外以威不順

若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物不能犯所以為嚴也若君子得之以脩己則貞固而廉絜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以待人則威而不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正其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戣君嚴者守節清苦議論正直為唐名臣韓愈退之常論其德古人尚慕前輩或取以自名若司馬犬子慕藺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夫晞孔君之賢将使戣也畫一以孔君為師乎孔君之事載在方以昭然可考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於孔君則為無負於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嚴勉之

薛悽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乎禮義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悽安薛大夫予不及識聞其去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别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謹錄之吾子不可無贊一辭予老耄且多病聚足不出山將二十年於世事一不省乃問父老薛大夫為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廉己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為政一以德化而不恃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其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感哉異時為政者不知盡職於己盡心於民惟務其家之肥而視民若土苴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去若病疾之脫今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志之哉言且泣予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是也視朱邑之於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於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達古之作者而不為苟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德薛之賢不誣矣予所為序者欲使後人誦大夫之文必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子威號雲壑廣陵人世儒者云

送寧化訓導序

八閩惟汀僻遠其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可服使生厚則自愛往時為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為主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産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詞之謂也文詞之為

教猶禁令法律之為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旣服卜民視之而化風俗無不美矣生則溫柔敦厚之學而啓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有日矣於為政豈小助耶生勉之

思鳳臺詩并序

至正間尙書玩齋貢公來閩寓城西香嚴寺荒莽中得凸坻為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鳴鳳且自為文記之亦一時盛事也時異事殊屋毁臺圮斷碑卧草中門人鄭桓歸瓜山鄉學後有小丘植梧竹焉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旣為記

請予繼之予能悲然無情乎歟以寫懷併着桓之思云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桼何臺乎臺乎空有梧臺有竹脩其如玉鳳不見兮桼何臺乎空有竹昔之集兮阿閣亦既下兮雲庭有止其集有雝其鳴去世德而不返使我心兮怦怦登斯臺兮騁望遡秋霄之冥冥我思悠悠日月其征聽為斯臺憂心如惔

薛氏家譜序

譜諜之作以親親也人之親莫重乎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於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究於百世而莫非子也旁而推之自吾之兄弟吾父吾祖之兄弟至凡族人皆世世兄弟之次雖屬有遠近禮有隆殺而義無獨殊者由人之生一本故也世教不立人道大禁愚者昧於其理懦者安於所習不孝不仁者蔑祖宗棄親戚至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他姓為繼自絶其後而不悟不悔使鬼神不得歆其禋祀亦由譜諜不明故也薛本春秋諸侯之國後世因以為氏在唐時居江東者為望族今薛氏世家揚之泰與其派出河東舊有譜而失之其可徵特自高祖以下故今以為譜首其間他姓為後者皆削而不錄或曰彼雖異姓而繼我旣久難遽去之毋亦别

錄以附于後可乎曰不可夫他姓之人自棄其祖而來附吾之祖自撥其姓而冒吾之姓亦可謂不孝不仁者矣譜正欲其辨也而又混之是何不忍於他姓之非親而能忍於吾姓之至親乎彼他人而吾謂之父子兄弟於心果安於理果可推乎今吾棄而不錄使彼亦得反於其族豈不二者俱當耶噴附枝大者其本悴異姓著者其宗危觀於薛氏之圖抑可懼已吾子愼之嚴譜諜之法著人倫之義去異姓而革其混紊明本親以篤其恩愛則木本水原發茂流遠宜自今日正譜始薛大夫儒者故以是告之使施

之於政亦可以主俗已

閒過齋集卷之一下

閒過齋集卷之二上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常書積善于家以自命其在戶外亦書之在器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堂詔不忘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為性也發而為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鼻口𤾶手欲視聽言動出乎己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權也日用酬酢之間有不得其正焉斯其為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於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故鷄鳴而

起孜孜焉一言之發必稽一為之施必慎晝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思旦而驗之造次顛沛不敢忽而況其餘乎夫莫高於天天者高之積也莫厚於地地者厚之積也莫大於聖人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於善可以有已乎哉抑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常相待也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隳一念不繼則惡成者易毀隳者難全至甚可畏也海之以是名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於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替則海寔大

顧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衆人不能
氣拘物誘本心既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
豈人定為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
乃害于德嗚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縱爾欲勿興爾私
欲勝則流私勝則蔽怠勝則癈巧勝則僞人心孔熾
善端寔微初六履霜堅氷以之精致其知勇致其力
纖悪不為善乃可積積日為月積月為時三百六旬
積而為朞積縷成疋積粒成庾縷粒或遺於積奚取
父積遺子祖積遺孫孫亦有後來昆仍雲凡是衆善

皆我固有匪為人積曷其不可已則不善又以加人
不愧于心不畏於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
爾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嗚呼可不慎歟

後記

海既表積善于祠堂仍扁其外扉思孝戒奉先者必
遵訓也古今人累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
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為耳而善
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為耳而為善之
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於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

之心乃以為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后能饗其
親故合天道之宜用時物之變中心怵惕而悽愴思
之不忘誠極而著享熟籩薦奉承以進慤信愛敬盡
禮而不愆失焉鬼豈有不饗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
物雖具豊盛粢絜牲肥酒清而孝不至焉神或吐之
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
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死如事生則思之至也思死
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
古人之祭如是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為難忠愛
非難也思為難思非難也孝為難將入室者必視斯

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為人念祖訓之至勤
不孝不可以為子日夜思進於善焉則上可以承祖
宗而下有以啟于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嗚呼可不敬歟銘曰
維父與母寔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詰言
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
有不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
寧敎世有書不能讀積亦徒爾惟善固有孝可動天
爾不媢天將胡媢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
爾世世積凡百子孫敬之無斁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於己不求於人則心逸體順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陶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為樂耽祿者以勢位為樂彼內實無有而恃物以矜不得則戚得之而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釋之徒遺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謝外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所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者吾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知其所樂為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發揚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傅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挺然自拔於流俗所居軒題以獨樂千古問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友朋有欲為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予曰夫君子之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愬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樂與衆而同斯世也顧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異不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游心千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于古哉且君常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几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乎否也於是傅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為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於予曰敢問為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行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如此予

曰改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過蘧伯玉屢察其非而至於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無窮古之聖賢猶爾況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而遂失天下之至惡也非虛為至惡也滔滔可以滔天星星乃至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於衆曰子徒欲為天下之大善耶欲為天下之至惡耶則孰不艴然怒曰是何薄我若是且孰不欲為善人乎試常察之則其所為已多不善猶忿人之告己也宋趙康靖公嚴於自治常取黑白豆二器寘瓶於几上每行

一善即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即投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適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人之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日改之以至於無可改豈不為大善乎不知而不改不明知而不改自棄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況念慮之微方發於中有善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為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予試黙子之心而觀古人之心以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陳賈戴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成也夏生矍然曰謹奉教即曰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為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於無味非其精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得之者鮮矣傳君德謙介特清簡有志古人淡泊之道每憤流俗汙濁欲潔身去之朊埃壒御泠風遨遊乎太初無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於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噫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味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楊雄玄大味必淡然非易牙之所嘗也人惟德不勝慾而為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理義以為之主則道充為富不待夫萬鍾身安為貴無藉乎五等蔬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粱湛然此心淵乎止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為悔達不為喜而天下之物惡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勢利之徒忘身以殉慾戕性命以饕富貴者猶蠛蠓之慕醯蛇蚓之甘骴誠不知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既謂吾淡矣又敢與之語味哉若君雅志沖淡知用不錯於時覺天下之物為無味而獨沈酣乎

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適栖遲偃仰於一榻之上清風時来振膝吟明月入懷引孟孫酌今来古往邈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聞軒北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謂何軒曰諾遂書此以為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昔守王公邢木翰以書来言曰吾郡三皇廟舊在澄清里燬于火十五年矣屬時數虞戎壘在野郡邑失守民莫寧居自翰来北招集懷柎惟民事之急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猶是不舉大懼失

取廼視故址隘陋覩欲改作旣度地城西隅合材庀工庀有日矣惟殿無門庭堂室齋廚之位悉如其舊而制度深廣加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為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於經易大傳著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作耒耜聚貨為市黃帝氏垂衣裳制舟楫牛馬弁弓弧矢蓋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開物成務神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蓋萬世之道原系焉萬世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違禽獸不遠微三皇

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則天地不能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漢孔安國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傳焉夫道尊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之奉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者也若三皇道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雖祠宇遍天下曷足報其萬一哉自古聖帝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祠唐天寶中始制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以時祭饗元有天下乃令郡縣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掌之取歷代名醫從食於廡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唐制天子親致祠焉則於禮為至庶幾一人有得師之實而四海蒙佑神之化顧不韙歟然豈草茅所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生靈憔悴已甚而王君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游鼓山記

福為八閩都會上四郡皆山地勢局促不能廓以舒下皆瀕海風氣疏蕩不能奧以周惟是州廓其中不蕩不局得二者之宜環州之山惟東石鼓為最高能興雲雨蓋州之望也歲乙巳九月十五日郡人黃伯

弘約予與廣平程伯崇建安徐宗度自河口買舟順流而下抵白雲廨寺時日已酉過東滐石橋橋霞役以亭流水出其下潺潺有聲沿麓稍登潤鳴在左蓊陰團圞有大石可坐近里許有亭曰乘雲近亭有寂泉行者掬以飲又里許至半山亭亭後少路俯瞰山下又里許閣曰圓通憩焉閣外疎竹斜映倚闌平睇江流二道如白虹游龍縈帶長洲靡焉而東趨人漁歌互答西山凝睇碧翠異狀前登崩路景射人背轉而右見奇光玲瓏飾林君金色點綴樹上如花嬰絡如蕤有葉華彩相映瑰麗不可名狀玩之久而後去

又轉而上皆嶺林清樹半里許夾道有小松曰松關日已下山暝色將歛促行度此表曰全閩第一峰下坂皆平逵左為矮垣逶迤達寺已昏黑訪法上人宿平起凡閱明日遶寺右行甦畦間度松林二三百步入叢篁中徑旁小竹微露綴其上如珠時滴人衣覺清爽出篁竹皆微蹊二里許登小頂峰峰直寺後下視殿閣若騎其危西望郡城列雉數千市廛闤闠雜沓鱗次麗譙浮屠臺門府寺釋老之宮揮霍崇麗闠出其間州邑之雄可為罕儷鶴時村墟野落化為瓦礫之場而居者鮮矣由小頂而上又里許近大頂

使僮僕行前伐濯莽披荊棘擬步而後可進若是二百舉武少轉而南然後造乎岁巔之頂行者盡疲人以意擇石而坐午食畢迺拂石刻觀晦翁大字讀沈公蟻銘摩挲徐鹿卿請雨記記漫久乃可辨時空晴景明萬象呈露幽奇詭異不待搜剔自來獻狀使人翛然而塵慮消澹然而情境融極目西北諸峰若數百里攢者鶩者淩者鬭者攘者赴者突者蓮者特立獨出者齦齶劍戟者西南諸峰若雲直疊波湧若牛羊驅若車馬馳迤至數千里之內皆周旋徘徊頫伏妥帖闊之以溪壑流之以江河蓋自劍郡來者

至水西旂山而止自汀泉來者至水南方山而止自建來者至是山而止若夫建劍汀邵之溪合流至于洪塘分為二江南過石頭紡永福之溪與瀨溪出西峽北過新步亦分為二又合而至于長㙻迺與西峽江合過石馬下洞受長樂港與吳港出閩安鎮而入于海東南彌望浩蕩不可極遠至于流求之國近而梅花南交諸島咸在五步之內自永福閩清長樂以至福清之境歷歷可見焉迴眺附城諸山前者若迎後者若隨左右環輔森列若大將之治旅尊嚴閑暇部五整肅而不亂南洲諸山若鳥翔鶴翥丘垤礧礧

若子之在枰耳滄溟與波上下同色輕颺徐來綠縠千里潮落渚出平沙彷彿蒼鳥白鳥共下齊起日既暮迺列木為堂束薪為門薦席以莽綴樹張幄寺僧背蒭秣來餉亦共宿焉中宵露零月色如午風忽起陰壑雷動出而視之立不能定五鼓愈甚衆相與捉衾聯立東望扶桑以候朝旭奔星矢馳四面相射有玄雲橫亘在海而高四五丈不得視其初出之景須臾日上已高山烟水雲倉茫遠近隱顯迭出恍然如畫圖中又一奇也露晞下山至寺已近午出寺左游靈源洞石磴垂梯兩崖崇墉通以石梁白雲亭

其上坐稍久洞谷生風時來襲人起觀蔡君莫書有
奇石立道側若甲卒號將軍石於是履危棧度石門
永將翁題名趙子直詩抵天風海濤之亭揺焉孤撑
巉巖馮闌欲墮川分谷擘江面如沼險絕清曠遂兼
得之盤桓至日晡誦揚志行古篇還宿法上人禪房
又明日復登超凡閣伯崇題詩閣上觀王氏賜神蔓
書廼歸是游也比之常觀豈不偉矣夫以培塿者臨
一方陂阿阜者薄百旦廼今縱目力於霄漢納溟渤
於胷次舉其晝夜收拾殆盡豈非所履者益高所見
者益遠所造者益深則所獲益富古人登東山而小
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愚雖不及竊窺會之矣嗟夫山
川萬古世變無窮景物須同人心異感是游豈徒登
覽之娛有以散其憂愁拂鬱之思發其豪宕雄逸之
氣重其治亂興亡之感而俛首之悲斗山之念仰止
之慕雖吾四人者亦詎能盡同也且是山昔人莫不
登之近百年來人迹罕到自予始登命轎夫爲導亦
不知其路乃緣磴徑上顛踣者屢而后得至其所忽
得舊路循之而下果達寺蓋宋時所闢而僧除之始
絕頂皆短荊無林木今可張幄矣始寺外多數百歲
古樹今但見新植矣嚮予始登幾三十年重來二十
餘年與伯弘來亦十五六年今復得諸君游此而予
髮種種矣因刻名山石而記其詳約後游輒復紀之
較方來尚幾游也

永思堂記

吳元有於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爲祠舍垣墉周密
門庭窔深清閟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
至于禰揭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起予衷警
於情勸予後者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
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
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
與存聽之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於施
溫凊無所與時出入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
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而時物變思
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咳欬聲
音志意嗜欲不絕於耳目心思然後彷乎有見彿乎
有聞入室之日焄蒿悽愴冀其洋乎在上也苾芬羊
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徹將飲而疑知神之享
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厚
之無所不至子孫之於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
豈足爲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

意以致享思嗣教之不復而雖至以自修為善必果
思以為親榮見惡必避懼以為親辱當事而思當食
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謂永思也
若是者可以登此堂也不思者不孝也不孝者不思
也於是堂乎奚有於吾言又奚有

慎德齋記

臧憲吳公詔宋潛先生謀之定祠見其裔孫得守請
書之室題之曰慎德乃來屬其說於予予曰慎者德
之基君子無不慎也然德有凶有吉夫理出於天而
具於人之心主善而無惡純一而不雜者為吉德肆

情而蕩逐物而不返恣慝是敗悖者為凶德顧皆謂之
德則為德者其可不慎乎夫驅車千里慎於發軔舍
矢破的慎於審機行慎於陵言慎於誤意慎於妄動
慎於禮取慎於義由衣服飲食威儀之間以至於貧
富窮達患難之際無一而不致其慎者無一而不得
於德也故慎終如始慎小如大非徒慎而已又必由
學焉學則致知知則知所擇慎則致確確則任所守
此慎德之要也以生年富才俊欲為訓詁詞翰優矣
吳公念三儒先之後將使不墜其緒故書以贈生生
其勵而慎也昔先生受學考亭其進修之目親得之
朱夫子生於宣承之乃斂矣奚予足徵

烏稷堂記

金華杜梁叟以醫鳴東甌中予與往來三十年矣始
治詩脩業業見世之仕者類不能及物嘆曰仕而不
得行志何用仕為醫以濟人為得行其志哉乃舍
其舊而為岐黃之言得鍼灸之術於當代之人梁叟
又能以脈者理數卦而為[illegible]之由是其所契益精
而所用之神予秀多[illegible]於君無不驗[illegible]士大
夫縉紳君子之人[illegible]古今車之過軒集盈卷
[illegible]雜著

故其所主者[illegible]而識之咸稱杜公云他
日予問梁叟曰君術何以能若是其妙也豈亦有說
與梁叟曰人者天地陰陽之會天雨露風霆地山川
草木水火土石人[illegible]天四時寒暑溫涼地高
下燥濕人喜怒哀樂飲食起居莫非陰陽而已夫得
是氣以生亦由是氣以病然病有標本有上下有內
外有奇恒吾切其脈視其色察其神氣形志審其陰
陽參伍相合而知其所舍而又揆之於天度之於地
驗之於己而後行之或治其俞或治其合或治其經
井滎輸谷之分筋骨膚肉之部四時之施各有其當

九鍼之用各有其宜虛者實之盛者微之寒者熱之
脆者堅之不足補之有餘折之奇之偶之緩之急之
上之下之順之逆之正之反之吾治極於一然隨應
而動此吾之所以用吾術也曰然則何為若非其妙
也曰不知也吾之書曰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
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
誰吾[illegible]吾法[illegible]已雖至其妙吾亦不自知也以予之
言吾將名吾堂[illegible]爲我記之予曰諾哉夫
[illegible]古之人有[illegible]沒者
[illegible]人[illegible]曰吾入也以忠信吾出
也以忠信哉吾雖沒猶出也雖出猶沒也吾不能神
亦不知吾所以神噫杜君之醫之妙其由古人之法
之神　君且謂不能知則吾何從知之惟忠信則吾
所信而君亦自信也忠信所以至於道也何獨醫哉
書以為烏稷堂記系之詩云
人之有身備乎陰陽陰陽不調疾病乃傷請醫之良
非寒他技審其所在去之而已粗工嘻嘻不知病機
九氣既亂七診皆迷病之所生至微至眇萌芽弗絕
乃至莫醫良醫明明見入秋毫制其病能使不能逃
防之於[illegible]然測之未至或迎或隨舉適吾意粗工兒
兒伐和召凶瞿瞿閔閔暮世則同古稱良醫神聖功
巧嗟惟杜君亦造其妙其妙如何妙不可名答如影
響視在宥冥冥冥之期若神彷彿中心獨悅口不能
出稷稷其稷烏烏者烏不名君堂名誰堂乎

鄭公渡記

閩上游四州之水從高趨下既匯于洪塘遂經臺山
帶郡城以東其別流則南循方山而會于長嶼臺江
古稱[illegible]為[illegible]以濟行者廷祐閒始創石梁水
[illegible]黃門以上百里皆為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勢日趨于[illegible]
突數觸[illegible]留江西[illegible]江之[illegible]
水西水南諸夫視為畏津而祈[illegible]江[illegible]退
拚之衝又有隆風不時擢帆折柁舟人相語為戒並
岸藪瀆之徒植黨專濟他舟禁莫得行要利不如意
則詬辱百端扁舟著如坐客供給至不勝載而後發
必遇風濤率多覆溺前後不可以計至正二十五年
秋九月十二日舟覆新嶼同死者一十八人餘以救
獲免海北二憲鄭公適寓瓜山聞而閔之白大府取
巨木百章營二舟募村甿之習於水者操之一自白
苗濟陽嶼一自

隄濟陽隄置田二十五畝以給操舟者之食不足又將勸好義者置之舟既鉅無倉猝之虞濟世利無遊阻之患由是遠近之人往來者莫不懽忻鼓舞而誦之曰江流渢渢孰濟鄭公我往我來日惠我無窮又曰湯湯江水其深不極孰我魚鼈就我凡席匪舟也直匪[illegible]也途之公功不忘也主於是凡詠歌之人無鄉人父老[illegible]曰[illegible]水[illegible]不能去舟楫然數十年間[illegible]者[illegible]異時舟人[illegible]利且免視人[illegible]命若[illegible]之石不能革自公[illegible]人[illegible]如在宇之安獨彼專其利朝夕懷怏怏心累誘所以害而奪之者微鄭公之力其蔑有不廢者哉夫貪其利者烏知去其害之難也請為吾子記之然鄙人不知故聞昔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溱洧君子非之謂惠以公議乎予曰不然夫子產相鄭國方秉其政而涉人國邑之內於政誠有闕故君子非之若公持節他道政不得行於此一觴一[illegible]所聞見遽興惻隱之心不能抑之於先後[illegible]之於後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田之薄不可以不增舟之敝不可以不葺公之心猶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抑豈無公之心乎使後之人無公之心則人之思公念其已衰又曰對古人有所建置而利不忘於人人多以其氏稱之若白公渠蔡公井蘇公堤李長者陂之類願刻石表曰鄭公渡則如何予曰是或曰諾遂為記公名潛字彥昭新安人其居官有益於民者類書之為之所在特見稱云

種德堂記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illegible]三世矣[illegible]蘇氏識其父祖子孫四世矣珠濟[illegible]好義[illegible]周人之[illegible]小南先生廣其德[illegible]之人有[illegible]周其[illegible]之之力治[illegible]有知即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問聞于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詞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於宮室器物凡命名取善心以自儆近世率為貴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者歟相副而不浮者歟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飼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已安而不忘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於天性隨寓而發非以納交要譽於人求報冀其於天也然天道無感而不應

人道無施而不難顧爲德者不可以是設心而吳蘇
氏之樹德已久受者宜應施者宜難則將在其子孫
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也德所以承德也不德
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恩惠及人德之餘也孝悌
忠信仁愛誠實著於身德之本也而祖而父之所積
皆自其本推之也夫祖父積德於前子孫繼德於後
述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云鼓言終夫之紀定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以
是爲德言記重爲之銘曰
天道民德互爲本今我有於人則何惟人之後
於心最先推以及物寧不爲賢有美蘇氏其心塞淵
周貧卹患濟弱扶顛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
人心如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
善繼勿墜嗚呼勉旃

游黃巖記

水南之山最高而大者方山山之陰有峯隆然逆馳
而西曰黃巖望之特尊歲大旱鄉人必禱焉自予往
來三十年凡方山之勝皆歷覽之惟黃巖僅兩至焉
丁未歲秋避兵來此思復一登而淫雨無旬戊申改
紀人日始霽山路泥滑未能即登也越五日乃得游
焉登自前山之麓山皆荔枝無餘木巨石離嶭綿絡
可愛出荔陰入松林聽奴峯小巷㟁直西南古靈水
西龍湖諸山帷障屏列望清溪一勺可注尊壘澄江
帶如縈過山右水南村落人家可辨良久僧汲山泉
煑茗甚佳出巷徐行草徑委蛇經旁莽菁無復林樹
又循岡而進乃抵黃巖之下巖高十數丈裹不啻倍
之壁立徙絕鄉人祠禱之者依巖結構室堂樓閣軒
檻周廊禮道斯爲制度狹而窄敞無居陸跳之所
焉屋巢巖制度不暴地相望前山欲橫有若戶限
屈曲出其先山封大江廻繞烟雲吞吐飛鳥
往來上下蒼綠紫翠濃淡之相旋遠近之相湊皆
於戶限外見之亦足以賞心而娛目矣下山緩至巷
中設食步斜景而歸自前山至巖下約四里凡石磴
者六草坐者一班荊而息者再同行六人皆文雅談
謔咲咏是游各極意而登降不知疲焉豈獨志其患
難羈旅之爲適哉記之以冠賦詩之首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窮困而能隨所遇而
適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
賢士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未年士大夫心

術不明風俗偷薄陵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
如國初劉靜脩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溫不一二人其
竭力死義如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嘗
中夜霜嘆丁未之變計吾平日所知其為人者曰行
臺侍御史汴郡歸公前制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
替守靈武王君茲三人者其始不失節予既而歸公
果不屈以死某人者莫是不屈而王君浮海往交吉
不遂乃居山泉之上謝絕人事與樵夫牧豎為伍豈
亦若人如劉佳[illegible]曰吾居無聊惟終
[illegible]相對[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神[illegible]而忘[illegible]淵明似陶
[illegible] 二三
淵明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子其與之乎予曰異君
侯哉然則子無為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係皆
役於物者也役於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即即必持
之戚戚得之揚揚必失之倀倀嗜欲少者天機深嗜
欲多者天機淺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
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其中故無欲
而自安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山川能
令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
不可動之象焉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
朝夕晴雨明晦隨時隱見終古不變之意焉足皆

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觀夫崔崔巖巖
者然後為有得也嗟夫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
得其趣今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其相遇豈不難
哉淵明往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尚未艾也神交契合
夢寐將或見之龍泉之溪其水清泚山有嘉卉芳若
若可濯可茹子不憚煩矣與君相對茲軒之下君食
秋菊之落英我濯白石之高歌時詠歸去來辭招
山靈而聽之

友蘭軒記

宗姪彥成以友蘭[illegible]記之予曰美哉蘭
[illegible] 二八
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
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靳於人薄矣不以
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道深矣三者君子之德其
為夫君子德修於己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恐其暴著
故始若虛終若愚敏于若不足浩乎不知其有餘蓄
實內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悶
昔者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為猗蘭之操楚屈平作
離騷引蘭以自況者是乎蘭之足重今子將以為友
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青者乎夫亦慕其德日暢
其知明月白露濯其清霞雨相待雲屬其貞階庭深

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君不能入善人之室哉子善交之共以蘭為吾友日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玩其美之無斁感於中以自得至於久而不聞其芳子交蘭乎蘭交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隣將使一鄉之士化於子以至一國之士皆願交焉其機括良在於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禍[illegible]而禍每起於貪貪者無厭無厭則不知止不知止故[illegible]然自古及今相接於史冊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禍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為縣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爾為是役役乎即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疏圃鑿池田園自適又創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筆研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為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子舊識某比年因[illegible]往來蓋熟暇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可哉夫富之與貴人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天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憤乎

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産於海外番夷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日而后始至風濤之與蛟龍之與爭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可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檣楫折拉於浩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鱉之腹故無待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懸之以待賢俊功業王公之[illegible]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遽次也希祿者必趨焉[illegible]今鑽刺獲幸一得焉可矣不[illegible]進矣念進[illegible]德不稱乎位才不任[illegible]之加大刑誅

[illegible]夷之慘故無[illegible]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飫而止[illegible]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尚然況大者乎老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老世故有自恃其智老而貪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予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為記之

歸帆樓記

董可久結小樓於其居之左[illegible]四[illegible]遂布[illegible]字

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客十人流溝出其下老樹蔭其上橫江前陳州渚閒連峰迤秀環映回合樓雖狹其景勝矣蔑子常一二至焉北來請曰某樓既名矣未有青也予曰何名曰閒者常以支朋徒倡適空明景霽澄波油如颸風徐起數帆自遠而至過乎茲樓之外衆賓咸樂舉觴相屬顧謂斯樓得無諱是名乎遂題曰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予曰諾予少時常泛海矣以其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泱漭淡漫噓吸變化去人物雜對舟艫倒上下將逝神乎八極之表為濠之然莫莚無為支之世而不足也

逮其泥乎瀲瀲泱泱乎漩漩輕舟緒風一越百里其靈異詭怪雖足以慊心飫目而震懾之餘悔亦生之迨夫揚帆來歸擢夫唱聲抱師幹機風雨指途濟雖未屆而喜可知矣今使覩是思往日如在目前嗟夫夫天下之至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顧水能乘舟亦能覆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於往往蹈其害而不自覺豈獨里巷之人為然而士大夫故多不免豈非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也哉當水生風利之時自謂技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誰肯以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乘則舟為無用而亦不至於敗況乎爵祿之海貨財之淵利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浸胥溺者愈甚而起者愈寡何哉思古之人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至觀生兩疏之徒能燭於事理審於進退皆可為後世法而世之滔滔溺而不知入知往而不知返者自他人視之如永之善游復且自以為負於古丈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寓其義則遠矣遂為之文以記

雲竹山房記

某氏予其家方山之陽遠市塵去闤闠翛然田野之趣猶以為未足乃築室山之原竹環樹之置圖書琴樽筆研其閒詠歌自適題曰雲竹山房請予記之予雅愛伯順和易恭慎能嚮善遠利不隨流俗所出常給事分省上官賞其勤同列讓其賢於時不幸閉門靖處昔之富也不驕奢今之貧也無慕羨得時不變其志失勢不餒其氣安分無求恬然君足非通理善守其能若是耶夫山林丘壑嘗於世者之所以樂其窮畢其齒也子年富才俊胡為欲放志於此苟以為幽閒靜俗人迹罕至可以讀書求道稽古博識明而後其發美而後其成以為藏脩息游之地則可以為避

世俗之地則不可夫雲無心於見沒因時而澤物可以占出處之道焉夫竹虛心而直節歲寒而不改可以堅自守之操焉子樂之意子意有所倡亦皆有資於子也抑吾所居特遠不得朝夕往來從子之所徒以為恨耳既為記之又撫[illegible]而歌之曰山之幽其雲油油雲與子兮奚求御觀白　笑竹之青其葉凝乱霜兮可以[illegible]人兮我思美人在淇之隈在渭之涘

東暘橋記

東暘故有橋圮廢百餘年矣春雨潦集冬寒
閈出出真　仌二
病焉里人張揉常欲營之為富人所害數斷石梁事弗果迨其子惠又屢謀作之懼役重力不勝圖因者數年會有贊之者曰事畏不勇不畏難為之必將有成於是帥鄉人轉石轢木建堤兩岸架以條梁上為屋宇以庇風雨下施橫楣以休行者日役二百餘人張悉給其食不再踰時而橋遂成役工凡若干費錢凡若干皆張所規施予往來章山每過其處鄉人曰昔張惠之興是役也富人或笑之及其成也又慙而嘆之今張蒙不幸以死然其利猶在爾有以紀之吾聞有賢焉夫為義在志不在貧富富者財力雖有餘惟務多積為子孫計其肯捐一二以利衆哉貧者又力不贍此建事之所以難也若張者家不及於中庸力不足以諒居而能斷然有志以倡是役鄉人亦樂而從之見好義之心人人同也彼不能而害人之能者亦獨何心哉則惠誠可表也

淵過齋集卷之二上

閑過齋集卷之二下

讀書室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盈君仲晦為書其扁且介以來求予文曰顧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后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己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有不由於此者也又言夫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為迂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所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矣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歧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沈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孳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不得勿足則人百己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跫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為己也以利則為人也為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為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常病夫人之不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甚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遊上林記

予舊至章山閑西六七里許有上林之勝地十數里許有鳥湖之奇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末予與王侯用文以事至林野遂約翌日登鳥湖已具而主人有違不得偕往因興敗而王侯獨力邀予至上林侯先往尋侯夫以兄子來迎由林野行二里許至郭家店川明谷路鷄犬數家時村民方蒔麥兒童狎走來往野婦饁道上牛羊牧其前藹然墟落之趣沿墊里許乃躋石磴並麓、、折左為畬右為林木稍進而夷踈竹數竿老梅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歷數折見庵一二人家高爽幽寂門戶盡閉益使人蕭然有出塵之想自是以往夾徑皆脩篁晴日篩光微風成韻又入深林蔭翳里許表曰白馬峰蓋佛寺在焉地勢迴環屋宇宏麗輝習奪目而予行亦倦矣遂憩於雲軒寺僧焚香煮茗來供故翰

林林公湖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中僧又設酒肴延客甚勤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藉草木或坐盤石長吟舒嘯興至随量而飲望高林斜照紫翠如染觀僧引泉自別塋醼之注佛殿下為沼以植芙渠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轉經前山復入為池旁引泉入齋厨下之以激機舂然後遍行蔬畦間以資灌溉既又復歸于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附火至夜深乃擁雖徐聽澗響足山中之景而鐘鼓磬鐸之音鏗訇雜謡不為落莫寺僧再請登鴈湖黎明北風大作寒不可禦鴈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一遊覽亦莫不有數焉又輟以俟他日姑記上林之遊如此

重遊鼓山記

歲柔兆執徐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既而七月中雨八月中又雨約重九重九復雨閏月雨不止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將屬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垣士周彭琅德彌吳泉孝和三人皆會邀相從凌晨渡江自蓬陛入荔林依山右行瞰旭字雲逝傍野花墟燿黃碧色霜林葉如染采山果可啖澗中泉韻琮琤鳥聲喧呼飛来近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橫度小石杠過數人家復有岐路路當右有少年生石上紿曰左乃左行由屋後隮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鳥寺中和數回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有逕趨山右並崖而進雖覺其態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返盖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刈木剪伐榴翳登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級躋磴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界有微蹊可辨衆共喜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人不勝其勞憩息良久許豹屡行然後徐起排栖躋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芘戴特甚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衆不能復尋澗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黑穿林中歷畬田指示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陟隴中取道抵灰陛喚舟從西岸来濟及家將二鼓矣是游雖不能從容若疇昔然於世故洣困憔悴無聊之中得一日之暇以紓憂釋慮將亦不易得耳復憶十數年前城中倪林二子屡常欲登以不得予偕而止者五六遂終身不能登今予屡登而二子在泉不可作矣因忽感念洣泗為零二子倪則杜德芳林則琦公

備也

春暉閣記

東林生熊師小閣于室之西以爲奉親之所且取孟郊詩語名之曰春暉閣直正南啟戶見山花卉果實雜蒔於其前春明景熙草木萌長蟲鳥羣物各生遂薰風日長語燕相呼撫深抑密靜若無暑郊原入秋穹宇朗清梧桐炫金楓葉如染賓鴈來翔嚶嚶蟬吟明月當軒爽氣近人霜雪既降檜柏青青背陰向陽南陸出晷朔吹不及迎暄抱燠四時之景變於外而閣中常若陽春而阿婆起居便游安息雖客含飴弄孫子婦承顏左右娛侍天下之樂孰有加此者哉昔阿婆持家理生勤儉勞苦奉身不越禮度教子嚴而有方待宗族克正而睦馭婢僕肅而恩故內外無閒言而家裕業進熊也遂克至于成人今阿婆年逾七十康寧強健子孝婦順諸孫嶄然殆天所以報阿婆生登斯閣而視斯扁思鞠育顧復之仁教誨作成之義知其年而深喜且懼焉瀰瀰其旨之供必竭其力怡愉和柔之奉必盡其誠愛日之情不能自已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夫春陽育物不自以為恩故其恩不雖親之慈子不自以為德故其德無極古人以是為喻蓋反求而自得於心者傳曰孝弟至林木茂孝之生福也如此而移風易俗莫大焉生其勉之既為之記又為之賦東林六章章四句

東林有木其木維檜雪霜屢驕其葉肺肺○東林有木其木維柏其枝翹翹其葉滌滌○東林有鳥粲粲其羽聿飛崇遊瑧言返其哺○淑人有淑恭儉維德天監厥美壽之遐福○其福謂何有婦有子亦有令孫口安是以○熙熙春暉油油草心勉爾順思懷我好音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是以自守至正之末官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鄉里貢父于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瓮灌畦勸之仕不應既發勸之則取龐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勸者始息世運變遷擾攘之徒競進以希新寵曾未數歲禽獮草薙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予言因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弗獲乃為記之予惟安之義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理出於天而具於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

民生倫已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途利害失得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為危危者棄而安者即雖至顛沛不易況造次乎若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於人退以避禍難於已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為安仕即為危也子向之所處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人之大門也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在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淑之身而教之子孫雖百世安可也所貴遺子不甚遠且大矣乎嗟

夫景升以荊州之全畀其子後世曾不得芘其閭閻以居世之惑者往往累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與子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無所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少戒矣為之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則傾失正則反不反不傾乃得其安於皇昊穹降此民德視聽飲食咸其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有孚靡疾堂基播菑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既翕既好無交相犇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閫雝雝燕及童孺言必忠信巧詒取憎行必篤敬蠻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殞食終乃賈禍曰貧與賤人曷不堪在分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茶茹井我思古人心安於理苟得聞道夕死可矣凡百君子念之敬之雞鳴而起為善孜孜人亦有言無念爾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于堂壁彼書紳善慎爾遺遺于後人

南樓記

樓以高明為主而面南特勝高則可以睇遠南則向明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鹽田陳氏所居右闢一樓

以為遊憇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質於予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平氣也若是樓之景當星鳥之殷辰攬萬象之萌蘖東疇土膏被襏襫而事耒耜者蹶然於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不怠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熛灼人薰風時來煩愠俱滌視傍途峻嶺行者往來役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氣慘栗草木黃落群陰啟蟄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

義焉天地閉塞泉涸澤堅居人室向蟄蟲坯户君子體之則知掩身儉德之義焉是樓於人豈小助耶若夫輕烟暖霏晴嵐宿露和氣動盪色泛濫月明而萬頃銀涵雲積而群峰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凌巨瀨四時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悵子之兄弟群從子姓相與逍遙於其間以游神騁目遣懷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評古觴詠賦詩彈琴投壺復清風之可挹與俗塵之污人則於斯樓定為宜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總地宜善人事者多一而不

偉歟抑其視元龍百尺為何如主人兄弟噱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為記

集芳堂記

乾坤清淑之氣萃於人者為賢俊其萃於物也鳥則為鵷鸞鳳凰獸則為麒麟騶虞其萃於草木也木則為松為檜為楩楠豫章草則為蘭為薰為蕙為萱為杜衡蘼芷夫人之與物物之有是數種其類雖不同然皆善也故善人之所好亦必從其善焉乃若昔人正則之於蘭淵明之於菊周子之於蓮林逋之於梅千載之下觀於所愛而得其為人焉聖人有言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則交游之於人益不輕矣今楊生之堂所植無非嘉木奇卉林懷之又以集芳名之觀其所好如是則其所與交遊必無匪人者楊生必欲求予言懷之為之請益堅吾將引而進之夫屈陶周林四君子者其貞節雅操令德高志皆人之所素仰所愛草木亦因四賢而得名今楊生之於衆芳誠知其美而好之不徒為耳目之玩求其實反之於身而資以成德則亦無愧乎昔人之愛物矣其芝蘭玉樹產於庭階也多綏予雅愛懷又雖未知楊生因懷之因足以知之遂

書以為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東林林生請於予曰昔先大父嘗營一堂以為燕休之所署其題曰心遠迨其則三世矣未有以發揚其旨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子之大父以是名堂得無有取於陶淵明詩語乎曰然予曰子之大夫蓋賢而隱者也當元之中世民物方阜人有藝能術智者莫不輻集京師務以自售展其四體光大其業而子之大父乃能晦迹丘樊潛德弗耀薦書不名鋒車不召括遷偃仰於衡門之下教兒讀書課僮力耕與樵

夫牧豎為伍茲其所以名堂之意盖將獨善而與世相遺者也君子之父篤學好脩親仁樂善於世事不關意鄉里稱為善人日惟與賢士大夫朋友談經講史商論古昔暇則詩酒優游若將終身焉者至於卒奪其志奔馳仕宦違其素願然其心未始異於淵明今子藉祖父之餘澤安分無求足以樂生抑予重有告焉夫遠非徒高舉長往遯世之謂也山不遠則不深視不遠則教於邇處不遠則有近憂道不遠則無所至田廬所以厚子孫也而守之未必能遠貨財所以裕子孫也而用之必當有盡子之祖宗傳世六百

餘年以至於子吾意今日之存者皆其孝悌忠信慈惠謹實積累之餘未必在乎區區田廬貨財而已吾所謂遠意盖在乎此生〻勉之上承祖宗於既往下被子孫於無窮夙夜孜孜以是為心則其遠有出於陳言之外者生以為何如曰諾奉教遂書之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為祠堂錄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祧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為二主以祔昭穆之次月朔望合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秘書常為記之然予竊有感焉古者合祭祧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為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於寢盖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為正之使各瘞其羣主又為之次其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共為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陳于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于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于堂之西昆弟子姓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〻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累之後子孫守成之不易覆墜之不難蚤夜脩飭毋或不善以忝名辱身庶幾有以承祖宗之澤衍於來世用是為訓然

後昆弟子姓各隨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復于尊以告于其衆族人有過則衆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涒灘改歲行禮請予志之以示將來予惟舊曰合祠之意盖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日宗會之意盖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以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徂流今則循末而知本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哉顧禮制不可得為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

疎而族則一世有遠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於其同類工一視之況同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可化風俗之移亦其在是乎之所以必嚴宗子者欲族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毋亦存其名而已諸具貢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人之生必本於父母故其行莫大於孝君子以父母俱存為榮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可知已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于前舉

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於曩時食少而易飢膚劣而易寒也血氣之不衰疴癢之相尋為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願時已邁矣衰者不可得而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溫凊定省盡其禮洞洞屬屬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鷄鳴而起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旣待膳也視日之中而懼其昃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為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為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眷戀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於不可及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為喜懼者也若彭城董公壻年甫壯以明經茂才擧司征來關仕途發軔二親齒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顔順志幼孫學語於前一堂之中唯愉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尚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為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為老萊子乎海自念不孝早為先人所棄不得奉杯水盂菽之歡今而旣老徒有終天之慼視公獲以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

能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德必厚不然何其獲福若是歟異時二親黃耆鮐背公賛之年亦老矣庶幾有似於老萊故識為樂之旣為之記又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煌爰升于天耀于四方　瞻彼日矣維暉融融耀于四方升恒于中　人有父母或耆或耋我有父母鬒其若玄髮　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曰宣有豫　春陽熙熙淑景載遲草木具菲我親則怡　夏之悠悠碧陸孔脩薰風時來我親不憂　秋日則杲冬日則燠則煦其寒亦解其肅　南

以有蘭北牖有孫廚有井言以供饔飧　崇我籩豆潔我罍爵父母既慶室家其樂　溫溫淑人恪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　人日不足爾日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阜林鄉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社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教授林扶子之所創也歲隆弗葺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于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講堂左為列舍以肄諸生右為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絕廊廡周嚴庖湢完具道所出里人李麟等曰為之地有關里人林節生奉閑足之庀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為田十畝前有湖其芰魚之利入于學既成來徵記于郡人吳海海惟古先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悌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入動作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為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為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為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于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三才若肇建焉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口耳相傳雖多無益蓋學莫先於立志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以致知力行以求至於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以致苟有一毫為利近名之心則非為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爾因諸君子謀之他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璘名其堂曰致樂而來言於予曰璘不幸三歲而失所恃惟是鞠育顧復之恩皆出於父今父年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欲孜孜焉夙夜自勉其獲少娛親之暮景遂區區平昔之願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

孝忠而已矣忠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間於貧富也若使為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為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孟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為志也非徒為口體也清溫定省之衣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無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於無聲先意以承志奉憫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於貧富之異惟其盡其心而無毫髮之餘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疏食菜羹亦足樂終日訢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是足謂養也未足為孝也不服闇登危以辱其身不苟訾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嘉生之有志故泚而告之既為之記又贊以辭曰

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暮歸讀書旦出耕事父母堯樂天降休禎嗟哉斯人寔維儀刑子尚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乙亥予避寇水南客高陵吳氏吳氏有小樓附楚西江平望數十里軒豁爽塏地既僻人迹罕到戶外有閑亦倭不知歲戊申重來寓此於世事略不相接惟終日倚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庭而冬雪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來魚鳥之游飛舟船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境與情融豈徒古世之節亦不知室之甓而身之羈也嘗讀書撫琴詩飲酒於此仰天宇之寥寥感今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至矣宜斯樓視吾為過客而天地一指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同如是而已矣彼區區為名為利者終不能靜雞鳴而起汲汲孜孜攘攘嘈嘈憧憧往往若蚋若蠅逐臭興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大華不見雷聲不聞則亦可惟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主人乎特書以記之

逸興亭記

逸興亭興不在乎亭也是亭博士先生李君之所作也先生業聖賢之學服古人之道勢利弗趣而優游以為樂榮華弗羨而澹泊以自適蓋將脫凡近以遊

高明與造物為徒而後為慊於其心也先生横經講道之餘肄業筆硯之暇退諸生而罷賓客栖遲俯仰是亭之上雍容爽猶客與相羊境與情融興由趣發鳶飛魚躍均乎道體之著風輕雲淡油然真樂之形庭草與吾意同碧山若儀刑對撫萬物以自得間今古之往來高懷獨詣冥思無窮衆人徒見先生之外而不知其內故先生之興超鴻濛而隘六合入風雲而軼埃壒者先生不言而人莫知惟是亭獨知之先生既不自欺又不欺人故寓之於亭或者將即是亭而求先生之興則亦可將今之亭而求先生之興亦烏可然則將若何求之而可曰子能學先生之學道先生之道以得先生之樂則先生之興將不待求而盡悟之矣謂予不信其質諸亭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於屋山之右以為游憩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右嶺巉嵲以龍趍左山騰踔而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垂聚落林丘布棊列星周迴十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輝況乎几席涼風滌夫塵白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宜可謂備矣而夫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山之巔而可見者曰雲窟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塋在焉子曰君是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忍去況子兩世松楸鬱然在目子之兄弟時時登覽于此賓客朋友宴集于此興逌之餘舉首東向愛勝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列立之勤積累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內懼勅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謹保之於無窮則斯亭之為益大矣豈徒寓懷娛目之樂而已哉方氏兄弟遂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其非本諸其積累之厚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於文人朱居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継又三世為鄉先生其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構落成將仍揭之來告予曰吾子幸有以啓我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偏無陂而可居可行可久可行乃可以遠洪範以無黨無偏為惟皇之極易以履昔坦坦為幽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

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友弟恭堯舜之道三代不能
損益而詭節異行險怪亢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
心而已矣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
國而治放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通不亦遠
之至乎夫平未有不達者也不平未有能達者也非
非其聽言之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
子祀之篤實好善自守不求於人浩然與物無忤誠
可謂善恭之者其視斯堂為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
立言而其澤不永者子孫不肖不能纘其緒也子祀
之子孫今始又將念之又而不窮意是堂之名豈獨

於陳氏為宜凡登斯堂而觀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儆
也

碧玉潭記

古云多佳山水居人往往擇勝而面或挹奇峰秀壁
或俯清流瀑湲各因其志之所樂而得其趣以自適
也若鄭生所寓則占乎溪流之瀦而深者匯乎其止
洪乎其激膏乎其疑黛乎其停清澈澄滑泓涵晶瑩
益淵乎其似道靜乎其若德故名之曰碧玉之潭焉
吾常休于是潭之上陽光下臨雲影徘徊前山倒翠
遊入潭底游魚往來鬐鬣可數閑磬款聲劃然一散
匿伏不可見良久然後出並岸密竹駢植幽草芊芊
潭上老樹蔭可半畝輕風徐來舒疾成韻如聆絲簧
二三友狎坐談笑俗塵不干清氣逼人襟懷為閒頓
處消釋志心故之紛華與日月之促迫情融神暢幽
意橫發不知濠梁之樂後能過是乃叩樹而歌之曰
潭之清我濯我纓其碧晶晶伊玉之瑛又歌曰清潭
汶泌衡門栖遲洵美君子樂可忘飢於是諸君子咸
屬而詩述予言為記

草心堂銘有序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

子是也報莫難於稱之子於其親是也然則未其稱
而不可得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唯日不
足而不能自已乎世道淪胥人習悖德驕倨詐語之
風恬不為異見位達資多者奚羨愛慕專志孝養者
或鄙固之高陽黑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
愛底于成人德寧奉親愛敬家貧不能常具甘旨畢
有珍果奇味必懷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
以予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孝叔歸之陸續懷橘不
意茲寧今日於生後見聞謂予曰德寧早棄於父賴
母至今日深思厚恩其萬一報將扁堂之比鵬曰草

心取孟貞曜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章教之予
方謂生其何能辨夫言心之聲也因其言之泛切足
以察其中之誠僞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爲之詩以道
其志云
凡物之生寔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旂天何以報
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彼澗桎春暉遲遲草乃生之
句萌甲拆敷秀榮滋春陽匪私草也至微至微有心
亦懷報之彼猗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從
我屛我蔽害遠我水火匀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
趍愼我威儀爲我儉勤訏我怠嬉我室我家亦百其

宜莫息匪深式深于淵莫德匪厚式高于山匪天定
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
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間獸禽春陽哉
熙親顔載怡堂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母錫之壽
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
萱棠竹猗猗歆登斯堂視我銘詩

景山樓記

湯喤卓子康好義人也故所游多名士大夫若故湖
守王公用文遭世變更屛居龍泉之上道出入往來
必館焉獨以其舍近市囂不能愜每至必造其園坐
蕩岑樹清池徘徊徑中率以爲常歲服賜大淵獻子
康之長子堅始卽其地創小樓樸致雅幽明爽靚清
可以坐可以臥可以企望以娛二親以聯昇昆廷佳
客後方有沼前南見山洛亦于適至焉堅請曰不肖
誤獲交於王公先生所知也昔王公在時屢至此病
室湫隘而斯樓未能創今旣創念王公不復見矣堅
父子每一登未常不感慨而不能忘願以斯意題斯
樓也庶幾寓堅父子之夙心焉予曰昔王公之室常
對南山今子之樓亦正向南其南又亦有山詩不云
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是名則子之意可具見矣

嗟夫世俗日澆人之交不以勢則以利不以利則以
勢以勢交者勢隆則附勢去則解以利交者利合則
親利綏則弛勢利不可以長存故交情不能以少終
唯義交者無勢利之去就無炎涼之聚散故久而愈
欽沒而不能忘若王公之與子康交義也故至是非
王公之高誼無以起子康之慕非子康之好義亦必
不懷王公然則是樓之名以將使登者疑而引思而
得其與人交必以義又推好義之心以應事接物使
無往而不爲義而不可勝用焉則高山景行之思其
有窮乎書以爲是樓記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子寓苔竹閒章宗遠之賢其友方宗達言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瘻疾臥十年宗遠蔬食亦十年晝夜坐臥床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慤實飭行人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子恨不及識他日其子隶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間拡其家至其家至其讀書之室視楣間扁曰近道隶進曰大人常語隶吾平日廣求罔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恭欲自勉也不善不敢為吾恥也吾於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揭之以自警厲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獲潛於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譾予謝不敏隶固曰大人向常得與孝度計皆敢藉是以請予不得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於人哉然惟踐形盡性者為能體其全其次氣稟有不齊是不能以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者則又知有先後闇有蚕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有下者則必千百其功然學本於志必虛心克己而後能有受志立則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汲孜孜而無間斷乃能有進子卜子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乃為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問亦有聞焉且耄矣猶覺其遠常懼不得為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諗焉宗遠其謂予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者願有以教也

閑過齋集卷之二下

門人靈武王　編次
進士永嘉胡寧　校正

墓誌銘行狀

林彥中墓誌銘

邑有尚志厲行之士曰林彥中卒海走往哭焉而弔
其孫其孫振淳泣言曰不肖禍釁天奪所怙終窶不
能擇葬地將從先祖之兆詠卜用來歲八月葬夔葬
將志歲月而納諸壙惟先人所知莫若丈人敢以為
請海宜曰諾嗚呼哉於彥中豈辭哉越明年八月則

其世次事實以來告曰日月有期將以甲申葬矣誌
其界諸按林氏世居閩縣靈岫里君之先有曰德安
者歸貨造里中橋家用以貧里人德之曰禹錫孝友
惇睦兄弟讓田即君之五世祖也曰起莘宋慶元間
進士官至湖南提舉五世從祖也祖諱存翁考諱
茂君諱建字彥中生元延祐丙辰得年五十四
以終歲己酉十月十七日也配張氏先卒繼陳氏
子四人振拱抗掾一女適謝氏其一尚幼孫二人君
性諒直好義耿介自樹讀書究微旨不專訓詁為文
不事媚屋詩取達意而不求工治家有法待宗族
有恩待人以信遇事果斷不肯阿唯隨人人敬而愛
之故翰林直學士林公甚見器重君見時俗所稱士
或無實而厚取名嘆曰士以行為本人安可盡詆由
是深誠其子以篤行務實素強健寡疾暴得疾不
四日以死嗚呼若君可謂士矣士惟脩其身而後能
理天下國家身不行道雖道不行於妻子觀君之治
身治家而可知矣君惟隱處不仕故無聞於世必或
一試當有所施雖遇禍難與一城眾一郡必能為國
死守居鄉邇之時事有係於利害有不為犯顏苦口
引衣折檻者邪夫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古之訓也

正辭而無隱守直而不諂於可謂貞矣海謹與君二
三友何俊方濬林琦陳謂定表君之行曰貞甫將祀
古無愧銘曰

惟貞甫植則剛行則方沒念彰考之宮從而藏

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林公行狀曾祖夔發
祖君澤贈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
官
父士霆承事郎興化路錄事判官贈中
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

河郡閩國伯

公諱泉生字清源先生居莆田莆禹洋徙永福章山族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至元間公先府君中順公為按察書佐入居郡城後為泉州山兜巡檢時始舉生公與弟同生公幼穎悟過人書一經目輒誦始為文即奇崛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徵旨年二十五與弟同主偕貢鄉薦方試歸道遇友病殁所乘肩輿載之返得於家而葬天曆庚午登進士上第錫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有盜號淨海王居海上十八年劫掠不勝計建大旗舟中殺人以長竿

洞胷魚貫而沉之歲人畏以為縱官府坐視不問公曰是不除必將為亂後且有大患然自是有訴者悉遣去之盜意其懦怯居半載一日盜悉登陸饗神飲大醉臥祠下偵報至公遣壯士及衛兵乘夜馳往襲盡得之盜曰我始為盜時夢至陰府有神官治我貌正類別駕今識當死無恨凡誅三百餘人陸盜聚徒衆以二十八宿號別其黨有稱太保者公次第除之境內大安舊時里胥受役官召市人保任保者多非良民與吏為姦公弁不用曰任之親有逋則罵者吏弄文案牘有所出入公詰之曰爾以我為不能耶吾讀書向考千古得失而予奪之矣將以目前之事隱情於我哉皆頓首服明年海南獠叛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前後運者多折沒不至人為危之公命舟人多與直而約束甚嚴舟即發不得駐時南軍乏食餉至大喜者遷安鷹留之不可往還二百餘日賦詠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郡府經歷民負酒榷不能輸械日死二三歲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太守不可公曰是終無償日之徒無益恭請任其責無煩大守也納官每歲該合千石一日悉召至謂曰君輩素懷不遑今貧民負榷不能納若一為償

之不為富受榷於是船商即代償前負榷者填門拜泣中順公沒公負憂去官服除遷授承務郎溫州路永嘉縣尹永嘉號劇邑公理之若無事豪猾益甚睹上下肆毒鄰里脅民訟因為居間持吏長短不敢問必從其所向公曰姦人亂政不去終不能治正其罪寬遂之邑鹽賦配民最重往往破產公求變通之術取會集衢要地置局四處若其半官自鬻之有隱田二百餘畝不輸稅監守影射為職田者公覈得之勒石為記俾里胥逐耕以輸鹽賦之不足與水利築新河堤與時啟閉以備旱澇調漳府推官獄市大治

會峒不敢為亂汀寇起率府以公前督餉有成勞徙
命緹騎給汀兵賊遣其衆由間道旦出遮之公詗知
曰是不過多役數人耳乃使人輕齎夜行遲明已過
阨所陞奉訓大夫知福清州事民喜曰林別駕來牧
我矣公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清戒勿出入絕書
問以防請託視事三日謁城隍祠祝曰惟神聰明正
直嘗將此邦泉生不材叨茲守土願持公忠之心以
撫疲瘵之民耳目不逮神其相之敢有貪贖害政神
其殛之洋洋在上有感必通一毫不敢自欺三年當
如今日又書箴己愛民于座右以自警於是持守益
閩書志兵
三十一
堅海常者太夫人謂海曰兒作知州乃食菜飯納午
敬荔枝五十顆言訖泣下歲屢大旱公禱輒應衆以
為誠感無賴白公再至從居莆福清界上黙時出剽
劫不已略婦女與徒黨雜居公以事至境獲其首其
黨伺歸途害公斫及馬足公躍馬去使人竟擒之又
俗喜殺孤幼誣人取財公立連逮法誣者罪及親屬
鄰保由是民不敢犯有媼與兄訴其僧子為人所斃
投之江中公拒不受媼訴大府取符下又不受僚屬
請曰殺人重事柰何公曰以吾觀其情必自匿之欲
誣他家僕受牒即殺之是我殺一人又禍一家也竟

不受數月僧果出投服其誠立社倉勸富民輸粟一
歲以糶貧吏不得預里胥掌其出入後歲凶貧者待
濟役法久為民病民多寄籍匿戶以稍免迨公政寬
逋戶乃復為民新黌宇定左學右廟之制江口橋抗
莆界圮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衆營之又營驛馬橋
既代去民立石道旁頌生佛紅巾寇連江與長樂福
清接境牽府命公鎮遏公立保伍置屯耕嚴守禦之
方盜丁謀作亂公夜取為首者七人縛之衆不敢動
長樂民私受賊官為約共至為內應公遣人匿舟中
諜往來者得其實人數三十餘人戒驗曰林侯仁者乃
閩通志去
三十二
能畢若此不可犯也竟不敢由水道而自北嶺攻城
除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違
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魯溫沙屢相
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內無備慮賊奄至
請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
以為守誅鈕盜賊譏察其變賊勢遂衰惟塩徒聚渚
上衆且踰十二千公謀擊逐而廉訪使郭興祖佑之
以誣語中傷公公退居于家未幾果亂攻破閩侯官
懷安閩清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彖有命陞即
中汀寇留困久不下公往招撫得其大醜夏流元以

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為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
知制誥同脩國史時公已得末疾臥章山中至正二
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公配李氏
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瓌篤學能盡皆先公卒次子
玖子瑚子琛孫曰崇孫榮孫女三人適史稷吳觀豫
公以志界自負事有人所難為者公毅然任之然氣
傑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有益國利
民者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寀不協好談論
每接親友及誨諸生常坐至夜分起行庭中以水沃
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悔抑號謙牧齋晚益折節

更號覺是軒公毅齋翁與子無異三校文鄉省盧
琦彭庭堅曹道振皆所取士晚歲被虞門講學不倦
著春秋詩斷從子子琦克世其學海先君子與公之
先府君友契公復與海為忘年交故知公為人特詳
其居官莊政不能盡知之十而記其一二耳姑述梗
槩以俟異公之政蹟者詳紀備錄告于有司勿使有
善弗彰焉友人吳海述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韓公
權厝誌歲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行臺侍御史韓公卒于
福州光澤里寓舍五月甲午其子儒奉公柩藁葬
于城東之廖丘送者若干人皆涕泣相爭行道觀
者莫不咨嗟以為難得既卒事乃衆相與謀曰嗚
呼惟公宿德重望嘉政休烈有不待言而彰紀而垂
者惟是假厝于茲不可以弗識也則又衆應曰諾於
是公之門人新安鄭桓述公行實以來告郡人吳海
請書其墓石按公諱準字公衡先世居滕金源時遷
曲沃迨今八世為沛人公生六歲始能言七歲能行
沈重好學年二十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孟州
事擢河南儒學副提舉調儒林郎德安府推官遷
大常博士升監察御史轉奉訓大夫僉河南北道廉

訪司事改奉直大夫江西湖東道僉事加中奉大夫
南康路總管進中憲大夫本道廉訪副使陞正使
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從行臺治書侍御
史進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又改福建廉訪使轉
資政大夫復為侍御史公方為別駕時州大飢疫公
出入賑救所乘馬至不忍食豆粟或雜草以飼之則
并草不食人謂感公化冬 待蠅集州署公令民廣藏
冰明年大熱病者輙服冰以愈在河南有渡田若
干頃為水所汨守令因循不治公行部至立教有司
率民障隄歲收粟數千斛壬辰春蘄黃冠閩江

西平章道同出避寇因從之猶公與右丞章伯顏謂遣郎中伯顏不花出戰而公撫輯居民民大感勵相守五十四日城賴以全南康累經兵火城内荒蕪公舟居以治招民復業歸者既衆遂葺草屋爲署野豕殘民禾公籲于神豕遂去不爲害戊戌歲四月陳友諒攻破鉴興城來見公公疾回壁卧不起友諒曰吾向爲縣小吏已聞公名公不答既去使人致粮公堅不受然亦不敢加害壬寅春脫身入覲朝廷嘉公授江西省參政江西新治所寓廣昌公志在收復扶疾以往迨復爲侍御史以告老辛上而是冬城陷公籍稿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公宣敕公取枕以臥厲刃向之曰此吾所受於君者必欲取之并取吾首去吏不敢迫迨新制變冠服由是着帽終日未嘗去首圍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丁氏累贈南陽郡夫人三子洛安燕安俱早卒爲後者儒也公考諱彧累贈中奉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祖諱潤累嘉議大夫僉書江浙等處行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王氏祖妣朱氏皆累贈南陽郡夫人以公顯公雖儉素平居泊如常端坐寡言笑然對賓客朋友談論亹亹卷常讀小學書至老萊子詐跌仆地曰設有所損豈不又貽憂乎其端如此爲文章簡古不事華藻有小學書問疑水利通編藏于家嗚呼士之處乎世賢不肖不能大相異顧君子若不足小人反若有餘及遇變故然後君子之所守凝然不撓而小人顛倒反易凡平日所以夸衆駭世者悉喪棄而不存矣福城之陷能蹈死守節者不三四人其叛息寂寞者比比然是若公可謂純臣矣銘曰

行務實不幾以文司政爲術不伐以名揚衆直以剛又靜有常遭遇之傾其節益明后史有作考予銘章

鄭維寶妻吳氏墓誌

宋故吏部尚書鄭昺六世有孫諱維寶妣昭武司户參軍吳士光之孫女莆田鄭與吳俱閩盛族世爲婚姻夫人長於其良五歲夫人年二十九不幸而良人歿男端生纔三月艱難勞苦鞠之十五歲而端以夭夫人無子立從子極爲嗣既營葬其夫遂廬墓三年然終身不變蔬素夫人歲五十二喪姑林氏族人有長屬出繼者視姑沒弱夫人利其産貲吏以其子爭立

又誣鍰之夫子泣曰吾立拯十年矣今焉實此吳吾先姑命也彼欲介我幾我乎吾平居未常出户今老矣尚可立訟庭哉歸依兄弟近墳墓以待盡耳哭于廟而去取弟起淵女以婦拯族人從訟起淵佐拯以辨者累歲而後得直一日拯來謁入門母子相持慟哭遂忽忽不樂少飲食不數日而甦瞑絕猶自指其心若欲有所對者夫人性儉約雖巨室飲食衣服自奉如常人不冬施其宗門人之意夫歿而不異其孫子歿而能定其私困苦受抑以避其仇擠斷無聊以底于死豈不重可憫也夫夫人生大德戊戌歿至正庚子年六十有三維實生大德癸卯歿泰定丙寅年二十四先葬華棣山前塘原夫人以歿之歲十一月甲子合葬夫人之考諱自求一第即起淵比葬拯生男垂一歲起淵請表諸其墓海與起淵同姓兄弟也不可以辭詞曰

嗟夫人命之窮遭家不造閔以凶之死不瞑長自悶我為銘詩列玄宮誰謂泉幽此其明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華其配孫氏卒于家其子福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翰泣請於其所游吳海曰翰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繼母孫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己自出幼後多病貽夫人憂先將軍歿夫人刻苦持植門户翰甫受學夫人即諭以立節槩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而夫人訓益勤惟是孜孜奉承不息臺省薦辟理郡撫邊三于今幾免於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翰幼不省聞家姑言夏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孫夫人克修婦事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有夫人勤紡績以給衣服下至車馬凡飲食大小必均僮僕常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馭之再三後竟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歿賴夫人護以時葬從先祖之域及翰從事于外十有六年世變多故道不得遂溫凊之問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歿已久嗚呼痛哉翰晉孫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待翰以終老而翰不及養念此大負其何以為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婦儀母範表刑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于壽以歿歸將合祔于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以與金石長久庶幾追贖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

家世河西元初領軍鎮廬州因以為家墳墓三世
皆在廬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宋大保
貴以來為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嬪將軍不
二年而寡夫人無子夫人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
有幾濟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詆翰之好善篤學居
官毅毅正立不阿而仁愛患不知其教之有自也古
今母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績陶侃皆由賢母以就
德業此又關於後世者孫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
坤道之至於何而純懿敬夫人其德淑溫柔賓未幾
遭此閔蹙天命令終立綱勤志堅教子能成休聲載宣
不偕于歲胡壽于年勒銘幽壤來者其傳

文石山人墓誌

嵗著雍敦牂二月乙丑文石山人王君用文卒予走
往哭焉其孤曰父有遺言令我自述履歷得書及詩
皆殷勤與予訣與悼其後事其詞有甚可哀者曰吾
幼失父母值亂奔走四方來閩將二十年淮土為墟
吾家老幼僮僕殆百口無一人存者先塋遂為無主
吾日不能辨諸子皆幼何以得還將來失學不能為
人吾葬不必擇地苟夫子不忘平生其幸為我志焉
予既哭撫其孤乃徵其家牒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沒
於李元昊元初取天下賜姓唐兀氏曾祖某從下江
淮有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家焉祖某父
某迨君襲爵三世君諱翰仕名那木罕年十六領所
部有能名省憲共言其材於上詔昇民職除廬州路
治中改簽日起平章燕赤不花鎮閩辟為從事改福
州路治中三遷執起地險難猝用兵制君自造其壘
論降之升同知又升理問官綜理永福羅源二縣泉
州土帥擁眾叛屢起境以無讀篤爲黨交團結既
而道句永福氏懼洶洶君使人諭以彼此王民各有
定產誠勿犯我一寸吾有以待汝矣眾喜退不敢

窺地為好辭以旌授朝列大夫江西福建行省郎中
平章陳公留居幕府每有所匡益然敬而憚之南方
擾攘以君威望素著起授潮州路總管兼管府摠惠
州君請勿拘文法至則大布恩信已適責綏徑賦簡
刑罰事有害政者以便宜罷之興學校禮儒生役民
知好惡卅其舊習廢完宿學不能煽亂服何若良民
遭世變更浮海抵交占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為黃冠
服十年號文石山人妾一男子上書為之君聞命下
嘆曰吾豈可更適人哉即治木病不肯服藥速有司
迫就道遂自引決年四十有六君性強介精敏有謀

畧留墓古志士立名於世持身斬斬刻苦節儉衣服
飲食處人不與居官廉潔貨賂不入吏畏若雷霆其、
行事一以愛民為主平居閱書史喜為詩敏常先於
人君配吳氏前卒于淮升娶劉氏子三人傑甫九歲
衍甫六歲偉三歲嗚呼世之仕者或不能潔己愛人
或下材不任舉職徒能避逆一死君子猶必取之況
君所樹立若此者哉惟寡妻弱子僑寓數千里之
外塋鄉井其於歸不可以行道有歲之者矣買地於
永福縣永唐里林坑山下卜葬用十有二月甲
寅銘曰
閩中金石 四三六
松栢受命天也特太可淨鋒乾與楊中道而廢世既
易知死可畏子乃擇自戕自靖作匪式有其訊之
視此刻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泉生字清源其先濟南永嘉之亂有曰披者
避地來居于莆是時莆屬清源至唐有曰攢為
福唐尉曰蘊為西川節度推官孝烈載唐史
同時一門宗族九人皆刺史世號九侯林家由莆
分居福清者益顯居永福林與者不顯迨公乃顯
公之考諱士霆興化録事判官以公贈中順大夫浙
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祖君澤以
考贈溫州路平陽州判官曾祖炎發國初收附莊宋
遺民有不安者罪當死録判公在中治得民籍焚
之脫數百人人祀以祀後生公公自幼精敏嗜學強
記絶倫年三十二登進士第授同知福清州事有巨
盜横海上十八年為州者憚主事不敢詰公以計悉
擒殄之埜人立起為泉州經歷丈擇如嚴所主吏部
大道天下守令以為溫州永嘉縣尹豎郡占無名田
在天嘉界中公奪以界民為漳府推官時秋祠咸敢
勿動公既素信於人及知福清行不將家始涖事謁
以上莆 四三七
城隍祠為章與神誓三年政加於舊去之日民立石
頌之紅巾起帥府檄公撫守南境賊不得進遂舍去
回北道攻城除翰林待制改福建省理問官紅巾復
振公請團民自守鄉里蔡兗恩賊勢遂衰廉
使郭興祖乾鹽徒自衛虐公計乃先謀害公公退而
其徒作亂殘一州六縣朝廷復起公郎中撫寇盜不
下者下之遷漳州路總管俄召入為翰林直學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公已得末疾卧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
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有司列公行治于朝謚
文敏越十有九年其孤子期等始克葬公于永福山

之原來請銘曰先公没時子瑚兄弟圖塋事將走京師乞銘於中書潞國張公今既不及敢於吾子焉請海數曰我無位與名焉既述公行矣又銘焉不瀆乎則又請曰先公朋友存者無幾何人惟子吾先公所重且子言不誣宜信於後苟使他人銘懼非先公志也海不敢辭公狀貌魁傑重而有威意功名凡居官所在豪姦屏跡者法宗輕從緩征補弊舉廢來民所宜為文設施馳騁雖合乎紀拓而廓之操而順之涵而蓄之閎深雅重優游矣行而歸於理致方強壯時故人朋友居要地不少咸以公不能毀方為圓故

不能薦引造朝廷歸詩而公老矣故文詞名海内而治蹟不過其所歷公邃於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傳其業而卒雜著詩文凡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孝愛祥順皆先公卒次子玫子瑚子璐孫纔一人曰鉉孫女三人適名族其葬以西河君祔銘曰

有休其聲有耀其光公之自著偉已徒識其藏陵谷有變人無害傷

故前將樂縣典史林君墓誌

前將樂縣典史林仲嘉没貧不能即返其土值歲焚掠民舍柩燬焉其孤文玉欽其遺骸瘞郭南原越明年乃克還塋所知吳子公表其墓曰君諱士志好學恂恂初舉廉為憲府書佐繼吏福清別駕林清源厚愛之每歎曰仲嘉書生顧失身為此乎泉郡行部使者左答納失里覘玥察其從吏以過黜俾代行文書為凜者照磨賊猝至成勾紀林照磨家歷轉運又改授將樂典史考滿將詣京師宜世卒年七十病不服藥三日而卒歲泰定三月十四日也葬則癸丑九月廿五日也墓在侯官之梅溪君世居閩縣守約不世君不爭前不先乎人之業傳以行為後進模楷婦刋一女適士女孫曰和同様和婦吳鳴呼君以好學之資而託身中消雖行已可尚然施之未達用不適其材林不比于時惜也銘曰

文無害雖謂吏不大其躬式刻其後嗣

閩過齋集卷之三上

書

與林待制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爲是官也竊用爲喜若其去就尙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得罪譴有曰多病母老難可以遠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爲有奉百齡之親卽萬里之仕焉又有辭足疾說者曰爲前之說者近人也

爲後之說拘者也又有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而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一二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賓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思聞車從欲出驚遽皇惑凡今日從吏之徒當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賓達至公之交游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況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賓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答貢尙書書

海草芽賤士居遠於市廛游絶於公卿無名譽於時鄕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撝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閤下握手惓惓又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難聽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之閤下於我若是果知我何如哉識感閤下之情不能自已故託書以興寐雖古之君子道己明德己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洽羽汲汲然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之者非但言之誘勸之勤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勤其所未至治其畢之開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德既成歷試之用然後彌進而爲達之雖不稱

進爲達而其聲譽爵祿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於人一切惟禮貌之有加推譽之過情又揣摩而與俳之甚或一人不得其懽心焉在下者以是爲恨在上者以是爲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爲然而天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乎可畏哉始閤下來閩閩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於門下者若水之赴壑有獲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悅然自得不知閤下何術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與借

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才亦難得也游於閣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閣下才學文章如閣下人所趍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然作成於人徒使人之恍己閣下亦安取人之恍己為此不肖之所甚惑也暴承下問不敢不告誠感閣下臨別惓惓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譴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月日海再拜復書左丞閣下 海因對之夫閣下誤聽

闕疑壹六 回七

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慮足以周物敏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於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頑固猥執所學不能變通每覽載籍觀前代之得失觀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為私憂然念迹與時違才比衆劣遂逡巡伏泯默將三十年其自處誠以審矣閣下忠信仁武鎮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暴悉錄公賜顧强敵未盡克四方未盡救制謨遠略固當汲汲今賢人俊士彙在軍門奇謀廣策收拾畢用如海疎陋實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慚惕海頓首再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有餘然其志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也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强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迨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荒誠以既往急難遇事踈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用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忍[illegible]文[illegible]閣下歲今見得閣

[illegible] 八八

下誤聽何人以僕為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為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為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修見夸大謂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子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況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癈逾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

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閤下
高明仁恕老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俾海得侍奉
菽水湯藥議願誠哀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為養
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閤下
憐之本欲趨詣實恐閤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
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紙悽感惶恐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往年行李去時承惠字
或謂尋至河口追餞不及泝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
還令後時塵蔽隔絕雖消息有山河之異聞太夫

四十九

人於館驚忙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
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探說暨乎足下乃有不
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近
年起止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廢
今鬚髮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耕二
先弟房下嫠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
未舉每一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為僕念此又凡今
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
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厚足下知
舊故布衷曲足下幸白愛勿撓微志不宣

與鄭彥斌書

衰病之餘久闕與世疎隔足跡數年來常一至城府
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禮亦絕往來非是無情但
欲省事庶幾不撓於心也延徵辛華大事免為天
地間罪人耳去年使者見招倉猝奉書吐露情懇
賴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逮又承使命召赴史
局僕恐懼悽述衷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
者是用僕趍千衣耗筆夫僕多病積瘵未壯已衰此
人所共知也首有舊疾不時發動發則堂下不能無
地痛甚不可堪此亦人所共知也去年病氣上以凡藥

五十

閉門迄今
塞耳塵雖得愈又受[illegible]遂成廢人與人語言以
盡字旁觀咲侮誠可羞恥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
事當紀實以傳信奈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
加以聾瞶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末
耶方今士大夫材識者不少可使編錄必能成就如
僕摧憊之餘如是强之以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
成字[illegible]役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追令驅使委不敢承命
寧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之無用閔其情事
之哀伸為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痾以存視息而久死
之骨得遂歸藏則海之銜感當何如哉臨褚傷切

哀辭

黃孝仲哀辭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日清廣里黃孝仲卒其孤幼未能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表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文章足稱于世予聞之孝仲少與予同學孝仲能潛心以力致能傳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尚書於注易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數性中淡簡嗜欲急温而氣和見片履不泣若不克哀語若不出口聞不

[illegible] 五十一

善而發赤若自[illegible]外與物無忤而中實臧否寡與人交或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衆以為儒易之自紅巾後民狃習於亂是歲四月盜後熾城外多從之孝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剽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常思巖孝仲竄伏深林歷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將餓已困猶眷然寧[illegible]保執脅己者欲治之為鄉尊長所抑孝忠惟一子幼其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弄之跪賊弦遂仆而斃嗟夫孝仲之善裕於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重一鄉哉死不以其疾又不臻于年是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顯詎不可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死年四十六辭曰

修短之數兮繫命自天善惡之軌其由在人世所厚兮璣玉冕紳子所慕兮道德為賢畏時俗之機巧兮既并志以隱淪胡盜賊之猝興兮乃不能亢其身衆多忮而寔禁兮子獨孑孑而無親遭困辱以債踣兮懷怨恨之未伸自古及今兮人孰不死顧則安兮生不義其可耻吾非子之傷兮傷子之謚死者胡有知兮莫生者之有泚

[illegible] 五十二

林公偉哀辭

子婿林公偉少從學於予予擇於諸生而妻之性恬靜好學自力介然有守不隨流俗所尚與人交誠以往不喜諧謔初若落然終乃覺其可親其素質類吾友黃君冀仲其文學類吾友虞君希韓其自守類吾友鄭君以弘是數人者皆已没而公偉不幸亦早死顧其家貧母老又喪耦年不能奉遺孤在襁褓存者無以延而為生没者無以畢大事不特其賢之可痛也昔書隱公愷悌樂善居官有惠政以福祿壽考終予以公偉之性行狀貌酷肖其祖意其時蹇之一世

其壽考必將近之何謂遠如是耶長歌之哀逾於痛
哭辭曰
惟人之生天地賦形短脩厚薄之不齊兮孰尸之不
得其平賢何困仁曷不壽兮桊奚富不肖孰與之脩
齡將世道反覆使之然兮毋天人好惡之異情子生
之不辰兮年方幼而禍喪覯孤生其何如兮危朝露
與秋螢既絶辭又好脩兮蓀性命之孔靈追遐躅於
往哲兮味淳哉於是經不宇外以衛雖兮惟內篤以
省放奚横騖以縱騁兮〻獨守夫沈寞奚衆飾夸以隆
譽兮〻獨保夫堅貞夫豈無異不龍兮無朱不鳴劇

角鍛羽兮虞為犧牲摩光劇彩兮懼為指名曾所悵
之未展兮嗟泣遽死而不見夫河清嗚呼大矣不詞
兮誰識珍烹大玉不琢兮孰知精璞豈斯文之欲喪
兮吾道將不行夫人豈不死兮吾知子死之不雖人
孰不傷兮惡知我至痛之無聲

阿桑哀辭

汝之生兮不如無生胡既付以性兮不畀之以齡念
汝幼晢以如鋈兮綢變辭之晶瑩追初胞於襁褓兮
始孥步而伶俜或坂綠於書閣兮亦蹀　乎家庭曾
角髮之幾何兮儼首笄之如星性靜默以自守兮淳
篤而有終內祖訓之攸服兮〻外師模之是承既勞心
於典籍兮復致力乎澣滌耕與讀之不廢兮吾謂汝
家之當興年　五而踰二兮勢如日之方升天何降
此疾癘兮嗟遠近之相　譖毒焰之孔熾兮遂
羸困而弗勝汝胡罹此不幸兮與秀嫡　為朋
惟汝仲之子立兮形景彩之氣紫父擗地以欲
絶兮毋泣血而無聲叔兮令姪弟惜賢兄祖劇深
而痛巨兮椽百歲而安然　噫樹之未茂兮曉　摘
其英蕊之不發兮託　披其成身不得享其眉壽兮
學未足成其令名豈為脩鴒巨椿兮此為朝菌

與秋螢嗟汝之生兮不如無生嗚呼使我肩汝兮
難為情

王山人哀辭

物之生必有死兮天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
為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義者忘軀而殉義
彼耳之若芻豢兮棄　餘生猶蔑湊偉哉子之耿
介兮既任直又信脩思古人以自範兮醜時俗與澆
浮覲艱險阻之備嘗兮豐錯亦云其屢試㮣所
懷之未竟兮山河儵而頻改退靜伏以默默兮閱天
星之既終何鴞板之搏賢兮空數澤而不容撫今昔

之異時兮中激烈而慷慨謂女子之事人兮猶且從
一而無二吾豈夫之不若兮曾不爾夫廉恥吾亦焉
用此生爲兮遂引決而永逝山雲凄其動色兮溪
雨慘而增悲松槚栢忍蘭桂悅兮白鶴嗷而玄猿
啼彼負義以偷恩兮羌下失其富貴此秉節而
不渝兮乃獨得乎
頹維綱首之在世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
不爲婦人兮嗚呼國安有君兮相見乎下泉

擬招

林愼之敎甲言高雄曰林升之賢詞　孟五

閔定甫芸

其爲人曰和而不汙獨而不抗旦然樂易
與物無競眞隱德君子也適予至其鄕凡
其親戚隣里故[illegible]之如出一詞噫信可
謂善人也已又瀏其人路達蕭灑性恬淡
薄於世故未四十卽髮角髻鹿裘索帶
游心物外慕養生道引之術未幾被邑
薦授榮縣簿不樂案牘之勞遂其素
志踰年得疾以卒衆咸惜之觀其畫像
有出塵之趣想其雅度則之而不及
識也其子方將入蜀負喪往來有二萬
四千里之勤爲賦招魂一篇亦寓途追悼
之意云

魂兮歸來蜀都不可以留些巖山峷嵂陰穴虎豹
宮猿猴些長江鬱怒迅疾千里絶安流些湍烈矢激
惊石林立森戈矛些縈鄕窮僻簿書塡委期集稠
些麋鹿奔走終日不得寧處猶些大塊假息而念
往日端若浮些光微暑晃己屬不可與爲儔些
魂兮歸來東都不可留些　魂兮歸來西方不可以
之些歸墟無極盡溺些渡上漭地戶浮天兒些曜龍
衡燭[illegible]樹扶桑枝些天吳[illegible]戶些晹谷杳冥窮崦
閔之蕃子　孟六
嵫些弱水一一弱力不足[illegible]虎豹[illegible]猛[illegible]此[illegible]桀
貌雜種群迷離些[illegible]融宅些沸波汝湯火
井烏些有它人面瀏決射些[illegible]髮裸行些
魚鱉腥臊生啖食些鉀万幽都寒競些日月不照
黝冥冥些禽獸殄育草木不生些魑魅魍魎浩縱橫
些伺物出入加侵凌些若笄土中莫后祇些晝無分
野爲力觝些千里斷絶人行稀些白骨夜泣風凄凄
些陰構四出星月悲些烟雨白晝長紛霏些魂兮歸
來亦不可之些　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山川宛昔景物
繁些樓臺有步陰相連些石梁度水瀨瀑瀑此春草

錯繡幪精好些泣有呂歌沼有蓮些菊欄熣燦黃金
錢些冬雪眩耀瓊瑩天些終歲娛樂足盤桓些歸來
歸來高羅田些宮室閑閣伴若市廛些崇閎俯瞰職
清泉些涼館燠室華且鮮些幄帟張設樂具懸些
圖籍博局悵後先些馳神適意在所便些魂兮歸來
高羅田些沃壤膏腴多豐年些九穀登熟飫稉紛食
些宿醞玉液滑且堅些鷄鶩舒鴈黑犢豚些芼羹有子
田兮魚□些詞芳百味斯軍羶些醉飽既具燕閑
安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室勝婦孺迎倚肩些
倚儇姬御左右分些心樂□□意精專些貯饗僕

月邊書集　五十七

愴日賄賄些歎逝歲入無邊逈些高堂總暮啟靈筵
些盥沐酳洛湯若蘭蕙些饌羞牲齊衆豆籩些況柩
具蕪畫燭如椽些圖畫設像儼當軒些皃肖對越語
不傳些衰麻菲屨杖絰環些哭聲上徹達皇天些拊
膺擗地淚迸泉些痛毒酷烈中消消些夢寐或通志
意宣些宗媼世婦有弟昆些骨肉恩愛念弃捐些哀
音不絕思纏綿些山雲盤桓來只蜿蜒些寒蟲動悲
咽鳴蟬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祖兆北域考西仟
些松栢鬱蔥翠生烟些精神聚會長周旋些福澤
後配永載年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七嚴秀色霄

漢連些白雲英英常巢其巔些久厚白鶴時往還
些真人恍惚下翩翩些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
来高羅田些

傳

友石先生傳

先生霸人也不知其姓名宦遊南方遭世變易屛居
遯迹栖上于龍泉之上緯冠弁服葛屨絶帶与樵
童牧曰夫漁父雜處於沙門法雖不甚解然時往來
聽其談論性簡易寡言語嘗吟詩飲酒詣有山水癖
曰唯樹石不問寒暑杖入幽林深谷攀高崖絕壑

月邊書集　五十八

覽飛流潺湲乎迴石處少坐生則出咄肯首个害
嘯歌盤桓或解衣而卧既去復返眷戀不忍舍雖日
過百不幸用為常戶外有碧陀陰雨不能出則倚
戶佇玩清夜月出必就與躊躇俯仰或賦詩一篇奏
琴一曲然後引杯孤酌陶然至醉不知天地之大今
古之變身世之無何日月之不足也故凡龍泉之上
日以為異人或問曰先生若是其愛石者石豈有聲
色臭味之可悅而愛之若是若將與為友乎先生曰
是固然夫天下之物皆有可好而人各有所嗜嗜不
同者不可以共語也何獨是乎無聲色臭味乎聲色

臭味果能使人樂而亡死哉吾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臭令人鼻亂五味令人口爽使我好之其如害何若石乃獨與我性合故愛之自吾之愛之也聽之過絲竹觀之逾丹青逆之溢椒蘭耳之越易聚石雖不言而以其形喻終日與我若相唯諾者而又不吾禍吾奚為不愛之哉且吾之耳目口鼻已與石化矣而吾心則又久然矣而吾與為友又何判焉聞者無以復白是皆咸稱之友石先生云

閩寡婦傳

吾嘗讀列女傳信人道必本於夫婦夫婦正則父子兄弟可從而正矣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為衆所稱者釋而錄之為世勸焉黃氏者閩縣清廣里黃俊之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男纔四歲女生纔四月上無姑嫜傍無妯娌産業凋墜不足自給有勸其適人者黃氏曰吾夫不幸迫於橫禍以死遺孤藐然歲時祭祀實托於吾我奚忍弃之且自始與之齊即誓不變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刻苦日夜紡績以育其子隣人富家恃貲力每欲侵之不可乃挈男女歸外家依父母以居俊

男女既長乃還餘積寸累漸復舊業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閭里歎服其姪宗原為余道宗原純慤謹行善著于友其言不誣也

嗚呼世衰俗偷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廉恥弃君負父生而負之況其死乎觀於婦人亦可少愧哉

閑適齋集卷之三十

箴

聞過齋箴

海自始知學竊有志乎聖人之道然資質愚昧平日所為鮮能不悖於理中夜以思惕然內懼誠以人之有過不能自知而他人知之人知之而或將告之不知其樂聞與否也則亦將不告而已矣然則雖欲聞之安得而聞之用是扁其甕牖會友之所曰聞過齋夫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其忍遽自棄乎敢因以請而箴用自警言云

六十一

人之有過鮮能自知知而必改其躬乃治嗟予小子是寡是陋雖曰有志而未免就循心以思据已而為是取謂然自信不疑憂心皇皇如疾在體曷賜之藥而有弗喜豈其行擿埴取塗曷炬燭之而有弗彰君子愛人示之以德既教既成俾我弗惑善遷則有過改則無由以朝夕誨于坐隅

慎獨齋箴

爾身不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刑諸心爾則知矣奚必十手然後為指凡已善惡不與於人欺人則那欺己欺天念之未萌鬼神莫測庸執爾心主一無適所謂一非物可尋專靜而存儼乎若臨兢兢業業罔敢或易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或不謹去道遠而古人有言不愧屋漏在室然矣出則無咎靜慎其守動省其機斯史弗替勉哉庶幾慎獨箴右丞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為作之人之一身心實為主外以應物內焉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知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為善為惡為公為私亦為私濁當其發時如弩機彀差之千里差由毫忽於何慎之聞於

六十二

指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勿謂爾獨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智曷隱不顯無忽纖微成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己意迺可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舉而措之若掌斯指噫言之甚易為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為山星文煌煌青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吳晏字箴

族諸孫晏始冠揚先生字之曰有常予重為之箴以厲成德云民有常德實天賦生蘊爲性發而為情手攝足履目視耳聆必循有則乃踐厥形聖

人安之渾然天成賢人執之反身而誠道不可離理無定名承親為孝事上為貞禮正家室義教弟兄曰方上下擧絜其平毋縱爾欲度爾當程毋越爾分懼爾弗稱當言必謹當行勿輕見得視義思竊若驚多金重紐布被緊是在命有定適時或丁匪巧所謀非力能枰惟善常寧悪爾當懲反常為異妖或以憑反常為逆禍乃以興有常弗或有常弗爭嗟嗟小子如日方升告教爾守爾式斯聽如鑒在御如木從繩動考爾常　射斯正靜守爾堂心存日學從師如毛言擧弟勝道豈不遠在人然弘隆師親友博文窮經聿亂往昔載籍典刑筋爾不怠德立道凝自天降佑胡考以寧我言諄諄將服膺

葉遲字箴

君子之道以靜為主寬則能容衆善所具務則不固學乃以聚言出而詳不躁不暜行慎而周不躓不作慮將以動人孰爾拒事至必審義焉是取欲速不達遲鈍速去溫溫其恭惟德之府雍雍其和爾躬則發爰錫爾字曰仲緯甫承天之休福祿黄耇

愚樂齋箴

吳君貞甫所居室曰愚樂或問之曰子以為大智若愚學老氏之學者哉將玩弄世故而自處默默乎將與衆猥兒而自為谿谷乎將忌清冷而為汙瀆乎將以退為進思不給不厚乎將庋斷是庋為不材之木也將與人有餘而自取不足乎將為不屑而惟善其獨乎不然而奚其愚之足樂也君貞曰吾豈為是數者哉吾質鈍而憐於章樵觀世之騁智用私而發計數者終日役役於竭力疲體勞神散精而忘其性命吾恥焉病焉不若拙之無作偽靜之得自適也故以愚樂名焉吾行其實而賢之徒皆從老氏者哉予聞其言而喜之因其請箴以贈之

在昔顏淵善學聖人終日如愚異超邁在時巷亦樂不知其貧其愚如何四勿謹身博文約禮從夫子循循其愚如何仰鑽瞻忽卓爾盍親天道且變心不違仁曰吳氏子亦克有志寧樂其愚不飾其智名其齋居朝仰夕企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惜陰齋箴

陳生琇自表其齋曰惜陰求予言箴以貽之

為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志分古人

為孝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課餘家園絕迹韓子契骨窮年弗息嗜學若茲寧不成德今人為學或怠以嬉既悶既斷無有終無暴棄不憚悲於自欺四十無聞孫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追及時不學汝將何為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虛擲優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六獸禽不可噬後悔何從特書座隅以代砭箴

銘

古鼎銘

劉監丞家畜古鼎相傳商時物殆未必然然此器非近代所能造也玩之起敬為之銘曰

貌質而野氣渾以堅我覩斯器如其人然噫古人不可作矣其心猶將託是器而傳耶

古劍銘

王侯若有鑄劍甚古將埋之求予銘以識之為之銘曰

氣射斗牛鋒剸蛟犀利用在庸用者有時淵潛靜蟄雷聲奮飛

石磬銘

彼之硜硜乎叩之而鳴乎誰歟有心乎

石色銘

奉無墜飲無醉不訾爾器

題跋

孝經圖跋

李龍眠善畫圖其一癖常見詩豳風圖離騷九歌圖商山四皓圖此孝經圖皆有益於世士大夫將戲翰墨亦不可苟世今但務其描寫之工安知其用意之遠是豈立本道子輩可比耶

題風雨歸舟圖

千林損色風雨淒然萬里長江波濤洶湧一棹獨歸亦足慰人意

題醉圖

右醉圖坐而飲者三人從旁卧者一人坐而背相倚者三人抱琴而行不進者一人扶曳蹣躚顧而笑者二人一人俯而須憑者在其前一人仰而顛僮從後擁一人弛衣跣足俛首橫體若斃兩僮舉而遷之凡醉者十三人僮四人嗟夫彼舉而遷者身世已不可知顛者傾者微二僮即仆矣還顧者豈不見抱琴為可笑邪坐者三人度不能起欲相倚以為安

乃頸旂脫脫兩手據地各拔一罍而飲者方且栺浮舉白酬酢相屬不知卧者已在旁矣嗟夫孰不飲酒也而遽至於是是果何美而嗜之不置前者昏昏不省後人之尚飮後人但飮肯顧前人已迷商辛以此亡其國江左諸人以此亡人之國良工心苦徒發醒者之咲是徒醉甚千載猶未寤耳

題商山四皓圖

嘗觀李伯時畫商山四皓圖意趣幽遠筆力精妙宛然千數百載如見其人因念少時讀西漢傳四君之避秦亂以去采芝賦詩若遯世者至漢高欲易太子大臣不能正呂后用留侯計延致四君子使出遂從太子見上此卷謂馬遠作予雖不能識然韻度高古亦足為佳觀其三人離立矍鑠高目若深憂揖者若共語一人仰空曳杖去之豈計欲出山三人已相唯諾其一人尚未定邪將昔人之見與予同因畫以寄意邪毋乃畫者有不省其布置偶若是邪是足以發予褰而已

題太公釣渭圖

古之豪傑之士不幸遭時之否而隱乎空同之野寂寞之鄉與草木同腐而不悔及值時之亨則出而經

綸天地品育萬彙使三綱九疇得其叙民生草木遂其性其出處固自有道豈容易議哉如夏伊尹商伯夷呂望是已下如商山四老魯兩生嚴光之徒皆進退不辱至皇甫希之周顒盧藏用輩當時之譏不免況後世邪方山山人持太公釣渭圖求題一言語稱呂望釣於渭濱年八十文遇西伯出獵載之以歸至武王時有牧野鷹揚之烈拯民水火以安天下其功不細矣然孟子言世無文王則終焉後世如是圖者罕見豈無太公邪抑亦無文王邪撫卷三嘆

書二先生帖後

右三先生手帖伊川晦翁各一南軒二伊川書世不多見南軒答宜州一帖論英才都寧公文之外別附此簡見門臣州將之情相通而處事之詳如此伊川書敦重朴素如周彝商鼎巧麗過之自廢南軒書精神飛越晦翁書意思雍容其心畫皆出於自然令人敬慕不已彼世俗專以媚為工而學者紛然追以求其似亦何謂哉

醉道士圖跋

畫以興趣韻度精神為佳三者不足而位置徒善則模搨古人者耳是圖引得唐人周懷素詩語作

醉僧圖道士屢以此嘲僧僧以錢十萬求左相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以敵之夫醉僧圖行舉世同一嘯何乃獨佽道士立本位已顯又可十萬強役哉或者立本見醉僧圖其故習尚發則未可知而此特其贗本豈好事者託之以自售題引又從而佐之噫道家者流宗老子老子以清淨為法烏有其徒若是荒酒哉說今有之亦不足為世擯蓋惟士大夫若是則不可然則是圖獨不為士大夫鑑乎

題劉監丞所藏海舍菴圖

賞心安丘山水至而人以其法天全意逍於形骸子

贈所謂得其理者是圖山峰隱映林木慘淡長江千里之勢宛然目中胷次非有萬斛風雨不能下筆安得此筆畫畫洞庭三峽石城赤壁使未至者若履其地耶吾常見真本於新安鄭處士家他皆臨本

題孫位畫馬融吹笛圖

史稱季長美辭貌好吹笛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生徒千人坐高堂施絳帳列女倡歌舞於前器服多侈飾後世傳焉之者豈非謂儒者盛節足夸耀哉吾觀張禹亦然然禹之門乃有彭宣融之門有盧植彼二子之於其師若在模範之外豈獨淫性乎是圖當

盡東觀南郡非涼州親方時耳若董子惟講誦世乃不盡將以其淡泊不足動人耳目乎噫師道立則善人多漢始失之叔孫故後來稱師若張馬使魯兩生之道行人皆如董子漢獨不可為三代耶東京文學未議也已

醉道士圖跋

予屢見醉道士圖所寫醉態顛倒獨狂之態備矣然有宋人所作是圖規模[illegible]度有非唐人不能及者而其結構亦易識也

題鼬食瓜圖

鼬鼠食瓜物之恒情也而人共憎之重瓜耳噫鼬食瓜則憎彼碩鼠食麥食黍食太倉鼷鼠食郊牛又不重不憎何耶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文公先生道德事功被百世其以紙片墨流落人間自當為世所寶況平生交舊往復書札其子孫寶之宜如何耶此卷前四幅文公與黃運使書後兩幅右曹與左藏書五世孫煒出以相示捧玩之餘敬識于左夫君子之於前脩往哲觀其迹則思其人慕其人則企其行非徒寶之而已

跋藍仲勝書三體千文

古人作字不苟其運意執筆各自有度故其結體嚴密隨態而自妍近日稱善書者率如市倡妖冶嫈極無一點貞潔之氣使人赧恨不已此卷三千餘字清建雅麗况着痛快篆得古意草解分隸無一死法無一敗筆足見君之所養窮而不挫老而益堅故其發於心畫如此然未知世好如何也豈知之者鮮矣

閩道齋集　七十一

題半方所

明月見於方不見所有彩影方形且圓何

礙隨遂病中秋夜坐心有悟焉若有動成此章者因題其所曰半方敢求教好翁作小篆諸君子發之　丘鍔啟

道天地闊無乎不在在人之所契焉耳若吾夫子歎川流之逝子思子視鳶魚之察倘淳並花柳而至樂存焉夫玩風月而清意足彼四君子則然他人其不然乎蓋達人因時而知化遇物而獨理景觸於外妙於中明月在天容光必照隨規而圓隨矩而方方圓大小不繫於其所受至體無虧因遇而應若丘隱君之所悟不其殆是乎夫如是則謂之方亦可不謂之方亦可以之名亦可不以之名亦可隱君之言固不盡意意有在於言之外將有善悟者得之

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書

宋至德祐國事已非元年二月似道出督而自潰宜中當國冬十月遣柳岳赴燕城議納土求封小國直學士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劉褒然權直院為之二年二月少帝北遷令改高應松僉樞密兼宜臣院發病郡瑛陵太后令從行是時王爚為相而去章鑑為相而遁葉文龍黃鏞余桓密僻娼老而遁陳宜中留夢炎為相人相繼可蚕惟有相江萬里家居赴水死其餘就玟臺趙侍從制帥並可守臣往往多降與遁亘景炎十月陳宜中又遁而宋亡矣嗟夫委質為臣固將死之任危邦無可去之義安享其利危則棄之識亦何心觀詔中求助之言甚切其志抑可悲矣若應松亦可謂不失臣節也已使一時降與遁者作人使高公亦或為彼之為今此詔猶存觀書不足畏獨不愧其子孫乎此詔高氏保之幸勿使詔降遁者子孫見之將寅遺恨於其祖也

閩道齋集　七十二

書張原霆文集後

世俗為文務詞勝而已然多不根於理豈古人立言

之意哉吾輩幸生濂洛諸儒之後聖賢之道大明於是為文而不根於理則又無足觀已張生此卷殆百餘篇皆於道不背信有本者如是夫

贊

琴贊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貿一大古琴名曰霜鐘其聲清以亮龍以辨自然以安超然而遠閒嘗試之 數琴合奏一曲 出乎遠衆聲之中一聲 衆聲而獨鳴者霜鐘也信其寶矣受之甚詞之三年矣 人不能忘之為之贊以記之

匪緑匪 豐山之鐘匪禪匪樹至音渢渢凝霜在野素月流中寘心有契神化無功

霜鐘本泉州某故家世器至治間有蘇某者為泉州府推官求於故家不與後以事起獄其家出百金以賂不許必得琴乃已既得甚寶之雖百金不易也後家貧其子以質十金於予予後寶之三年而贖歸時價尚五十金又數年家益貧遂十五金質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贊霜鐘漫記其事

混沌子贊

古之君子抱其美而不諧於世或隱居以求志或仕情而自放故有以號易名而因以寓其意若天隨參寥之屬今劉生子中惜時俗之險鬻喬詰將游心乎太古之先探道於杳微之極號混沌子因請於予為之贊曰

泰始汁汃泯然有無形之未形而奚名乎至人優游獨與道俱不病于末不羡于初予何以言之混兮混兮天地之毋沌兮沌兮萬物之祖寂兮默兮冥兮窈兮宇之至沖達之無極昔蘭氏之子孔謂庶幾既得心齋終日如愚彼知其象罔皆安能得珠孰假修其

術道其訊諱

遺里道人真贊

昂然霄漢之志哀然宗廟之器錚乎金鈇之剛絢乎組繪之秀豈毫素之為所能寫其一二然袖中黃石之緘足下泠風之儀殆將與汗漫者為逍遙之遊脫浮濁而棄泥滓也

支石山人真贊

油然春雨之心肅若秋霜之氣鬱乎獨擊冥鴻高逝昔時皂蓋朱轓今日麻袍草屨此山之巔彼水之濱長吟獨行與石為友

直方贊

穎川陳其始平郡城子識之晳白疏俊好學而文衮然佳公子也不見將三十年今年訪予七巖山下雖風采故在而顏亦向蒼聽其論嶷然不隨流俗波靡予喜之夫人年少氣銳未嘗見事莫不妄自許高視濶步議論隘一時語爵祿金玉不肯屑意至其終身所經營者乃其所不屑者也不幸遇患難窮困百為不得一遂則垂首帖耳低志下意視顏色於人者咸施邊篨然者何限也若子之意氣今昔未嘗少異豈不賢於人哉子以直方自號請言於予予惟子之賢於人而不狎於人者固其在此然以自守則可以自矜則不可矜雖未至於忿戾亦必取怨疾於人其非君子之道也吾之愛子也故以君子之道語焉昔者中得正故動而直與方苟非柔順之德恒於中則其動未必能然直而至於許方至於不可行則亦焉用為德矣昔人有惡曲者終身不乘車有惡圓者終身不肯仰視天好惡之蔽甚至於此今子之好直誠無若昔人之惡曲子之喜方誠無如昔人之惡圓曰直與方皆以順發之則其德豈有不善者乎為之贊曰坤有至性曰順與柔善承乎天其德優優二於其間正體凝位動直以方吉無不利厥利伊何直乃其正方乃其義君子法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德斯不孤無行不宜又何疑乎曰直與方於是為大聖賢可幾孰不予畏

七十五

薛子咸真贊

畫所能擬者子之形容所不能寫者子之心督好學好不足為德務在克其待物也恕其愛民若恫瘝又少子賤中年魯恭哉者因吾言以求之則薛子為可逢

自贊

七十六

爾之愛聞學之不脩其不憂豈於人何求追往駕而不及胃獨行其旌仇業篤鈍以自厲將歲月之無道惟岱高其可仰庶卒歲而優游

閑邊齋集卷之四上

閱過齋集卷之四下

門人靈武王　偁　編次
進士永嘉胡　寧　校正

雜著

刋子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儆

吾讀冠禮而思身之未脩讀昏禮而思家之未齊讀喪禮而思愛親之未純讀祭禮而思事親之未至吾不孝大矣吾罪多矣嗚呼皇天矜予予祖宗係予予往者不可及已惟兢兢以自厲庶來者其免夫

感春操傷從祖伯父孫岳感春属予和之

春之陽兮卉木具腓遲之悲兮六合具腓時既邁兮可追文欲墜兮凜予予中之危予朝不食兮昔觚夕不寐兮式歌以舒悠悠昊天局惻我思

木石居辭

會稽胡生放牆不仕自號木石居自名公廣為賦述亦徵予言予陋且固豈足發明深旨辭以問之生越人而寓於甌自閩視之地皆北東也故稱北東之人辭曰

北東之人兮子何木石之與居桓桓蒼蒼以扶植兮凌霜雪以為娛雖危磊硊終古而不變兮塊獨守夫貞固佰同類而弗羣兮狎異物以為徒將中契而道冥兮外不言而形喻噫予噫于黃農遠矣兮有唐有虞斗則耕兮渴以漁我思古人兮中鬱以紆求之從兮吾將轂城與申屠已焉哉松栢斧兮斤斂其樗石則言兮轂以驅尸且棘兮曷云其途四方上下兮一為進除予之所兮何如北東之人兮吾將諗諸

答問

昊子遯居水西闔門不出客有過焉問曰吾子亦有憂乎曰有曰然吾視子衣敝不及特館粥每當或虧

終日轉徙無有定居然竊怍乎子室雖貧不踖踖求於人迹雖窮不潰潰撓於中談今昔古言論無取俯俛違俗獨立踽與子非拙以愚非喪心失志其不憂如何昊子曰聖人有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安足憂哉然予竊我愚拙實然亦豈喪心失志乎吾幼好學長而彌篤棼前脩之逸駕追往聖之遐躅既孜孜以求道屢顛沛而不易牽絕制里以就築㬥年邁伯王而猶非志慕仲尼而不及閔閔乎老之將至而弗覺也是敢不夙夜惕厲畏且懼乎此吾之內憂也若乃感莘野而懷伊

尹似西山而思伯夷誦鴻鴈而哀流人披王風而悼
彼黍而又閔杞人之無寄嗚呼文之不量力則吾之
外憂也抑又思夫古之人相告以善相勉以義書曰
胥保惠胥教誨今之人相尚以詐相飾以偽詩曰
為鬼為蜮若是者皆我所憂而貧則非也客不悅曰
吾不曉子所謂吾聞衣食足然後治禮義今子飢寒
之不恤而道是譏困窮之不徵而學是力誠所謂憂
不切之憂務非急之務者之多云又以惡夫人是何
謬惑不通吾向徒愛子今視子若是之困流離困
厄皆所自取尚未知底所吾亦何有於爾子哉亦不

閒道書集　七十九

能聞子矣揖而去

書禍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禍之也今天下之
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
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常多也商周而下秦漢
以來十八代之史記記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
者未常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
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
益於身心不資於家國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
為多矣況其偏詖邪曲足以堙正理炫耀又變足以
蠱人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
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祿不
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林而難窮
或押志
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誣諧
鄙俚是謬神怪之淺之又可笑疑妄不足信者則俗儒
賤士又爭取以為博物冷聚夫楊墨佛老諸書六經
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
之賊也纂詞篆說文章之賊也願吾上之人有王者
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絕之然後讀書者得以專其力

閒道百六　八十

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
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
學正而道明而書為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
溢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
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
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
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至近世諸人之文悉加纂輯類
為大全其餘一切除去自秘府不蓄絕其根本然後
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間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刊
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年民間文字不得引用無

稽之言如黄帝陰符長房縮地猶然入胆翻香騎鯨無己齊諧離經列仙傳攪竹塊齒佐錄之類異書既絶數十年之後童稚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為主於以養德蘊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書貢尚書閩南集後

右尚書貢公遺藁在閩中作者題曰閩南集叙引皆一時名公贊述停笑其門人鄭桓以予於公有一日之雅俾綴一辭然予小子豈知言哉惟國制文章之盛足以追配前古而公自先文靖公已蜚名海内而公實足繼之威儀步趨既有家法若富人之子而富閑適富家

八十一

服用奉養養之有素世宦之後而韻風聲習氣出乎自然故公之文豐腴渾潤無山林枯槁之態渾厚縝密有臺閣優游之體敷暢悠達如春花之妍委蛇演迤如長江之沉海之所以窺論公者如是向憶昔嚴寺別時公執手屢問何以莅我至不容避謝乃曰在閩所酬贈不已多乎公慨然深領予意要至蓮花寺信宿尚欲有所傾倒而予不可詎謂此別遂為千古乎因覽遺藁不覺愴然

書廬羽安事後

宜春夏生為予言至正壬辰春紅巾犯江西王師禦之夏生從其男劉世昌佐哈海赤屯書暮府缘人廬明安亦侍父從戎明安端厚簡言有學問生與交甚相得未幾生者毋入閩明安父没亦還居豫章戊戌四月十六日陳友諒攻豫章城垂陷明安出伺望欲奉其毋以逃至當池遇兵入明安度不得脱即自投池中人以告其妻劉劉亦赴池與俱死生既叙其事而職者曰是死無名哉安無官守言責姑聽其執不必見投豈非急於死而不智予為傳揩子亦祇取晒耳予曰有是哉夫死者人之所廢生者人之所傾而非濡煦長法之道之大者之必内有所守而施之

八二

際乃能捨生取義視死如歸耳吾不知明安所植立何如使明安豈不念毋懷妻欲全其性命骨肉特不肯在已從亂謂生不如死願以少死為生耳而劉氏又能脊身以殉其夫非鍾情愛之私蓋明安讀書平日閑門禮義之化不然一婦人女子倉猝有能若是之勇哉識者之言毋乃内有所歉故預為是說使他日有官守言責而偷生苟免亦祈人之不議己惡可哉

讀管子

管夷吾在春秋世號為良臣其相桓公不過摟諸侯

以相代擅其勢而竊其利其獎王室繼絶擾戎事雖
正而心則私不如是不足成其謀耳書凡八十五篇
亡二十餘篇大會明法制數設利以致人求其王君
道民之術無有也至論黃帝堯湯益誣矣菁茅石璧
之謀申智所不為若內業白心等篇其心術之微可
見嗟夫彼以利誘其君苟輯於一時而開後世無窮
之禍身死而其言已道君覺而國內大亂智且不延于
身又及其君乎蓋其才雖富而心則狹故識甚淺而
功可羨然其不仁亦甚矣後世申商晁錯之倫無非
宗管仲者孔明自擬管樂謂其才邪楊忱推尊管氏至

欲以王霸混之蘇子瞻著論猶以為仁何哉張嵲區
區無足道也

讀墨

韓退之稱墨翟與孔子同道是何言之過歟夫墨之
於孔猶紫之於朱也退之未能深明夫子之道徒見
墨之言大故從而惑之墨之道愛而無本孟子距之
之嚴懼其惑世害仁而誣孝者而退之所取乃正在
是觀其書以親士為首而脩身次之既失先後之序
謂聖王率百姓以尊天事鬼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
不上同則天鬼惡而罰之言天必鬼矣不專理哉雖
刀井木之喻死其所長大盛難守則老氏之意而自
異於其道矣曰得意賢士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
不舉舉賢亦有異與七經二論究其旨歸不過以
力時急而自養儉為治國之本墨翟生戰國之世
原其立心以愛則同賢於申韓管商之徒謂其知
道則未可烏敢以並孔子哉退之觀歲乃能見道與
孟簡書言揚墨之害甚深八墨必作也六一編錄者不知
去之耳因讀墨并論之

讀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二十一章凡以陰為守以陽闔為捭忤

合揣摩為用譎之使人神志迷叛道德消喪其世之
大賊也豈但探囊胠篋發櫃而已哉人非內有所定
而遍觀之未必不為所蠱既賊于心必賊于人用而
賊天下國家傳而賊於來世若是之書惟當棄而不
觀若是之人惟當絶而不足妄與之言必為所誘嗚
呼二帝三王之治惟不行而世有是人聖賢君子之
學惟不明而世有是書豈徒斯人之不幸抑乃天
地之不幸而猶至今存何耶有聖王者作是人固當
誅是書固當焚也吁可畏哉

題念上人詩集

念上人警敏耆學繕經安禪之餘往往從事觚槧以故多與文士游為縉紳所重暇日持詩兩巻求益予觀上人之詩其用功可謂勤矣勤則不可禦也夫詩王與禪類至之雖久悟在一朝方其學時何也為悟及其既悟何者為辛然未有不辛而能悟者上人以吾言驗之他日禪益悟而詩益神矣

樸存解

鄭紀甫學古人之道恬然自守不為文飾衒外希世取名聲人或譏之曰是儒生斯世而不為斯世是何猶存樸者存也紀甫聞而笑曰彼諭我質然不誣也

乃自號樸存人以質於予曰鄭叟愚者耶人以樸稱己不慝善而受又以自明何也予曰鄭叟賢乎哉昔者莊周高世士也人命之牛則諾命之馬亦諾牛與馬皆受不亂而於周之賢未常少損吾固知鄭叟賢者也且予謂朴善乎不善乎夫天地之生自太始則有太素素非朴之謂乎是其為生之質物之體事之原也夫禮始於杓杯樂始於土鼓飲食始於汙尊燔黍作服始於衣皮宮室始於橧巢書契始於結繩一何其朴耶是時人淳俗野率性而為上下不爭四海如一當時不知所事後世無聞其近迨中古聖人者作然後樹道以興教因質而設文而典禮品秩文物法物法度生焉文質蓋彬彬焉而朴亦常離也故五帝有雍熙之化三王成大同之治萬世不能加矣自是而降文浮質泯而朴之存益少故夫子有從先進之語林放問禮本則大之子夏聞後素之說棘成有何以文為之歎皆衰世之意也自是而又降則世愈變而道愈微政愈紊而俗愈偷然至於今極矣請斯以為智婦孺以為仁設詐以取信相下以成禮僞情以為義玉帛既虛九德不立人紀大壞求所謂朴蓋寡一不存矣顧其衰壞淫慢吞吞諂諂如蛾如鬼如

蝪如虺噫若是尚得謂之人哉今鄭叟誦聖賢之格言慕前脩之景行遵先王之大路衣則逢掖冠則章甫業則詩書守先世之田廬安分無求不矯矯以為直不溷溷以為汙不苟苟以為容不皦皦以為明不撓作而行險不索隱而為怪俗塵不蒙世紛不嬰恬淡以樂其生優游以終其餘年吾方愛其朴世顧以為譏耶且夫人美不調至璞不雕子將以羊質虎皮者之為尚耶將以鞹鞟而拖為寶耶是何朴之識也其人不能對吾請俟諸紀甫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業後

自古及今君子之慮小人不審而尋被其禍者衆矣予獨因慶元君子之事而有感焉宋寧宗之立趙忠定公汝愚之力也遣侂胄白意太后不得事因閤禮而決侂胄謀以為功而忠定處之歉望忠定亟收海內名士將以興致太平侂胄意不便於其閒陰引同惡以傾善類未幾去皆相不與廷議事多從中下李沐何人敢為禍首事無可指遂誣以同姓圖不利社稷盖將一網盡之立于梲徐誼呂祖儉諸人皆以救忠定相繼竄斥李祥楊簡又出補外憸人之黨立朝殆遍事亦何可為者而六館諸生乃復有能回天拔

山者哉若武岡守楊公宏中時方為太學生與其徒六人上書闕下彼忘其身之微將以一盃水濟一車薪之火夫豈不智不量其力蓋義激於中雖以試刀鋸鼎鑊而不悔可謂難矣當時稱六君子夫豈虛美哉忠定既竄學禁旋興禍如東漢之季馴至開禧天下幾亂嗚呼小人得勢豈徒君子之不幸實有國者之大不幸究論其卒禁何利焉至今武夫童子聞侂胄之名哆吻嗟罵若楊公之後無賢不肖人見之必曰慶元君子之後莫不加敬是理安可誣哉抑予又論士大夫於天下大故不避禍難憤切言之至

於朋友儕屬之際其事不係天下之重而能悉心以規諫者蓋寡非秉志不私而愛人以德者詎肯然邪觀公與汪察院一書益可徵其平生矣公之五世孫綱出公遺像及公文藁瞻仰之餘敬書卷末噫世有誦公之文覩公之容而不肯汗泚頞者亦幾何人哉有內揆不能而冬為大言以欺世者公之罪人也

(祭文)祭鄭氏甥女文

死生之際人孰不悲我悲獨深欲將告誰女弟吾姊嘗娠汝時年六十六產汝而危念汝之生尚安可期

既就襁褓又離孩提覩汝長成幸汝有歸婿亦吾甥室家孔宜生女生男我懷怡怡汝家凋敝汝力扶持道汝艱難我肉如刲去載入山我禍洊罹汝遠來唁相對淚垂寬譬百端謂之數奇孰謂汝歸奇疾遽隨豈無盧扁望能治汝身汝妹汝姑汝姨環立拱視愛莫能施張目待盡汝情若而嗚呼人以百歲為不足汝竟如此而止非日見汝之生今日見汝之死吾哀誠不能置也嗚呼我昔哭姊痛視汝存今日哭汝不忍諸孫汝有神靈相其成立受命不豐庶為後福殯宮孔邇幽坎何期祖奠一觴庶幾享之

諸妹哭羅氏姊文

人之至親父母兄弟死生疾病皆得相聚何不幸者獨爲女子我重不幸自幼而孤我父先往我母繼殂姊妹四人與兄弟俱同生異長行各一隅惟姊最遠有如越胡間歲來歸能一聚首然則暫會別亦不久矣後多病不利起居不能常留爲我躊躕握手欲别淚立至枯將病之原亦由此歟暮春之近姊爲我譯念病読又恐遂不愈子女未教女幼未笄病未及死爲[illegible]裝干戈猝與人各奔竄及其少旻爲行[illegible]病一剧伏枕弗與奔走未及訃云[illegible]

八九

姊瞑呼號無天踊擗無地骨肉永絶此生已矣哀哉哀哉昔姊常念欲得諸妹過從而不可得今諸妹遠來未見姊不可得矣有淚如河不能到泉姊能有知我心則傳清溪之水流悠無已出門一慟夫復何俟

祭葉祺文

人之始生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曰丈夫子彼窮與達數有偶奇彼短與脩命之不齊在己者崇在天者俟惟曰懐居乃士所耻古人有願馬革裹尸首丘屬纊視死何畀子有鎡基有時有勢出門耿耿一哭萬里煌煌京國玉粒桂炊子留兩年不知客覊曳裾王門珠履追隨囊錐脫穎薦稹交馳有志不遂有才不施命不與謀誰能謀之嗚呼哓哓大江西流兮粤莹之下江之悠悠兮岸幽幽揚花飛兮送行舟子之行兮萬里望中原兮阻脩嗚呼嗟嗟朔風起兮吹黄沙黄沙驚兮亂棘聰雲慧慿心兮念子遠春雨深兮烹鯉魚秋鴈來兮重寄書忽乘風以長逝逐飛仙之瓊佩嗚呼嗟嗟可奈何氣填膺兮淚滂沱悵後期之不復惜往日兮奈何尊有酒兮豆有核長歌下招兮心[illegible]肯耳聽兮語言容見兮吾前情[illegible]

九十

在切兮不得宣悵在深兮不能傳之死則天有志兮吾爲尔獨憐

祭鄭以弘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爲天地紀善人遽亡天一何恃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亂世天道反覆是故然耶是不然耶賢哉鄭君耿介獨清禀乎操節長松堅氷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黃金不當馿盖無榮世之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俛仰隨時重輕則爲造物所厄耶賢哉鄭君吾黨之師曩常一相見令人愧厲數日今其亡矣誰爲余益此

余所以傷心次骨盖與君心交而神契非徒惻惻已
噫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
自哭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呼天乎天胡然哉匪
言之長以宣我哀

祭蘇善卿六丈文

人之有生則必有死死須有為人所幸有為人所惜
至於人莫不痛其死則猶不死也嗚呼先生之質之
純盎然春和粹然玉温表裏如一誠意肫肫得一善
而喜忘食矣寐聞惡而戚如刃剸脾鑽讓夷推德
周貧急難生不負死行必踐言孝友子諒愊愊悃悃
闕其二百十六　九十二
自其家無間言自三族無間言自鄉黨朋友下至僮
僕無間言雖婦女童孺莫不愛敬以至兇頑險狡皆
革面而不敢售其姦此豈富足以致其慕勢足以起
其畏耶此其没也聞名而不識面者亦嚌咨感歎此
又安可得耶海以纔總之親辱知最厚痛悼之私
實逾常品然所論述則不敢過也嗚呼載思往日
一話一言談經講道酌酒酧篇青鞋布韈水涯山
巔荔陰燈香月下霜前徘徊接武笑語連肩亂離
相依廬旅仍年去年冬初君時抱疾我往來慶謂君
六袠豈知勉强為我追陪鲁歸幾何遽以告妻肝
腸傾翻骨肉驚顫傷心欲狂涕淚如霰嗚呼我有疾
病君者候之我有患難君赴救之我有不及君教誨
之凡我中曲君盡知之君有所為與我謀之樂為我
喜憂為我戚而君之疾我不得視湯藥君之没我
得視續息終天之别不待永訣於我私情如何如何
蚩蚩横目或得黄耇君百年何足為壽海也道不
偶於時用不符於世貧賤寡陋不足敬發潛德尚
逢白居易為建善人碑象峰之阡出門企只既安
且固利其後嗣靈辰永遷輌車載路薄薦一觴遲
此情素哀哉哀哉
闕其二十六　又十二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嗚呼君家在蜀而墓于此盖生于此長于此仕于此
没于此得不為閩人耶方烟塵之蔽空望故都其何
許順則何往不安乘化則何在非窮七十已何必百
齡青袍足章何必緋紫念君賦性孝兹以友念君與
人敬信可久君之居官守法畏咎徒限資格不得畫
試晚嬰末疾粤自前歲屏君謝事不出門户每一相
見則趯然喜及其别也常泫然涕謂我知君欲托以
死嗚呼君平生居而不怡老而不釋没而不瞑者我
固知之矣君亦自知之畢果海所能理能承此寄

而不負耶耶觀造物者而已吉日辰良爰即幽宅惟茲宅兆既堅且好君手所营君目所觀妣在在上右惟君配萬載之寧君窆于左嗚呼已矣平生相知相愛之情固無間於死生也有酒在尊君豈此誠能擧之否

祭陳氏女文

嗚呼汝生而令而不為男此吾家之薄祐也適人而不與百年生子而不及長育幼失其賴良喪其助亦豈汝家之薄祐耶玆、況玉隕兮桂謝蘭萎芳烈不聞兮光輝掩而汝有知兮無知人之悲兮有涯我之思兮無有窮期

鷄心巒墓祭文

歲在庚戌冬十有一月壬 庚哀子海既葬我妣晉州令府君宜人楊氏我祔生毋高氏及弟福寧監税昊次宗于怀安縣茶順里鷄心巒而莫以告曰嗚呼自吾親之歿二十年而後克葬傷哉貧也負罪悉死生天地間仰惟鞠育之恩顧茲哀病之年昊天罔極其曷云報今宅兆既建言即窆兮千秋萬古永無見期攀巒松楸不勝感愴吾弟次宗以君之賢克繼先緒遭世擾亂遂退不仕年亦何促知命不俟君昔垂絶之時呼兄欲言而不得言者豈非以後囑我耶今葬二毋于茲君實從葬我殤子桀亦附于旁天光照臨土桀以剛山川秀妍四時異景君其樂之猶有神靈相其後昆

右閒遇齋集一編乃先師魯客吳先生之所著也偁懼其久而湮没不傳遂與同志謀鋟之梓嗚乎惟先生以剛明仁勇之資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不幸生丁其時視當世有不可為者於是卓然長往終身不汙一命然閉於閭歷古今感時憤事則寓於文辭以發其趣惟其蘊於中也弘故其著於外也茂是編之作毋慮百餘篇確確乎言切而理當氣充而筆嚴讀之使人肅容斂氣不肖之心喪匿消沮蓋自六經之文不作濂洛載道之言以下而文之有益於世者僅於先生得之是豈世之文人墨客觚執簡馳騁於詞藻之場者所可異哉此讀者必自有以識之矣烏待區區一詞之贊第念曩昔先生與先府君相信彌篤故卒俾偁得受學于先生之門今去先生十有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顧以偁之不肖不

能繼承先志而先生之道之聞也再覧遺文
涕泗交作　歲次辛巳仲
秋初吉門人靈武王偁謹識

劉逌齋集卷之四下終